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一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3/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六一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 一

論語義府二十卷

〔明〕王肯堂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三八三

孟子說解十四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

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子說解

十四卷》提要

孟子說解

孟子遺事

郝敬編

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不知幾傳而為孟孫激公宜娶仇掌氏女賢而有身夢神人乘雲龍自泰山來集其宅而生孟子三歲而父激公宜卒其所居舍近墓旁孟子為兒戲效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徙舍市旁又戲效商賈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學宮旁乃戲設俎豆效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焉鄰有殺豚者問母曰何為母曰以啖汝既而悔之曰吾姪是子也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以胎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遂買東家豚肉食之少而誦母方織誦輟然中止母知其誼也呼而問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母引刀自斷其所織誼之曰子廢學猶吾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長不之食哉孟子懼自是旦夕勤學不輟其妻由氏也孟子將入室其妻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去不入妻見于姑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
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然不悅是客妾也
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吾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
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不備也將入戶視
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于人亦不
乎孟子自責雷其妻嘗自言曰人皆以食愈飢莫知
以學愈愚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
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所以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
何謂易行一性止淫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
意而至者也學既通慨然有愛世之心時戰國紛爭

孟子說解

二

孟子

所用士如孫臏吳起蘇秦張儀輩專務攻戰聚斂講
于合從連衡之術而處士如鄒衍公孫龍慎到田駢
淳于髡之徒爭為邪說杳渺不經之譚以悅人主誅
勢利而孟子獨黯然脩仲尼之業高尚其志不肯輕
見諸侯至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早辭厚幣聘四
方賢者孟子始由鄒往告以仁義王道仁政與民偕
樂等語惠王見為迂闊而遠于事情孟子遂去歸鄒
不見諸侯者又數年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卒子宣
王立齊文學士士居稷下者七十六人皆上大夫列
第康莊之衢以示尊寵顯王四十三年孟子往齊齊

宣王素聞孟子名私使人駟之遂以為上大夫
萬鍾孟子義不肯臣辭祿王命以為師而實不能
教也孟子廣譬異論有雪宮明堂大小問古今樂仁
行交鄰之對若歲餘道不行孟子有憂色於是問
曰子有憂色何也對曰不敏異日又權楹而歎母又
見而問曰鄰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今擁楹而歎何也
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以
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
朝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蓋婦
人之禮精五飯器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汝有問

孟子說解

三

孟子

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
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
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
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
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無何母遂卒孟子自齊歸葬
于魯齊王以上卿禮贈賻孟子待厚葬母既葬及齊
止于巖拜齊王棺中之馬復歸于魯終喪三年魯平
公欲見之齊人毀之謂孟子葬母厚而葬父薄也平
公遂止不見顯王末年孟子若鄒鄒穆公與魯國有
對穆公問有司語李任以幣來交曹君之

受學孟子...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明年孟子適魏平嗣君見襄王無君人禮復去適齊宣王餽金百鎰不受託疾召孟子孟子託疾辭不往明日弔于東郭氏宿于景丑氏有告景子語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七十餘城孟子止之不聽餽而燕人畔孟子遂致為臣歸赧王二年孟子適宋滕文公方為世子適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之言性善又與戴不勝戴盈之墨者夷之宋桎句踐等語皆在篇中時宋王偃無道孟子遂去適薛有答陳臻受魏語遂歸鄒滕定公薨文公嗣使然友來問禮逾年孟子

孟子說解

四

孟子

之滕館于上宮文公問為國問事齊楚問井田有告陳相許行語已乃自滕歸鄒道不行將老乃述孔子意著書授門人及卒而萬章之徒訂為孟子七篇司馬遷孔叢子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而七篇中畧不少樂及第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子未得為孔子徒子私淑諸人也夫所謂諸人者猶子貢文武之道在人夫子焉不學云爾訓詁偶差遂至謬傳說詳篇中孟子壽八十有四卒墓在今山東滕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妻由氏生子墨字仲子受學于公孫丑著詩傳漢毛萇引用

其說或云子夏受詩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

孟仲子即孟子子也孟子生年月日未詳按家語云

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之二月

也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

也吾鄉陳士元云按史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崩

三十七年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七年己亥至赧王二

十年壬申凡一百五十三年疑定字是安字之訛安

王在位二十六年崩自安王二十六年乙巳至赧王

壬申凡八十八年請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

午逆推當生于烈王四年己酉然年表綱目大事記

孟子說解

五

孟子

等書並謂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

年乙未為齊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慎觀

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為臣于

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于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

聘至魏則年甫三十七未老而魏惠王以烈王辛亥

嗣國三十五年孟子始來則王年已六七十歲及稱

三十七歲之孟子為與乎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

卒于赧王初年近是

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卷一

郝敬解

梁惠王章句上○孟子書成于沒後門人敘定之故諸侯皆稱諡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後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卷一

一

梁惠王章句上

戰國士尚游說，惟孟子自守不見諸侯。魏惠王末年，敗于秦，遷國于梁，悔不用魏鞅而厚幣召賢。孟子自鄒往見之，或謂孟子先仕齊後之梁，非也。七篇自有次第，而仁義尤為羣言之首也。孟子師孔子，其道在正人心，明人倫，人心莫良于仁，義人倫莫大于君親。人倫不明，人心不正，所以有五霸七國之亂，皆起于好利也。此章推言利之害，究禍亂之本，故為七篇第一義利者，人所以生力本節用，自有大道，若專事封

殖利于已，則必害于人。貪心熾則良心死，患貧寡而不均，和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若能反其固有之良，無失其愛敬之本，循理守分，上下相安，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不言利而利普矣。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言甚合，蓋至孟子剖判利害，如指掌，而五之言微顯淺深，似此七篇義理，盡從論語出，所以願學孔子也。

張敬夫曰：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故淳于髡言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游士之術，不過此二端，為人者利人，自為者利己。利人者權謀之策，利己者富

卷一

二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說解。貴之資，為人即兼愛之墨，自為即為我之楊。為我無君而害義，為人無親而害仁，皆始于為利。故道莫先于仁義，仁義莫先于君親，明仁義莫先于距楊墨，仁義並行不悖，所以矯為我為人之偏，而厚君親之大倫也。此章包括殆盡。或曰：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齊之君，何也？世主有好賢之志，而不見與沮溺丈人何異？按史惠王三十五年，厚幣招賢，故孟子至梁，不見諸侯，謂不如游士干謁。且故曰：迫斯可以見陽貨，先孔子亦往見此，其願學也。世儒謂見梁齊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不見秦楚

者為不與夷狄非也秦楚遠而梁齊近梁齊之君猶知好賢而秦楚不好也

惠王乍見孟子言利其心侈故孟子法言正之再見孟子稱賢其心愧故孟子異言誘之

叟猶父也長老之稱叟之言瘦也老人癯瘠之狀由鄒之梁其道千里不遠不以為遠也利富強也仁義

并言彷彿忠恕真性不息之謂仁率性成宜之謂義非二也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者王倡言而臣民效

之各自為謀也上下交征謂上謀利則取于下下謀利則取于上也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千乘之家天子

之卿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天子萬乘而其卿千乘故曰萬取千諸侯千乘而

其大夫百乘故曰千取百臣皆取其君十分之一故曰不為不多廢足也遺忘也後棄也王亦曰仁義而

己者勸王力行仁義非但言之耳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皆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賦車百乘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

孟子說解

卷一

三

孟子王章句上

封十萬井賦車千乘是為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賦車萬乘是為萬乘之國司馬法

之說與周禮相仿按古封建之制如孟子所言萬取千取百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海內之地方千里

者九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大畧實錄也司馬法周禮等書欲舉四海之地尺寸

寸如布帛分割湊合不差無是理也即如周禮天子畿內六鄉六遂不過千里內分為縣稍都鄙舉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王子外戚封建賞賜采地食邑皆取給焉其餘幾何今言萬取千千取百

亦不定畿內畿外也但君一臣十名分理數大約如此耳必云天子萬乘天子之卿即千乘諸侯千乘諸

侯之卿即百乘而禮云天子卿凡九人則九千乘是十取其九矣諸侯大國卿三人則三百乘是十取其

三矣其何地以給之亦猶萬鍾萬釜之類畧言其多耳訓詁之家執數取盈終難通也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有畢萬者事晉獻公邑于魏遂氏焉由畢萬五傳為魏斯與韓虔趙籍分晉為諸侯

是為魏文侯文侯之子擊為武侯武侯生子瑩是為梁惠王梁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古之浚儀也有

孟子說解

卷一

四

孟子王章句上

古魏城武侯以前都河西安邑惠王以安邑近秦數
被侵伐魏六梁遂借稱王六雄借王自魏始也惠王
初年敗韓伐楚伐宋頗自矜大宋年困辱卑禮延賢
故孟子自鄒適梁時惠王三十五年也明年惠王卒
子赫立是為襄王○魏相公叔痤將死薦中庶子魏
鞅于惠王王弗聽鞅適秦秦孝公用之秦日以強魏
日以削○呂氏春秋云魏惠王用施惠為政五十戰
而二十敗圍邯鄲三年弗能取翟翦言而更其謀社
稷乃存○韓非云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
聞何如對曰聞王慈惠王欣然曰然則功且安至對
曰至于亡王曰慈惠而亡何也對曰慈者不忍惠者
好予不忍則不誅好予則不待有功賞有過不
罪無功受賞亡不亦可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招上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浴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棘庶民子來王在靈囿又鹿鹿攸伏鹿
濯濯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鳥物仁去魚躍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

孟子說解

卷一

五

梁惠王上

誓曰時日害曷喪予及女汝借亡民欲與之借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告庸君與告明主異明主直言極諫無憂不入庸君
善巧方便先誘之使聽而後得盡其直惠王沼上之
問有媿心矣孟子將順其志謂賢者樂此引文王為
徵使怡然傾聽然後舉夏桀亡國之事直之緊關在
與民偕樂一語借樂不在臺池鳥獸臺池鳥獸君之
樂也安君飽煖民之樂也君樂民亦樂是為借樂君
樂民不樂是為獨樂桀以獨樂亡文王以借樂與明
效大驗宜審所從矣

孟子說解

卷一

六

梁惠王上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經度也營謀也攻
治也不日無幾時也經始勿亟經營之始文王令民
緩役也子來如子趨父事也靈神靈也褒美祝頌之
辭囿域養禽獸之所鹿鹿牝鹿也攸伏得所安靜也
濯濯肥貌白鳥鶴也鶴鶴詩作鶉鶉白也於歎辭物
滿也偕俱也湯誓湯伐桀誓師之辭時是通害何通
喪亡也桀嘗言吾如日日亡吾乃亡日豈有亡故民
怨曰此日何時亡吾寧與俱亡引詩言文王得民所
謂賢者樂此引湯誓言夏桀失民所謂不賢者有此
不樂也

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按周自后稷迄公劉大王王季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視民如傷至是有臺池之作而曰經始曰經之營之猶有遲回之意焉衆民子來忽已告成民亟于樂文王如此文王憂勤之念少釋故曰民始附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已久夫民歸周雖不在作靈臺之日而文王信民心之歸自作靈臺始凡詩之志微婉類此昔人說孟子引杜甫詩為証文王為臺池鳥獸民樂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夏桀瑤臺瓊室民欲與偕亡正是君看牆頭桃李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凡詩可觀可興類此

孟子說解

卷一

七

梁惠王上

靈臺舊址在陝西西安府鄠縣或謂靈臺以望稷氛察妖祥也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或謂大廟與明堂靈臺辟離同地異名此後儒附會之說○鴻鴈屬猶鵠為鶴屬也或曰鴈色蒼為色白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鴈多羣鴻賓侶鴻飛薄雲表鴈飛不過高山故楚衡山有回鴈峯埤雅云鴻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秋自河北南來瘦瘠能高飛春自江南北還體肥飛不能高常銜蘆以防繒繳博物志云鴻鴈千歲胎產○鹿喜山麋喜澤麋喜通詩云在河之

麋即湄也水草之交曰湄在澤者屬陰故麋角遇冬至陽生而解陰退之象也在山者屬陽故鹿角遇夏至陰生而解陽退之象也麋目下有二竅夜能視故淮南子云孕婦見麋而子四目牡者有角無上齒牝者有上齒無角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必相呼防害也羣居則環其角向外故羶字从衆鹿象羶走之形最大者曰羶羶鹿隨之唯其所往以鹿尾旋轉為向故文从鹿从主譚者禪之或云鹿千辛色蒼又五百年色白又五百年色玄

孟子說解

卷一

八

梁惠王上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鱸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鱸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上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說解 卷一 九 梁惠王自言盡心民事動稱凶歲豈不凶之歲無可盡之心乎盡心救荒而望民加多豈仁政徒在移民與移粟乎意欲歸咎歲凶而平日虐政害民厲禁奪

民興作不時妨三農之業漁佃網罟窮水陸之供宮室臺榭崇土木之觀山林澤藪錙銖盡取民不得沾秋毫之惠雖有豐年民不聊生而況凶歲乎古帝王蓋世非無水旱之災而無凍餒之民上有善政而下多儲蓄也穀魚鼈材木三事皆天地自然之利不費轉移但休養生息自然普及一令之下改弦易轍則長養收成便受實惠此為先務故曰王道之始也田里未制先不違農時畜產未定先禁數罟入汙池樹藝未興先禁非時採伐此與世主澤梁之禁異雖上令之而非上自利之為民而已如此則民害頓除民

利自興民生既遂民情自定乃立經制分口里教樹畜興學校而王道有終矣五畝之宅四段經制之大畧民生在不食王政在富教人有宅家有田有蠶桑有六畜老有終少有養入則孝出則悌王者俾皞之民不過如此此道平直易簡雖十管安百中尚未有易此不亂率此不治者王天下之本也

孟子說解 卷一 十 王侯自稱寡謙辭也魏地亘三河河內河東河西也河自西北來曲遶其南而東流入于海故河北為河內魏徙大梁在河之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為河內也移民以就粟也移粟以就民之不能移者也

分外曰加填闕同師衆填塞也兵以鼓行詩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走敗走也直猶但也亦違不妨也農時耕耘收穫之時也數罟密網小魚盡取者也滂沱下水所聚也斧斤伐木之器大曰斧小曰斤時草木成材彫落之時不勝用有餘也為飲食宮室以養生也為祭祀棺槨以送死也憾恨也五畝之宅一夫數口之家所居也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桑木葉可飼蠶樹之宅畔牆下也織絲曰帛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王制云五十異糧小豕曰豚小犬曰狗彘狗彘也無失時勿失孕字之時使生息也七十愈衰非

不甘肉食可以扶衰病也百畝之田一夫所食之數口者也謹慎重也庠序學宮名庠養也取養老之義序射也取序賢之義皆以明人倫教孝悌也申謂重複丁寧也頒班通髮白黑半曰斑背任物曰負首任物曰戴禮道路斑白者不提望輕任并重任分不但子弟於父兄行道之人皆然也民俗敬老如此尊君親上可知也狗彘食人食謂平時虐政暴殄也檢節制也不知檢謂取盡錙銖用如泥沙也漢元帝詔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即檢意平日暴征橫斂民無畜儲凶歲所以死亡也塗路也餓殍飢死者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也享作殍標同落也謂殞屍道旁也發發倉廩賑貸也民死于凶歲苟無虐政雖凶歲不能死猶人死于兵刃苟不操刃雖兵不能殺無罪歲謂勿以民不加多歸罪歲凶歸罪于虐政可也五十者衣帛則未五十者衣布矣七十者食肉則未七十者食蔬矣老幼異奉以明敬養而教行乎其中矣魚鼈不可勝食天之生物無窮老幼同可也芻豢蠶桑人力所致有限非老者不得用也民家非祭祀燕享養老則不食肉國語云古者大寒降土爰發水虞于是乎講爪孤雷

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實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且羅猶魚鼈以爲夏稿助生耳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且麗設罝郭以實廩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葉澤不伐天魚禁鯤鱉獸長麋鹿鳥翼及卵蟲舍蚍蜉蟻蕪庶物也○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獸不涸澤而魚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罟不得通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于臯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年不得食○漢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井方一里爲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菘殖于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禮書云一王八戶八家共一巷也周禮有國宅卽城中之宅或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農書云桑種不一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葉薄而尖枝條堅勁者荆桑也葉厚而圓潤枝葉豐腴者魯桑也荆桑根固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桑不能久遠宜爲地桑魯桑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荆桑以魯桑條接之

五月取桑椹著水中淹揉淘取子陰乾與黍同種俱生獲黍存桑一畝可食糞三箔○道陌也路露也人所踐踏而露見也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說文作道似道背故謂道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承上章惠王聞孟子言有悔心受教孟子教以先去虐政虐政去斯仁政行虐政即前章云狗彘食人狗彘食人即違農專利橫斂以供臺池鳥獸使民不得養生喪死之類是也引作俑者動以不忍人之心也虐政害民所以不能行仁政此世主膏肓之病惠王願安承教故孟子針其病根但能除害即是與利省

孟子說解 卷一

十三

刑罰薄稅斂二者仁政不過如是而已大學平天下惟所惡勿施孟子以挺刃殺人為兪見不必外此別求仁政也

安順也承受也殺人因前章歲兵而行其說挺杖也杖殺人無異刃虐政殺人又豈異刃乎股下之膏脂以肥上之狗馬豈非率禽獸以食人乎庖有四句形容虐政殺人之實廄廚也廄馬房也獸相食如虎狼搏食犬羊之類備殉葬木偶人有機關踊跳曰俑無後絕嗣也言為不仁之事者必殄其後象像同似也備似生人而以從死仁者尚惡之況真率獸食人乎

孟子說解 卷一

十四

使民飢而死即率獸食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芻靈殊不象人後世始刻木象人形曰俑朱註謂芻靈畧似人非也若芻靈似人又何怪乎作俑者禮弓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殉乎哉言後世用生人殉葬備敬之也淮南子云紂為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知所終也用人殉葬在孔子前已有之史記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秦獻公而後除之中間歷十八公死用人不知其幾穆公之葬從者百七十七人三其皆與詩所為賦黃鳥也凡事由似

真由微至泰聖言因終追始非為見始知終也
用之猶言殺之春秋書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季平子
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與此用同孟子引之不為
殉葬之漸為用象人者不仁也人而不仁生豈已絕
故應無後秦始皇葬從死者數千人二世河殽是其
驗也○韓愈謂備當作踊刑者所著象人足言刑繁
踊責也李翱謂始為肉刑者聖人猶惡之蓋豫刑
生解牽強難從愚謂備當作偶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孟子說解

卷一

十五

梁惠王上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先之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去聲王如施仁政於民省上聲

刑罰薄稅斂去聲深耕易去聲釋怒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釋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

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無疑

惠王志在強兵報怨孟子教以濟世安民聖凡見處

天地懸隔百里可王梃撻甲兵往征無敵等語接引

庸主計功效遷就而言孟子本意在省刑薄斂使民

孝悌忠信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行仁自王非為求王

而施仁也古聖王得天下皆如此齊梁之君亟於求

王勤言功利孟子亟於救民動言仁義制梃撻秦楚

以下酬雪恥之間蓋當時諸侯強暴民在水火一有

賢君慨然發政施仁改弦易轍如出炎爐而沃之清

泉悅服可知語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

可以却猛獸清心寡慾可以懷鬼神即此理力行仁

義不懈自可以折衝而禦侮無忌梁公子耳以區區

之義獎率三軍直搗函關而秦人不敢東出況以至

仁伐至不仁乎此章不言兵而實為即戎之本七篇

孟子說解

卷一

十六

梁惠王上

黜強戰而仁義為王者之師戰國之亂非偃武休戈

可以坐定明矣而其所以為丈人之貞者在于人和

秦楚之強非其人和也劫于不仁而未過仁者之敵

也以至不仁遇至仁如率子弟攻父母父母折笇笞

之自然帖伏制梃甚言其壯戰未有用甲兵者

梁魏魏稱晉者魏之先本晉卿也與韓趙共分晉號

三晉天下莫強指春秋曲沃之晉也自文公始霸十

一世長于諸侯故曰天下莫強梁地居天下中東齊

西秦南楚北趙比及也死者謂長子及諸將死于敵

者洒洗通洗滌其羞也省刑薄斂仁政之本也深耕

易糶養民之本也孝悌忠信教民之本也皆所謂仁政也耕欲其深則土氣厚耘欲其易則不傷苗糶也易者輕淺詳密之意猶農書所謂象耕而鳥耘也緩刑薄賦則民得從容力本而有暇日飽煖逸居而知向善以至于入孝出弟則人心和悅親上死長故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撻者禦其來也彼謂秦楚輩勿疑勉王信從也

梁惠王三十年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使孫臏救趙惠王使太子申及其將龐涓與齊師戰于馬陵敗績齊殺龐涓消虜太子申所謂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者

孟子說解

卷十

七

也先是惠王十七年為秦敗于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鞅詐約會飲伏甲虜公子卬攻魏魏割河西地于秦以和魏遂去安邑徙居大梁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者也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八所謂南辱於楚者也戰國策甘茂說秦王云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聖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于齊蘇秦說齊閔王云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伴尊而驕之

齊王乃廣宮室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置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跪行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取西河之外此皆所謂及寡人之身者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沛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

孟子說解

卷一

七

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嗣君不足與有為孟子去梁決矣故其出語人者如此不嗜殺人即不忍人之心保民之本孟子平生肝鬲之要非但語梁襄王而已嗜奸也好殺人言無悲酸痛楚之念也一有悲酸痛楚之念自不肯為殘民之事深言之即是濟世安民淺言之惟是一念不善殺人之念孟子論王道易簡明白如此而世主不能信至于縱橫邪說則奉如著蔡豈非天乎

襄王惠王子名赫卒然急遽貌定安也一一統也孰能與言各有分屬也七八月夏時五六月也人牧人君牧民也油然而雲盛貌引領伸頸也

先儒謂孟子言定于一者知天下之勢必至于此也自古封建法行黃帝置大監監于萬國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武王時千八百國孟子時相雄長者七國自萬國以至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夕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將併為一舉天下為郡縣至于秦漢孟子之言驗矣但秦嗜殺人能一而不能定至于漢乃定耳○又云戰

孟子說解

卷一

十九

國之後始皇項藉殺人多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操孫劉皆有蓋世之畧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于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彘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能合矣而好殺不已至于子而敗唐太宗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于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間五禪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藝祖不嗜殺人削平之功比于漢唐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臣死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對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去鐘王曰舍軛之吾不忍其軛軛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

即不忍其軛釁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平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三諺之五三不令
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何與然則一務
之不舉焉夫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焉不用明焉百姓
之不見保焉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遊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上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
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二

秦楚皆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終不
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
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
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
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
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
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
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
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善矣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歲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霸者志在功利故與兵構怨破民毒衆王者志在安
民而天下自歸故王者不勞而王霸者求富強不得
而反害此孟子倦倦開示時君之大端齊王問桓文
之事是與兵構怨本謀孟子進以王道王道在保民
保民在不忍之一念世主皆有此念如齊王不忍殺
魯鐘之牛而易之以羊是也但乍見之惻隱轉眼旋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三

迷平旦之幾希枯亡反覆故孟子詰其以羊易牛之
心使王自反自反不得因動以見牛未見羊之故王
始戚然自覺其初心既知不忍於一牛之心即知不
忍于百姓之心今王于牛不忍于百姓則忍思及禽
獸而功反不及百姓如力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羽
目能見秋毫而不見輿薪非真不能也自棄不為耳
蓋心與心相及人與人相通不忍于我之老幼即不
忍于人之老幼舉此加彼初無難事今王倒行不忍
于牛反心于百姓牛無罪脫之刀俎百姓無罪納之
鋒鏑奚不自度乎今兵連禍結所殘殺者豈止一牛

而牛且戚戚于人獨快心乎王自謂不快此而竟焉
此者何也富強念亟欲朝諸侯撫華夷大得所欲也
然殺人以求之豈有殘民而可以得天下者邪天下
強國甚多以兵力相尚一齊豈能敵衆齊不惟不利
且招災爲王計不如反本不忍之心是致王之本也
民方困于虐政及是時舉斯心善推所爲使士農商
旅離水火而措之安全則保民而民歸往之謂王矣
區區霸功何足道哉王曰吾懼以後乃告以仁政仁
政在養民養民在制產民生遂則教化興樂樂利利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所謂保民而王功加于百姓是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四

心足以王者此也
此章大畧三難三解始因齊王斃牛功而昏于富強
良心障蔽孟子就利欲叢中提撥良心分愛與不忍
兩路發一難使自信自疑王尋討真心不着然後曉
以見牛未見羊透出不忍真心此爲第一解王心既
覺乃問所以合于王者其要在推心而王未能孟子
又舉思及禽獸功不至百姓發一難使知仁民非難
愛物非易于牛不忍于民何忍王能推心不過舉此
加彼此爲第二解然王雖識其真心而不能躬行爲
利欲牽掣所以易而當爲者不爲難而不當爲者反

君之輕重長短顛倒失序故孟子又以權度發一難請王自度從諸妄想中紛紜馳逐以至計阻情窮乃教之反本行仁終前是心足王之說為第三解諺云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山只此一念不忍便足王天下今自有自瞞如人懷千金之璧而稱貧乞丐迷其固有放心沃心非聖賢不能稷下諸人日譚天炙輶望一霸功如登天孟子拈取堂下見牛一事運天下於掌上宜其不解也前二難二解如禪家謂金鍍刮眼寶筏渡迷制產以下始教之施行如明醫治病先搜病源察脉理然後授方恒產以下始授之方授方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五

孟子說解

易察病難也

齊桓晉文土地甲兵之力不強于七王但桓文能約束同盟而七王莫能相尚桓文搜諸侯相伐楚吳諸國承襲為五霸百餘年後秦楚燕趙韓魏效尤為戰國皆桓文作俑也仲尼脩春秋黜五霸視齊晉皆亂國也視桓文皆亂諸侯也殊無高誼顯績故其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傳未聞無以皆極鄙之之辭不忍鐘之牛如胡蘆所述齊王久已忘却綠志在功利過去一念如石火電光所謂平旦之氣旦晝已枯亡孟子從昏迷中拈出如簡珠墮泥沙重與淘洗

故云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心人欲之私不忍者仁心天理之公固者堅執窮定之辭猶恐王察識不精詰以牛羊何擇使自察管全牛真心直透出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真消息乃為保民足王之根如夢中人連聲喚令全醒方與直說一問王曰有再問王曰然三問王笑四問王悅破障除迷非精義知言者不能吾不忍其觳觫是全章種子以羊易之是保護此種子借此正好提撥王心一條脉絡直縮至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四語住任教迷人亦惺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七

孟子說解

是心足以王意思渾淪謂四海生民今脉都已包含在此且未及推行推行尚有次第齊王恩及禽獸而百姓不見保正為無次第以不忍者加于百姓是倒行也無傷謂無傷于全牛非謂無傷于殺羊也百姓謂牛羊何擇讓王不忍之心未得周全孟子謂雖易以羊無傷于不忍之心眼見者心不忍而舍之即心已全未見者心未萌而以代牛何得為傷抵牾牛與羊論耳朱註以覺鐘與全牛較失之此章論仁非論禮不忍牛之心曲全處即是仁術非謂有仁術而後

仁無傷也朱註云所以爲仁之術未然君子之於禽獸以下至遠庖廚五句申釋見與未見之義羊易牛所以無傷也未可以遠庖廚當仁術遠庖廚有心仁術無心天幾適湊非可預設也遠庖廚形容夫其而已借羊未見者可相忘形牛旣見者不可忍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四語說透當日堂下光景王心所以戚戚也是以字非謂君子將殺禽獸而遠庖廚正爲不忍殺而遠之遠之終未免殺故不可以此術爲求仁惟其不忍殺而遠見仁自有術耳何爲不忍殺而遠如祭祀燕饗則不得不殺若近而見殺聞聲又不能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七

止則傷仁是以君子無如此不忍何不容不遠者遠不仁也非爲此術可以行仁也子禽獸則然若民吾同類雖在萬里外猶目前寧可以不忍見其死而遠諸

見牛未見羊神感神應其間難容擬議道書云幾在目佛書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牛形一接于目情即動于中未見羊目無所接故泯然無記見牛穀觶不暇轉念便教舍之若轉念便是廢覺鐘未見羊不暇起念便教易以羊若轉念便是牛羊何擇蓋見則心動不見則心不動以未見易見

以不動者順已動動者不至阻逆不動者不相凌奪此際天機神巧是曰術非有心計較之權術也夫羊未宰可味未之見耳見則併羊亦不忍矣

齊王一點仁心爲功利汨沒孟子再三提撕當日堂下見牛光景宛如昨日故悅而言曰於我心有戚戚然其戚戚者止一牛牛尚不忍而民獨忍此則有物作障令近者反遠易者反難故孟子設爲用不用力用明不用明之譬使王自審今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者獨何與二語爲全章督脉故重言以醒王不忍一念是保民根本功利兩字是鐵障遮蔽不得疏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八

通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語言推思有序爲思及禽獸功不加百姓對治之藥蓋不忍之發始于心先于親及于人而後被于物即此便是善推天下之人不過老幼人以及人言語性情衣食居處同也自近及遠推移甚便非若禽獸異類性情不通故仁民易而愛物難也寡妻兄弟親也即吾之老幼家邦遠也即人之老幼斯心即不忍之心加諸彼包吾老幼人老幼而中有先後緩急古人善推由此及彼今人不善推故思及禽獸功不加百姓也要之齊王亦非真愛

物而不加百姓言其有不忍牛之心而不能推王意則易故曰足以保四海不推則難故曰無以保天下不忍于牛者非便可以及民謂因全牛而識其本心循本以親親而仁民也善推所為應上是不為也之為推恩非虛念必有所施為如仁政制產之類是也及禽獸曰恩加百姓曰功功即為也通章自此以前皆言是心足以王自此後皆言善推其所為今恩足以及禽獸二語再言者前承有復於王者言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也後承善推其所為言先其所後而後其所先也前獨何與怪其不用後獨何與

孟子說解

卷一

二十九

敬以自度
權度言當以義理為此心之主勿為利欲蠱惑非謂王心即能為權度也齊王艷霸功舍王道愛禽獸殘百姓其見已偏而良心發見處權度自在須將心度心輕重長短不在物不在心而在心應物之際心為甚言用心有輕重長短難齊不可無權度甚于物也即恩及禽獸功不加于百姓之類請度之請自度其心也用之于物何其重且長而用之于民何其輕且短乎顛倒錯亂如此焉可不度承上獨何與此為結語其輕重長短前與薪一羽等譬之已詳此在錯亂

後教王細自審量而已抑王與甲兵以下又承請度意詰問所以功不加百姓之故蓋其衆欲交攻良心迷惑所以倒行逆施舍本趨末故反覆盤詰之而終乃教以反本也與甲兵危士臣正是愛民輕且短功不加于百姓處大小之欲便是病根障蔽不忍之心使推不出皆由于此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

盡心力而為智窮力竭則禍成矣若反本善推則不求自得若與兵構怨窮極不反無利且有害故一則云舉此加彼天下運掌一則云盡心力而為緣木求魚有後災毒民害衆皆由此而病根起于一念之迷所以請王度之也度則自知反本兩言反本据文勢前言仁政為得大欲之本後言制產為仁政之本其實皆本謂不忍之心也本由保民齊王欲王而不保民故再言反本以矯之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齊威王子齊桓晉文之事霸者功利之事也仲尼之徒不道者恥詐力也無以無

所以告也保民猶安民卽後言仁政推恩老幼也
也胡斫人姓名齊臣也王見之乍見也斫者斫也
血塗器也凡以血祭曰釁彌災釁也新鑄鐘成設于
以釁之釁釁牛恐懼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卽不忍
釁釁之意愛吝也猶爾愛其羊之愛王曰然者然其
爲不忍也誠有百姓者謂真以我爲愛牛之百姓
也卽猶就也就其狀可憐故以羊易之也無異猶無
怪也小謂羊也大謂牛也彼惡知之謂百姓不知王
不忍也隱痛也何擇謂羊與牛可憫同也是誠何心
哉者疑辭自反而忘其初心也財猶費也言我若非
孟子說解 卷上 三十一

類其恩易及牛蒙恩而百姓反不見保是亦不能
舉輕見小不能見大也挾以腋夾持物也超也
也枝肢通腰肢也折腰長揖見長者之禮也君子老
謂孝敬己之父兄幼吾幼謂慈愛己之子弟人
推之使人各遂其孝慈也運於掌言轉移其心
正也法也寡妻嫡妻也嫡無二故曰寡御治心
卽不忍之心彼卽老幼也大過人卽功加百姓大有
爲也所爲卽不忍人之政也再言曰獨何與故王自
度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心爲甚言心之巧用輕重
長短淆亂不齊尤不可無權度也請王自度度民與
孟子說解 卷上 三十一

截長補短之意有其一言齊有海內九千里之一也
蓋蓋通反本及求致王之本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
政也行貨曰商若貨曰買行旅行道衆人也赴惡奔
赴告訴也嘗會也猶嘗從事於斯之嘗試猶習也
產常生也恒心常性也不飢寒所以爲生明人倫所
以爲性豐歉常足故曰恒產良心常在故曰恒心開
網羅陷害也今也制民之產謂卽所占之田制爲聚
斂之法也贍足也

蒙一作蚌樂記云武王克商車甲蚌而藏之弗復用
蓋幽閉之與周禮藏之厥意相通凡廟器成則殺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五

牲血塗之以弭災蒙弭蒙而曰蒙猶治亂而曰亂也
血者陰幽之物殺生物取靈氣以爲鬼神借殺氣以
禦妖崇禮雜記云廟成則蒙之路考而後蒙以蒙
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尊者則蒙以蒙豚
周禮天府蒙寶鎮寶器大司馬蒙軍器小子蒙邦器
龜人蒙龜羊人供羊牲以蒙廟雞人供雞牲以蒙門
及夾室有司行事君不親牲雁而不必純小禮耳未
聞用牛用牛蒙鐘或後世之奢百姓謂愛牛或以此
○殼與斛通考工記兩角五殼庚實二殼又旒人豆
實三而成殼殼受斗二斗亦斛也斛量名與殼通

量酒器有稜角者故莊子云其道大殼史記云不殼
于此皆尖削不圓滿意故足尖曰殼士喪禮明衣裳
長及殼殼蹄尖亦曰殼儀禮特牲饋食記云佐食俎
殼折然則殼牛蹄也觶牛角也觶之言竦角立之狀
殺牛必解其角蹄甲入于官周禮天官獸人凡獸皮
毛筋角入于王府故以觶觶狀其畏懼也

權詳論語第二十篇度者分寸丈引爲五度各以
十而登于引禮書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云
舖四指曰扶一指按一寸何休云側手爲膚按指爲
孟子說解 卷一 三十四

寸扶卽膚也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云
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尺寸之度
又取諸物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指尺與黍尺一
也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于指不合乃有指
黍二尺之辨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
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
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
寸同謂之度尺然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可爲尺也
○白虎通云商之言商商遠近度有無通四方之物
也賈之言固固有其用物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

曰商居曰翼

孟子說解卷一終

東里高龍初校

三十五

孟子說解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郝敬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下同惟故樂如字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去王言

孟子說解

卷二

一

梁惠王章句下

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過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去矣

從古英君誼辟興道致治豈有異術一般天理人情但古人能大公無我好惡同民故其功高業隆齊王以好樂為慙以先王為不可及是未知王道本乎人情也孟子教以與民同樂即好色好貨之意不惟無妨且恐不甚一人樂其樂則不甚全齊與天下人同樂其樂方甚一人樂不過鐘鼓管籥田獵全齊與天下人同樂則鐘鼓管籥田獵不能徧而仁政是也鐘鼓管籥亦可田獵亦可要在使百姓得所則民樂而君樂百姓不得所君雖有鐘鼓田獵豈能獨樂哉故

孟子說解

卷二

上

梁惠章句下

不問先王世俗但民心懽悅世俗之樂亦先王也民心嗟怨先王之樂亦世俗也呂覽曰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莊暴齊臣好樂好行樂也即鼓樂田獵之類未有以對疑樂不可極也庶幾近于治也王變色疑好樂不可而自慙也先王之樂好善樂道也世俗之樂歌舞遊田也今樂猶古謂民情同好也樂無古今同民為甚故以與人與眾誘王公樂也樂樂猶言奏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鼓樂猶言奏樂樂以鼓為節故奏樂曰鼓也鐘金聲鼓革聲管似笛而短

小簫似笛而三孔皆竹聲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疾首頭痛也感縮也類鼻梁也人愁則感類極窮也無仁政使民窮迫也田獵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野獸害田搏取之故曰田獵蠲通追捕也羽鳥羽旄獸毛皆旌竿之飾疾病猶言懊惱無疾病猶俗云快活即好樂意與民同樂謂發政施仁使民各得所欲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又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孟子說解

卷二

三

梁惠章句下

傳去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乎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芻莞能者往焉雉免者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淨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王好行樂廣苑囿孟子不欲直諱而但就民情開導轉移告庸君之法也岐山百里之地為七十里之囿文王未必有此孟子亦不辨其無但能與民同利雖盡百里稱囿亦可也何論七十里乎齊王之囿據國近地方四十里孟子亦不言其大但厲禁妨民雖盈尺地即陷奔况四十里乎國之利害係乎民情人主務以公利為急姑無論囿大小耳

園者養畜禽獸之所植木曰苑築土曰圃傳古聖賢相傳之書通稱也芻草也以飼牲芻薪也以焚蕪野雞也芻蕪雉兔民用所需往謂往取于七十里之圃也文王圃在郊關外山澤間曠不耕不宅之處通國取給所以異也禮入國問禁近國曰郊四郊設關以讓出入齊圃在郊關內占民田奪民居屬禁妨民多誤犯者故曰阱阱陷坑也齊圃祗供君遊田文圃以繁育草木禽獸備公私之用諸侯之國不過百里文王七十里之圃其在三分有二之役乎圃有也山林澤藪與民同利以圃為名亦猶公劉好貨大王好

孟子說解

卷二

四

色之類因事納誨姑不必辨事有無也七篇之義多

此類

雉詳論語第十篇○兔吐而生子故名兔兔吐也兔為月精楚辭云顧兔在腹曲禮兔曰明視目不瞬而而口缺象月也凡胎生者九竅惟兔雌雄皆八竅雌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俗視秋月明暗占兔多寡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上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鳥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舉以篤周祜上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說解

卷二

五

齊王問交鄰是盟會合從之說入其心耳孟子因進以王道仁智勇天下之達德也文武天下之顯王也仁以容蓄乎天下智以審察乎事幾勇以戡定乎禍亂三者具而諸侯懷德畏威矣豈區區聘問之虛文乎孟子先舉仁智二端告之正為齊王所以交鄰國者不過合從連衡之事故以樂天保天下畏天保國之道易其血氣好戰之疾及齊王以疾告故迎機進以大勇大勇即仁智之奮發者耳有文武之勇而不以興兵構怨是為仁智有文武之仁智而善養其勇是為大勇其要在安民而已孟子無一事不念及民

交鄰亦歸之安民也

仁者愛民之君大大國小國葛國名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是湯事見滕文公下篇昆夷西戎也智者識時務之主大王周公亶父也德駕西戎別號大王事見台滕文公章句踐越王名伐吳吳王夫差敗之退保會稽吳人圍之句踐請為臣吳釋之後遂滅吳天者自然之名聖賢無我動必順天大小強弱皆理數時勢自然故曰天也樂天者寬弘無計較爭競四海恬熙諸侯各保土宇王者之事也故容保天下畏天者退讓循理不敢挑釁速禍康侯之事也故能

孟子說解

卷二

六

六

保守其國詩周頌我將之篇于時猶於是氣習偏曰疾好勇故不能事大恤小疾視怒目也撫劍操刃也匹夫一夫也詩大雅皇矣之篇赫盞貌旅師衆也遏止也徂往也昔地名詩作旅祜福也對答也詩言文王怒密人侵阮乃整齊師旅遏止密人于豳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之望書孔書泰誓有此辭小異武王自言天立君師惟其能輔助天道故寵異之以為四方之主天下之人有罪無罪皆我主之越厥志謂不循理也一人指紂也衡橫通此二句孟子意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潮憐遵海而南放岸上于琅邪邪吾何備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去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

孟子說解

卷二

七

七

勞者弗息春賄胥春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止招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束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主深宮燕居不知四方之疾苦人臣起自草莽與君同富貴阿諛承順誰肯以閭閻之疾苦告其君者故雖有宮室遊觀之樂唯二三臣共之小民不蒙秋

毫之距齊王延見孟子于雪宮與同遊觀自謂盛節
孟子以樂不及民祇為流連荒亡非明良相悅之盛
事述先齊晏子告景公遊觀語規之欲宣王勿以深
宮燕閒忘小民之依也樂民之樂民之所好好之也
愛民之愛民之所惡惡之也樂以天下愛以天下四
海休戚通為一身二帝三王之治不過此今世主憂
樂不與民通憔悴之狀不接于目忠諫之言不聞于
耳何以比于先王之觀惟諫行言聽君臣相悅然後
上下之情通孟子不自言而詳述晏子之言者五霸
七國之亂皆由明王不作諸侯放恣國無善政民不

孟子說解

卷二

八

梁惠篇下

聊生同也有先王之觀諸侯奉法循理自無流連荒
亡之憂晏子以此納諫景公樂從故孟子為工誦之
直欲齊王脩政愛民為先王之觀也
雪宮別館名苑園遊觀之處今青州府城內有雪宮
故址齊王引孟子同遊因問賢士亦有此樂若為相
悅而狎之之辭孟子直對以有者君與人同樂則賢
者亦皆有以自樂非必雪宮也人兼民言也非其上
非毀其君也非也謂非理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
非理也齊景公晚年荒淫志在悅遊晏子為相皆先
齊君臣霸者之事而所稱脩先王觀有古之遺意焉

晏子能限遠以畜止君心故孟子誦之非以景公為
足法也轉附朝儻齊近海山川之形勢轉附山形轉
折附合也朝儻水勢朝向拜舞也因為名遵循也
放至也琅邪齊東濱海邑名行事曰脩職守補助之
類省民曰親適朝巡省之類先王觀先王省方觀民
也善哉善其比先王也巡行也狩狩獵講武天子巡
行所至朝會講武也守謂諸侯職守無非事謂天子
諸侯無無事慢遊者春秋傳云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省視也省耕省斂天
子省畿內諸侯省國中耕不足種具乏也斂不給收

孟子說解

卷二

九

梁惠篇下

入薄也夏諺夏后氏民間俗語也遊豫即省行也豫
樂也樂然後遊即吾王庶幾無疾病之意後世謂天
子所臨曰幸即豫意或云春曰遊秋曰豫休美也王
省視則民蒙恩澤也賑助也為諸侯度諸侯取法也
天子施恩於畿內則諸侯亦補助於國中此以上皆
先王之觀也今謂春秋晏子時天下無王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諸侯盟會征伐皆以
師衆從行也賄賄側視也胥讒相謗也惡姦惡也方
命違王章也物方則不行飲食若流繁費暴殄也為
諸侯憂會盟奔走小國困憊也從流下謂放舟順水

而下從流上謂牽舟逆水而上卽臯陶謨云罔水行舟論語云弄盪舟是也從獸于豸也厭足也田野廢曰荒朝政失曰亡如轉附朝儻從禽也遵海而南放瑯琊流連也此以上皆當世諸侯之遊無天子巡狩故諸侯失職先王之世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者明王蘇遂諸侯爲度也惟君所行承先王所無者而言世無王章諸侯放恣故惟所行而無度非請澤之謂也大戒備告也國外曰郊郊近農不敢安居示省民也興發散也發倉廩散貧乏也大師樂官之長也制作也樂卽所作樂歌也君臣已與晏于也樂有五

孟子說解

卷二

十

音一曰宮爲君二曰商爲臣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五曰羽爲物招韶通舞樂各齊有韶做舊樂說以新聲也作樂本爲君臣相悅然不用宮商而用徵角者君臣相悅本爲敬事恤民也興發爲事補不足爲民昔舜作歌以教天命要于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要于阜民財故樂做韶舞而音用角徵也又指而是之者明其異于流連荒亡之樂也詩卽大師所作樂歌也畜東通止也猶易大小畜之畜禁止其君心之欲也尤怨也不悅之意人臣畜止其君是君所尤也然忠則必諫何尤之有故曰好君好卽悅也孟子釋

詩意如此見君臣所以相悅也其詩不止此一語但舉何尤謂相悅之意比于虞庭喜起而名其爲韶也○或謂齊王館孟子于雪宮非也齊王以孟子爲賓有師命虛名耳孟子旣不食其祿亦必不居其館焉章謂不許于諸侯是不受館穀也與稷下諸人異至于將去而後請中國投室則是前此未嘗受館也若滕上宮則明言館矣

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禮大行人六服因遠近爲疏數侯服歲朝甸服二歲男三歲采四歲衛五歲要六歲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則侯服更六朝

孟子說解

卷二

十一

甸服更四朝男采各二朝矣十有二年王巡守王制云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或云虞夏五年一巡守殷六年周十二年○五音始于宮損益相生以九九八十一絃合爲絃然大而聲濁屬土爲宮宮亂則荒其君驕三分宮損一爲六九五十四生徵屬火爲事徵亂則哀其事隱三分徵益一爲七十二生商屬金爲臣商亂則諷其宮壞三分商損一生羽屬水爲物羽亂則危其財匱三分羽益一爲六十四生角屬木爲人角亂則憂其人怨風俗通曰徵者止也物盛大繁祉也五行爲火

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奴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王曰善哉言乎曰孟子說解 卷二 三 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餼糧于爰爰于囊囊忍忍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齊王欲毀明堂有自王之志孟子因教以行王道蓋明堂本王者勤民發政施仁之所九一以仁野人世

祿以仁君子寬征權以仁商旅公山澤之利以厚民生緩刑罰之條以恤有罪則王政大綱舉矣至於夫妻父子人情最切鰥寡孤獨人情所苦王道本乎人情于此尤加之意則美意良法備矣即是與民同利而財貨通于百姓即是與民同情而室家之願亦通于百姓齊王以好貨好色為疾是自謂不能行王政也孟子舉公劉大王之事申勸之非有加于前言之外也

孟子說解 卷二 三 明堂天子巡狩至方嶽下朝諸侯之堂東巡狩則朝東諸侯于泰山下有明堂在齊境內向明曰明堂之言當也當正向陽也或云明尊卑也齊王欲毀之者以諸侯不復朝會也已止也已乎者謂將復有王者起自寓之意岐周之舊都也九一井田行助法也詳滕文公上篇世祿功臣子孫世世食祿也關四郊境上各有門關也市國中商賈貿易之所也譏伺察姦宄也不征不取稅也澤陂池也梁以石障水取魚也擊妻子也戰國時井田法壞國無世臣關市有征澤梁有禁罪人及其妻子故孟子告之以此鰥大魚也魚目不閉無妻者愁悵不寐鰥鰥然也寡僕也僕然單獨也孤幼子呱呱然泣也獨隻也無所依也哿可也

勞困悴貌好貨故取民厚好色故用情偏所以不能
行王政也與前言好男好世俗之樂皆王自知之明
孟子所謂足用為善者也夫君好貨則當念民貧乏
君好色則當念民寡寡故孟子引公劉大王之事通
之詩大雅公劉之篇穀在場曰積餼乾糧也小曰粟
大曰囊載安也國無蓄積則民貧廢禮蓄積富則可
以舉事興功光顯其國家也干盾也所以蔽石矢戈
似戟而短旁有刃如鉤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方始
也糧食既備始放行遷幽公劉當夏末避中國之亂
自郤遷西戎也居平居也居家有蓄積故行有餘糧
孟子說解 卷二 十四

毀之矣是以王與齊也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意
皆如此孔子于公山弗狃之召曰苟有用我吾其為
東周乎言不必皆文武也世儒解春秋動援尊周嗚
呼尊周可矣如周不可輔其終使斯民塗炭乎所以
惓惓欲有為于諸侯之國然而王政必舉周者追誦
周所以王見周所以亡也其或繼周者如周始造可
也文王以諸侯起故以教諸侯焉
按考工記明堂之制東西廣八丈一尺南北深六丈
三尺陞高九級室深廣皆一丈八尺前堂後室猶常
制也大戴記云明堂九室每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又云堂高三尺九
室十二堂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月令明堂
按十二月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
中央為太室四堂左右有介共為十二按大戴多緯
家之說月令秦書不足據考工記近之○岐山名在
今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名○孫奭據周禮司
關司市澤虞川衡司厲之文謂關市非無征澤梁非
無禁罪人非不挈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此言
非也利惟公刑惟輕古帝王宜民之經也豈權宜之
術後世取盡錙銖皆周禮作俑言利者藉為口實反

以文王治岐之政為權倒見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朋友不能終託則不可與定交官師不能帥屬則不可以為長人主不能安民則不可以為君顧左右而言他王知自愧也而惜乎不能改也

棄諸絕交士師獄官之長其屬有鄉士遂士縣士輩治者課其功能察其勤惰也已罷去也顧盼左右託

孟子說解

卷二

十六

言他事皆懸阻之狀

凡孟子告齊宣王諸章蓋皆有師命以後納誨之言而竟無一用所以為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不受祿而去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論尊疏踰殿可不慎與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祭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祭之見不可焉然後去社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祭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為政在人古今治天下之要堯得舜舜得禹皋陶而帝道興文武得周召而王業定自古未有明君無賢相而能致治未有賢相不得君委重而能展布者故孔子論政尊賢敬大臣為先周公告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即世臣也有安國家定社稷之功與國同休謂之世臣股肱心膂委任副託謂之親臣今孟子說解

卷二

十七

之親臣即後之世臣也齊庭諸臣無足為心膂者雖有者舊子孫浮沈利祿齊王所以欲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以用賢之道教之也故國謂舊國歷世長遠者也喬木古樹也人材長養之喻建國久則喬木世臣皆所有然祈天永命在人不在木語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亦此意也親臣如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當日有親臣斯後日有世臣齊無親臣是無世臣也何以保祚延禧為故國乎昔進今亡謂信任不專去雷無常也亡罷去也不知其亡謂進退頻數不可勝記也齊王謂所進

者皆不才之人故數進數去今而後若知其不才不用所用必才則無昔進今亡之悔矣國君進賢謂如王公之尊賢舉而加諸上位授之以政望其為世臣者也如不得已慎之至也進賢非不得已之事而知人為難崇高富貴非可輕假子孫黎民利殆攸關故進用一賢常有如不得已之心卽下文審之衆斷之獨也卑疏謂所進本側陋疏遠今將使在上位親信用事則臣之尊者親者不得不讓之所謂踰也如堯用舜湯用伊尹桓公用管仲拔之微賤而顯庸眷注舉廷臣無出其右者此豈可以率意進之乎蓋周道

孟子說解

卷二

九

尊尊親親比其微也世卿妨賢士悒鬱無聊至于戰國相率為游說以利害迫脅世主世主誤用之世官始輕而士濫爭進矣故春秋重世官孔子歎犁牛之子愛尊戚之壅蔽也七國重游士孟子念喬木世臣慮卑疏之虛叨也如秦用商鞅而紛更置大臣誅戮骨肉疏絕竟以滅亡此進賢不慎之明效也大抵王通用舍生殺衡諸人情古進賢必鄉舉里選鄉大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告于王升之司馬謂之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告于王王定其論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所謂審之

左右諸大夫國人君親見而後用之者也如此則上無壅蔽而下無冒進尊親皆賢可以培養世臣卑疏有序不得挾術干主進賢之道當如此七王紛爭奪寵謀臣必燕事騁衍范雎于秦之類皆所謂踰尊踰戚非尋常臣其所教比也左右近侍窺瞰迎合故不可聽諸大夫猶或黨同伐異竊位妨賢國人衆好衆惡然後加察真見是非然後斷于已進退生殺皆用此道所謂如不得已也曰賢曰不可曰殺善惡榮辱相去之遠而以退人殺人之心進賢所謂如不得已也古者刑不上大夫大惡亦有殺之者堯舜于四凶

孟子說解

卷二

九

是也有至明至公之心則廢置生殺無所不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必如此而後為民父母曾是可以不慎乎齊宣王父威王以四境不治殺阿大夫及左右素諛阿者殺大夫辛牟又殺其后晚年招致騶忌淳于髡公孫閱之徒以險詐相傾宣王遷立曰驛接子慎到輩皆列第為上大夫稷下士多至數十百人故孟子言及左右諸大夫殺人之事以諷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傷也。仁主于心，義見于事。賊仁者，內有害人之心，賊義者，外為慘刻之事。一夫猶言匹夫仁義，則天下歸之，謂之天子；不仁義，則親戚呼之，謂之一夫。先王制禮事君如事天，以君能仁義與天同德也，故天下戴之，亦如天。苟不仁不義，無以覆天下，天下并受其害，奈何責天下以君事之乎？故天子失仁義，則失天下；遇仁義者，誅之不為弑君，然則仁義重矣哉！天下無名分，則亂賊接踵，無道德，則暴虐橫行，天命與人事相倚重，總之仁義而已，必有行仁行義之真主，逢不仁義之亡王，然後以道德易名分。若君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

雖桀紂不遇湯武，聖雖湯武不逢桀紂，則名分未可動也。故仁義人倫之極，非有二也。荀子曰：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湯武非取天下也，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謂之王；天下去之，謂之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史轅固生為漢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于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君。固生曰：不然。桀紂虐亂天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鮮，必加于足。

下之分也。君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之立，非弑而何？固生曰：必若所云，高帝伐秦，即天子位，非與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三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用賢不如用木，是愛國不如愛玉也。兩設譬而意相承，故皆云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任賢即是愛國，不任賢而從己，猶自琢玉而不使玉工也。琢玉使玉工為愛玉也，治國不使賢不愛國也。舍所學而從我，世主通病，欲富強而不捨，故仁義道德之言不用。浮慕其人而不用其道，是教賢士舍學從己也，不猶得大木

而斷小之者乎。一玉值金萬兩，言貴也。雖甚愛之，不敢自彫琢，必付諸能者，不敢以己意教之。至于治國，乃教賢者舍所學從我，此何異於使玉人而已。欲教之者，哉教之謂授之法，即從我也。教與使異，使則委而聽之，教則以法校之。

巨室大宮室工師掌工匠之官，猶後世將作少府之類。匠人木工也，勝任不勝任，皆指木也。喻賢士所負者大而王欲小用之也。夫人指賢士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三十曰壯，所學謂仁義也。從我從功利也，則何如怪之之辭。愛國不如愛王，所以可怪也。璞玉，玉未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一

彫琢者，數金以益，猶數米以益。禮曰：朝一溢米，溢之言益也。一手所握曰掬，益與掬通。一掬米，猶言一合也。一益金，猶言一兩也。舊謂二十四兩為益，齊王餽

孟子百益未必若是其多，益殆二十四銖耳。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法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草莽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孟子為齊謀，燕為滕謀，齊楚皆據理仗義，明白正大，無詐謀詭計而成敗之數，歷如指掌，所以為聖賢之大猷也。齊王之問先言勿取，後言取者，意常在取也。故託諸天與孟子教以天意在民，觀民情實往事折衷于文武，即天意可知。先言取而後言勿取，先言武王而後言文王，意在勿取也。燕民不悅齊，是天意不在齊也。水深火熱，指齊勝燕之事，殺父兄累妻子，毀宗廟遷重器，所以大失燕民之望也。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二

齊皆僭王地，皆千里，故皆曰萬乘也。五旬，五十日也。全勝曰舉，簞食以竹器盛飯也。壺漿，以壺盛酒水也。運轉也。言去燕之齊者，又轉而之他也。

燕伯爵姬姓，周大保，召公奭之封國。今順天府大興宛平縣等地。古幽州，薊門也。春秋時燕僻小而受制于齊，戰國時與秦楚齊趙韓並稱。王燕王噲，任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于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噲大信子之。子之厚貽蘇代，代說王噲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于子之。三舉國內

大亂燕太子平與將軍市彼謀攻子之不克搆兵數月死者甚多齊王使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四

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周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旌去聲俛直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宣王不用孟子之言遂乘勝取燕將滅召公之祀收幽薊千里之地盡歸于齊民心不悅諸侯乘之夫焉得不畏蓋及本致王則以成湯之七十里可為政天下與兵構怨則雖齊之千里豈能以一敵八畏固宜耳然兵以貪殘而招亦可以悔禍而解諸侯執辭謂

齊不當取燕耳若遂還其擄掠立其君反其侵地侯何辭之有釋此別求他策則唯有戰戰則所謂以鄒敵楚後災立至宣王所以聞孟子言而卒未敢盡取燕也然列城已下擄掠未還燕人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後此二十餘年燕伐齊入臨淄盡收其寶貨復燕故地樂毅報燕惠王書云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嗟乎至是而後思孟子之言晚矣樂毅既破齊未幾田單又破燕所謂亦運而已者如燭照矣

齊當亂世非不用兵為除暴安民也非貪土地人

民斯貨也齊王伐燕與湯伐葛事事相反七十里周制伯國也湯在夏為伯爵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也西夷北狄禹貢九州四面相距各五千里外為要

卷二

三十五

荒夷狄之國遠人望王師之至恨不先已也此以上引書辭霓虹也五六月間天雨則虹見歸市者不止國中商賈列肆如常耕者不變郊外農夫耕耘如常王師所過民不知兵也弔慰恤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兩引書皆逸書之文孔書仲虺之篇有此辭小異雲霓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言見湯師未至民望

之切也歸市以下先自言而後引書見湯師既至慰

民之望也。傳曰：樂毅所請，故將之類，遷移入齊也。倍地併燕地千里，也不行仁，節殺父兄之類，動猶招也。速出令使諸侯聞之也。旌菴同老人也。倪小兒也。禮八十九曰：老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齊皆係累之當，還也。謀于燕國衆人，擇所宜立也。置建也。去撤兵去燕也。止止諸侯之兵也。

按齊宣王承父威王之業，國富兵強，乘于魯之亂，欲滅燕。因孟子之言，存燕諸侯之師，遂寢燕昭王嗣立。發憤雪恥，師事郭隗，卑禮招賢，弔死問孤，與士卒同。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六

甘苦謀之數十年，而後燕國富強，合秦楚三晉之兵，敗齊于濟上。潛王走死，是時宣王沒久矣。史記于宣潛二主世代年月失真，遂以齊伐燕取燕，皆為潛王事解者承訛以諸侯謀救燕，即是樂也。

孟子晚年再入齊事潛王也。

霓即虹也。依陰雲出，當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朝日，則見于西夕日，則見于東。莊子云：陽炙陰，則成虹。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月令季春虹始見，陰陽不正之氣也。三月以前陽氣正中，陰不能干，三月以後陽過中，故陰氣亂之，雨落日偏，照則虹見，雙見唯

者霓，雄者虹，鮮曰雄，闇曰雌，或云赤曰虹，青白曰霓。

郭與魯問法去。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若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臣死君事者三十三人，亦自難得此民，所以得不死也。鄒穆公恤其臣而歸罪于民，欲伸敗軍之法，孟子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七

教以罪已行仁，固結民心而已。民心散而束之以刑，法徒府怨耳。闕闕聲誼，闕也。楊雄云：一聞之市，不言戰而言闕，國小兵寡也。有司軍將也，死于敵也。民莫之死，不肯為有司致死也。幾千人總老弱壯者，死亡之數，明不止三十三人。所謂出乎爾者，也。穀米曰廩，財曰府，器曰庫。上慢謂有司急緩不急，民也。出乎爾，出令也。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也。反之，反有司也。民未知禮義，故論報施，民知禮義而報施不足論矣。親上于平居，則死長于臨難，及疾視其長上言也。君身為本，奉行在有司，君行仁，則有司自知。

愛民而民亦愛有司穆公不當尤民但當尤有司亦
不當尤有司但當自尤有司不可不慎擇而民不可
與爲讐也賈誼云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
自古至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卽此
意也

鄒古鄒國一作鄒又作騶曹姓今山東兗州府鄒縣
地是也穆公鄒君之賢者○賈誼新書云鄒穆公令
食鳧鴈必以稅於是倉無稅而以粟易稅于民吏請
卽以粟食之公曰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
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于民非吾粟乎烏苟食鄒之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八

稅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
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劉向新
序云鄒穆公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美女四八以
妻死事之孤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
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
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背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
父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
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之問無自強之志而欲因人苟免是戰國游
士之策非聖賢徇理自盡之義故孟子謂是謀非吾
所及吾所知者盡能爲之力守當爲之分收拾民心
固守封疆成敗利鈍守正以俟之而已者也

滕侯爵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封之于滕卽今山東兗
州府滕縣七國時楚地盡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
楚則滕西南迫于楚東北迫于齊故曰閒也是謀謂
倚仗他人之謀非自立之策非吾所能及猶言吾所
不知也無已猶言不得已與民守言非君自爲計也
效死謂君先致死民弗去民亦爲君效死也此惟思

孟子說解

卷二

二十九

信素結于民者能之文公較利害于敵國孟子決成
敗于民心民心爲國本非謂齊楚不當事事大者畏
天者也但不得民則無自固之策有親上死長之民
盡以小事大之禮則國可保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大秦王居邠與幽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君子創法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彼何哉疆土爲善而已矣

文公意甚恐故孟子引大王之事慰之順天循理之

謂善處危急之秋唯有守正盡力小心謹慎為所當
 為聽成敗于天不必張皇苟且妄圖微倖古聖賢處
 憂患洪濟之道如此此章之意非定教滕遷國遷將
 焉主勢窮民不為守君不能死則惟有去之故借大
 王避狄勉使為善天下有不可忘之君自有不能忘
 之民古亦有寄公失國者遠如夏少康之一旅近如
 陳完之奔齊而後嗣皆顯大王避狄則其最著者矣
 禍福相倚命不于常舜以匹夫所在成都孔子以尼
 山布衣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惟其為善耳而況夫
 有土之君乎數窮理極國破家亡惟有善不可舍天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

取曰不得已謂事勢窮迫進難而然也苟為善以下
 據理論勉慰文公也必有王者據大王言也為善有
 獲福之理君子無微福之心苟有微福之心則有見
 危之恐而為善不彊故君子但脩其在我而聽其在
 天創業垂統謂再造也亦據大王遷岐事言創造也
 業基業土地人民也統世緒也繼子孫承守也成功
 興王也彼指齊也彊者困窮堅貞勉其無恐也恐則
 氣沮而利害鼠首于是乃有逆理違天之事倉皇失
 措非所以處憂患也故國可亡土地可舍而為善不
 可怠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何以恐哉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

邠本作韶唐玄宗以字似幽改从邠後人抄錄孟子
 因之而幽風如故者六經本漢石刻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
 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
 得免焉乃屬 齊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滕文公此問其情愈迫曰竭力曰不得免禍且及矣
避難與效死兩途決然不易始終所告不越此聖賢
論事據理一定則心不為動害不為恐衆人不見義
理激倖苟且褻變多而錯亂愈甚終無能逃于自然
之數所以聖賢處變心逸日休獲弘濟之益衆人心
勞日拙卒無補于敗亡也可以觀孟子知言養氣之
學

皮幣以皮為幣如虎豹貉皮之類幣貨幣也周禮
行人職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六物以合諸侯之好屬猶會也耆老國人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三

孟子

年長者養人謂土地生物也害人謂爭地殺人也二
三子指耆老及邠衆人何患無君言已將與同遷也
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境岐山邠東岐山又在梁山
東仁人握平日恩信言為民而棄土亦仁人之事歸
市人衆爭先也或曰耆更一策也世守言土地先世
垂創子孫世守非可自專教死不可去也故論致也
二者謂一避一死也人情避易而死難孟子遷就文
公圖其易者于大王事特詳若不能死又不肯去有
身為虜耳按史滕無世家滅于何國不可考諸國策
宋偃王滅滕是猶兇于齊楚也然觀此章之問勢已

危急文公自為世子聞性善之教行三年之喪問并
地行聖人之政而卒不能保其國蓋強弱勢也存亡
天也聖賢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孔子不能與魯
而況滕薛乎孟子所以謂成功則天疆為善而已者
千古名言司馬遷作伯夷傳何曾解此

曾平公將出矣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行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
乎禮義由買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論前喪君無見焉公
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三

孟子

曰孟子之後喪論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子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子不遇哉

樂正子于孟子欲引而進之臧倉欲推而遠之一薦
賢一蔽賢人品心術相去甚遠而以君子樂天知命
視倉之讒與克之怨皆過用其心者也孟子本無心

于樂克之薦亦何憾于臧倉之沮可以觀養氣不動心之學

魯平公名叔筮人寵倖之賤人臧倉其姓名也有司掌君尊者乘與即君車中節曰禮合宜曰義孟子父激公宜先喪母仇字氏後喪踰加厚也言孟子厚母薄父也樂正子孟子弟子名克姓樂正仕于魯孟子嘗仕齊為客卿故曰大夫後篇云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是也三鼎士禮五鼎大夫禮鼎以烹牲肉薦于俎也喪奠亦用鼎士祭以特牲一豕一魚一腊為三大夫祭以少牢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膚為五禘外棺

孟子說解

卷二

三十四

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卷二終

孟子說解卷三

郝敬解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莞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莞然不悅曰爾何會音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音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安子以其君顯管仲安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之音由音通音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音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音鬲音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音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

不如乘勢雖有鉞鉞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
 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廢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剛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尤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孟子欲仕齊梁其意詳見于此章管仲晏子扶術不
 過功利故其所建立不過小補孟子負文武周公之
 孟子說解 卷三 二 公孫丑上

道得齊千里之國乘亂極思治之民反手致王良非
 虛語宜其卑霸功于不足道也章內有乘勢待時語
 解者將前後文義分配時勢太拘總之時耳今日齊
 所值之時較文王昔日之時甚易而勢在其中矣
 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當路居要地也管仲名夷吾
 相齊桓公晏子名嬰相齊景公皆有功於齊先世者
 也許期也會西會申字會子之子楚然不安貌先子
 會子也畏敬也楚然怒色何會猶言何乃桓公倚管
 仲為仲父故曰得君專相齊四十餘年故曰久不能
 行王道謹以其君為霸主故曰功烈早顯顯名也齊

景公時晉衰齊強故曰顯由猶通由反手言易也滋
 益也惑不信也言文王聖人王猶未易而齊未易王
 也何可當言仁者無敵也賢聖之君兼湯武丁中開
 太甲沃丁大戊祖乙盤庚皆是也雖紂父帝乙亦賢
 君也六七言多也作起也武丁至紂凡七傳故家書
 臣之家道俗在王國流風在四方善政在朝廷皆商
 先王所留也微國名微子名啟紂庶兄微仲名衍微
 子弟也比箕皆地名王子名干封于比箕子名胥餘
 封于箕皆紂諸父膠鬲紂時賢人後為文王臣猶由
 通文王由百里興也乘勢乘富強之勢鉞基大鋤也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公孫丑上

基當作箕待時待耕耘之時雞鳴狗吠相聞謂民居
 稠密也不改不更也辟闢同開拓也地已廣矣不須
 更闢民已衆矣不須更聚德以德行仁也流行速即
 老老幼幼天下可運于掌之意置郵驛館也傳命傳
 官府文書倒懸懸之而以首居下困苦之前事半古
 人不必百年繼世也功倍王天下也
 舊註子西會子孫居稱先子謂父也會子之子會元
 之弟名申字子西一字子華申西方華西嶽故楚闢
 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霸與鬼同月始生日霸本
 讀入聲五霸之霸當作伯諸侯之長曰伯伯率其所

統諸侯曰霸讀去聲蓋後人以伯字相混借霸作去
聲凡字正聲主靜轉聲主動推類甚多廣雅云郵
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云漢改郵為置韻書云馬傳
曰置步傳曰郵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是也宋註云
置驛也郵別也接驛字从馬主騎度遠近置馬也
駟字从日主步度遠近計日也古軍情羽檄最急日
行四五百里今置急遞鋪設十二時日晷驗時刻晝
夜百刻每三刻行一鋪凡十里晝夜行三百里為度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法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說解 卷三 四

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
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厥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焉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無是餒內上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怡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句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
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揠之者芒芒然歸
謂其入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
則槁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
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何謂知言曰詖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陷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
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君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
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說解 卷三 六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而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曰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送河海之於行潦老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於孔子也
大虛中惟氣氣即是理理氣凝而為人故曰人者元
地之心而五行之端也理氣非兩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者一氣閭闔之名陰陽謂道即氣是理也
天地間皆氣之盈滿人為氣中之一氣氣之靈為心
心之理為性其實一氣耳離氣求性淪為空靈惟性
求氣散為朽腐故靈在氣生氣散靈死原非二物耳
目口鼻即是仁義禮智天地與人與天地一氣相
通如魚水相依道之大原也人心清徹無索德性常
孟子說解 卷三 七
現則元氣與天地同流若心志昏昧則血氣憑凌積
盜妄作故學問大源本無過養心心無物其機惟氣
養氣非外求其樞柄惟心心正氣自定氣定心安
一原之理也知言者心靜生明義理不明則氣不通
暢知言則精義入神所謂吾斯能信也道載于言言
發揮道聖人傳心惟言邪說害正亦惟言告子無言
于言外義不集所以氣餒故發知言一段其功效
在集義養氣內非別一項也
養氣自夫子三戒發端氣即血氣榮衛呼吸之屬三
地與人物之精爽飛揚于大虛之內者悉含藏于人

心人日用酬酢皆氣也。心無用以氣為用。心無體氣。即是體除却氣無復有心性。除却心性無復有氣氣。是不得已而言。不言氣無處見心。故養氣便是養心。蓋心之不寧。祇緣耳目口鼻視聽言動思慮紛紜。若不于此收拾。更向何處捉摸。五官四肢勿生妄緣。神氣清明。順理時行。即是集義從容自得。心廣體胖。即是浩然。即是善養。

學以性善為宗。以養氣為入門。以不動心為實地。以時中為妙用。性者。心之神。靈心者。性之宅。舍氣者。性之運動。其實一性而已。人性本至善。其體常靜。不靜

孟子說解

卷三

九

金

者氣也。故其要在養氣。性不可離。氣猶舟。不可離水。君不可離民。將不可離卒也。御之失道。則覆舟者。即水危。君者。即民。亡將者。即卒。水外無操舟之法。民外無為君之法。卒外無為將之法。氣外無養心之法。故不動心。不言養心。而言養氣。肯綮之要也。

大虛中惟氣。而理無形迹。人身亦惟氣。而性無形迹。性用事。和順從容。即氣是性。氣用事。狂躁馳騁。即性是氣。聖人非能離氣。而從容中道。即是善養。是故有運用之氣。有昏擾之氣。昏擾之氣。銷知止有定。而為賢。運用之氣。化心同大虛。而為聖。恒人昏迷放佚。性

非不存。如盃水受風塵攪雜。失其澄清之體。聖人神明變化。氣非不用。如銜鑑無心。而輕重妍媸。因物應現。孔子仕止久速。惟時便是。無忘無助。性善本體。不動心。真境。伯夷伊尹。習氣未化。心未免偏主。與聖人養氣。不動心。尚隔一程。

人身一片血肉。即是一片生理。原非可析為二也。二即所謂志一氣一也。呼吸之氣。即是浩然之氣。世儒不肯著自己性命上。承任。嫌呼吸之氣。似養生家。聖賢何嘗禁人養生。養生便養德。却分何等為不離乎。氣何等為不離乎。氣支離甚矣。浩然之氣。若異呼吸

孟子說解

卷三

九

金

之氣。則嘔越之氣。又是何等禮云。知氣在上。氣陽而神。故曰知也。言為心聲。聲亦是氣。解亦是氣。視聽言動。莫非氣也。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亦是養氣。單提養氣。更覺親切。教人養心。茫無栖泊。教人養氣。一呼吸便在。

公孫丑不動心之問。甚善。宇宙一切事。由心造。素無涵養。當幾捏。祝焉能幹。辦得大事。自古定天下大業者。皆是有天下大材力者也。若富貴淫威。武屈與粉飾。鋪張枝梧。彌縫。皆謂之動心。孟子自謂以齊王猶反手。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易云。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中庸云強哉矯此天下之大勇也故
 章內借猛士形容詩云德翰如毛民鮮克舉孔子云
 勇者不懼仁者必有勇君子無愛懼舜禹龜龜有天
 下而不與皆謂此也章內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一語
 最明切釋氏以大慈為無畏般若為金剛暗襲此意
 ○不動心是道林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夫子從
 心所欲不踰矩其至者也學術不同真不動心者循
 理自然從學問志氣來假者從血氣強梁來乃有告
 子旁門矯強造作如北宮黜孟施舍強梁之習子夏
 曾子學問中人孟子以自寓也將言願學孔子故舉
 孟子說解 卷三 十

勇常態然終必遇敵即所思與所視猶未免量敵
 慮勝一遇勁敵勇未必全故雖養勇而無所以養也
 孟施舍勇不如黜而有所以養之者別立張王不主
 勝人而主己無懼主勝人者不勝則氣沮主無懼者
 雖不勝而心常平等故曰所養也其守比于黜為約
 以其漸近于志也舍似曾子黜似子夏二語可味二
 賢術雖世無知其勇者然學問由養有自勝之強與
 夫子適孟意相應不曰二賢似黜舍曰黜舍似二
 賢是推尊語猶蓮花似六郎云爾子夏學詩學禮文
 勝而反約之功疎北宮黜侮人殺人攻敵而自守之
 孟子說解 卷三 十一

六辟謹大勇不主浮躁而主貞... 發生萬物人心不定靜不能... 子路剛強與子貢子張輩之... 正惟其醇謹也意無之散也... 也天下之至剛即天下之至柔... 至精一要約者也老氏云專氣... 兒與黜舍相遠遠矣而養氣莫... 志強其骨虛其心實其腹即守... 云兵器滿載不如寸鐵殺人...

孟子說解

卷三

十三

孟施舍與曾子皆引其言北宮黜... 舍言必勝即兼黜之養曾子言夫... 也會子所述大勇非據其事約其... 往未為勇且心苟不縮何待臨敵... 氣之盈縮因之力由心生氣隨志... 不怒之威不在衆寡勝負之迹而... 俯仰無愧便是大勇不縮固不往... 固勇不往何必非勇縮與不縮往... 度主張由我所以為約也下文集... 止久速因時此也所以破孟施舍...

勇鏗鏗大勇固通鏗鏗強執不友... 文告子不如孟子夷惠不如孔子... 守理者即懼亦勇守氣者無懼亦... 不慮即方才已費把持會子一任... 飽無適無其從容順應所以為守... 寇謂舍光亦影之劍揮無不斷而... 施舍所守是氣曾子所守亦是氣... 子守氣于志志與氣非二非一氣... 志故曰約約者要也氣不根志則... 懼則但可為守氣而不得為守約... 未達故有下問

孟子說解

卷三

十三

告子亦是學問中人但義理欠精... 強執不動心不得於言四語其底... 養心見理不明可否疑惑心焉得... 于言之是非而往來思惟于心祇... 不復求通于心乃所以安心也士... 有愧作正當引咎責躬刻勵于耳... 此心彼謂心既不安則氣已動若... 即屏氣休息而不復求于氣亦所... 以安心也此告子

不動心之道也夫不得于言而勿求于心是不知言也不得于心而勿求于氣是不養氣也道理既不明臨事又不論縮不縮徒強制其心焉得不動而孟子以為勿求于氣可者何也就告子分上論之蓋養氣先求諸心如下文集義是也彼既不求于心心有不得必然之理若又求助于氣是乃不縮亦往也必有襲取暴戾之病故既不得于心姑聽其勿求于氣即下文所謂無益而舍之者也要非至當之論若夫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正是不集義以義為外根本先差斷然不可蓋告子以心與氣判內與外為兩惟知內

者蔽而不得入內者閉而不得出中間惟守一六強枯槁之心與黜舍聖剛愎傷勇何異所以不待四十而先不動心之術也天下義理歸文字不得于言則于聖教古訓名物事理都未通曉而妄議天下事如孟施舍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不反已縮未縮即是勿求于心也言與心猶二心與氣惟一。心虛自無不得皆由于氣失其養告子心不得便灰其心如今跌坐習靜者怕見動作以蓄心是謂勿求于氣也而一可一不可者言之于心必須求心以思為官也心之于氣不可求氣以靜為神也求心即是有寧勿三求氣便是暴正助長言亦是氣集義養氣而知言即在中告子不知志氣一源故有求有不求孟子只一集義心與氣與言皆貫矣言有二有自言有人言自家說不通他人說不經總

悶然如壓草不生，樹不長，終無此理。心與境理與事，志與氣顯微無間者也。天下無心外之言，無氣外之心。得其要，惟養氣而不動心在其中。一集義而持志，養氣知言兼舉矣。但舉一便兼三。告子隔內外為二言，與心為兩心，與氣又為兩所以失之。

告子自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亦知暴氣助長為不可矣。但心之不得，由不知言，不養氣所致。舍而不求，則心欲不茫昧暴戾，何可得？孟子獨謂勿求于心，不可者，是不集義而襲取之病根也。謂勿求于氣，可者，主宰不定，原非氣能使之定。心自失養，而但求諸氣。

孟子說解

卷三

十六

恐有冥行妄作之弊，非謂養心不在養氣也。或曰：苟無不得而不求，不可乎？曰：亦不可。人未有生而盡知天下之理者，若皆自得于言而勿求于心，則學問可廢矣。人有此心，必有思慮，既有思慮，必資運動。若皆自得于心而勿求于氣，則形同枯木，人事斷滅矣。但天理人欲不同，忿怒之來，堅忍不動，如原思克伐不行，猶可。若善念方萌，施于四體，措諸天下，不求于氣，何由達外？告子絕外，守內，不知仁義一原，其蔽不可言。其害亦不可言。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道家養生秘訣，氣為本命，心

是釋門斷惑秘訣，以言語為機鋒，稍涉擬議，截為葛藤。言下了當，即稱妙悟。故告子之學，是二氏之祖。自云：仁內義外，將天下事理，斥為陰虛，與心不相關。起心動念，由我主者，為仁內。時宜化裁，通于感者，為義外。仁內即六根，義外即六入。并詆為賊性，烏能集義。知言養浩然之氣乎。

變心言志者，心渾然在中，無以見帥。志為心所向，往如號令，指麾主帥，乃見氣乃從。令人體血肉頑聚，得氣充滿，生機盎然，乃與志通體無氣，則如槁木。惟氣

孟子說解

卷三

十七

含靈是曰知氣，氣散無知，雖令不從矣。故神動于方寸，而汗浹于毛孔，非體能靈氣充之應也。志至志所到處也。氣次氣亦隨至也。猶即次之次，持志者心所向，往神明自主，非禮勿動，即以帥氣也。如挾舵開舟，按響馭馬，隨其動處，防檢靜則不須言持矣。持志即主敬慎，獨便是集義有事，氣自無陵暴之失。工夫總歸持志，勿暴氣只申言，非與持志對也。暴氣事非一大喜大怒，多言妄動，凡為力所不勝之事，皆是而厥。過其顯者，大抵主帥精明，卒徒自整肅，士卒失位，皆由制馭垂方，故持志勿暴氣，一事非兩語，猶言直養。

而無事勿正助云爾

養生家云神一去便收來神反胸中氣自回即志至氣次也今人思冰覺寒思火覺熱則汗出衣則淚下金丹舍利蓬萊淨土皆緣想成皆氣之隨志也嵇康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澳然流離終朝未餐則驚然思食而曾于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醉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田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故曰志氣之帥

孟子說解

卷五

七

自志氣之帥也至反動其心皆明氣志相須不動心在養氣之故從來但言心與志孟子言氣既言志至氣次已是合一又言持志勿暴氣則暴氣似賡語五之間亦告子勿求于氣之意孟子之答重氣壹邊志壹動氣大分常理人所易曉氣壹動志非常分却是常病而人不察志壹動氣有善有惡大人從其大德性用事志勝也氣壹動志不善為多小人從其小體氣勝也耳目口鼻之于聲色臭味四肢之于安逸逐物緣引放其心而不知求皆氣之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慾動皆氣勝也未有不馭氣而能養心者

道家以神為馭以氣為馬神馭氣氣馭形此意最趨其易見者且晝所特亡何但蹶越之動耳此孟子養氣發前聖所未發也

知言破告子不得於言養氣破告子勿求於氣先知言而後養氣精義乃養心之要也大學知至而后意誠知至意誠則心廣體胖脩齊治平不勞而辨矣知言養氣其功非二氣由養生義由知集言者義之所載而氣之所宜也氣養到浩然處呼吸與造化通天命人性之理深造自得其于非邪正紛爭錯之介洞晰毫芒由其心胸廣大高明理無不包故其見

孟子說解

卷三

九

無不徹知言曰我浩然曰吾與前大勇自反守約應○朱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此光景於俯仰舒泰處呈現即性天之從容和順者也難言謂無形迹可指而極真實言之微渺而近於誇所謂中人難語上也人與天地本同一氣剛大塞天地言乎其氣之體段也配道義無是餒言乎其氣之根柢也集義存心無忘助言乎其直養之功效也氣盈兩間根本道義而含于人心至大以包括言大虛無盡此氣無盡至剛以發越言造化不息此氣不息剛大者氣之本來天地人物同而全體在人人含氣為心心無私曰直

人心一毫邪枉卽剛大之體傷人之生也直克坤身
簡性直直者道義之本體集義有事之真然蓋義則
真性常存動靜不違與天地相似易曰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吾身之氣與天地
通天地之氣與吾身通中和位育脩己安人上下同
流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此浩然之氣兼三才之體段
也而道義爲之主宰義者事物之宜道者公共之路
一也在人曰義以應務酬酢言也在天地間曰道以
流行自然言也先義而後道者由人達天也人心之
氣配義而成充塞天地之氣配道而成變化天地之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孟子說解

道浸人心之義集一也配者合而爲一之意流行處
爲氣主宰處爲道義無是謂無道義也五行卽五常
陰陽卽大極無五常是無五行無大極是無陰陽人
心若無義則行尸走肉而志氣消矣造化若無道則
時停物死而乾坤毀矣故曰餒也直養莫如行義行
義又非可假合偶激而強配也由平日持志氣誠
意謹獨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隱微如
此大庭廣衆亦如此顛沛造次亦如此是謂集義養
集則志氣清明心廣體胖生惡可已而浩然塞乎天
地之間此不動心之真境也天機長裕無毫髮懸阻

而虛張以取此氣象也苟及詣心而素行一有不愜
所稱配義者爲強配所稱無是餒者卒未嘗有終餒
馬耳餒不充塞也魚爛自內而出曰餒春秋傳曰梁
亡魚爛而亡言內潰也故借爲氣不充之名前餒兼
天地間言也此餒自人心言也外行不義卽中情不
愜義之根心可知告子不知義而以義爲外安望集
義以憚心而生浩然之氣乎所以舍知言養氣一切
勿求也養氣者宜何如日用動靜必以養氣爲事又
不可專主氣正猶專也如老子專氣致柔之專猶政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孟子說解

也如春秋傳今日之事我爲政之政有事於養氣而
氣爲政是告子黜舍之養勇也與二氏調息觀鼻皆
小道惟志爲氣帥持其志以帥其氣心常存而不忘
則氣有主而不亂時乎應務酬酢未嘗離氣迫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任止久速自然順理條暢慎勿助氣
而強使之長也蓋不爲不欲之良無愧無作之體人
所同有其多行不義躁妄馳騁皆氣使之養氣而又
以氣爲政是純任氣耳心苟勿忘如六轡在手範我
馳驅隨事觀理自然從容中道苟道義未配而恃材
使氣是助長也凡盈滿皆由氣蠱等陵節惟心能裁

神常守舍氣自春容。心少遺忘則無主妄作非必分
外添增始謂之助也。有事養氣又勿此三弊是為集
義是為正養則心氣和平素履无咎成性存存與天
地相以程伯子謂靜亦定動亦定心境雙寂事理一
如雖死乾轉坤不驚不亂剛大充塞焉往而不浩然
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乃臻其極。

集說文在集羣鳥集木上多而且和兼二意始與勿
忘助意協集如累土襲如加衣集由內充襲由外掄
集義處便氣生非義集完後氣陡生也。有事勿忘即
是持志勿正勿助即是勿暴氣合之。三卷我集便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金溪書院上

氣浩然工夫即本體無許多節次條件勿忘助只形
容集字直字有忘助便是襲心氣義三節一所以行當
理心無愧怍自然和順從容中規中矩于云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即勿忘助真境。

養氣不正於氣而正於心所以告子勿求於心為不
可也。有事兼無事而義主化裁動邊居多正助常在
有事時有事若無事便是無正告子勿求亦此意
但告子於無事中勿正則心灰孟子於有事中勿正
則心存心灰則忘而遇事不得不助長心存則懼而
自無忘助之病。四語將心字在中間縮較內外前後

皆其所無為以守至正之意勿忘便是有事勿助
便是勿正依此養心即是養氣依此制事即是養集
志氣一源妙理與持志勿暴氣一章血脉貫注在此
大抵氣與心與義非二心存氣象自雍容心不在即
鹵莽心常存便養集義集便氣得養心忘便氣長氣
長便恣睢暴戾六國強戰之風黜舍傷勇之習所由
來也治勇莫如義治氣莫如心故孔子曰君子義以
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此聖門道脈孟子願學故發養氣明義氣故約集義
明集義故約之心義在心故謂內一也三勿只調一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金溪書院上

集集者和順從容之名暴氣對治之樂解者謂今日
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義集然後氣生謬也

恆人氣習強梁初地須迅猛用大師乃克必字甚努
力如信賞必罰之必主帥果毅乃能折衝不必不足
以操強三勿皆必字精神勿者旗也志帥所持以指
揮而卒徒所視以進止也比及正忘助無時亦復無
必亦復無勿義以制事比及正忘助無時亦復無事
○或以有事當集義未確事既義矣何容三勿必勿
是三者乃合宜心所以養氣而配義者也此章再論
養氣則事非養氣而何有事于養氣而又不以氣為

正何事為正乎。故緊提一心字。謂正不在氣而在心。求慊于心。是養氣之要。即上文守氣不如守約之意。蓋氣原是默舍諸人本事。集義養浩。然是孟子存心之學。借氣入盈天地間。皆氣。氣即理。養氣即學問實地。舍心求氣。氣便是強陽。即心養氣。氣即是道義。聖學大脉絡。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有事而勿正。猶莊生所謂其釣也。以不釣。謂以不養。養也。春秋公羊傳。師出不正。及戰。不正勝。謂師出不預期。及戰。不預期勝也。朱子本此解。正為期效其實。養氣何至期效。本緣下文助長生解。助長實非扶助。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四

金溪書院

使長也。心忘任氣。憑陵即是助。與振苗小別。

先儒云。工夫只一個。必有事。勿忘助。就中提撕。不向有事用功。懸空守勿忘助。如鍋內不下米。畢竟煮出個甚麼。按此說。雖似然。言勿忘為藥。不持志之病。言勿正助。為藥。暴氣之病。故引宋人為喻。若專重有事。只是初地。必到勿忘助時節。工夫合本體。方是聖人。無可無不可。豈專屬有事作工夫解邪。

勿忘勿助解者。從來未徹。夫氣與心內外顯微之間。耳強制其心。即暴戾其氣。凡涉有心。皆為助。長告子強制其心。雖勿求於氣。而自至於暴氣。若操其心以

求不助。便是閑其苗。不長而懼之者也。故不言操心。而但言心勿忘勿忘云者。存存惺惺之謂耳。但心常在。而不汨於氣。則從其所適。順理優游。皆是神明妙用。如明鏡照物。鏡不自照。必若矜持。以習定。反照以覓心。誰事以索理。厭動以貪靜。即是志壹而動氣。懼苗而害之也。皆未會勿忘之旨。

禪家以忘為無記。苟心忘。則落無記。若強記。則又落助長。勿忘云者。不忘而忘。不記而記也。助長。安莊生所謂心有曉。釋語謂之頭上安頭。過用。非勿忘之心也。告子強制。是過用其心。所以有宋人之病。而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五

金溪書院

為北宮孟施之養勇也。

體會得心。勿忘。即便是發。而皆中節之和。和即無往非中。儒者更教人觀未發之中。未發如何觀得。觀即是已發。即是助長。助長則不中。和即是振苗。即是暴氣。

釋氏欲空諸所有。以為明心於世間。名物安排。不下一切割棄。以為陰塵。而面壁觀想。自謂解脫。其實不勝艱難。結約之苦。函莽滅裂。芒芒一穴人耳。與勿忘勿助。迥隔聖道。語上而不離下。下即是上。語微而不離顯。顯即是微。人倫日用。平常易簡。動而不亂。顯而

不惡所以為勿忘勿助時中之妙用也

或謂心勿忘工夫甚難此誤以操心為勿忘故之心不可以操而望其常存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言操

之而暫行者舍之而即亡操未可常存焉可保故孟子但言養心存心不言操心操心如縛樹壓草使不

發生如原思克伐怨慾不行聖人猶以為難依此用心矜持矻等即是助長如佛氏斷緣息想與事物為

善刻厲以求不動真所謂掘苗而助之者矣我自有心在我自家腔子內何必如追放豚入筓而又招之

只如明鏡在臺無心應現何憚屢照隨事順理因時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六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六

制宜視聽言動以禮大小衆寡無慢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可也便是心勿忘豈必如世儒靜坐體認天理養出端倪如禪子手珠持偈念佛然後謂之勿忘乎如此強求焉得不難

或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即操與勿忘何別曰求放心乃所以為勿忘也告子惟恐忘故一切勿求所以為正助也此間大有逕庭人心神妙不測故能為萬化之宰焉能把持使終不出故學問之道放其心而知求告子不動心但操其心而使不放枯槁斷滅萬事墮壞何以為學問

有事而正勿忘勿助此時中命脉孟子願學孔子

二氏所以叛道祇為助長故素隱行怪備說而不可用惟仲尼不為已甚所以盡時中之道也

有事而不正所事則無時無處非事也不言操心而但言心勿忘則不忘而心若忘之也人倫日用間隨處有事即是心勿忘有事而又不正所事即是勿忘而又不助長也

集義養氣不是專求氣壯言集義只為暴氣對治方義所以化氣也陵厲為暴和順為集任氣為暴循理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七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七

為集掩取為暴真積為集此義與氣之分也是故順理從容則為君子任氣暴戾則為凶士非徒欲理直氣壯耳豈理直者而遂可悻悻自用乎

人心昏迷放佚祇為無事故必有事而後可以存心孔子言敏於事即是學而時習之孟子言必有事即是養氣一也有事又勿正所謂行所無事也勿忘又勿助所謂無行不與也善習靜者就動處習灰心靜坐便是二氏未有死其心為養心者心何嘗死得

卿相不任氣是勿正不怠荒是勿忘不欲速是勿助長斗筭不可大任故為田父之喻苗本生物豈可拔

之使長故為害苗之脅天下之助苗長者皆不...
而虛矯鋪張者也勿益而舍卽告子勿求于氣助之
長者事理不可而率意妄為豈但功業不建而名節
掃地甚者一朝之忿亡身喪家故為苗穉之喻大抵
天下事以氣任亦以氣敗不言氣則委靡頹廢而無
節操言氣則浮躁激昂而無涵養此有事而又勿正
所以振功利之頹風而舉北宮黜諸人以抑小丈夫
之悻悻也宋人小丈夫也以若人而當大任譬以蚤
苗山戰國處士之學皆是也告子宋人也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九 孟子章句上

其根而已故不見助而日長捥則傷其根矣詩云綿
綿其穗綿綿者詳審細密與行義相似正是勿忘勿
助之意
集義直養到浩然處則心體淨潔神明煥發自然極
深研極人情物理事變時宜無不通透尊德性之君
子自然道問學是非了然于胸擊畫如指諸掌口無
擇言聽無通耳言出成金石謀從如影響之謂知言
然不曰道德而曰言者道德宣于言而害是亂德莫
如言戰國處士橫議道術裂人心壞世亂紛紛起
于言知言卽知道德也言之發端甚微而末流滔者

善遠如墨子初言兼愛其流至于無父揚子初言
我其流至于無君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各因所言
其端而窮其委人心世道之機與衰補敝之宜洞如
觀火握之有成算行之有定理故能不動心凡七篇
之書皆是所知之言也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九 孟子章句上

既偏浸以放濫肆言不顧而為淫由其心之蔽日深
而至于陷也陷則顯與正叛而為難不復可合矣故
其辭遠于正而成邪邪則如逋賊亡命惟恐見執由
其心窮因流落無所依歸違理悖正其究未有不窮
者矣生心卽蔽陷難窮也不得于心不能集義直養
必有四者之病有此心則行此政行此政則天下國
家之事敗學術一差經制垂方世道民生受其殃從
古披天揭地之功皆成于一念之正而敗國亡家之
禍皆誤于一念之邪恒人觀其明不見其隱君子陳
其說卽究其端舉利害之跡索之幾微又發幾微之

窮斷之一言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斯四知者
知人之言而所自言亦可知惟集義勿忘勿助者能
之中庸所謂誠則明大學安而能慮者此也言至于
聖人不能易方為真知言自此終篇歷舉羣賢列聖
述其所言歸重于孔子即知言之實也

公孫丑引宰我子貢冉閔為問皆承知言為言語非
以養氣配德行也宰我子貢善說辭善應對之辭即
辭命也冉閔顏子善言德行善言心德之見于躬行
者也說辭與德行兩者皆言孔子兼之兼兩善之言
也辭命即善說辭不惟道德之言不敢任即說辭亦

孟子說解

卷五

手

公孫丑問

自謂不能也今孟子自謂知言正是道德之言不但
辭命耳任孔子之所不敢任故曰既聖

學不厭者義理融洽所以為智教不倦者道遠物衆
所以為仁即不厭不倦而信其智仁非由不厭不倦
造于智仁也智與知言一脉仁與養氣一脉孟子雖
不敢居聖而學問源流隱然可見實亦聖人矣

游夏輩得聖人之一體冉閔顏子全體皆具但不
光大故曰微如草木初生枝葉皆就但未右者之
蔭參天拂雲之盛耳若聖人則美而大而不化夫子
稱堯惟曰大達巷黨人稱夫子亦惟曰大全豈不

能大終是規規然如後世名真儒者皆是也安者止

于是之意姑舍是者欲進取也古人立志自不肯以
第一著讓人諸賢與孟子未敢擬優劣但觀孟子議
論正大學術精微發諸賢所未發夫子沒而其道益
光游夏諸賢無功而孟氏之功也夫子既賢于堯舜

則孟子不得不賢于游夏諸子此自任之意也
道者大小備全之殊伯夷之清伊尹之任皆有意備
主孔子任止久速無心即勿忘勿助浩然充塞天地
之軌範非獨用舍耳太和元氣與天載無殊是固不
可知之神元氣之祖羣言之宗也戰國時邪說橫行

孟子說解

卷五

三

公孫丑問

孟子獨能篤信推尊孔子于羣聖之上宰我子貢以
弟子尊師猶易而孟子未得為徒能斷然不疑益信
知言之學得于六籍者深也

君百里之地朝諸侯有天下則卿相不足道矣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不慊于心也與直養無
害應從古聖人履世功業皆從心生自反而縮守約

之大勇千古列聖同也同此則為聖賢異此則為邪
說於此不同不得為聖人矣以百里行仁義有天下
正是堯舜所以為賢百王之德政生民以來所常有
夷惠所皆能者也至于不階尺土一民師表萬世堯

舜不得不能自為祖述百王不得不能自為憲法
孔子之功德生民以來所未嘗有也

加加諸上位也霸王戰國時語以霸為王也不異猶
言尋常也動心謂責任重大心懷疑懼也禮四十四
強而仕孔子四十不惑孟賁古勇士勇而善奔曰賁
其姓同因借以贊孟子強之過人也是不難謂但以
不動心為主非難事也告子趙氏謂即浩生不害未
詳北宮姓勳名亦勇士也養勇養其勇耳絕氣為主
也膚體也撓屈也目逃目迴視也其體挺直不撓屈
其目疾視不轉動皆強梁之狀一毫言少也挫折辱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十一

捷輓扑也市朝人衆之地不受不受挫也禍穉通毛
布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儒服也壯士則短衣褐
寬博言賤且懦也萬乘之君天子也無嚴不畏憚也
天子且刺況諸侯乎惡聲怒言也反報也總承天子
諸侯禍夫而言惡聲必報不待挫也孟施舍亦勇二
姓名所養勇有所以養其勇者不純主氣漸近志也
不勝猶勝豫定之辭量敵後進料其可敵而後往也
慮勝後會謀其必勝而後戰也畏三軍畏為將也完
請敵之語下乃明已之不然也能無懼即視不勝猶
勝也猶諺云縱輸還贏他一著故謂之所養也子襄

曾子弟子夫子孔子也縮直也衣直縫曰縮檀弓云

冠縮縫是也惴懼也吾不惴言不得不懼也約要也
反已為要也不得于言有疑惑也勿求于心不思索
也不得於心內省疚也勿求于氣不動作也氣者運
動呼吸之屬志心所之也帥主也充備滿也至到也
次隨也持存養也無暴中和也壹偏勝也蹶顛仆也
趨疾行也浩然盛大流行之狀直養即無暴也心廣
體胖志氣和平是曰直養有慾則不剛而暴戾妄作
傷生伐性故曰害也配合也宜曰義行曰道無無道
義也餒困也無道義則氣不暢故曰餒和聚曰集掩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十二

蓋曰襲長裕曰生牽帥曰取所行合義則內不疚而
氣自暢素行不義一旦掩取則中割強而氣不舒矣
慊快足也告子以義為外則不知集義以求慊于心
未免襲取之敵無正謂不專主也忘昏惰也助長急
遽也三者皆不能養氣之病宋人宋國之人閔愛也
苗本生物故以喻直養掘它同掘起也芒芒無知貌
趨視言苗稿之速也知言因言知其本末也被偏也
蔽遮也淫放也陷沒也邪不正也離叛也遁匿也窮
困極也生於其心謂心有蔽陷離窮也因言以知其
心之病又知其行政之害又知其流禍天下國家之

其議論得其心曲諒其設施洞極其微之所深
所深知言也善為說辭善應對也善言德行善發探
德之行也孔子兼之兼兩言也辭命以辭相命也
周禮大祝六辭二曰命論語為命是也學不厭見道
深也故曰智教不倦愛人公也故曰仁有聖人之一
體得聖人之一節也具體而微全體皆得但未光大
也問所安問孟子所處也伯夷伊尹詳見論語不同
道二子各執一道也止不仕也久不速也朝諸侯有
天下言其德皆足以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皆自
反不縮之事仁義者立人之道直養之本浩然之氣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四

方不難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之原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謂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力何足恃乎聖
賢作用本乎人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得民心而已
強陵弱衆暴寡力可以為而不為湯文之事功孔孟
之道德皆本乎人心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以力謂倚仗富強仁如鋤強扶弱之類心本非仁詐
為行仁之事如五霸是也霸詳管晏章德謂道得于
己以所得者見諸行事如成湯不遁不殖彰信兆民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五

太甲曰天在德不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主皆知好榮惡辱而不知求榮免辱其本在豫豫莫如仁為仁先明政刑明政刑先用賢才苟無事而懷宴安用小人則虐政橫行刑罰不中憂辱死亡之道也禍患未至分陰可惜時可為而不為至于欲為而無時何嗟及矣

惡辱謂求興王而免敗亡也貴德則賤功利尊士則不用小人賢有德才有能位以長民職以治事閒暇平時也及是時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善亦惟日不足也明政刑節省刑薄斂非加綜覈之謂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十六 金鑑卷上

詩幽風鴟鴞之篇徹取也桑土桑想反也綢繆纏束也庸戶巢之出入處般遊貌教情也般樂則忘政刑怠教則不任賢才詩大雅文王篇永言長言也口言言則心不忘矣配命合天理也太甲逸書篇名今孔書有此辭孽孽同禍萌也旁生曰孽木斬而復生也故罪人謂孽連去也天作孽如商高宗雉雛鼎耳宋景公熒惑守心之類皆可脩德禳除者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皆悅而願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矣講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矣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道無異術惟除害安民耳害除則利興虐政除則仁政興王者作用明白正大歷歷可舉當時諸侯視為難事蓋功利成風苟不用游說之士不剝取小民則計無復之矣是以邪說暴行牢不可破天下嗷嗷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十七 金鑑卷上

如在水火若數者真能力行即是不世出之主不崇朝而措百姓于衽席天下向風故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而已俊秀爽也傑特出也或云過千人曰俊倍萬人曰傑市國中交易之處凡國中舍地皆曰廛市中之廛以居商賈也稅之居曰廛不征不稅其貨也法市官之法如平物價禁詐偽之類詳見周禮司市等職不廛不取其所居地稅也古者四郊四境皆設門關議出入以防姦宄後世因之征商旅也助井田之法八家助耕公田不稅私田也氓民之無田者新附之衆也

廛國中_之民居也夫謂一夫家長也里_即居也布泉也謂一夫國中所居之地泉也先王之世秋毫無所取于民雖百畝之田但借其力以助耕而不稅況正供之外肯苟取乎故關市與國中民居皆無稅也夫世關有征即今之鈔關也市有征即今之稅課也夫里有征即今之門攤也先王之世皆無也吏使也奉使曰吏奉行君命曰君吏奉行天命曰天吏廛者城居之通名市廛即今浮鋪無定主者貨居則官收其稅亦曰廛古者國中前為朝後為市市廛以居商賈公朝左右以居民亦曰廛即夫里之廛也廛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八

者纏也繞匝曰纏城中地狹猶言環堵也日月所次舍亦曰蹇言無常主也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邑居曰里二十五家也論語里仁為美古者一夫宅五畝其半在邑謂之夫里一夫所居也當世市廛有稅民居也亦有稅市廛之廛授商賈之居也不廛之廛不稅其地錢也廛無夫里之廛邑中民居也不征所居之布謂免其門攤錢也布即泉與錢同○氓吐同字从亡民之流亡來歸者周禮遂人以邑里安吐若是土著之民自有田何必以田安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有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不能者賊其君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九

三不可忍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好生人物同得此
生而在物為生氣在人為良心生則惡可已惡則不
忍不忍于人則為惻隱不忍于事則為羞惡為辭讓
為是非而惻隱最痛切所以仁為德之元善之長也
仁者人也人與人同體故不忍于人最切發于心顯
于事達于天下百行萬善皆生于不忍人之心如天
地有四時風雨雷霆無非為生物也秋冬收藏亦為
生長也所以天地惟元陽一炁陰即陽之靜虛者耳
四端惟一不忍羞惡辭讓是非皆苞孕惻隱內同流
并行以為不忍人之政成運掌之治不可缺一者也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一

公孫丑問上

惻隱以育民生羞惡以正民行辭讓以善民俗是非
以辨民偽故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足
以保四海也

不忍即惻隱然不云惻隱而云不忍者所以并冒四
端也無生之謂忍生生之謂不忍無生為肅殺無物
不消生生為苞孕無物不長若單言惻隱則偏為慈
愛言不忍者以明是心不生而生生而無生包四端
萬善非姑息慈悲而已者也

凡人心之靈有感斯通物來順應生生不息皆名不
忍不但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耳見孺子入井怵惕

三是不忍于人故為惻隱至于不善之感
可忍交際感而辭讓不可忍邪正感而是非不忍
皆天靈神知所謂火然泉達生生不已總謂不忍之
心人所以靈于萬物皆可以為堯舜者此也若感之
不過觸之不覺塊然行尸走肉則痿痺麻木謂之不
仁故曰非人也堯舜盛德大業不過仁義禮知四德
而不忍之發為惻隱便是仁足以容之端也發為羞
惡便是義足以執之端也發為辭讓便是禮足以敬
之端也發為是非便是智足以別之端也造始曰端
萌于方寸而顯于施為以至達于四海內外合一顯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二

公孫丑問上

微無間方為仁義禮智之全德聖人之能事畢也惻
隱四者初呈一隅擴而充之全體大用皆備則存乎
人故此四端與言性善殊此順推良心之不忍以放
于遠彼逆推人性之本善以反于初此云無則非人
言忍也彼云人皆有之言善也彼直言德以指其本
體此但言端以顯其作用故承之曰有是四端猶有
是四體言四端之能運治猶手足之能行持缺一不
能也

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即已拯救非空念也顯微無
聞其應神速所謂火始然泉始達莫知其所以然而

然過此以往初念不迷時時事如此便其
便是苟能充之先王惟此念不昧所以有心斯有
功加于四海桀紂盜跖見時亦驚悼轉念便
納交種種迷惑一星天理不知何在殘民害眾無不
為矣故良心以知為主最初一念即是知如子事父
母良心偶覺捐糜亦易所謂火然泉達也苟不迷此
心大舜曾參何難未幾妻子貨利迷心乃有不顧父
母之養為諸不孝之事者故曰不充足不足以事父母
○知即是不忍之心本來面目若不知便忍不忍即
知非二也無四端非人正為不知不知則良心死故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一

曰非人也知則有感必通常知則常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不可瞞迷火終不熄泉終不涸即是擴而充之
若不知即斷滅非先知而後擴充也擴者拓而開之
也充者積而滿之也私欲之可以昏吾知者不止納
交要譽惡聲三事攻取百途緣引交則真心喪而好
惡與人遠矣苟能收其放心神明常惺即滿腔皆惻
隱活活潑潑感而遂通參前倚衡蠻貊可行乃為知
皆擴而充之先王有是心斯有是政其道不過如此
或曰此智與是非之知何別曰擴充之知言其本覺
全體也是非之知言其發見一端也猶仁統四端亦

為一端實非二也

非所以納交三句即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惻隱一
齊呈露故下文以四端并承分看于不內交見羞惡
不要譽見辭讓惡聲見是非合看都無許多機詐即
羞惡無許多奔競即辭讓無許多矇昧即是非大凡
一端動即四端應一仁立即萬善從如人一身四體
相待為一體運掌之治非可姑息一念獨行也天理
周流變化時措左右逢源而後治功成故有四體之
喻常人昏昧放佚雖有萌芽之生枯之反覆存焉者
寡苟志氣清明則源頭活潑眾善輻湊擴而充之誰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三

能禦之皆知之力也若火二句申言知皆擴充之狀
所謂乍見之惻隱四端自其始言也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又極其終言也其始人皆可充其終人或
能充火始然榮榮一星能充即燎原矣泉始達涓涓
一滴能充即放海矣非有二充也
合容曰忍不忍迫切不可忍也人為同類痛癢相關
不忍之發于人尤切不忍人之心即不嗜殺人之心
也四端皆一不忍之心而不忍人之心為惻隱至誠
肫懇四端由此出昔程伯子謂謝顯道玩物喪志謝
汗出百赤程曰此是惻隱之心先王有是心斯有是

政節所謂火然泉達知皆擴充以達于四海者
見卒然遇見無心之頃也孺子稚子無心之頃
驚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皆有是心則其
往救可知納交三者言倉卒順應其心至公無暇計
較安排即下文云火始然泉始達自然而不可忍者
也內與納同納交猶言結好救此孺子則其父母必
德之也要譽求名也救此孺子則鄉黨朋友必稱之
也惡聲惡不仁之名目擊此孺子不救則人必惡其
不仁也然乍見時何暇計此良心自然所謂人皆有
也此雖聖人大公順應從容中道不能有加但聖人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四

日新不已衆人石火電光所以須知而能擴充也蓋
恥已也惡憎人也辭辭諸已也讓推與人也是知善
也非知不善也端始造也對及其至而言也四端能
運治係四海猶手足四體能行持即所謂才也四端
不能擴充由心昏迷銅蔽非才之罪人自賊害也知
覺也不迷曰知善念常惺達于事爲所謂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舉此加彼澤被四海即運掌之治也擴開
也充滿也始然始達即乍見之初所謂端也言始者
不忘其初也苟能充之要其終而言非充而又充也
不能充謂良心暫開旋閉也不足以事父母閉塞之

善節至近不能達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通馬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節前篇仁則樂不仁則辱之意七王殘民好殺以
求尊榮而亂亡接踵其求榮免恥之計左也未有脩
德行仁之主溫良樂易親賢愛人而不爲天下歸享
尊榮之福者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世主迷于策
士之術故孟子教以擇術無過於仁仁即惟恐傷人
上章所謂不忍人之心也能察識擴充即先王運掌
之治是曰安宅尊爵世主好戰亟功恣已殘民斬絕
一體命脉故不仁昏昧銅蔽故不智攘奪爭忿故無
禮寡廉鮮恥故不義如此則身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是爲人役即使席卷併吞而元氣已盡如羸人服
燥劑雖驕陽促壯而精神竭乏如七王秦帝國破身
亡妻子爲虜人役之恥又何加焉則蘇秦張儀吳起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五

亡妻子爲虜人役之恥又何加焉則蘇秦張儀吳起

孫賓商鞅范雎諸小人之術誤之而其君亦擇術不
慎以至於斯凡此小人皆不知正己反求之學捐根
本而務枝葉舍仁義道德而馳騫于功利欺人害人
以求取勝所以怨勝己而愈失之也故明主觀于射
而有正己反求之術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未可懂懂
於紛爭之場也

仁者生生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生寵綏
獨隆非人爵可比得此則首出庶物為聖為賢失此
則為盜賊禽獸不遠故曰天之尊爵與人役反安宅
與擇術應能居仁則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安土素位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六

金鑑卷三

無愧怍愛懼能靜能壽召和致祥所謂萬物一體天
下同歸求無憂辱死亡之患故曰安宅仁統四德而
人之不仁由于是非不明羞惡不奮故教之擇術以
破愚教之有恥以振懦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擇術則近乎智有恥則近乎勇能知勇則力行近乎
仁矣即中庸之意

矢人造矢者函人造甲者矢利則能殺人甲堅則能
衛人巫者祝鬼神常祈人生匠者作棺椁常利人死
所業既定立心遂差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人役猶
言禽獸盜竊也良心死天理絕衆惡歸所謂下流也

弓人恥為弓矢人恥為矢言以不仁為人役不得免
也正己反求謂脩德行仁如治人不親及其仁之類
○周禮有弓人矢人皆以工為役者亦有函人匠人
男巫女巫獨言恥為弓矢本其術傷人者言也夏官
司弓矢職下大夫二人其屬有繕人葉人皆中下士
弓有六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各為三等矢
有八枉矢絜矢殺矢矰矢鏃矢箛矢恒矢淳矢亦各
為三等春獻素秋獻成葉人書其等以觀工試其弓
矰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皆所以役之也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七

金鑑卷三

有大焉善與人同舍上已從人樂各取於人以為善自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
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士君子為學患心不虛不虛則不能好善即使好善
祇人我形迹間裒益所得其幾善者天下公理原無
窮善真好善則心同大虛惟見善不見人我我一耳
一目善行善言散見天下無窮人能我不能人之善
即同我我能人不能我之善即同人故在我者舍之
以從人而在人者取之以為我自明良師錫岳牧
下至深山野人江河沛流大舜所以稱濬哲聰

四達致治風動無非取於人者也夫所謂取者非取而無與也取而無與是徒知有取所謂取諸人者非徒取諸人也徒取諸人是無與於人大舜之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同爲善者也好問好察蓋天下之善合之已執中用中以天下之善還天下四方從欲遷善敏德而不知上以是風下以是象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大順大化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大舜有大焉以此非大于禹與子路之謂也

有過謂子路自有過善言謂人之言善善美于過故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六

孟子說解

拜甚于喜舍已謂不自用非有不善可舍也耕稼陶漁窮時也爲帝達時也好善無窮達也取人是與人卽論語子夏云舜舉臯陶不仁者遠之意

管子云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利之此所謂以所不利利人者也韓非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畝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京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罕淮南子云舜耕于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滿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

言手不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服坐於塗炭推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且裼夕裸聲程於我爾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援而止之而止者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卷三

四十七

孟子說解

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隘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隘故欲同天下于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于惡

惡人卽非君非友也立其朝且不屑而況肯事之與之言且不屑而況肯友之古者禮衣裳皆稱朝服塗泥也及墨也推推原伯夷之心也思伯夷自思也鄉人鄉里庸人非甚不肖者冠不正小失禮非惡也望望遠去貌浼汙也諸侯謂商末之諸侯尊貴人也善

不辭不往也。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居柳下。諡曰惠。諱論語不羞汙君非君亦事也。不卑小官小官亦仕也。進不隱賢必以道仕則不隱晦其才必盡其道言不自靳惜也。遺佚放棄也。爾為爾我為我界限分明。甚言不相關亦即所謂不易介也。露肉曰袒單衣曰裼裸裎亦體也皆無禮之狀。浼汙也。言人之不善無與于己也由由順適也。不自失正已也。援拔也。止留也。不屑去不足棄也。隘迫狹也。不恭簡玩也。柳下惠似寬而輕世傲物所謂南方之強也。不由不同道也。

孟子說解

卷三

五十一

少注

道者中而已矣

形容二子行事有加無已不立甚于不事不言甚于不反鄉人之冠不正未至于惡而亦去諸侯之善辭未為失禮而亦不受如此則視天下無一人可與者不亦隘而寡容乎伯夷欲為清非為隘也然不至於隘則清不極極清欲勿為隘不可得矣此亦一偏而君子不由也不隱賢必以道甚于不羞不卑遺佚阨窮則并汙君小官進亦不得矣袒裼裸裎辱尤甚遺佚阨窮由由與借又寬于不怨不憫援止而止又甚于與借至此則視天下無一人足較者不亦玩而不

恭乎柳下惠欲為和非為不恭也然非不恭則亦不極極和欲勿為不恭不可得矣此亦一偏而君子不由也大抵行造其極雖一偏亦不得不謂聖既而至于聖亦不能無所蔽二子雖絕德為百世師而君子不由者所願學孔子也故孟子當亂世有志安民而亦不苟合不見諸侯而亦非忘世伯夷惟隘故不食周粟柳下惠不恭故三黜不去君子所就三所去三非君不仕而終不屑就是一于去也汙君不羞而終不屑去是一于就也道惡于執一可以去則去可以就則就然後君子

孟子說解

卷三

五十二

少注

伯夷當紂之世隱居不仕紂本惡人也其去北海而歸周猶曰去其鄉人耳及適周遇文王而亦不仕迨武王而終不食祿死所以為隘柳下惠處春秋亂世而不去父母之邦為天下無邦不可勝去也天下無君不可勝蓋也天下其誰非流已者誰借而後已故鄰女亦可留而不以為嫌也其弟為大盜而不以為愛也謂之不恭又何辭焉

郝敬解

公孫五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

孟子說解

卷四

一

公孫五章句下

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章猶王好戰請以戰喻之意非專論戰也湯武未嘗不征伐而以得人心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富強之業土崩瓦解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何濟于敗亡乎故曰以下即仁者無敵挺撻秦楚之意申明不如人和也

兵家有天陣地陣人陣故借三者立名天時謂吉日良時如五行生旺之類地利謂地形便利據高乘險之類人和謂上下親睦三軍同心也三里七言小而易攻也環圍也圍攻不勝則必久久則必竭天時

矣委而去之言人心不和不肯為守也城限之義仁義也

天時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為十干支干合以配時日也金木水火土為五氣木王東方甲乙寅卯辰火王南方丙丁巳午未土王中央戊巳而寄于辰未戌丑之四季金王西方庚辛申酉戌水王北方壬癸亥子丑木火土金水又木此相生之序也木土水火金金又木此相尅之序也當事者為王王生者為相已退者為虛虛久者為孤孤虛即休囚也如春木王火相

孟子說解

卷四

二

公孫五章句下

水虛金孤夏火王土相木虛水孤餘故此皆緯稗之說雜而多端要之不越五行生尅而已兵家有天陣緣于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本謂出師在人心和協有律呂之象而周禮附會之謂大史抱天時大師附會以聽軍聲後世史官附會為律書云六律為音事根本兵械尤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於是七緯之情聽八風之動鑿五雲之候謂之天時孫子云天者陰陽寒暑時制此也○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註云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生

死則能勝敗之勢淮南子云破路津關大山名案
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千人弗
能過此謂地勢又曰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定煙斥
居高陵此善為地形也○曹高宗臨問諸州舉人曰
兵書有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員半千對曰天陣星宿
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臣愚謂不然師
出以義者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
謀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
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杜牧在孫子云
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巫咸甘氏石氏家史
孟子說解 卷四 三

六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克廣固
後魏太祖武帝討慕容麟甲子晦日遣軍大史令曰
紂以甲子亡帝曰武王不以甲子日勝乎遂戰破之
魏世祖征夏赫連昌于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
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大史進曰天不助人且避之
崔浩曰千里代人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
有常也進戰破之○鹽鐵論云吳有三江五河之難
而兼于越楚有方城漢水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陝
峭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之勝而奔于六卿齊有
泰山渤海而負于田常築紂有天下併于周秦王
孟子說解 卷四 四

墨梓慎禪龜之徒皆有著述察其旨皆歸本人人事如
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運二百年間常在乾方
福德常居鵠首乎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
明法令而致之手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
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筮不吉請還大
公曰天道鬼神不見不聞愚者拘之若乃好賢任能
舉事得時此不看時日而利不假卜筮而吉不禱祠
而福從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何為
不可朽草枯骨安可知乎焚龜折著率焚先渡遂滅
紂宋高祖圖慕容超于廣固將攻城諸將曰今日往

以六合困于陳涉非地不利無術以守之也楚鄒之
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鞬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
存者利不足恃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
地而深池所謂利兵者非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今
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行
三尺之刃亦細矣○昔之言險者關中左轂函右
蜀為四塞之固東向制諸侯如建瓴水楚漢以後爭
天下者輒長驅而西入關如履平地巴蜀劍門為
道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遂亡後主張德東都
賦云守位以仁不恃險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

與襟帶秦負阻于二關卒開項而受沛此之謂也
南子云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
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啻血朝不易位置不去肆
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
乘民之力而為去殘除賊人和之謂也即易之言師
出以律律者和也凡軍門曰和亦謂師克在和也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亦頌其和也孟子之說蓋出
于此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孟子說解 卷四 五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
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
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句云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孟子說解 卷四 六

如我欲王也景子曰否非此謂也
謂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與
天禮者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平曾子曰吾楚之宮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辭我以吾義吾何
憚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
違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上民莫如德為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姓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
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為道自重之意備見于此章是時齊王以孟子
為卿有師命非臣比也朱子謂賓師不以趨走承順
為恭未盡其心曲孟子心曲盡于大有為之君必有
所不召之臣二語所以自重欲齊王大有為耳蓋吾
道不尊則人不信從人主不能自屈則受教不篤戰
國策士言功利世主知功利不知仁義孟子抱仁義
之畧不得不自重當是時齊王養士稷下騶衍淳于

曰駭懼到之徒皆列上大夫而以奔走為恭孟子
愈不得不自重故不為臣不受祿不往召處邪世不
如此不足以立道德之表發賢主之謙光而成大有
為之君也古帝王惟舜承堯禹承舜繼治道同不須
有為武王父子兄弟聖賢家學相承可無須學焉之
臣如成湯造政自毫伊尹以匹夫三聘發跡道之
隆千古無兩故號阿衡阿倚也衡平也倚任取平尊
信之至太公遇武王亦尊為尚父然其道尚功與孟
氏畧異故不及而下及管仲何也管仲以其君霸桓
公且師事為仲父無異湯於尹此齊先王所習聞
孟子說解 卷四 七 全通並卷四下

之亦可得已也而云疾愈造朝是終無以悟三也
故不得已而宿于景丑氏以致其意于王使王知有
不召之臣為大有為之君耳景丑云不敬王者明指
不應召而孟子若為不知但稱堯舜之道以見師臣
者帝望王如王公之尊賢也不敢者敬之之辭此言
不敬陳者不召之臣所以敬君也後言不敢召者大
有為之君所以敬臣也此君臣主教異于景子所云
也景子引禮言應召是好臣所教之事為君臣主敬
之意孟子引曾子言仁義是學焉受教之事為堯舜
孟子說解 卷四 八 全通並卷四下

楚言以吾敵吾齒將何以敵吾德乎所以有德也
君學鳥受教就見而不敢召乃可與謀輔
事成大有為之君也獨舉湯伊尹者伊尹樂堯舜
之道使君為堯舜之君正乃非堯舜之道不陳者也
不勞而王言明良相得心一道同諫行言聽所謂聖
主得賢臣如鴻毛遇順風於王何有湯所以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桓公所以九合一匡異于地醜德齊者
皆師臣之力也

如就見謂擬欲就孟子見之也如猶擬也事與願違
之辭或曰如往也猶春秋如齊如晉之如不可以風

孟子說解

卷四

九

公孫丑問下

畏風寒也朝將視朝來早臨朝也造至也東郭氏齊
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子名季詳見孟子遺事采薪
之憂言病不能採薪謙辭也曲禮有疾辭曰某有負
薪之憂景丑亦齊大夫非此之謂言非仁義不與王
言之謂也禮云父召唯而不諾諾者應之徐唯者應
之疾宜與夫禮猶言似與夫禮也宜疑辭猶宜若小
然宜若無罪之宜豈謂是與言已聞命不果非如禮
所言之謂別有故也仁長善故敵富義高潔故敵賈
憚恨也是豈不義應上不敬非禮為不義也是或一
道應豈謂是與出于禮所言之外也三達尊

子之意申言之達通也通天下古今共尊也齒年亦
也人生與齒俱生俱彫故謂年為齒齒世雖替世道
也長民表帥衆民也德即仁義有諸已也斯世斯民
無仁義為輔翼長養則世道壞人類滅矣君子所以
居仁由義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邪
世不能亂即輔長之謂也有其一君有爵也慢其二
不敬齒德也將大有為待賢臣大有作為也所不召
有所召不敢召之道德也得道曰德行德曰道尊不
敢舉也樂不厭煩不苦難也學師事也臣委任也後
猶敬事後食之後言臣非所先必先承教後任用也

孟子說解

卷四

十

公孫丑問下

不勞者君臣相得言聽計從逸而有成也醜隣通類
也地醜國敵也德齊政同也尚過也好臣所教喜任
用所役使之人也所受教即所謂師命也不好臣謂
有虛名而無實意即不就見而召之類湯於伊尹
公於管仲以為師則虛心受教不敢召矣結上文言
大有為之君則有受教不召之臣所以不勞也
過地醜德齊者也管仲雖非伊尹比然桓公亦
師方今有臣過于管仲者而諷宣王不能為桓公
○大抵君尊臣卑大分定矣然卑而不伸則無以達
上尊而不詘則無以達下上下不交則泰道不成功

不說故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
尸則不臣也當其為師則不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郭隗告燕昭王曰帝者與
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者與役處詘指
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
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据杖賜
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呵籍叱咤則徒
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孟子說解 卷四 十一 公孫丑下

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
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秦去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
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嘗
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陳臻之問意重不取謂辭齊之兼金誠是也受宋薛
之餽無乃非乎孟子之意謂有處受之夫為不可無
處自當辭
受餽不重有辭而重有處惟我有處然後人
齊王之餽非無辭也孟子實無處也無處則

是以相贈耳是以貨餽也受之是受貨也取即受
如齊取燕之取以禮曰受以財曰取君子於財必有
所用之無所用則居貨而已史云奇貨可居孟王曰
貨字从貝化聲書云貿遷有無化居周禮云商賈阜
通貨賄取而無處徒積阿堵無用之物以為貨耳非
君子之事故不取也舊解云齊王以貨取孟子說者
謂如網取魚阱取獸之取夫交際恭也何至比網罟
陷阱意刻而險本謂有用則可受無用則不可以財
貨監取語明白而意平恕

孟子說解 卷四 十一 公孫丑下

兼金謂銀也金有五而銀直倍于銅鐵故曰兼金一
百即百鎰也鎰即兩也或云二十四兩為一金曰鎰
然則齊一餽二千四百兩薛小國一餽五百二十兩
豈其然乎詳巨室章前日之不受是百鎰太多也今
日之受非七十五亦非少也今日之受是尊者之
賜也前日之不受非尤尊者也贈行曰贖戒心戒備
不虞之心無處無事也以貨取以利受也
書云淮海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管子
云先王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
布為下幣爾雅黃金謂盞美者謂璆白金謂銀
美者謂鑠或云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

一斤爲一金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
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古錢貴而金
銀多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
伍則去社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音雷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
而不得則及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
孟子說解 卷四 十三

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章與王之臣託其妻子於友章義同歸責于齊王
非專責孔距心耳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能養民而
後無忝于君臣受君職爲君養其民而後無忝于臣
然未有有明君無良臣者君能行仁則臣不敢不盡
職失職則有誅今使其臣欲盡職而不得爲君之謂
何矣孟子誦距心于王不徒以距心知罪欲以非距
心所得爲一語達王見民失養臣失職由王失政也
所謂狗彘食人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不能
休養于平日又不能賑救于凶年謂非距心所得爲

非距心所得爲也不惟立視牛羊者之罪亦不
參牧者之罪也所以爲王誦之借士失伍以律大
夫失職又借大夫失職以律君失政也

平陸齊屬邑大夫邑大夫也諸侯稱王故邑宰皆稱
大夫平陸大夫卽孔距心也戟刃之有枝者持戟之
士爲大夫守衛者也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
罷去也大夫失職猶士失伍也凶年饑歲民死亡
之日言也非謂大夫盡職專在凶歲由平日失養使
然也羸瘦貌轉流徙也距心大夫自名也非所得爲
政由王也牧之養之也牧水草之地郊外隰草丘陵

孟子說解 卷四 十四

皆可爲牧也芻草也牧與芻謂牧地所生之草求向
牛羊主者求也立而視猶坐視也言旣不得牧又不
以牛羊還主立視饑死責距心不得盡職不去也邊
邑曰都周禮有甸稍縣都環王城外二百里曰甸三
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誦猶誦詩之誦
從容言之也

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六畜中駿馬多瘦牛亦瘦狗
亦細形雞瘦亦不至劣惟羊瘦則羸也通作彘玉彘
云喪容彘紫彘貌

孟子謂氓 彘 曰子之驛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

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齊人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齊人者則善矣所以自為齊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止更無他辭可託孟子自負五百名世不屑一官之守一言之責故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師也父兄也未可與齊人同日語也齊人借齊人以朝孟子孟子肝膈難盡言姑就不為臣解之若問何以

孟子說解

卷四

十五

齊人問

不為臣孟子自有說吾進退者已之進退關天下輕重與衆人之進退異也綽綽有餘正學孔子時中卒亦去耳但較為臣者稍得自由孔子亦未嘗三年淹非任意遷延之謂也

抵盡齊臣靈丘齊下邑士師獄官之長似猶是也言諫諍也齊人譏孟子言不用而不去與教齊人異也官守以官為守言責以言為責綽綽有餘亦寬也古者諷明齊人凡近臣皆得以所職盡言禮曰人臣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惟封疆之臣有土地人民之寄則為官守凡朝廷之臣為耳目心膂

言責也後世拾遺補缺之設言始有專官非古矣孟子為卿於齊出甲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齊人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齊人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齊王使親倖貴臣陪孟子遠行示優崇也然殊非孟子意君子甚自愛而王驪以王命朝夕親就孟子泛然相與終不言及行弔之事若初不為已來者齊滕往反少則旬日多則彌月當時若處之大倨小入必

孟子說解

卷四

十六

齊人問

生慈忿既與周旋安得不鄭重來意此等處極未容易既不與作緣又不使怨恨非聖賢無此力量觀其答公孫丑之言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渾然不露圭角便是善學孔子與公行子家解釋簡雖語意同或謂孟子有英氣非知孟子者為卿為客卿仕未受祿也出弔往弔喪也蓋齊邑名王驪齊大夫宣王倖臣食邑千蓋為輔行為介也朝暮見每日相接也行事即弔事也齊卿之位王驪位上大大夫也夫指有司也如聘禮士介賈人之屬既或治之言儀文禮物有治之者在可勿俟言也孟子本

不欲與禮侔此託辭耳

禮弔喪有含有禭有賙致命畢乃哭臨主賓拾踊成禮詳雜記凡弔弔生者也曲禮云知生者弔聘禮卿為使臣則大夫為上介士為衆介小國有事于大國則使卿行大夫為介宣王之世齊強而滕其所役使者耳滕有喪齊未必弔弔未必使卿孟子于齊王召見且不屈况肯為出使于小國乎蓋孟子自弔而是時齊方欲併滕故以私人同行或有所窺賊而然丑欲孟子與言行事亦欲為滕調和耳顧君子忠厚正直豈肯與權倖私而滕之得免于齊者豈亦以孟子

孟子說解

卷四

十七

大

之故與讀于此等處見聖賢人品高心術厚力量

大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蕞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肯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寫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私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克虞之問不為無意死者歸于朽耳雖石棺與衣薪

而必用佳木豈其未能免俗以為觀美

費可惜有墨道意孟子指孝子之心示之曰非直為觀美也必如是然後盡於心然後悅然後於心快君子每事崇儉為親則不惜費無禮固不敢恃財無財亦不得行禮若有禮有財而儉于親葬非人情不可用按孟子幼而喪父貧無以為禮及仕為齊卿喪母厚當世謂後葬踰前葬克虞之徒猶疑之蓋禮喪喪殺于父既薄則母不宜厚拘士之見也故孟子發得為有財之義樂正子謂前以士後以大夫貧富不同本此

孟子說解

卷四

十八

大

孟子魯人故葬歸于魯反齊拜王賜也蕞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敦守治也匠木工治棺槨者也事喪事也嚴急也請問也以已通甚也然疑辭古謂太古始為葬埋之時無度無定制也中古後聖制禮之時槨外棺障土者也稱之厚與棺等也堅厚父遠故盡人心不得謂禮制不得為也悅稱意也無財貧也比及也化死也自有入無曰化莊子云無怛化親近也木薄則土親近肌膚死者終未免銷化今肌膚未及于化無使土近之事死如生之至情也悛快也過此以往變化常理也自盡其心耳不以天下儉其親謂不

為世上惜物而薄葬吾親此得之為有財者也

或問孟子歸葬于魯時未幾也克處治木言前日耳

輒反于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

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

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禮之

賜拜于葬後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舍襚

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廬河也

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

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于廬

畢將遂去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

孟子說解 卷四 五

違之又罪萬章之徒脩文不善可謂逐臭李白左袒

臧倉者矣

孟母墓碑記云在鄒縣北二十里馬山之陽馬嶺其

封隆然岡阜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請社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諱魯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

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代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

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命天討唯奉天者得行之而其志歸于德有堯舜

之德然後可以禮受有湯武之德然後可以征伐子

噲子之非禪受之君齊王亦非征伐之主孟子所以

不謂燕不當伐亦不教齊王伐之也

沈同齊臣以其私問以已意問也如以王命問孟子

必詳告之矣子噲燕君名噲子之齊人仕為燕相蘇

代為齊說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

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

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子噲

違以國屬子之許由意王下篇子指沈同奉行天命

曰天受天下在民心殺父兄累妻子燕民不悅則是

齊本非天吏也殺人刑殺罪人也士師掌刑殺之官

也

堯舜官天下公也三王家天下亦非私也王者功德

在日世其子孫百世為王天道也民心也父子繼體

生民以來未之有改故曰非私也堯舜不以天下與

子噲舜禹也無舜禹而棄其子非舜禹而奪人之子

之天下皆私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難

燕噲之事其明鏡矣噲以此市其公孟子以此討其

私公則提福私則著禍

司馬遷作燕世家謂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本此章之

文世儒因謂孟子先仕宣王後仕湣王以此章伐燕

為湣王事以梁惠王下篇伐燕為宣王事以孟子作

于宣王薨後故稱湣王尚在故稱王又据世家以

燕易王初年齊宣王因燕喪伐取十城即梁惠王下

篇取燕之事非也宣王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已還

之矣諸侯何以又欲謀齊宣王自謂為乘之國伐萬

孟子說解

卷四

三

乘之國五旬而擊之正謂舉燕之七十餘城故孟子

謂齊倍地而不行仁政天下畏齊之強若止十城何

遂動天下兵又以此篇之王為湣王然則孟子終宣

王世未去齊至湣王朝乃致為臣則王不當云前日

願見而不可得孟子亦不遠云千里而見王前日子

里明指初自梁來謁宣王也史稱宣王喜文好士後

下則第幾士千人故聞孟子去而說見語時子中國

聖者情辭風旨誠是用為善之君孟子所為不忍遽

之師不待昭王發憤而湣王之禍已及宣王之季矣

罪人此也向使齊王信陳賈之諛終于取燕則諸侯

當勸君改過不當為君文過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地財貨自詒伊戚何可相比古之君子以下言陳賈

不思周公以天理人情愛兄而偶至于過齊王貪土

取燕而諸侯之謀中止也陳賈矯誣周公為王掩飾

諸侯果謀救燕燕民畔齊宣王慙悔所以終不敢盡

初齊宣王問孟子取燕孟子教以民情不悅則無取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

之辭

孟子說解

卷四

三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也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管

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為與周公執仁且智王曰惡鳥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人昨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道

管叔

之師不待昭王發憤而湣王之禍已及宣王之季矣

當是時七十餘城雖未盡歸燕而齊師已去燕燕
殘破猶可為國昭王所以得中興也是孟子一言存
召公之祀緩諸侯之兵而宣王悔過足用為善孟子
所以雖去齊猶憊憊也及宣王薨燕竟以諸侯報齊
潘王走死孟子於是為蚤見矣

初齊後燕勝之宣王欲遂滅燕孟子止之而王未即
聽燕人乃畔畔不附也所取燕七十餘城之人心思
故主也此正諸侯謀齊之日宣王悔不用孟子言所
以終不敢盡取燕也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武王弟
周公兄食邑于管監視也周公相武王誅紂立其子

孟子說解

卷四

三

公孫丑問

武庚于殷使管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為相管
叔流言毀公云將不利于王王疑公避去居東土二
年管叔以武庚叛成王與二公在內謀執管叔殺之
周公不知也事詳周書金縢大誥等篇聖人且有過
謂周公誤使管叔無先見之明也蓋管叔雖非公殺
之而管叔所以監殷則周公使之也陳賈援此解齊
王取燕致畔其誤同孟子言周公以弟信任允宜其
意料不及齊王明知燕民不悅貪暴取禍豈可相比
君子諷齊王也古之君子謂古之明君賢臣有過則
相與勸改也順從與也日月之食四句本于貢語解

語孟子引以贊周公也更重新也與改異聖人
無過可改人見人仰即上文不亦宜乎之意見古人
不文過詩唐棣書大誥靡誥萬世仰見聖人無私之
心若順則過遂成矣指取燕不肯妄老倪置君等事
陳賈不能匡救是順之也辭解說也

按周公無殺兄之事殺管叔者成王與二公也書金
縢大誥詩幽風小雅具在足徵也其說起于孔書蔡
仲之命非古也耳食相傳以為常談魯成季殺兄叔
牙而推為世勳晉叔向殺兄叔魚而許為遺直唐大
宗殺兄建成元吉號為英主小人從與骨肉相殘咸

孟子說解

卷四

十四

公孫丑問

曰大義滅親自周公始夫苟滅親矣何大義之有汗
曠先聖為千古兇殘口實誰作之伯哉詩云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此之謂也六經而下惟孟子近之使周
公果殺兄陳賈方媒孽公豈得不盡言孟子云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謂公疑且不忍也而況于殺之使公
殺兄而孟子為此語益重公之過矣烏得謂宜荀卿
稍後孟子其書亦謂周公殺管叔皆戰國處士橫議
如舜囚堯禹幽舜啓殺益之類而荀卿謂性惡故侮
聖人不足信也或問朱子云周公殺管叔時可調護
莫殺否朱子云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愚謂公

若在豈有不調護之理卽不得肆放亦行以不死觀
康誥戒率殺無逸戒譎張殺人不宜肆厥心大誥云
若兄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詩云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公蓋垂涕泣而道之
自恨不能救兄之意昭然簡冊奈何輩誓不見不聞
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
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
孟子說解 卷四 二十五

有所矜式子蓋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
哉子叔引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為卿向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經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
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仕齊之心詳見公孫丑當路章齊宣王天資朴
直好士故孟子思從容誨化相與有為而王終不能

用堯舜湯武之言改其與兵構怨之習伐燕之舉燕
人已畔邪臣方巧言蔽主歸咎于孟子之勸齊孟子
所以致為臣而去也齊王就見孟子辭雖欲自非
有詩人白駒繁雜之意遵大路執手之禮云豈此
得見則已信其必去矣其告時子亦無愛富惜省之
志徒欲使諸大夫國人矜式若謂孟子但可矜式而
不可實用也動稱萬鍾萬鍾不辨禮義而受正犯其
所不屑故發欲富龍斷之說小人在富貴可以利
祿廉潔子志在行道卿祿十萬不受欲王學焉受教
而以不用去又以萬鍾留辭多受寡雖求富亦不為
孟子說解 卷四 二十六

此矣王欲養弟子故託弟子以告苟孟子曰弟子謂
是使子弟為鄉導也昔者魯季氏叔氏皆求富貴者
而季孫之譏叔孫曰異哉子叔既疑君使已為政不
見信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于君側為鄉導是使
富貴無已也何異于賤丈夫龍斷罔利者之所為乎
使孟子為弟子而留足又一子叔耳王誠欲留孟子
但舉前日所陳於王前者沛然施行與兵構怨之舉
翻然改步則庶乎去志可回矣
致徐選也還其爵於君也前日指孟子未來齊之先
請于謁也願願見也時子齊臣中國國中也六石四

斗曰鍾矜敬也式法也陳子即陳臻孟子弟子十萬
卿祿之數季孫子叔皆魯桓公之後異哉怪歎辭疑
猶恐也不用魯君不信任也卿通作鄉與鄉同猶鄉
原之鄉為鄉道先容也私猶專也龍作壘長丘如防
也絕路曰斷為私壘斷絕行貨不令他往而登其上
以望來者如今牙儉接商之類極言其貪也交易曰
市有司市官也周禮地官司市等職是也治之治以
市官之法也賤丈夫專利之小人也斷而登之斷絕
去路登壘以望也左右拱望之狀賤鄙其貪也征徵
其貨也

孟子說解

卷四

二十七

金待是章下

按春秋傳十釜為鍾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
千石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齊祿未必多至此古所
謂鍾猶今言升斗後儒訓詁拘泥取足詳見論語子
華使齊章

卿之言鄉也貴近向君也古鄉向通用周禮天子六
卿治六鄉故卿字从自音香本作香从黍與鄉同曲
禮黍曰鄉合是也古人於所親愛輒稱卿取芳香意
今黎園曲稱女子為芳卿猶言芳鄰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去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
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不聽請勿後敢是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中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鞋長對者慮而不及子思
子絕長者子長者絕子乎

留行者亦是有心人非必叛據投轄但以言語絕止
所謂坐而言也臥而不應亦非惡之孟子之去良非
得已觀後章告尹士欲留亦是本心客當時所言想
亦無不是而孟子未即答故其人以為待己無不悅
而孟子哀曲難言借子思繆公事影響謂王未使留
來爾又不能勸王徒然留我會不為我

孟子說解

卷四

二十八

金待是章下

臥而不應乎

晝齊西南近邑地有澧水漢有澧清侯是也有為王
留行者王不留而有人為王留之也坐而言其人自
言也不應孟子不答也隱穩通或作穩依也几坐具
所以憑齊宿齊戒越宿言敬也請勿復敢見者起而
告退之辭泄柳中詳二人名魯穆公嘗使人留子思
故子思嘗有人于繆公前留泄柳中詳故泄柳中詳
亦謂今留行者皆不然何以留孟子乎絕者不相
之意隱几不應是絕其人也無因強是絕其者
○後章尹士勸孟子行此章其人欲孟子留人皆

有見焉雷者有好賢之意勸去者有憤時之心

魯公元公子名顯古繆穆字通魯魯公秦魯公漢

穆生俱作繆謚法字情見貌曰穆名與實真曰繆意

正相反說者謂借字不借義按魯穆公好賢而不用

子思秦穆公殺相良而思一个臣所謂中情見貌者

正是名與實裏者也所以為繆何謂不借義按孔

子云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公曰天下之君

亦猶寡人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

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言之

過也又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

孟子說解

卷四

二十九

公孫丑章句

以謂子之藤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

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言焉且疑

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

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

矣又何疑焉又檀弓天旱穆公欲暴庭巫然則穆公

之為穆不為不繆矣安得謂之不借義

子思名後孔子孫孔鯉子達而子而受業子曾子

年十六而宋大夫樂朔與之論書不合曰孺子辱

君使人用而攻之宋君救而免子思曰文王於姜里

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

是撰中庶之書四十九篇魯繆公嘗欲用以為相

曰為相而不得行其道相之恥也不受去道衛繆袍

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道以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曰吾不

忍以身為溝壑已而及魯教授徒數百人生子白字

子上○世柳魯繆公時賢人申詳鄭玄謂為子張子

申詳音與顯孫聲相近難據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

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如滯也士則茲不悅高

孟子說解

卷四

三十

公孫丑章句

子以告曰夫尹士惡鳥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道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畫

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及予夫

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

三哉王向爾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少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

以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國也

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齊王不用孟子之事俱見前篇如保民之術治政之

政無一見請施行用人則好臣所教如王驪陳賈便

鑿之擊義賢不過國中館穀如魏門也。孟子望
王為堯舜湯武而王盤樂怠散久而不覺至于成燕
一事尤不改與兵構怨之習燕人已叛而邪臣猶為
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矣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援止
猶可而王不悟于是長往而猶不絕去後之望愛君
愛國忠厚惻怛之意。論然仲尼家法也尹士不悅良
為孟子增氣有沮溺荷蕢之風其言三端重濡滯一
端故云茲不悅前二端一不明一干澤已為孟子解
釋千里見王望之厚難責以不明不遇故去若干澤
豈肯去此心迹易明惟有三宿出畫難解君子見幾
孟子記解 卷四 三十一 金孫孟切下
而作不俟怒曰何其戀戀如此蓋有見于接濟之速
而不察其遷遞之心齊雖非父母之邦而君有為善
之資故孟子亦就濡滯一邊分疏已意
尹士齊人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
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願望也
于求也濡滯也千里見王言來之決也三宿而後
出畫言去之緩也濡滯緩意茲不悅指濡滯也高子
孟子弟子由猶同發政施仁勿與兵構怨則齊與天
下之民俱安指伐燕之事也悻悻怒意窮日之力自
朝至夕也

孟子去齊左宣王伐燕後滑王之禍實起于此。王
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然宣王雖能聽
不盡取燕所以禍不及身孟子謂王猶足用為善
予則齊民安正謂此也
禮緯云三諫待放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諍若言有罪
放之也待放冀君用其言耳臣待于郊示不欲去也
其祿三二收之一畱與妻子使終宗廟賜之環則友
賜之玦則去明君子有恥也孟子三宿出畫亦古人
待放之意
此高子與言小弁之高叟為兩人此孟子門人嘗與
孟子記解 卷四 三十一 金孫孟切下
論山徑者也小弁之高子即詩周頌絲衣序所引言
靈星之尸者子夏之門人也說詳告子下篇
孟子去齊克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定計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計也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
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去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何為不豫哉
君子誠不怨天不尤人至于天喪人窮而漫不
則是盪斯世斯民于度外矣疾痛在躬安能愁哉

己乎平日樂道臨時未免憂道平日樂天臨事未免畏天故曰彼一時此一時年數不過五百今且七百天下皇皇翹首望明王之出而世方騫于功利仁義道德屏不得試禍亂紛紛息肩之期尚遠生民則憊悶然如痲痺在身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僕天欲平治天下有王者作我自爲名世何爲不豫乎有名世而一得一世王者所以不豫耳

路問路中問也豫悅也不怨不尤引所聞以寬孟子之憂非爲齊也名世謂道德事功著名當世如臯夔伊周是也數過時可見汲汲有爲之意吾何爲不豫

孟子說解 卷四 三十三 金鑰匙

豫哉者言必如是而始豫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休崇皆地名士既委質爲臣然後食人之祿孟子在戰國自負甚重未肯輕爲人臣故不肯苟受祿卽下篇所謂不託於諸侯也稷下諸人不事事而食叨奉養卽前章所謂欲富者齊王欲祿孟子必學焉後臣諫行言聽然後可否則君子豈受其餌所以與稷下諸人異也見王退而有去志知終非大有爲之主也

又受祿受祿而不終留皆嫌于變故不受也齊王以客卿待孟子有師事之命卽史所謂不注而議論亦虛拘之禮也然禮貌未衰且未可請去久留于齊以此卽前章我無官守言責進退有餘裕者也朱註謂國被兵非也孟子以伐燕去正爲興兵耳

自致爲臣以下數章有次第始致臣而去王知所以留猶可無去萬鍾大非孟子意遂行三宿于畫猶望王追而王不追故客有爲王留者又有疑孟子不速去者不知孟子去非得已在路與克虞言愛世之情

孟子說解 卷四 三十四 金鑰匙

既去居休與公孫丑論始終去就之道惟不苟祿不爲臣所以行止自如雖有十萬萬鍾何足以縻之齊地十二古稱東秦當世七國易王者西有秦東有齊中原有魏孟子產于東土故惓惓齊梁而梁惠王晚年摧頽所注意惟齊故居梁曰少居齊日多齊不受祿梁可知矣仕而不受祿千古惟孟氏一人伯夷之清不尺言矣

孟子說解卷四終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胤諫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百眩縣厥疾不瘳抽

孟子說解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道性善非空言也欲世子知皆擴而充之脩德行道而為聖賢濟世安民而為明主也世子儲養方新宗社生民待以為君故以性善導之而放口必稱堯舜者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性統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善堯舜亦不過先得之耳世子喜聞善言故自楚來見非必懷疑而孟子因其再見申致前說以丁寧之也道一者聖凡一性也性一善也歷舉成胤諸人之言激勵世子使法堯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有志濟民節五六十里之國亦可以試其如天好生之仁不論聖凡古今不拘家國天下人

無染家勢無小大存乎為之而已所以為道一也

性善無形迹堯舜德業即是影像人性至善堯舜惟

止于至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故曰道一也成胤三子

所以男子自負者亦有見于人性本源也此世道窳

繁下章喪禮并田學校皆由此出洗滌源頭即是良

藥蓋人心世道壞祇因不肯為堯舜以堯舜為絕德

祇因不求諸性習染沈痼無苦口之藥不得收回生

之功故引書言與眩而後疾瘳早已為世子慮矣下

章父兄百官阻其行禮許行陳相害其仁政孟子於

喪禮曰是在世子於井田曰子力行之皆眩眩之意

孟子說解

卷五

二

滕文公章句上

言性善而終于為國正是顯微一原之道子思中庸

之旨非偏上空虛之譚也

文公定公子也世子太子也古世與大通楚宋二國

詳論諸賢孟子向宋滕道楚路經宋故世子就見道

言也性生理也善純良也稱舉也每論事必舉堯舜

見聖人與人同所以為性善也道一謂性善同也成

胤人姓名彼指聖賢丈夫猶言大人積又為文男子

之稱公明姓儀名魯賢人文王我師周公皆有是語

然在周公幼而在衆人難公明儀能篤信所以為賢

也善國國有善政善教也書佚書今孔書說命有此

一瞑眩飲藥昏憤之狀瘳愈也良藥苦口利于病也
○朱子云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第一義信得
及直下便是聖賢無一毫人欲做得病痛恐人信不
及故說第二節工夫引成嘍顏淵公明儀教人勇猛
發憤日肩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
法按朱子此言與解大學格致入門之說殊王陽明
謂之晚年定論其實日用即第一義言第一第二亦
與孟子道一之旨矣

道一即性善也惟一無對所謂元善之長即繼之成
性者也萬有同根是謂至善不與惡作對與惡作對

孟子說解

卷五

三

滕定公章句

乃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者也佛氏云萬法歸一蹈襲
此義但聖賢言一即萬為一自然而非混同佛老言
一執一廢萬離漸以求頓悟故佛老以絕學無為為
見性聖賢以盡人盡物為盡性以明德親民為至善
故聖人言下學而上達二氏專言上達至以勤脩福
利布施因果為善則愈荒陋而不可用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管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上疏之服軒也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共之然友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歎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

孟子說解

卷五

四

滕定公章句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及命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
者大悅

此章即性善道一堯舜可為之實世子遭大喪之道

一之言勤之鄒之問蓋自春秋諸侯居喪親迎迎會

征伐越縵而行事喪紀廢壞已久堯舜之道本於性

己此為仁初幾保民遷治移風易俗之本滕世之性

性善為志力行孟子極力主張排父兄百官之習使

身先風下人心感化臣民胥悅性善堯舜可為茲非

明徵與使於井田學校之政皆為志力行不為禮說所播則勝其庶幾矣又使齊梁之君皆能篤信如勝世子於王何有乎

滕定公勝文公父也然友文公傅也世子即文公也言于宋即恁意竟辭之言也心終不忘性善有會于心也良心之動于親喪最切行事行喪禮也不亦善乎者勝世子受教良心不泯也自盡自然盡心非由強也時喪禮久廢善世子能循禮自盡為孝子也生事以禮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以禮如辨踊哭泣哀以送之下其宅兆而安居之類祭之以

孟子說解

卷五

五

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篋簋而薦獻之類三年之喪喪服經三年二十七月而除也衣下邊曰齊一作齋凡衣裳皆有齊喪服為父斬為母緝皆齊也疏麻布也飭饘同糜粥也禮親喪三日孝子之粥既葬疏食自天子達于庶人貴賤一也三代古今一也定為三年之喪受孟子之教也父兄姓諸臣魯與滕皆出自文王魯周公後滕叔緜後周公為長故宗魯謂之宗國也春秋五霸盟會征伐無常故諸侯親喪不得終三年又如魯文公禫未而議婚宣公喪未期而逝女皆衰世之事而勝父兄

百官引以為常疑三年難行故曰不可也志記也記

先代行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是也曰世子言也吾世子自謂也有所受之受于孟子也知父兄百官不足而緣昔在宋之言及今然友之間折衷於大賢定為三年之喪故曰有所受之使然友再問者愛父兄百官阻格而求盡一之策非復問三年行止也恐不能盡恐羣情不附不成禮也大事即親喪之事世子之意求諸人不知人性同善而表帥在上仁孝之心有感必通嗣君致其哀痛則梗化之輩消故曰不可以他求言當求諸已也歡飲也墨黑色深甚也禮

孟子說解

卷五

六

居喪無容面垢色黑傳曰肉食者無墨居喪不肉食故墨也即位就嗣君孝子之位也有司執喪事諸臣也先之謂嗣君先諸臣盡哀也偃仰承也廬倚木于廬外為廬嗣君新喪所居也諸侯殯五月而後葬未有命戒不出號令也禮大喪記云父母喪居倚廬非喪事不言即所謂亮陰也族人即百官之同姓者向言不可今皆以為可也謂曰知謂世子知禮也四方來觀諸侯之使來會葬者也顏色戚哭泣哀謂世子也弔者大悅悅其孝也弔者哀而能悅所謂下必有其者也

世子行三年之喪已決於初問其母問惟憂父兄百官不同心故孟子先告以上下通行之禮後教世子自盡其哀人性五常備而惻隱最先仁體萬物而親喪尤切立人之本無感不通也

禮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泣不絕聲飲粥朝一盜无米夕一盜米寢不脫經帶既虞剪屏杜相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倚廬立于既殮毀于既練天子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期月餘詳論語○按儀禮十七篇唯喪最詳孟子告滕世子未嘗一

孟子說解

卷五

七

滕文公第九

舉之可知聖人制禮立其經君子學禮識其大人性皆善堯舜可為大本既立酌人情因世變雖先王未之有者皆可以義起也是故孔孟之言禮一也曰義以善其禮以行之非禮之禮大人弗為三年之喪齊疏食水飲之外其他變通損益在人苟合乎義勿拂乎經節諸人心而安皆先王之禮也漢文帝賢主也遺詔吏民除三年喪以月易日死者謙讓以便生者是一也也景帝遂冒用其文自短其喪嗣君失禮矣魯先帝乎晉武帝既葬除服而蔬食哀毀如故羊祜欲贊成之而傅玄謂天下既除主上不除是但

有父子無君臣平不行所僑通備如此烏足與言禮義乎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陶豳其業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湯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閭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樂各粒米狼戾利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瞻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

孟子說解

卷五

八

滕文公第九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
焉無若之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
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孟子說解 卷五 九

世尚惟有民生民生安則天下定天立司牧為民耳
聖賢經世為民耳世主君高忘卑故孟子一言醒天
下萬世為人君者曰民事不可緩也戰國之民苦于
橫徵故詳言分田制祿分田為小人制祿為君子而
意重在小人小人安則君子攸賴小人失養由于取
民無制取民無制由于貢法濫行粟米布縷一切取
諸民間至江求無常侵牟無已必行助法置公田使
上下公私各有定制君子之養惟取諸公田飽豐歡
多寡以公田之入待公家之用秋毫無所須于民然

後可杜浸漁之端塞貪暴之路此三代之行也
今日之急務也蓋井田之來遠矣夏后氏全六一一
田五十畝而納五畝之稅於公是全貢自民也謂之
貢殷人每夫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公家自收其入
無所預于民但借八家之力助耕謂之助周人于平
地可井者用殷法于迫隘地不可井者用夏法照數
每夫田百畝耕則八家通力合作收則公私計畝均
分謂之徹徹者通也遠邇通融豐儉一體上下無偏
枯之患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不足即通之義其實皆助也地不可井依助成賦

孟子說解 卷五 十
以通助之權也及周衰徹法壞而取民專以貢如龍
子所云者非夏后氏之舊矣假貢之名壞助與徹之
實而民始不堪然阡陌未盡壞疆理猶可尋孟子所
以勸滕井田行助其實即周之徹不言徹者徹壞由
井地不均貢而不助故言助意主井也下文請野九
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為徹法甚明世祿以養
君子由公田出助既不行而有世祿是皆取諸民而
賦愈重矣故有世祿尤不可無助觀周詩歌公田周
亦井徹亦助愈明也既用三代養民之法即可以與
三代教民之化蓋井田與學校相因井田設則民情

比屋有均和之風如下文同井親睦遠居而教
善自恒產所以必不可無助法所以當行也

古者六尺為步寬一步長百步為畝畝百為夫三夫

長三百步為里四方皆三百步為方一里中畫為井

界為九區區百畝此法非自周人始也唐虞以前黃

帝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井制兵兵法八陣皆從井

出韋昭云書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八宅是也至

禹盡力溝洫瘠畝距川而井制大備三代地皆井

稅皆什一而畝有五十七十百畝不同者非代易經

界也以尺步有大小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

孟子說解 卷五 士 經文卷五上

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

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十六分有奇則是周尺小于

殷尺殷尺又小于夏夏五十畝可當殷七十畝殷七

十畝可當周百畝地不增而步縮則畝贏非夏之貢

無井也朱子疑溝澮難改謂孟子未親見傳聞難信

非也時阡陌未開何為未見

朱子解庠序校為鄉學學為國學果爾養老習射校

士皆于鄉而國學安所用之鄭玄解禮謂周兼立三

代之學諺也庠序校便是學養老習射校士總之皆

學以明人倫而已矣三代學宮雖異名教學無二道

故曰學則三代共之非分鄉國之謂也明人論

三代所共之學學校二字恒稱庠序學校在國中為

國學在郊遠為鄉學在王畿為國學在侯國為鄉學

如必分而言之是夏但教而不射殷但射而不養周

但養而不教不射鄉學教養習射而國學獨泛然無

所事乎養以養育賢才為義三老五更之說不見于

詩書載記有之難據也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亦謂隨處設學耳豈黨獨設周學而街術

獨設設學乎未可通矣

世祿周制也公田殷法也然世祿則必授之田使世

子說解 卷五 士 經文卷五上

守為食邑即是公田周惟有公田故有世祿滕行世

祿而不助則無公田世祿安所取給亦橫斂之民耳

故引詩言周亦助見君子之養取諸公田三代同也

畢賦問井地首教以正經界者賦法壞由公私不

明也假公剝私故民受病行井地本為制公田以紓

民困若又苟且模糊界限不正則舊敝復滋所以前

致文公急民事在行助法後教畢賦行井地在正經

界務使公私有定限不得侵牟小民此孟子惓惓救

時之意所謂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者此也請野九一而助謂井地分公田四

境皆然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百之一耳卽周人之微也微以助爲主國中自賦以濟助之不及國中多城池圍園壇舍林麓不可爲井但依法授田使民自賦若園中地寬平可井者實亦未嘗不井也若野外地險隘低邪不可井者實亦未嘗不井也此卽所謂潤澤之意九一以井田之區數論什一以收入之分數論九一者九區中一區爲公田什一者什分中一分爲公賦君子之祿公家之費皆自公田公賦出更不外取諸民而民庶幾休息矣使自賦使民自輸稅對助而不稅者言助則官自收公田之入而民無賦不助則使自賦于公而什取其一比于助分數更減者野在四郊外費轉輸助借其力則九一不爲勞賦分其有卽什一已爲多故先王之賦無復有過十一者矣圭田餘夫之田或取諸九一什一之中或取諸九一什一之外亦無明法但云五十畝二十五畝是皆自井地一區百畝中出也百畝兩之則五十畝也四之則二十五畝也畧言其田與數如此所當潤澤者皆此類死徙無出鄉同井親睦皆行助之效也先公從私助法之美意也

野九一國中什一非以遠近對舉也九一言其區什

孟子說解

卷五

十三

滕文公上

一言其稅本欲助而不稅所以使民自賦亦爲濟助之不通耳國中句不重賦重什一言不得已使之自賦止于什一堯舜以來中制也萬取千千取百上取下下取上皆不違此所謂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樂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貉也先王無什一以外之賦非園中一賦野外又一賦也此二語爲行井地之要先王所爲潤澤之意周禮小司徒掌近郊六鄉之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六鄉之法卽孟子所謂國中也而亦併言井則是國中未嘗不井也又遠人掌遠郊六遂之地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六遂之法卽孟子所謂野也而亦言溝洫溝洫卽井也小司徒言田不言溝洫于遠人詳之以國中不備溝洫也遠人言溝洫不言井田于小司徒詳之以溝洫卽井田也鄭康成謂小司徒之井爲都鄙用助謂遠人之溝洫爲鄉遂用貢而以考工記匠人之溝洫爲小司徒之井與遠人異朱子因之謂十夫與八家終不可合拘泥多端按周禮已難盡信而又加牽攀

孟子說解

卷五

十四

滕文公上

之說愈不足究唯孟子之言為正

四海九州之地古今同也三代豈能易之皆本三
立法變通推廣殷都中原地平衍可井故先助昔四
方地不可井雖殷亦豈得不使民自賦乎夏都安邑
卽今山西平陽周都岐豐卽今陝西西安地兼險夷
故或貢或徹至于平地可井何嘗不助貢以權助通
變隨時三代皆然非助定在野外賦定在國中滕
地五十里卽今山東滕縣四野平壤惟有國中城郭
小礙至于齊地亦教以九一文王治岐亦九一周齊
之地皆兼險夷故行助須變通潤澤兩字非獨為滕
孟子說解 卷五 十五 滕文公上

賈乃萬世法古之要故治地無如周之徹為通矣易
曰往來不窮之謂通通卽潤澤也通于徹則井地萬
世可行深山窮谷亦可行如鄭康成輩膠固之說雖
中原亦未可行也

此章為人君言意重在小人下許行章為小人言意
重在君子道本相須立言各有所主
民事謂制產授田之事緩猶慢也詩豳風七月之篇
引以見民事之當急也晝日也于往也于茅往取茅
草也宵夜也索繩也絢絞也取茅以葺屋絞繩以束
茅亟急也乘升也升屋補葺之也急升其屋脩治恐

農事將始不暇及屋也言民治生之業也恒心守之

所以不可緩之也恒產常生之業也恒心守之
也罔陷也退讓曰恭樽節曰儉禮下守禮讓下不驕
亢也卽匹夫勝予之意如此則取民自有制無厚斂
求富之事矣陽虎卽陽貨魯季氏之叛臣不恭不儉
為富不仁引以示非也夏受禪故稱后后君也分族
曰氏殷周征伐故稱人相敵曰人也五十謂一夫授
田五十畝下供上曰貢五十畝供五畝之稅也殷人
始為井地一夫授田七十畝不責供稅但使出力助
耕公田周人用殷之助而於地不可井者以貢通之

孟子說解 卷五 十六 滕文公上

使遠近上一體曰徹徹通也三代制賦之名異而
計賦之實同故曰皆什一也藉與借同借民力也龍
子古賢人莫不善于貢者後世之貢非禹之初也禹
貢之初無有不善衰世濫取溢額託名為貢如龍子
所言孟子引以見當時諸侯聚斂由助法不行公私
不明所謂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者也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謂酌量豐歉之間未為定數也狼戾猶狼藉放
散之貌糞田不足謂收入之薄不足償墾田之費也
取盈取滿常數也矜矜恨視也勤勤勞苦也稱告也
貸借也益之補足取盈之數也世祿功臣子孫世以

養之者也。世祿必自公田出。惟助有公田無公田。而行世祿則有加賦于民耳。皆當時所謂貢也。周自文王耕者九一。故仕者世祿。二法相表裏。昭代已行。不獨殷也。觀小雅大田之詩。則知周之徹亦即殷之助也。序學校皆古之學宮名。教士之所也。助法行。學校可興。所謂有恒產有恒心也。庠言養者。養士育材也。校言教者。較量進益也。序言射者。射禮揖讓有次序也。三代之學名雖異。而所學之事一。一者何也。明倫也。養教射皆申之以孝悌之義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助行民富而可教也。王者取法謂井。

孟子說解 卷五 十七

田為王道也。新子之國良法久廢。今更新也。國新則天命亦新也。是戰勝臣也。使文公使也。經界經理其疆界。即井田之溝塗也。經界亡則井田廢。徹法壞而公私無制。民所以受暴君汙吏之害也。分田分私田以授野人。制祿制公田以養君子。使公私不相侵也。請勸諭之。薛野謂四郊外達于四境也。九一。九區為私。一區為公也。助行助法也。國中謂四郊內近城郭。民居稠密地不可井。則什一而稅。使民各自耕種。輸稅于公以補助之。不通。即徹也。卿以下大夫士也。圭田祭田也。圭與錫通。潔也。錫潔以祭也。士虞禮饗辭。

而哀薦之是也。三十畝一區。百畝之半也。貧者家長為一夫。及父季。妻子五口。或八口。若有餘。未後田是餘夫也。二十五畝一區。四分之一也。死葬地也。徒受田易居也。鄉。術方也。言皆不出此一方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田同井。謂一鄉之田共井之家也。友伴侶也。守防護也。或探候也。百姓親睦。行助之益也。方里而井。井地之式也。所以別野人明事上之義也。畧如畧地之畧。邊界也。大畧謂有邊而未盡中也。潤澤溫潤滑澤。言不膠固以便民也。舊。敝更。新亦潤澤也。

孟子說解 卷五 十八

孟子勸時君行井田之意。盡于取民有制一語。其告畢戰。井地盡于仁政。自經界一語。蓋有公田然後可無取于民。公私界定。然後官不得侵民。此憐憫之意。乃若古八為井。田本徹以天下。田均天下之民。使貧富適中。一里一井。則地易數。一區百畝。則田易分。中公外私。則賦易定。至便也。雖然。壯而授田。老而還官。死徙無常。消長不一。收授之際。亦甚煩瑣。大抵民不得自有其田。官制其子。奪猶今富家以田佃人。變置予奪。悉由主者。天子以一人理天下。其勢難。周惟上古封建。離九州為萬國。小者不過家。三代以還。至

周者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開方不過田萬井其
次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開方不過五六千井地不多
而夫家有限君臣相與世守之形勢險易阡陌向背
道里遠近皆所熟習歲入之豐歉人民之移徙老少
之存亡版圖易變而奸蔽無所容故古國小而法行
易也至周已繁矣兼為十二又合為七度地數千里
料民動數百萬欲綜覈無遺不亦難乎惟滕地五十
里四境無山川之藥可以一試先王之法為諸侯先
故曰為王者師若齊楚大國非卓然有禹湯文武之
君不能行此而當時去古未遠先王疆理之蹟在迨

孟子說解

卷五

九

滕文公上

秦罷侯置守阡陌盡開舊制盡沒而欲責郡邑守令
奪民見在之田行久曠之法雖孟子復生無如之何
矣今沿襲世遠無田者日多貧富相懸欲計口分田
反古愈難必不得已如先正所議限名田法或可少
救偏枯之萬一是在為政者潤澤之而已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
方之間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為氓前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類耜似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聚斂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
易粟者豈為厲農夫故且許子何不為陶冶句舍皆取
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孟子說解

卷五

三

滕文公上

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
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羣
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禹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
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上深入而注諸海決汝滎入而注諸海
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

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
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又愛之使契薛禹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放勳曰勞苦之來結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教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堯
以不得舜為已愛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
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
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孟子說解 卷五 二二

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
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曾子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
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
尺之童通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價相若麻纒
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
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徒洗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臣履小履
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者也惡能
治國家
孟子說解 卷五 二二

分職開物成務及周公孔子化民成俗之道見中國所以異夷狄者皆賴君子之功也從古中天之治自堯舜開孔子刪書始唐虞舍唐虞譚神農無稽之言也世教大規模在或勞心七語堯舜亦惟依此行通章語分三項一是闢許行並耕一是責陳相學許行一是闢許行同市價並耕之說自迂僻難通但不窮其辯不足以服其心而破好信者之惑欲辯治不能兼耕借農不能兼工比種粟而食是許行本業而問其衣冠器用之所從來皆取諸工則是農與工已不能相兼況以一人愛勞天下而又責以躬耕乎農以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三 陸文公書上

而治者惟夷狄無君臣上下則可非諸夏同之教也諸賢事孔子生死不二子夏子張子游事有若是思慕無聊以有若行仁本孝弟言論似夫子欲率以行聖教之傳若家之有宗子云爾非必即以爲師也意欲慰生者之情而反以襲聖道之尊蓋聖人至德無以復加不可以尋常比擬江漢以濯言極淨也秋陽以暴言極乾也卽諺云乾淨之意形容聖德光明曠潔純粹貞白無纖毫縞垢沾染曠潔白貌卽承濯暴言端綺通帛之凍曬極淨者聖人心跡雙清意必固我盡絕任止久速無礙虛白澄鮮晶皓無滓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四 陸文公書上

所謂盛德至善之體段如此也或謂單指聖心聖人之心內外顯微事理無間備言心是禪寂也曾子之言尊師篤信非專爲抑有若耳從許子之道至屢買相若陳相再謂許行之道有淳古之風終以爲可行蓋世情煩紊莫如朝市君民一體則朝廷名法可省物價齊同則市井詐僞可革並耕之說卽不用於朝廷而同價之法胡不行于市井不知大道雖不二而萬情自有分所貴無僞者類萬物之情使各得其理乃爲自然若一切混亂割強求同友教天下以欺也故聖教以一貫萬則萬原于一

亦說滅萬歸一則執一廢萬烏可不辨也

許行並耕之說有似墨翟勞碌辛苦勤四體以為天下其利幾何所謂分財教善惠薄而忠小故孟子以為天下得人為仁破之言堯舜以天下為己憂見聖人任天下之重洞察在身故求賢共理此仁之大者也許行以治人者食于人為厲民則是以堯舜之憂天下得人為不仁矣欲入主並耕而治是不以天下為愛而人但各憂其養世道將何賴乎屢言以為己憂言不以累天下正破相兼之意堯舜以一人獨任天下天下奈何不竭力耕田養之百畝不易此其愛

孟子說解

卷五

二五

孟子說解

甚小且不能兼工乃責憂天下者兼耕乎

堯稱大哉蕩蕩舜稱巍巍堯稱天舜稱君天道廣運一氣資始苞孕無外故曰蕩蕩君道承天贊化積功累行故曰巍巍堯以天下與舜正是為天下得人所以堯仁如天獨稱蕩蕩也

南蠻附楚故楚稱蠻荆然戎附齊魯狄附晉不以系齊魯晉何也戎狄不盡屬齊魯晉也惟楚地廣許也諸蠻諸蠻屬焉自大江以南幅員半天下南蠻與中原隔倚楚為障蔽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故稱楚曰蠻荆非謂荆本蠻也汝淮江漢二南首善若盡斥為蠻

荒則九州幾缺其三而中原無南土矣春秋河嘗有此例皆諸傳之臆說也其所稱缺舌今之閩廣間人語似鳥音距鄂鄖江漢數千里而遙荆舒即今江北廬州府舒城縣等地中華之膺腴也與詩書所稱淮徐本皆華壤而周京偏西去東南遠故并指為夷而許行自楚來其言并耕無君臣故孟子借蠻俗攻之豈謂凡楚產者盡蠻語乎後世援此為春秋夷楚之例其固陋可哂也

孟子說解

卷五

二六

孟子說解

有為有人造作也神農古炎帝神農氏易云始為耒耜教民耕耨日中為市教民交易者也言其道也許行人姓名踵步行也門滕國門也塵居也氓民同褐毛布賤者之服插巾也以蒯麻編屨巾之使堅也織席織蒲蓋為席賣以為食也自為而後用即所為神農之道也陳良楚賢人也耒以曲木為之即今犁轅也耒下鏡木曰耜以黃鐵起土者也陳相兄弟皆業農故聞許行之言棄所學陳良之道而學為神農之言也并耕而食與民同耕各食也朝食曰饗夕食曰飧言賢君自具食兼治民事太古淳樸之道當如此儲穀曰倉藏米曰廩厲病也病民以奉上也許子必種粟以下八問詰許行為農不能兼工見為治者

不能兼耕也素生絹也織麻曰布織毛曰絨
素自織謂織褐為衣織素為冠也釜以支氣
瓦器然火曰爨鐵卽相及錢鑄之屬皆耕器也
謂自陶以為釜甌自治以為鐵也燒土曰陶鑄金曰
冶械者器之總名農不暇為工而以粟易器陶冶不
暇為耕而以器易粟相濟非相病也君子不暇耕而
以治受養野人不暇治而以耕待治其理同也許子
謂為君者可以兼耕則是已為農亦可以兼陶冶也
舍釋通止也言當自為陶冶釋交易之煩而取諸已
室之中甚便也宮室也路奔走也勞心愛天下也勞

孟子說解

卷五

二十七

滕文公上

力耕作也治人君子也治於人野人也食人供上也
食於人受民之養也古今首治莫如堯堯時天下猶
未平則前此神農之世益可知也洪水大水也橫流
不由道也汜濫橫流貌繁多也殖生也登登場也備
侵害也道路也交縱橫也堯獨憂之無兼任也敷布
也益人名舜命作虞者字火為火正也周禮有司燧
者卽掌火之官烈焚野蓋草木因水暢茂禽獸因草
木繁生五穀因草木鳥獸不得登故人民稀少獸蹄
鳥跡交于中國皆洪水所致也道路堙塞益焚山澤
以通道路歐鳥獸以便循行然後禹施疏濬也敘列

聖經營次第井然有條以見許行之請
不可用也疏分也九河黃河入海之支派禹疏之
殺橫流之勢者今皆不可考大抵河有九河猶江有
九江古者數多輒稱九後世附會為名難盡據也淪
亦疏意濟深二水名注下流貌決排皆去壅塞也汝
漢淮泗江五水名今惟漢水注于江汝泗入于淮淮
入于海無注江之道在汜濫時四水皆與江合而今
異矣按尚書禹治水作十有三載乃同今日八年以
未入家門者言也水土平乃可稼穡后稷掌稼政之
官棄人名也樹植也藝治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民

孟子說解

卷五

二十八

滕文公上

之有道卽民之秉彝也聖人舜也有憂又愛也古字
有與又通言始憂民無養今又愛無教也契人名司
徒官名有親有義等皆教之使有也放勳堯名勞來
勸善也慰其勞曰勞誘之來曰來匡直懲惡也正邪
曰匡矯枉曰直輔翼勸善也扶立曰輔助行曰翼使
自得俟其從容開悟不督促也振作也猶儀禮振祭
振巾之振抖撒使新也德得也振作其德使勿遺忘
也或云德惠也加惠學者也皆堯命契之辭堯舜禹
皋陶皆勞心治人者也愛卽勞心也再言以爲已愛
不以累天下勞心者自任之也惠之所分老少忠之

所誨者有限仁則惠博而教廣也引孔子贊堯
 言解見論語夏大也華也中國之稱夷逸也無禮之
 名言行言並耕無上下貴賤蠻夷之教也變於夷為
 夷所變也產生也先猶勝也彼指陳良也豪傑才德
 出衆之稱才過百人曰豪過萬人曰傑倍背同背陳
 良向許行也任擔也治任治行李也失聲悲啼失音
 也塲塚間祭奠之壇塲也有若言貌似夫子三子欲
 以之續天子猶今書院立會長之類江漢水大灌極
 淨也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曝之極
 乾也晴响潔白貌凡漂帛者濯之又暴之則潔白矣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九

尚加也言精粹無以復加也蠻慢也無禮法也南蠻
 南方之蠻種類非一今辰沅溪峒諸蠻以及閩廣古
 百越地皆蠻鄉也馱賜通鳥名其音賜賜然也閩粵
 之人舌音似之幽谷深崖也喬木高樹也膺當也猶
 擊也懲止也此詩頌魯僖公從齊桓公伐楚之事而
 云周公者魯祖本周公也從許子之道陳相述許行
 所為神農之道教民日中為市也交易日市買價同
 物值也不或言混同無相欺也古者人生二歲半為
 一尺五尺十二歲以上也織絲曰帛長短丈尺也麻
 枲麻也縷麻之已績未織者蠶吐曰絲一蠶為忽十

忽為絲縷用為綿敗綿曰絮斤兩曰輕重斗斛曰
 寡尺寸曰大小價相若即不貳也物不齊美惡精粗
 異也情猶狀也實也凡物加一曰倍五倍曰菑十倍
 曰什伯百同伯千萬皆倍數也物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設使大礪之價與小礪同人豈肯為大者哉
 易大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此
 許行所以託為並耕市價之說也神農嘗百草知
 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教民食五穀始造田器謂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九

之田祖始為稼穡又謂之先嗇神其農業又謂之神
 農起自列山又謂之列山氏列亦作厲益伯益或
 云卽柏翳皐陶子也一名大費秦紀云秦之先帝顓
 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墮卵女脩吞之生
 子大業大業取少典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佐
 舜謂禹鳥獸賜姓嬴氏或云柏翳少昊之後皐陶之
 子嘉姓之祖而伯益則帝高陽氏之第三子字璜類
 數論蓋二人也皆佐禹治水殷本紀云契母曰
 簡狄有城氏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
 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長為堯司徒封于商賜姓

子氏○堯舜禹稷詳論語

屨拘也以拘足一名鳥一名雞一名屨一名雞一名

屨以草為曰屨讀非又名不借言賤易為不假借

也○朝曰饗盛食也夕曰飧水澆飯也飧字从夕古

入大饗必以朝客至必以夕餽於即今下馬飯聘禮

賓始至視察明日餽饗○九河爾雅一曰徒駭言功

大衆駭難成也二曰大史禹大使其衆治之也三曰

馬頰河上廣下狹形如馬頰也四曰瓠子河中多

沙渚形如瓠也五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水散流

胡蘇然也六曰簡水流易也七曰絜約束也八曰鈞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一

無名者上

蓋水流之曲也九曰鬲津河狹小可鬲岸為津也或

云簡絜本一河少一者并大河南流為九或云九河

故道齊桓公塞之也河源詳論語第十八篇○濟水

出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之王屋山既見而伏

流地下至懷慶府濟源縣復出東西有二源合流至

溫縣入河而南溢為滎澤以其源出河北流過河南

故曰濟也○澤漢志作滋出東郡東武陽即今山東

東昌府清河縣至齊南府濱州入海○汝水在今河

南汝州東流入淮○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

有二源初出為漾合潛河為漢東流至湖廣漢陽府

大別山入江今之漢口也○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

唐縣桐柏山東流與汝河合至廣陵入海○泗水出

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源有四泉故名河南

流入淮○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茂州之岷山東流

二千里至夷陵入楚為西陵其別支為沱南出為東

陵沱澧諸水散為九江至彭蠡會而北出與西陵江

水合東流入海○隼一名伯勞一名博勞一名伯越

疾刺曰趙以善搏擊名也色黑似鸚鵡而尾長俗名

嫁郎四五月間夜半鳴達旦感陰氣嚴肅之鳥也釋

鳥云鵲缺醜其飛也鸞言飛不能翔翔球翅上下而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一

無名者上

已或云鸞善制蛇鵲鳴則蛇盤不動鵲鳴則蟬反不

行

墨者夷之國徐辟壁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離等施由

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雜食之蠅蚋亦姑輩也之其
類有此上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為註人泚中心達於
面目蓋歸及禮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
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
為間曰命之矣

墨翟之道勤苦纖書生薄養死薄葬刻削大甚遂使
至親同路人學術不正所漸非必以薄葬其親為教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三

也立愛惟親人之良心墨子脩道不仁而夷之良心
未死雖學于墨而葬其親厚其求見孟子必有甚不
安于心者孟子迎其向慕之幾先正其心即易蒙之
初六利用刑人及其桎梏未脫而解釋之易也然恐
信道不篤習非速迷不肯輸誠服誨先戒以直將以
真心叩之望夷子以真心對己也蓋夷子不肯薄葬
其親此真心也不合始誤學墨恐自是其所學乃設
貴賤是非兩難云墨道既貴薄為是則必賤厚為非
夷子學其貴且是者教天下而用其賤且非者待親
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何為其然也此欲挑其真

心而夷子果枝梧不直欲以薄為是不合不薄其
親欲以厚為是又不合以薄教天下於是強引康誥
云保民如保赤子謂儒者亦愛無差等何獨墨也但
愛始於親所以厚葬其辭甚適而云施由親始心自
難欺但未肯直情喻服故孟子遂直之曰夷子豈誠不
解若保赤子之語謂人愛兄子無異愛鄰家子乎彼
非不知也有所回護強取自文耳夫小民無知犯法
如赤子無知入井為民父母憐之所以謂如保赤子
而夷子之兼愛豈謂是與且天之生物生生者為本
人本乎親木本乎根枝葉雖分根本惟一人生無二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四

親立愛豈有二本今夷子必本二故愛無差等乃
取儒者之道自文適迷其立愛之真心矣此厚葬其
親者正乃不學不慮天生物之心仁孝之良喪禮之
源也夫有此禮已有此心上古洪荒之世禮教未興
民無棺槨人死則委溝壑親喪亦然暴露之慘人子
觸目警心自能設法掩蔽當是時顯蒙未開有執貴
執賤孰是孰非以教道禁諭之皆由仁孝真心自不
容已夷子學墨而厚葬其親即是心也所以不得罪
于仁人君子正賴有此而何必為之辭故曰直則道
見我且直之此也

夷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可矣孟子不即與見者未信其心也既稱病又云病愈且往見者示接引之勤也云夷子不來者恐求教之心不篤則將不復來矣○仁孝之心不獨夷子一人有之凡為楊墨者皆有之墨者厚葬其親亦不必夷子一人為然凡墨為人子者皆然雖有盜蹠禽獸亦知愛其所生故曰人未不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未及見夷之即詰其厚葬非目擊其事想必然耳夷之真心不容隱故自慙所學而援儒者遮飾孟子洞晰其病源剖腸剔胃遂使沈痼立起夷子信以為人之親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五

滕文公上

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三語發其遮飾之隱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二語分疏儒道塞其逃遁之路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三語直攻其兼愛之非蓋上世以下乃剖判真心指點歸路夷之所以翻然悔也解者以彼有取爾三語訓釋康誥自明夷子已知無勞訓釋小民無知犯罪可憐古人所以憐之辨明儒道非兼愛夷子不得妄引也斷絕去路非徒釋上文耳幼學曰儒文弱之名大道不以儒自列故夷之以推孟子孟子只以一人字代之

後息邪說先正其心欲正其心須露肝膽若強辯而非何由折衷無貴焉為就正矣邪說過五人逃遁自是情態然有志來學即當傾赤相示故先期以直未發言而孟子已見其病源如神醫見病人五臟將施滌腸法先慰藉如此我且直之謂已先直導夷子使直也根心曰直夷子取康誥自文正是不直孟子謂夷子信以為人親兄子猶鄰子彼有取爾如見肺肝正發其不直之隱蓋上世以下一段說得真心戚戚夷之所以更不容隱而勃然受命故是相直之效孔子教林放禮之本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開示夷之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六

滕文公上

全用此意從喪禮起處指點其厚葬本心乃所以為直也墨者學墨翟之道者夷之人姓名因託也託為先容也禮見先生必以介不敢徑質故曰士無介不見徐辟孟子弟子孟子辭以病恐求見非誠也夷子不來亦孟子語他日後日也又求見又因徐辟也孟子亦借徐辟與之語使之相謫也道不見謂是非不明也易天下變易風俗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之辭言保民如保赤子也此言何謂疑亦兼愛也人衆人也人同此心不言儒者不以儒自列也節子說天下人子

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初一日龍次二
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為
績次六曰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繪
以為編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
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
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緇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
裳二章凡三也玄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此上皆鄭註
據典命職衣服各以命數故援虞書創為九章之說
自漢至今學者從之其實牽強不合與此節義之可
疑非一端今畧舉之按虞書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周禮完解

卷五

三十七

卷五

星辰山龍華蟲七者皆以作繪于宗廟之彝此器之
象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以薄繪刺繡成五采施
五色作服此服之章也兩項各別文義甚明古人制
器以象日月七者所謂觀古人之象也正服以色藻
火六者所謂章施于五色也象言形色言彩今鄭混
兩段通作衣服可疑一宗彝既與山龍華蟲為五繪
於衣則虞書當云宗彝作繪本謂繪華蟲以上數者
於彝器也今以作繪為句而以宗彝為一物連下藻
火粉米黼黻並繡作服於書文義不類可
疑二即如其說數何但九一日二月三星辰四山五

誠是者是天生物之心也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謂
厚葬也必有道謂良心自然也憮然悵然自失也為
間少頃也命猶教也之夷子名也孟子感動夷之全
在上世不葬其親一段觸發其良心所謂頂門著針
麻木之人亦知痛癢矣

陳相並耕不知有君夷之兼愛不知有親然即其所
言良心未死是非之心自明人性皆善豈不信乎

墨子曰古者堯北教八狄道死邛邛之山木余三領
滿院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狄道死南紀之
市既葬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會稽之山桐棺三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八

卷五

寸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豈財不足哉為葬埋
之法也又曰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
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道漏氣無發洩
于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莊子云墨子作為非
樂命之節用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眠桐棺三寸
而無槨以為法式韓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
日夏服桐棺三寸喪三月
蔡裡趙岐云龍雷也朱註云薰土籠裡土舉按詩葛
藟之藟與薰同本草覆盆謂之蓬藟史記老子云不
得時蓬累而行累藟同謂戴笠行也取覆盆義以名

也今人呼斗笠為斗蓬本此字書裡為音訓今之鐵也謂為法駕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二版二築於以裡為鐵按鐵本金文从木不類或云梓也按築已走梓也擔任之具今扁杖擔荷薪水及行李者字與之說文棍楯也楯端連綿木橫施簷際如眉杖橫擔故謂裡行李之季亦作理與裡通又臂力之替亦曰呂與棍通故杖曰裡俗謂敲而杖者曰拐李漢書云其計畫無俚之至詩曰云如何里皆倚杖意反黨裡謂歸取笠與杖以杖橫登上笠加杖上覆尸使勿暴露時不知埋葬本良心義起為之後聖緣

孟子說解 卷五 三十九

此制葬禮墳上加抗木木上加席乃覆土此以裡抗木當席良知妙合葬埋所由起也要之上世棺椁安得有杖蓋借義形容其彷彿耳大古蓬笠裡為杖

孟子說解 卷六 一

齊文公章句下 郝敬解

齊文公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法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平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私奚乘註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友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註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友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杜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註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過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註矢如破我不贊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選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孔子生平無不可見之人蓋聖人如天地覆載不分險夷如日月照臨不分隱見其次則如山嶽不高不足以及生物如江河不深不足以納百川分量異也春

秋時處士承至橫議諸侯猶知禮義之為美及七王
 驕後遊士乞墻名教掃地守先王之道者不重自標
 持世道人心復何所賴孟子所以願學孔子而不肯
 輕見諸侯也陳代欲孟子行道濟世遷就小諛可以
 大伸守微檢而喪霸王之業非計也故較直枉之多
 寡不知君子正已率物惟其義耳義至精嚴無可遷
 就豈論尋尺一涉于利秋毫必取錙銖必較尋亦利
 尺亦利枉尺直尋可枉尋直尺獨不可乎大抵公私
 邪正如冰炭不侔義則全直利則全枉枉則徇人直
 則正已正已乃能直人徇人并至失已此人品事業
 之別也
 子說解 卷六 二
 倣闊纖細不慎萬事瓦解烏可苟且摸稜為也小如
 執御說遇從射何難獲禽斯亦可謂枉少直多矣然
 而禽無正獲邀取殺降射固拙矣御亦失之况君子
 欲正天下負霸王之畧而枉道求合則人已并喪蓋
 已猶尺也人猶長短也已猶權也人猶輕重也權度
 不正則輕重長短皆差豈枉尺者更有直尋之理乎
 未見有失身之士能成霸王之業者也
 陳代孟子弟子不見諸侯不干謁也宜若猶言恰似
 也小小節也然者擬議之辭大王小霸皆得君之效
 也志傳記也十寸曰尺八尺曰尋枉尺直尋言小屈

六節之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田獵獸也禽獸
 田獵獵而取之也虞人主苑囿之吏竿首注鳥羽曰
 旌古者君召必以物為信招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虞人不見皮冠故不至古田獵講武軍法不用命者
 誅故將殺之虞人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者守
 法以匡君也克是心也即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之
 心故夫子美之志士固窮死于溝壑則窮至矣勇士
 不畏死而喪元首元即首也不忘者常存此念非必
 欲如此也此志立則天下無難為之事矣二句皆孔
 子語非其招而往是枉已也不招自往枉尤甚馬諸
 孟子說解 卷六 三
 侯不聘而自往見是不待召也趙簡子名鞅晉權臣
 王良人姓名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乘駕也王良
 為御終日而嬖奚射不獲一禽故奚委罪于良之不
 善御也賤工猶言拙役也請復王良請再與嬖奚乘
 也嬖奚不肯王良強之而後肯也一朝獲十得禽多
 也朝早也掌主也與為也將使王良主為嬖奚乘也
 範法也五御之法也詭遇詭曲其正法與禽獸通也
 詭遇求獲非正道故曰小人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
 者自守其御馬之法射者發無不中乃為得正此君
 子之射也質習也言已不習為詭遇也比附也猶小

人比而不周之比說遇使獲是與射者比也若丘陵
謂獲多而積之崇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枉道謂屈
已也過猶誤也已正然後可正人

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人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
不如守官君子勉之與今文異

御法凡田車逐逸禽自左後射之討其去也矢中後
左脅貫前右肩穿心死速者為上殺貫前右耳本達
于心死緩者為中殺射左髀貫右脅死遲者為下殺

孟子說解

卷六

四

廣文公重刊下

其餘從旁橫射及獸來射中面者皆不取所謂說遇
而獲非射御之正法也

趙映春秋所書晉之叛臣其孫趙鞅與韓魏共分晉
國遷史津津喜稱之云簡子嘗夢上帝遇神人致帝
命言甚怪誕又稱其知人納諫然皆權門私人非有
奉公愛國以人事君之義嘗欲害孔子召之孔子往
臨河聞其殺寶鳴犢舜華而返作陬鄉操其人殆桓
雅盜跖之流耳

王良字子期亦晉大夫善御九方歿之子一名郵無
郵又名郵無正又名郵良或云卽古伯樂也一名孫

陽王褒云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
過鄙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史記天官書云漢中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豈王
良未死天文向無此星邪其誕如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
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
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孟子說解

卷六

五

廣文公重刊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王道降而功利興遊士挾從衡之術交構世主人見
其機械變詐以為大丈夫自聖賢視之正是小人胡
人眉宇迎合意旨如妾婦從人者耳謂為丈夫不可
況乃大乎天下惟道大德大孰不為居而仁者萬物
一體八荒我闔慈愛徧覆自州里鄉黨至四海九州
舉在包容內更無藩籬爾我之隔是曰居天下之廣
居孰不為位惟守禮者秉正執中起居合法度周旋
中規矩足以師表來學為世具瞻是曰立天下之正

位就為進惟由義者進退行止坦夷通達焉乎
平從容于無礙之途為君子履為小人視是曰行天
下之大道志合則行道濟世志不合必不枉已徇人
素富貴行乎富貴不能淫也素貧賤行乎貧賤不能
移也素患難行乎患難不能屈也如此則無入而不
自得浩然于天地之間常伸于萬物之表此之謂大
丈夫彼衍儀殘險小人烏足與此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二人皆游說士大夫男子
也大謂氣勢陵人也怒謂與諸侯有怨陳說利害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彼若肯安居則天下皆休息天下

孟子說解

卷六

六

孟子卷六下

不熄由彼一怒乃所以為大丈夫也男子有冠禮女
子有昏禮引冠昏之禮明丈夫子之別于女子子也
往即嫁也送之門謂母送女至大門也汝家夫家也
女以夫為家夫子即夫也順柔從也存心曰居脩身
曰立作事曰行萬物皆備曰廣居非禮不動曰正位
行不由徑曰大道立曰位坐曰席古者行禮之位皆
立也三者兼窮達包生平而言皆謂之志三者志得
行則功業被乎生民志與時遠則獨行其道終不肯
阿順苟合也重不得志邊得不得惟視志或與或獨
卷舒由己豈若妾婦無專制者乎淫者蕩其心移者

變其守屈者挫其志

記云冠禮之始也筮日筮賓以敬冠事也適于冠于
阼階明代父之義也醮于客位冠三加彌尊加有成
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士之貴服
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後為大夫大
夫冠皆以士禮也諸侯冠禮四加左傳云公冠用裸
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四加則玄冕也然則
天子五加則衮冕也冠而賓字之成人而敬其名也
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之為
禮也玄冠玄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

孟子說解

卷六

七

孟子卷六下

生以成人見也成人者將責以成人之禮也將責以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可不重
與○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勿違命
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勿違宮事庶母及門
內施摯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
之言夙夜勿怠視諸衿摯○喪服傳云婦人有三從
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易曰在中饋勿攸遂
詩曰無非無儀無父母遺懼孟母云婦人之禮精五
飯菽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內則云父母舅姑

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嘗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婦將有事必請于舅姑語云婦之志嘗焉不可賞貴其順也

史列傳云犀首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與張儀不善儀死犀首相秦佩五國相印為約長○張儀者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子學術蘇秦自以為不及張儀張儀已學游說諸侯從楚相飲楚相亡璧疑張儀掠筮數百不服其妻怨之儀曰視吾舌尚存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司馬遷曰三晉多權變之

孟子說解

卷六

人

禮記卷六

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夫張儀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荀卿所謂百姓不親諸侯不信而巧敏佞說取寵乎上其患臣者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亦不仕矣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非其父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耜其耒耜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聲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疑孟子不見諸侯為不欲仕不知君子志存濟世焉能不仕引公明儀三月無君則弔以證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之意周霄問三月無君何以遽至于弔孟子引祀先之禮明之蓋禮三月一祭祭必以田三月不仕則無田而廢一祭違仁孝之情曠祀先之禮以斯足弔亦非謂無君皇皇者祇為欲祭得田耳君子仕欲行道本不為祭諸侯失國變之大者而士失位亦如之故足弔也農夫耕田事之急者而士之仕亦如之故急也此章由前之言君子為道而仕之心何其懇切由後之言君子為道不苟仕之心又何其堅定故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二

孟子說解

卷六

九

禮記卷六

語括盡一章之義

月雷魏人皇皇不安貌出疆失位去國也故文義也
質費同古者相見必執物士質則雉也無質則士而
失位者也問喪曰弔以已通太也以急太急也此周
霄問也國家諸侯以國為家也助藉田也諸侯躬耕
藉民力助之也飯曰粢在器曰盛盛謂養蠶夫人諸
侯妻也繅謂以湯沃剛抽絲也祭牲色純曰犧田祭
田也卿以下有圭田無田祿則無以供祭祀故無牲
無器無衣服也牲必特殺故曰牲殺器有蓋曰皿鼎
簋之屬也諸侯有國則有藉田有世婦失國無助可
孟子說解 卷六 十 禮記卷下

曲禮有喪知生者弔凡弔皆喪禮也子亡親曰喪臣
失君亦曰喪檀弓云喪欲速貧論語云二三子何患
於喪重耳失國自稱喪人喪亡凶事也故不祭不宴
禮大夫去國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徹緣婦人
不當御三月而後復皆喪禮也
儀禮士相見贊冬用雉夏用鶩鶩即雉之乾者曲禮
云卿羔大夫鴈士以雉庶人之贊匹童子委贊而
退野外軍中無贊用纓拾可也又曰無辭不相接也
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漬也故貴至邦君賤至
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贊不足以為禮贊不
稱德不足以為義王禽禽鳥榛栗棗脩所以異也天
子用鬯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天子無客贊望
交于神明也望者百草之芳氣通暢于天地也諸侯
以圭玉象德有瑕于中必見于外也卿以羔羊性牽
之不前卿近君難進也大夫以鴈羽儀有序也士以
雉不可食誘籠狎而服也庶人以鶩無他心也禮
士於士無辭贊而有還贊大夫於士無還贊終辭贊
君於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為臣
者亦然士贊授受于庭貴者授受于堂大夫於君
於舅則奠贊士嘗臣於大夫亦奠贊童子於所

○古者帝藉千畝祭法云諸侯耕于南郊以供
其養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月令孟春天子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參
保介之御開約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播植九穀收
穫于神倉以奉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稔盛以其
藁飼犧牲○周禮內宰職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
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會其內人之稍食稽其功
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蠶良而賞罰之月
令季春后妃齋戒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孟子說解 卷六 十二 禮記卷六下

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
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
果灌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毛謂擇毛色之純
者也六牲馬牛羊犬豕雞也六齋黍稷稻粱麥菽也
六彝雞鳥牛黃虎雉之彝盛鬯以裸者也六尊犧
象壺著大山之尊盛醴酒以獻者也○周禮司服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孟子說解 卷六 十三 禮記卷六下

子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彭更之問亦一說也君子脩道不謀食以士自處論也孟子謂養士朝廷之大典天祥不以養賢而謹養天下當食者無如守道之君子此以上之養士論也章內叙功辨志各就所疑者論之彭更疑士無功傳食為養孟子謂士有大功傳食非養更謂士雖有功不可有志求食孟子謂士雖無志求食人不可忘士之功士守正行道而使之饑餓困窮彼小人希世取寵無異備作而授餐致養豈非梓匠輪輿重而為仁義者輕乎各就所問不察士之功姑與論功耳要之

孟子說解

卷六

七

滕文公下

士必能繼往開來距邪衛正如吾孟氏者幾人如是而後食則士林之毀瓦畫墁者亦不少矣須識立言之意重在守道之士苟無功于道誠不如梓匠輪輿而可濫叨人升斗乎彭更孟子弟子傳乘傳即今馳驛也食謂所過之國饋食也泰甚也猶言過分也成曰功為曰事通功易事以功相通交易其事也羨餘也如農餘粟不足于器工餘器不足于粟彼此相通交易各以其所餘補其所不足也有餘謂積蓄無用也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其四也梓人為飲器射侯筈虞之屬匠人

邑宮室溝洫之屬輸人為草蓋豆輪輿人為車輿與輿車箱也先王之道仁義是也守保任也先王之人倫之先務仁義之實也道所以通天下俟萬世而不惑者惟倫常為彝則也戰國處士橫議詐力相尚滅視君親而孟子守堯舜之道稱述仁義以繼往聖開來學厥功茂矣雖堯授舜之天下其道不過此傳食諸侯夫豈為黍毀瓦謂覆蓋宮室毀壞其瓦畫墁謂塗飾牆壁畫裂其墁塗飾也

孟子說解

卷六

七

滕文公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湯入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復我后后來其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口取
其而巳矣夫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而後已夫誓
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則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昔孔子論政曰足兵易師之象曰師貞吉能以衆正
可以正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由此言之雖義文周孔未嘗去兵而湯武其著者
湯之征葛無利天下之心武王伐商無害天下之心

孟子說解

卷六

十六

以德行仁伐暴安民乃可用師宋王偃欲霸諸侯
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當時謂為行王政是以強戰
為王政也尚不知王政為何物故孟子舉湯武之事
惟有寬仁之湯而遇葛伯不孝不仁之敵又先之以
教誨撫字至再至三不得已而後興師民所以惟恐
湯不至引領而望之以為君也武王于紂亦猶湯之
于葛救民取殘奉天伐暴是謂王政而宋其能然乎
不量力不度德求逞于諸侯好勝者遇敵是以齊楚
惡而伐之也苟能為湯武其何有于齊楚今不罪宋
不能行王政而反謂行王政見惡于齊楚豈不悖哉

○或云葛伯殺商一童子與十一國何預况并累夏
幾子夫一童子之仇無幾也天下匹夫匹婦之仇何
限湯為一葛剪及衆葛天下為復一童子之誓而諒
伐夏之為匹夫匹婦除殘賊也殺餉者葛也是童子
之仇也陷民於水火者桀也是匹夫匹婦之讐也童
子之仇匹夫匹婦之讐皆湯之讐也詩云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此十一國皆與桀同仇匹夫匹婦者也葛
伯伏誅矣彼十一國與桀庸可免乎

孟子說解

卷六

十七

夫匹婦小民之稱載始也十一征湯所征凡十一國
皆辭解見梁惠王下篇無罰宥罪也宥不宥臣以
下今孔書武成有此文小異為臣為周臣也惟臣思
念臣服也緩安也厥其也士女商民也篋竹器之方
者以盛幣帛也玄黃幣帛之色或玄或黃也經也
見休見武王為休美也大邑猶言上國也君子謂士
大夫小人謂衆民言商人各以其類迎周人也殘害
也太誓逸書篇名孔書有此辭小異揚奮也于往也
疆商境也張大也于湯有光言武王誅紂取殘益知
湯非利天下其心光顯也武翦湯後謂為光湯聖人

之心三公也

史記卷八十四成國十一年其弟偃逐刺成而自立
十一年偃稱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淫于酒婦人羣臣諛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齊
魏楚其伐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楚辭東方朔
七諫云偃王行其仁義荆文寤而徐亡即萬章之見
也○戰國策云宋王偃時有雀生鸞鸞鶴于城之隙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喜於是滅滕伐
薛取淮北地愈自信欲霸之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
孟子說解 卷六 九

孟子說解

卷六

九

九

偃○桀之先微子之封國也初微子之去殷歸周
也當時武類不滿于士論自夫子發三仁之說而後
百世之疑解成王誅武庚封微子為殷嗣天子客焉
禮樂偃于王者是啓後世好大之端也及周衰五霸
迭興宋小而襄公圖霸曹南之會用鄧子為牲諸侯
惡之卒窘僂于楚以死魯定公元年諸侯有事于周
獨宋人不肯受功曰滕薛吾役也晉人遂執宋使其
先世好上陵人取禍蓋有自來也夫比及君偃偃其
尤甚挑愛齊楚身死國先諸侯亡嗚呼其亦可為
大不量力者之覆車矣故孟子於上篇之終詳著其
孟子說解 卷六 九

孟子說解

卷六

九

九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
冠不覆以示勇割偃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
死○呂氏春秋云齊攻宋宋王使人侯之還曰齊寇
近矣宋王殺侯者又使往報如前王又殺之如此者
三後又使人往使者遇其兄告曰君使說齊寇不意
其近而國人恐若此鄉之視者皆以報說死今報其
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且
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于王曰然不知寇
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賜之金齊兵遂至滅宋殺王

孟子曰也禮云匪頒均頒也詩云有匪有文也

孟子謂或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此章皆答往之辭宋偃暴戾恣睢亡國之主也素無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一

忠良之輔羣小從史以陷于大惡非一朝夕之故矣詩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敗于積累而欲救于一旦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戴不勝薦薛居州於王所一暴之過何能迴十寒之慘大厦將顛豈獨木能支非賢者無益于人國也故孟子追其始而論以為世未鑑宋國禍小君不務脩德與齊楚爭衡所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故借學齊楚語為譬非用夏變夷之謂也小人衆而君子獨在易制之上六曰碩果不實君子得與小人割廬歲寒百卉俱腓孤幹獨存何故已彫

正君者擇人慎始斯無怨靈之患矣夫齊楚滅宋瓜分其地所謂無如宋王何者也

戴不勝宋臣傳教也楚地多蠻語所謂駃舌也齊俗舒緩語音調和咻與嚮通衆喧也捷扑責也莊嶽齊街里名薛居州宋臣姓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于木踰垣而辟韃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兮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一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士欲行道濟世不能無勢獨運何苦不見諸侯蓋人求于我則重我求于人則輕士未有自輕而能取重于君善成天下之事者故機在始進既為臣是君之身也不敢不見未為臣是道之身也不敢苟見夫行道豈不欲見君然必君欲見之乃可若隱于木泄柳君求見而士不見亦已甚矣人主意誠禮恭求見迫切何不可之有今之諸侯固未有如魯魏之君者而

乃貴士不見可乎孔子不為已甚而亦不肯見賈
亦為賈不能求見饋亡以致之故孔子亦拜亡以
報之當時若陽貨以求見之禮先加孔子亦豈得不
往見之今諸侯驕蹇慢士士俛首二謁知人足恭詔
笑勞心費力病于夏畦此卑詔之徒見惡于會子者
也又如人未同已強與之言其人亦不自生慙色此
冒昧之徒見怪于子路者也出前而觀踰垣閉門則
已甚君子不為由後而觀詔笑未同則已卑君子不
屑惟聖人能不為情絕物亦不苟且阿世無稱情
往來當禮則君子之所涵養者可權其宜而知之矣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一

○此章孟子自明出處願學孔子之意孔子在春秋
存心天下而終不苟仕孟子在戰國亦存心天下而
不見諸侯然孔子不以不見諸侯稱何也春秋士不
為臣則少有見諸侯者非獨孔子孔子所見七十二
諸侯皆諸侯求見之也七王驕恣遊士干諂成風孟
子以道自守非故抗之不得已耳蓋士欲行義必先
獲上有下賢之若而士不見是無心于世如閉門踰
垣之為則俗矣但君不欲見而邪媚求合如詔笑未
同而言則辱矣二者品雖不同要之皆失中皆不可
稱養其惟孔子乎陽貨家大夫耳貴不敵魯魏之君

非有養賈賦廬之高詭亦小物矧亡詭術孔子從
空願應往來施報不倍不諂審已量人所以為中庸
二子雖不見諸侯而齊梁召士不遠千里雖不受齊
祿而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辭齊之兼金而滕薛之餽
有處亦受賈倖如王驩不假一言而蘇邠如曹交亦
未嘗無誨距楊墨放淫辭而稷下諸人譚天炙輶卒
不與爭富貴利達鄙為乞墻而三月不仕自謂皇皇
視伯夷為隘柳下惠為不恭而仕止又速惟學孔子
所就三所去三而執一無權則戒曰子莫此所以雖
處亂世而不汙包承而不亂羣與人不惡而匪人不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二

能傷可謂善學孔子者矣解者讀其文字不詳其義
理聞其浩然不察其心曲或謂有英氣或謂露圭角
或謂壁立萬仞泰山巖巖知孟子之皮膚耳故此章
解者主于不見其實孟子之意正主于見嘗自言曰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其不見也不得已也孔子云沽
之哉我待價者使諸侯有如堯之館甥湯之聘尹孟
子倒屣而往不俟駕行矣何不見之有嗟乎人之不
肖無如楊虎士之聖明何加于孔子而相與通往來
稱施報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聖賢
處衰世委蛇之情惻然謂執不見為高節豈聖賢之

心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必如解者之見段于泄柳
太過孔子亦未盡曾子子路乃能盡之以此觀養立
而未權以養氣則為告子養廉則為陳仲豈君子之
養乎君子之所養奈何曰中而已中者圓神也生生
之謂養經經之謂棄卑詔者固不足言已甚者曾中
無生機枯槁棄物惟聖學無助天機活潑進退
有餘裕是以橫如楊虎亂如南子彼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無可無不可所以為君子之養此際難言第
曰可知欲人自得云爾

孟子說解

卷六

二十四

陸子說解下

不肯枉已然士不可見君君未嘗不可見士段干姓
木名魏文侯時人泄柳管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求見
此二人二人不肯見之踰過也垣牆也辟避同逃也
齊宣王問是謂二子也巴甚太過也道求見切也陽貨
魯季氏家臣僭為大夫者也大夫分尊以物賜士士
則其家拜受如士出未得拜受歸則往大夫門拜禮
也陽貨欲致孔子來見已窺孔子出而以蒸豚饋之
孺窺也亡出外也蒸儀禮作齊并也豚肉既熟升于
俎者也亦豕曰豚曾子誠確子路剛強皆士之自守
者曾肩以曾為肩縮首竦體之狀詔笑詔媚強笑也

病猶勞也夏夏月也哇區吟也蔬菜行列曰哇言貴
豪氣發人無異炎暑小人隱忍趨附如夏月治哇
者揮汗塗手足墮糞壤焦肌膚忍不為勞博一菹之
味而已也未同而言貴人色未及已而強與之言也
赧赧面慙發赤貌由子路自名也非所知怪恨之辭
由是觀之總上文所引三項并觀也君子指孔子自
寓願學之意所養即不見諸侯之意可知者比類斟
酌之辭欲人自裁其當也

孟子說解

卷六

二十五

陸子說解下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黃踞堂
而與之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吾官之不肯辭
之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高士傳云段干木晉人少貧賤
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於魏守道不事魏文
侯客之過其廬必軾其僕曰干木布衣君軾其廬不
已甚乎文侯曰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
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文侯名過齊桓公由能
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泄柳見公孫丑
下篇

戴盈之曰什一去社關市之征今然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

告之曰：是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損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凡事是亦兩可，則不宜造次。若事理洞然無疑，亦復何待計？一而稅此先王中制也。關市之征，時政大害也。民窮財盡，拯焚救溺，如恐不及。戴盈之知厚，彼開征之非，而待來年後已。孟子以攘雞之事贊其速改，若狐疑不決，遷就苟延，害日深而亂已成。天下之事，率誤于此。宋國將亡，其臣猶怠惰苟安，所以亡愈促，而不可救也。當世梁齊滕宋之君，皆有意行孟予之言，而皆遲疑，始悔故皆底于亡。孟予上篇終宋事以

孟子說解

卷六

二十六

為世主負殘亡，厥長惡不悛之戒。

戴盈之宋大夫，計一即微法也。關市，征商也。輕減也。已，止也。讓取也。損，亦減也。

公都子曰：小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澤水警余。』澤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道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為汙鳥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圃，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

驅飛廉於海隅，而戕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孟子說解

卷六

二十七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意遠引堯舜近舉文武周公而歸之孔子相承之道脈也。唐虞之事莫大于洪水，三代之事莫大于征伐，春秋戰國之事莫大于邪說。三事與古今亂蹟自唐暨周千有餘年，世亂幾更皆賴聖君賢相繼而致治。降自春秋上之人無復有如禹與周公者，而孔子以匹夫主持世教，迄今又百有餘歲矣。邪說日多，世亂日甚，願學孔子者安得不任其責？蓋人所以異于禽獸，惟有仁義。知愛敬明君臣父子也。守此則治易，此則亂人皆知。生民之害無如洪水猛獸，不知邪說。孟子說解 卷六 二八

上以天位為大寶，其道顯聖人在下以俯仰為居業。其道微道微則言不得顯，是以春秋不能必天下人知我，亦不敢辭天下人罪我。義直而言，遜志切而語，寬知我者固不察其隱，而罪我者亦不見其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而救世之權也。莊周云：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殆于知孔子者。若孟子七篇則辯矣，然亦有不可辯也者。所以希春秋也。自謂距楊墨而楊朱墨翟死矣，矣七篇中與楊墨辯者無幾焉。蓋七國之亂，非盡楊朱墨翟也。遊說縱橫之徒為害也，舍遊說縱橫不辯而辯區區之楊墨，何也？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害仁害義之端也。世道惟人與我，聖人忘我無所為而為，二子一執為我，一執兼愛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害仁者自至于無父，害義者自至于無君。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義者必歸焉。雖未嘗教天下無君父，而天下之無君父者必歸焉。如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為人，此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為此，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賊父弑君者，莫不生于為我，而送于為人。故夫楊墨之害道，非必楊朱墨翟二人害之，天下歸楊墨者共害之也。天下歸楊墨者非以其道歸。

孟子說解

卷六

二九

之各以其邪淫之言歸之也如騶衍淳于髡輩之徒
依託秦漢之危險孫臏吳起輩之戰陳莊周惠
施輩之悠謬韓非申不害之慘刻鬼谷公孫龍之怪
誕荀卿呂不韋之學術龐雜紛拏蛙鳴蟬噪乎豈而
不可勝聽原其心同出于不仁義究其端皆起于為
人我而極其禍同抵于無父君則同謂之歸楊墨而
已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此也七篇申言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
弟之實安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發政施仁之
畧養氣知言之學此孰非與楊墨辯者何但與夷之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一

庶民

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乃謂之距楊墨乎哉或疑
孟子與稷下諸人同朝而言不少槩及焉不知孟子
日討諸人而訓之而世人不覺耳蓋仁義之說伸則
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
之本雖有邪說暴行牛羊牧而斧斤戕民羸物則皎
如日星經正民興斯無邪慝矣孔子之道著則楊墨
之道息楊墨道息則百家之難解豈必與小人爭齒
牙之利犯世主之諱然後謂之辯乎嗟夫此其所以
為私淑春秋也與楊墨辯而人不覺與秦儀稷下諸
人辯而人尤不覺七篇之義蓋如此又况孔子之春

秋三夫至夏居業之辭微衛道之心苦故孔子嘆其
我知孟子不待已孔子而使人知則春秋亦孟子
而使人知則七篇毀哉必建夫身故曰罪我也何怪
乎後世詆春秋為朝報毀孟子如王克李白諸人者
信乎窮經未易而聞道難也

孔子六經之功賢于堯舜而獨舉春秋何也惟春秋
為撥亂之書也易詩書禮為賢人君子作而春秋為
亂臣賊子作也故聖帝明王不繫于春秋賢人君子
不挂于春秋嘉言善行不錄于春秋豐功顯績不著
于春秋春秋無功而有過有善惡而無毀譽有是非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一

庶民

而無褒貶有筆削而無凡例未嘗有意書名書氏書
爵書人未嘗有意加一字損一字未嘗命德何謂華
衮未嘗討罪何謂斧鉞未嘗為政何謂素王素臣未
嘗獎人何謂獎五霸未嘗予人何謂予齊晉未嘗黜
人何謂黜秦楚吳越未嘗深文巧比何謂刑書其辭
明白其理平直其意委婉其量含弘無偏無黨正道
而行而已矣然則何以謂為天子之事曰是書所言
非魯事也非諸侯事也是天下之事也蓋五霸之亂
由于無天子天子為禮教宗而春秋尊天子正名分
是禮教之事也天子為征伐主而春秋記強戰是征

伐之事也。君在臣名，故大夫有名者，而諸侯亦名。非天子不名諸侯也。國各有史，春秋魯史書魯事，而他國亦書。非天子不兼列國也。君舉必書，故魯君在書，魯君不在諸侯在亦書。非天子不兼諸侯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自大夫出，又甚自陪臣出。春秋記亂臣，所以待天子出而討之也。有賊當誅，未誅春秋記賊子，以待天子出而誅之也。史記言記動世無良史，為天子代書，記以待天子出而省視之也。凡此皆春秋所

孟子說解

卷六

三

三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也使孔子無位而竊南面之權，如所謂命德討罪，華素鈇鉞，素王刑書云者，而以過人欲存天理，何異于竊簡牘而寫法律也。親為亂賊以討亂賊，世儒之誣春秋久矣。予于春秋蓋詳之，或曰不為天子之事，何以使亂臣賊子懼。曰春秋所以使人懼者，非刑書鈇鉞也，有嚴于刑書威于鈇鉞者，是不可枉之直道。三代之民心同焉者也。故曰人之生也，直怵惕隱人皆有之，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聖人倫之至，先得人心之所同者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聖人所懼天下其誰不知。懼春秋書弑君三十六，以告諸天下，後世人有目，胥有心，跖之心無異，堯舜亂臣賊子之懼無異于孔子孟子孔孟之懼，即堯舜之警子道，豚心傳治亂，窺係千古綿綿，惟此一豚孟子所以汲汲于正人心也。苟人心不懼，雖刑書鈇鉞何為徒挾天子事以震懾天下，鄙哉硜硜世儒之言春秋也。

孟子說解

卷六

三

三

天生聖賢為裁成輔相也，世道有缺陷，賴聖賢補。遭際不同，隨時救濟，其功則一。雖云一治一亂，而古治日多，亂日少，今治日少，亂日多，故上古之治易救

今之亂難太言天勝人聖人繼天立極行所無事而其功倍中古人勝天聖人后天奉時撥亂致治功高而其力勤衰世天人離人心貪亂天未厭亂聖人無所見功而其心苦此孔孟所以懼也洪荒之亂匪由人作天疑為之雖有巧言譏說聖主當陽何畏孔壬故治易三代以還亂由人作君既暴矣邪說乘之然有聖人在位除暴安民即邪說亦不得逞乍亂還定至于春秋明王不興五霸猖獗假仁義為亂賊聖人不得位而徒賴經術扶名教故其用力難亂雖未平而以有聖人在三千七十士滿域中明詩書而說禮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四

樂邪說蟄伏不敢動及乎仲尼沒百有餘年戰國塵飛遊說起百家乘風簧鼓其言詩書也非詩書其言禮樂也非禮樂其言仁義也非仁義楊朱墨翟其最著者不惟二帝三王之治杳不可即而六經五常之道鞠為茂草矣學仲尼者計無復之惟有與之辯距之放之衛先聖之道正人心而已矣人心者天下古今不泯之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惟此一脈是仁義所託也世道治亂之樞也舍此更何置力焉
章內敘一治一亂意重在亂邊由堯舜至周公其間

治亂亦非一周公至孔子又至孟子亂終未嘗治於孔子歎明王不作孟子憂五百過期而宋註謂春秋為一治距堯墨為一治未也春秋亦無救于五霸七篇亦無救于七王其功在後世而當世沈迷且未醒也故天生聖賢同其幸則為二帝三王不幸則為孔子孟軻為帝王易而為孔孟難所以千古斯文與治同功不必以顯微論優劣也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十五

也營治也窳土室也泮水警余逸書之辭今孔書大禹謨有之舜言也洪大也泮言絳猶洪言紅古字通用水橫流之色也警戒也子舜自謂也特堯老而舜攝使禹舜使也掘地即禹貢導山導水也此二句約言禹治水之要行所無事者也水本歸海失道則逆行蛇龍本依直居中國則害人然必洪水平而後蛇龍可遠也水由地中行即由所掘之地中兩岸之間也水就道則不汎濫澤生草曰菹江淮河漢四水詳見許行章四水安流即當日禹掘地之故蹟也堯舜禹之後暴君非一如有窮后羿與夏桀等皆是也邪

說非仁義之言也暴行不仁義之事也仁義為古今治亂之樞故屢言邪說暴行以見亂所由起人心之害古今同也暴君代作皆有園囿汙池沛澤及紂之身舉其甚者也樹果蔬曰園養禽獸曰囿汙池滂下成池沛澤水草所生鑿池曰池水聚曰澤澤生草木曰沛左傳景公田于沛奄東海之國助紂子武庚叛者也三年即詩云東山三年書多方云王來自奄即此舉也其君奄君也誅紂相武王也伐奄相成王也飛廉紂臣有材力善走五十國皆東方近海之國虎豹犀象紂時園囿之猛獸也不顯哉六語今孔書若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六

齊文宣王下

牙篇有之謨謀也不大也承續緒也烈功也佑助也啓開也正得所也無缺完備也後人子孫也引書贊文武見周公輔相之功也世衰道微謂春秋時也春秋本魯史之名孔子作謂筆削之以著亂跡明王法故曰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諒其心也罪我者惡其直也聖王不作戰國時也處士猶居士布衣游說之徒皆是莫多于七國之世非定指楊墨也橫議不循理之論即邪說淫辭也楊子名朱墨子名翟盈天下不必皆楊墨而其言皆楊墨之屬歸猶屬也楊朱以躡潔為義主于適已故曰為我墨翟以勤勞為仁主于

為人故曰兼愛為我則背公故曰無君兼愛則本故曰無父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不義故曰禽獸其流弊一至于此而二子方自以為仁義故凡不仁義者皆託而歸之也引公明儀之言厚斂者率禽獸以食人不仁義者殆有甚焉蓋人心既壞亂賊接踵殺人強戰此謂人自相食皆邪說橫議不仁義無君父所致也閑衛護也距拒同放屏去也淫放蕩也作起也作於其心萌不仁不義之心也見諸施行日事布之天下國家曰政聖人謂堯舜以下諸聖人此與知言畧異此乃防維杜漸距之放之使勿作也

孟子說解

卷六

三七

齊文宣王下

雖堯舜周公在今日所重亦唯此抑消除也兼即滅也驅逐也周公所兼之夷狄即東海奄徐諸國也所驅虎豹犀象是紂園囿沛澤之猛獸也詩魯頌閟宮之篇解見許行章非周公之事而魯本周公之國故以屬周公据上文堯舜既沒聖人道衰邪說暴行又作今日之楊墨亦即上世之夷狄也故曰無父無君周公所膺言已亦欲如周公也膺當也敵也邪不正也不仁不義即邪也諛辭也僻于為我以後君辭于為人以遺親也淫放也由為我放而至于無君由兼愛放而至于無父也欲正人心先息邪說欲距詖行

先放淫靡明所以不得不辯之意也能言能發明仁
美之言也正道明則邪慝自誅聖人之徒屬望同志
者勿獨使一人稱好辯也大抵帝王事功聖賢道德
唯有人義仁義在心為忠孝此治亂之樞也聖賢所
置力唯此而言并田學徒發政施仁皆緒餘也

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于墨翟故其說大抵反墨
列子楊朱篇張湛注云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
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
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袷帶自枯槁于當年求餘
名于後世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此楊朱為我之大

孟子說解

卷六

三六

旨也朱之言曰古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
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
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為刑所及又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
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又曰有生之最靈
者人也資物以為養任知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
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

墨翟宋人仕宋為大夫著書十篇其言曰聖人以治
天下為事者也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亂何自
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

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
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
慈臣亦然此亦天下之所謂至亂也雖至天下之為
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賊亦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
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
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

孟子說解

卷六

三九

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
勸愛○按楊朱墨翟二子非身為無父無君也學術
不端流蔽遂至此而孟子窮致其討況今天下之言
不歸佛則歸老先儒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而今佛
氏之害尤甚于老其言本侏儒而中國儒者竊先聖
文字義理為之脩飾附會使災剝肌膚病入膏肓朱
子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大抵皆中國儒者之言自
佛教入中國後南正分宗始有明心見性之說非西
竺之舊也顧其行事蔑人倫棄君親毀形體絕宗嗣
無君無父之尤何但楊墨耳削籍亡命叢林即連逃

之徒也與志
飛廉顯項之首商史記云中濟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奄國鄭玄云在淮夷之北
○爾雅云蛇屬紆行行以腹也埤雅云蛇以眼聽種
類甚多有小僅如指者有長十許丈徑二三圍能吞
鹿者有兩首者有人面者最大曰蟒能飛曰騰龍屬

孟子說解 卷六 四

也最毒曰虺曰蝮○龍鱗蟲之長四靈之一能幽能
明能大能小春躍秋潛鹿角蛇首鬼眼蛇項鱗腹魚
鱗鷹爪虎掌牛耳或云龍無耳聽以角目能百里見
纖芥而不見石如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
不見雨狗不見雪也頭上有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
無尺木不能升天性至寒喜陽故易以象乾陰極乘
陽互根之象也○犀卽兕之牡者詳見論語季氏篇
○象南方大獸也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說身
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交州記云象
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命在其鼻所

食物皆以鼻取非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
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象與獸象同字服馴巨
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卽合又若與垂象
冥應其理不可曉舊說象所在其土必豐九真日南
最多有白者青者性嗜酒善浮水體具十二肉惟鼻
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
膽在其虎之類鼻頭有小爪能拾鍼或云膽隨四時
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其牙生花
必因雷聲或云雷震則其牙倉卒似花暴出遂巡隱
沒

孟子說解 卷六 四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烏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嗜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安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伯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
操則劓而後可者也夫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
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聲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向妻辟壁蘆盧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關禕萬鍾以兄之禕爲不義之
禕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

母處於於鳥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鴉者已類廣
曰惡用是鳥覩通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鴉也與之食
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吐之以子則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蚬而後克其操者也

聖道中庸不越人倫日用戰國處士為邪說談行精
情于譽正學幾絕孟子引苾綫之緝恢而張之不得
不辯其大旨惟天理人情愛親敬兄仁義之實非有
隱隱之譁如狙丘殺下輩也此章以陳仲子繼好辯
之後皆以開先聖中庸之道仲子知有已而不知有

孟子說解 卷六 四三
父母兄弟即無父無君之徒而人皆信之孟子辯其
否即正人心距楊墨之意與前答公孫丑不見諸侯
參伍而觀皆孔子時中之家法也

通章未暇論正理如以正理論之廉者可以取可以
無取而已非其道一介不取如其道雖孔子不辭交
際而陳仲子獨以不取為廉以窮餓為操以與人為
類窮餓難久絕人無羣枯槁斷滅非可以與也
之道也即仲子能作之不能成之偶為之亦與之
蓋既以不食為廉則當一切不食既以不居為廉則
當一切不居如蚬之居蚬之食與世無干方為能克

其操而今居猶室也食猶粟也是終與世有涉也豈
能脫然于清濁之途乎盜跖伯夷就仲子所見論之
若聖道中庸取舍惟義固不敢輕以盜跖待天下亦
何必盡以伯夷責天下而仲子不食不居是視一切
食貨貨財皆盜跖矣天下伯夷有幾而仲子未免于
取安知所取者之皆出自伯夷乎故曰未可知也匡
章云何傷者謂以力得食何必苛求所由來其言誠
是然非所論于仲子仲子視天下無非盜跖也者兄食
卿祿以為不義而不食是視君祿亦跖也以兄室為
不義不居是視兄居亦跖也而居于於陵是獨以於

孟子說解 卷六 四三
陵為伯夷也見饋兄生鴉者而頻顛是交際亦跖也
其母食之其兄一言而哇之是母所食亦跖也夫人
倫相與之類豈復有義于母子兄弟同居共食者乎

而仲子皆以為不義比類而觀則妻所易之食與於
陵所築之居何獨非跖之類而食之居之獨何心乎
跖其母不跖其妻是不食母之類終未克也鳥能全
其不食之操跖其兄室不跖其於陵是不居兄室之
類終未克也鳥能全其不居之操而匡章謂無傷惡
在其能無傷也嗟夫使仲子去其母兄又去其妻則
絕類矣絕類則誰羣自知不可而奈何仲子好為此

必不可之事也。使仲子不食其母，又不食其妻，不居
兄室，又不居於陵，是終無食無家矣。何以爲人？決知
不能而奈何？仲子自爲此決，不能之事也。引其類終
未離乎盜跖，究其操終未全乎伯夷。故曰：道不遠人，
若仲子者，蚋而後克其操者也。操與守殊須辨。

於陵齊地，三日不食，貧甚也。井上道間也。古者地皆
井路，在井間井上種樹，周禮野廬氏云：宿息井樹是
也。李李樹也。道旁之李，人所不食，故其實有在樹爲
蟲所食者，棄物也。螻蟲也。實李子也。螻食之，李不完
者也。匍匐困憊不能行也。將探取也。取之而得螻食

孟子說解 卷六 四四

之實，目不見也。三咽食不下之狀，耳有聞目有見，復
蘇也。巨擘，手大指也。以爲巨擘，猶今人言屈指第一
也。士而如巨擘，非其至者。于齊士中爲巨擘，尤莽其
至者。齊俗貪饕，仲子苦節，故在齊人中則爲第一也。
惡能廉，廉者有分辨，非絕物也。強持曰：強，仲子勿取
以爲操也。蚋，紅蚋，橋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上下，所
所居也。橋壤，黃泉，蚋所食也。如蚋則這無幾也。今仲
子所居猶室，所食猶粟，是未能無取也。伯夷言其義
也。跖，大盜名。言其不義也。築，築垣爲室也。樹種植也。
未可知，難辨從來義否也。曰：匡章言也。何傷言雖夷

跖未知無害于可食也。辟分也。蘊，縷通。分析其麻爲
縷也。易，易粟也。以力易食，何必盡開所從來解釋孟
子是未可知之難。其說雖是，但自仲子視天下則無
人非跖也。雖妻所易之粟，烏得謂無害于世家世卿
之家。戴冠名，卽爲齊卿者也。蓋，食邑名也。祿，卽卿祿
萬鍾，猶萬斗。蓋，千石之類。如以十釜一鍾計，則六萬
四千石矣。他日歸自於陵，歸母家也。生鵝，鵝之未殺
者。已指仲子也。類，不悅貌。烏用言不可受也。覲，覲
鵝，蓋他日又他日也。哇吐也。類，謂推不食不居之類。

○蘇子曰：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
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非禦而謂之禦，克類
至義之盡也。君子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
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
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
受于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故曰：若仲
子者，蚋而後能克其操者也。

孟子說解 卷六 四五

匡章，孟子弟子。齊人按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章
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候者言
章子降秦而此者三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聞言
齊兵大勝，左右請曰：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啓得

罪于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
勉之曰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
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是欺死父也夫為人子而
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按章子此言過也
君與父分敵耳以子更葬失所之母而以君命行之
不亦可乎而不為變通通國謂之不孝其以此與其
得罪于父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行事頗類陳仲子
是以亟稱陳仲子為廉士而孟子謂陳仲子避兄離
母不與其廉正以矯章子也

孟子說解

卷六

四六

滕文公下

高士傳云陳仲子字子終夫妻為人灌園楚王遣使
以金百鎰聘為相不往○國策云齊王使使問趙威
后威后謂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
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
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鮑彪注此於陵子仲自
為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趙非子云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君聞先生不仰
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實賦之仲
曰瓠所貴者謂可以盛也厚而無實不可割以盛
物而任重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以割者以瓠為

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仲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
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古者路在井間故謂路為井上周禮所謂澮一之道
川上之路也五祀祭行亦謂祭井川澮即澮水之
冬月水王故祭行井即行也○李樹多子故文从木
子聲爾雅休無實李注云一名趙李也座接慮李注
云李李也駁亦李注云子赤也古李與理通皇陶為
堯大理後為理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者為李
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左氏有行李與行李同
子食李亦取逃難以理食之義○蟪蛄即詩云蟪蛄也

孟子說解

卷六

四七

滕文公下

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駛于足○蛭蚓土精也無心
之蟲與阜螽交一名胸臆二名曲蟪長吟土中江東
人謂之歌女或云鳴者螻蛄也月令螻蛄鳴蛭蚓出
蛭蚓與螻蛄同處螻蛄土狗也亦名螻蛄○鵲家鴈
也行舒徐有行列禮云行如舒鴈古者兵法有鳩鵲
之陳號聲與鵲近猶常儀之于常娥與詩旨鵲之臨
春秋六鷁之錫聲皆相近
按孟子生平履歷次第具見上篇下篇載其嘉言懿
訓而前後義理亦有次第讀者詳之
孟子說解卷六終

孟子說解卷七

離婁章句上

郝敬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法而民不被其澤不
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句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解用也既竭耳力焉繼

卷七

孟子章句上

之以六律句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法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
揆上也下無法守也朝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蹙黃無然泄
泄喬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
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庸君世主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不能推心行政無改
于強戰聚斂之事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典刑俱在舊章可循世主不能率由而其臣
不能輔導故仁心不達天下無善治也蓋心不能自
推所以及民唯政政者繼心思之規矩準繩也無規
矩準繩則耳目窮雖公輸師曠不能成器與樂無仁
政則心思窮雖聖帝明王不能平治天下因心以運
政因政以推心因仁心仁政以求治如為高之因丘
陵為下之因川澤至便也失此不為是天下之至惡

孟子說解

卷七

二

孟子章句上

也惟仁者在高位則以心行政皇極建于上而表正
影端明良響合衆正輔而百度貞天下荷仁覆之賜
矣若不仁之主功利汨其志聲色貨利迷其心讒諂
面諛之人至培克聚斂之政行綱紀不振風俗敗壞
君臣寤寐愈惰媮安腹心昏憤而手足痿痺隨之君
既亡矣臣豈得存由未講于事君之道耳故章末專
責之

上篇論政多主心如告梁齊之君之類此章論推心
主政故以冠篇人主迷失本心與之言心心不能推
與之言政無論其心不善即善矣而空虛無實乃山

林枯槁之習豈可與言經此堯舜以來中庸之教所以異于素隱者也規矩六律仁政即聰明心思所在文章卽性與天道治學無二理也何代無法後世人主法如秋荼惟先王聰明睿智創業垂統其于人情世故知之精閱之熟經綸制作宜民宜人其後世主生長深宮舞智自聖者不同故法無如先王善矣聖人既竭三段申上文不以規矩三段言法苟不繼雖善易竭聖人不能況世主乎繼之繼竭也竭則須繼不繼卽所謂徒善不足繼有二一者耳目得規矩六律則聰明有所依憑而精密不爽此當聖人之身

孟子說解 卷七 三

不勝用也二者聖人不世出有規矩六律與仁政在卽是聖人長在此天下後世不勝用也稍重聖人之身邊申言堯舜必以仁政之意仁政自聖人心思流出天下由政蒙聖人之澤卽是在聖人彥內所謂天下歸仁也故曰仁覆天下非政曷能及此

孟子論治必稱先王及考篇中所學先王之政能并田學校數事曰此其大畧也問班固曰堯舜不可得聞問禮曰諸侯之禮未之學可知孟子法先王非拘拘陳迹也其要在乎以仁義易功利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已矣

禮樂視分明也公輸子魯之巧匠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師曠晉樂師名曠善聽曰聰律法也作樂之法陽曰律六謂黃鐘大族姑洗先上蕤賓平賓夷則無射亦也陰曰呂呂助也助陽也亦六謂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獨言律從陽也陰陽各以其法爲管十二大小參差吹之求五音之高下以按十二月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以合五氣堯舜之道統德業言也仁政謂治天下之法施仁恩於民如上篇所告梁齊諸君者皆是也仁聞以仁見稱也仁者澤民必可法於後世如堯舜乃爲至仁非政不及此也

孟子說解 卷七 四

先王之道正其爲法于後世者也善卽仁也法卽政也徒空也不足不充滿也不能無根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忘遺失也舊章先王已行之政也竭盡也聖人聰明睿智觸處自盡非有所勉也繼道所自盡處合法度非待竭絕而後繼也耳目心思所及有限法度承接然後施彼者焉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規矩六律皆作自聖人故以例仁政耳目力耳目有形也心曰思心官則思也竭心思盡其心而思所以仁天下之道也仁者謂以仁心行仁政者如堯舜聖人是也播布散也居高臨下則所及遠故

曰播上無道揆以下皆播惡之事由于不法先王也衆指臣民在下位者上謂君在高位者道即仁也揆度也行曰道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平曰法均曰度一也道揆謂以道理為權衡即先王之法也有道之君為百揆之主法即揆也君立法臣守法君不能揆則下無所守朝謂朝廷工謂百官寅亮天功故曰工信依憑也上無道揆故朝不信道下無法守故工不信度皆謂不法先王也義以防君子刑以禁小人犯觸也詩大雅板之篇厥動而不安也泄泄猶喋喋急緩貌沓沓行不進貌進退猶出入也言諂諛之言也

孟子說解 卷七 五

非詆毀也先王之道即禮義也責難于君反上泄泄沓沓以其不知為君之難也知其難則匹夫若勝子責其君以恭即謂之恭君矣君不知難由其心邪也善即堯舜之道善道陳于前則邪念自止教其君以敬即謂之敬君矣貌曰恭心曰敬恭尊而隆敬恪而謹也賤害也通章四段每段以故曰結之此故曰結天之方蹶以下一段恭敬承勿泄泄而重其責于臣也

凡物莫不有聲記曰聲成文謂之音音者聲之和也不按以律則高下散越乖戾而不和律者樂之器數

器與數合為律陽曰律陰曰呂呂侶也侶乎陽也陽數成于三盛于九數有損益進退而後音有高下清濁損益進退以三為差其法截竹為十二管以象天運十二長短相乘比而吹之管長而聲壯者為陽短而聲弱者為陰九寸之管中空為九分是為黃鐘黃鐘三分損一為六寸下生林鐘又三分林鐘益一為八寸上生大蕤三分大蕤損一為五寸有奇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為七寸有奇上生姑洗又三分姑洗損一為四寸有奇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為六寸有奇上生蕤賓三分蕤賓益一為八寸有奇上生大呂三分大呂損一為五寸有奇下生夷則又三分夷則益一為七寸有奇上生夾鐘又三分夾鐘損一為四寸有奇下生無射又三分無射益一為六寸有奇上生中呂是為律呂十二以配十二月自黃鐘九寸至應鐘四寸有奇以為序一陰一陽相間值奇數之月者為陽律值偶數之月者為陰呂陽生于十一月起黃鐘以次及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換配十二月一正三五七九月為陽六律自十二月起大呂以次及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換配二四六八十月為陰六呂截竹以求聲按數以置管管之參差有等而

孟子說解 卷七 六

聲之高下相應律呂書按法規而為圖以十二律配
合十二月辰自子午以東黃鐘至蕤賓為上自子午
以西林鐘至應鐘為下每隔八位相生上生者為陽
下生者為陰六律者聲也單吹為聲故求聲以管五
音者樂也聲比成音故審音以絃絃亦用黃鐘之數
三分損益九九八十一絲合為一絃大而音濁是為
宮土音也又以宮三分損一六九為五十四絲生徵
徵火音也徵三分益一為七十二生商商金音也商
三分損一為四十八生羽羽水音也羽三分益一為
六十四生角角木音也角三分損一不盡一算其數
孟子說解 卷七 七

不行故音止五
離妻視明者之通稱賈誼懷沙辭云離妻微睇兮
以為無明離為火南方為離向明也莊生云使離朱
索之不得朱火色為明故離為朱方妻與錄陸睽
義皆通詩曰五粲梁翰毛傳云粲歷錄也疏云文章
歷錄然楚辭云長余佩之陸離注云陸離參差分明
猶歷錄也九辨云蛾眉曼睩目騰光些睩猶妻也揚
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盪盪目瞳子猶妻也古字通
用類此或者謂離妻人名又謂孟子弟子認也○公
論石鼓一作班字若禮檀弓云季康子母喪請以棨

封者也或云魯昭公子也嘗為地設機以攻宋九攻
墨翟九却之削木為鵲飛之三日不下○師曠字子
野為音樂師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
多凍死者○衛靈公將如晉次濮上聞琴聲甚哀使
師涓以琴寫之為新聲至晉為平公奏之師曠撫其
手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廷為紂作靡靡之樂
後自沈于濮水上聞此聲其必濮上手平公悅新聲
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自是晉政在大夫○韓非子
云平公問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孟子說解 卷七 八

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
義之君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聽之師
曠援琴而鼓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
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悅
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及而問曰音莫
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
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
為清角今主君薄德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
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
有玄雲從西北起風雨至裂帷幕破俎豆糜廊瓦坐

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瘡病或謂師曠能聽蚊行蟻步大抵多後世附會之說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說解

卷七

九

禮記卷七

此與前章意同言為君臣者相與仁其民而已矣天立君君擇臣凡為民也能仁民即是盡君臣之道能盡君臣之道即是盡倫仁為保民之本堯舜所以事君治民者至矣盡矣莫非仁也為君者自仁其民敬君之事者亦仁其君之民無一念一事不為民者舜之所以事堯仁也無一夫不被其澤者堯之所以治民亦仁也仁者通天下為一身一毫有缺即是未仁故仁為君臣規矩其道本一由堯至于幽厲不忍入之心同而克念罔念聖狂遂分為二然則為君臣者當法人倫之至以求道一之歸少有虧缺即入不仁

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必淪為下不以堯舜為法必與幽厲同歸未有不為仁而又能免于不仁者也

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法聖人盡所以為君臣之道無以復加故曰至也臣以事君為道君以治民為道法堯舜者法其仁非擬其迹也不法堯舜君臣之道便有未盡而已矣者極盡之辭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堯皆以仁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命官巡狩皆所以事堯者堯為天下得人成功文章巍乎煥乎皆所以治其民者於變時雍協和風動仁覆天下故曰

孟子說解

卷七

十

禮記卷七

盡道道至于盡更不容有二引孔子之言分前後為二端前言堯舜仁民之至後言幽厲賊民之至堯舜為萬世法幽厲為萬世鑒此之謂道二出此則入彼所以仁為君臣規矩不可踰也能為堯舜則道一不能為堯舜則道二矣名諡也諡法壅遏不通曰幽殺戮無辜曰厲周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人逐之死于疑幽王名宮涅宣王子厲王孫犬戎殺之于驪山下西周遂亡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言恥不可雪也莫之遠也詩大雅蕩之篇鑒鏡也因故亡以自照也故謂紂夏謂桀紂不能鑒桀幽厲又不能鑒桀紂所以借

亡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因上章桀紂幽厲而引三代失天下為言仁人心也仁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聽天下國家為一體曰仁二帝三王所以得天下仁也桀紂幽厲所以失天下不仁也禹湯文武美行百千總歸于仁桀紂幽厲罪狀百千總歸不仁蓋仁則通天下為身

孟子說解

卷七

士

十一

而以興以存不仁則頑廢不屬而以廢以亡仁與不仁剛廢與存亡之機自古及今天子至庶人未有能違者今天下無王諸侯各國其國皆知求與求存惡廢惡亡而無肯為仁者豈三代不易之道今能易之乎豈天子獨然諸侯獨不然乎國之廢興存亡一語主當時諸侯言卿大夫士庶人極言不仁無一免者此後四章意甚貫穿由身以及家國天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尊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

承上章言脩身為本仁智禮三者君子所以脩身也仁以愛人智以治人禮以敬人如此則蒙其仁者必親服其智者必治感其敬者必答行無不得則安富尊榮天下歸而多福至王道行矣可見為治之本在脩身反求諸身德盛而化自神不宜馳騁功利與天下爭強弱舍己而責人則求福而得禍矣

行有不得請家國天下有不親不治不答者皆反求其仁智禮也君子常見己之非不見人之不是則身無不脩而人自無不服矣詩大雅文王之篇人能長言合天理則百福由己求此脩身自然之效也

孟子說解

卷七

士

十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此承上章身正天下歸而歎人不知本也人謂當時遊說輩恒言常諱也言天下國家求諸人耳廣論浮議而不知反其本也天下天子所主也國諸侯之國也家卿大夫勳舊貴戚之家也天子不得賢諸侯無以治天下諸侯不得賢卿大夫無以治其國皆謂之本而欲治其家者又以脩身為本詩云大邦維屏天下之本也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國之本也懷德維寧家之本也據前後章次第家即巨室猶詩云凡周之

三是以故微子去而殷亡二老歸而周興君身不脩則親戚叛之故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下章卽以巨室承之與大學之音各異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天子所與共天下者惟賢公卿戰國時諸侯驕恣犬馬土芥其臣惟知臣不可得罪於君不知君尤不可得罪于臣臣得罪于君舊止其身君得罪于臣所聚遠矣故發巨室之論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身脩則不得罪于巨室國之本在家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三

梁惠篇

巨室慕則國人皆慕天下之本在國國人慕則天下人皆慕至于天下慕而德教四達矣洪範所謂汝從則卿士大夫從庶民從也上章由天下而反約其本于身此章由身而推極于天下不得罪卽仁智禮交脩也者舊悅其德強宗服其教非巨室不罪我我身脩自無可罪也蓋人主挾勢自用苟無法家拂士將無所不至古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明主有不敢得罪于公卿大夫之心自能溫恭禮下親賢愛民公卿大夫悅服而國人仰戴明主矣夫君令臣共者常也而曰君不得罪于臣卽書

成王畏相詩下民有嚴之義殷以三仁去而亡周以

二老來而興故明主不患臣得罪于己惟恐己得罪

于臣是心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心不惟世為忠

貞如十亂四友不可得罪卽跋扈強梗如魯三家晉

六卿輩亦其君德不脩自貽伊戚也是以湯武罪己

其興也勃焉故曰家之本在身為政不難惟知本也

○巨室大家也不得罪謂身脩而行無不得也慕想

望也國畿內也德躬行也教章程也德教卽政也慕

在平日由于德感而教施于慕後故沛然四達也溢

充滿也慕者人心所同然也巨室者國人之表國人

孟子說解

卷七

十四

梁惠篇

者天下人之表也心以及心自上而下自近而遠如水

流濕火就燥所以不難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

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滂出而女於吳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罷不德上帝旣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斃于將于

紂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歸之

谷無散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執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聖賢處世天命人事並行不悖盡人以回天存乎自

強天下有一定不可違之理數一定不可易之時勢

凡非人力所能為者皆謂之天明王不作諸侯放恣

恃強大而陵弱小弱小為之役此理數時勢必不可

違亦猶治世以三德事五德以五德事九德不得不

然齊景公隱忍事吳揮涕以女之正為此耳然徒知

恥為人役不求免役之道役豈能免昔文三處無道

之天如姜里之囚商紂之強大何加焉文王雖弱小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五 而能脩德行仁竟為政于天下所謂大德大賢有道

之主天下誰能役之今諸侯遇強大之敵蒙人役之

恥不師文王求無為役不可得已故無道之天正奮

厲之日包羞忍恥實自強之機處屈辱而不知奮向

足與圖存哉故曰知恥近乎勇古英雄所以轉弱而

為強皆是物也 德謂道有諸己賢謂德過人小謂一善大謂全美役

謂服事小役大以土地相兼也弱役強以兵力相脅

也天者自然之名齊景公名杅曰諡曰景公出令使

人也受命聽人令也運物與物駮也運淚也涕出

恥之也文以女與之也時吳王夫差強齊景公忍恥

受命所謂順天也小國師大國謂效強大所為不務

賢德也恥受命蓋為大國役也弟子恥受命先師言

必不免也師文王謂脩德尚賢行仁政也五年七年

各臣所乘之勢約言之天地之數會于五春秋停云

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方各七也故五七為有道之

符此承小國恥受命而兼言大國者大國雖強無賢

德不能為政于天下同也詩大雅文王之篇詠文王

之事也麗附也自相附麗所謂其會如林者也或曰

麗數也十萬曰億不億猶言無萬數也侯惟也服從

孟子說解 卷七 夫 也殷士服臣于也膚美也敏速也言儀容美而趨事

疾也裸將奉酒助祭也裸獻也將奉也裸灌通以酒

灌地求神也京周京也如微子來見祖廟之類不可

為衆言不可以衆力敵也執執手持熱物譬強大不

可犯也灌以水濯手譬仁能馴暴也執執不灌必有

焦爛之患喻不脩德必受強大之辱也詩大雅桑柔

之篇逝語辭 按唐虞夏商之為天子也無金城千里之都王畿隨

宜遷徙九州六服皆以分建諸侯天子土地甲兵無

以甚踰于列辟而天下歡然戴為共主慶賞黜陟惟

命是共真所謂以德役者矣秦漢而後人主以四海
為家尊君而卑臣居重以馭輕禁網愈密防衛愈固
把持蕃伏然後強梁者不敢逞此世運使然雖有明
主而遭值季世欲寢兵措刑指鳩而定天下日再中
矣故曰天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大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七

天下治亂興亡始自君心一念覺悟即是可救之藥
不然雖忠良盈庭勞瘁指掌而沈醉不醒可若之何
故天下無不可回之亂無不可釋之辱惟不仁之人
陷溺錮蔽忠言不悟坐至死亡皆其自取彼以危為
安以蓄為利顛倒迷惑然而清濁貴賤天道入亨曉
然分明不可逃也安其危則危至矣利其蓄則蓄至
矣樂其所亡則亡至矣誰非自取乎明知自取而
不聽故曰自取不仁者誅思焉

孺子無知歌出無心見水自取滄浪楚水漾漢下流
也纓冠繫也纓貴而足賤水清貴而濁賤小子門人
也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
伐也太甲逸書篇名今孔書有之孽禍萌也詳盡心
上篇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也故為淵醜
魚者獺也為叢棘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七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政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受辱以陷於死亡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自離婁以下諸章言仁當為而未指為仁之事此章
推及民心欲惡節大學絜矩治國平天下之道即仁
也孔子論仁亦惟好惡好惡者人情之公同其好惡
者行仁之本世主殘民自逞民心不遂如在何惡垂
危而解其機甚便願今諸侯孰有能翻然改圖與民
同好惡者乎當今之時欲行仁亦晚矣要在及時勇

其如久病將死來日苦短孳孳汲汲蓄三年之艾救
七年之病惟恐不及而後庶幾若德優意緩其何能
濟

民心所欲如省刑薄稅之類所惡如殺人橫斂之類
聚則所願無不得勿施則所惡不加身不施其所惡
乃能聚其所欲爾也猶言云爾得民心之道不過如
此也墻穴也獸所居也水趨下獸歸穴性也為淵敗
謂逐魚使歸淵也獺食魚之獸爵小鳥鷓食爵之鳥
艾藥草可燃火以灼病陳久益善故需三年也七年
之病喻至不仁也悔積日之桀紂一朝欲為湯武也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九

詩大雅柔柔之篇淑清淳也載則也胥相也溺沈沒
也引以明不仁死亡之意
論法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桀桀也周禮謂
之鬻辜殺牲而支解之也文从舛在木上言凶暴如
磔也紂馬鞞也詳論語第十九篇
獺似猫形扁一名獺通作獺爾雅註獺鳴而獺候之
莊子云獺猶狙以為雌束皙云獺以獺為婿也○黑
色微赤者謂之爵即燕雀之色故燕謂玄鳥爵與雀
通小鳥曰雀雀依人故謂賓雀似客依主也今燕雀
先宰之類或曰爵者盡也足也以其小而整節節足

足無故名飲器一升為爵二升為觥三升為解四升
為角五升為散以至于斗至于壺至于石由爵漸加
故官級曰爵雀食粟故祿因于爵王制云任官然後
爵位定然後祿以爵受祿取有節知足之意○鷓鴣
也鷹屬鷓鴣云晨風鷓也注云鷓屬即化雉鷓者月
令二月鷓化為鳩五月鳩復化為鷹鷓即布穀列子
云鷓化為鷓鴣化為布穀布穀久復化為鷓
艾一名冰臺削冰圓向日取艾承其影得火故名也
艾刈也刈取之故字从艾艾治也以治疾得名詩云
或蕭或艾又長久之名取陳久則善也故五十曰艾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
艾以陳久為佳女以新少為美故幼婦曰少艾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

承上章言仁以同民心則為好惡在君身則為禮義
安宅正路豈其不美而不仁者自戕賊是謂自暴民
之秉彝豈其獨無而不仁者自拋擲是謂自棄戕賊
者非毀禮義拋擲者委于不能非毀者不可與言勿
論矣拋擲者明知仁義之美為已有而甘自棄亦可

亨矣故君子絕望于自暴者而痛惜夫自棄者

自暴自棄非天暴棄之非人暴棄之天與之人同之
彼自害自廢耳私欲橫行天理滅絕故曰暴棄安怠
情策勵不起故曰廢不可與者絕之之辭不可與言
者言則非之非猶毀也禮義猶言道理即仁義也不
曰仁義而曰禮義者為不可與言道理云爾自棄者
與之言亦知仁義之美但自謂不能居不能行也良
心一也以存諸中含洪廣大謂仁以見諸事條理精
密謂義仁則無累隨處安舒為己公而為人恕是謂
安宅義則順理時行時止履道坦坦邪徑不由是謂

孟子說解

卷七

三

正路曠空也哀哉歎人自棄也

前章皆言仁此章兼義安宅正路皆本人君身心言
之下章推至親長孝弟居下位章又推明善誠為天
道人道誠能動物則為仁無餘術矣諸章由淺入深
論仁之序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承上仁義為安宅正路即平常易簡之理暴棄者舍
而他求豈知道不外仁義仁義不外孝弟但親親長
長即平天下之道人人有之人人能之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豈必求諸遠且難乎遠且難即不謂安
宅正路矣

道體無為為道曰事通而遠步而難即下學而上達
之意戰國處士橫議楊墨功利之說皆遠且難者道
術不明人心傾險世路崎嶇所以大亂語云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其要惟在反經正人心明禮敦讓則
世路自平在士君子脩德學道依乎中庸入孝出弟
行庸德謹庸言自然物我偕適大道為公家邦無怨
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

孟子說解

卷七

三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承上章親長平天下而推本于誠凡奉上使下事親
交友處內外人已親疎莫不各有當然之道體信達
順不可襲取也前三事不言誠而有道即是存誠獲
上不以容悅而以信友即事君之誠信友不以苟合
而以孝親即信友之誠誠身不以身而以明善即誠
之精誠透徹無一私之蔽者乃為至誠乃能動物物

善實有諸已即謂命于天即天道思者心之官思則
明明則無遮蔽善復而天全矣仁孝忠信之理誠有
諸身以之事上則獲臨民則治交友則信事親則悅
蓋誠本天命人心同然默契故無不可感動之物此
章之言與中庸合世儒謂孟子學于子思蓋此類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在野曰吾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
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四

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
天下矣
承上章至誠動物悅親信友而言以仁心行仁政如
文王者自能風動四海騶屬豪傑之心所謂五霸三
之國人天下皆慕之矣文王本豈弟如傷仁孝慈
之德行治岐之政一世之民舉蒙其養不獨老者耳
但伯夷太公以老來歸故以養老稱旣收天下之人
望遂繫天下之人心所以為政於天下也信弟國
高尚之老也太公造周定策之老也高尚者來則風
教振定策者來則功業張民心所以向化周道所以

曰隆自非至誠感動何以得此今天下豈無大老諸
侯德政不備望望然去之矣
文王之政如明堂章所言文王之治岐是也其曰老
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發政施仁必先無告省
刑薄斂使匹夫匹婦仰足以事又申之以孝悌之義
所謂老吾老及人之老皆是養老之政伯夷太公稱
文王者此也孟子嘗自釋曰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
其田里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文王之民無
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而先儒解經附合詩大雅行
葷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之文因緣孟子庠者養也與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四

西伯善養老之說作為王制云四代養老有上庠下
庠國老庶老東序西序左學右學東膠西膠祭義又
有三老五更等名至東漢時舉行天子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酌執簡受言謂古養老之禮如是果
有之亦未耳非發政施仁使民安生樂業親上事長
之實事也伯夷太公豈徒為文王能割牲饋已執爵
酌已而來與孟子此篇大抵勸諸侯脩德行仁逐章
有次第而此因于前章至誠能動物德行仁自動蒙
養之恩即不得罪于巨室天下慕之之意也當時游
士如伯夷淳于髡輩皆老而巨室所至世主禮尊先

驅孟氏。尊元老，諫不行，言不聽，安望天下之民歸之也。故下章以聚斂強戰輩繼之。

作興謂振作起興節詩云文王厥厥生之意言西伯發政施仁風聲振起也老者自寓之辭大老謂齒德聞望重于天下也天下之父謂為人情所係屬也七年約其時數解見前

伯夷歸周竟不食而餓死太公歸周相武王定天下

孟子并舉且先伯夷不以功名先節誼也人知太公

興周而不知伯夷有大造于周伯夷與文王同心而

太公與武王為烈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五

離樂章句上

伯夷孤竹國君之子孤竹地在遼西故云居北海之

濱說詳論語○太公東海人名尚字牙或云名望古

炎帝之後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曰姜氏曰呂

至呂尚避紂奔周釣于渭濱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

非龍非虬非虎非龍兆得公侯天遺汝師卒遇太公

于磻溪坐茅以漁文王與語而悅之曰自吾先公

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于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載與俱歸遂號太公望○秦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也文王用之而王楚辭天

問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遠云呂也

設乃在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文王載以歸相武王伐紂尊為尚父受封于齊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夫之強

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

者次之辟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離婁以下數章歷戒世主勿為不仁而未明指不仁

之事七國紛爭兵連禍結民命所以死亡天下所以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六

離樂章句上

大亂皆由於強戰本賊臣導之故弁著其罪

求冉有名孔子弟子為季康子宰改於其德言不能

變季氏使脩德也德猶行也賦粟稅民田也倍他日

加多于昔也小子門人也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

也富之者奪民財強戰者殘民命以土地殺人猶率

土地食人肉也罪不容死言死猶不足贖罪也善戰

連諸侯辟土地三者皆當時所謂良臣也服被也上

刑大辟也連諸侯合從也辟開也萊荒地也任責也

責以地稅也連諸侯者約強戰之黨任土地者備

戰之資雖未提兵操刃亦強戰之流故罪即次之

猶比也猶志至氣之次非輕之也其罪等耳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章之旨不主觀人觀人而但求諸眸子則疎矣本謂人心邪正有諸中必形諸外精神發越眉宇之間氣象自難掩即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此也小人見君子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厚貌深情彌縫周匝利口便言誰肯抒吐然而瞻視顧盼之間神明相接自爾難掩蓋人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七

難言

之精神浮游百體百體皆可徵心如口耳四肢之類猶假脩飾脩飾則不稱良良自然也內與心接外與人接色授神往獻造儵忽無暇安排易簡直達未有如眸子者故曰良也醫書云五藏六府之氣上注于目目者榮衛魂鬼之所營神氣之所生故目者心使也目為心候應心而發心正則視正心邪則視邪君子瞻視安祥器宇清明小人猜爽煙浮神氣昏濁故克已四勿視為先人能操心反視神明內照非易也視則胸中正眸子自瞭非獨以觀人而謂之良也道書云機在目動在機心動在目機靜則動不發目

定則心不移故脩煉之家黃庭百神月輪黍稷之類皆目光內注目所注則精神氣皆會所以為人身之善物操心之靈樞也

存在也在人身軀殼也眸子目中瞳子瞳小也胸中正心無隱慝也瞭明也胸中不正包藏隱惡也眊昏也明與昏皆本其人自視也聽言觀眸子自君子觀聽也心正則視端心不正則視亂口言而目視則心自不可匿聽言而觀眸子則邪正立觀矣度遷也重在觀眸子人皆以巧言欺世而色莊者徵于目詩云有靦面目視人周極眸子之謂也自視者明明不自見謂之瞽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八

難言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聲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此為世主侮奪人而發凡天下驕奢貪婪之主必假為恭儉之迹以文其失然宅心行事為可假也夫所謂恭者其心真見天下無一人可慢雖匹夫勝子誰敢侮之此方為真恭所謂儉者其心真見天下之財非吾所有一毫莫取此方為真儉若夫侮人奪人之性強梁好勝惟恐勝已者不順其侮嗜利苟得惟恐有虧者不順其奪恣已縱慾輕世傲物何等肺腸而

力多譁恭儉如鳳鳴鷄之不相似也氣盈而矯為
謙及其臨下鮮不侮矣志貪而矯為廉及其見利鮮
不奪矣豈可以聲音笑貌偽為之今欲為恭儉請自
不侮人不奪人始

惟恐不順是貪做人心髓說盡當世諸侯侮奪人情
狀以兵加入便欲人降已利人土地便欲人與已此
最是惡心腸更不管他人惟要自己稱意所以為不
恭儉也聲音笑貌為者色取而行違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平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
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天下乎

孟子制行端慤動必以禮游士見為拘拘然無適于
用故語次含譏詭孟子平心據理答之不逆不億虛
舟應物讀者須察今天下溺夫子不援意譏孟子迂
闊未必能濟世彷彿江湖滔滔皆是誰與易之意言
舉世昏溺雖從權豈可勝援諷孟子所以不援有短
于禮與權之外者髡本滑稽小人狎侮君子非真勸
以行權濟世如陳代公孫丑不見諸侯之間也孟子

一在與深譁漫應之云爾其以嫂溺發問與此天
妻意同利口諧謔并記之書中見聖賢處邪世待小
人矜而不爭羞而不亂危行言孫如此

權與禮非二也權即禮之變通活潑處若相反而實
相須無權不可行禮無禮不可用權禮之用和為貴
權斯和矣極天下之道不外禮與權小人難與言姑
就所問答之不屑之教誨也

曲禮云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內則云男女非
祭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篋無篋則皆坐奠之而
後取之○淮南子云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

也至其迫于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
故患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孝子之事親和顏早體
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捋其髮而拯非敢溺侮以救
其死也救溺則捋髮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此權之
所由設也

淳于姓髡名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
為隱語承意觀色齊人謂之炙輶齊宣王好士
稷門之下與鄒衍輩七十餘人列第廡莊之衢高
大屋尊寵之
豺似狗長尾豺柴也俗云瘦似豺以形細瘦名也狼

切...頭豺屬二物多智故守从才从良詩以狼...
土...人遺...此也狼穴多藉草故穢亂曰狼藉狼前
足短行常並兩失一則無助故事垂曰狼狽或曰狼
一足者為狽附狽行失狼則顛狼膏可備珍羞狼糞
煙直上烽燧用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
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
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一

離經考一

賢父之於子養之而已故曰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
材君子以善養人養者薰育之意教者計較之方所
謂責善也子不肖而父督責過則必有相夷不祥之
惡若賢子弟自不妨于親教周公教伯禽仲尼教伯
魚未嘗易也若丹朱之傲商均之慢聖人無如何則
託之師保耳師保之訓不行則委曲安全之耳不
肖之子無不祥之惡斯慈父之用心矣雖然人子
而使其父不肯責善尚可以為子乎是故責善雖
之說以告人父而非以訓子猶國人犬豕之說以告
人君而非以率臣故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

至人不足適三章父子君臣相與之道仁至義
言參伍而觀則得矣

君子不教子君子不親教其子也夷傷也反夷言本
愛之反傷之也惡垂戾也易子而教與人交易其子
而教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
守之本也會子養會督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會督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二

離經考一

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
此章專為事親而發事親即孝守身即仁惟仁人能
為孝子也承奉曰事存主曰守守身事親即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乎親之意身與親一本而志相
未有放佚之人能曲體親心脩身立行以盡其親
者能守身則循理謹慎無放佚之非可以此才誠篤
專一無詐偽之習可以盡孝聖門守身之道
自省弘毅任重故戰兢自保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一
言不敢忘親一舉足不敢忘親身體髮膚不敢毀

傷所以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也左右就養無方承歡順志有出于尋常酒食之外者故徹必請命問必對有曲探于未萌承順于已發至誠肫懇非忠信純篤自守者而能之乎以此養親是曰養志聖門言孝歸會子夫子作孝經授之莫非守身事親之義也孝本庸行尋常奉養自不離飲食虞舜六孝惟養以天下事親合奉養無復他矣記云孝子不過于物酒肉飲食甘旨之奉孝之物也聖賢所謂孝不過世俗所謂不孝者能自盡耳但世俗以飲食為飲食則所養止口體會子以飲食為親愛所養在心志世俗以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三

禮記卷之七

親事親祇見彌文會子以身事親乃究根本蓋至孝不越人情人情即是天理舍酒肉言孝非人情也執飲食盡孝非天理也會替賢父其志豈盡于所與問餘會參孝子其養志亦豈盡于請與對有乎即飲食承順如此而平日守身事親左右無方致其底豫者何所不用自非守身曷以有此故曰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也

人有此身即不能無事有事則不可無守故言言事守之大見親與身之重也再言事守之本申守身守身之要也萬事皆因有身而身由親出知身之要則

不忘身所自出故曰思備身不可以不事也身謂忘身也忘身者必忘親身者必厚親故事親為事之本者以身所從出而守身為守之本者以孝所由立也惟會子能自守故惟會子能事親會子即會參會子也元會子也酒肉之養孝之常也徹食畢徹饌也請所與問親意所欲與者與之非問與不與也問餘必對有恐違親意也委曲將順故曰養志復進復以供也文王世子云末有原亦謂不再進也事親若會子教人法之也可猶是也可其為人子非可會子也人苟事親若會子亦不可及矣而但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四

禮記卷之七

云可者何也禮云孝子不過乎物身者父母之身也孝雖竭力非有加于身之外也猶臣之事君功業蓋世亦賴君之福非臣自為也故孟子謂事親若會子可矣韓子謂事君若周公可矣此章論子之事父貴養志下章論臣之事君貴格心大抵皆以不失其身為本也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公問儀問于會子曰子可以為孝乎會子曰是何言與君子所謂先

意承志論親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淮南子云會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說苑云會參芸瓜誤傷其根會參援大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大人得無傷乎退屏鼓琴而歌令知其平也魯人賢會子夫子曰參來汝不聞舜為人子乎小謹則待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孟子有二子會元會申也檀弓會子寢疾會元會申坐于足跗向說苑云會子有疾會元抱首會華抱足

孟子說解 卷七

三五

能事孝

韓詩外傳會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會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按會華即會申申字華亦字西申西方華西岳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章論大臣致主之道所責于臣者似易而實難所望于君者似難而實恕見忠臣尊君敬君之至尤見仁人愛君體君之深適與諫通責也間與諫通正言將阻之也君心本未得養而徒犯諍于口舌之間祇

覺區是而君非君亦祇覺苦難而無措故用人亦不足責行政亦不足間此元老大人之用心也大人所以善成其君者不在枝葉而在根本君心萬化之原大人養厚而見大務本而知幾不以覲變為忠悃不以形迹為顯道朝夕故沃惟務端君心之趨向言論風旨惟在防君心之邪僻非不諫也而所諫在君心非不諍也而所諍在君心格正也如孟子與梁王言不嗜殺人與齊王言不忍之心仁義孝弟之說皆灌漑其根而疏濬其源非實有居仁由義知言養氣學堯舜周孔之道者不能也故曰惟大人君仁莫不仁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六

能事孝

以下申明所以格君心之意本端則末自從源清則流自潔大人正君其道如此然而遇不遇存乎其時大人所能者道所不能者遇則為伊尹周公而格心之功成不遇則為孔子孟軻而言不行諫不聽分疎情隔將奈何哉惟論忠臣所以事君者如此亦會前章孝子養志其要在守身而已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是非有真毀譽無真毀譽已不足信而又有無心譽求全得毀者愈不足信世衰道微公論不明物倒置往往如此有者不盡然之辭也名過實

曰若人善曰毀譽不足喜故不如自知之為其
不足憂故不如自訟之為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言最是易失之物口最是難閉之關不懲創則不知
戒無涵養則不能詎不顧遠則不知恥夫口驟發誰
捫其舌快意揚已誰證其欺身不在局內而空譁事
不應克終而謾說喜則溢美怒則溢惡言之容易夫
復何怪無責猶無怪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為人師人不師已而自好為之也凡分之尊者若

孟子說解

卷七

三七

惟聖學

君若親若長人好為之猶可得也唯師以道尊好為
之則不可從古不君而為人師者惟一孔子孔子辭
之而不得非好之也伯夷柳下惠孟子以百世師歸
之又曰姑舍是如之何碌碌庸人敢輕言為人師乎
不自量而好為之於是有強不知以誤愚蒙者於是
有標異說倡左道煽惑人心者於是有樹徒植黨議
古非今招凶禍者好為人師好為人師好為人長其
患小好為人師關係世教風俗其患深且大
好為人師由于不好學教學相資也聖人教便是學
言誨人必先言學學不厭教乃不倦温故知新乃可

為師今好為人師必自足已而廢學矣後世儒者
勤則為人師所以千古無真學孔子惟好學所以為
千古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
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之責樂克為其從子敖也然不欲直斥而但云
亦來見我樂克不悟而更問孟子亦不顯言但詰其
來齊之久至責其不早見長者始覺所措有在乃翻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八

惟聖學

然悔知罪之在失從也孟子責人渾厚發言周慎若
此何謂英氣壁立
樂正子之齊本為見孟子故責以見長後于舍館按
聘禮賓至先造朝然後通館示專也弟子求師學道
禮亦宜然若為他事來不從王驩行或亦不以舍館
罪之
子敖王驩字樂正子魯人子敖適魯反樂正子因之
至齊時孟子在齊正子本為孟子來也昔者前日也
古昔夕通隔宿以前皆曰昔不亦宜乎昔言至齊久
而不來意其不復來矣故出此言為宜也舍止也

居曰館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從饋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也

承上章孟子伯恐樂克不喻已意疑得罪止于見遲故明言傲之學古以饋吸正是前問亦來見本意徒但也以饋吸資其路費餼糧也饋食也吸飲也越國從師本為求教故曰學古之道學古道者富貴不能移豈以饋喪喪守孟子庶祿十萬不受故曰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孔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昔人謂小人不可與作緣豈可因饋吸細事苟于所從乎

孟子說解

卷七

三九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古人所稱三不孝皆從常理外權其變孟子又就三不孝中權其重者不專為舜舜引舜証之耳順親常理若阿意曲從反陷親于不義無道不仕常理若家貧親老不仕反是不顧親之養告而後娶常理若告不得娶反絕親之祀三者皆通于處變而重于立孝然順親之過缺親之養者較輕斬親之祀者尤重舜嘗不告而娶君子謂之猶告正為無後大也按古禮謂不娶無子者亦或有他故非必皆因親不可告而

舜三十鰥居則以父母頑嚚不可告也然使大孝不如舜頑嚚不如瞽瞍無天子之命非神堯之女則不告而娶亦未可非專舉聖人不幸之事為可法也本意重無後為大二氏之徒以無家為出世覆宗絕祀所以為名教之罪人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聲可已也惡聲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

離婁章句上

于仁義心莫良于孝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良知良能達諸天下即是協和風動之本學者不可一日離仁義安可一日離孝弟仁義之真精既不外孝弟天下之道又孰有外于孝弟者乎道明于智智者知也智之實亦惟于事親從兄之間行著習察瞭然見孩提真性守而勿失是天明之智也通立于禮禮者履也禮之實亦惟于事親從兄之間有品節儀之心無窮而節之以有限之分意質直而行之以委曲之文是中正之禮也道成于樂樂者樂也樂之實亦惟于事親從兄之間心安意肯而樂則遇親自生愛遇兄

自生敬和順從容天機長裕不容不樂不容不生所謂惡可已也仁讓熏蒸習慣性成舉此加彼以至鄉黨州里邦國天下仁民愛物一體無礙有手舞足蹈而不知者此無聲之樂大和洋溢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亦惟滿其孩提愛敬之一念耳故孝弟者實也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得其實而培養之枝業榮華次第森發矣

仁義合內外顯微全體而言所謂雍熙協和堯舜之道者也其真精保合處曰實惟是人心一點事親從兄之良不學不慮為仁義種子如果實之實五實只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一

難美章句上

是一實後三實字應前兩實字一粒種包千枝萬葉應氣發生充周無窮智禮樂三者播種耘耔苗秀成熟之次第也孝弟靈覺處見智智如甲拆萌芽實踐處見禮禮如枝條敷榮自然純熟處見樂樂如生意血脉貫徹始終實不生不達智禮無樂不成自萌芽發生至喬林蔽帝干霄拂雲仁至義精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曰樂也足蹈手舞作樂之容也樂記有此語因以言樂仁義之化境不可知之神也

此章言學問根本次第簡易直捷惟孝弟一念擴而充之至義精仁熟道德事功一以貫之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論語首舉孝弟為為仁之本七篇之義歸于仁義無父無君者距而放之自謂守先王之遺以待後學不過入孝出弟而佛老之學背此兩者故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此中庸之教仲尼之家法世道人心所倚賴也知曰弗去即中庸誠明合一之旨知不能行不為真知良知便是良能此章之義本體即工夫工夫合本體非如後世以致知為入門先知後行之說也先知後行舍本體而別求工夫與告子義外之學相去幾何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二

難美章句上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大舜純孝之心在不得乎親四語惟其心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雖至凌并焚糜亦見為已罪自怨自艾無可解憂故當其時雖人心欣欣然以天下之大舉而歸之舜以為父母未悅焉用此人而不得父母無以為人禽獸耳子而不順父母無以為子路人耳不夫曰得不逆曰順無論不得謂何但不得謂我非人論不順謂何但不順即我非子操此心事親焉有

不盡之適愈是難得難而之親益堅為人為子之念則金石可格豚魚可孚也瞽瞍雖頑豈無人心而究竟亦底于豫悅矣瞽瞍既底豫則天下為子者始信無不可順之親而皆化于孝矣夫子孝父慈定分也瞽瞍既底豫天下為父者覺為瞽瞍之過而不以非道加其子亦止于慈而安其所以為父天下之為子者覺為舜之是而不以難事怨其親亦止于孝而安其所以為子不獨格瞽瞍而為天下萬世立父子之極可不謂大孝乎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三

離婁章句下

天下言大也大悅而歸言非強求也草芥喻輕也不得乎親四語孟子推舜事親之心如此所以極盡其道也不得謂父母惡之也不順謂拂親意也底至也豫悅也

無目朕曰瞽有目朕無見曰矇有目無眸子曰瞶舜父有目不別好惡故時人以此名之小說家謂舜父實瞽舜舐之目霍然開

孟子說解卷八

離婁章句下

郝敬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平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一

離婁章句下

此章論帝王道同而獨舉舜文者以其德皆性之溫純美善相似為古今道脉正宗而年代地里先後遠近最隔舉異以徵同也二聖同處在心源相接非但形迹比擬舜大孝文王敬止皆脩身齊家治國以平天下為千古人倫之至也舜好生文如傷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惟舜文凡先聖後聖所由惟一理所通惟一心雖經綸變化隨時轉移其揆則一未有不由乎仁義中正之道而出于功利別途者也孟子所以陳仁義言性善入孝出弟述唐虞三代之德以待後之學者惟曰道一而已舜何人也文王我師也此之謂也諸馮鳴條皆東南地名負夏中國地名遷自東夷遷中國也夷遠裔邊地也舜至文王千二百年得志謂

為天子方伯志得行也志即下文所揆者行乎中國政教行也符節所以為信揆度也以道裁物曰揆猶百揆之揆事物之宰衡也

按史稱舜冀州入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冀州即今北京山西境歷山晉地雷澤曹地負夏衛地皆中土也然則孟子何以云東夷乎張守節註史記引會稽記云舜上虞人去上虞三十里有姚丘舜所生也又引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人生姚丘今浙江紹興府有上虞餘姚二縣舜姚姓故稱餘姚上虞縣有握登山上有聖母廟

孟子說解

卷八

二

舜母名握登也然則舜本越產耳今河南有虞城豈即其行中國遷負夏所經歷之地邪文王生長西土故不言遷舜遷負夏自東越遷于中原也負夏即帝都冀州為中原肩背故名負夏馮憑同滿也東夷濱海水國水神為馮夷故東越稱諸馮也鳴條鄭玄云地在南夷按虞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死陟方謂巡守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未從史傳皆云舜巡守崩于蒼梧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有舜陵離騷謂濟湘沅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是也鳴條即蒼梧以鳳凰梧桐得名也拾遺記

云舜葬蒼梧有鳥名馮雷銜珠塵為墳集于峻林之上能反形變色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此鳴條之所由名與鄭玄謂為南夷地是也書序云湯與夏桀戰於鳴條之野孔安國謂鳴條在安邑則是夏桀畿內而史記云湯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淮南子云湯敗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南巢山而死然則鳴條南巢皆南方地名秦紀云費昌言夏桀時為湯御以敗桀于鳴條為御有功蓋追及也如造父御周穆王之類豈桀在安邑而勞窮追乎既放則不予故都鄭玄謂鳴條為南方地是也而孔書伊訓云

孟子說解

卷八

三

有命造攻自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孔書非古也附會孟子世俗又附會孔書故今山西安邑有鳴條岡而孟子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則是古書原未言鳴條也漢以前解經者誤于春秋夷吳越謂古聖人皆生中國死中國強謂諸馮鳴條皆中國地不思東夷明指越也西夷明指秦也故相去絕遠若東夷為中原距秦非遙何得稱夷而與文王分東西乎況禹生西羌尤遠容得非夷與會稽之禹穴九疑之舜陵昭然天壤間亦何能強移而之中土也岐周周大王自幽所遷都也岐本山名在今陝西鳳

朔府岐山縣山有兩峯俗名箭筈嶺山南為周原詩云周原膺嶺在圃之東鎬京之西周自后稷至武王五遷曰郃曰幽曰岐曰豐曰鎬皆不離舊封鎬京即今西安府漢唐皆都此畢畢公榮之食邑書序云周公榮成王葬于畢附文王墓或云在渭北咸陽境或云在渭南長安境史周紀武王伐紂上祭于畢馬融云即文王墓地或云畢星名天綱也主兵綱羅無道故祭之詩云有棟天畢載施之行是也與此畢異郢當是程字之誤文王作程邑地理志云扶風安陵縣周程邑也地近岐豐周宣王時有司馬封為程伯詩孟子說解

卷八

四

孟子說解

云程伯休父是也郢本楚南郡名與西周遠不相涉文王但言生與卒而不言遷者文王未王生長西土其得志行乎中國則江漢汝墳二南之圖耳古皆謂中國後儒始誣楚為夷也符字也古者用玉為圭璋長短有度剖而分之以為信半給付外半畱內有徵發期會則執以合之防詐偽也後世遂雜用金銀銅鐵鑄為物象或刻竹為篆文或用繒曰繡用木曰棗用移文曰璽書皆符屬漢有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唐有銀莧符銅魚符漢有竹使符亦第一至第五以左半給郡守畱右半于京師

節亦符類詳周禮掌節之職合曰符執曰節節以竹為柄長二尺以毛為流蘇狀重累懸之使者執以將命出則給之入則歸之蘇武杖漢節于虜地牧羊年久旄落是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秦時有委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江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子產為鄭卿執國政禮絕羣僚嘗天寒出見人有病涉者以所乘輿載而濟之當世以為美談此私恩小惠差賢于立視其溺者耳惠人而費援人而以手翳者驩虞之事非王者公平之政體也儻謂行旅病涉當歲寒橋梁功成民自利矣何必乘輿乎為政者資容保無疆使遠近眾寡樂利利我不任施民不任受分願各得太平之賜自普至于尊卑有等乘輿出入辟開行人亦是大體豈得猥猥瑣瑣自以其車齊人無非欲人喜悅耳夫有悅者則必有不及悅者如窮日君子不務以惠悅天下惟務以政平天下此也何謂政凡篇中所言發政施仁之類皆是也天下大

卷八

五

孟子說解

器未可以數米揀髮而望其理也。仁者普物無心。參者行所無事。天地無私恩。寒暑雨暘不齊。而萬物平。王者無私惠。生殺予奪不齊。而天下平。凡事錙銖而衡之。必欲尺寸而量之。必錯易簡而理得。無私而利。普用小惠者。必有苛法。過于用愛者。必過于用忍。此見有餘。彼見不足。平陂相乘。理數不可逃也。惟平則不足者安于不足。而不見怒。有餘者忘于有餘。而不見喜。因民所自然。而然。是謂之太平。惠而不知以下。語勢三轉。皆譏不知為政。非直以徒杠與梁當政也。言徒杠與梁。見使民利涉。非難耳。橋梁脩。則往來通。孟子說解 卷八 六

人傷大體也。乘與濟人。遇天寒病涉者。偶一為之。非常然也。小惠悅人。霸者之事。孟子譏之意。不主與濟一事。與子產一人耳。子產猶是知政者。恐人效其與濟之類。不可為法。猶夫子論微生高乞醢。其實微生亦直人。效其乞醢之為。則于直有損。凡聖賢救弊。攻其流端者。而已。孟子言惠與夫子言惠人。異。夫子謂子產惠人。稱之也。故曰有君子之道。孟子言惠譏之也。故曰不知為政。夫子槩子產相鄭之業。目其為人之實。孟子即與濟人一事。論其為政之體。其實子產政尚猛。夫子稱惠人。謂其能以嚴成寬。非姑息之謂也。此章之惠。正是姑息。如子貢以施濟為仁。故曰日亦不足。後世之政。如此者。不獨一子產。孟子借子產立論。非專為短子產。子產然有長處。周語云。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正九月。周之十一月。夏正十月。周之十二月也。中原以北地高。水勢暴長。不常。橋梁難久。設東南地低。近江海。水勢殺而平。故橋梁四時不改。北地春夏水漲。橋盡沒。至冬月水涸。始可成梁。與濟人正在冬水淺時。故涉者病。寒若水深。雖車豈能濟。

若春夏車可濟則人亦褰裳可涉不稱病矣。漆水二水合流經鄭城下平時深纒及膝雨集水驟至不可為梁十一月十二月可梁而偶未成故子產以車濟解者云十一月十二月農隙可為梁非也若其可為而利于民雖費時豈得不為乎

子產鄭評論語○漆水出河南開封府密縣經新鄭與洧水合洧川縣即二水下流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去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孟子說解

卷八

八

禮記卷八

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抑入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此章猶為政不得罪巨室之意嘗觀詩書古帝王于臣鄰何其温恭而謙洽也燕享而賓客朋友之言語而父舅伯叔兄弟之其自謂也曰余一人曰孤寡曰不穀夫焉有孤寡不穀一人而敢慢其賓客朋友父

舅伯叔兄弟者乎所以兢兢業業匹夫勝子養成温文之度以親賢下士故明良相悅元首股肱相親而治功成也戰國諸侯借天子恣縱不法以富貴驕人羣小逢迎益視其巍巍由于無禮下之君遂無敢言之臣擅悅蟻附而肯藏不軌衰世之君臣非君臣也孟子仕齊不受祿不為臣故得以抗論報施而撻羣下之隱使齊王戢其驕氣所謂大人格心之論切中事理人情無所回護蓋未有犬馬土芥其人而能盡入之心得人之力者也鄭人之於昭公如國人者也楚伍員于平王如寇讐者也其臣不足論而其君何

孟子說解

卷八

九

禮記卷八

使之至此極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恒人之常也若孔子微罪行孟子三宿出晝此聖賢之用心天下聖賢少而恒人多國人寇讐隱然伏于堂陛事使之聞而出于名分禮法之外者君臣相與之際亦可畏也當其有禮也君薄施而臣厚報故手足而得腹心于其無禮也君倍施而臣半報犬馬而後國人士芥而後寇讐又何怪乎齊王不自反而專責于臣故引舊君有服為問意謂舊臣未必皆有手足腹心之好者亦或有犬馬土芥之隙者而定為有服之禮是君可薄臣臣終不可薄君也舊君且然况見在為臣

者手抑不知所謂舊君有服正以其平日有手足腹
心之誼也進以禮退以禮謂之君臣既認之君臣焉
得無服若夫猜忌刻薄則不足以稱君臣而謂之寇
讐矣豈有寇讐之喪而人肯為之服者乎禮服舊君
耳非服舊讐也君但求為君耳勿為寇讐則臣自服
之矣蓋君臣雖有常分而所以成其為君臣者不徒
在分而在心心不相接雖君臣非君臣也喪服亦有
常制而所以成其為服者不徒在制而在情情不同
服雖有服猶無服也昔魯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友
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一

離婁章句下

舊君及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
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正與此章同故世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也
信任曰手足拱護曰腹心一體之意也抱朴子云臣
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是也犬馬輕賤之也國人
不相關也躡踐之曰土斬刈之曰芥芥草也寇害也
讐怨也舊君舊嘗為臣而今去在他國者也服喪服
也儀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諫行如省刑薄斂之類
言聽如發政施仁之類使憔悴之民沾膏澤君子行
道濟世之本心也舊君之誼莫大乎是有故如奔喪

之類導猶先也使人先路引導恐雷滯也出疆出本
國境也於所往於所過之處及所至之國也先亦導
也三年不及言望之乂也田謂食祿之地里謂所居
之宅三有禮殷勤再三盡禮也或云在國及臨去去
後為三諫不行言不聽有故而去即不聽不行之故
也搏擊也極窮也

儀禮臣為君義服斬衰三年為舊君齊衰三月傳云
為舊君者孰謂也任焉而已者也可以服齊衰三月
言與民同也按舊君謂嘗仕于其國者非故家世臣
也故曰任焉而已者嘗仕而後遂去之恩禮輕仕如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一 離婁章句下

中下士輩與民未遠今不仕即與民同矣民為君服
皆齊衰三月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則士
可以從

君子見殺而作為其殺無罪也非謂殺士之日獨大
夫當去士不當去戮民之日獨士當去大夫不必去
也云則可以者及是時之意過此恐不及去矣民與
士近士與大夫近禍成有漸凡事皆然此出處其大
者殺人其甚者也獨舉殺士民不及大夫者古刑不
上大夫春秋殺大夫則必書五霸之盟曰無專殺大

夫大夫近君也故春秋之惡上極于弑君而下苦于殺大夫殺與戮異古君賜臣死則盆水加劍令自盡或賜鳩或磬之甸則皆殺也戮則肆其尸於市朝戮者辱也殺之又辱之故周禮有司刺有司戮士言殺民言戮貴賤之等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言上之化下君身為本與格心畧異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章孟子願學時中精微之論所謂立而能權也狂敬曰禮裁制曰義兩者皆直方之德易于凝窒而難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一

禮記卷八

于變通其理至精而其用至神如以形迹依倣硯硯信果小人未嘗廢禮義雖摸擬逼真而幾微少窒執中無權則舉一廢百不惟不循理者出于理之外即守理者反失于理之中故有今日為禮而明日不可為禮者如孟子處齊宋薛之餽是也有在此為義而在彼不可為義者如孔子去齊與去魯是也又如同姓不昏是禮而彰君之過亦非禮施惠是義而子路治蒲不告君施惠亦非義陽貨不見是禮而大夫有賜不往拜亦非禮惟時亡而往乃禮也子華富不當繼是義而門人為其友之母請粟不與亦非義惟火

與而終不繼富乃義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大人盛德周旋而中禮無心適莫而比義禮之禮則為之亦有人不以為禮而為之者有人以為禮而反不為者義之義則為之亦有人不以為義而為之者有人以為義而反不為者神明不測所以為大人

禮義豈有非者謂其欲為禮義而失中也非禮義又豈有為禮義者謂其託于禮義之似也節目次第隨時變易不可為與要若大經大倫互古今不易也小人可由而不可知拘拘一言一行守繩墨而不變大人神明變化乘運委蛇而萬事萬物稟受承施各得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一

禮記卷八

其所所以為大此際真屢疑似渺茫小人無忌憚與君子時中酷似鄉原與中行五霸與三王所以分也苟非大人寧安常守故誰敢議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家有賢子弟父兄之幸也子弟不賢父兄能善養之尤子弟之幸也禮云人情常薄于孝而厚于慈世多不孝之子而鮮有不慈之父故為大舜寡為瞽瞍尤寡也論者每厚其責于子弟薄其責于父兄此待賢

子弟之常法。此章與古者易子而教，反責成。父兄蓋遭逢不肖子弟于天，理人情委曲遷就之無已也。賢子弟遇賢父兄，藹然怡怡，其常耳。如子弟不賢，父兄又不賢，則有相夷之患。惟其有賢父兄，雖子弟不肖亦涵育之，曲成之。此子弟大幸，而為父兄者真無忝為父兄矣。豈不信賢乎？如是而子弟復不悛，非人也。故不曰教而曰養。猶論語女子小人難養之，養賢父兄之苦心也。嗟乎，不才之子弟，以父兄之養為樂，中才之子弟以賢父兄之養為恥，曾參非不賢也。蒙父之大杖，何嘗不樂乎？

孟子說解

卷八

十四

離婁章句下

中以德性言才，以識幹言。溫文醇美，無暴厲之氣者，中也。英爽特達，有剗削之能者，才也。養與教異。教者正以校之，養者涵育之，使自化。如雨露滋物，俟其天全性得，欣欣向榮，所以樂也。不曰教而曰養，子弟不肖，校則不祥，故校者教也。庠者養也。不賢之父兄，不足論賢，則以善養天下，而況子弟乎？雖不肖，循循善誘，使悔過遷善，愛勞忘怨。如此則子弟弘愛，其賜若疾，其中不才不可化，誨託不責善之名，坐視之或督過擯棄之，終陷為大惡。然則奚責為賢父兄乎？與子弟之不肖者，分任其咎矣。是以朱均與象雖不才

不與四凶同放天下，不以堯舜為私。後世有以子弟不肖，蕩覆家門，輒搗殺之者，何以為父兄？故子弟之不孝，亦由于父兄之不仁也。孟子責望于父兄，亦天理人情之無已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章猶夫子云：愚不可及之意。浮躁之人，輕舉妄動，臨大事，頽然如拉朽，惟是渾厚深沈，不動聲色者，可以歷風波而不恐，臨大節而不奪。蓋惟翕聚而後能發散，專一而後能直遂。此孟子養氣知言，勿忘勿助，當大任不動心之實學也。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五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有不善，不能救正，又無意矜恤，徒然播揚稱述之，是誠何心？未有好言人之短，人不切齒者。聖人所以貴隱惡也。老子云：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隱者也。馬援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司馬昭謂阮籍：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彼與言言及玄遠，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慎矣。如此禍患何由生？夫以阮籍之狂誕，遇司馬昭之猜狠，而能免于禍，惟其不言其惡耳。君子所以惡稱人之惡。

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此孟子知孔子之深論語默識之旨中庸微顯之義此一語都括盡粗則世路人情此為易簡之方精則神化性命此為玄通之理夫子告魯哀公成人不過手物教二三子無行不與皆此意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得堯舜相傳允執其中仲尼道德高千古人望之如升天如日月在仲尼正自恰好不增不減大道中庸人皆可為堯舜已甚便是素隱行怪念頭上增一分便已甚孔子無意必無固我人情上過一分便已甚

孟子說解

卷八

六

陸氏注

孔子不追往不拒來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纔得平等停當耳

不為已甚只是心上無物心同大虛即泰山秋毫平等見南子答陽貨進互鄉固是不為已甚衛靈公問陳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即去陳恆弑君沐浴請討亦是不為已甚今人處富貴而驕奢處貧賤而憂戚固是已甚如行孝割股居官敝裘羸馬亦是已甚甚與不甚凡在意念上加減者皆為已甚聖人自至公有意即是造作中行鄉原只向此分真偽疑似幾希之間而已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與下章兩大人皆本上章仲尼而言此章情所謂經經小人者及形之言決為信行確為果此論尋常一言一行小節區區形跡之間而已若大人圓神不測行無轍跡信果非所名也信果猶適莫在凡夫機變是病則信果是藥在聖人信果即是必無信果即是勿必非如宋註云卒亦未嘗不信果也惟義所在又何信果之有猶無適莫義之與比豈可云卒亦未嘗不適莫乎

孟子說解

卷八

十七

陸氏注

道惟虛故大有礙即小其小無內則其大無外人所以廣大惟其精微也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導大窾批大卻故游刃恢恢有餘如善操舟者江湖放浪縱一葦之所如祗見其小至于危崖曲澗礁石林立而能揚帆振舵綠洲穿濬如履平地始信為大人萬變無礙有似于此小人經經如平湖野水信風直往一遇淺灘便停閣不進且有傾覆之患所以拘礙迫塞而為小也
不必信果如子為父隱臣為君諱之類言不必信也如親在不許友以死之類行不必果也夫子與蒲人盟不適衛已而背之遭桓魋之亂微服而去所全者

大何必信果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章即不為已甚之根抵也赤子之心凡人始生不學不慮立命之原也聖人神明不測而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即孩提之心聖人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惟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已七十而從心不踰恰滿得十五以前事孟子私淑一貫故有性善良知事親從兄之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此也後世以窮理為入門而其學支離矣

孟子說解

卷八

七

孟子

充夫子云十室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者但赤子即是大人則大人亦多矣本謂人性皆善可以為堯舜天生赤子皆與以聖賢之具如豫章之材千霄拂雲高數仞而大十圍其初萌芽出土千枝萬葉已具惟待雨露滋潤人力栽培日增月長漸底于成此成亦惟勿剪伐其本有者非能有加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即此意

赤子之心無欲與天同體大人功參造化亦惟無欲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大人位天地育萬物亦惟致中和赤子能愛能敬即中和本體也大

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惟其心體光明淨潔天真不枯故學問事業由根本森發及其至也無思無為與天載同流若心體未淨學術事功襲取小補何以為大人老子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亦此意也

人生自少至老惟此一心非成人時一心赤子時又一心也心與赤子俱來故本其初而名為赤子也歷經萬緣點染戕賊而其日夜所息平旦復現乍見入并孺子而怵惕見殺棘之牛而不忍爾汝不受噉蹴不食天幾觸處皆赤子之心惟納交要譽與兵構怨

孟子說解

卷八

九

孟子

宮室妻妾妄念起遂迷其初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有志為大人者失之于赤子則當謹之于幾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言親喪之為重也禮親喪稱大事樂記云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養生謂親在奉養尋常從容所謀不過酒食所任不過服勤今日未盡猶有來日悠悠歲月供為子職而已即盡心竭力無所用之故不足抵大事當猶抵也惟夫送死哀痛迫切一毫未盡終天罔極曾子云人未有自致者也親喪乎孝

子喪親天崩地坼身命都捐故送死之心必誠必信天下事無復有大于此者矣先王不奪人之喪親死雖王事不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曰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本體工夫合一道為本體深造為工夫自得則工夫即本體也造即造道得即得道子夏云君子學以致其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人在道中常與道遠造者求其至也日用行必著習必察所言所行必求諸

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

道深謂精義窮理篤志力行之極也以道謂學問思辨不用之他而用之天理民義當由之路也然力雖勤而戒于襲取機欲達而戒于強探優游厭飫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乃為自得造道者惟欲其如此也蓋自得則不知道之為我我之為道居安資深逢原三者一時并臻居不安則心境未融動而捏執資不深則天機尚淺根帶未固左右不逢原則顯微未一心不從矩居安資深逢原皆自得之實地也居如居貨之居強取力索者雖得必失而不能安享自得則積為家珍保護深藏而居之安矣居安則深根固蒂

淵泉停蓄足以待取而所資藉者深矣深處即是資深非如溝澮行潦無本易涸淵泉而時出千支萬派無往不會其原所謂從容中道四體不言而愉矣得道至此性命洋溢隨處平滿無少剩欠無假安排即夫子從心不踰顏子雖從末由之境若一毫強襲焉能形神俱妙深造者所以欲自得也

造詣也猶春秋傳造舟于河之造爾雅天子造舟即今之浮橋比舟次第相續達岸曰造喻循序無間也道猶路也以道謂學者當志於道不可他適也欲自得謂造道者欲自然得心不可以賺取必由深造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一

首言道為本造即造道得即得道深造猶先難也自得猶後獲也朱註以第二句釋首一句云道者進為之方道既是方所進為又是何物深造自得即舍漸進意又以道作漸進解不重複乎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孟子亦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深造不以道則所精攻者或入于邪說誠行故曰以道道者仁義中正天下古今共由之路深造者居仁由義存心養性有事無忘至于涵養純熟事理圓融顯微無間居安資深逢原一以貫之矣居安者若固有之也資猶藉也仰給之意取之即取所資也

左右應變無方也。逢值也。原源同本也。卽資深處隨所取用無不值其本源。所謂淵泉而時出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承上章逢原而言。卽君子深造之方也。天下無心外之理。萬應皆生于心。心惟虛靈一竅。謂之約。而其用散爲事物。事物皆心之枝葉也。學者多聞多見。條分縷析。幾微疑似之必察。前言往行之必考。如此乎講說之詳者。雖恃口耳。實非講說口耳也。借口耳反而講說于心也。見聞多而非泛擇識繁而有本。其諄諄于名物象數者。無非爲一竅虛靈浚其源。疏其障也。誦詩讀書而講求其作述之意。惟反以會吾之良知而已。應事接物而辨論其化裁之方。惟反以印吾之執中而已。此深造自得資深逢原所由出也。不然。徇外而支離。豈有本之學乎。

博約卽孔顏相傳之旨。兩說字爲口耳者。發學則不能廢言。學博則言不得不詳。要之言有不言也。說有無說也。是爲反約約從博。來易乾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寬卽博也。仁卽約也。或曰：約則何用詳說。蓋不詳說則所博者。罔涉兩難。

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三

無善不學

繼學者見聞也。見聞多必講明其條理。使脈絡貫通。百千萬件。總是一件。至德要道。不越幾微。而聖賢賢傳所貫穿。惟一理語云：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博約之謂也。學之病在鶩外。不反約則玩物喪志。終于無得。能反則卽博皆約。卽詳說皆默識。博學詳說似深造。反說約似自得。此記者相承之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孔子言善。孟子亦言善。善是何物。人心知愛知敬。仁義之良所同有也。天下之人。管子于天下之心。管子善善者。人心之窳繁。養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也。世主不能以德爲政。陶淑民性。撫綏民生。而但假一事之仁義。飾虛文以籠絡之。矜空名以挾制之。此霸者之事。民滋不服矣。是必實心實政。勞來匡直。使民有恆產。恆心。道德齊禮之化。洽則強梗回心。孝弟忠信。脩則堅甲利兵。無所用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所謂善教民愛。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而王道大行矣。天下有誰不心服而歸往者哉。

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三

無善不學

以善服人者見人皆不已若覓人罪過較長比短所
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以善養人者曾襟恢洪如
天舜與人為善君子仁義禮三自及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小人讒巧以蔽君子其言本無實然其說常售于昏
庸之主故賢者受蔽而讒人得志如詩所謂驕人好
好自以為言祥不知無實之言豈有吉祥者惟聽者
不核故律而免一過明主取不祥之言按其實討其
欺則蔽賢之奸立見而罔上之誅何逃詩所謂豈不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四

爾受既其女遷者蔽賢之人當之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仲尼水哉之歎與川上畧異川上歎道水哉歎學道
自不息學貴務本如水有源故其流之也長其達之
也漸其放之也遠學有本原亦復如是聖人因水見
學故加歎賞若水無本雨集則盈而無混混之源雨
止則涸亦無放海之流盈涸無常其何能久能漸乎

獵取聲華而情實不副則敗露立見是以君子羞之
而深取于有本者也本者何仁義禮智根于心也君
子恥之恥其無實非恥聲聞息也即使聲聞不息君
子亦豈屑之

此章即願學孔子之意有本之學即仲尼之徒學仁
義忠信之道者根本天命人性不可須臾離而其施
為次第澤被四海萬世永賴無本之學如當時處士
橫議所謂七八月之間也堅白同異之辯縱橫揣摩
之術能使世主擁篲先驅長聽請教而其浮誕不根
勢敗則窮智盡則竭身死而灰飛煙銷惟孔孟之遺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五

千古如新有本無本之辨也

學者與其獲不虞之譽寧遭求全之毀毀可資脩省
而譽多受賺誤恆情聞譽滿假反自墮落易坤之六
四无咎无譽斯為不害語云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
有其名人按其實我惟一身而入十手十目故名造
物所忌也達人逃名况復過情君子之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聞乎務本之謂也

徐子即徐辟孟子弟子原泉平泉也平地曰原水源
曰泉混混猶滾滾流貌科坎也滿此而後及彼行有
漸也放乎四海其施遠也有本者如是言入學有本

亦如原泉之水也苟為無本言水之非原泉者也七月夏五六月暑雨之候與晝夜不舍者異也雨集雨驟至也大曰澮小曰溝言非四海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人驟得虛譽其實不副敗露立見如潦水無原立見其涸也

荀子云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屬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侯若聲響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淮南子云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而脩極于無窮遠淪于無涯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岐嶢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贊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淵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容無垠之域而翔翔忽區之上遠迴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蟠委錯紛與萬物終始是謂至德餘詳論語第六篇

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七

爾雅泉一見一否曰濺正出曰榼泉懸出曰沃泉及出曰汎泉或云從上而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歸曰瀆泉此原泉者從平地發源也混混安流貌不奔騰瀆湧水之平善者故以喻學○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禽獸所以為禽獸者惟其昏迷放佚人所以為人者惟其能愛動惕勵也其知覺運動同惟方寸地異惟孟子說解 卷八 二十七 則為人迷則為禽獸異處不在遠不在多在一念存亡間是曰幾希日用隨處體勘同異凡事之感情欲之動人能覺能克禽獸則任情流徙如四端人有禽獸亦或有未足表異但人明之察之由之禽獸不能也禽獸有惻隱而無羞惡篇中戒人知恥爾汝穿窬克類必盡則為君子否則為庶民民者冥也故達禽獸不遠君子戒慎恐懼無疚無愧全其為人聖人知之盡行之至盡人盡物故拔人羣首庶物聖人高于君子君子高于庶民庶民異于禽獸要其為幾希則同也幾微也希少也虛靈一窾人物所以生明察

卽虛靈妙用衆人昏于物欲頑鈍無恥乃禽獸君子戰兢惕勵祛蔽求明然體用未徹知行猶二惟聖如大舜生知濬哲理之散見于萬物者無不昭明體備于人類者無不精察性地澄徹天理流行由其明察之麗然者行之卽仁非有意于行仁也由其明察之騖以礙其體何事操持之力以反其初不待存而常存非不去而無去中庸所謂大知而道無不行者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八 聖學堂下

人物之生一片虛靈爲立命之宗大學首明德卽知也三達德知爲先乾道統天知爲資始故聖德莫大于生知生知便是安行明物察倫卽天下之至聖聰明睿智而容執敬別由此出也故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大舜與孔子同也性地光明皎潔觸處眞性洋溢無假推移而神明默成仁至義盡顯微無間非如朱註分知與行爲兩段也明察卽便由行倫物卽是仁義如孩提知愛敬卽是天能若禽獸不知卽是不由庶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子由而能知聖人知卽是由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庶物卽禽獸也人倫卽庶民也由仁義行卽

君子也聖人所以全體民物立仁義之極也

大虛內炯炯知氣雖草木亦含靈草木無靈何以生長彫落應時不爽天喬臭味各正不亂由此推之瓦礫糞壤普含自性而獨從禽獸言者禽獸與人近也反襟靈壤不如草木草木不如禽獸有血氣能運動有巢穴之居有牝牡之合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列子云鷦鷯含齒倚而趨者爲人而未必無獸心禽獸傳翼戴角仰飛伏走而未必無人心人所以貴貴知也苟邪暗昏塞狗欲昧理何異三百保蟲大抵大虛知氣全付予天地天地知氣全付予聖人其次之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九 聖學堂下

禽獸又次之聖人人之至者同于天地民之爲君子者同于聖人禽獸之善者同于庶民庶民若不致知與禽獸同君子若不致知與庶民同惟聖人聰明睿智而但有性反之異耳或曰人物同生于天地而聖凡偏全異何也道體至虛虛則無內外無大小無形而能形形無物而能物物故全體不遺天地在大虛內稱稱兩儀能覆能載不能兼亦偏耳二氣陽不兼陰陰不兼陽相代而成凡相待者不全天地且然而況其所生于天地能全其爲覆載而不能全大虛聖人能全其爲人而不能全天地人能全其所異于禽

獸而不能全聖人蓋有形氣則有畔岸有畔岸則有離合有清濁有通塞有大小脩短剛柔善惡絲髮縷析各不相兼皆形爲之限也天地所以稱虛德者舍受虛空量大而無心聖人形小而氣清虛全體天地之性如炬火與洪爐火炎性無二庶民如灰裹一星吹則熾然則焚若禽獸如螢光燐火可照而不可焚也天地之間光明熾盛萬運同朝故聖人言乾知言大明終始言明德言致知言先知先覺言莫見莫顯佛氏蹈襲爲圓覺知慧光明寂照同此幾希也或曰知同虛出必待存之何也大虛不能不凝爲形形成

孟子說解

卷八

三

雜學考下

不能不凝虛惟有條理脉絡則虛靈常主如天道於穆而四時順敘百物生成各得其所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形氣爲徒而神明爲帥聖人所以明察而仁義由行君子存心致知而養氣合虛也人身塊然血肉虛靈墮于形質如火寄木中鑽摩急然後烟起凝木而生明人戰兢惕勵鍛煉久然後知慧道達與禽獸異而爲君子故聖功以明察爲體也

動而未形曰幾聽之不聞曰希不昧曰明見微曰察聖人生知虛靈之內萬象森羅經緯昭晰自然明察非卸物而明之盡人而察之如後儒格物之說也庶

物謂凡宇宙事物大小精粗自耕稼陶漁以至四門百揆敷土濬川上下草木鳥獸之類條理區別無不得宜也人倫謂三禮五典大經小曲順父母愛象降二女相堯攝政命官誅凶黜陟幽明之類纖悉曲盡也明察者性之體仁義者性之蘊肫懇曰仁化裁曰義卽倫物之理明察之實也由率也率其明察以經綸化裁自然仁義流行非有心于行仁義也行仁義者反之也由仁義行若性之也明察智也由仁義行聖也明察言其存也由仁義行言其施也聖人神而明之卽然而成之非先知而後行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三

雜學考下

夫子刪書斷自堯舜以天贊堯君贊舜天無聲臭而君有政教也君若繼天立人極者也人道始于君古書堯舜同典舜之事皆堯之事猶易首乾坤坤之事皆乾之事也乾言天道聖學而賢人君子敬義立德黃中通理皆坤成之故體乾莫如坤而法堯莫如舜也論孟言道德多自舜始孔書禹謨載舜命禹有人心道心危微等語彷彿禽獸幾希之意後篇云舜與堯之分利與善之間亦卽幾希危微之旨而孟子此章敘道統首舜畧不舉其辭故知孔書本後人襲用孟子語意增入解者顧謂孟子因危微語首舜左也

說詳書

凡鳥獸通名禽為人可擒制也或云二足而羽曰禽四足而毛曰獸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周禮六禽羔亦與則是獸小者亦得名禽也獸守也獸大善走須圍而守之乃可擒也逐追須犬故文从犬在野曰獸在案曰畜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三

離婁章句下

此承上章敘列聖之事皆幾希之發越也各舉一端者非謂所行止此而乾惕之心舉一可窺所以為幾希也人心以清明為體非聲色貨利而能亂性者惟酒酒旨尤易溺彼昏不知皆麴蘖之由也故禹首惡焉戰國策云禹疏儀狄絕旨酒則凡聲色貨利皆可知也所惡在沈酒故所好在善言書云禹拜昌言是也執中者隨事察理擇之精而守之固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是也立立位也方類也所立惟賢不問其類如用伊尹為阿衡亦執中之一事也文王心存愛民視之如恐有傷書云惠鮮鯀寡懷保小民是也

道不自聖望之常若未見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是也武王繼緒定功心存敬義不以近而泄泄媒通慢也不以遠而忘忘遺忘也記稱勝豆戶牖之銘邇不嫌也詩稱燕子貽孫之謀遠不忘也周公相幼冲之主邇不造之家遠二代之禮成文武之德故其事獨勞而心獨苦思慮也兼三王監夏商以造周也施四事施行禹湯文武四聖之事也非定指上四條而已心一道同時宜化裁皆在其中其有不合者即四

聖較量以求中也上承曰仰夜以繼日日思不足繼以夜也得思而得也坐以待旦亟于行也甚言憂勤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三

離婁章句下

之至非定思某事行某事必于夜思而晨行也心源相接異世同神凡四聖所行皆周公所已行如酒誥之作惡旨酒也吐握下士好善言也損益夏商執中也文謨武烈咸正無缺皆周公成之也說者惟立賢無方一事未合虞夏用人如元凱輩惟取世族至殷湯數求哲人旁招俊父伊尹萊朱巫賢傳說非親惟賢此商道度越虞夏所以為執中也至周文武大封同姓用人以世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苟非勳舊如姜芋子似諸世族則不得躋華廡是以當時有管蔡之敗啓後世世卿之端

公蓋仰思之而不敢改父兄之舊也管蔡之使孟子謂為周公之過亦思之而弗得得之而未行耳仲尼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周公之謂矣此章所言皆行仁義之事湯武反之而禹文王周公皆性之然帝降而王時有古今湯武遭亂即禹文周公亦惟日孜孜欲如舜無為而治千古不再矣舜以耕稼陶漁之夫艱難所素習此五聖人者起自公侯卿相生長富貴而憂勤亦若此所以幾希相接見知聞知有自來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四 人心原自惺惺其昏惰生于放肆放肆復生昏惰枯

之反覆乃近禽獸惟勤勵則收斂收斂復生勤勵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悠遠博厚高明由此出易乾之九二為三百八十四爻人道之首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禮云君子戒慎恐懼必慎其獨此也此章列聖心法合顯微內外而言心以率事以徵心旨酒善言事也好惡心也立賢事也執中無方心也愛民求道事也如傷未見心也遠邇事也不泄不忘心也三王四事事也思以日夜心也聖人德性常主故即事見心各據平生實行而約言之禹恭儉之聖故于嗜好見心湯寬仁之聖于圓融見心文王純

一之聖于不已見心武王發義之聖于周密見心周公制作之聖于思慮見心禹受終故言恭儉湯首易虐故主寬仁文王事殷故主純一武王勦亂故主敬義周公輔理弘化故主制作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十五 禹之憂勤莫如治水而首舉惡旨酒則是旨酒之患甚于洪水也易未濟之上九以離明下孚于坎之六三周公繫爻辭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失是者喪明也于書作酒誥孔子尚憂酒困況庶民乎所以為禽獸者由其心醉也雖有善言不可以語醉人人必醒而後可與言善故禹之勤儉非飲食惟此

為憂堯舜授中列聖同符而中獨屬湯何也討罪命德兩大事順乎天而應乎人自湯始湯之於夏桀猶堯舜之於朱均也湯之於伊尹亦猶堯之於舜也故執中莫如湯立賢亦莫如湯也文王不言事殷之至德而言愛民者商紂之虐民甚矣文王既思存商又思保民是以其心獨苦望道望治也天下有道則民安處無道之世事無道之主故其望切而愈迷易坤之象辭文王自占也曰先迷矢道言遭紂之難也迷即未見之象遠與邇非一境不泄不忘非兩心全體洞徹几席千里一日萬年非舉此失彼也蘇洵謂聖

心如潮上灣坳 浦激并到正似

大戴記云武王既踐祚太公奉冊書戒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退而為戒書于席四端為銘焉于機為銘焉于鑑為銘焉于盥盤為銘焉于楹為銘焉于杖為銘焉于帶為銘焉于履屨為銘焉于觴豆為銘焉于戶為銘焉于牖為銘焉于劔為銘焉于弓為銘焉于矛為銘焉于前楹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及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銘鑑曰見爾前慮爾後銘盥盤曰與其溺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六

齊書切下

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銘楹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銘杖曰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銘帶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銘履履曰慎之勞勞則富銘劔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銘弓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銘矛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以此皆所謂不嫌邇者也○史周本紀云武王既誅紂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

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豨鴻滿野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也賢三百

六十夫不顯亦不顯滅以至于今我未定天保何暇

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殷從殷王受日夜

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此武王未忘殷士

也厥後周公作多方多士遷殷頑皆武王之志也又

云自洛汭至于伊汭居易也地乎母固阻也其有夏之

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與詹維伊母遠

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釋旅此武王不忘中夏欲

孟子說解

卷八

三七

禮記卷下

後世崇文德也厥後周公營洛制禮樂興大平皆武王之志所謂不忘遠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孔子之事莫大于六經六經救時莫切于詩與春秋

詩備善惡春秋紀世亂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相為

表裏終始者也詩自宗廟朝廷以及邦國自天子諸

侯以至庶人皆備而當時所刪定篇止三百起文武

終幽厲其間世變頗不及詳下迄五霸事闕不載今

後世無所考懲故用詩人之志借史氏之義
此春秋所以作補詩亡者也詩亡風靡頌皆亡也雅
頌朝廷宗廟之詩雅終幽王犬戎亂而周東遷與列
國等王朝不復有燕薹卿大夫不復有獻納則雅亡
禮樂不自天子出郊廟不復有制作歌大平告成功
則頌亡諸侯不朝天子不巡守問俗則風亡如衛自
文公以後無詩齊自桓公以後晉自武公以後無詩
春秋所載大國二十而風僅十五美刺不備法戒不
彰故夫子取魯史始隱公元年周平王之二十九年
也作春秋以續詩亡古者采詩觀民風國史掌之詩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六

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古之詩即史也故詩亡即
以史補之春秋本魯史也猶晉史有乘楚史有檮杌
載事紀惡同也魯史當五霸之世所書皆五霸之事
五霸莫盛于桓文齊將亡晉將分而春秋畢故春秋
之事齊晉居多其文編年敘事猶史官之舊而事與
文之中寓是非明勸戒者義也孔子嘗自謂丘竊取
之蓋直筆記事正言無隱者本史臣之義吾惟私取
借用之云爾初未敢改史之舊事易史之舊文而斷
然以爲孔氏之書也此夫子自敘實錄原非謙辭而
後儒無不竊天子事私行誅賞重違聖人之情有

傷春秋之義故說春秋當以孟子爲首之義以下
發明聖人忠厚之意與詩人敦厚之志正同不敢自
任作者而以憂時之情託諸國史春秋二百餘年五
霸之禍由晉楚夫子欲與周公之道而孟子引晉楚
折諸魯史即春秋之義也春秋以魯史繫桓文借史
臣無毀譽之義申明周公之法以魯臣脩魯史庶免
于出位之罪云爾與詩人主文而諷諫正同所以爲
繼詩亡也說者不達疑春秋有所譏刺隱諱不可以
書見口授七十子之徒正微不解所謂詩亡之意而
鑿說也今春秋具在明白指掌有不可以書見者乎

孟子說解 卷八 三九

○從來註家不解詩亡春秋作謂詩獨雅亡王降爲
侯故無雅而不知詩亡正唯風多風僅十五國國不
過數君五霸之亂缺畧不載故脩春秋補之凡春秋
所書王朝之事以補雅也列國之事以補風也郊廟
之事以補頌也竊史臣是非之義補詩人之美刺也
詩人美刺之志微春秋是非之義隱二經皆聖人輔
世憂時而作自朱元晦謂詩不皆美刺聖人正詩
焉作樂與春秋之義違不知春秋之義與詩人之志
一也志有美刺義有是非一也千古明經無如孟氏
其說詩曰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其說春

秋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夫以意逆志則知我矣以辭害志則罪我矣學春秋與學詩亦一也○王者之迹王者行事之迹也熈猶滅也寒灰死火之意詩亡風雅頌皆亡也春秋魯史編年之名夫子筆削自億終哀凡十二公上下二百四十二年大抵皆五霸亂跡隱公初年鄭莊公始霸厥後齊晉楚吳越接踵齊晉衰吳亡而五霸畢春秋終矣取魯史者魯周公之後也諸侯僭亂魯為多脩明魯史思周公也史獨引晉楚春秋之亂由晉楚也乘晉史名檮杌楚史名春秋魯史名乘載也史以載事也檮杌惡獸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一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夫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從古惟有仁義道德之澤流被無窮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君子在上位富貴榮寵如五霸之功業假也小人在下位節行名譽如楊墨之學術邪也假則難久邪則易壞蟬蛸日及之光孟孟行潦之潤不過終其身父子祖孫間五世斬矣親至五世屬盡禮至五世服絕故其澤亦竭惟有堯舜以來倫物之菁華仁義之馨烈如日月之明照臨千古如江漢之波沾溉萬世則孔子之澤是也在上則為舜為禹湯文武為周公在下則為東魯一人天下萬世一人豈尋常君子小人可同日語乎去今百有餘年世未及五而子生稍後未得及門為徒然宮牆孔邇三千七十士所傳流耿耿在人心子從諸人中挹其芳潤亦無異親炙及門者也淑善也澄清濯濯之意諸人猶言衆人即前章所謂庶民也道不遠人識小焉不學而何常師者孔子所以師先聖也子學孔子亦何人非師幾希在民千古如一日斯人之徒與知與能聖人所得即衆人所同得也居仁由義入孝出弟守先聖之道使人類不至為禽獸即子所以聞而知之願學

孔子者也故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或謂孟子私淑子思之門人非也夫以伯夷伊尹顏閔游夏猶曰舍是此何人而能以孔子之道開來豈在尹夷顏閔下而孟子顧沒其師使後世無傳乎則其人可知也善無常主學無專師前章以庶民造端此章以諸人縮轂蓋道惟人為付託惟幾希為私淑故自任繼孔子而不言其事即無言之述默識之旨也幾希挾其微倫物指其實仁義挈其領旨酒善言四事博其趣故孔子亦不言事而但舉春秋以正人倫七篇之言仁義即春秋也所以為私淑也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一

維善堂下

此章首二句言君子小人之澤近而易竭形容聖人之澤遠而無窮中間更不措一語突接下子未得為孔子徒末但以一淑字應轉澤字作血脉卒然不易

澤光潤也禮云口澤手澤言潤也春秋傳云慶封車馬可鑑言光也猶俗云殘膏末光也子孫仰賴先澤君子則庸名寵延及後嗣在小人畜產貲財分給子孫皆澤也五世言近而易竭也身上父王父曾高祖五也身以下子孫曾玄孫亦五也喪服父斬祖蕃曾祖功高祖總總以外服盡高以上親盡旁殺

下殺皆以此為差故其澤不相及也徒衆也謂衆弟子也諸亦衆也諸人即前章庶民也私淑諸人道在人也私獨也清淳曰淑沐浴膏澤之意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善曰淑惡曰溺

史記云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為誰蓋據七篇中文義有似子思者揣摩云爾而王劭以入字為衍則是親受業于子思之門矣說者遂謂孟子師子思而孔叢子書載孟子與子思問答識者往往辨其誣附錄于后○孔叢子曰孟子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二

維善堂下

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稱希有子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又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又孟軻問子思

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哉八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又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六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僭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以上四段出孔叢子○高似孫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後世即孔甲爲孔叢子名鮒字甲也篇內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則是孔子時子思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謂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然孔子沒于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此出後人綴集其無据若此○何孟春曰史記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後來家譜述云親受業于子思不然攷之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母死孔子令其哭于廟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爲喪主四方士來觀禮子思生年不可知所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既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四

離婁章句下

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有餘年以百七八十年間所生人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文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至是也○陳心叔曰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家語及孔子世家載子思年六十二亦不足信伯魚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仕穆公之世則當生于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邪不然則孟子受業于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五 離婁章句下

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譜謂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七年也自文公七年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二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邪然則謂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也亦宜○按以上諸說知孟子不受業于子思甚明而不知并受業于思之門人亦非也緣未解諸人爲衆人故爾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承上章私淑孔子而論時中之道人世唯利害兩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五

離婁章句下

經 161-167

途利有取與害則惟有死取與生死由中道上行自然無傷苟見理不明冒昧徑情則偏物跌於事理必有虧損好利者人之情顧利有可取有不可取能分辨之謂廉苟不問不可見利即取可者于廉固無損不可者取之豈不傷廉乎或喜于與然與亦辨有可與有不可與若但以與為惠不問不可泛濫施者可者固惠不可者豈得為惠乎死難人之大節然有當死有不當死若但以死為勇不問不可見害輒忘身可者固勇不可者豈得為勇乎凡言傷者虧損不完之名傷生于偏偏則礙礙則損如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六

偏于不取獨非過乎本意貴時中而已微損曰傷傷生于疑似中本無可無不可而不可疑似則傷故凡物受傷曰中傷中乃傷不中不能傷疑似所以生傷也取不取皆似廉與不與皆似惠死不死皆似勇如以取耳孟子取諸侯之醜諸侯亦取禦人之貨如以不取耳孟子不受齊祿陳仲子亦不食兄祿此取不取皆相似皆傷如以與耳夫子與原思粟冉有亦與子華母粟如以不與耳夫子不與顏路車楊子不與天下一毛此與不與皆相似皆傷如以死耳比于死于諫子路死于難如以不死耳管仲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十七

後能無傷 逢龐蒙學射於羿意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聲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鞬其金發乘去矢而後友

此承前章私淑孔子時中而論親師取友之道得其道則雖曠世為師弟失其道則雖及門即寇讐借凶人之事以警士君子論行而結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非徒與凶人較罪案之輕重耳士君子隨事反已一毫失著即孽由自作苟能却顧于事後長慮于

孟子說解

卷八

四八

難字考

事始雖有逢蒙焉能害之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故君子賤技藝而貴道德

逢蒙人姓名或作譚門羿古射師之通稱盡羿之道謂技與師等也愈猶勝也宜若無罪以逢蒙較疑罪不在羿也宜若疑辭曰薄乎云爾孟子釋公明儀之意言羿不明而誨凶人以招禍亦其罪也因引子濯孺子待友自全之事明之潛師入人境曰侵春秋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追謂鄭師不利而遁故衛人追也御車曰僕子濯孺子鄭大夫庾公之斯衛大夫尹公之他人姓名古人姓氏下多繫之字猶舟之僑

石之紛如宮之奇之類端忠厚也取友必端不以已之道害已也抽矢拔矢出箭也扣輪扣擊車輪去脫也金矢鏃也去金恐射之而傷也乘矢四矢也○古善射之官通名羿非弒夏后相之羿也夏羿有窮氏國君也為其臣寒浞所殺非逢蒙也左傳云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脩民農而淫于原獸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故趙岐以逢蒙即羿之家衆果爾則羿本弒君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何但以取友不端罪之且如羿取友端容可免邪非立言之意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譽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使羿射之其言怪誕亦足以見昔之稱羿者不獨一夏之有窮也

孟子說解

卷八

四九

難字考

左傳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庾公之斯即庾公差也皆亂賊之黨何為端人事與孟子異當以孟子言為正左傳因襲變幻脩文者耳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讀平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勉人日新之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之道日新而已其機存乎不息故大學言明德日新又新淨垢之途昏明之介在倏忽之際耳西子蒙不潔惡人齋戒沐浴皆猛然間事兩則字緊關美如西子少不脩治即喪其美醜厲之人苟能蠲除立變其惡克念周念為狂為聖至微而危蓋如此素行皆善一事偶差則生平盡棄不以積瑜而掩其瑕生平蹉跎一旦更新便許上達不以舊過而阻其新釋回增美信不可斯須忘也

孟子說解 卷八 幸

西子即西施越女之美者蒙冒也不潔汗穢也掩鼻惡其臭也惡人醜陋之人反上西子莊生所謂厲之人也凡祭皆七日戒三日齋事上帝格天神也明德惟馨之意

帝者至尊之稱天下共適之謂帝猶天下共往之謂王也君主萬民猶天主萬物萬民所尊為帝故祀萬物所尊為上帝也先王本人道制禮禮由人起以人世尊君之禮尊天非真天上有帝如人世間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即祀天也又有五帝之祀即祀五氣也天道運為五氣春木氣為東方青帝夏火氣為

南方赤帝夏季土氣為中央黃帝秋金氣為西方白

帝冬水氣為北方玄帝統于一氣是為昊天上帝禮家謂祀天不可無主擇上古繼天之君配之伏羲配青帝神農配赤帝軒轅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玄帝蓋神依于人以人事天因借入帝之至者以達天制禮之意本此耳而緯書遂謂五方天帝皆如人有名號青帝名靈威仰赤帝名赤熛怒黃帝名含樞紐白帝名白招拒黑帝名叶光紀昊天上帝名耀魄也

越王勾踐樓會稽以吳王夫差好色相于國中得幸

孟子說解 卷八 幸

蘿山中鬻薪之女曰西施三年學服而獻于吳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錢一文吳王納之為築姑蘇臺荒于色以亡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戰國處士談伎術遊士談功利百家相炫以智皆旁岐非正路也大抵天下之言不外理天下之理不外

性性無形難言所可言者其已然之故而已然所謂
故者由矯強造作即非本然惟不學不慮率性而出
者乃謂故之本乃可以言性因性之故由故之利百
凡應務酬酢悉從天理人情明白正大處施行無知
而無不知有事而如無事乃為自然之明覺也今人
機械變詐無所不用于民彝物則易簡之理戕賊斷
喪所以可惡天下至順利莫如水以神禹聰明襄天
下大難宜其有壞奇之術然亦不過循其歸海之性
九州高下相因之理使水由地中行耳豈堙高塞下
能使天地平成乎故事無高遠理由素定順應為本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二

莫高如天莫遠如星辰耳目難及循其常行之度雖
千歲相距之遠冬至之日所為作曆之元者亦可坐
而推此非以利為故無所用鑿之明驗乎蓋大道本
中庸當邪說橫行功利紛爭之日孟子譚性善言仁
義若大路然亦性性之故以利為本耳
此章即道在邇求諸遠事在易求諸難親親長天
下平之意孟子道性善之要旨也道不外性而性終
不可見則不得言故凡推原曰故百家言性是故
聖人言性亦是故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習亦故也
孟子言端言情言才亦故也性體無外大用顯行周

徧萬有其故多端而性終隱言者競為異說于是有
以性為不善者不知故不同有自然有強作自然曰
利順而率之無有不善性之本也強作曰鑿造而行
之或失不率非性之本也利生于良知鑿起于用智
良知無知無不知天靈之本所以為利用智則為變
詐機械乃強鑿而可惡也豈謂智不當用哉性本非
枯槁知豈厭剖析故善鑿莫如禹治水禹之治水非
治也行也伊闕龍門九河人以為鑿而禹順其就下
東注之常用畚鍤疏濬之非堙塞之也有事而謂無
事可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智者隨事觀理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三

因物察則行所當行不詭乎經不拂乎性雖剖抉元
始猶謂之不識不知自然之明覺也易簡正大與天
地同流豈不大哉以此言故即利以此言性即本今
之智者惟務窮高極遠而不知高遠正不必鑿莫高
于天莫遠于星辰而天行有度星緯有次章節紀元
各有常數但求其故按度自合雖千歲之冬至為曆
元者目前可坐致其極而況卑近者乎人能本利以
率性則事無不善而為盡性人能本利以言性則信
性米善而為知言故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激
而行之豈水之性其勢則然耳孟子所以道性善也

○言卽是事非徒言之耳天下之言性者如告子輩
百家言皆是對新曰故物本有曰故物事已往曰故
事性之故卽所知所能而已矣者無餘之辭利順也
故之順者卽良知良能率性之道也本猶真也如乍
見孺子入井而不忍故之利也若約交要譽人爲私
知卽非本體不可以之言性矣性靈曰智大智不用
自然明覺小智機變如功利之謀縱橫之策滑稽之
辯背理傷道曰鑿非故之利君子惡之真知卽是行
率由曰行作爲曰事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目
有聰明五倫有五德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四

安康則禹之爲智可知也如天行不息一晝一夜九
十餘萬里猶曰天無爲人能以飢食渴飲之心裁天
下之物以齊行雨止之心待天下之事亦禹之行水
矣無知而不知行而行無可無不可大人不矜不
信果以此非必廢行然後謂之無事也
言性則萬物皆備所以謂故事理有盤錯猶江海有
曲折而無不東注猶日月星辰有盈縮而無不西轉
聖人處事雖千變萬化而無不順性禹之治水疏濬
排決而不能使水西流大撓容成迎日推策細極滌
茫而不能使日東行非蔽明塞聰而謂之無事剖斗
折衡而謂之不鑿也易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以利爲故之謂也易卦六
十四爻三百八十四順三才之理彰往察來變動鼓
舞自然默成皆率性之道成繼之本行所無事而爲
大智也世之言易者援爲仙術丹經占候卜筮堪輿
等術鑿也天地四時運行萬物洪纖高下性命各正
恆人愛親敬長好善惡惡知是非喜怒哀樂飢食
渴飲莫不各有天則皆故之利也天地有疾風暴雨
山崩川竭萬物有天札疠癘人事有機械變詐凶淫
匪彝乖氣終結依性發現有所矯虔博激而然不可

謂非故然不可謂之利也豈可据此以言性而謂性不善乎

性包四德獨言智者一點靈覺百千巧偽皆依此生而皆微于言天下之言莫多于戰國時處士橫議六經殺亂由此始所以釀成焚坑之禍孟子自謂知言自然之理也孔子知十世易數往知來皆所謂故也引禹行水者不主禹主以水喻性也無事為大智不主無事以能成事也未有拂事之理能成事者順事而能成事所以為大智性之至順者莫如水不可逆者亦莫如水如鯨鯢洪水汨陳五行未有不敗事者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六

故以為喻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以利為故非按跡守轍之謂也如日至雖可坐致而坐致之日亦自有差唐堯冬至日在虛及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宋冬至日在斗初歲差不定則又以後之所差者推前之所差大智順故亦復如是蓋天度三百六十均為十二辰辰得三十其正也餘五度四分之一其奇也天度若無奇則千歲之日雖婦人孺子可知唯其奇而不齊是以巧曆不能算聖人知其然為之章部紀元以極其數又為之歲差以權其通而造化歸諸指掌故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所以為大智也

天無體以星辰次舍為體天無度以日行為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八星環列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此二十八星麗天旋轉是為經星又按地方隅分周天為十二辰子為亥枵丑為星紀寅為祈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厭訾每辰相去各三十餘度是為日月一歲十二會之次舍也五氣之精在天為五星木曰歲星火曰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七

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各氣運行有遲速謂之緯星與日月共為七政而天體圓包地外與二十八星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一晝一夜一周日月五星懸空隨行亦東出西入各參差不齊而晝夜寒暑歲月皆由日生日逐天東出西入一轉是為一日而每日不及天一度一歲三百六十日退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與天初度會是為一歲月行尤遲每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有餘退盡天度二十九日有餘與日會謂之一月一歲日月會周十二次是為十二月每月中分為二氣是為二十四

氣每氣分三候是為七十二候七政之行有遲速故
氣有盈而朔有虛二十四氣每中節二氣共三十日
五時六刻有餘積之是每歲氣盈六日也日月之會
朔止于二十九日六時三刻有餘積之是每年朔虛
又六日也則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外多十二日三年
多三十六日歲序漸差故三年必置一閏以消之五
年多六十日必再閏乃無餘日七閏則無餘分大約
十九年七閏而齊曆家謂之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
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一年也此
類皆天行自然之數所謂求其故也日至謂冬至也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八

雜章卷八下

至極也冬至日極南影極短六陰窮而一陽更始千
歲之日至謂上古一元之初也曆法以上古冬至年
月日時皆甲子是癸亥年之十一月甲子日夜半子
時之冬至也日月五星齊會于牽牛無復盈縮餘分
是為上元二曜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七政復分
行遲速緩急不齊應日為主每歲冬至則日軌還其
故處至于一元終而後七政復來會餘詳論語第三
篇

公行杭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

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
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此章見君子處小人之羣包承之量不惡之嚴動必
以禮則內不失已而外有辭于人不然幾無以解于
小人之忌王驪方憤忿不平孟子從容數語明白坦
夷使懷懷者冰銷說者謂孟子大露鋒銚何居乎
○公行子齊大夫也子之人名即燕相子之氏公行
蓋公行子之尊屬也嘗為燕君燕亡逃歸齊死齊王
以寄公禮葬故朝臣往弔右師齊卿王驪也古者太

孟子說解

卷八

五十九

雜章卷八下

師為左師少師為右師入門右師入門也進往迎也
就右師之位右師立其位而已往就也云朝廷者公
事公臣皆在即朝廷也歷位經歷他人之位也踰越
也階有東西有上下不得相素越也簡畧也無禮之
稱有禮而以為簡故曰異異猶怪也
荀子大畧篇云公行子之之燕遇會元于塗楊倞註
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齊大夫子之蓋
其先也按倞所云公行子之之燕即燕相子之也本
公行氏史記燕代為齊使燕以事激燕王噲讓國于
子之齊代燕噲死子之自燕歸齊至是死齊王以有

功于齊又嘗為燕君五年以諸侯禮葬朝臣罪赴舊
謂公行子喪子也大夫喪子而講朝廷之禮乎非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與猶是也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
孟子說解 卷八 卒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愛也愛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
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章又復申言惟是愛敬之心存養擴充終身不敢
以一毫刻核之心傷吾仁終身不敢以一毫怠惰之
心傷吾禮諒然慈和視億兆皆赤子退然謙恭思匹
夫亦勝予則至誠能動物而頑梗亦回心蓋愛敬乃
知能之良我以是感人以是應興仁興讓則物我共
偕之大道而責成則在君子君子存心終食不違死

而後已苟小拂逆輒是已而非人日與天下交搆于
怨府何以為君子蓋人心存與不存須拂逆中磨勘
安常無事枯寂自守天誰不能必橫逆緊不倒患難
搖不動有橫逆來自反無橫逆亦必不自是自反有
歎固憂三反無歎亦不忘憂如此存心乃幾于聖人
○此章總一為仁之功復禮亦所以為仁也三自反
即已克而天下歸謂之仁愛人人愛敬人人敬非先
施而望報也必如是而後萬物與我為一體愛人不
親反仁禮人不答反敬非望報而厚施必如是而後
我與萬物一體也但人立人達堯舜猶病天地之大
孟子說解 卷八 卒
猶有憾焉橫逆之來所以不免故曰君子有終身之
憂此之不能不可盡責之君子此之不憂則非仁人
用心矣
君子存心非待橫逆而仁禮存不存惟處橫逆乃見
橫逆之來雖聖人不免而聖人仁禮之至橫逆自化
仁者愛人人亦愛有禮者敬人人亦敬此君子萬物
一體之本願舜所以協和風動法天下傳後世以此
學者存心欲為聖人須從艱難中磨練然後事理融
心境一乃可入聖三自反即終食不違造次頭沛必
於是也豈人禽獸非不平語虛幻曰妄如土木偶人

無肝膽肺腸者自不責望之視若空華泡影不煩排遣自然冰銷蓋此時之橫逆無道至極此時之心體如天空雲淨無待反而自信真一任去來犯而不校故曰何難君子終身之憂以下終疊上文頌君子存心篤不為聖人已聖人萬物一體存神過化如舜本耕稼陶漁之夫所在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嶽牧薦之帝堯尊之養之親之天下之士悅之何其人愛而人敬也事難順之父母底豫遇難孚之兄弟克諧以至三苗格四凶服讒巧聖又何其橫逆之潛孚也彼由側陋升聞為當世一人至今仰之為萬

孟子說解

卷八

六十三

離章句下

世一人夫非由鄉人起者與今之君子口言仁禮而心不存愛人而人不親禮人而人不答甚者橫逆之來不知自反以罹于禍碑庸人耳苟有君子存心之功造物至何難之境不及舜不為憂矣若夫君子所患以下申明所以無一朝之患非仁非禮乃招禍之端無為無行患何從生有則自反故君子不患也即此是終身綿綿常存之心舜所以至愛至敬由仁義行者也

大抵君子欲與天下相安于大順故每事反已而恕人孔子論仁曰家邦無怨曰正已而無求於人則無

怨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不遠斯患至患生于與人校與人校生于不自反橫逆至而能自反則客氣銷安得有患利用安身崇德莫大于此

即孝弟孝弟莫如舜故列聖獨舉舜

異人大過人也存心謂處心與人不同也以仁禮存心謂以此兩者時時在念愛人敬人仁禮之發心之用也人愛人敬通天下之心于已也言恆者橫逆至則非恆矣不直曰橫倒行曰逆三自反正存心處忠猶誠也不忠愛敬未盡誠也不責人惟自反所以存

孟子說解

卷八

六十三

離章句下

心也妄人無良心虛偽之人不可以心孚者也奚擇無別也於猶與也何難言易與也以人道責之則容忍為難以近于禽獸憐之雖有褊急誰與禽獸校者故曰何難終身之憂通結上文自存心至三自反無已時也無一朝之患謂處橫逆終不校禍患不生也患生于責人終身自反不責人則終身無患患起于卒至故曰一朝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爾。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飽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此章為隱居樂道者言。引禹稷以形顏子折衷于孔子。用行舍藏，明已願學之意。聖賢無日不思康濟，但道與時違，有為天下之心，而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地。如禹稷處平世，事明君，過門不入，得時行道者之所為也。若顏子陋巷簞瓢，居樂道者之所為也。常人以大行為樂，禹稷以為憂，憂在民也。常人以隱居

孟子說解

卷八

六十四

樂道者言

為憂顏子以為樂，樂在己也。惟窮居有顏子之樂，然後大行有禹稷之愛，當事而效不入之勤者，必窮居而有獨善之養者也。故曰：易地則皆然。鄉鄰之鬪，雖無被髮往救之理，然未嘗無患難相卹之心。但勢不相及，君子素位不在位，強預謀已褻而人賤其未同。故兀坐而視同室之鬪者，謂不仁；披髮而赴鄉鄰之鬪者，謂不智。是以君子貴于識時，不然，并有仁焉，其從之也，何況鄉鄰。

民飢溺而言平世者，有堯舜為君也。古多名世獨舉禹稷者，水土稼穡尤憂勤之事也。南宮适謂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亦謂二聖獨勞耳。皆引孔子賢之者。孔子聖之時也，易地皆然者，易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易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愛也。披髮纓冠，謂不暇束髮，而但結其冠之纓，纓冠繫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法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欲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

孟子說解

卷八

六十五

不孝者言

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齊人以陳仲為廉，而孟子不取，以匡章為不孝，而孟子不棄，所謂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也。按其不孝之事，既無所指，尋其不孝之名，祇因責善察其怨艾之情，尤有可矜。雖人言何害，其與遊而禮之也。世俗就通國言也。博奕，其四支家貧不力食也。博，六博也。奕，圍棋也。博奕，飲酒遊蕩不務生業也。好貨財，私

妻孥居積吝嗇儉于其親者也縱耳目之欲荒于聲色玩好墜先業者也戮辱也好勇鬪狠招禍與戎使父母驚危也五者皆世俗所謂不孝也若夫士君子所謂不孝何必至此百行一虧卽是辱親此姑就公都子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數之而言章子非至如是之甚也不相遇猶不相得也不得近不得親近其父也

孝者百行之原大舜曾參所不敢居也不孝者諸惡之首豺狼虎豹所不忍爲也故天下惟孝爲難盡惟不孝爲易免曲禮云爲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

孟子說解

卷八

三六

禮記卷八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闢不登危懼辱親也行如此其兢兢而何至放肆不顧如世俗之五者乎故君子爲人子一出言不敢忘親一舉步不敢忘親其責已也重以周其求于人之子也不至如世俗五者不損其爲不孝其責人也輕以約孟子于匡章憐之非取之也彼已遭國人之讟詆而復絕之將遂不可爲人況情本可原違衆曲全不欲成人之惡也然賊恩一語已明知其非孝子矣戰國策云章子母得罪于其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事詳公孫丑下篇章子得罪其父或以此後父死齊威王使章子將

有功許改葬其母章子以不敢欺死父辭其素行類此故孟子終原之迹其行頗似陳仲子故稱仲子原孟子非之蓋仲子冒國人之譽不稍縮則矯情者成風章子蒙國人之毀不稍原則處變者無以自白矣○父子之間不責善就常人論責誅讓也迫逐之意誅讓迫逐則情拂而傷恩故不可行于父子之間惟賢父子不才子孝子于頑嚚之親則然若夫賢子可教慈親可嚴諫者豈得不以善道相諭自與誅求迫逐者殊科故曾子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昔人遺書戒子云若忽忘不

孟子說解

卷八

三七

禮記卷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爲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聲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章明賓師不與臣同凡急難相恤君子皆然至于禦侮捍患乃子弟衛護父兄之事武城大夫以師禮待曾子則武城人皆其子弟也武城有難責師為子弟守禦名分垂而道誼屈矣世俗人不解引子思不去衛之事以律曾子不知曾子既為師則不可役其全軀苟免之臣又或引曾子居武城之事以自免不知如子思既為臣則當效力此孟子所以有同道易地之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此也

曾子教授于武城子思亦教授于衛但子思仕衛已受衛君之職而曾子本武城人不仕但受邑大夫聘

孟子說解

卷八

空八

難言句下

教授邑子弟也蓋去諸請解館也會子盡率其所教子弟以去故左右疑其先去為民望而沈猶氏七十人皆不與則去者亦非止曾子一人也按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屬之大司馬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是國學子弟皆有與難之義故左右以先去民望為疑而不知禮所謂諸子之職掌正如子思受衛君之職為臣者也會子則武城大夫尊禮而賓客之者也故曰父兄父兄率其子弟避難子弟從其父兄去誰得而止之故與子思異

易地同道篇中屢發此義節時中能權也

武城魯邑曾子居武城邑宰延之為邑人師也寇兵寇也寓猶居也左右武城人服役曾子者也待先生謂武城宰待曾子也為民望謂眾子弟亦從曾子去也殆近也不可疑其無救恤之誼也沈猶氏行名曾子門人言曾子昔嘗館于沈猶氏有負芻者作亂曾子亦率其弟子去之蓋賓師無與難之義不獨在武城為然耳負芻人名級子思名微卑賤也

儲子曰王使人謂儲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說解

卷八

空九

難言句下

儲子齊臣也矚私視也孟子始之齊齊王聞其名未覩其實私使人窺之庸主之見也孟子言已無異人矢口卽稱堯舜正乃齊人所以異也言外有曉人意聖人與人同人自與聖人異故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子貢云文武之道在人與此人字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紅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

二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播婦
 聞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喪足之道
 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訕去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移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
 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此為戰國游士阿世取寵驕人如齊王所養稷下輩
 故借齊人設譬孟子獨矜然塵垢外不往召不受祿
 乃敢言此古今士人誰不墮此坑塹染一毫世味便
 帶一分齊人故曰由君子觀之非君子則不聞鮑魚
 孟子說解 卷八 七十一
 之臭矣所以求三字包括古今仕途無限醜態獨言
 妻妾羞者小人陽為驕泰不敢欺外人而獨欺妻妾
 卑污苟賤之狀外人共見獨妻子不及見至于妻子
 泣則天下更無與齒之人矣男子行事使婦女羞且
 泣狗彘豈食其餘乎
 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之人也施旁行不正也
 喪服傳云絕族無施服亦謂旁服也與逶迤之逶通
 東郭東城外也播冢也與墳通顧望也訕罵也施施
 猶訕訕自得貌幾希少也羞有笑者不笑而泣辱不
 可忍也在他人則笑在夫婦則泣情戚故也

史記齊王養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示
 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鄒衍鄒奭淳
 于髡之徒皆為列大夫齊人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轂髡髡考其言行無一當仁義為富貴利達之資而
 已

卷八終 卷八 七十一
 離妻章句下

孟子說解卷九

萬章章句上

郝敬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
 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
 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慤聞人我竭力耕田共平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孟子說解 卷九 一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
 下而遷之焉為去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去色人之所欲
 妻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
 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悅之好去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人少去則慕父母和好去則慕少艾有妻子則
 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孝弟者仁義之實百行之本也古今稱至孝無如舜

其他或事易順之父母處無故之兄弟惟舜遭此

之親輔以傲很之弟毒苦萬狀而卒能使父母底豫

兄弟克諧非至誠貫金石者能若是乎孟子所以亟

稱舜盡事親之道也此下數章所問事之有無置不

辨而但推原聖人仁孝真心與舜視天下悅而歸已

章意同其心不見親之難事而惟見己之有罪儻自

視無罪便可放懷何至有旻天之泣父母方惡我我

遂忘之是謂慤然舜見父母之恩罔極難報雖勞苦

奉養祇是常事欲得父母愛我若何而後可計窮情

迫惟有仰天長號此未遇以前耕歷山時事也及四

孟子說解 卷九 二
岳師錫堯舉以為相父母象已克諧矣三十徵庸至

五十攝帝位備極人世榮寵而竟無一日忘父母是

五十之年猶孩提之心所以為至孝

堯之舉舜曰畜薦舜天下之士歸舜皆以舜至孝也

天下之士悅之不足以解憂四段即上文堯所以待

舜者推愛心自怨不可解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又

即人悅好色富貴等皆舜五十陟位以前所備享而

皆不以解憂見生平所慕惟有父母不得而憂是怨

既得而不忘是慕憂如兒啼思母百方慰之不止得

母即止是為怨慕

往于田耕歷山未遇時也號泣叫號哭泣也
之意秋天曰旻天氣清肅而冥遠也怨慕悲怨思慕
也怨即慕也不得則怨求得則慕怨有時解慕無時
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則吾不知者
非之之辭非爾所知者抑之之辭慙恰通心安無愛
曰慙共為子職而已矣者自歎之甚也於我何哉者
自怨自反之辭帝即堯也子堯子也九男二女皆堯
子九男丹朱長餘八庶未詳皆事舜為師也二女娥
皇女英以妻舜也百官供役者也牛羊倉廩供祭祀
奉養者也吠畝之中謂耕歷山之後未登庸以前三

孟子說解

卷九

三

萬章問上

戴詢事考言帝曰我其試哉之時也天下之士多就
之人心歸向也莊周謂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
萬家史記云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胥皆也遷之遷移以與之也窮人困窮之人也無所
歸失依也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少艾少女也熱
中心煩也五十舜攝帝位年已五十父母已底豫憂
解怨釋而慕終不忘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
皆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皆言慕也慕者依依
不忍釋也

百家橫議莫多于戰國嬴秦之季此篇問答多矣

時世俗之說而折諸理以歸于正即孔子民義之教
中庸之與刑解者疑孔門無此問答腐儒之見也
舜耕于歷山舊謂歷山在中原冀州濮陽等處不一
風土記云舜上虞人始寧剡二縣界上即所耕田山
多柞樹吳越間謂柞為樞故名餘詳離婁下篇○呂
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以天下與舜貴公也然則
丹朱其適子故不在事舜之列九子皆庶趙岐云八
庶未知孰是○史記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者堯二
女舜妃也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是也蓋舜南巡
守崩二妃長卒于沅湘之間遂為湘水之神長娥

孟子說解

卷九

四

萬章問上

皇焉正妃湘君也女英為次妃湘夫人也舜年百有
十歲二妃死計亦百歲媼今辭家多以少艾目之謬
也○艾蒿屬葉香攏之成綿溫輒可寶枕蓐艾之言
愛也故以名女艾凡四義有新義少艾是也有久意
禮五十曰艾詩夜未艾是也有治義詩云或肅或艾
是也有養義詩云保艾爾後是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
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

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治朕棧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庶民汝其于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孟子說解 卷九 五 萬章問上

堯亦何以不告者意堯挾君命臨之而孟子此答尤見堯仁厚之心猶舜也堯亦人子體人子之心恐告而瞽瞍有違志違言亦何忍倚天子之尊拂人親之意仁人與孝子情同也聖人處事溫恭純任天理不敢以一毫氣燄加人與後世首止之盟黨人子曾人父者公私邪正相去天壤七篇之義所以與春秋同不朽也父母欲殺舜誠有之若焚廩拚井事不必實舜升聞父母已克諧矣孟子不辨無者此與臣父事殊無損聖德而過難堪處益見聖心故論心而已矣舜有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則有府庫于戈弋是武庫孟子說解 卷九 六 萬章問上

焉容不喜聖人處兄弟其切豈如恒人賊怨宿怨終不釋然者哉此章凡三段首段巽以行權畏之至也第二段勞而不怨順之至也三段不億不信誠之至也皆處天倫之變而極盡其情孟子于難言處分疏殆盡窮理精義之至讀者宜深味也若區區辨事之真贗疑尚者之爲迂與孟子旨大相戾矣與下數章皆當觀答者之情不當求問者之事但得聖人之心卽天下無難處之變何問有無乎

完廩指階使浚井出卽孔子教會參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之意父母使之

孟子說解

卷九

七

第五卷句二

完屋不敢不升使之浚井不敢不入但升而能降入而能出使父母不覺辨之不斃焚之不滅所以謂之蒸蒸又不格姦也指階史謂以兩笠自扞而下不由原階若由原階不令得下矣通史云耆叟使舜條廩二女曰時其焚汝時汝衣裳鳥工往言將飛而適也乘穿井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言將潛而適也卽大杖則走之意

前言象而不知者知象平日殺已之謀也後言可欺以其方者不知象入宮思兄之詐也信其爲思兄而來平日不怨之憂盡寫見弟有怙怙之乞惟恐不矣

而姍姍慰藉何忍復料其欺苟料象之欺卽非聖人用心矣周公不知管叔之叛亦以此

前章言君子處橫逆三自反以舜爲法此章卽其事也完廩浚井無命不從臣庶于治泥牛羊倉廩府庫何所不讓最後挾詐而來若有一毫計較畱滯胸中則猜忌不化形迹尚存使之慙愧無聊適阻其自新惟聖人主誠無偽虛舟應物藹然和氣薰育洗蕩其辛蠶而臥以醇醪所以自反而忠無一朝之患五十而慕有終身之憂正以此也學者明乎此豚魚可孚夫豈虛語孔子論舜孝樂舉大德受命聖人全體是

孟子說解

卷九

八

第五卷句二

道言語蘊藉微顯一貫孟子論舜孝直指其真心示人以天理人情之至使爲人父子兄弟者各自反而得其真心則堯舜可爲端在于此或者疑論語無此等問答正七篇之言所以善學論語與後世法言擬皮膚者異也此篇之內詭言必通諸理答舜之放象是也俗言必準諸道答伊尹割烹孔子主侍人是也釋言必正諸經答舜臣堯臣瞽瞍是也疑言必察其心答舜怨不告而娶是也入言必折諸天答傅賢傳子是也皆所謂知言之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詩齊風南山之篇慰誓恨也父母知其娶則誓恨也

完備也虞屋脊也捐舍也階梯也父母與象去其
梯舜不由原梯降故曰捐階譬慢不覺舜已降
火將焚殺之流疏鑿也出舜已從井出也捨用井也
譬慢不覺舜已出欲閉殺之也謀謀也都君舜字也
都美也名重並故字都君或曰舜所居三年成都也
績功也象與父母講舜已死于井論功分其所有也
牛羊父母謂與父母也干櫛也戈勾戟也朕我也古
人自稱皆曰朕猶對人皆稱臣也琴舜所彈五弦琴
也飛弓也二嫂舜妻堯二女也棲燕息之所也注入
舜宮取所有也舜在牀琴出井歸也鬱憂思不遂也

孟子說解

卷九

九

九

閔喜通氣聞如喜也君謂舜爾語辭言已思兄而來
將推答于父母之辭也忸怩慙色也臣庶謂九男百
官之屬象素不至舜宮舜喜其求欲以宮中事委之
為已得罪于父母不能治事倚比于弟也象受亦憂
象喜亦喜言兄弟之情休戚與同見其憂已則憂見
其思已則喜不暇復計其他也愛者憂弟之不喜非
為謀已愛也喜者喜弟之不憂非為釋己喜也於人
勞役使之人也周禮主養馬者曰校人此守池沼
者亦曰校人也圍囿困而未舒也洋洋動貌攸然往
貌趨往也欺詐也方類也情理相類也同味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辜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諫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之
人象罪焉仁人同知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
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
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孟子說解

卷九

十

十

此章論聖人處兄弟之至情盡在仁人之于弟數語
不藏怒不宿怨親欲貴愛欲富天理人情之至也使
象不得有為於國不得暴彼民此解釋或曰放焉之
意自是聖人治天下之法不在處兄弟情上論如前
章惟於臣庶汝其子于治方是聖人待弟至情一味
親愛欲富貴之而已雖然一轉語矣象表聖人本心
自西岳為舜象已克諸矣後又二十載舜為天子封
象象已化為友弟儻猶似三十年前河稱克諸何貴
為象人亦常時見誠信喜此將又急使人監制

孟子說解

卷九

士

萬章問上

之乎所以使吏治其國者誠欲弟常常往來不以國
 事聽廢之也或人疑為放使不得有為于其國體或
 人意云爾舜意實不然也故特著雖然一轉語欲常
 而見以下四句趙岐云言迨書近是堯典舜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朝則有貢諸侯每年一朝貢京師五
 年天子一出巡守會諸侯于方岳四月南巡守會于
 南岳即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有庠通作有鼻在今
 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舜都冀州當時萬國中原無間
 曰有庠為南巡守朝會近地故封弟于南土猶武王
 封周公于曲阜皆近方岳使為地主便期會也諸侯
 無歲一朝貢惟象來京師隨意不待貢期如天子以
 政事南巡則適有庠接見弟于封內其相親愛如此
 設使象有國事羈絆則不得自由所以使吏代治其
 國不欲煩之也或人不知誤以為放會有放之而又
 欲常常見之源源而來者乎既不使有為于國又使
 往來道路出入宮禁者乎不知聖人愛弟之心者也
 ○放安置也禁錮之名萬章疑象之惡不宜止于放
 孟子言舜實以國封之人言放耳流遷徙也共工官
 名書云象恭滔天靜言庸違者是也幽州北裔北陰
 方背明曰幽易云鬼方即北狄也驩兜人名崇山在

孟子說解

卷九

士

萬章問上

南裔三苗謂三苗國君今湖廣岳州巴陵古三苗地
 負固不服舜遷其君于西裔三危西裔地處書所謂
 分北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治水無功書云方命圮族
 堯洪水汨陳五行者也羽山在東裔海中下有羽淵
 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四凶分投四裔初流放流俟其自悛終不悛乃即其
 地殺之虞書云流宥五刑又曰怙終賊刑五刑即肉
 刑舜宥為流怙終成賊乃殺之也萬章言象惡不止
 四凶殺之可也放之輕矣况又封之怒憤氣也怨恨
 意也不藏怒無怒可藏也不宿怨無怨可宿也非謂
 有之而不藏宿耳貴則分不隔而相親富則享有餘
 而見愛奉上曰貢斂下曰稅雖然謂雖入言然也而
 舜意不然欲舜心欲也源源猶滾滾不絕貌來來朝
 也不及貢不待朝貢之期謂象來京師也政事也天
 子以事巡守則接見象于有庠之國也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此舜當日優待其弟權宜事後世遂以為不刊之典
 孟子亦因萬章問偶然道及後世遂援以為王制保
 全親藩良法聖賢作事萬全論事曲中所以七篇為
 經世之要也

史稱舜南巡守崩葬于蒼梧之野今永州府零陵縣有舜陵又有有庠墟卽象舊封舜葬此豈非因象之故與越絕書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則聖德所孚化深矣又云禹葬會稽鳥爲之耘則訛以象爲獸矣象耕猶近鳥何能耘乎傳記之謬類此今湘沅間有二女遺祠相傳奔舜喪道死爲湘水神屈原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卽二女也則舜陵象封皆在南方爲確或謂漢縣有象城屬鉅鹿趙地猶中原有虞城耳

左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孟子說解

卷九

十三

萬善堂句上

謂之渾沌卽囉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卽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卽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卽饕餮卽三苗也山海經謂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者皆惡獸以名惡人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始歲歲及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

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桀勳乃祖維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鞋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孟子說解

卷九

十四

萬善堂句上

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求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支載見見瞽瞍夔夔齊齊栗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咸丘蒙所述蓋世俗之言有盛德者君父不得以尋常待之也因舜匹夫有天下故附會爲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之說因堯以天下讓舜故增飾北面而朝之說委巷之譚謬不足辯但辨堯在日舜未嘗爲天子耳堯崩天下諸侯惟知有堯若堯在舜爲天子豈一時有兩天子乎舜未嘗爲天子何由得臣堯不辯而

知謬矣成丘蒙又泥詩解伸臣父之說愈不足辯但
教之言詩耳孝子之至以下方與正言舜為天子正
是尊親養親之至以天子之貴尊其親豈以天子之
貴反屈其親乎所謂盛德之士父不得而子者折諸
書猶言晉喪為父而有舜云爾豈曰以子臣父乎

古明王盛時道德一而風俗同邪說不得作六王統
分俗殊處士橫議百家簧鼓此六經之閭數也聖遠
文獻無徵請張妄作如所謂堯不慈舜不孝舜囚堯
禹幽舜放殺益伊尹為庖人酒保太公為舟人屠牛
百里奚為巧者官效之類雜見釋家小說皆所謂無

孟子說解

卷九

十五

萬章第七上

父無君害仁義歸楊墨之言也孟子辭而闕之守先
王之道以維君父之倫皆所謂與楊墨辯也

朱子云以意逆志是將自家意思前去迎候詩人之
志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于彼庶乎得之不然則
涉于穿鑿未免郢書燕說之誚按此說似而實非欲
自然而反傷巧可以讀他書而不可以說詩自謂得
解而實與孟子背其詆詩序為贗正由此誤解以意
逆志反坐以辭害志之弊蓋詩言與他經畧異而說
詩與說他經殊他經辭志膈合詩辭往往不似志他
經不得志執辭可會詩必先得其志而後可諷其辭

志者作詩之本也毛詩古序本三百篇作者之志
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經解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
其失也愚不得其志而執其辭故愚咸丘蒙與高叟
皆愚也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即
意即志也變風變雅辭有近于邪者而志皆正苟以
意逆之豈惟關雎麟趾鹿鳴皇華為正即桑中溱洧
刺邪亦正也朱子執辭故詆古序為妄斥變風為淫
援孟子之說而失其解也蓋心無古今志在作者而
意在後人由百世下仰邇百世上曰逆非謂聽彼自
至也有心曰意非謂不敢自必也詩三百篇止詠三

孟子說解

卷九

十六

萬章第七上

百事而六籍所引証百家所節取言語應對之所寓
託聲音歌舞之所倡和因事比類情景相應義理偶
合莫不可觀可興唯詩為然故詩不在文辭而在意
與志相通韓嬰作外傳博採古今事變廣譬曲喻正
是古人不以辭以意逆志之法如論孟引詩多矣何
嘗據辭皆有意逆之非無心但迎候之謂也若朱子
所謂不自必而聽于彼則咸丘蒙之說非山可謂得
解矣如是則三百篇止可貼三百事一句不可那移
那移便是郢書燕說如淇澳之切磋與貧富何預碩
人之巧笑與禮何預夫子稱為知來孟子引詩為憂

孟子說解

卷九

七

萬字句上

左

心悄悄以為孔子引綿不珍厥愠以為文王豈非郭書燕說若聽自至則終古不至矣故言詩莫如孟子○詩不以辭害志則得其志而後可興也興者情之動也詩有興如林風水月可以象微而不可以形求○詩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故興不離辭亦不執辭不得志則不知興之所寄得其志諷其辭而興可知也後世詩變為辭楚人之離騷是也詩以志為辭志勝而辭達騷以辭為志辭勝而志隱楚辭塊扎受衍而其志本忠憤鬱悒無聊之情婉轉流離于物象事理文義聲律之外使人悲愴嗚咽而不可讀者興之謂也故雖不可以辭執也從來說詩者誤以比為興故詩為絕學皆坐以辭害志之弊如楚辭天問一篇辭甚叢說惟以仰頡其不平耳何須得答柳宗元以辭害已是添足朱元晦以事理辨其是非則謬所謂打破鐵鑊者解詩之誤率由此

成丘蒙孟子弟子也語俗語也君不得而臣謂君不得以臣待之也容有感不安之色也爰爰危執人倫謂置故危也俗語又託為孔子議舜之言自證也齊東野人齊國東鄙人無知也言齊者成丘蒙亦齊人也言東者齊地東濱海西則中華也鄙語無知充謬

孟子說解

卷九

六

萬字句上

左

于好章者堯老堯帝年老不親政也堯年十六為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舜攝政則堯年已八十九矣試代行天子事也舜攝政二十八載堯百十有七歲乃崩也祖神往也落形委也皆死貌言堯未死舜未嘗為天子考妣父母已死之稱考成也終也妣配也喪三年君喪與父喪同也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君喪不作樂天下以天子禮喪堯也此以上皆堯與之言又引孔子言折之舜既為天子以下孟子自斷之也舜既為天子設言堯在日舜真為天子也帥真曰既反攝言也有天子現在而堯死又帥天下諸侯以天子禮喪堯是舜與堯同時為二天子無是理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土之濱謂四海之涯凡食其土者皆其臣也北山之詩大夫刺幽王役使不均也言天下皆臣何獨以己為賢而備勞之云爾執此遂謂父亦是臣是以詩辭而害詩人之志也害猶礙也字曰文句曰辭心曰志古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意學者之意逆邇尋也逆志謂不泥文辭也詩教溫柔敦厚辭不直切非邇尋不得也雲漢之詩仍叔美周宣王憂旱勤民而其辭曰周衰之餘黎民無有獨剩者始以詩辭是周

民真無道裡也子獨也尊崇奉也養供饗也古帝王皆尊養其親而舜由匹夫起所以獨至也尊為禮禮奉養為身之實也詩大雅下武之篇求長也心常在故言不忘也人能不忘乎孝則天下以為法也書薛今孔膏大高謨有之祇敬也載事也夔夔謹慎貌齊栗夔爾也允信也若順也引書言舜見瞽瞍以證瞽瞍北面朝舜之謬也舜以天子之尊朝見瞽瞍敬謹恐懼瞽瞍信其孝敬悅其尊養有子如此而父為瞽瞍迥出世類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可謂云爾已矣猶犂牛之子犂且角之謂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孟子說解

卷九

九

萬室章句上

八音一曰金為鐃鐘為編鐘為鐸為鏡為鐸為鐸之類二曰石為磬為編磬三曰土為埴為埴大埴也四曰革為雷鼓為靈鼓為路鼓為鼗鼓為鼗鼓為晉鼓為鼗鼓為鞀鼓之類五曰絲為琴為瑟為箏為筑為笙之類六曰木為祝為歌為雅為應之類七曰匏為笙為竽為巢巢大笙也為和小笙也八曰竹為簫為管為篪為篴為箛為春牘之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僕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去堯二十有八載聲上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孟子說解

卷九

二十

萬室章句上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舜有天下明是堯與之孟子歸諸天由大虛有天之名大虛無物而條理分明自然不爽其體無聲臭於發不已而其化育流行亘古常新故曰四時行百物生謙則益盈則損善則慶惡則殃皆自然而然而在人身即動靜呼吸晝夜寤寐之理在人心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孩提知愛知敬

之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之意已發未發之中和皆
是物也自其善惡邪正盈虛消長同出謂之天自其
賦予流行各正不亂若有主者謂之維皇上帝而其
寂寂世露即人心人心虛靈全體即天故曰天心人
也人心帝則也若謂大虛無見聞人何從得有見聞
大虛無靈覺人何從得有靈覺通一無二也故一人
之心或有偏黨合千萬人之心即同體大虛故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苟天
子能以天下與人丹朱商均坐而得之矣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一

萬善堂上

即南宮适云羿彘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
意漢班彪作王命論本此苟天子能以天下與人則
人亦能以天下取諸天子亂臣賊子違命逆天何所
不至故言天以折入謀之私而天道無形妖言罔世
故又以人徵天天人本一未有不得人心而能得天
命為天下君者此章非為贊堯舜堯舜至矣無復容
贊祗慮後世主以堯舜禪受為私人臣以天位可暗
干而不知非堯舜所能為也天主之天下民共證之
歷試久而後付之天下焉非敢輕也舜禹既受之而
猶退然不敢居焉君終仍以還君之子又非遽也故

曰堯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非天與也論堯舜之事
語及逼篡意遠矣後世如王莽曹丕劉裕之徒自比
堯舜漢魏以後禪壇相望以揖讓為口實宜孟子表
河南陽城去就之節見聖人之心立臣子之防也古
人觴酒豆肉三讓後受而況神器大寶乎如謂曹丕
虛讓舜禹不爾則是懲噓廢餐也禮子婦于父母舅
姑之賜若飲食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
必服而待加之事使人代已雖弗欲姑與之姑使之
而後復之凡受賜辭不得命藏之以待舜禹受終復
遜位即此意蘇轍謂此章非君子之言未之思耳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一

萬善堂上

行躬行也事設施也示見意也薦舉也暴顯也主祭
如類于上帝稷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臣之類百
神皆天也陰陽和風雨時百神享也主事如巡守肆
覲肇州封山濬川刑罪之類皆相堯二十八載中事
而神享事治民安施澤久故曰非人所能為天也三
年喪畢謂臣子于君父喪皆三年嗣君諒陰百官聽
于冢宰喪畢致政嗣君禮也此時舜受終已久丹朱
已就藩封而舜必避去明示天下以攝政之初心非
得已也南河謂堯都冀州在河北東西南三面阻河
南則豫州境也中國帝都也徒歌曰謳歌言言歌赴

訴曰訟成刑曰獄而居堯之宮而宇與如通逆取曰
箕大誓孔書之辭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家從堯之子
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
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去聲堯禹之相舜也歷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三

唐虞禪讓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本意歷數以繼為常前章問堯以天下與舜答
云否此章問禹傳子德衰亦云否天子之貴好德所
睥睨也且夫稷鉏釜斝不可無主而況天下乎易曰
主器莫若長子以震承乾天之道也庖犧已然而唐
虞焉能遠之堯舜相禪為有堯舜之事非可為常也
且啟再傳而仲康失國四傳而帝相遇弑世衰有主
猶然而況三代已下皆效唐虞所為豈有寧日以天
下官是逐鹿也以天下家示有主也無主而人不爭
未之有也故春秋之義魯隱讓而危身宋宣讓而禍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四

得不傳之子也蘇轍云聖人不求為異恒人愛其子有得焉則以與子孫人情也聖人以為不可易而聽之故使父子相繼二說韓近亦未盡聖人傳賢傳子各因其時堯舜雖公無舜禹亦必不禪堯時洪荒初鑿須再一堯而恰遇舜亦堯也舜代堯天下猶未平須再一舜而恰遇禹亦舜也三聖湊合時運正艱欲不禪禪何可得若禹以後洪荒已平賢與聖材具不俾繼體守成中材其亦可矣若謂傳子祇為不好異堯舜豈好異乎謂禹慮天下深堯舜豈獨不深乎故曰時也時即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五

萬善書上

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言天而天下事無遺理矣孟子見其大原故譚天莫如孟子稷下譚天何補世教此章分疏千古聖賢行藏用舍如指掌學孔子聖之時所以達天知命也天人一也無人外之天人事有得失即是天命有消長其幾不測而其理不易以為人乎則子之賢不肖相之久近若或限之以為天乎又未必有德者皆得無德者皆失天無為而為由人人有為而至由天當然之時勢即自然之理歟君子不敢僥倖逆天亦不敢忘脩德基命斯為達天知命矣世人惟不知天命

故不解孟子之言大凡天地間精氣靈爽變化即是時勢理數真見得時勢理數與天地間靈爽變化通一無二方是知天命非人事外別有天命數外別有精氣靈爽變化以為天地鬼神者也其所謂龍綬之上帝降衷之維皇皆象辭寓言本原只在人道談脈運轉今人但道玉皇上帝分付人做天子真成說夢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六

萬善書上

吳越春秋云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所曰棄我何如禹不得已即位然則當世稱舜禹避位不止孟子也三年喪畢冢宰歸政于君伊尹周公皆然何獨舜禹不然世儒不窺大原但摘枝葉不講求聖人行孝弟之心而但疑浚井焚廩之非實不察聖人傳賢傳子之意而徒疑南河陽城之避假見善不虛讓而疑舜禹益無避位之事猶見佛老清虛而謂聖人不言屢空者也匹夫而有天下一段言賢不得天下者不但益亦有并相亦不得而終身匹夫如仲尼以其不遇堯舜也繼世有天下一段言子得天下者不但放亦有賢不及放而天不終廢如太甲成王所以伊尹周公亦猶益也伊尹相湯一段明天所以不廢太甲太甲始雖

不能敬承如故而終能怨艾故天不廢之而伊尹廢矣周公之不有天下三句明天所以不廢成王以成王亦如太甲始譴張而終悔悟故天亦不廢之而周公廢矣然益伊尹周公雖不得天下而德業聞望為一代名世惟仲尼老子匹夫求為益伊尹周公亦不可得信乎天也故末卽引孔子歎古今帝王義一義與論語不義而富且貴之義通義則學高莫大乎富貴不義則於我如浮雲先儒謂堯舜事業亦只是浮雲過太虛孔子之歎遠矣包伊周在內自天子以至匹夫窮通得喪誰非天天豈有二通于天之說天下孟子說解 卷九 三七

無不齊之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仲尼疏水曲肱而樂願學孔子者亦可知自寓隱然故特舉仲尼例舜禹又引其言括與廢其意常在孔子也故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與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賢不肖相反照太甲成王皆所謂不至如桀紂者也繼世如桀紂者多與廢祗論始繼體居一代傳子之先者再傳以下不具論太甲成王初年皆不肖故以承天所廢于太甲詳而成王畧者舉彼例此行文伸縮法末引孔子歎古今興廢飄然有千聖過影之思所以為善言天也

禹不傳賢而亦嘗薦益于天益未受禪而亦避禹之子禹之心卽堯舜之心益之心亦卽舜禹之心形迹豈有間乎而天下之民有從有不從所以為天十有七年禹相舜凡十七年也陽城潁川地名在箕山北七年益相禹凡七年也箕山之陰卽陽城也山北曰陰天子崩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喪畢然後歸政于天子冢宰退而避位禮也故禹子也丹朱堯子也舜之子商均也敬承言能敬慎仰承也堯舜無令子而有年久之相益為相不久而禹子又賢所以為天自然曰天以主宰言也流行曰命以付予言也莫無孟子說解 卷九 三八

也無人作而自為者自然之天無意求而忽至者付予之命匹夫而有天下卽傳賢也仲尼匹夫雖賢不遇堯舜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繼世以有天下卽傳子也子必大不肖如桀紂而後天棄不如是天不棄也故伊尹雖賢天不棄太甲周公雖賢天不棄成王因引伊尹相太甲之事明之太丁湯太子未立早死外丙仲壬皆太丁弟商道兄終則弟及二年四年共立六年相繼死也太甲太丁子湯孫也顛覆敗壞也典刑常法也放謂以禮防閑之桐湯墓地三年在諒陰也怨悔也艾治也亳太常魯之墟湯自

商丘遷都焉此明太甲不肖不如桀紂天所以不廢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周公成王事見周書猶益之於夏遇啟賢也猶伊尹之於殷遇太甲賢也禪以位相授也設壇墀行禮曰禪義一皆天命也

堯妻于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朱鰲很兄弟為閔豎訟慢遊而朋淫帝悲之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有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舜二妃堯女也娥皇無子女英生義鈞封于商是喜歌舞按孟子謂堯舜之子不肖者惟不肖堯舜耳堯舜自難肖肖堯舜舜惟禹故引以自代而逮朱均朱均在三代下得賢

孟子說解

卷九

九

相輔而守成有餘如舜禹開物成務則不足唐虞時須舜禹不得不舍朱均後世謂朱均大不才過也苟朱均大不才舜禹必無南河陽城之避舜禹避而朱均能晏然無與以終其賢于紂子武庚祿父亦遠矣○禹娶塗山氏女生啟能明訓教而致其化故故知王事達于君臣之義持禹之功而不殞屈原天問云啟代益作后亦謂禹以天下與益而民歸啟也益即伯益見許行章○或云古人謂歲為年湯崩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據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閒無君書序非古也當以孟子為

正遷史殷紀與孟子合但云外丙立三年○孔叢子

云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與孟子合按古聖帝明王嚴事師保隆于君父臣子不敢行于君父者師保能行之唐虞三代所以盛也其君父臣子皆聖賢尚道德而薄名位故師保之權得伸放桐雖因諒陰然已抗世子之法矣後世疑放主未必有所謂放非禁錮惟防範其出入猶今先師鈴束弟子云爾後世宰相何敢以此加嗣君乎商以前風氣醇朴上下不相睽禮法疎闊天子名號或甲或乙無異齊民王畿往來遷徙無異十室之邑

孟子說解

卷九

三

人情風俗易簡真率大臣得關其忠迄于周歷六百載而世運漓矣成王幼沖聞流言而疑忌使周公不敢安位況下焉者乎世儒因此併謂伊尹未必放太甲亦過為周旋古今不相及久矣故曰伊尹聖之任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至哉名言人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法不驕不容萬世臣子師表也事詳上篇燕人畔章○陽城箕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箕山即嵩山古陽城在嵩山之南山南曰陽北曰陰水南曰陰北曰陽○桐湯墓地廟寢曰宮晉大康地記云尸鄉南有老坂東有桐城太甲

今河南府

城西古尸鄉祝雞翁所居也偃師縣有湯陵及伊尹墓○毫說見滕文公下篇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器器二音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上音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一 萬章問曰

人擔當愈重則執持愈堅未有卑污苟賤之士能致主安民建功業于天下者古匹夫作相以其君王唯一伊尹戰國游士緣飾古和羹為割烹作乞墦口實孟子極陳伊尹出處功業非苟就者所能辦窮無所養必達無所施志在溫飽者豈能幹伐夏救民之事乎易以鼎象疑命禹錫九鼎象九州歷代寶之故世稱宰輔為鼎彝之司伊尹官宰衡俗謂庖人曰宰割肉曰尹禮記脯曰尹祭稱曰衡故緣飾為割烹負鼎俎也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二 萬章問曰

類一介雖微蟻穴潰及千里幾之所係在疑似如以不與而已便是楊朱如以不取而已便是陳仲非聖人樂道之本懷大抵恒人矯于大者常忽于小謹于細者或奪于大故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體如是聖心亦如是其顯而易見者莫如辭受取予其條理節度存乎義以完乎道震之以鴻鉅而不可撼消之以纖細而不能宇泰定而浮榮不足以擾寧運經綸行變化天下其孰能當之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即此是先知先覺真境相湯救民之根莘野一農誰祿以天下予以千駟者

孟子說解

卷九

三三

形容其樂道精一之至耳人倫庶物誦詩讀書包舉其中矣

當夏商之際天必非虛生伊尹亦自不肯以耕稼終未可謂不遇湯終不起也故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堯舜之道自與逸民輩殊但任大決不苟就苟就任決不大負鼎干謁是輕佻無賴者所為故孟子稱其樂道非謂尹本不欲出也其曰何以湯聘為者初尚不肯資湯直欲如舜禹奮庸熙載而是時湯為諸侯就湯非得已也當時若桀可輔尹亦非湯臣矣此意惟孟子知

伊尹初視天下無復有堯舜湯聘至猶未許三聘乃思輔湯亦可以之為堯舜甚有遷就意故五就桀為湯說桀也湯初聘尹原非自為也尹出亦非獨為湯孟子推其思天下之民自任之重故去就之間甚踟躕蓋伐夏非湯意亦非尹意尹自任救民既不忍釋而桀又不可輔不得已乃決計說湯商家一代丕基伊尹投以與之故湯以伐桀為慙尹亦自云朕載自毫而官號阿衡甚言憑仗之也直至商業定湯崩嗣王不順放主不避千古宰相任事無復有如尹者由其生平一介至天下千駟不苟自信于心而後見信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四

于天下蘇軾云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其出不易其任豈輕所以為聖之任也若孔子無意必渾然不露五就之事亦或不為孟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自謂當今之時舍我其誰頗似伊尹然處齊梁去就全學孔子所以與尹不同道也

囂然幡然等語非必盡出伊尹口孟子代言其任若此囂然非觀湯聘誠否實有不資借湯之意湯國七十里耳尹志在天下即欲如堯舜風動時雍幡然以下旋思有為無天下七十里亦可不觀雍熙弔伐亦可也知覺是上達之學民不可使知之大學明德親

民未必民皆明德也故曰明明德於天下皆自明也
為仁由己仁者己達達人非能使人盡達也性善皆
可為堯舜自是學問工夫非使民皆堯舜也伊尹亦
但覺湯一人耳五就桀亦不能覺矣匹夫匹婦非必
盡天下男女博施濟眾堯舜亦病一夫不待所亦常
事尹但念此自咎所以為任也就湯為救匹夫匹婦
葛伯殺商一童子十一征始葛酬其志也

知覺皆道心以本體言知徧物而覺獨照知似用而
覺似體也以工夫言知研窮而覺妙悟知有漸而覺
無等也未覺有先後既覺無彼此覺斯民如人寐呼

孟子說解

卷九

三五

萬章問上

之使寤寤則彼我同醒無事哀益原此知覺天付一
也民行不著習不察不好不樂迷于非道非義皆緣
不知覺耳尹能樂堯舜之道便是天民之先知先覺
者樂此于吠畝不能布澤天下便是不以斯道覺民
非謂人人精一執中也夫抵聖人言知即行知者見
之謂知聖人無知而知謂之覺覺即是道離行為知
者俗學之支離佛氏之空寂也但言覺民不言民覺
即欲達達人明明德于天下之意匹夫匹婦被澤志
願如此與克己天下歸仁畧似非取必于天下也天
下由己立基故曰聖人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未聞枉己以下就上文自任重斷之凡擔當輕者
隨意苟且本無大志何用矜貴懷千金之璧者自擇
地而趨豈有欲為堯舜事業冒庖宰之行干謁人主
乎辱己甚于枉己正天下大于正人若不待聘出是
枉己也出以割烹是辱己也如此而欲湯以阿衡任
之學焉臣之烏可得將致主覺民伐罪而先蒙非道
義之垢猶表曲望影直不可得豈惟功業不建雖湯
聘豈及乎故不潔身正天下聖人不能也潔身重近
與不去一邊遠與去潔身人知之近與不去潔身人
不知故為要湯之說而誰知尹之近不去同歸于潔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六

萬章問上

身而已矣堯舜之具在尹湯求為堯舜則不得不求
尹昔人云處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處士此也
未引伊訓云朕始事自毫徵湯之求尹也無湯不失
為尹無尹遂無湯奈何湯不要尹尹反要之乎
割切肉也烹調味也要求也史稱湯娶有莘氏女伊
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即此事否謂
無是事也不然謂無是理也下章倣此堯舜之道仁
義是也仁義以正育天下為道也非其義謂理不宜
也非其道謂行不當也當然曰宜自然曰道千駟四
千匹言多也回視曰顧高子曰視公與芥同草也甚

言其微析義之精也幣王帛之屬聘徵請也古有徵聘則使人奉幣帛致命蠶蠶無欲自得之狀畎畝田間也行水曰畎止水曰畝幡然反貌親見講道由已行也先知先覺謂聞道先乎民可為人師尹自謂也民冥也天民天所篤生之民與凡民異也天民之先覺謂為天民而能先覺者也覺悟也覺民教民使悟也知者學問之功夫覺者虛靈之本體知粗覺精知有明暗而覺無偏全或云知為全體覺為初醒謂以堯舜之道勞來輔翼使民醒悟也思尹自思也匹夫匹婦猶言一夫一婦堯舜之澤仁義之恩澤也推擠

孟子說解

卷九

三七

萬章章句上

也納入也溝中猶言陷溺也行不同謂出處異也遠謂山林近謂廟堂去謂隱不去謂仕也歸猶總也潔身正己不辱也以道要湯謂道在尹湯不得不求即要也猶子貢云夫子之求之前云是謂父不得子皆借其言解之也伊訓見孔書天誅謂天意誅前夏桀也造作也攻伐也牧宮桀宮名朕我也尹自謂也亳湯邑也尹言天之誅桀由桀自作攻伐而我乃始有事于亳引以證堯舜之道要湯是湯有求于尹也伊尹詳論語第十二篇○莘莘在合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古空桑地伊尹所生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犛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譽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遺宋桓司馬將要瘠環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前後三章皆出處大節古聖賢不免多口而行止關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八

萬章章句上

士風故辯之此章言命即前列聖莫致之命前章論伊尹相湯聖之任也其言直而壯此章論孔子進退聖之時也其言約而婉有命兩字括盡聖人一生進退禮義兩字又申明有命用行含藏知我其天進退渾合禮義禮義渾合天命易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也禮義不與命合猶是思勉而未時中孟子願學在此前章辯證意多此章稱贊意多癰疽瘠環得君未必如彌子瑕况二人無因何能自致孔子孔子主之亦未必遂可得如在彼不肩於此豈肩乎處衛齊從容無事非有窮途親寡之虞環

侍人又非司城忠貞之比患難不苟平常肯苟乎
 子路彌子之見是後世仕宦熟路彌子語子路以為
 親戚師友開汲引之常故子路亦以告也昔柳下惠
 云伐木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若伯夷伊尹輩聞
 彌子語必增盛氣孔子但道有命不拂人情不拒來
 者意甚悠然惟孟子契此旨聖人素位時行恐學者
 未領空空委命特為分疏進以禮節得之有命也退
 以義節不得有命也到進禮退義得不得方可言命
 不能進禮退義一切得不得非命也或云禮王讓義
 主斷進難而退易此有意者迹聖人之禮允執中聖
 孟子說解 卷九 三十九

彌子之言非脅夫子主已亦是一種世情彌子得寵
 於靈公甚專夫子又靈公所敬禮者更加與彌子綢
 繆實是衛卿可得其謀本邪其意非惡故子路亦見
 為可而夫子不明言主不主但云有命若曰天下無
 往非命但有意節非命使我主彌子可也為衛卿主
 則非命彌子為我主亦可也為衛卿主我則非命主
 賓欲合而有命焉介乎其間將若何語甚藏蓄故孟
 子申明之
 人情在困窮不暇擇地而趨操刃者從其後則望門
 投止孔子一生處窮故好事者為苟主之謗然計孔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

癰疽衛奄人或作雍睢疥環齊奄人侍人卽寺人主
主于其家也好事造謗者也類譬由衛賢大夫彌子
名瑕靈公倖臣禮主中義主宜進禮退義用則行舍
則藏之意也莫之致而至曰命不悅於魯衛道不合
于魯之衛之宋之陳也桓司馬桓魋也要中路也微
服變服使人不識也不顯曰微既難也司城宋官名
卽司空貞子先在宋爲司城後去仕陳陳侯陳湣公
名越周猶忠也近臣在國中者也所爲主爲遠方來
者之主也遠臣自外來者也所主主于近臣家也近
臣賢則爲賢者之主觀客可知主也遠臣賢則其所
主者亦賢觀主可知客也所爲主卽遠臣也所主卽
近臣也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一

齊宣王上

癰疽疥環皆刑餘朽腐之人故其名如此劉向說苑
作雍睢爲百里奚之爲僕奴傳述之訛也類譬由
史記作類濁鄒子路之妻兄也孔叢子云類譬由善
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見執子路請金于友贖之
孔子義之○說苑彌子瑕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
君車罪則彌子瑕母疾夜歸駕君車出靈公賢之曰
孝哉爲母故犯刑公游果園子瑕食桃而甘不盡以
奉公公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子瑕色衰愛弛得罪

公曰是嘗矯吾車食我以餘桃者愛憎之生變也○
國策云衛癰疽彌子瑕二人專勢以蔽左右復塗偵
謂靈公曰昔日臣夢見竈君以爲君也公怒曰吾聞
夢人君者夢見日對曰日并燭天下物不能蔽竈則
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
燭于君者是以夢見竈君公乃疎二人而立司空狗
○史記孔子去魯適衛自衛適曹去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
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
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晉楚吳更伐
陳孔子遂思歸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二

齊宣王上

春秋傳云宋以武公廢司空蓋宋武公名司空故改
官名司城掌警城邑也○趙岐云陳侯名周誤也按
史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
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
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遂滅陳是歲孔子
卒于魯然則貞子與陳侯同死難者故曰陳侯周臣
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
周同國語云忠信曰周詩云行歸于周論語云君子
周而不比周皆訓忠信此周臣卽忠臣甚明生爲周

臣故死諍為貞子所以為賢若陳侯亡國之君耳雖為臣何足重重以周也

高堂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代號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秦年已七十人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之為汙

也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孟子說解 卷九 四三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百里奚相秦之業未為孟子所重特以自鬻于主之

誣有傷士行故為置辯枉已不能正人伯者亦然顧

無盛德大業可述祗據當日入秦之由知幾識時未

至如入言之謬也所推重在智智過人即賢凡霸者之舉以智勝論帝王明聖則主天命禮義論霸功則主智蘇秦異也孟子論二帝三王伊周孔子之後繫以秦臣百里奚功名才畧不及管仲秦穆之業不顯於桓文置齊晉君臣不道而齒及秦何也孔子刪書

存秦誓知西周之將化為秦也故孟子做之秦霸西

戎無預中國未嘗朝盟夕會紛紛然也未如晉楚與

諸侯爭戰噴踐中國也其與晉爭晉負秦也故秦穆

不在五霸之數五霸之盟諸侯亂諸侯者也其尊王

室陵王室者也春秋之作傷五霸而世儒謂之辨謬

也寧齒秦不齒齊晉亦春秋之義也

士君子各節莫大于出處出處莫要于安危存亡非

有明決之識不足以察其微少有顧戀之私皆足以

昏其知若百里奚善虞秦興亡如指掌先事去就如

別黑白無論庸臣賢如宮之奇不及也宮之奇之諫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四 當諫也人臣之義以宮之奇為賢百里奚賢于宮之奇在事後凡仁者賢于人即事而見智者賢于人當事而不識事後始顯故曰智也使奚去而虞不亡宮之奇諫行亦無以見奚使奚去虞而不之秦之秦而不霸亦無以見奚猶召忽死而管仲不死至于九合一匡而後信管仲多于召忽也孟子于奚獨稱智夫子于管仲稱仁何也管仲不以兵車而秦殺人多穆公殺三良烏得與管仲同仁其實管仲之為仁也亦不如其為智也

百里奚虞賢臣也鬻賣也猶今之僱工食牛牧牛也

爲人牧羊得五羊皮要于詞也。因以皮爲幣也。並
棘地名出美玉屈產亦地名出良馬四馬曰乘假道
借路也。虞虢二國名晉將伐虢道由虞以璧馬借道
併謀伐虞也。宮之奇虞臣也。諫止假道也。百里奚不
諫知虞公貪不聽也。孟子卽百里奚去虞適秦而信
其智卽其智而信其賢。過人曰賢。智過人者必無辱
已之華。其君請輔相穆公霸西戎也。傳于後世謂
後世稱其名也。成其君結好于君也。猶春秋成宋亂
詩云與子成說楚辭云初既與子成言之成鄉黨鄉
里之人自好愛惜名節者也。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五

楚國先賢傳云百里奚字井伯楚人少仕于虞史記

趙良云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秦紀云晉獻公滅虞
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秦穆公夫人于秦亡走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穀羊皮贖之歸而授之政號五
穀大夫。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于齊自
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漢鄒陽云百
里奚乞食于道路穆公委以政說苑云秦穆公使買
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殺羊之皮使將車穆公觀
監見牛肥膏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肥也對曰臣
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穆公知其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六

利爵祿且重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于難是以知

爲君子以語公孫枝枝賀得賢以上卿讓之或云穆
公好牛百里奚賃于官爲養牛牛牀上乘肉三寸公
使禽息視牛入言之公不信又言之公怒刑息使守
門穆公出又言之公乃問百里奚對曰臣非長于養
牛者乃養民者也公乃謝禽息禽息曰所以不死者
君未知容今知之矣。觸門而死穆公旣授百里奚政
奚讓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臣嘗困于齊亡食于鉅人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
齊難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于之頹欲用臣
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又止臣臣誠私
利爵祿且重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于難是以知
其賢也。穆公迺蹇叔爲上大夫按以上諸說孟子之
言爲正。入抵流言橫議因世遠訛傳轉相附會如夏
姬姓謂其先本吞薏苡而生商子姓謂其先吞燕卵
而生伊尹官宰尹謂爲庖宰百里名奚謂爲僕奴周
禮有奚人女僕皆男女之沒爲官奴者也。
戰國策田單說秦王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
存荀息曰美女破舌謂阻遺虢女樂舟之僑諫不聽
而去因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
曰美男破老謂重害遺虞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不聽而去因伐虞取之春秋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借道于虞公曰吾實也受而不借道奈何對曰此小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公曰言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嚮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晉師遂合虞伐虢滅夏陽後五年晉復借道于虞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從之晉不可故寇不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七

晉書卷上

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晉滅虢師還館于虞襲虞遂滅虞執虞公荀息抱犂牽馬前曰璧則猶是而馬齒加長矣國語云伐虢之後師出于虞宮之奇諫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吾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而虞亡秦穆公名任好武公之姪德公少子也穆公五年晉滅虞百里奚自虞來穆公用之薦蹇叔自宋來公孫枝自晉來由余自戎來穆公夫人晉獻公女獻公死晉亂穆公納晉夷吾為惠公惠公卒立子圉為懷公

已又納重耳為文公晚年與晉隙使百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丙乙三人將兵襲晉奚與蹇叔止之不可二人哭而送其子已而師敗還穆公悔親迎三子于郊復其官秩作秦誓自訟後竟報晉與由余謀伐戎拓地千里益國十二遂霸西戎晉亡駿馬岐下野人得而殺之共食者三百餘人吏遂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民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之酒而赦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公車矣野人食馬肉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圍解獲晉惠公歸在位三十九年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

孟子說解

卷九

四十八

晉書卷上

車氏之三良與焉秦人賦黃鳥哀之君子是以謂穆之為繆也諡法名與實爽曰繆繆繆經緯不齊亦曰繆說詳公孫丑下篇或以舍重耳立夷吾為穆公之繆非也或以殺三良為三良自願死非穆公罪此又以繆解繆

孟子說解卷九終

孟子說解卷十

萬章章句下

郝氏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夫

孟子說解

卷十

一

萬章章句下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去堯舜之澤者若已惟退平而內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袒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泥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濟音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遠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壯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管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夷尹惠三子古今人物之師表也行已如伯夷濟世如伊尹與衆如柳下惠行誼功業脩此三者故全也孟子每舉以分疏古聖賢道德源流而致尊崇于孔子孔子如天三子如四時舉四時然後可觀天孔子如心三子如耳目口鼻孔子如中三子如喜怒哀樂故孔子如樂而三子如八音也孔子非異三子三子

孟子說解

卷十

二

萬章章句下

在範圍內為之用三子皆聖人而孔子為將聖三子其偏裨也士君子德行道誼不法此數聖人者皆該行邪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推尊孔子而先舉列聖之事如言天必先言列宿不据列宿不識天行之度不据列聖不見孔子之時先舉伯夷者制行過高一于不可者也次舉伊尹者自任激昂一于可者也復次舉柳下惠者調之以和而有意堅忍所謂執中無權者也然後乃歸于時參伍而成變化也伊尹大行故言覺世澤民夷惠未致用故但言風風

稱聖也。尚風感化則致用可知。故與覺世澤民者并
稱聖。伊尹之為聖人皆知之。夷惠之為聖人未知也。
故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引以與伊尹并稱，見道無窮達。即此
孔子于堯舜文武之意。三子詳其事，孔子無名無迹。
無事可指，即去齊去魯，形容仕止久速，四可四而狀
其圓神不測，無意必固我。此際細入毫芒，所謂精義
入神，包括萬事，非但去就耳。孔子也一句贊歎，可味
全體渾淪是道，惟有孔子得與於斯。三子不得而與
在言外。

孟子說解

卷十

三

萬聖章句下

伊尹相湯伐桀，放太甲于桐，非聖人誰敢擔任？武王
誅紂，湯先之也。伊尹始之，故曰朕載自亳。周公于成
王，則敬慎之至矣。雖世運不同，亦是周公本謙恭。孔
子溫良恭儉讓，故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苟有用
我，蒼月而已。可也。渾然不露氣，鬼神天地持載，覆幬非
不任而無心，所以為孔子。

清任和主一無時，時者無清任和之迹。用則行，舍則
藏，所謂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時者，天道也。
清任和者，人道也。人有意天無心，聖智巧力，所以分
也。聖之時，非謂時清時任時和也。清任和者，一成不

變之。時無常主，孟子所以易而為仁，止速以遠三
子之說也。

行造其極曰聖，聖之難更加加，即是神。孔子加時
即是不可知之神。三子加清任和，非加也。正是微不
足，猶云清任和之聖者云爾。

此章論聖較其最盛者，所重不在聖。昔孔子于伯夷
但曰古之賢人，于柳下惠曰知微下惠之賢，未嘗許
為聖也。孟子重其行，詎始推為聖人，功業不舉，堯舜
舉伊尹亦，据人臣功烈，獲主者言，皆將以其過盛形
其時中取裁于孔子也。凡言聖者，行過人之名才過

孟子說解

卷十

四

萬聖章句下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過萬人曰傑，倍傑曰聖。如以過
人而已，公輸子亦聖之匠者也。師曠亦聖之聰者也。
羿亦聖之射者也。王良造父亦聖之御者也。下至醫
卜，莫不各有聖，其術愈小，其智愈下，其聖愈卑。易曰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聖不難而智難也。

贊孔子以樂何也？奏成也。記云王者功成樂作，樂每
奏一終謂之一成。如韶九成，武六成，皆以象成功。故
曰成於樂人，至聖始成，聖至孔子始大成。樂大成者
集衆音，聖大成者集衆美。三子偏長如一音獨奏，無
所集為小成。凡樂一音獨成，始終自為條理。易八音

兼終始終相為條理難集和聚也猶集義所生之樂
一音不和乖戾而不集則不成樂仕止久速未融滯
為清任和而不集則不成時惟時能集惟集能大惟
智能時易云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以御于天即聖智
始終條理之意所以為大成也

天行莫如時應時莫如樂八音叶八風十二律應十
二辰陽律陰呂所以順天時而為條理者也條貫也
理順也條貫而不息理順而有常即中庸贊孔子如
天地敦化川流之意條理則始終際終始以基終終
以成始始終非兩時聲振非兩事猶張弛翁闢云爾

孟子說解

卷十

五

萬章句下

仕止久速與時偕行千變萬化渾淪無間而各得其
所以此合樂故大成以此合道故時中樂記云清明
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惑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
成始終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條理之謂也故以
喻聖之時

金聲謂擊鐘以倡衆音聲倡也玉振謂擊磬以收之
振收也衆音包絡其間故曰集大成記云先鼓以警
戒書云合止祝歌鼓亦聲也而獨言金鼓亦止樂也
而獨言磬者金玉擊器之貴重言也樂記云鐘聲鏗

鏗以立廣積以立武君子聽鐘則思武臣金五音

揚也又云石聲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石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石即玉王主斷制也奮揚者始斷
制者終宛土革木金石絲竹八音相間而金和王節
抑揚起伏迭為終始非金定居始王定居終也金之
為器亦不止鐘其大者為罇鐘小者為編鐘為鐃為
錫為鏡為鐸皆金屬而玉則惟有磬耳金有千石之
鐘玉無尋丈之磬金衆玉寡金宣玉節金聲高亮有
似智巧而玉音經經堅確有似聖之止極也金聲而
玉振之一直語蓋樂大成自始作分王不過隨聲收

孟子說解

卷十

六

萬章句下

之始作翁如即金聲始條理也縱之以後純皦鐸如
以成皆本始作者觀厥成終非能有加于始王非能
有達于金聖不能達智似此
智者神明天縱萬理兼照降衷以來二五靈秀所鍾
獨隆故曰始也聖者仁至義盡道全德備學問造詣
窮極人功故曰終也聖本乎智智為始易云大明
終始又云乾知大始智圓而神樂以效天乾知資始
而萬物各正人心知為主而百體受成故智以神用
其量無涯達德首知生而知之者自安而行之知可
以一知貫萬行行不可以一行貫萬知故智者心之

神六之靈故曰心之精神謂聖通明曰聖與智非
二也百聖愛成于智智有大小偏全聖因之如喬木
千枝萬葉言芽于出土之始千霄瑞雲惟完其初耳
如蕭韶九成八音齊闋聲受然收其始之鏗鈞鞀
鞀者耳不在收聲時責成功也

智卽所謂明德良知卽良能有始有卒一貫之理也
以全體言神明天縱十五志學是始之也德行默成
七十從心是終之也以妙用言時之來也知幾先覺
隨事有始時之因也安安不遷隨事有終

孟子說解

卷十

七

萬善皆由下

謂之神神者虛也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時
之謂也唯虛能神清任和寧于一而不能虛仕止久
速乘時故虛惟道集虛執中而後乃合天則勉強湊
合皆是人力三子知不足而倍力力雖強違乎自然
矣
智舍萬有聖效其成聖之從智如道隨型金就範神
明爲主起操獨赴耳目之從心志卽其符也中庸云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之始也容執敬別以
時出之聖之終也智陶鑄于聖非但學問道德日用

應務性地清微則百行順軌凡事惟知始雖始卽幾
也易云知幾其神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人事物理幾
動卽始臧否應違初幾不迷則究竟不爽故曰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聖由智成終由始造智卽聖體聖
以證智非一非二施受翕闢之道也

百行始于心行雖履其至而運用因心事不因心取
必行成于是乎有窮高極遠警世駭俗之爲具曰子
聖得則爲三子失則爲巢許陳仲之矯激又甚則爲
楊墨佛老之叛道制行所以貴因心而聖必證智終
必有始道貴率性此也孔子中庸至德堯舜允執厥

孟子說解

卷十

八

萬善皆由下

中如射者之正鵠聲音之雅樂君子貴巧中而不貴
力至也
說者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也此
章之義與知所先後循序漸進殊此專言智之妙乎
聖也智通融而圓聖詣極而方聖不由智爲有方之
行不足以合道先言始終者明大成之義也再言巧
力者明一貫之理也與始終循序無涉智聖與知行
異智聖成德也知行工夫也智亦兼知行聖亦兼知
行豈智獨知不行聖獨行不知乎從來知行非兩中
庸不明不行詳矣近代講良知本體工夫合一是一也

○集大成一段借樂以喻聖之時者包括富而條理備智譬以下借射以喻聖之時者非人力模擬所謂不可知之神欲從末由者也前譬以樂之條理主贊孔子後譬以射之巧力主律三子條理專就孔子說惟有條理所以無可無不可如四時錯行自中天則三子條理粗率所以偏主用力鹵莽而不能巧也智譬巧聖譬力申明智兼聖始該終也前言始終智聖對待疑于無等故復明智為要見三子聖不足于智也智妙乎聖猶巧運乎力力惟受命于巧耳孔子之聖不必言所妙在智善射者至不足言所貴在中

孟子說解

卷十

九

萬章章句下

力不足謂所難在巧力雖強當其命中非力所預挽強用力而審度以巧巧揣其本而力齊其末力必至彼而後見巧即在心手內彼百步外不失正鵠只在心手內審固惟受命而往集其所耳中在百步之外所以中不在百步之外故曰非爾力言力不足貴不可與巧并論故不曰其中爾巧但曰非爾力見巧不可力致也蓋任止久速之時運于無心非力可強神明然識自然從心不踰矩所以智妙乎聖始基其終也

以巧譬射以力譬清任和聖譬以下皆形容三子之

備不及孔子之時中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單承力言禮射侯遠不過九十步百步外甚言遠以形容三子之偏兩爾字指三子在孔子分上著不得力言三子但能至耳中非三子所企緣他多力少巧其至謂三子至其中亦責三子中全不粘孔子正見孔子非三子所及或云孔子亦兼巧力三子亦兼巧力未然天工曰巧人為曰力清任和有意偏主全是力時者天道自然無所為而為無適無莫如轉圓弄丸力何所用言力便有心便與時戾無力之力民鮮克舉雖兼三子不可以力名即如三子非不巧而偏長不集若

孟子說解

卷十

十

萬章章句下

公輸能匠不能音師瓊能聽不能匠滯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不足言巧孔子非無力而不可力名亦猶三子雖有巧而不可巧稱也

以力譬聖正是輕言聖聖豈可輕凡行誼卓絕者可

以力勉故曰天下可均白方可謂如伊尹如伊尹量如擲下惠皆可氣鬼堅刃作意成功皆謂之力

力即非巧惟中庸易簡不思不勉無心應矩構義入神無容置力故借射者之巧明之巧不在正鵠而在發箭不在事物而在心如一貫是巧多學而識是力

一日克己復禮是巧天下歸仁是力脩己以敬是巧

安人安百姓是力若不會諧一而求諸多不反其
而求諸天下與百姓則不能無偏倚之病巧與不巧
所爭毫芒故三子難到非必三子甚拙也其所謂聖
之力亦非必如孟賁北宮黝之純任血氣者也

章內言智聖始終巧力至中皆對待之名而實一貫
之理即論語博約中庸大本達道變化出蓋天下無
心外之道學有根本而後行不為枝葉根本無迹可
見枝葉與世敷榮三子之聖與無根蒂者雖不同而
行事未免著象功名節槩枝葉太覺敷榮不如孔子
仕止久速妙應無心無象顯微無間所以智兼聖始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萬章字子下

兼終巧無容力中忘其至也

惡色如淫婦人之類惡聲如淫樂之類橫不順理也
頑無知也廉分辨也懦柔弱也何事非君何君不可
事也何使非民何民不可使也言皆可誨化也鄙固
陋也薄刻削也敦厚也浙將炊而以水漬米也接手
接米而瀝其水也行速不及炊接米去也說文引此
作竟詳浙速疾也久緩也處不出也聖者行造其極
之名絕塵曰清自負曰任諧處曰和妙應曰時餘見
前篇集和聚也解見公孫丑上篇樂終曰成一音獨
奏為小成八音合作為大成金鐘也聲宣也王磬也

振收也凡樂將作先擊鐘以宣衆音後乃擊磬以收
也金聲高故主宣玉聲詘然故主收一宣一節高下
相和與衆音相為終始非截然一始之一終之也金
聲也者四句釋集大成之意非如小成之一音自為
終始也條者連屬不絕釋如之意理者分明不亂
如之意始終謂金玉始終乎衆音即所謂聲振也神
明默識曰智獨行絕詣曰聖所治曰事無形曰巧任
氣曰力再舉足曰步步六尺人一舉足踐三尺也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三

萬章字子下

簾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簫管備舉儀禮大
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
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句應鞀在其東句南
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句一
建鼓在其南句東鼓句朔聲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句南面句籥句在東鼓之間籥鼓倚于頌磬西
統皆所謂大成之樂也
禮大射量人以狸黎步量侯道王射連張三侯九十
步諸侯連張二侯七十步卿大夫士射一侯五十步
每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再舉足曰步步六尺即今之

弓弓五尺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尺六尺四寸為步。古步大而周尺小，每尺得漢尺八寸。古步周尺八尺是漢尺六尺四寸也。漢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是五尺一寸二分也。漢尺與今尺等，今步五尺百步五十丈，外則更多矣。

北宮錡起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當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萬里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剛下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戰國諸侯強僭，孟子申明周班，亦春秋之義也。節目不詳而義已備，迥其義則文武如在，爵以各正等以位辨而尊卑之分明。天下統于天子，國統于君，而綱紀之勢張。君祿制其全，臣祿以倍升而隆，殺之則定祿以耕為本，官以民為基，而公私之誼通。先王所以統一四海，上下均和，指臂相使，美意良法，不啻詳已得其人而潤澤之，為政因先王之道，雖百世可知。惟是周初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歷代興廢，新故損益。

孟子說解

卷十

十四

萬里

之數，疆理沿革之蹟，譜牒圖史磨滅，不可盡考。孟子謂詳不得聞，以此然亦不必聞者矣。天子一位至六等，班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以下，班祿也。天子五等，爵通天下者也。君一位七句，爵在各國者也。天子之制至附庸，祿班于天下者也。天子之卿以下，祿班于各國者也。統論天下首天子，而公侯伯子男皆佐天子以治天下，分論中外首君，而卿大夫上中下士皆佐君以治其國。漢袁宏云：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統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定，總而君之

必統體而後安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統體之遂在乎至公無私故帝王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也

王者繼天為之子故曰天子公共也公正無私人所共尊也韓非云自營為公背公為公文从八八與背同。公古私字也。侯候也在外守望曰侯。侯順逆也。伯長也。子慈也。男任也。任事也。君尹也。傳曰臣之求君以出令。故文从口。卿嚮也。人所歸向也。大夫夫之大者。民表也。或曰達扶于人也。士事也。事人者也。上士士之長也。天子之士曰元士。元大也。凡王事稱大。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五

萬章章句下

以別于列辟也

古中外之爵實惟五等。故公侯伯子男為五。而天子統之為王。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而諸侯統之為君。孟子并天子通天下為五等。而國內連君為六等。示明主與羣臣共天下一體無私之心也。漢儒作王制。不以王與君并列。後世人主好大自尊之私意也。國中爵六等。王畿與列國同也。天子天下之君。公侯以下一國之君。有君則有卿大夫士。同也。卿即上大夫。大夫皆下大夫也。故各一等。据周官周禮。卿之上復有公。孤是八等也。左傳又謂次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某爵則應有中。下大夫有上。是九等也。王制謂列國卿之上。又有天子之命。卿方伯國。又有天子之大夫。為三監。則是十一等也。庶人在官者。不與。而禮六卿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四等。是十五等也。周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與孟子言合。孔叢非方。而此言必有所受之。贊諸虞書五王三。豈非其地。左傳託丘明。而漢博士因襲為王制。周禮出王莽家。劉歆杜預所詳聞者。豈孟子獨未聞乎。故難盡信也。

孟子說解

卷十

十六

萬章章句下

王制云四海九州。州方千里。內以一州為王畿。其餘八州。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天子畿內分建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為闡田。九州共千七百七十三國。方謂四方。四方皆千里也。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寬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三畝三百步。為一里。四方皆一里。中分為一里者九。四方十里。中分為方一里者百。四方百里。中分為方一里者萬。四方千里。中分為方一里者百。

萬國各七十里中分爲四千九百里五十里中分
爲二千五百里王制畿內千里分公卿大夫之外尚
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以爲天子自
幸及士祿王子弟食邑皆取諸此古人事簡官少記
云唐虞官五十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故千里
之入亦是後世事煩官多如周禮六卿之屬下至府
史胥徒日食十萬人故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禮非古也孟子之言爲正

天子以下爵五等者主君言也君爲陽五陽數也君
以下爵六等主臣言也臣爲陰六陰數也受地四等
孟子說解 卷十 七

地數陰也九州之地州千里天子有千里得九州之
全數也公侯百里得一國之全數也伯七十里不及
大國之三子男五十里不及大國之半五猶成數不
能五則不成國故附于大國
附庸舊註庸通小城也按爾雅庸勞也周禮司勳
云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書曰車服以庸小國不能五
十里不足供朝貢之費先王優卹之使以治民之功
就附新述大國上達如顓臾須句于魯之類曰不達
於天子言不自達非達不達也同爲天子藩臣非諸
侯之陪臣也附託於諸侯非諸侯遂得臣之也鄭玄

謂諸侯如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則是以
庸爲諸侯之私屬五霸衰世之事非先王之制也魯
頌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頌亦非周公之舊其不
在山川土田之內亦可知也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周禮
止六卿或曰三公卽六卿之兼官也周官又有三孤
卽今師保傅有大有少加授無專官也故不言位受
地受田也卽王畿千里內地分授爲食邑也有功德
出封于外則歸其畿內地于天子別授之王制云畿
內百里之國九卽九卿之地視外公侯者也七十里
孟子說解 卷十 七

之國二十七卽二十七大夫之地視外之伯者也五
十里之國六十三卽八十一元士之地視外子男者
也不足八十一者士有中下不等不能皆五十里授
田視外附庸也視猶比也畿內臣比于外諸侯尊王
也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
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次國小國同也庶人在官未
命爲士者也如周禮府史胥徒之屬藏圖籍曰府治
文書曰史胥作譜有才智者也徒衆役也徒常十倍

晉晉爲行長皆各官自辟用也

大小國三等之祿據耕者一夫百畝漸加而上皆可
知也下士同庶人百畝中士倍之二百畝上士倍之
四百畝大夫倍之八百畝卿四倍大夫三千二百畝
君十倍卿三萬二千畝此公侯大國之數也次國方
七十里其君伯亦十其卿祿然七十里之入君視公
侯殺矣故其卿視公侯之卿亦不得不得三倍其大
夫耳自大夫以下至庶人在官者與次國同也小國
方五十里其君子男祿亦十其卿然五十里之入君
視伯又殺矣故其卿視伯之卿亦不得不得二倍其
大夫耳自大夫以下至庶人在官者與次國同也凡
貴者加一倍即是賤者減一倍自下士百畝而上四
倍而至大夫八百畝三等之國同也自卿以上次國
卿田二千四百畝其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卿田一
千六百畝其君田一萬六千畝皆以農田一夫百畝
起例上推之大約如此自卿以上三等之國異者卿
祿已厚次小國不殺則地之入不足也自大夫以下
三等之國同者大夫祿漸薄次小國又殺則臣之養
不賒也
卿祿已厚君祿必十之者十爲全數君實有國故數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九

萬章章句下

據其全大夫以下皆倍而卿獨數倍于大夫者卿爲

君貳禮絕羣僚故特加厚蓋由小國卿二于其大夫
則次國地廣不得不增爲三次國既三大國自不得
不增爲四矣大國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
子比小國之卿命于其君者亦宜加隆因乎爵也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而庶人在官者之祿無定
數則自士以上一切無據矣耕者之所獲以下申明
下士與庶人在官所同之祿皆如耕者之所獲而已
農人一夫授田百畝下士初起田間爲臣與庶人未
遠祿宜自百畝始士爲庶人家自受百畝既爲臣不
得耕即受田之數爲祿數故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
畝爵聲于下士祿起于百畝此詔祿之始上而公卿
大夫皆以此爲基矣百畝之糞以下乃明庶人在官
者與下士所同之祿蓋庶人家自有百畝身役于官
不得耕則量所役之勞佚繁簡即以躬耕所獲之數
給之食多不過如上農少亦不失爲下農足使代耕
而已然下士言田祿在官之庶人言食者下士有爵
故給田以爲常祿無五等之數在官之庶人無爵無
常祿但量事給食耳難定以百畝也故曰庶人在官
者以是爲差不及下士也或曰庶人在官既給食下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

萬章章句下

士既有祿則所授一夫百畝之田宜還官曰否庶人給食少者止五人若遂奪其田則八口反不足矣下士祿止百畝奪其田何以別于民下士與民未遠豈以始仕而遂奪其民田乎先王加惠士人自宜倍于民若爵崇祿厚者歸民田可矣

國以民為基以農為本故祿以農為差見先王貴不忘賤仕不忘耕造端託始之意儒者謂封建井田相因此也貴者有五等之爵賤者亦有五等之食農無五等之食則必有饑饉之患而上無所養仕無五等之爵則必有廢事之憂而下無所治君子小人相須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一

故先王班爵祿以民為則也

北宮錡衛人姓名班序列也品秩曰爵奉養曰祿害猶妨也籍典籍諸侯僭越惡王章不便已也人所立曰位古位與立通一者截然不亂之意同一位爵同也凡總也不一之辭上士士之長也祿言地地即田也祿自田出天子之制即王畿也制者宰割之名居重馭輕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受地受食祿之地也視猶比也視侯百里也視伯七十里也元大也天子之士稱元別于諸侯之士也視子男五十里也大國公侯之國次國伯也小國子男也君十卿祿者國中

之祿皆君之祿舉全數歸君內以其十之一給卿故國無大小君祿皆十倍其卿卿皆取君十分之一

卿祿倍大夫多寡不同者國有大小君祿亦有多寡也大夫以下國無大小祿多寡皆同上士減大半中士半上士下士半中士不言半言倍者爵自卑而升祿自薄而厚上以下為基貴以賤為始也庶人在官謂無爵位而供役于官與服田之庶人異也有田不得耕給之祿以代耕也代耕兼下士其在官庶人言也耕者之所獲反明下士與在官庶人不得耕則無獲也一夫百畝授民田之常法也糞治田也田糞多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二

則肥美而入穀多是為上糞少則土瘠入穀少是為下糞食養也又多養人多入少養人少耕之所入有五等庶人在官給祿亦有五等耕入之等視農之勤惰代耕之等視事之勞逸故曰以是為差也

按古者封建國多而君眾國多則敵君眾則爭爭則小者誦大者併是以唐虞萬國不得不變為周之千八百周不得不變為春秋之十二春秋不得不變為七七不得不併為秦秦不得不變為郡縣勢也世運所趨極則窮窮則通聖人不能違也儒者謂封建不復則治終不古夫三代以封建興春秋七國不以封

建亡乎秦以郡縣亡漢唐不以郡縣興乎謂封建當復漢唐復之而七國反謂封建不當廢漢唐至今廢之而天下治謂封建為公周之子孫世祿世爵而士如孔孟不得占尺土豈盡公乎謂郡縣為私懸天下伯按守令以待天下士士明一經者皆得占一郡一邑豈得為私乎大抵為政在人有先王則郡縣亦治無先王則封建亦亂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可為治亦非識時勢達治體之論談井田封建莫如孟子法先王莫如孟子而孟子言井田曰此其大畧也言封建曰其詳不可得聞也其意可知也故曰為政不因

孟子說解

卷十

三

萬章問曰

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知譬則巧也惟智者能因不智而因非禮之禮也大人弗為此章蓋記古明王一統上下尊卑均和治平之業非必責後世以封建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秘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秘則友之矣王願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

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秘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平食則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孟子說解

卷十

三

萬章問曰

此章教世主尊賢敬士之道堯舜之仁急親賢未有不親賢取友而能進德脩業者故所處愈尊所需于友愈亟賢如虞舜乃為天子友以天下讓乃為天子友賢如堯舜之相與乃為一德之交後世人主烏足語此同心曰友友者親愛之名挾者有所恃而要脅則其情不親挾有三而貴為甚故詳言古人不挾貴至于天子友匹夫如堯以天下與舜亦惟其友德而不挾也況諸侯以下飲食晉接交遊常禮何足為盛節而自矜乎然終於此而已矣通前一大轉非獨譏晉平公耳如以常禮平公亦可矣律以尊賢之實必使賢者居位治職食祿而後其道顯天子能爵人祿人故有天子之尊賢有諸侯之尊賢有大夫之尊賢有士

之尊賢士卽上中下士之士位卑祿薄不得專爲士
惟有交際饋養然旣仕則與匹夫異故謂士之得賢
晉平公卽使與賢者共祿位猶是諸侯之尊賢况今
止飲食饋養無異士耳大夫亦能薦人於諸侯惟天
子然後能薦人於天故位爲天位職爲天職祿爲天
祿天子能奉天諸侯之祿位亦天子子之諸侯能薦
入於天子亦是天位天職天祿但立言之意以王公
爲至王公卽天子也士之尊賢一句總結上大小國
百乘之家而縮殺于天子友匹夫中間超諸侯大夫
士直下與匹夫友所以爲尊賢之至也文勢錯落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五

萬章章句下

舊解無獻子之家謂五人忘獻子之家故獻子與之
友文義不似本謂獻子有心友貧士乃見其不挾大
夫與大夫友常耳亦非謂但擇貧不擇人也五人自
是賢者正惟貧賤所以愈欲友之若賢而亦有百乘
之家何俟獻子乃與之友乎

古之用人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位定然後祿所
立曰位所治曰職居位乃治事因事乃詔祿故位先
而祿後也

千古尊賢無如堯之于舜舜與堯同德而舜賤爲匹
夫故堯尊之與已同而忘其勢與已異所以爲友德

不挾貴之極也舜上見於堯堯亦就見舜于館
堯養堯亦時就舜之饗堯賓舜舜有時亦以堯爲賓
舜主堯堯有時亦以舜爲主見者饗者主也所見所
饗者賓也上下交相敬故末以貴貴尊賢義一結之
而說者顧謂堯未至顛倒人倫如此可謂對癡人說
夢矣

舊解館謂授館非也凡就見賓于館曰館館甥詣甥
館答尚見之禮也聘禮公館賓謂諸賓館也左傳哀
公七年子服景伯如齊陳成子館賓亦謂詣館也猶
軍伐其門而曰門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六

萬章章句下

巢之類是也舜尚見帝下敬上也帝館甥上敬下也
下文引證此意

貴貴尊賢卽三達尊之意世主惟貴人貴已而不知
尊賢在賢者敬其君亦不肯自賤其義始兼盡故云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所謂貴貴尊賢一也惟賢者
能盡之較重尊賢邊貴貴人皆知之矣

挾之言夾也兩物相兼曰挾長謂年長貴謂有爵兄
弟謂世家勳戚兄弟皆顯者也孟獻子魯卿孟孫氏
桓公之裔三家之長也五人皆貧賤士也獻子以卿
大夫多兄弟而與之爲友所以爲不挾也儻五人者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七

萬章問曰

富貴與獻子等。獻子亦不與為友矣。惟其友五人。之貧賤。正其不挾已之富貴也。費小國惠公。費君頗般亦士之賢者。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我使使之也。亥唐晉隱士。平公造其門。唐言入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粗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饋也。終于此者。虛禮而已也。職主事也。位職祿三者皆天命有德者也。士無爵。士故尊賢止。虛禮王公代天。帝臣不蔽。故爵祿宜與賢士共也。王公即天子也。衆所共尊曰公。羨郊祀志云。天子為天下父。曰鉅公是也。因引堯舜舜徵之尚上也。帝即堯也。館甥。諸甥館也。甥即舜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饗舜就饗舜之食也。迭為賓主。謂舜尚見帝。帝之食則舜為賓。帝為主也。帝詣舜館。亦饗舜食。則帝為賓。舜為主也。

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高格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平公嘗與亥唐坐。有問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非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辭子。欲富乎。吾辭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八

萬章問曰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鬪不畏死。凡民罔不譏。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此章見聖賢涉世中庸之道。舉孔子為徵。即願學之。

意孔子不爲已甚無可無不可其言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是以季桓子衛靈公
衛孝公皆中人以下之君臣苟以禮來無所不可孟
子處戰國雖不見諸侯而苟善其辭命至未嘗不受
其餽故曰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三語一章斷
案辭受如是去就亦如是委曲于辭受者正其委曲
于去就也如謂世主皆不可與交際皆不可受將絕
人避世如沮溺陳仲子輩豈聖賢與人爲善之心
交際謂往來交相接孟子不見諸侯又與通問餽故
萬章問此何心孟子以恭答之卽前章上下交敬之
孟子說解 卷十 三九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也殺人于貨殘賊之行孟子
意以桀紂當之隱然指當世諸侯殘民之甚者舉殷
周舍下文王者作意湯武誅桀紂所謂不待教也取
殘救民雪怨故受天下而不辭方以討罪爲功豈可
更受其貨乎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就學問道德論卽殺一無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之意萬章執以律
諸侯交際畢竟待人自處畧不同君子學之自脩精
義入神克不義之類如爾汝皆穿衿者分辭距秋
毫不苟義之盡處也交際何至于爾以諸侯爲樂貨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

年者可行而人不行也孔子嘗自謂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三年淹留未得何能有成

唐韋述云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於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五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用八簋用百有二十饗而以四邊四豆供祭祀禮外之雖平生所嗜非禮不薦所惡是禮不去故命去祥祭之芟薦今欲以甘旨肥腩皆充于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邊豆有加未能備也按此語即不以四方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一

孟子說解下

之物供薄正之意

衛靈公季桓子見論語○衛孝公史傳無之孔子在衛嘗當靈公後嘗出公輒之世朱子謂孝公即出公輒是或云輒父季桓子嘗當靈公輒當立而私證之也子路死輒難也子貢疑夫子為輒皆以輒適孫當繼祖及輒死而輒季父黔攻輒子自立是為悼公故輒無諡衛人私稱為孝以解拒父之失非禮也按史夫子以衛輒八年自陳蔡及衛明年歸魯與衛輒處者經年此外別無所謂孝公者矣
實際往來問餽相接也卻退也卻之卻之所謂辭卻

也為不恭何哉猶言何為其不恭也尊者指諸侯曰上予稱賜曰代為卻者言也取之于民義乎不義乎者疑而嫌之之辭心卻謂不言而心不欲受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心口自語也交以道如宋薛有處之類接以禮如粟肉不拜之類兩者兼得孔子受之言雖聖人不卻也如儲子以幣交有道而無禮也齊王以萬鍾留有禮而無道也禦人要奪人財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康誥周書篇名殺越人殺人而顛越之也于貨取其財貨也閔書作營與昏通無知貌或云強也諛書作愆怨也教者誨之使改也惡極故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一

孟子說解下

不待教殷受夏湯誅桀取夏也周受殷武王誅紂取殷也誅其人受其有而不辭者為雪民怨所以光烈至于今也言此以明康誥凡民罔不懲不待教而誅之義如之何受之謂禦人之餽不可受以其為凡民所怨也今之諸侯謂七王也取民無制亦為凡民所怨也王者作如湯武也比併也誅之謂誅如桀紂也教不改而後誅與夏殷稍異也克類推廣不義之類一毫苟取皆為盜則諸侯取民亦為禦也然君子于實際何至于爾獵田獵也較角通爭奪也田獵較奪禽獸以祭世俗所尚孔子不違重絕俗也奪取猶可

而况人自以餽來何為不可受乎事道謂以事行道
獵較之事亦當以道易之也簿書也方策之類正祭
器書其所當用品物于簿不在簿內者非其正也四
方之食山澤異品如周禮廩人質師所謂珍異之類
也供簿正供簿內之正數也正數所不用雖爭取無
益而獵較之俗將自止此獵較為道之事也奚不去
言道不行則當去不必委曲遷就也此端緒也當世
人畏聖道難行故不務紛更而委曲善變示人以易
行之端也可行而不行其責在人然後去也有所謂
有處所也淹留也無三年淹留之處非孔子不留人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三

不用也見行可見以為道可行也冀望之辭際可交
際僅可也公養公家養賢餽粟肉之類也季桓子季
孫斯也桓子時孔子為魯司寇攝相故見道可行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孔子去魯居衛先主顏讐由後主
遯伯王即此時也衛孝公見前三仕非大行見聖人
不為己甚以申明交際不卻孔子受之之意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聲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

大道中庸不為苦貞道不行而俯仰無措苟有知已
資一命之榮雖非大行而隨分自盡以功待貧亦即
時中之道因舉孔子為徵首言時亦即所謂聖之時
受賜仕貧皆舉孔子者中庸之至德也知孔子交
道接禮斯受與伊尹非道非義不取正同惟孔子無
意必所以為時貧而仕祿不過升斗尚不苟得必敬
事後食所謂非道不取者又何加焉于其處卑貧也
何嘗無下惠之和于其辭尊富也何嘗非伯夷之清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四

于其盡職也何嘗非伊尹之任委吏乘田與時偕行
無可無不可舜禹當盛世遇堯舜總百揆孔子當亂
世家貧仕為小吏其心一也泰山秋毫道無大小乃
所以為聖之時非但為貧仕者解釋耳大抵道本人
情不近人情即非道此章于人情愈近而天理愈精
前一章言士與人之量後二章言士守己之貞此一
章言時中之權如此然後為天下古今之善士孟子
自寓願學而道不行故以齊王問卿終之孟子不終
為齊卿與孔子不終相魯其退同其道同也
仕非為貧為行道也有時為貧道不行而家貧也猶

娶與非為其為嗣代也。有時為養養無主也。尊卑以位言。富貧以祿言。祿厚曰富。薄曰貧。位卑祿薄則職易。故為貧仕者所宜也。辭謂得之亦不居也。惡乎宜乎。猶言何者為可也。抱關守闔門者擊柝擊木。巡夜者委吏掌倉庾之吏曰者。釋其義即下文位卑而言之言也。會計會合出入計多寡之數也。當無差也。乘田苑囿之吏。掌養六畜者也。乘謂馬牛之類。田牧地也。苗長貌。壯長肥大也。位卑則所言不出其位。故卑貧宜居也。苟立朝而道不行。反為可恥。故尊富當辭也。言高謂謀出位之上。本朝謂已國君之朝。此孟子說解上卷十 三五

章言士處窮之義。下章論人君養士之禮。曰會計。曰牛羊。兩曰字。推聖人素位之心而已矣。者其職止此也。各盡其職。無求于外。亦無歎于內。下文罪與恥。本此申言之。惟不求于職外。故無出位之罪。惟處卑行其職。故居高不得行為恥。抱與梧通亦擊也。通作抱。與梧同擊。柝也。柝亦作梧。橫木持門曰關。抱關即是擊柝。本一職也。兩木曰柝。通作剗。斫也。爾雅。木謂之剗。春秋傳。山有木。工則剗之。謂判兩木夾門為機。相擊以警夜也。易云。重門擊柝。春秋魯擊柝聞于邾。漢儀。城門擊刀斗。周廬擊

柝字或作棟。周禮擊壺氏。凡軍事。懸壺聚棟。通作橐。柝。擊詩云。椽之橐橐。擊柝即抱關也。今人守門者執柝亦抱關也。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關之委積以待羸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六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木。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曰。標。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也。及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木。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曰。標。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也。及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于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去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前章論士處窮此章論君養士與下章不見諸侯皆言士不臣之節以民自處不肯比于臣固其分不敢僭實是義不可屈諸侯以臣禮屈之所以託賜不受問餽亟拜不屑也蓋君子擇君而後事見可而後進爲臣而後受祿未卜其君豈肯輕自附託而受其賜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一

齊宣王下

輕託受賜卽是爲之臣矣故寧退處于民而不敢比于臣然士雖不受祿君自當善養士一切侍御飲食居處利用安身以崇其德使優游樂道于畎畝有謀則就受教而學然後論官而爵位定而祿士始願立于其朝矣如舜之于堯乃爲尊養之極

孟子傳食于諸侯而云不託何也傳食者不合輒去託則栖栖依附惟恐不收小人懷惠乞憐如齊王養士稷門四豪食客千人皆無事養以要名而士假此栖身當世習尚如此孟子去齊齊王欲以萬鍾養其弟子中國授室亦欲孟子託已也鳳皇豈與雞鶩

共食所以不可若傳食不過問餽廩粟庖肉交際之類耳齊王畱孟子有師命孟子不受祿示不苟臣也臣則必受教乃可其不能無交際者接引之權其不苟栖託者自重之義君子未有不自重而能使人重者所以未嘗不欲仕而終不苟仕也

託寄也依也寄旅依人館穀曰託不獨失國之諸侯然託于諸侯惟諸侯乃可古諸侯失國亡在他邦曰寄公寄卽託也如魯昭公依託齊晉之類士雖在他國不肯仰託于君以道自重也雖是不敢比于諸侯實是不肯苟且因人有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此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八

齊宣王下

也餽饋同餉遺曰餽氓吐同流民曰吐亦謂在他國者也說見公孫丑上篇賑贖曰周賞賚曰賜執事曰職以事食人曰食一作飮周無常數君所以待民也賜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也食有常數臣所以受養于君也惟餽無常數主賓所以相交際也周者周其乏無祿故隨宜周之有祿則如數賜之獻上曰貢予下曰賜賜則君以例頒之食則臣以身就之周則有司與發之餽則君使人將送之周士與周氓異周士卽餽也士雖異凡氓而未爲臣與氓同以氓自居禮故曰不恭雖云不敢實不肯輕食其祿也鼎肉尚烹于

鼎者儀禮有任鼎熟肉也。有腥鼎生肉也。或數也。或問繆公使人問也。亟餽即問來餽也。子思不悅不悅以使命煩已拜也。於卒子未後來保也。無廢也。北面而君也。謂首叩頭也。飯子思名。大馬言養而不敬也。臺賤卒也。自此之後臺遂不復來餽繆公。愷也。既標使而又拜。猶望君悟也。繆公卒不悟始亟而終遂絕。皆不能養也。庶人職粟者庖人職肉者君之有司自致于賢者之左右相續不乏。不必屢稱君命煩賢者下拜也。僕僕煩瑣貌。臣拜君賜禮也。士受君餽亦必拜。但君既重其賢則不可以亟拜。襲之。庶庖繼粟繼。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九

肉此孟子以美起之禮。賢君尊賢自能多方曲體。非必定執此為禮也。大抵士不敢廢禮。君自不欲屈士。士不苟受君祿。君務委曲養士。諒其所可受。勿犯其所必辭。是在人主而已。苟且有悅賢之心。何愛不善。養能善養。何患賢者不仕。堯養舜見萬章上篇。上位謂登庸為相也。王公見問友章。臺一作僮。俗謂僮賤者。曰僮。迺作伯。僮。春秋傳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寮。寮臣僕。僕臣臺。高章曰。敢尚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知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

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豈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士見君為行道耳君重士所以重道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如有不召臣之君則賢者豈不樂見之君不敬士士所以寧甘為庶人為氓不願見為之臣也上章論不受賜則自處于氓此章論不往召則自處于庶人雖不敢以臣自備實不欲以官自廢世主之勢可以加受職之臣而不可以屈不仕之士故士寧以庶人供上之役而必不肯以士往君之召總揆于義禮之當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為聖之時禮主莊嚴以自守也義主化裁以制宜也謂士不欲仕則何以交際受餽謂士欲仕則何以不見諸侯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一

知禮則義為隨故記曰義者禮之實也協諸義而協雖先玉米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禮義者君子所以為時中也士惟由義以出入禮門則無適不中矣賢與多聞總是一人賢者博通古今治亂興廢之故因革損益之宜天子諮訪而治故謂之師有大識見者自有大涵養大設施致君澤民功業名世過人即賢非兩人也引繆公子忌一段明士不可召引齊景公虞人一段明士必不往召子君我臣禮也為師非友義也君召各以其物禮也非其物不往義也士君子可否從違一切向禮義上認取所以謂之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招虞人歷數至大夫者見各物相去之遠也士以旂謂士之已仕者也不賢人之召即欲見而招之也呼人以手曰招賢人之招謂禮聘之就見之也即是見賢人以道有禮則以道無禮則不以道士以禮自防而君以非禮召之欲賢人由此來見由非其路即閉其出入之門也義路謂往來通利行無違礙非此則覆錯而他適入門無由也禮門謂防護周密啓閉以時非此則蕩然無局悠悠行路無歸宿矣須知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二

此門即在路頭此路即在門前君子無適無莫終之不違于禮禮惟中正義惟時宜俱重士不見諸侯邊引詩獨徵路者門一定路多岐也平如砥直如矢所謂行天下之大道也惟君子能之小人指游士干謁輩當以君子為法君子履坦途而小人多邪徑末引孔子為臣應召明士不應召由不為臣也

在國居國中中市井街市井里道謂之井說見滕文公下篇在野居郊外也草深曰莽草色莽蒼莊子云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謂郊外也草野之士鹵莽故曰草莽臣云市井草莽別于在朝之臣也庶衆也傳猶

孟子說解

卷十

四三

萬章第廿下

通也質贊同執以求通也庶人執鶩士執雉大夫執鴈卿執羔詳滕文公下篇役赴公家之役田獵獸于田召虞人以旌持旌為信以招之也皮冠韋弁戎服之冠也旒一作旒周禮通帛為旌以召庶人象其素也士已仕者也畫龍曰旂以召士象其變也析羽曰旂析析鳥羽而垂注于竿首猶今之旌節無帛者以召大夫象其直也士之召即旂也士已仕為臣庶人未為臣也不賢人之召謂不就見而召以臣也不以道謂不能尊德樂義而屈以勢也詩小雅大東之篇周道大道也底詩作砥磨石言平也履行也視效

法也當仕謂當仕時也受職曰官以其官召言既傳質為臣非召師召賢也

市井市中之道四達如井于井路輳集處為市以便交易也城曰市鄉曰井○庶人之費以禮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鶩即鴨也曲禮作匹疋同古雅字通作鴉轉作鴨羣畜于家而不能高飛故庶人以為費孟子云力不能勝匹雞言不勝一鴨鴉也○皮冠即韋弁周禮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眠朝皮弁服皮弁有采玉為飾韋弁尚質兵事謂田獵講武之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四

萬章第廿下

類故用以招虞人○左傳齊侯田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以招大夫弓以招士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謂招士亦以弓也與孟子異○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國有大閱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旌皆畫其象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常者日月常明也旂倚也兩龍相倚也旒旒通戰也垂不動貌公孤所建象

無為也。旗期也。軍將所建與衆期于下也。旗譽也。軍吏所建。意疾趨事則有稱譽也。旄兆也。建之于後。審察形兆也。旄順遂也。旄精采也。天子旌旂高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說解

卷十

四五

萬章章句下

好善其識遠而志大，心虛而量廣，隨其器宇而定其品格。果是一鄉之善士，即能友一鄉之善士；果是一國之善士，即能友一國之善士；果是天下之善士，即能友天下之善士。又進而為千古之善士，即能友千古之善士。因其所受以知其量，天下古今惟善無窮。盡惟為善無止足，惟好善之心無遠近，新故由鄉國天下推至上古，心苟虛受百世，如在少自滿足，雖巷有君子，且莫遇之，而交臂失之，甚者媢嫉之矣。友者，親愛之名，同道曰友，同心曰友，友善即是好善，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真口出也。生同世則聲應氣求，生不同世則心一道。同詩書所載，芳規懿行，皆可以精神冥接。合天下古今之善通為一心，謂之千古之善士可也。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士能容蓄一鄉之善，即是合一鄉以成其身，苟非襟度冲虛，安能翕受無道？即念慮上分別公私大小，士有志好善，皆能盡友。天下古今非必如朱註云：善能蓋之，然後能友之也。友亦非人入納交盡一鄉之善言善行，皆在茹納中。即是友之國與天下，愈推愈廣，極言好善之無窮極耳。尚上同尚論古人，不越載籍而詩書為要，其言語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六

萬章章句下

性情微于詩，其行事功業著于書，然詩書糟粕也。精神非糟粕，而糟粕中有精神，書詩非古人，而因詩書可見古人。若守糟粕而不得其精神，是徒泥詩書而不知古人也。可乎？論世知人，即詩書所言神遊古人之地，較量體驗，如親承謦欬，冥識其丰采而洞悉其底裏者，故曰：知其人，頌誦通頌容也。誦詩從容曰頌。尚友謂上與古人為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與庸主言不切直不足以怵惕其心庸主不知道義惟禍患足以聳動之遊士談利害變詐無稽君子據禮陳利害使人主悚然起敬所謂大人格心主雖驕必懼也貴戚之卿亦不同如魯三桓衛孫甯宋華向皆累世專政視其君如贅旒放逐由已可謂橫矣顧其君本皆不善而後其臣陵轍之故曰家之本在身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無法家拂士者國恆亡是在人主而已齊先貴戚有如樂高陳鮑輩皆世卿而孟子說解

卷十

早七

孟子說解

社稷生靈主而自作孽則社稷生靈為重大國之卿受命于天子其貴戚受顧託于先君以天子之命行廢置以先君之靈易樹子亦義所得焉也故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獨告宣王云爾昔者紂之將亡也箕子比干有此志而不克牧野之車武王所以酬三仁也蓋使天下古今無此一途則殘賊之禍何所懲有此一途則強臣借為口實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至哉言矣

孟子說解

卷十

早八

孟子說解

卿者章也章善明理也又卿嚮也人所歸嚮也傳曰卿者君之貳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小國二卿貴戚謂先世勲貴親戚詩書所稱諸父諸舅皆是不獨君同姓耳異姓之卿與君非親故援自士庶如孔子為魯同寇孟子為齊卿之類故有可去之義世官世祿義無容去也君有大過謂危及宗社如桀紂之行小過有言責者當諫大臣不足諫也事至元老諫是不得已反覆諫是十分不得已易位是萬分不得已蓋使責可諉則聽之情可絕則逃之今辭既不得去又不可惟有易其不賢立其賢者此惟貴戚之卿為然故人主枚卜以求之善祭以信之師保以事之諫

行言聽不敢縱欲敗度賴有此臣耳王勃然變色疑
易位為甚也正對猶直對也大抵棄世之卿非古矣
承顏順首貪位固寵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逢君之惡焉能諫諫且不能況于反覆反覆不能
安敢言易位此君所以日驕臣所以日諂也言貴戚
易位以魏當世為卿者言不聽則去以自況也時孟
子為卿于齊雖不受祿而有師命故盡言如此反覆
之諫明示以去志矣

周禮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諸侯三
卿兼官也司徒兼冢宰司馬兼春官司空兼司寇

孟子說解卷十終

卷十

早九

早九

孟子說解卷十一

郝敬解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由柤棬也周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柤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柤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柤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柤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性不可以形象言尤不可離形象言在人為性在天
為命命即天之性性即人之命一也子思曰天命之
孟子說解 卷上

謂性人物化生于天地間莫非命則莫不有性天下
無往非命即無往非性中庸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盡物贊化育參天地故天下莫大于性性難名孔子
謂成之者性靈之者善故天下亦莫大于善易稱元
善元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天繼此于人成人成此為性
此性善之說之所由來也性者生理也生生為仁即
元善也元者亨利貞之始善者美大聖神之始仁者
義禮智之始所謂性善也推其原即天命故曰知其
性則知天矣兩間時行物生孰非命兩間道德經綸
孰非性性通極于命命繼成于性以此思性性可知

以此思善善可知此性之大全也。告子論性惡是
 散放體之小故曰食色性是以有仁內義外之病。祇
 見知覺運動之氣故曰生之謂性是以有大牛同人
 之病。祇守混沌冥頑之心為性故曰猶杞柳。猶水
 故有戕賊搏激之病。大抵無善無不善一語是其底
 蘊。蓋其學以不得勿求為主。道以不動心為宗。視性
 惟軀殼內。欲如槁木死灰。斷絕思慮。見聞守鵲突無
 分曉之頑虛。以為本來不識聖人下學而上達之綱
 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全體也。惟學主無求。故備
 執自信。難與盡言。孟子各隨所言折之。至于性善本
 旨。答公都子以下諸章備矣。

仁義是聖賢學問根本。告子妄意詆毀謂性本無仁
 義。由人為乃有。孟子即一為字折之。孟子非不為但
 云以利為本。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之以無為也。若杞柳為柎。椹
 必刀鐮斧斤。矯強造作。極於成而杞柳死矣。仁義為
 人生理。仁義成而性始盡。豈可相比。必如告子之言
 是性本不仁。義性飾為剛。隱惡也。豈不悖乎。

孟子言仁義即是人性。故曰我國有之。非由外鑠。告
 子反其說。謂人性原無仁義。即所謂性無善無不善。

亦非如孫卿直謂性為惡也。告子未言性惡。但言仁
 義因為有則不仁不義亦因為有。性但空虛無物。即
 今禪學。孟子言性萬物皆備全體四德。上下一貫。顯
 微無間。如天生材。木本供器用。天子人性原是曲成
 之具。大本即達道。盡人盡物。方是盡性存乎為之耳。
 告子屏仁義為性外。養性者不可為仁義。猶養杞柳
 者勿以為柎椹。椹成則杞柳亡。仁義成則人性亡。
 是禁人為仁義也。夫材美不用為棄材。人性不為仁
 義暴棄。甚矣說者謂性即仁義。無待于為。不知告子
 之謬不在為而在使人不為。孟子因言窮其害于能

順四語非設難。是告子本意謂為柎椹不得。順杞柳
 為仁義。必戕賊人性。深其意詰之。以明仁義實非賊
 性。而辨其失。階也。既以仁義為賊性。是教天下人勿
 為仁義也。既以仁義賊不為。則必至不仁不義。大
 亂起而人類滅。禍可勝言乎。禍仁義言為仁義之
 禍。不指戕賊為仁義。亦自不至戕賊。禍莫大于不為
 仁義也。時楊墨行。功利熾。仁義充塞。所恃天理在人。
 孟子道性善言仁義。而告子反為此說。與于不仁之
 甚者也。非率天下而禍仁義。與無仁義。則世教滅。故
 仁義為七篇要領。告子之謬。此章為最。孟子與告子

辨此為第一義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也

杞柳栝棗假若自孟子口中出亦未嘗不是而告子立言本意教天下人勿為仁義謬甚矣蓋其學以無求為不動心以枯寂為性但涉有為即害性孟子論性合內外顯微通才情而言故雖以舜之勤勞亦是無為禹之排決亦是無事事理非二如杞柳材木斷之削之編之揉之以為箕為筭為栝棗用不在其材不失其曲直之性成器利用皆謂之順非以木為金以從繩者而從範也焉得為戕賊且如為仁何嘗不殺身為義何嘗不舍生終不失為仁義禹何嘗不鑿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

告子章句

不失為無事人性千變萬化由仁義行有為之而無為者有無所為而為之者有戕賊而實順之者有順之而反戕賊者卒未可與告子言畧就所言折之云爾後章做此

告子以栝棗喻義不及仁何也告子所疾尤在義凡在外者一切勿求以為不動心之捷法仁主于愛猶謂在我義主于宜見為葛藤紛擾勿使亂性防之尤急所以為義外之學

有不善三言性渾然一片生氣都無分別四言禽性有分別由仁義生內外故為義外之說其意本惟性善善無不善而已故孟子首言仁義順性九言有不善非人性三言性善雖同知愚靈蠢自分四言仁義合內外之道而卒不詳言性善之旨詳在答公都子以下數章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五

告子章句

杞柳二木性柔可為栝孟棗圈同屈其木為栝榆也以人性為仁義言性本無仁義必待作為也猶以杞柳為栝棗言人不當為仁義也以杞柳為栝棗則戕害而後成以性為仁義亦由是也不知為栝棗則我賊杞柳為仁義但率性何可同也戕殺也賊害也○舊云杞柳蒲柳卽楊也爾雅云楊蒲柳註云可以為箭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枝垂者曰柳揚起者曰楊其條柔可編為箕斗之類與杞異郭璞上林賦注云榲即杞也春秋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孔叢子云杞梓連抱詩云毋折我樹杞又云南山有杞蓋喬木詩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蔬菜之枸杞小叢也與杞柳異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激於石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由是也

湍水之喻亦祀柳意所謂性無善無不善在人為耳孟子謂為則在于為就中有無為之性如乍見赤子入井怵惕受呼蹠之食不屑皆天幾自然若性本不善怵惕羞惡從何來如水非性本下雖東西決之豈肯往乎人無惻隱羞惡由轉念矯揉害之非性也或云見美色貨利心動非不善乎曰所動雖欲能動即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六

告子章句上

惻隱無惻隱即同木石見可欲亦不動矣初動天理轉念乃私欲私欲動亦自有羞惡是非之心在便是性善凡論性者觀其大原不當論其一曲如世無不東流之水偶一曲不足病東流入疑性未必善以世間實有不善人人常有不善事不觀天命本然焉識性善全體性體至大其用至神不在形體情念區別兼神化妙有無而言者也故一元也包亨利貞乃為元一仁也包義禮智乃為仁一中也包天地萬物乃為中一性也包隱微見顯乃為性一至善也包家國天下身心意知乃為至善故天地肅殺不傷好生人

心哀怒不妨中和未發之中不離已發雖不中節而中未嘗死若中死則發亦不能矣善惡同出大虛形色皆是天性人欲莫非天理已克便是禮復雖放僻邪侈性現則羣妄冰消如水千迴百折一往趨下若但以一念一事之差為惡不通性命之全體如告子荀卿一曲之說也憤世嫉俗見天下善人少遂謂善待于為見天下惡人多遂謂性本惡告子亦欲人為善荀卿亦欲人去惡顧其持論偏枯反以害道惟聖賢言語平實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孟子言順則善逆則有不善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

告子章句上

以利為本釋氏明心見性踏襲此旨告子荀卿不如也湍水水之團聚停蓄不流者水本動澁之物勢不能久停此便是告子自己胸中強持捏抗之象欲造無善無不善之地者也故以擬性聖人見道如川流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率性之謂也何至壅泉障川使如湍水乎善者生生之良天命之本體凡含生烝無有不善若不善何能生生由此推之虎狼蛇蝎性亦善也其毒害是其習氣況于人乎說詳論語性相近章今人但

看未發時氣象便知性善未發不擇喧寂不親不聞
正于觀聞時會

濤圍通與圍同水旋轉不流者也搏擊也躍跳也額
額也激壅急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人與物之生同命于天而不無靈蠢備全之殊人與

人同出于命而亦有賢智愚不肖之等蓋性不能無
習而習有善惡性不能離氣而氣有清濁性不能外

孟子說解 卷七 八

故而故有利鑿性根極于命而命有豐嗇也性統于
善善原于一一不能不散為萬天不能不離為人聖

人言性必言習此也天下理一而分殊一致而百慮
是以聖人因性庸民備道設教以左右民設為各分

等級大小隆殺以節文其差而條理其亂使各安其
居使其性不強民以所不欲不責人以所不能補敝

救偏損多益寡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之道也故論其
同乾坤為大父母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所以統

其同也辨其異剛柔異質官羽異調八方異俗五行
異氣一人之身手足持不相襲而泥萬有之林林

然者子義所以辨其宜也告子不知仁義外義勿求
以強制為不動以無善無不善為性則其所謂生之

謂性者問問守其混沌之心而已凡草木出土曰生
生者萬物之始無所為而為也生理合于心為性性

从心从生文字義理其來已久非告子之臆說也告
子外義則視生之性為現成而不復求諸事物宜

偏上遺下清虛無為以求齊物與楊朱之恣縱歸老
之荒唐等將使世道紛拏厯雜無復區別人類同于

禽獸也不得不辨
天下無不同之性故孟子亦云同類者舉相似生同

孟子說解 卷七 九

類則性同生不同類則性豈無等告子但言生耳是
混同也故孟子以白之謂白譬而詰之告子亟然之

其蔽可知蓋其學主不動心其不動心主勿求當下
即性揀擇即非猶佛氏黃花皆般若狗子有佛性之

意四生六道一切平等但有計較分別即障本性故
其詩云光明寂照徧恒沙萬象含靈總一家即生之

謂性也又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即
勿求不動心也又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

是邪即性無善無不善也又云隨順世緣無罣礙涅
槃生死等空華即白之謂白犬牛與人平等無二也

謂法界衆生普含佛性更無差別解脫頓悟爲上乘
世間名法規矩一切蕩滅所以人類同于禽獸也時
佛教未興告子始作俑而孟子深燭其蔽如神醫察
病見垣一方迄今解者猶未能領畧也

生之謂性一語雖聖賢亦無以易之天地之大德曰
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
仁與以生言性何別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說者謂
陰陽爲氣而聖人卽謂之道孟子亦云形色天性也
形色非生乎又云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耳目口鼻四肢非生乎

孟子說解

卷七

十

言性上

且生不謂之性而死謂之性乎故孟子不以其言爲
非但察其學術不正源頭模糊以頑虛爲妙理脈絡
不分明生亦罔耳天命維均萬有各正聖教一貫萬
應各殊德性雖同問學有漸所以言仁必言義言天
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此也
告子但知生同性而不問其類并所謂同者亦非矣
聖教與二氏異惟此非但爲人與犬羊置辯耳
或以生之謂性病告子以氣言性非也告子勿求于
氣豈肯更以氣當性言性自不得雜氣凡自然曰生
以生爲性是告子不得勿求不集義有事之病根也

謂世間一切生來現成便是性非如後世分理氣之
說也其實理氣無兩後儒破析爲初學解釋文字則
可告子之學正坐偏上以氣爲亂志之物以無善無
不善爲性體執未發之中棄已發之和違聖人下學
而上達中庸顯微無間之教所以受病聖人言性必
言習儒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良是謂氣雜性非矣
謂告子生之謂性偏主氣言則并告子之意亦未曉
矣佛氏云是法住法位卽生之謂性之意

或問生之謂性與性善之旨同異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則自無有不善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一

言性下

善之長也凡厥有生從元善出故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人有惻隱羞惡善也其不仁不義性之敝
于習也禽獸有心知似人善也其無禮義善未全也
草木無情氣之偏也其應時發生亦性之善也猛獸
搏噬毒草辛烈則惡矣而其生生之良亦無不善也
告子既知生爲性又曰性無善是偏執孟浪之言佛
氏言性亦不言善謂善爲理障如眼中金屑卽告子
白之謂白外義不求之意也
白之謂白古有此語荀卿云堅白同異之說入焉而
弱公孫龍白馬非白馬之類是也物理難離者惟色

色之無色者惟白無色之色尤不可離故孔子之論以
譬道孟子借以譬性白之謂白譬無揆擇也白譬真
常也羽雪玉譬無常也性為真常人與犬牛所譯無
常也物無心人亦無擇即禪家木人見花鳥之意告
子勿求于心外絕諸緣任物紛雜不以關心即佛氏
云無生法忍也白之謂白羽雪玉皆無分也生之謂
性犬牛人皆無別也不生分別便是外義下文言白
馬之白亦無分別之譬

大戴記云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韓詩外傳
云草木之花多五出惟雪花六出陰極之數也說文

孟子說解

卷七

七

孟子

雪作雪雨之可培者能淨紛穢若華也家語以黍雪
桃淨義也釋名曰雪綴也水下過寒而凝綴然下
也農家以雪為五穀之精○王犬羊俱詳論語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曰者謂秦人之炙也無以異於者炙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無有差別原無所謂仁義仁
內義外四語毀仁義之言就食色上形容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即是性何處得有仁義推孟子所謂仁義
者愛曰仁是甘食悅色歡喜之念由我生在內者也
宜曰義即可甘可悅之物無常之變自外來者也內
之情欲熾發賊吾性者勿求于心以定吾內也外之
感遇紛至亂吾性者勿求於外以養吾中也內不出
外不入以定吾性也告子不動心之學蓋如此然既

孟子說解

卷七

七

孟子

謂義為外則凡事物之宜一切皆外不但敬長一事
而獨舉長長者因孟子嘗云親親為仁敬長為義
而借以復之要之愛敬雖兩名良心非二理告子謂
仁由心出義隨外轉心願意肯者是仁轉換不定者
是義在內者由在外者牽引而生一切屏絕外緣不
使亂性故言是而不理會長長之心但執長者在內
之迹偏錮不通孟子末就所言甘食之性仁內者通
之以明仁義合外內之道仁在內未始非外義在外
未始非內如者雖在內而炙亦外也豈仁獨內乎長
雖在外而敬在內也豈義獨外乎

聖賢精義窮理告子只胡亂做更不將心擬議今禪學以事物為淨影故外而不求也仁主愛義主敬告子偏主形迹為義都不關敬但念頭上事都包在愛一邊作仁內解故云以義為悅於長亦云以長為悅悅即愛也更不言敬其意可知

告子此章之論本生之謂性來食以養生色以化生萬物同生者仁也犬牛與人異者義也告子言仁內非真能體仁也并仁亦謂害性性不在外亦不在內猶莊生云愛成則德虧而外義尤甚故孟子就其甚者辨之孟子以仁義即人性告子謂性原無仁義食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告子章句上

色是性猶俗云穿衣喫飯是道內著一貪戀心便是仁外著一揀擇心便是義皆性之害也性上著不得仁義兩物落不得內外兩境有仁義便生內外仁結在內不化義牽在外失主所以凝滯紛擾而性不可見故曰性無善無不善寂然空虛內外兩邊不著仁義向何處安立在內者猶可自持在外者輟轉無寧所以外義尤甚告子之學蓋如此仁內義外四語畧重義外邊甘食悅色是仁愛之心由我生也然非可甘可悅之物外來誘引則內不起貪愛故忘外所以安內即老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佛氏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之意在內者忘乎外不戀乎外在外者忘乎物不粘于內便是告子之學

孟子詰問義外而兼仁內者仁義本不相離也故告子答義外亦包仁理自難割離謂彼人年長我因而長之非先有長之之心在我也境由外來我初無心便是義外若有長之之心在我即是仁內矣由彼人白而我白之我初無心即前章白之謂白羽雪王從其白于外無揀擇也有揀擇即是仁內矣言義外即反照仁內言仁亦引弟言長亦言悅皆以義粘仁說明知內外互根而強欲斷絕差排仁義使性地脫然

孟子說解

卷十

五

告子章句上

中虛而已矣云義外者有心欲置諸度外也異於白馬之白言白人本異于白馬也今告子謂從其白於外是人馬無別也猶之可也至于長人與長馬決不同馬長不過謂之而長人須起敬白之謂白可無心而長之謂長可無心乎敬長義也豈得以長者在外為義乎長者在外長之之心決非在外告子答云吾非謂心在外謂吾心有可自主者有不可自主者可自主者謂之內不可自主者非外而何如我一身一心而有時乎愛弟則為仁有時乎長長則為義當我為長愛我之弟雖遇秦人弟來愛終不移是

我所喜悅者我自為主雖欲外之不可得故謂之內
惟遇長自外來乃轉我而為弟遠如楚人長者因而
長之吾宗族鄉黨中長者又因而長之惟以人為喜
悅耳我欲主之不可得容非外乎觀告子此言亦明
知親親為仁敬長為義愛不言親而言弟者表內外
一身義之能移內也當其愛弟我為長忽遇長即移
我為弟當其用愛我為主忽遇長我即不能主義之
無常如此故仁之為悅也順而從心義之為悅也反
而從境從心者一操節住從境者千變無端故外義
為喫緊以長為悅以我為悅皆謂之亂性外者固非
孟子說解 卷上 六

也內者亦非也故并舉言之彼以性為不出不入者
而已
告子言仁內義外如轆轤轉仁所以不得常主者變
換由乎義內所以不得常寧者牽引由乎外境牽于
外則變結于中故我長皆言悅悅即愛之屬也愛有
常主義生揀擇外義惡揀擇也細推之愛弟不愛秦
人弟亦是揀擇但由我悅為內長楚人長亦長吾長
正是無揀擇而以長為悅亦是仁但以其由長主故
為外總之告子毀仁義為亂性內不以我為悅則不
生貪愛外不以長為悅則不生分別而外義尤甚故

孟子先辨外義由其外義故不窮理與之言而不惑
故曰未嘗知義以其外之膏肓不可藥在此
義外頗難為辭告子以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
白之形容可謂佞矣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即彼
長而我長之也其言仁內舉弟其言義外稱悅明仁
隨義遷也學主防外而警義故移仁就義移內就外
以重義之答孟子借者矣非外以義合仁以外合內
正以矯其偏也

告子以食色為性仁為內則者矣即愛即悅即所謂
仁內也長無揀擇以為義外者矣亦無揀擇何獨為
孟子說解 卷上 七

內乎楚長吾長在外秦炙吾炙亦在外長在外并以
長之為外炙在外何獨不以者矣為外乎者炙尤是
以我為悅者長之固因人轉移矣一物耳豈亦能轉
移我乎中間轉移悉由我心非關外物告子執長之
在外則是者炙亦由外矣孟子此語雖辨長之在內
即是仁義合內外之道炙在外而者在心仁非專內
也長在外而敬在心義非專外也
告子於弟言秦於長言楚喻轉移倏忽相去之遠表
其在外也孟子辨楚長不言楚炙欲明秦弟雖不愛
而秦炙則皆愛也飲食男女人之同情告子即以當

性。孟子借以明義內云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也。悅秦人之色無以異於悅吾色也。借炙例長見。義即是仁。敬即是愛。外合內也。言約而意精。後章公都子飲食亦在外。本此折衷。

炙在外者由心。即釋門辨風幡云。風動或云幡動。惠能云。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與此同。告子非不達。此必執言義外者。正不欲以幡風之動動其心耳。孟子執言義內者。仁義同根于心。心豈在外。此理終不可易。

告子渾是後世佛教。今時儒者亡命歸佛。故終不肯孟子說解。卷上 七

認告子為佛祖。非但不解。亦為護短。朱元晦說。陸子靜為告子。而不識告子為瞿曇。世儒趨向瞿曇。而不知瞿曇祖告子。千載知言。惟孟子一人。

食謂甘食。色謂悅色。彼長謂彼人年長。我長之謂我以長待之。非有長於我。非先有長之心在我。言由外至也。彼白彼人色白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從其白於外。言非由我也。異於白馬之白。言稱人之白。本異於稱馬之白。告子以為無異也。蓋白不過稱之。至於長人必行吾敬。以長事之。豈與長馬同乎。年長者人也在外也。長者我也在內也。長非義長之。乃為

義則義在內而不在外。明矣。悅欲也。亦愛意。皆皆同好也。亦悅意。炙以肉。近火炙使熟也。禮有燔炙。燔近火炙。遠火。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敬

孟子說解 卷上 七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孟子學告子之學。以義為外公。都子得孟子長之之說。以敬當義。而歸之心。行吾心之敬。達于長義之在內。以此季子執義外之說。謂敬原非由我。主豈得由我行。設為鄉人伯兄之誓。見敬兄者。外過長。欲行吾敬。不可得。則公都子亦惑矣。孟子乃設為敬叔。敬弟。與前一般。事理代為解釋。以明行敬實由我主也。季子所以難公都子。在先酌。鄉人一邊。所長在彼。一語。惡語。孟子解釋在弟為尸。一邊。惡在其敬叔父。一語。惡

在敬叔卽季子所長在彼之意猶云惡在其能行
 云爾方欲敬伯兄忽又奪于鄉人之長惡在其能行
 吾敬於兄也。不知酌鄉人者。偶因其爲實非遂奪吾
 伯兄之敬也。雖敬鄉人何損于敬兄。行吾庸常之敬
 以敬兄亦行吾斯須之敬。以敬鄉人猶之敬叔父。遇
 爲尸之弟。豈其敬弟。遂不可以敬叔父乎。庸敬兩語
 見敬鄉人無妨于敬兄。化裁適宜。條理分明。不相陵
 奪。正是敬由我行而義不在外。可知孟子終不省
 卽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蔽也。告子學主不動
 心。以我爲悅。由我者強持爲內。但轉移不定者。卽斥
 孟子說解 卷十 子

爲外。不知心之應用。顯微千變。皆其本體。若斷滅應
 迹。以爲存主。則心亦塊然血肉耳。何以爲事物之宰
 乎。
 孟子子所問。公都子所對。各本其師說。義外是告子
 自信得手之學。義內非孟子之定說也。但爲破義外
 而反言內耳。其實仁義合外內之道。義不在外。亦不
 專在內。由內達外。由外顯內。未有絕之爲外。棄而不
 求者。外義是告子實在用功處。非徒分別名色部位
 耳。一切應務。以此作解脫法。特借敬長形容之。
 義不在外。惟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兩語最分明。公

都子本孟子語體貼出。故謂指孟子謂也。上章告子
 言義外。故以長形容。主迹而言外也。此章孟子疑
 義非內。故以敬形容。主心而言內也。行吾敬。故謂之
 內。此理甚淺近。雖孟子亦知之。猶上章云長之者
 義乎。告子亦知之。但其學主無求。雖遇長當敬。總不
 關心。強拒之爲外矣。
 公都子以一吾字破外字。孟子謂敬以敬長。長不
 由我主敬。焉得由我行。故設爲敬伯兄。長鄉人之說。
 敬兄是我本意。苟遇鄉人之長。我欲行吾敬于吾兄
 烏可得。故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敬不由我行。義安
 孟子說解 卷十 主

得在內。孟子舉叔父與弟。例伯兄。鄉人明敬弟無妨
 于敬叔父。比比敬鄉人無妨于敬伯兄。一在位。一不在
 位。一庸敬。一斯須敬。時宜化裁。并無有緒。正義之因
 心而出也。豈得謂敬不由我行。而義不在內乎。
 舉鄉人又舉伯兄。見物自外來。不等。各帶義來。非
 我得預也。若由我主者。我欲敬兄。直敬到底。如愛吾
 弟。秦人之弟。亦不愛。方是以我爲悅。方謂行吾敬。今
 我欲敬兄。而鄉人之長。愈自外來。奪之。是以長爲悅
 者也。何謂敬由我行。敬雖在我。而長不在。我雖敬可
 言內。而行敬不由內。其權全在長。公都子不能答在

先酌鄉人所長在彼一難孟子將為解釋不先待孟
季子情吐彼終不服故更設一事同前者詰之見行
敬之道非一端皆人心上自然天則非外鍊也引而
伸之千變無窮何但敬伯兄過鄉人之長然乎哉庸
敬二語咏歎有蘊藉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觀會通
以行其典禮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言天下之賾而
不可惡詩云有物有則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此
理也難以語告子彼不得於言勿求雖有至理不關
于心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外義蔽之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二十一

季子云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見從容精密孟
故于內外顯微之際極深研幾孟季子學告子之學
拋却外面一切不顧惟守冥頑空虛之心自謂懸解
道不同不相為謀非不解孟子之言亦非不知行吾
敬為義內也告子并敬亦謂可以不用原壤瞿奚何
嘗用敬其外義也以義為不善孟子謂庸敬在兄斯
須敬在鄉人性善也孟季子言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視義為亂性之物矣
先言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後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語意各殊前以吾敬奪于彼長而見其外後以敬

彼敬此無常而見其外上章言遠長吾長辯長之
也此章言伯兄鄉人辨敬不同也同異雖殊義外
一同者混看皆平等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異者
看皆無擇所謂非有長於我也莊生云因其所有而
有之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萬物莫不無亦
此意同而異異而同天牛與人同生猶白之謂白此
也所以為義外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二十一

冬日夏日言時宜也本孟子庸常斯須引伸出因告
子以食為性仁為內通之本孟子云炙在外之意愛
敬同心內外非二理甘食之仁既在內敬長之義豈
獨外以境論湯水外也猶叔父與弟伯兄與鄉人亦
外也以心論冬宜湯夏宜水心也猶伯兄叔父之庸
敬弟鄉人之斯須敬亦心也若飲食之心在外則寒
熱失時敬長之心在外則久暫混施惟愛心在內而
後溫涼適宜惟敬心在內而後恭敬中禮也
飲食亦在外與孟子者炙亦有外畧別孟子明仁義
合內外之道故曰有外以明無外也此專明義內故
曰在外以明不在外也
使告子言仁在外其謬易破惟言義外亦似有理故
初學卒未解須實見得有疑似逼其處若但譏他全

不知長之為義。不知行敬為義。則反為告子所惑矣。能如聖人明物察倫。雖謂義在外。亦得告子之義。而不求。所以鹵莽滅裂。害政亂德。不得不辨。

告子自是一種學。如莊周之流。以道術自負。非甚盪浪者也。本謂人性空洞無物。故杞柳喻其無象。湍水喻其不動。生之謂性。言平等。義外言解脫。即佛教無所住而生其心。為世出世法。故外義不求也。義外二字。足括三藏佛書大旨。孟子與緊辨此二字而已。然告子已自立門戶。成一家學。孟子謂其先我不動心。雖諄諄與言。卒未能使改步。犬牛人同。告子終以為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二十四

告子字句上

同。秦炙吾炙。冬湯夏水。告子終以為在外。總之。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主于就空遺事。無求以安心。佛老之濫觴也。孟子謂性善。主于窮理盡性。下學而上達。仲尼之明法也。所以卒不相入也。舉鄉人者。援鄉飲酒禮也。按鄉飲酒禮。推鄉人異姓者。為賓。長於伯兄一歲。明非十年五年也。伯兄長兄也。不長則不得為賓。太長則敬亦不獨在伯兄矣。酌酒也。敬在此。謂敬伯兄。長在彼。謂先酌鄉人。明不由我主也。尸以象神。禮孫為祖。尸也在位。謂弟在尸位。鄉人在賓位。弟在尸位。則叔父與我皆子孫。敬弟

即敬祖考也。鄉人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主人。敬鄉人以敬賓也。彼將曰。在位故也。解所以敬弟之。故子亦曰。在位故也。解所以先酌鄉人之。故庸常也。斯須。普也。斯者。立此也。須者。待彼也。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言敬。以彼為悅也。冬日寒。夏日熱。湯熱而水涼也。飲謂時所宜。飲心所欲。飲也。飲食在外。謂飲之食之心。豈在外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二十五

告子字句上

死而無知。曰尸。古者祭祀。卜一人以象神之。鬼代神。飲食曰尸。記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廟祀之。尸用死者之同姓親屬。男男尸。女女尸也。郊社。百神之尸。則卜其臣。曾子問曰。鄉大夫為尸于公。俾曰。晉祀夏郊。董伯為尸。舜祀唐郊。丹朱為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周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又士師職。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凡祀皆有尸。雖蜡祭。百神。貓虎之類。皆然。惟始死之奠。不設尸。不忍死其親事之。以人道也。既葬而虞祭。則設尸矣。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然則為尸者。必無父之子。又云。君子抱孫不抱子。言孫可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也。為君尸者。大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下之。無尸而祭。曰厭。曾子問云。祭必有尸乎。厭祭

不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禘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愚按：禮孫為祖尸，其北面而拜者，即尸之父也。于禮似亂常，而禮器云：父北面而事之，以明子事父之道。夫使子拜其父而以明事父，不亦迂乎？古禮不可通于後世，尸其一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此章以情言性善，即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六

意仁義禮智性之善也。渾然在中，無迹可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等情皆善端之發，其孰非性才？猶言善也。善事曰才，即性善之形于事者。善念擴充，利用不滯，故曰才人之德，不肖非獨不才有其才，而昏迷放佚不能自盡，失在不思，思則神明常惺，勿使小體欺蔽，物交緣引，則四端流形，人皆可為聖賢，而無有濟惡不才者矣。有物有則，則字最精切，物若無則，泛濫橫溢，無所不至，不識不知，乃為順則，無過不及，乃為中則，即性善也。好懿德，即情善也。下章禮義之悅心，即好懿德也。惻隱羞惡四者，無心妙合，便是好懿德。非好賢之謂，天下容有不善人，而無不好善之人。雖盜跖亦知仁義之為美，非性善而若是乎？無善無不善，善惡俱無也，可為善，可為不善，善惡兼有也，有善有不善，善惡一定也。三說告子似是而非，無善無惡，彷彿何思何慮，寂然不動，但聖人所謂無即有是，無告子所謂無執無遺，有聖人退藏于密，窮神知化，以妙于無告子一切斷滅，聖人大極渾淪，通微顯為一，故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發之，和即未發之中，一以貫之，告子內不求心，外不求氣，前後際斷，執一廢百，其云無善無不善，是自家不動心格式。

孟子說解

卷十

二十七

此章以情言性善，即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一切事物條理槩斤為外，卽今禪家云無星礙其實，糊塗不分捕風捉影，成就自家軀殼，何補世教？何稱盡性？孟子所以非之。孟子論性不向性上著語，而語語皆性，便是真知性。三說啾啾轉轉，不似所謂畫虎不成類狗者也。

公都子三引人言有次第，告子無善無不善以厥初言，可以為善為不善，以作為言有善有不善，以厥終言，猶性近習遠智愚之意，偏注不善一邊，引幽厲象警微，天下實有此等不才之人，性何必皆善？故孟子就不善邊指其真情，推其本體，見人之不才皆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八

孟子

緣不思不求，自喪其善，非其性原不才也。曰乃若曰則可以曰若夫曰非罪曰皆有曰皆曰曰舍失曰不盡皆就幽厲警象，紂不善輩推勸善，舜文武不必言此。孟子言性善，卽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之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卽習也。情善是故之利者，利則有側隱四端，鑿則相遠而為不才矣。

乃若其情，謂如幽厲警象，其人雖不才，乃若其真情發見處，皆可以為堯舜文武者也。但為物欲陷溺，如夫子謂習孟子謂鑿使之然耳，旣不率性焉，得不難

道之遠，所以不才未可以不善歸罪于才也。才卽善也，為善則才為惡，則不才。孔子云才不才，孟子云不才不才，才包性情之善而言也。性情不可見而才可見，或以配性情為三，無謂。

側隱四者卽情之可以為善者也。于發皆中節處見在，恒人如石火電光者，皆有之不獨堯舜文武耳。四情首側隱，惻惻隱隱，不忍人之心，生機活潑為萬善長，乃乾始資生之源，人所靈于萬物，通天下為一身者，惟此所謂仁也。者人也，羞惡恭敬是非，非此不靈，萬感非此不通，萬物非此不生，萬事非此不成，人性

孟子說解

卷七

二九

孟子

之善主此，遇赤子入井，則怵惕，遇殺豚之牛，則不忍，遇爾汝呼嘯，則不屑，不受皆側隱也。此最初一念卽故之利情之可為善者，雖轉念為納交要譽，與兵結怨，萬鍾不辨，亦須經此。過卽幽厲警象，紂亦從此變幻，出妄依真起妄，無自性性惟一真，真卽至善人，但依真發現，則一切皆真，背真逐妄，則諸惡並作。由此以雅雖毒草，猛獸普資元炁，本初皆善，持殺毒孽皆習氣緣染，而况稟元毓秀，如人者乎？技人有殘忍者，見凶殘之事，皆能惻隱，人有無恥者，見汙辱之事，皆能羞惡，人有傲慢者，遇禮法之場，皆能恭敬，人有昏

愚者好醜當前皆知是非若性不善此善端必行來
能露此端定知性中本善善惡不相容如水火在
灰內定知灰中無水水在瓶內定知瓶中無火動處
有此四情決知靜裏無不仁不義其有凶殘無恥做
慢癡愚必有所鋼蔽如約交要譽惡聲大欲妻妾官
室使然決非虛靈無物以利為故之本懷所以曰端
定為四德易以配元亨利貞義文周孔之旨非自孟
子始也彼三家之言何所做乎

孟子說解 卷十 三
思者心之官心存即思禮云儼若思思則神存有感
必通而善端呈露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百為盡善矣

求即思合即不思不能存神于靜虛察理于應感特
亡其心放而不求則良心死四端不見安望所為皆
善擴充以盡其才乎所以下愚不讓去上智日遠此
也人與天地稱三才天地間豈有不才之人故曰道
一而已聖人與我同類下章聖人便是能盡其才者
如長安家家路通今人走入旁岐去自謂無路到長
安誤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段言情善也惻隱之心仁也
四段表性善也大抵情即是性才即是善除却情才
則性落空虛即才情見性此中庸平實之理非如舊

解以情徵性之謂也仁義禮智以下至不能盡其
皆分疏所以不善由入放失其心陷于不才勉入慎
思察明性善亦非如舊解但申言才耳一個思字縮
結上八個心字存其心以養其性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思也先儒云思者聖功之本故下數
章多言思非推測有無之謂不能盡其才言不能完
其性之善而中道墮壞也即鑿意才即性善之可見
者自此至牛山章皆言才

孟子說解 卷十 三
生理曰性易云生生之謂易易即性也禮天命之謂
性命即性也天地之間生生不息千變萬化往來屈

伸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莫非性也人心死乾坤毀化
幾息則性不可見故夫性者兼三才而為言者也故
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孟子言性
廣大精微堯舜幽厲都是倍蓰中物
禮云詩以道性情蒸民之詩言性善情善一原之理
率性之謂道知性情故為知道孔子解詩于有則上
加一必字好是懿德上加一故字亦是推勘語法孔
子原性見情孟子推情見性一也
引詩及孔子之言非但徵前說正以明情不離性則
可以為善節故者以利為本之意易云利貞者性情

也王弼云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貞夫情不離性未有不善者人皆有惻隱四者之情而有不然而情之離其性也莊周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子思致中和即此意人能養未發之中發自中節詩言則即是中節無私乃中節文王不識不知乃順則夫子自言我則無可無不可孟子謂之利有心而鑿則不利而違其則於是始有不好懿德者矣此豈可異性乎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之欲也常靜而動則為性其情而四端見所謂物則之秉彝故好懿德也不能靜而妄

告子分明是佛法其說偏上非中庸下學而上達之美德也

由外入內也固有本有也弗思放其心也加一曰倍五倍曰從無非猶言無數惡去善遠如紂說德之不盡其才言不得完其性之善也詩大雅蒸民之符蒸衆也則法也有物有則言物各有自然之性如有父子必有慈孝之則有耳目必有聰明之則所謂不踰之矩也秉執也夷詩作彝常也民所秉執之常性不可易即仁義禮智也心悅曰好即情也懿美也美德即性善也好美德即情善也惻隱羞惡四者所謂好美德也

教聖人未嘗不語上而無懸空恍惚之說宇宙事物皆是實落如何道得全無聖賢言道不是一便是二一便是善二便是不善既不是善又不是不善却是何等此恍惚荒蕩滑稽之戲論也云無不善猶可云無善必不可何也善不可無也善之渾然處即無無之粹然處即善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人為不觀不聞未發之中未發即無也中即善也不善可無善如何無得如空中有色色可無空不可無易云鑑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天也性人也天命之謂性性即是天命其體虛無大學謂至善一切不善皆有

為之後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不善可無
善不可無也無不善即善矣猶素無色去其丹青碧
綠即素矣至于素無復可去矣近代講良知云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既云心之體即是良
知良即是善何得又云無善心之體亦是告子之意
或云孟子言情以性不可見也不可見者非無善無
不善者乎曰善但不可見耳非謂無善若無善何緣
生善如果穀設無生烝何緣生出果穀但未生時生
烝無形豈可遂謂無生乎有善而無迹但可謂至善
不可謂之無善猶周茂叔圖大極大極不可見謂之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四

無極而大極此亦但可謂之無善而至善耳
朱子謂孟子言性只見得性善便托才都做善不知
有氣質不同此言非也氣質與性從未無分孔子言
性相近與孟子言性善正同言習相遠即氣質在習
中矣詳見論語孟子言故之鑿與此章言弗思不求
舍則失下章言陷溺皆習相遠之意此章末引詩及
孔子之言又申明性情離合物失其則之故可謂極
備矣乃謂言性不言氣不備以駁孟子之說豈其然
乎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熟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一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
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句我知其不為黃
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
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
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聲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
孟子說解 卷十 三十五

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上章節情才明性善惡人未喻此章即人物形體之
可見者委曲推原人性同歸于善直以聖人為的聖
人仁義禮智之盡其才者也人性皆善皆可為聖人
聖人不與人異形豈獨與人異性人與聖人同性豈
可疑性不善而為紛紛之說乎

天下莫才於聖人莫不才於凶暴之人人遂疑天之降生殊也今人父兄于子弟莫不願其才然在豐歲則有所賴藉而子弟多為善在凶歲則無賴而為暴夫一子弟也豈獨于富歲才于凶歲不才乎惟以凶年饑寒切身不顧廉恥有所以陷溺其心者而不能自振拔耳此陷溺之心卽下文與聖人同然之心將言其同而先舉其所以不同者如此天下亦有為暴不待凶歲者其出於無賴陷溺則同皆非才之罪可知也朱子謂孟子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然既謂之才卽不得言不善凡言才者美質利用之稱說文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六

章句

云才者草木之初與材通木之挺直可裁取者也故天地人曰三才性善不可見才卽性善之可見者所謂故之利也上章言不善非才之罪人不盡其才此章言天降才不殊聖人與人同引楚麥同生同熟口同易牙耳同師曠目同美心同聖人皆是有形可見者皆才也重非天之降才殊一語才同卽是性善同下牛山章引山木正是言才故結以未嘗有才焉者豈人之性甚明

今夫楚麥以下言物類同而才同也則人類同者才豈獨殊舉聖人結之故龍子曰以下又言人形同而

才同也則心同者才豈獨殊再舉聖人結之聖人其才者也性不可見就可見者形容惟才若夫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二語應轉上文同類相似易牙師曠影起下文聖人先得龍子之言引作牽頭足原不與口耳目並敘也未芻豢二句單借口作結義理之心應轉上文陷溺之心語脉相照應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七

章句

楚麥同而天澤地利人事不齊耳凡同類者舉相似本謂形同者性相似但性不可見引楚麥播種生熟影出口耳目心味聲色理義皆以可見者推其不可見者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道體聖學喫緊宜理會言性舉衆體便是形色天性君子不謂性之意不但表其同耳楚麥類同則成熟同由此推之凡飛潛動植類同者才皆同而人最秀又何疑于降才之殊乎聖人是極才者然亦與人同類此句歇後語待人推勘知才亦同矣同類以形言卽耳目口之類相似以心言直透

下理義之悅心聖人豈能自殊于人人豈得自諉于殊

不知足二句是龍子語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語我知其不為黃正言屨之相似見人足同引起口耳目皆同推見心同也衆體莫靈于口耳目而足不如故下文總敘不及是言性舉口耳目衆體及心非徒比例耳正見理氣合才性同性無容言遺形言性遺下言上則墮玄虛七篇道性善更不向性上著一語前章公都子引人言絮絮亦不置辨祇據情論才此章卽才推廣其說由物及人由形及心因外見內卽有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九

性善論上

形論無形天地間惟草木禽獸與人而人惟五官四肢爲用故舉麋麥犬馬人類口耳形體盡性之事備矣惟聖人能踐形盡人盡物以贊化育乃爲盡其才而後能盡其性道器不二顯微一貫孟子言性與二氏不同之大者也二氏言性空寂而已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設言者味有不同必是異類之口若同類則者味無不同者犬與犬同者馬與馬同者人與人同者應前凡同類者舉相似之意耳目三段各含此意口之於味亦言性與食色之性正同可知告子言未爲全非易牙師曠便是味與

聲之聖人

我與物對自我曰能對物曰所口耳目我也味色物也味口所者也聲耳所聽也色目所美也理義心所然也心所然卽是好懿德前章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性不可見而言心心不可見而言口耳目爲善者所聽所美所悅因可見以知其不可見口耳目亦不離心悅禮義亦非離善好聲色皆言才情之在也才情同卽是性善同性不可見才之可見者其孰非性也

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說者疑理在物似告子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九

性善論上

義外語夫告子語義外未爲全非但不知處物一邊單言在物所以失之我亦物也理卽物之則也在物爲理卽四德也處物爲義如以慈孝爲理處父子之物以仁敬之理處君臣之物凡剛柔仁者之動皆是悅理義之心此悅之至精者也子孝臣忠則人無不悅我爲忠臣孝子我心自悅此悅之粗者也其或不悅有所以陷溺其心也同然卽同悅也

然者情之不離乎性者也然間着不得一毫擬議卽前章謂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然之爲言如也心相符曰然若曾子惟一貫如影隨形如響

善行不見惻隱更無等待莊周云造適不及矣感不
又善是也聖人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或自然而然故聖人先得也衆人陷溺擬議安能
克而後復如禪門禪打叱呵纔逼得一然字出所以
從于聖人比及然時與聖人脗合若絲毫不合卽不
爲然但有絲毫不然卽不爲同芻豢二語形容贊歎
同然真境總結上文降才非味同類相似之意

理義悅心自起念處察識擴充至于保四海如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真性洋溢方是真
悅非懸空契合如禪門機鋒言下頓悟而已所以聖
孟子說解 卷上 四十

賢言性卽言才與二氏虛實迥別
芻豢悅口甘美自知言語形容不出把示人不得惟
食者自知義理悅心亦然悅心卽秉彝之好良心動
處天機法治無一毫人力故曰我我者無我也道書
云精無人神無我理義根心情不雜性方是同然祇
靠人語我我可示人皆非也禪語云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踏襲此意到此方見性善今人遭陷溺鮮能知
味豈得非性乎

富貴豐年也于弟幼學者也多賴有爲善之資也恭
惡也爲善曰才殊異也陷溺言不能振起也貧窮無

類則不能守理麩大麥也播布也穀既播種以分
土揜覆之也地同無肥磽也樹卽播種也時同無先
後也日至之時謂及成熟之日也土厚曰肥多石曰
磽凡同類謂形同也舉相似謂性同也不言性善而
但言聖人與人同類性善可知也善塊通草土和爲
坯也不爲費言必爲屨可著也天下之足同同適于
屨也因足同以推衆體同又因衆體以推心同也心
同悅義理性善可知也易牙人名古之善調味者
嗜同欲也期如約也子都人之美者易牙善調味者
故曰先得我口聖人生知風成故曰先得我心草食

孟子說解 卷上 四十一
曰芻牛羊之類穀食曰豢犬豕之類
易牙名與兒齊桓公饗人卽雍巫善知味淄澠二水
爲食嘗而能辨之嘗烹其子以食桓公○師曠說見
離婁上○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之字左傳鄭伯伐許
與潁考叔爭車者是也詩鄭風云不見子都乃見狂
且按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則凡美好者皆得稱
都非必公孫闕也美之言都猶麗之言都也都在邑
鄙在野野外朴陋都市繁華故美曰都猶說明者曰
離婁也

小麥曰秣大麥曰麩詩云貽我來麩月令孟春行冬

今盲腫不入百穀惟麥秋種故稱首種謂麥也宿麥四月麥熟故稱麥秋月令孟夏麥秋至或曰日至即夏至按夏至以五月麥熟不俟五月也○稷稷同黃堊通說詳論語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萌入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三

孟子說解

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又措亡之矣措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向惟心之謂與

孟子之言性善以才故于公都子章言不善非才之罪當哉章言降才不殊此章以山木譬人心而結言無才之非情皆以申明前章不善非才之罪之意然言性善必言才何也率性之謂道道通三才天下古

今共由莫非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告子以無言性以仁義為禍以不動為心以義為外則性乃槁木冥頑語上而遺下執內而遺外豈復有人倫庶物世道民生帝王聖賢之事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故曰舜明於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性以仁義為實道以倫物為經惻隱羞惡卽是仁義恭敬是非卽是禮智耳目口鼻卽是天性聲色臭味莫非理義日暮反覆猶存幾希情卽是性才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三

孟子說解

卽是善氣卽是心人能存其心養其氣盡其才由仁義行斯與聖人不殊矣故前章引聖人結之此章引孔子之言結之孔子云吾道一貫下學而上達中庸云微之顯顯然而曰章所以言性主仁義才情理氣合而為一後世才情理氣分而為二老氏謂當其無莊周謂居無事有無難而事理分偏上遺下毫釐千里卽今之禪學是也學者誤入皆由才與性離離才無復有情離才情無復有性凡情之可以為善者卽是才才者材也此章備材木言才雖遭斧斤而生氣未熄但能存養卽便發生皆其才然也

大國之郊國人往來躡踐之所以喻性猶佛氏之言
磨坊也五蘊六入交構性地所以不得安寧國外曰
郊國大則樵牧多牛羊斧斤交加雖在曠野終日受
戕賊之擾然郊外本為牧山林本儲材用之以時取
之有節材自不可勝用而山之性自盡如人但枯守
其性貪靜厭動何以為人孟子所以言性必言情言
氣言才者此也苟得其養則斧斤之入亦山林之利
器且晝之為皆仁義之暇日動不離靜情不離性章
而不失其黷顯而不失其微六虛周流妙應無方孔
子所謂惟心之謂者此也苟護牛山而遷齊國惡白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四 性善上

儀相摩此造化之靈機也于文以自以心自鼻也鼻
與心相守養生家謂之性命雙脩禪家以觀息攝心
云內心無喘外息諸緣神氣忻合則義理躍如故道
書云大道之極昏昏默默昏默即夜氣儒者謂之未
發氣象屈原謂一氣孔神于中夜存本孟子語也人
日間情識紛擾良心錮蔽如囚人帶桎梏不得解脫
佛氏謂之罣礙比及向晦手足停合眼成睡耳目無
交神識亦斂比及平旦初醒物尚未接志氣自清如
冬冷回春蟲蟄乍啟混沌初開月晦生朔乾貞故元
良止生明剝盡來復同此理也聖人所以退藏于密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五 性善上

卽氣清氣清卽性見都非兩物性見自然萬應皆真所謂性情不離也有未發之中則發自中節好惡相近卽情之可以爲善也

晝爲陽衆動紛紜夜屬陰萬感休歇樵牧散歸斧斤牛羊不在山故曰日夜之所息化機無息卽是生幾向晦入宴息至于平旦靜生明虛生白當此時好惡卽乍見之惻隱爾汝不受呼號不屑之真心未幾且晝營營巧偽復萌便是納交要譽種種私情桎梏而亡失之矣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六

字字皆上

今人晝則營營五官奔騰夜則縱酒近婦人精神疲竭雖平旦安得有夜氣是以聖人寢必有衣卧不裸體故寢不尸言不昏沈如死尸也莊周謂至人無夢夫子自謂老不復夢見周公則一切塵影不入夢故古人夜則卜諸夢熟睡無夢則神與虛合覺來終日無非平旦之氣所以成性存存爲道義之門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謂能盡其才無可無不可惟心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者也

好惡與人相近卽是理義悅心惻隱四端人皆有之也物之則性之情民之秉彝故相近平旦未與物接靜體未擾良心發見其端甚微先儒謂動而未形介

於有無之間曰幾老子謂聽之無聲曰希孟子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入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此也

桎刑械在頸者也桎亡桎之使亡卽所以放其良心者也無所用其心曰放有所累其心曰桎桎似故亂放似昏迷桎似有心放似無心善存者無存而自不放善養者常在而自不桎有事勿忘勿助則事理如一性情不離動而常靜晝夜通知矣

孟子說解

卷十

四十七

字字皆上

根自在也反覆謂日復一日輾轉無已時也夜氣不足以存謂放佚久而機械熟抵仗一夕之寧何足以平其飛揚之氣而還其清明之體雖存而不死所息不補所亡故曰不足以存是尚有存者也若而人比于禽獸殆有甚而猶曰不遠者以猶有幾希之異者在也性善益可知
山言性靜也人言情動也惟有血氣爲有情若性則無物不有故山亦有性生物其性也孟子論性以才故借山喻性借材木喻才
苟得其養四句猶物皆然心爲甚云爾物所指廣不但山木而況良心尤幾希易亡

養者順而不害之名。惟其性善本才。故在養之便。活不可操之。使滯養者。良也不犯于物。曰良。謂有事勿忘。勿助。不放。而弛于昏。亦不枯。而傷于拘。所謂允執厥中也。心之為體。生生活潑。不可以無心。舍亦不可以有心。操。惟善養者。能性其情。則不操自存。不含有無。亡出入。惟時妙應。無方。因引孔子之言。見心之神。而人當善所養也。告子以祀禘。喻性其究。歸于戕賊。孟子以山木。喻性其要。歸于長養。此告子之心。所以強制不動。流為黜舍。孟子之學。無可無不可。而願學孔子也。引孔子之言。正破告子外義不動之心。無善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八

孟子章句上

無不善之謬。操存二語。言心之幾。不是言工夫。出入二語。言心之神。不是言病痛。心可存不可操。蓋周流無方者。道也。神明不測者。心也。易曰。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聖人所以無意必固我也。操者。把持之名。如操琴。操舟。操兵。勉強練習。初學生。疎有時乎。作較者也。故矯情絕俗。如陳仲子。不食不若。乃謂之操。君子言守不言操。操存對舍亡。出此入彼。來去相乘。莫知其鄉。節于操。舍時見操。則存。所謂欲仁。斯至。俄頃之間耳。就恒人之心。形容靈妙之體。非指用功言也。存者。固吾

心亡者。獨非吾心乎。操存而入者。固心之於舍亡。而出者。不尤見心之妙乎。欲齊其心者。未可操也。但不受世情牽累。不為小體欺蔽。還其空明活潑之體。使靈知常惺。隨時隨處。素位而行。節無往非真性之洋溢矣。本自無操。何至于舍。本未嘗存。何至于亡。原無出入。何有于鄉。先儒云。不起不滅者。心之體。方起方滅者。心之用。能常存而不亡。雖一日之間。起滅無時。而心存自若也。程子謂。心在腔裏。亦惟終日應終而不離乎。其它耳。豈真有身外之心乎。但能不離未發之中。通達萬變。節所以性其情。而能盡其才矣。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七

四十九

孟子章句上

操則存。舍則亡。二者若以工夫論。只在作較之間。操存似助。長舍亡似不耘。苗所以出入。莫知頑然。如行尸走肉也。舍不足論。操亦有害。孟子云。勿求不動。欲矯放佚之失。反滯虛明之用。亦終心亡而已矣。內外破裂。故有此病。惟仕止久速。惟時者。自無操存舍亡之患。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轉而為不可知之。神聖人之所存者。豈異于衆人之所亡者乎。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指示恒人。養心之要。惟動而不失其靜耳。節中庸云。謹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人但能謹獨。節無往非未發之中。而夜氣常存。終日

皆平旦非教人枯木死灰把持以操其心也此孟子與告子學術異處或曰孟子闢義外而言性以才得非外與曰以才言性合外內之道也以義為外分內外為二也外內合則性體周徧內外離則性惟在一物內此公私大小誠偽所由分毫釐千里之辨也操存是過用其心舍亡是無所用其心禪語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又云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皆竊操舍存亡之意而敷衍之

孟子說解 卷十 五 邑外曰郊郊于大國謂在大國郊外也國大人衆則

採伐者多大曰斧小曰斤日夜每夜則樵牧者息直出曰萌旁生曰蘗又斬而復生曰蘗通作栲焉養牲曰牧郊外亦曰牧濯濯光潔貌山之性山以生材為性也雖存乎人者言不才無良之人也仁義之心節良心也良善也節惻隱羞惡不及禮智者仁義包舉也告子言人性無仁義故特明之且且猶朝朝日初出曰旦言每日早也且且而伐者伐其夜之所息也平旦侵晨也晨未與物接故其氣清明好節惻隱惡節羞惡人皆有之故曰與人相近幾微也希少也且晝自朝至暮也日出至入與夜分界曰晝文

以畫省也楮困累不舒遂貌罪人械在項曰楮秦欽傳宋樂轡以弓戲楮華弱楮其項也楮亡楮之使亡也亡猶喪也喪其良心也反覆非一日也遽去也苟誠也養者生之而不傷也操者持之而不放也舍者縱之而不收也鄉與向同

孟子說解 卷十 五 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即此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六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天奕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 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學成于時習德始于有恒工夫閒斷則天下無可就之事况人君一心衆欲交攻自非置身莊獄遠羅楚語終無成理齊王有一孟子而十寒一暴猶之以不專之志學奕秋之奕雖有善教無如之何反歸咎于資之不明誤矣君德莫大于明不智則昏是非之心人皆有豈齊王

無之故沃少而蒙蔽多也一暴十寒以譬不親君子
學奕無成以譬為善不篤君子日隔即是無志向善
聰明所以日昏也易生之物借草木為喻即上章山
木得養則長之意然生生之易孰有如良心之在人
者良心近君子日開近小人日蔽猶草木得陽和則
長遇嚴寒則消長我者使遠消我者使近信王之慈
而因益其愚也又何怪乎說者謂君子易疎小人易
親此又為齊王解釋七篇中所以開示王如好貨好
色好勇好樂之類易簡真切何難親之有小人與兵
構怨如緣木求魚何易親之有而王顧舍此親彼所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五十二

以不智也其以奕譬何也七國紛爭時事如棋皆敗
局也孟子仁義之畧反手可王其于治亂興廢之幾
洞如觀火亦猶奕秋于奕所以為智也奕用二人一
喻明君一喻庸主也

心失養有二操之使存賢智之蔽也舍之使亡愚不
肖之蔽也此篇自牛山以上八章論養性而首告子
自此章以下九章論存心而首齊王蓋告子好言性
而以枯寂為宗是操則存者也故終之以才情皆善
見性無內外也齊王好文學而以功利為習是舍則
亡者也故終之以天爵良貴見學不外仁義也人皆

有心而君心尤為衆心之心人皆養心而君心尤為
難養以其為牛羊芥斤者愈多也齊王足履為善故
孟子惜之記此引起下章萬鍾失其本心之意
或惑通猶怪也不智不明達也暴晒也寒殺氣也見
見王也罕少也孟子自言見王時少猶一日之暴也
羣小蠱惑王心猶十日之寒也始生曰萌圍棋曰奕
奕然布散也心言體志言所向專不分也致極也使
設辭也奕秋善奕者名秋鴻大馮也鶴屬或云鴻
白馮鶴黃鶴也繳以絲繫夫而射也矢長八寸其絲
曰綰列子云蒲且子之弋弱矢繳繳連雙鶴于青雲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五十三

是也非然者非智不若人也以其不專心致志即不
善非才之罪之意智猶才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
亦此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
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
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
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

以辟惡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也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非可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下同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說解 卷上 五十四 富貴利達此章

反覆推究使人自省賢士君子處利害得喪之際真性流行是非羞惡各滿本願如魚之味皆人所愛而難兼得寧取熊掌是自然之味之真心也猶之名節道誼與我七尺之軀皆我所愛而難兼得寧舍身全名節亦以滿吾羞惡之本心也豈其不好生惡死哉蓋其心真覺道誼為重軀命為輕所以寧舍生而取義也如使人無此好惡真心則天下決無有肯舍生之人惟其有此真心所以雖得生免死終羞為之然則羞惡之心豈人所本無豈賢者所獨有但賢者能存而眾人不能耳今有行人乞人當饑餓

垂死一簞一豆未開大節而可以救急此非舍生矣苟河殍踐踏子之諒彼真心亦不廢受此非舍生取義之良人皆有之者乎及其見富貴利達雖死為士君子者萬鍾苟得不辨禮義而受夫萬鍾視一豆重矣烏可苟也處此萬鍾亦從容矣非生死所關也不辨禮義而受之獨何與為斯人計不過為富貴者侈宮室妻妾朋友結交之資亦大惑矣歸者為饑餓將死尚不肯忍辱于豆草今貪身外之浮榮與志于無禮義之富貴何前後殊操與蓋良心存即乞人行入寧死不苟良心蔽即學士縉紳日昧寡羞夫人世

孟子說解 卷上 五十五

光榮如蟬蛻露草一身之外盡為長物況于三事尤可得已而乃昧理喪心貪不義之利行家侈之私適以見笑于乞人鄙人耳凡今之人喪失本心孰不由此豈才之罪弗思耳此章專言義因告子外義而極言義之根于心也義即人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之人之本也君子於義精義所以致用集義所以養氣羞惡一念充之盡其才則正大光明與天地同流顧其體直方而恒人當利害起避揀擇機巧百出穿窬其心故此章即生死富貴關頭盤詰真心末以富貴

與生死抵勘使愚者深思而反得其本心也。喫緊在二者不可兼得與一簞食一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危迫時見真心舍生取義所謂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惟賢者能之在恒人卽不屑噉蹴之心是也。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以下三轉語反覆推明舍生取義爲良心正是賢者能無喪是故所欲有甚於主以下言衆人有是心而昏于利欲輩豆臨死呼蹴不受與前得生不用辟患不爲其心無二賢者至死不變衆人乍覺旋迷所以竟喪心于無禮義之萬鍾也。大抵貧窮則節義見富貴則廉恥亡故患難可以

孟子說解 卷上 五十六

勵士節富貴每以移不肖故分言之非謂賢者能齊生死而不能忘富貴衆人昏于富貴而又能齊生死也。見得思義見危授命只是一心。舉魚與熊掌爲可欲與可甚欲之譬也。魚在水熊在山漁獵異事水陸異方猶所謂設木求魚也。故二者難兼患難之喻魚喻生輕也能掌喻義美也。獨取嗜味者因前章嗜炙飲食不在外而言亦見義之根于心也。生與義不可兼得如忠臣孝子貞婦臨大節而身死則義全身存則義亡舍生取義論其道理當然惟賢者能盡之也。所以然者非欲生惡死性與人殊

也人之欲生甚矣諒其中尤有可欲甚于生者人之惡死亦甚矣諒其中尤有可惡甚于死者欲甚于生卽悅理義之心也。惡甚于死卽勿欲穿窬之心也。物之則也民之秉也如所欲所惡莫甚于生死則是人無羞惡偷生辟患無所不爲而天下安得復有賢者由其有此羞惡不欲不爲賢者所以舍生取義也。自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以上皆言賢者能勿喪自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以下皆言衆人喪心蓋義之大者惟患難生死其次惟辭受取于賢者重義輕生衆人見利忘義要之舍生之心亦衆人所有不義之

孟子說解 卷上 五十七

富貴君子自不屑得則兼得失則兼失故前半推舍生之心所以存也後半推貪富之心所以失也其意互備。凡可由是四字所包甚廣生死與富貴大者下文無禮義之萬鍾宮室妻妾等皆包在內。可用凡可爲是衆人逸事由是不用由是不爲是者邊事衆人平日苟且臨難自然辟患偷生賢者能舍生取義平日自然辭受不苟。一簞食一豆羹物至細也然偶當窮餓時所需惟一飽則其得失亦生死所係也。如與者矜其施而侮其

困呵叱踐踏與之其人雖賤且貧心必不廢矣
一說爾倉卒橫加之狀不屑不受指衷曲隱微
念縱轉念強受中情自是不樂卽章末所謂本心也
擴而充之何義不立及遇厚利當前平生意氣化爲
繞指奴顏婢膝甘心焉恒情大抵然也萬鍾視簞豆
利大而曰於我何加者非關生死迫切是阿堵無用
之物也簞豆小而辱止呼蹴其恥亦小萬鍾大而無
禮義求之其辱亦大執鞭乞墻踰牆鑽穴何止呼蹴
是不辨禮義也美宮室奉妻妾厚交遊其費不貲故
須萬鍾恒人一生辛苦勞碌惟勾當此三事其貪生

孟子說解

卷七

五十六

告子上

避患惟爲操此三事不下故摘發其貪養之私如此
廉恥所以盡喪也

或謂舉萬鍾簞豆以簞豆可苟萬鍾不可苟非也本
謂一簞豆甚小不介意故真情不啻萬鍾利大故令
智昏若是萬鍾呼蹴與亦受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
之國而簞食豆羹見于色正以此陳仲子讓齊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亦言其小也

宮室妻妾兩者恒人之情窮乏得我戰國之習當時
公卿以養士相傾士倚朱門如齊稷下燕金臺回蒙
食客皆游手無賴輩與王公之尊賢君子通財之義

殊也得猶託也得我言依託我也失我則無賴與上
文得之則生之得相應彼是我得人此是人得我
受萬鍾不必定是不受呼蹴之人而云今與向者恥
呼蹴而受萬鍾人皆然也故就一人詰之使自思而
得其本心也向爲身死非真能身死不受而反不能
却此三事也爲追問向者真心安在耳猶乍見之惻
隱一覺旋迷故追而詰之借身死二字抵壓三事以
破愚夫之惑昔人云一棺戰身萬事都已三事皆身
外一死則三事都休向爲義而身可舍今爲三事反
不能舍乎凡人前後相反必有大不得已宮室三者

孟子說解

卷七

五十九

告子上

非甚不得已也不得已莫如死死尚可已三事不亦
可已乎蓋良心存身命可操良心亡見利輒動人情
昏惑若此反覆其辭使深思也此之謂失其本心卽
不思則不得也本心卽羞惡之心所惡莫甚于死所
欲莫甚于生呼蹴不受之心也對今受萬鍾之心則
向者之心爲本心思則得之故下章卽教人求放心
從大體乃所以思也

向爲身死不受今爲三事受之于理畢竟難解蓋簞
豆之呼蹴自他人與之也萬鍾之無禮義自我求之
也人辱我故知恥我自辱故迷也又簞豆利小萬鍾

利大小者不過一飽故易忍大者聚欲取給故難忘也又呼蹴是卒然來加萬鍾垂涎已久卒至者無心直應久欲者積習迷心也又呼蹴辱人于親面故恒情難堪萬鍾乞哀于昏夜行同鬼魅正欲騎人也大抵良心窮迫時易顯得意時易昏

熊獸名其足掌肉肥美春秋傳所謂熊蹯也者之言這指所取也所欲有甚於生謂義也欲惡甚于生死即羞惡之心也羞惡言欲者良心自然兼善好德理義悅心可欲之謂善也忠臣孝子殺身成仁可欲甚于生也亂臣賊子避患苟免可惡甚于死也好義即

孟子說解

卷上

六

是惡不義也不偷生即不避患也由是猶言率此也是指良心即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也簞竹器以盛飯豆木器以盛飲一甚言其少一簞之具也得則生失則死偶當飢渴之際也噍呵叱也行道之人路人也言非其所親敬者蹴踐踏也乞人乞丐之人弗受弗屑皆指其本心十釜曰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極言多也不辨言其心冥頑也退讓曰禮當然曰義不辨禮義而受即穿窬乞墦之類所謂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者何加言非切身與簞豆得生失死異也奉供也所識相知者也得我仰給于我也

鄉鄰同向日也向者不得簞豆之食則死而向呼蹴不受今為宮室三者昧禮義而受萬鍾故曰可已也已止也本心即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羞惡之心也結言衆人所以喪其心不如賢者蓋以此也

熊山獸似豕春出冬蟄當心有白脂似玉味美性畏鹽食少許則死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冬蟄飢則自舐其掌故其掌肉最美左傳晉靈公宰夫脯熊蹯是也古人以其皮為坐席或云雄曰熊雌曰黑力尤猛熊行山中

孟子說解

卷上

六

每數十里有蹊伏之所多在石崑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虎出百里外則迷所歸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義有二名無兩體一靈惺惺為萬事萬物之宰生意活潑故謂之仁由此以制事裁物節謂義葦心為根本而化裁節路但心宰於無而義動於有故以義為率由之路而以仁為主持之心其實一心耳故學問之道專在求放心人未嘗學問者習氣躁擾心如

奔馬學問未純者操舍無常心有出入放猶出也出
往必須求之欲求必須知之知即便求一覺即隨然
在不覺千里忘歸盜獵禽獸皆由不知凡學問不全
倚誦讀講學窮理惟以灌漑心田如釜中有飯乃若
火添柴心不在如煮石蒸沙虛費柴火飯終不成靈
知惺惺則道義之門開誦詩讀書方有根帶學問忽
為料理此心心存本立由此學問立路理地矣
此章論學問而首言仁義道不外仁義也仁義不外
心故末忽歸之求放心中間帶義路便是學問實地
路不根心走五霸之假告子之外義俗學之支離楊
孟子說解 卷士 六十二

聖之害心也
仁字从人从二二者兩儀之象也人並兩儀立為三
才三才同體曰仁故醫家謂手足齊齊為不仁世謂
果其心為仁本生生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核在果
實中央心在人身中央故以中心常仁仁即性也性
字从心从生凡生理在中心
仁字從來無明訓孔子始以人訓之孟子以人心訓
之其實人心非仁本訓亦猶路非義本訓舉人至最
切要者當之以見不可離耳以心言仁須信人身渾
是心盈宇宙間渾是人心方可為仁以路言義須信

四通八達跬步不可舍舍之便阻隔特墜落坑塹
為此方見得義
孟子每于不仁不義之人曰東故猶費諠云可為痛
哭流涕長大息之意痛莫慘於傷心窮莫悲於失路
人失路則在棘矜陷阱中人放其心則行尸走肉如
醉如狂去死不遠所以可哀
知求不知求兩知字與緊非泛然曉不曉耳知者心
之神即仁之覺不知則不識痛癢麻木不仁乾元惟
知始人心是知氣雞犬知放乃能求心知則放自收
孔子云操則存我欲仁斯仁至者知也知即求也求
孟子說解 卷士 六十三

本無求故孔子論仁就居處執事與人視聽言動上
用心學問即是德性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孟子為喪
其良心者逆治法教人學問在求放心所謂尊德性
而道問學也其實一耳
此章論學問工夫重在人有難大放則知求之有心
放而不知求二語學問之道二語不遜申言之說者
但重學問之道單言求放心而遺知妙義成亦負矣
○人皆有理義之心但為血氣躁擾情識飛揚迷失
正路故聖賢教人求放心即易言良止大學言知止
也人心義理從靜中發生聖人所以退藏于密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主靜立人極也故學問
其要于求放心或疑心本至神何所容求聖人從心
何嘗不放惟聖人以道為問學可語此衆人則以學
問學道孟子亦未嘗教人強制其心論有事曰勿正
勿助論存心曰養其性論養心曰寡欲則所謂求者
猶中庸之言戒懼致中和書之言兢兢安止也前章
論夜氣亦是求放心而已

告子之不動心以求也故其蔽外義外義而仁亦
非矣豈成學問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所以異于
告子凡人心病有二衆人之病放而不知知者之病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六十四

知而不放故禪語云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
知自知亦非無緣知所謂知求者但常惺常寂無昏
迷散亂而已求乃舍之對治藥不舍何須求求舍兩
忘則心體泰然無放而非存矣雞犬豈禁其出入求
雞犬為門巷生疎馴熟時出入自由何待求苟入筌
又招之雞犬亦病矣先儒云求心依舊落迷途是以
有騎驢覓驢頭上安頭之病

大抵聖學即用見體即事徵心二氏有體無用執理
遺事故萬物皆備於我而二氏謂本來無一物二氏
以求心為病聖賢以求心為學二氏謂心本無心焉

用求聖賢謂心實有焉可不求惻隱之心人皆有因
爭城爭地強戰而放羞惡之心人皆有因宮室妻妾
結交而放以至聲色緣引氣壹動志耳聽爽秋心存
鴻鵠若斯之類鳥可不知求大抵靈知在我非從外
得求者求其昏散馳騁貪利好色種種癡迷之心此
種種心即是明覺之心覺則迷開夢時人即是惺時
人惺即覺覺即千里神行不離方寸迷即靜坐枯
守兀然空身耳放與不放由知與不知也

放心有二一者昏惰悠悠蕩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禪家謂之無記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是也二者散亂逐逐營營機巧變
詐過用其心禪家謂之妄想篇中云目之于色耳之
于聲口之于味雞鳴而起孳孳為利是也二者在
恒人有之皆謂之放心非離內也而神去其舍矣
故謂之放求非向外也靈知及照則羣妄自消萬年
千里頓歸方寸故曰欲斯至求非遠而知為要知自
無放無放自無求顧心焉得無放放焉待不求求則
不能誰知離知別無求法離求別無放法離放別無
心法心者神行者也神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附形
氣以存而寄宅于人心人心若非通天做地彰往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六十五

來則無責焉。心故放者，心之失，卽心之神。如馬奔，卽是馬之能，惟謹其銜轡耳。故馬可馭，不可以奔，而長繫舟可操，不可以險而長泊。心可求，不可以放。而長繫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操不可久也，操雖存不能常也。故曰存心，不曰操心也。其操心也危，危非常心也。操非常法也。故曰求其放心而已矣。恒人放其心，聖人亦放其心。恒人放其心，前言備矣。聖人放其心，顯諸仁也。萬物備於我也。心一息不與天地萬物通，則痿痺不仁，安得無放。如日月放光明，則幽隱畢達，光由日月生也。如鷹隼飛翔雲霄，而條鏡

孟子說解

卷士

六六

孟子說解

放猶牧也。詩云：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羨何筮，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此善放牛羊者也。豈得共食我場苗，而逐紫維之。長閉諸一牢之內而已邪。今人畜雞犬，必開其樊籠而行散之時，其饑渴而飲啄之，然其出入有旦暮，栖止有埽柵，雞時數則不失，犬常呼則識家。此放而知求也。知卽求，不知則志而不求，遂失之矣。故不禁其放，惟求所以時其放者，此善養雞犬也。今夫心，非塊然形拘之物也。苟塊然形拘，則與手足同。手足不離身，而心瞬息萬里，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所以靈于百體

孟子說解

卷士

六七

孟子說解

情知卽精明果敢之心自在。心迷于散亂，知覺清靜，寧一之心自在。故知卽是求，非放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也。求卽在所知之中，放不出所求之外。如日月放光大地普照，卽是日月之光。若更執日月以求日月，所照之光則迂矣。善放心者，勿以不知自迷，勿以知自擾。但隨事順應，常寂常惺，使心不失其官，思不出其位，則放處卽知。知處卽求，誦詩讀書，出入息無往非放心之場。無在非求放之所，則知無所知，求無所求，放無所放矣。禪語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

孟子說解

卷士

六八

孟子說解

緣知亦不自知，知亦不知，知寂不可謂無知，自性了然，皆蹈襲此意，而加敷衍，適足以相發明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信，伸通。衆指可獨伸，惟第四指隨衆指同伸，此云不伸不若人者，言隨衆指亦不能伸，蓋病指也。然但不伸而無傷，故曰非疾痛。屈在第四指，故曰非害事。秦楚自鄭魯往，路遠矣。云不遠，言必欲往以求伸也。此章意重求伸，一指之不伸不

若人者小而心志之不伸，不若人者大而不伸，則疾痛害事。如不忍之心，屈于所忍，不爲之心，屈于所爲。養小則大者不得伸，養賤則貴者不得伸矣。不若人，謂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其心常伸，故人不如此也。此之能伸不在人而在己，此之求伸不在遠而在近。知小屈而不知大伸，顛倒錯謬，故曰不知類。譬人深思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說解

卷士

六九

孟子說解

此下三章皆以身言人，所以參焉。三才者，惟身身之本在心，喪心則喪其立身之本，故身之所以養者，心也。心得養，則性盡形踐，以成其身，爲完人。不然，形雖具，無異草木。取譬桐梓與牛山之木，意同。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山木者在禁其樵牧，養身者在求其放心。身所以淪爲異類，由于心喪，心所以喪由于愛而不知所以養也。君子愛身以德，故養以仁義。衆人愛身以嗜慾，故養以聲色貨利。曾不如受桐梓者，禁其牛羊斧斤而愛身者，反以饑渴害心，以醉飽喪德，卑污苟賤，使其身爲禽獸盜賊，而不悟，故曰弗思，思則

雖愚必明也此章以下皆以修身之說而論人
爵趙孟之貴就當世人心所以遠者其類也二
章齊王不智之意

問思是思其貴賤大小否曰思則得之一得皆得心
得其官自得其貴賤大小之理貴者大者自為主賤
者小者自聽命知與不知皆因思與不思知者心之
神思則神靈而形為役公都子章專發明此意非徒
揣摩較量之為思而已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十
此章以下以身言心聖學所以異于二氏者也老貴
長生煉心以留其身佛貴無生明心以滅其身聖人
生死不二正心以脩其身故大學之道脩身為本舍
身亦復無心養生養德非二也

言動聖賢雖無宮室妻妾結交之累未嘗廢居室資
生利用安身之道必如二氏以真為大患泡影電露
則人類銷亡矣故道也者精粗本末上下合一可論
貴賤大小而不可相無即此是一貫之道故下章言
兼愛兼養擇取之而已矣

兩手共持曰拱謂以兩手指相拄圍之故又手曰拱
以一手握之曰把皆言小也桐梓二木皆美材桐有
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又曰華桐月令仲春桐始

華爾雅曰榮桐木此也實小而可食者曰梧桐實大
而但可為油者曰油桐生山岡又曰岡桐材大而勿
長者惟華桐與梧桐詩云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疏云
梓實桐皮曰椅疑即梧桐也或云椅即梓也或云梓
即楸也按桐梓椅三木皆相似而梓材端直理細賦
故木莫良于梓俗云牡丹花玉梓木玉書以梓材名
篇禮以梓人名匠世云越多豫章或曰即梓也或曰
豫榆木章樟木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
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
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楸而養其棘二棘則為賤場師
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
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上章言人不知所以養身由弗思此章教人考其善
不善于已即思也身孰不愛養如今之養身者皆害
身者也口溺于味目溺于色耳溺于聲四肢溺于安
佚苟圖嗜慾不顧廉恥以此養身小養而大害矣賤

養而貴害矣口腹養而心志害矣心志口腹均吾身當就所養中思其所害就一身中思其貴賤大小非廢聲色嗜味也去其害之者耳非外耳目口腹也擇其王之者耳聲色嗜味猶是也耳目口體猶是也但以禮義廉恥自持于富貴利達不苟則大小貴賤各得其分而無小害大賤害貴之疾矣誠若是也奚必杜絕耳目口腹乃為善養乎故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非滅欲也所謂于已取之考其善不善者如此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十三
此章就恒情委曲開導極平實之論衆人所以喪其良心謂吾有身安得不愛旣愛安得無養養則生營

求營求則寡廉取喪其心而身為禽獸養其身而使身為禽獸不及害之手然則毀形滅情苦節而後為聖賢之身乎是又不然故教人考其善不善於已取之其非難身為養也非不愛身也其間有貴賤有大小如父母愛子同而有適有庶非不愛庶而終不以奪適小亦吾體但不以害大賤亦吾體但不以害貴利用厚生亦吾養但不以廢禮義廉恥非禁人養小也惡其害大而已故曰兼所愛兼所養故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真實語非設辭也蓋恒人所以喪心抵為身君子所以責人

養心亦未嘗不為身大道不越人情日用飲食辭愛取予之閒識取其心便是仁義中正之道非教人養世絕物如二氏陳仲子輩而後謂之養心也

前後數章由淺入深此與上章皆不言心上章但言人不知所以養其身而歎其不思此章正教人思而但言考其善不善于已取之有大小貴賤而不言心正以教人思也下章問何謂大小方明指心為大思為本即是所以養其身者結前二章之意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十三
尺寸之膚謂一尺一寸之肌膚無小可遺也考較量也善不善養有得失也豈有他哉言非身外也言身

則貴賤大小兼該矣取謂取其貴且大者舍其輕且小者貴而大者心志也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賤由大小分也心量至虛無形故大百體濶了形故小心神至靈為主故貴百體動而蠢故賤也養大則良心存而高明正直為大人養小則志在溫飽貪汙卑鄙而為小人場師場圃之官梧梧桐其實可食檟梧屬檟酸棗也或謂小也酸棗實小故稱檟棘刺也凡木有刺者皆可稱棘不獨棘也一指喻小肩背喻大狼疾豺狼性貪小人貪養有狼之疾也或云狼疾猶狼藉貪盜無節之狀飲食之人猶言乞墻之輩聲色貨利之

徒求安飽者也。口腹小體之總稱。適猶但也。尺寸之膚言其小也。限于形骸之內。不能超于形氣之外者也。

古場圃同地。納禾稼為場。種果蔬為圃。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春耕為圃。秋築為場。場圃種果蔬。山林蓄材木。故周禮有山虞。林衡。掌山林之禁。又有場人。掌國之場圃。供其果蔬珍異之物。與虞衡所掌不同。蓋果實不蓄于山。材木不蓄于場圃也。場師所以賤為其取果實而不養材木。梧與楮皆有實可食。場師並蓄之。楸棘叢生不材。而多實。梧楸材大而實。

孟子說解

卷十

七十四

字字考

少但取多實。故為口腹失夫之節。梧亦稱楸。春秋傳樹六楸于蒲圃。楸亦作榎。古人嘗學童用榎取其質。輕不傷人也。曾穆姜使擇美榎。以自為觀。爾雅云。榎梧也。材宜為棺。按榎从夏大也。楸言假亦大也。梧魁梧亦大也。或云楸楸也。爾雅云大而散。曰楸小而散。曰榎。凡榎皮粗。曰散大而皮粗。則今之梓也。小而皮粗。為榎。未似爾雅。又云。梓也。詩云。其桐其梓。其實離離。若梓為梓。不宜有實。不應詩反誤。爾雅難盡。搃也。大抵梧楸榎桐梓楸梓皆相似。古人往往隨宜。通名不似後人拘拘爾。

狼豺狼說見離婁上。為獸似狗形。瘦如柴。故又名豺。性貪。故俗謂恣食曰狼。終恣取曰狼。貪不惜物曰狼。矣。不收斂曰狼。藉貪。養無厭之人。有狼之疾者也。狼食羊。害牲畜。人每捕殺之。其膏可煎。和禮有狼膾。膾皮可為裘。禮云。君之右虎裘。左狼裘。是也。貪以忘身。故為養小害大之喻。星家有貪狼。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故豹字从勺。貪病為狼疾。朱註謂狼善顧。有之謂疾。則不能無稽。

孟子說解

卷十

七十五

字字考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上章第言體有貴賤大小。未言心。故入思也。此章明言心為身主。所以貴而大。為養身之本人。身血肉何異禽獸。惟心存則百體皆虛靈之用。仁義之發。越也。心亡則塊然一物。而獨舉耳目者。效心之靈。莫捷于耳目。亂心之物。莫甚于聲色也。心官之思。非計較揣

摩卽詩云無邪之思書云睿聖之思禮云儼若之思
易云何思之思一竅虛靈萬象普現二氏謂爲金丹
寶覺聖人謂之明德其妙用爲思靜而虛者其神也
動而靈者其幾也無外無內微妙玄通不知所以然
而然不見所以有而有至貴至靈故曰天之所以與
我者非私智人力函六合爲量備萬物爲體故曰大
也其宅不越徑寸其承載不離血氣其所以能大者
惟存乎思心不能思與耳目同所以能得其官者存
乎先立苟不立則汨沒于物而曠厥官無以表帥百
體而使之從苟不先立則造化襲取物爲主而我爲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十六

客物先而我後便是從其小體矣如官長先立于民
上而後能治民心必先正而後能宰物耳目未交靈
知獨昭不以晏安昏不以散亂擾常寂常惺大本先
正任其紛至沓來觀理察則耳目昏色進止聽命無
或有陵亂排闥而入驚吾神者矣能如是則小體率
從視明聽聰無感不通神妙變化與天合德是爲大
人也已矣
此章言心思而兼耳目上章兼愛兼養之意心未
有離耳目自爲心者人欲運其心使身與天下國家
通必聰明四達而後可七竅者神明之戶牖戶牖開

則心不得達與告子二氏等所以孟子言性必言一
情言心必言耳目言大必言小一貫之旨也

公都子先問人同類何有大小再問人同體何有從
大從小隨從其體爲人非以人從體也體卽人也以
大小體爲主卽是大小人從從所主也以小體爲主
者聲色貨利之徒故爲小人以大體爲主者神明變
化之士故爲大人此章言大小不及貴賤者大卽貴
小卽賤也下章卽繼之以天爵良貴

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不但耳目雖心亦有得失孔子
云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大學云心不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七十七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脩身在正
其心此也思則心得其官耳目聰明不思則心失其
官視聽支離而失其正矣天所以與我者卽思得不
思不得處見其幾神所係重也言天與見其貴而大
也耳目衆體帶在內但耳目承載此心視聽輔佐此
官故心爲大而耳目爲小非謂心獨天與而耳目非
天與也要之心通百體耳目視聽莫非心耳目聰明
亦卽是大者若夫血肉之心亦卽是小者惟耳目得
思而後聰明思在心不在耳目所以大獨歸之心
立謂立乎其位古文位與立通思不出位便是立如

大君當寧羣工拱向官長坐衙六曹承聽大主自
 從天君常主物來順應惻隱羞惡發皆中節應運
 錯三思百慮何損默識既無妄想又非枯寂一切好
 辭邪色是非了然烏得而奪之先立者豫養于未發
 主靜以立極也中庸云慎獨易云知幾有未發之中
 則發必中節如鑑先明然後能照如建國先立君然
 後衆有主而不渙易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利建侯即
 先立乎大之象小不能奪便是從其大體物交則引
 便是從其小體要之耳目視聽莫非心也從大從小
 係乎思與不思思則耳目來隨心志不思心志去隨
 孟子說解 卷士 七十八

得其理也不得謂心亡而視聽失其理也元之
 我者指心而耳目亦在其中大者專指心虛故大
 耳目滯于形故小立謂心不失官立乎其位也先謂
 豫養于不觀聞之中主宰常定聲色自不能奪不能
 奪則自來從矣家語孔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
 以耳目導心此也
 或問思則得之與不思而得何以異曰一也雖有安
 勉然聖人不思亦非槁木死灰但無憧憧往來之思
 而未嘗無順理觀察之思故其教人曰慎思弗得弗
 措詩云豈不爾思子云未之思何遠之有季孫三思
 孟子說解 卷士 七十九

夫忍心護痛以為無思則二氏矣。則凡民矣。或疑宋陸子靜與近代王陽明為禪學。以其主于無思。謂程正叔朱元晦為正學。以其主于思。要之禪學何嘗廢思。慧能自云。不斷百思想。但教主空寂。不肯以心為天下國家用。雖勉強料理。而滅裂將名物。破除詆人倫。為魔障。所以得罪聖人。非為不思耳。陸王之學。何至于此。卽云不思。又何嘗非聖學。今不必分疏禪不禪。但理會聖學禪。亦可不禪。亦可況陸王乎。

思與想異。思字从自。信頂骨也。思絲也。自頂至心一

孟子說解 卷上 全

絲直下相通。端正細微之象。故書曰。思作睿。睿字从戶。从谷。省通而虛也。从目。明也。取通明無碍之義。故曰。睿作聖。聖通明也。想字从相。共對曰。想。心有所企望也。自思曰思。思物曰想。思為正想。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因上章體有貴賤耳。目心官天。所以與我者。而申言天人貴賤之義。爵以馭貴。今人祇為欲貴喪心所

求者。人世浮榮。謂之人爵。惟天與我者。皇陰靈。天爵。天比人為尊。天爵比人爵為貴。與其為公卿大夫。不若為仁人義士。此天人崇卑之分也。愛而公曰仁。所謂人心也。利而宜曰義。所謂人路也。忠信即仁。義實有諸己也。不自欺曰忠。不欺人曰信。忠則非色。取信則非行。違善即仁。義也。善良也。自然曰良。樂而不倦。所謂我有好爵也。人情惟貴。可欲。君子可欲之。謂善善莫如仁。義樂根諸心。所同然。秉彝之好。如芻豢悅口。不如是。則為襲。為假。有時乎。德信則英。合深而天機。致舞生惡。可已。舞蹈不自知。謂之不倦。所

孟子說解 卷上 全

謂無以尚之。不復見天下有可愛可求者。而至學至貴。在我是曰天爵。若夫公卿大夫。世不乏人。人以為貴。而天之所貴。不在焉。古之人。為公卿大夫者。多矣。不為公卿大夫者。亦多矣。可以不為公卿大夫。而不為。可不為仁人義士。從之。卽上章從其大體之從。猶聽也。隨也。聽其不至。非取必于來從也。來不距。不來不要。從與要反也。從者。彼尾我後。要者。我迎彼前。如要于路之要。恐其去而留之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小人之好名者。如五霸。鄉原之流。削治曰脩。名節行事之可見者。今人與古人。脩相似。而今人所以脩為要。

譽耳始為要中必棄終則亡蓋為仁義而無忠信則為善非樂久之自倦始以不得人爵而脩中必以得人爵而怠貧賤或勉強策勵富貴則變寒故曰棄也以要而脩惑矣要得而棄脩或愈甚焉苟患失之何所不至并始所脩者終必全亡蓋始而好名猶畏物議志得願滿則無復忌憚為盜蹠禽獸以沒齒矣復何天爵之有即孔子所謂今之從政者何足算之意然則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仁義為本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八十一

告子上

故曰天爵苟為利祿而行仁義利祿得而仁義亡豈樂善不倦者乎神情不決勉強安排不勝充詘隕獲憂辱之甚者也當世公卿大夫孰能免此從賤害貴假此要彼得彼棄此機械變詐自喪其天爵故曰惑惑即是弗思借其所至貴要其所不足貴得其所不足貴併棄其所至貴故曰惑之甚言為人爵所昏而喪其良心也始而脩之亦嘗少有所得中而棄之遂輟不脩終而心亡并始所脩者盡喪前後若兩人此干名者常能或云并人爵亡之人爵亡何足道當時公卿大夫幾人是仁義忠信者而皆世官不可謂必

一也

此下五章以漸而精前數章言養小害大之人不知天爵之脩最下者也此章言脩天爵以要人爵猶是假之之輩直說到仁勝不仁以主于熟最後乃教以熟仁之法立言之序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八十三

告子上

皆不外仁義仁義者天下之達德達尊焉得不貴貴曰爵良貴曰天爵人人自有曰良此章重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二語人之所貴以下皆申明此意教人自思貴不舉王公舉趙孟者權勢之陪臣乃所以輕之也可欲在己可願在人思可欲之在己者自不願乎其外兩所以正可思非與之較勝負也君子學道不厭豈其求飽為善不近名何心于譽姑借世情所願于趙孟者惟飲食衣服皆養小養賤之事以形無味之味無文之文不貴之貴常貴而不賤也貴莫榮于不賤是謂良貴居仁由義有天下之至味何養

乎文繡蓋理義悅心美于芻豢不然養小害大嘗
者播間之乞餘耳聲名洋溢榮于華袞不然身居下
流文繡者衣冠之羽毛耳人試思焉

此與上章專爲小人不仁義而求富貴者發孔子謂
不以其道得之於我如浮雲此也各位本非可輕如
二帝三王之貴聖人之大寶亦惟以有仁義也有良
貴而貴者二帝三王是也徒貴而無良者趙孟是也
故不舉名器而但舉膏粱文繡世俗所貪慕者以見
其不足願君子所願貴爲可以行仁義膏粱文繡以
養口體飲食之人所願君子豈願之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全四

字畫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
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章明人性本善雖桎亡之甚一念偶覺居然見有
善無惡之初真體來復則羣妄冰消苟由此不迷天
理洋溢邪妄焉得厠乎其間如水火不相容豈有既
爲水而又容火雜其中者乎故曰猶水勝火其有不
勝者由于善端乍還保任不固充拓不開如水雖水
而涓涓一滴之潤豈能熄車薪方揚之火分數固然
而乃謂人性不善理不勝欲是爲不仁之人作口實

耳雖有幾希之良亦終於迷亡仁所以不勝以此而
咎性不善豈不誤哉與猶助也與於不仁之甚言深
有助於不仁者如告子苟卿之類末句正言其不勝

○此篇主論性善而仁卽性善本體此章言人不能
擴充其良心非性之咎卽前章不能盡其才陷溺其
心之意仁統四德爲善之長故曰仁人心也前數章
言人心壞于養小卽是不仁故告子疑性未必善不
思良心欲之斯至但久蔽乍開欲盛理微不能擴充
以至于熟故卒陷于不仁豈得輒罪性不善下章責
人熟仁末章以存心爲志毅以仁義爲規矩總括一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全五

字畫

篇之意

孟子曰五穀者種^上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莢^下稗^下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與上章一意仁道至切水火菽粟亦至切故以爲
喻先儒謂心如穀種穀種是一粒生氣人心是一團
生理穀種須人力耕耘去其害苗者則莢稗死而後
五穀熟苟人力不繼則佳穀不長稂莠滿丘五穀所
以不如莢稗也豈其種不美乎仁爲人心亦猶是也
充實之謂美美在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乃謂之
熟前章云能盡其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熟

而已矣

此與上章言仁皆包四德內外合一。天理充周仁至
義盡智明禮恭從容中道方謂仁熟。仁即人心七篇
之要在存其心以養其性。心常存則理無不待事無
不宜。所謂道義之門即是。盡性即是仁熟。一篇義理
歸結一仁字。一篇學問歸結一熟字。根柢惟性善而
已矣。

意重熟不熟則五穀無用。熟則美稗亦有用。所以貴
熟。非謂美稗真勝五穀也。

仁生生不已。穀種亦生生不已。一粒種就成千百粒。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八十六

孟子

如仁一點元神四端萬善由此森發。或以美稗比衆
技非也。仁不仁總是一心。反仁即不仁。反不仁即仁。
美稗依五穀生不仁。依仁生消長相乘。美稗長即五
穀不茂。物累叢即天理不行。猶上章杯水不勝車薪
之意。蓋不仁之害烈于炎火。良心動處則烈燄全消。
天下若無天理人欲向何處銷煞。非性善而能若是
乎。

五穀謂稻黍稷麥菽。凡果蔬之實皆謂種種之言。鍾
也。生氣鍾聚也。充實之謂美。即鍾聚意。美稗皆草似
苗者。美稗通茅。始秀曰莢。詩云手如柔荑。是也。木始

生曰稊。易大過枯楊生稊是也。草始生與禾苗無別
故曰莠。亂苗莠即今狗尾草。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
似禾即美稗之屬。莊子云道在稊稗。美稗亦有實。莊
子云稊米在大倉是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如學者亦必志於毅。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章總括一篇性善仁義之旨。而言教學之法。不外
于此。學者志于盡性。猶射者志于中的。善射者發必
中的。學中的必用志于毅。心所向曰志。張弓挾矢向
侯。引滿曰毅。射者習中在張弓引滿。欲發時專心致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八十七

孟子

志而已。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即志於毅也。所中者在百步外。而
所用心只在弦括開幾。審于此而發中于彼。舍毅更
無命中之法。學者營道猶匠人營宮室。宮室結構千
態不離規矩。規矩所以為方圓。規矩定大小。廣狹高
低無不中度。舍規矩而恃目巧。則必有參差。佞邪之
病。故夫存心養性中道之志。毅也。居仁由義立德之
規矩也。雖聖人不能易也。

毅與規矩均為法。而內外顯微畧異。故規矩曰以言
其事也。毅曰志言其心也。規矩與巧尚隔而毅之于

中爭毫髮耳將發持滿曰發學者研精殫慮憤悱欲
遠其機如此故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君子引而不
發雖如也顏子立卓爾曾子唯一貫正是入發時節
學者用志不在此禪家教人歸併一路不思善不
思惡雜言語文字入不二法門踏襲此意聖人神智
天巧中非爾力與穀相忘不須言志學者求放心養
幾希先立乎其大以求中乎民兼合乎物則即是志
穀日用應事接物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即是規矩內
志于穀外循規矩則聖賢可立致矣

此章之意與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語別此專重穀
孟子說解 卷之十一 四十八

與規矩不可易是反約之吉穿揚百步只在指下大
履千間只在繩墨中與巧皆不越此教學之方收放
心行仁義而已更無他道也

謂古司射之官大匠衆工之長射與匠皆藝之要者
故其學徒最重學射先學挽弓學匠先學規矩矩即
今曲尺所以為方也圓生于方故合言之周禮考工
記匠人掌營國邑宮室溝洫與梓輪輿人異梓人為
器而已輪人輿人為車而已故匠獨稱大

孟子說解卷十一終

孟子說解卷十二

郝敬詳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
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
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同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孟子說解 卷之十二 一

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豈兄之臂而奪之食則
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
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手

禮之所重重其義也故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士
惟精義而後可與言禮告子以食色為性外義不求
其于輕重多寡緩急之宜貿貿然矣任人執食色廢
禮亦告子之流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獻酬揖讓禮
也如飢餓將死而揖讓未備不食則滅身男女親迎
奠薦迓輪禮也如有故不得親迎不妻則無後言此
時也守禮而因以滅身無後天下未必以為是若為

救死嗣先而廢禮與親迎天下未必以為非由所以論是禮為輕食色為重也不知禮食親迎禮之小節耳滅性無妻食色之大故也以小敵大而定禮與食色之輕重猶寸木本卑而使高于岑樓金本重而有時輕于羽也其流之偏必至貪饕邪淫皆以禮為不足守矣豈可以為訓乎夫揖讓而食小節也敵以軀命之重則禮為輕若使當貪疾劫奪之日無禮何所不至將終兄臂而奪其食自救者有矣所以人雖餓死不敢終兄禮之力也謂禮不重于食乎親迎而妻小節也較以無妻絕後之重則禮為輕若使遇強暴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二

告子章句下

之際兢兢然者此也屋廬子兩言禮重胸中了然祇因義理生疎口不能達不揣其本至奚翅色重皆以發其憤懣解其疑滯自往應以下乃答任人亦教屋廬子質義行禮也非徒辯耳凡物輕重有常偏勝則反常如岑樓本高寸本本卑苟升寸木于岑樓之上則高者反卑如金所以重者豈一鈞之金較一與之羽而謂之重與故食

亦有可妻者誠重于禮矣是必以與金之禮與羽之食色較其多寡相敵則其輕重自見

人生之初茹毛飲血惟牝牡之合而無別聖人因制為飲食男女之禮以節其貪防其淫人倫所以救世教所以立也無禮則亂故禮以防嗜慾而豈若慾可與較輕重乎任人謂食色重于禮者亦依附禮而言也以禮食則飢而死固禮也不以禮為救死而食亦禮也不親迎不妻固禮也無後不親迎而娶亦禮也苟食色離禮自不能與禮論輕重惟附于禮而偏勝則反重于禮猶夫寸木高于岑樓以其附于岑樓也與羽重于鈞金以其附于車也使寸木離樓羽離車何能與樓金比乎終兄樓女正是禮外事食色不能自為重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告子章句下

檀弓黔敖為粥于路有飢者惡其稱嗟來也去而不食黔敖謝之終不食死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孟子亦云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然則救死而食亦禮所有矣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七日嘗禮其十日多昏又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然則不親迎而妻亦禮有矣故孟子譬之寸木因

于禮也。與羽因于鈞也。周禮巾車職云：金路鈞樊，九就車上牽挽處，多用鈞。馬項下懸纓，亦有鈞。皆乘與之飾。詩云：四牡騤騤，鈞膺濯濯。又曰：鈞膺鞗革是也。

任人任國之人，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不親迎，如孤子無父母之類。揣量也。本謂下末謂上山小而高曰峯，重屋高明曰樓。峯樓高樓也。鈞，馬飾也。金雖重而以為鈞，則小羽本輕而一輿則重也。翅，音通，翼翅猶言何但也。鈔，拘轉也。東家鄰家也。樓抱聚也。處子，女子在室者。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

告子章句下

昏禮親迎，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助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行，主人迎于門外，壻執馮至于廟升階，奠鴈，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御婦車，授綏，婦升，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歸，俟于大門外。○記曰：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壻親御，授綏，親而敬之也。出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劉向說苑諸侯親迎，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屨二兩加束脩，母取一兩屨，屨女命之女，拜母，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父于堂，拜諸母于門外，夫升車執轡，女乃升，轎

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女子之嫁，母命之，男子親迎，父命之，孤子無父，則不親迎，命使者往迎，故昏禮曰：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婦，父母蓋無父母而親迎，是壻先往見婦，父母而新婦不得見舅姑，非禮也。故不親迎，則俟女來三月，見廟後，壻乃往見婦翁，此不親迎而娶，亦古禮所有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

告子章句下

鳴，雖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人皆可以為堯舜，此平實語。曹交舉以問，甚駭，故孟子就淺近開示，見作聖原無難事，然言愈近而愈

乞道不外人偷日用求堯舜于成功文章見焉
莫及焉其本源發端惟赤子愛親敬兄之一念衆人
失之者皆謂之無稽一無雜處處率性由仁義行
而至于元氣之蕩蕩巍巍初無異術行止疾徐衣
冠言動無非入聖之路反而求諸孝親敬長自有餘
師故曰堯舜人皆可爲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七篇中尋常義理所重只
在一爲字從事曰爲曹交將爲字抹過但以形迹比
擬曰如何則可者是無志于爲而但不購自息耳
故孟子以爲勉之章內七爲字相應行堯之行歸而

孟子說解

卷士

六

七

求之行與求皆爲也凡爲在力力行近乎仁有能一
日用其力于仁未見力不足者故聖賢則力也不能
舉一鳴雛喻委靡無志而甘爲無力人也今日舉百
鈞喻一旦奮發欲爲有力人也爲與不爲在乎一念
鳥獲有力之至者引以譬堯舜而已矣言不必形似
也但論所舉卽定所爲曹交論爲在形體孟子論爲
在舉勝舉堯舜之道卽是爲堯爲舜者矣何論形體
乎夫人豈以不勝堯舜之任爲患患不用力耳力聽
命于志志欲爲則爲矣故下文舉孝弟言其易也曹
交虛擬堯舜故教以用力恐畏其難故教以行止疾

徐不冠言行卽人皆可爲之實孔子所謂吾無事
爾者也

孝弟天性恒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與聖人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一也此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本源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惟性善性善惟孝弟孝弟
惟行止疾徐之心良心存本源真則不冠言動皆真
於是徐行後長之行率性循理卽堯也良心亡本
源差則衣冠言動皆差於是疾行先長之行背理
妄作卽桀也堯服言行本孝弟生也桀服言行由不
孝弟生也若不向源頭識取雖衣服言行亦是形體

孟子說解

卷士

七

七

尺寸之類而已
曹交以形體爲聖以假館爲學其孟浪可知孟子委
曲善誘教之以孝弟所謂愚不肯可與知能者也得
見鄒君方假館不得則已可假館則留學不可則已
留則受業不留則已此豈有志學道之士孟子提大
路隱然辭卻教他歸去大路坦然學道術是也但歸
自有路求放心卽是學孝弟卽是無窮之師莊周云
弱喪而不知歸與此歸字相仿
曹交曹君之弟文十尺湯九尺猶堯眉八彩舜目重
瞳文王四乳之類言天生聖人形體自殊誇已形與

聖人同而未得為聖人也食粟猶言日用飲食
并能也匹鴨同為獲勇士姓名徐行緩步也得見鄉
君言已得自通于鄉君挾賁之意也雷雷鄉也受業

受學也所攻曰業門孟子之門
書傳云舜日重瞳項羽王莽目亦重瞳禹長頸鳥喙
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人之神不係于形仲尼之智
不短于長狄

匹仰鴨古字通匹與疋同古通作雅大雅小雅爾雅
之雅俱作匹通作鴉鳥也轉作鴨家曰鴨野曰鴉曲
禮庶人祭匹註疏音木是以匹字當鴉字誤也

孟子說解

卷五

八

孟子

秦本紀云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為獲孟說歸
焉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膺而死或云秦王于洛
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燕策云鳥獲舉于鈞之鼎
行年八十而求扶持

曾國姬姓伯爵以封文王子叔振鐸即今山東曹州
地是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孟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
弓而射石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關弓
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

謂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
入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殘也愈
疏不孝也不可殘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
而慕

小弁之詩周幽王太子傅作以刺幽王也幽王廢褒
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申后與宜臼奔申申侯率犬
戎殺幽王于驪山下西周亡遂與晉文侯共立太子
宜臼于洛邑為平王此東周之始也故春秋託始于
平王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禽獸知有母

孟子說解

卷五

九

孟子

而不知有父平王知立己之恩而以王民戍申街廢
己之讐而黨外戚殺父棄祖宗累十世之堂構不守
春秋所以託始也書存文侯之命詩錄揚之水小弁
白華大義昭然而高子論小弁不數其不孝但謂其
為小人之怨孟子既辨其非小人而尤辨其為親親
者何也詩非宜臼自作也凡言詩者言其詩耳非論
其事與人也詩者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三
百志惟美刺二端故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孟子深契
此旨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美者不必贊逆其志而美存刺者不必置逆其志而

刺隱故小弁之刺幽王也若為宜曰之怨其父也白華之刺幽后也若為申后之怨其夫也而實非宜曰自能為小弁申后自能為白華也故序于白華云周人代作于小弁云太子之傳作明子無怨父之道而見平王之不能親親也高子謂為小人與孟子謂為親親本作者立言之志論性情之道非論事與人也太子之傳不知何人而志在篤倫怨而不怒所以為溫柔敦厚可以怨也詩之為言長言之也長言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至于手舞足蹈而不知所以為性情之道也凡人性情未必皆中和而其為詩未有

孟子說解

卷七

十

詩子章下

不畏言不嗟嘆不舞蹈不溫柔敦厚者不如是不可以為詩不可以為詩則不可以與不可以觀不可以怨不可以事君父則聖人剛之矣故詩三百皆溫厚可言而不必溫厚者乃能作也凡詩皆道性情而非節其詩以信作者之性情也孟子稱小弁之辭逆作者之志論仁人處變之情耳豈遂以平王為孝子乎朱子說詩祇拘事與人泥而不合則詆古序為妄謂小弁為平王自作是平王為親親之仁矣黨仇殺父不仁莫大乎是此旨不明故高子之固與戚丘蒙同孟子教戚丘蒙勿以辭害志即斥高子固之意固則

不達孔子云誦詩三百不達雖多矣以為達如子貢然後可與言詩古序卑然人猶不達而況欲弁古序廢之故記曰其失也過此之謂也

怨之一字加于誓則為忍加于親則為愛忍之人情悒鬱難忍則怨高子以怨為小人謂器宇不寬廣也愛而不忍與忿而不忍其怨同未知宜曰之忍忍邪不忍邪替睥之惡不減于幽王宜曰事父奚但不底豫焉可與舜同日語故曰論其詩而已引而伸之三百篇皆可也

士有洪人之度其恚忿自少故求仁在無怨君子汎

孟子說解

卷七

十一

詩子章下

愛衆處極逆如越人彎弓之類犯而不校則可舜無一朝之忿而未免終身之憂是天之泣為不若是怒也舜與平王賢不肖相懸而詩可觀可與可怨則同故詩與春秋所載之事不必皆聖賢而美刺之志是非之義皆聖賢道德之至也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平王千古不孝子而小弁一詩深得孝子怨慕之意雖大舜猶然也子云詩可以怨此之謂也言詩之蔽一固字盡之此章破此一字引越人與兄兩種用情不同再引凱風比小弁明親親中亦有當怨不當怨皆以見詩之性情各得其正惟通達者可

與言所謂不以辭害志也。孟子見道精切，每于仁人孝子至情委處，處辨析入微，所以妙于知言。惟知言然後可與言詩。

設言有人於此，以譬小弁詩人也。越人越國之人，其言其疎，而此人與之無德無怨也。其兄亦卽此人之兄，兩射之皆射此人也。已卽指此人談笑而道之者，已無以取之，猶橫逆不校，此物奚宜至之意。涕泣而道者，至誠以感動之也。各因親疎為情，緩急不可執一論，如以待越人之道，施于兄弟之間，則固矣。蓋射以殺身膚受之災，非望相加可付之一笑。若夫骨肉相殘而談笑以道，豈若是慈乎？檀弓云：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於兄亦然，所以為親親仁也。仁者愛也。

詩主溫厚，故高子以怨排為褊隘而命之曰小人。圖者不通達也。關弓猶彎弓，道言也。情不相屬曰疏，迫切曰戚。淚下曰涕，啼哭曰泣。凱風衛風篇名，母生七子，猶有淫行，其子能慰諭之，故詩人美之。過小謂其咎止于身，過大謂幽王無道禍及宗社也。愈疏謂親既疏于子，又疏親所謂越人彎弓談笑而道之者也。水滸石曰：殘不可殘，言水中不容殘石，過之則志于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不容親過猶是也。慕慕慕也，醉之怨慕亦小弁之性情也。

高子卽詩周頌絲衣序引言靈星之尸者，疏云公孫丑稱其言詩問孟子者是也。相傳于夏授詩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高子卽高行子也。至孟子時年老矣，故孟子稱叟與孟子門人高子為兩人。然韓詩外傳有高子問孟子衛女何以得編于詩，而後篇山徑章高子與孟子論樂則門人高子亦似學詩者。豈卽高行子之子弟為孟子門人如大小毛公之類與？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凡石在水中皆曰磯，釣磯是也。水遇磯必怒，故水險處曰磯頭。又磯與激通，感激或稱磯感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下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前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餽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若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說解 卷十二 十四 孟子章句下
七國之紛爭也以利害士之欲行其說也亦以利害楚之兵本為利與而說以罷兵之為利構兵之不利彼為利與者必為不利罷故可望其聽但此一罷也惟知省餽餉器械士馬無傷之為利而不知休爭保

民守分之本為仁義也仁義不明惟利是從此風一倡三軍非一人人非一心其間有為人臣者懷此利心以事君有為人子者懷此利心以事父有為人弟者懷此利心以事兄而彼君父兄亦以利心接其臣子弟夫既以利相與則必以不利相爭今日以利罷兵明日又必以不利興兵蓋利之為物利已則不利人利臣子弟則不利君父兄哉逆篡奪皆自此始豈有不亡者哉故必說之以仁義而後可也教以殺無罪非仁也取非其有非義也仁義人之良心也懷猶抱也隱微衷曲拳拳不釋之真意也懷利以事者有

所觀觀而為忠孝弟也懷仁義以事者無所利而各自盡其心也仁義獨言終去者世方好利又以利動之人心世道終無反正之日矣

或問宋惺如以仁義說秦楚兵可必罷乎曰未可也戰國之兵之不得罷孟子亦知之而不可不說之使罷也說之罷猶愈于說之興者知其不可罷而說以利猶救焚而抱薪也與其不能而說以不利不若說以仁義而未必罷也雖其不能猶聞仁義之言禮廢羊存有王者起必來取法非以仁義為必遇于秦楚也凡聖賢立言言其終古不易者而已天理猶在人

孟子說解 卷十二 十五 孟子章句下
心未死故仁義不可終去也

宋惺人姓名莊周荀卿皆作宋鉞石丘地名先生年長者之稱指意所主也○莊周云不累於俗不較於衆願天下之安寧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救民之闕禁攻寢兵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其為人太多自為太少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荀卿云上功用太儉約而慢差等會不以其容辨異懸君臣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其世惑意衆是墨翟宋鉞也

孟子曰：季子為相，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是於
二禮也。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
孟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
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
也。昔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
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待之，鄒
儲子待之，平陸

儲子為相，能不能拿賢，舉能有恭，謂何尺大賢之
門，又不能造請而使人代致一幣，亦尋常交際耳。安
望于齊王能就見之也。孟子難于盡言，但引昔辭，幾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六

其不成享，明不肴之意，然而受之者何也？所謂卻之
不恭也。然則不親乎？曰：報以儀也，亦不親往也。
禮以義為質，稱物平施，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行禮以志為本，有敬賢之志，將之以物行之，以儀而
後成禮。儀物皆生于志，志用則儀物相稱，志不用徒
物而無儀，則不成禮。志不可見而儀物，不可見之志。
季儲二子幣交同，其不來同而有成享與不成享者，
因處守與為相異也。儀有備不備，諒其志有通不用。
故報禮亦有見不見也。得聞非覓其短，君子處事自
無聞而問者，借以為問，不平滿處曰問，猶言等際也。

為其為相，即問也。幣交既同，豈可以儲子為相，遂輕
之，借此發問耳。學者愚不能問，有問乃可發端。屋廬
子所以喜也。

季子任國，君之弟任君朝會鄰國，其弟為君，居守其
國也。幣交交孟子也，以幣不親交也，不報未答禮也。
儲子為相，為齊王相也，見季子報幣也，為其為相，疑
儲子不若季子為國君弟之貴也。書周書洛誥之辭，
周公教成王也。奉上曰享，諸侯來朝享于王也。容貌
曰儀。王帛曰物，忠貞曰志，役用也。儀生于志，物以將
儀而後成。享，猶夫不享，惟其不用志而為虛文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七

三語皆書辭，為其不成享。孟子自言已不答儲子，正
為其不成享，非為其為相也。屋廬子悅，聞教也。
或問之問屋廬子也。疑幣交同而成享不成，享異何
也。季子為君，居守不敢越國，其以幣交非儀不及物
也。儲子為相，可一來而亦以幣交，所以為儀不及物
不役志不成享也。
任國伯爵已姓帝魁之母家，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
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哉。

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_註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

孟子說解

燔肉不至不稅_脫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遊士關說動引名實即世俗所謂功名者也與聖賢德業聞望殊為人自為皆是利心害仁義遺君親如楊墨亂臣賊子皆生于有所為孟子姑未暇辨第就髡所謂仁者論之不在於為人自為與名實成不成而在至誠惻怛之心如夷尹惠三子行止去就異而仁同也髡乃引公儀子柳翬議孟子雖不去未必有益不知棄賢不用豈但無益亡且隨之又引王豹絲

駒謳歌俳優小技及婦人哭夫之事侈為有功猶問嫂溺手援之意滑稽之利口也自謂有賢必知而賢者用心豈求人知如孔子豈不能有為于魯其君不用故去而竟不忍彰君之失孟子無功于齊亦以王不用故去顧何忍辭已無功而委罪于君所以三宿出晝難以語人雖謂我無功不賢何傷故曰君子亦仁而已髡烏能知此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七

孟子說解

髡譏孟子以漸而迫初問猶謂其去而名實未加再問謂雖不去亦未必有加然猶謂其賢也三問直譏其不賢歌笑俳優婦女近于狎侮矣總之髡於孟子了不相知故孟子語歸結在人不知即孔子云人不知不愠也名實未加而去由齊王不能用故引百里奚不用而去虞孔子不用而去魯不用二字是骨子然終不明言王不用已而但借古人見意所以為達天知命願學孔子仁人用心衆人不識此也髡譏孟子與尹士語人意畧同孟子於尹士亦云惡知子子豈若小丈夫亦衆人不識之意但尹士私議而髡面瀆尹士自悔而髡自信言偽而辨行僻而堅若髡者孔子為司寇所必誅者也為人自為渾是私心一先一後有意為此與聖賢用

行舍藏全殊夷尹惠道不同皆無所為而為恒情于
人已聞一有所為則無所不為名非君子所先小人
先名要譽也對名曰實即功利也以功利為名譽即
當世稱行儀為大丈夫之類有意為人即是墨翟之
兼愛有意自為即是楊朱之為我楊墨所以可惡非
惡楊墨也惡其害仁義也孟子言仁義救功利之禍
不欲直斥當世言功利者但謂之與楊墨辨耳楊墨
之道是不仁義之端名實先後是無君父之實楊墨
賢子衍儀輩甚遠而仁義不自楊墨始故欲明仁
義不得不與楊墨辨與墨辨以防為人者與楊辨以

孟子說解

卷三

二

孟子說解

防自為者此意亦衆人所不識也

夷尹惠三子合成一時中何必同即孔子仕止久速
惟時也孟子生平願學故篇內屢舉三子伯夷似自
為伊尹似為人柳下惠似人已和合故曰不同道所
由曰道所向曰趨仁謂愛人愛世之真心也冕言仁
主迹孟子言仁主心

伊尹先嘗五就夏桀不用乃相湯伐夏原非伊尹與
湯本願也唐虞以來無放伐之事聖人難于作備故
尹惟冀桀改圖則夏民安而湯與尹亦永為臣矣所
以往來頻數反覆開導不啻再三若夫就湯何必待

五五就桀不聽而五反于湯耳非謂就桀五而就湯
亦須五也柳宗元謂事湯不如事桀成功速夫欲速
非聖人意也聖人欲天下安則君臣安儻桀可回十
往所不辭也

戰國遊說富強之策行而仁義之道熄孟子無功去
齊宜也世人重功利而宣王頗稱好士故謂孟子可
以有功而無功不知功成于用齊王不用仁義其何
功之有是時稷下諸人如淳于髡輩貪叨養獨孟
子不受祿不在召羣小側目久於其去而詆毀小人
之情也孟子但隨意答問渾然不露及觀七篇言論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孟子說解

風旨皆正直忠厚有不亂之守又有包承之量後儒
顧謂孟子太露鋒鏖均不識孟子者也

孟子去齊決于取燕一事諸侯謀齊燕人叛齊潛王
之死其兆已見而宣王不悟陳賈輩方從與之故篇
中敘孟子致臣于陳賈勸王後可知也及孟子去宣
王卒齊有諸侯之師終于不振昔孔子去魯在定公
朝季桓子專國受齊女樂孔子行託膳肉不至行不
為肉亦不專為女樂為季氏不可除而魯事終不可
為也故孔子去而魯日衰哀公死于有山氏與齊潛
王死于莒覆轍同也聖賢見幾若合符節然而遲遲

其行三宿出晝何也司寇齊帥之位不為小矣君思不為不厚矣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使大臣怨乎不以則君之過亦非細也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其去也使君蒙大過則薄矣故委曲于將去寧使人謂己為肉為無功不賢而終不肯歸咎于君之不用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衆人不識也

君子非故隱秘使人難識小人之腹不可以為君子之心道不同不相為謀君子謀道小人謀名君子論心小人論迹君子不以去就二心小人就一心去又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

孟子下

一心故君子不得于君惟恐人知小人疾其君惟恐人不知故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孔子所以微罪行孟子所以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也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遂行孟子為齊卿不用久而後行何也孔子食祿孟子未受祿也食祿則為臣受事而事一日不可曠也不食祿則所謂無官守無言責進退有餘裕者也為小官不用不去猶可如柳下惠是也為司寇不用則不可一朝居不可一朝居而即一朝去是為苟去也苟誠也猶燕禮賓為苟敬盤銘

苟日新之苟不欲專為此而亟去假祭肉不至以行寧使人謂我為肉謂君為失禮而已用意思屏所以為仁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四語甚委曲司寇之位為卿相矣用其身不用其道雖司寇猶不用也不用則當亟去又從君祭何其從容也司寇不用既可從容祭肉不至又不可從容乎而乃不稅祭服以行又何其急也蓋其去也原為司寇不用其從而祭者不欲以司寇不用而去也不稅冕行者正欲以膳肉不至而行也故不知者以孔子為肉孔子甘之即知者以君為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

孟子下

無禮則其罪亦微耳

先後猶言緩急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國三卿孟子為齊客卿上謂君下謂民也未加無益也去之空去也居下位不用也五就湯五就桀者屢說桀不用而後反歸于湯也三子進退不同愛世愛民之心也公儀子名休為政謂為相也為臣為諫臣也子柳泄柳也王豹衛人短曰謳長曰歌淇水名在衛西南衛在河北淇在河內西北也縣駒齊人高唐齊西地華周祀梁二人皆齊臣戰死于言燔膳通熟肉也祭禮有燔祖饗肉以從獻也春秋傳曰腥曰脰曰膾曰燔祀

有執燔或受服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為脈宗廟主熟為醑也稅與稅同冕祭服之冠微細也膳肉不至細過也苟者且然而亟反之辭凡言苟皆兼誠意如論語苟合苟完苟美無所苟之類皆且意儀禮府為苟敬大學苟日新離騷云苟余情其信芳之類與此苟皆誠意如論語苟志於仁苟有用我苟子之不欲篇內苟得其養之類皆且然誠反之辭也

魯穆公見公孫丑下篇○史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

孟子說解

卷士

二十四

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不受何也曰以吾嗜魚故不受也受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嗜食茹美而拔其園葵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左傳齊莊公棄莒杞殖即杞華華即華遂即華載甲夜入莒郊明日先遇莒子莒子賂之周對曰食貨棄命何以事君莒子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過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序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蔽廬在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然則所謂善哭變俗知禮

之謂也禮檀弓稱魯哀公使人弔黃尚于路蓋宮而受弔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妻知禮列女傳云杞梁死妻無子內外五屬無親枕其夫屍于城下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內無依以見吾誠外無倚以立吾節吾有死而已遂赴淄水死若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樂府有杞梁妻之歌其妹朝日悲其姊而作也琴操有范杞梁嘆范其姓氏也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史記魯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進為司

孟子說解

卷士

三十五

空又進為大司寇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定公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俎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孔子遂行適衛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闢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廢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祭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旁無邊羅，火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六

孟子下

自此以下三章皆倣當時富強之臣王道衰微下逮五霸已非平世而七國諸侯并五霸假仁義之事亦顯棄之矣世道復何所終乎苟爲臣者少有愛君澤民之志輔其君爲善猶恐不及而更教之撻剋聚斂興兵結怨皆今之大夫所爲故此章歷定其罪案而歸咎于其臣所謂服上刑者也巡狩述職王者之大典巡狩有慶有賞自天子出述職有貶有削有移亦自天子出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是不知有天子也王法之壞自五霸始故曰三王之罪人五霸之事無

一不假蓋不仗義則不能服人倚兵力則開敵愈多是以齊桓公不用兵車九合諸侯迹其盟誓五條申戒同盟雖無仁義之實宛然有仁義之風若今諸侯悉反其所言欲如五霸勉強爲善亦不可得矣問其所以非諸侯自能爲此也皆由今之大夫心術不正學術不端倡爲富強刑名縱橫等術逢迎其主使世道壞亂如此其極也有王者作今之大夫可勝誅乎焉可獨罪今之諸侯而已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七

孟子下

五霸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之無王者也孔子脩春秋所以罪之魯隱公初年鄭莊公射天子專征伐霸之始也閔僖以來齊桓起而晉文繼之成襄以來楚莊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于定哀之季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孟子云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又曰春秋無義戰即所謂搜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者也孟子沒春秋大義不傳左公穀妄臆穿鑿謂仲尼辨五霸尊桓文外也宋襄身爲虜秦穆未同盟皆牽帥備數誣也或援杜預左傳註云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桓文爲五按左傳齊賓媚人說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是時魯成公二年五霸尚未終

後人託丘明語純漏而杜氏因孟子得罪三王語遂以五霸分三代附會之夫王降而後有霸若使湯武前已有霸是霸與王迭興也觀下文首舉齊桓其為春秋諸侯甚明云據諸侯以伐諸侯正指十二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耳

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言王者盛世大權一統卽孔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天子巡守而諸侯述職亦尊天子也省耕敘主天子巡行亦卽是諸侯之職所謂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者也天子巡守入疆地關田治與否則諸侯省視之勤惰亦俱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律

見矣自入疆至有讓言巡守有賞罰由天子也自一不朝至移之言述職有貶削變移亦由天子也諸侯皆無專擅此三王之法也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二句總承慶讓貶削六師移皆自天子出而征伐為尤大天子有討罪之權不自伐而命侯伐之諸侯惟奉天子命伐之而不敢論討此古今通誼也據諸侯以伐諸侯一句括盡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亂蹟五霸罪案惟此一語定之以諸侯伐諸侯非天討也據諸侯又非諸侯樂從也拘而衆之曰據猶據處子之據諸侯渙散會以要之歃血以盟之所謂據聚也此霸者說

計王法所以壞世道所以亂春秋所以作也七王台從連衡由此作俑得罪三王莫大乎是

巡守入疆先土地重國也地事莫急於農桑故次田野民行莫重於孝弟故次養老朝政莫先於用人故次尊賢慶以地者天子有閒田在九州及削移之地皆可充慶賞也貶爵如上公降為七命侯伯降為五命子男降為三命之類削其地如大國削為七十里次國削為五十里小國削為附庸之類六師卽六軍天子畿內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鄰家出一人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鄉故六軍也移之變移其君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律

古有寄公卽失國之君也五霸各有會有盟舉齊桓之葵丘築五霸也五霸桓公為盛則餘無足觀矣餘四君與齊桓先後狎主盟者也周之東遷依鄭鄭莊公為天子卿士隱公初年鄭伯挾天子令諸侯是據諸侯之始也齊桓公踵其事而力強于鄭管仲為謀主經營諸侯四十餘年孔子稱其九合不以兵車孟子述五盟之辭曰桓為盛非獨力強也仗信義不全倚會盟故不歃血而其辭有道誼之風雖不能行仁義而猶禁不仁義者惟齊桓公為然所以賢于晉楚吳越諸君也春秋書會四

十九齊桓公十有八桓公會盟未必皆不敵血他盟辭未必皆如五命特舉五命者皆今諸侯之所犯也必如杜預云夏商之季已有五霸則是齊桓公上掩先代而功並湯武也豈其然乎

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左傳不載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也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桓公曰毋障谷無易樹子毋以妾為妻二傳所記盟辭各異當以孟子為據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一

字字注下

凡盟殺牲告神同盟者各取牲血塗口旁以表言出赤東也有食言者神殛之如此牲本愚俗之事胡人殫骨越人鬻臂中國人敵血非古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書云與民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誑盟盟者盜賊之事苗民之俗詩書所不道也王者盛世諸侯無事不越境會且非矣而盟欲何為信近于義則言出人信敵血何為事不協諸義假鬼道以要人君子不為而有取于葵丘之盟者為其不敵血耳不敵血而猶盟所以為霸霸者樓諸侯之術恃會盟而已

初命專為王室屢易世子而言再命三命論同盟以善道也四命五命皆當時弊政初命官闈之事再命朝廷之事三命邦國之事四命馭臣之事五命睦鄰之事不孝非子也天下首惡故誅之不言勿者不待教也父欲廢子故其子為不孝故并禁之子已樹立為繼中道改易必有黷干之者妻為敵體以妾並嫡必有蠱惑之者二者皆亂本也賢者才之成也才者可致于賢也有德即賢才也尊在高位也育作養也彰即尊育也凡才倍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萬人曰賢賢者聖之亞也老幼者國人也孝弟則敬老矣無忘加意愛卹也賓客也旅遠人也任事曰士與仕通世官勳舊子孫襲先世官爵者也無世官膏粱子多不才也官事官所職掌之事攝兼也勿攝事各有專官也取士必得無失人也三語三轉意相屬仕雖不世官而官不可缺也官雖不缺而人不可濫用也必得兼擇人器使二意卿以下皆曰大夫專擅也謂任情獨斷也不可以私怒小事擅殺大臣有大惡則質諸羣議明公道議親貴以存大體也世官殺大夫二事皆春秋諸侯之通弊齊晉之亡宋魯衛之亂皆由于世官無世官非各爵也苟官缺則

孟子說解

卷十二

三十二

字字注下

廢事矣要在得人非其人而世官則不可得其人非世族亦可也下二句足上一句大夫位高君黨也路馬猶不齒況君之貴臣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則盆水加劔令自裁故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手足腹心誼同一體故春秋弑君書殺大夫亦書蓋上之殘下也極于殺大夫而下之慢上也極于弑君一體之義也五命及此庶幾春秋之義矣無曲防三事即周禮大宗伯所謂以凶禮哀邦國者也弔禮以哀禍哉即勿曲防也荒禮以哀凶扎即勿過糴也喪禮以哀死即有封必告也勿曲

孟子說解 卷士 三十一 字字

防旱滂相通也無過糴豐歉相濟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封即葬也柩歸土曰封即窆也禮云縣棺而封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賻有贈有送春秋王葬且不

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舊解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郵災同其為死葬甚明也

左傳周桓王欲以庶子易莊王而王室亂辛伯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糶國亂之本也及

莊王又寵妾子頹而惠王出奔惠王又寵庶子叔帶而襄王為世子奔齊先是僖公五年齊桓公以諸侯會世子于首止定儲位也有君父在內而世子外結私援以脅父要君未可為訓及襄王嗣立桓公會諸侯葵丘使王宰來受盟定王位也有如王宰不盟則王位不定乎此五霸之事自桓公作俑春秋所惡也初命辭犯而倨不似人臣納誨語且葵丘馬地咫尺不朝王而在天子之卿下受約束亦非禮也穀梁謂壹明天子之禁其實禁天子耳是時晉獻公廢太子申生以嬖姬為夫人鄭世子華背父賣國何以不誅

孟子說解 卷士 三十一 字字

乎內寵多而繼嗣不正就有如桓公者安在其為明天子之禁禁諸侯也

五命不及征伐何也霸者自護其短也大夫既不可專殺而征伐又可專乎事有禁而征伐獨不禁犯禁則征伐隨之也霸者所以撲諸侯伐諸侯故孟子按此定其罪

說者謂五霸尊周室攘夷狄甚無稽自齊桓而下惟楚莊稍有道義風重耳陵暴黠猾罪之魁也得與齊桓並稱者先後繼起同盟畏之甚于齊桓也考其行事皆桓公所不為夫子以一正一譎別其優劣而蓋

子獨盛桓不齒文其意可知也卽桓之盛亦不過如五命之辭而尊周攘夷全無影響苟能尊周何至得罪三王何至撻諸侯伐諸侯命辭諄諄竟無一語及王室教同盟尊天子世儒但撻殺大夫封國必告以附會尊周之說於文義未通曉也或曰東周所以不卽亡者五霸之力夫東周數百里地號令不行無異小諸侯諸侯安之其彈丸土据四宇中央分之利少而併之罪大故周自能不亡重耳召王請隧睥睨大物終不敢動者以小白先爲之表正也葵丘之會天子致胙小白下拜發尊王之語重耳欲脩小白之業孟子說解 卷三 三四

爲或欲爲不能遂小人機智迎合使其君信之如孫吳之強戰蘇張之縱橫申商之名法流毒生靈宗社使千乘之主一旦求爲匹夫而不得皆小人誤之故曰其罪大也長惡逢惡二種小人三王時亦有而主明無所容五霸亦用之但不如今諸侯之甚耳五霸終春秋五強國鄭齊晉楚吳也三王夏商周三代聖王也今之諸侯秦楚齊燕趙韓魏諸君也今之大夫七國諸臣也巡狩巡行諸侯所守之國也天子巡行則狩獵講武故曰狩也迷職述其治國之職事于天子也入其疆天子巡守入侯國疆界也土地闢孟子說解 卷三 三五

止也。遏止糴穀不相賑救也。封葬也。告同盟也。盟明也。以其所疑明于神也。君有惡而不能止長君惡也。君惡未遂而迎合逢君惡也。

曲禮云：約信曰誓，蒞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王敦夏官戎右職云：盟則以王敦辟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也。能可辟鬼，茢帶也。以掃除不潔。秋官司

盟職云：掌盟載之法。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主，盟者執牛耳，割取血盛以珠槃，王敦司盟，北面讀誓書。告日月山川之神，尊卑以次，歃血乃坎其牲，置書其上，埋之。有背盟者，欲

孟子說解 卷三 三六 告字書下

令神殃之如此牲也。管子曰：五害之屬，水為大。請置水官，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木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曰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謂之流膏。

國語：魯饑，臧文仲曰：卿士告糴，古之制也。以鬯圭王，祭始齊，告糴。又晉饑，乞糴于秦，穆公曰：災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饑，道也。汎舟于河，歸糴于晉，及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何

以守國明年秦伐晉獲惠公以歸

葵丘左傳註云：在陳留外黃縣東，或云在雍丘縣東。桓公焉定襄王會諸侯於此。按晉獻公來會葵丘，宰孔止之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為此會，則此地在齊西，卽今河南開封府陳留杞縣是，距齊遠，或曰齊地在臨淄東，若是去周遠去晉尤遠，晉侯未必往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滑音釐釐音所不識也。曰：吾明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七 告字書下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與下章皆言富強之害，卽上章逢君之大夫戰勝而強，則殺人以殃民，得地而富，則兼併以踰制殃民，人皆知其不可，而得地則人以為當然，故慎子怪之。

而孟子語以封建之制也爭地必殺人殺人地尚未必得然欲得地未有不殺人者今未能忘貪得之念當思人不可擅殺而以不忍人之心制其貪故曰志於仁而已當道者循理守分之謂志于仁而已者當道之功純也無欲害人之心自無取非其有之事不忍殃民就心上說卽仁也勝齊不可就理上說卽道也自吾明告子至在所益乎申明然且不可之意自徒取諸彼至求之手申明殃民不容之意末言當道以終不可之意志於仁以終殃民之意而志仁爲本所謂格君心者也凡不道之事皆生于不仁之心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九

孟子

○春秋傳云昔者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夫以二公功高爵隆遠託東藩其幅員不過百里此公侯定制虞夏以來未改也故易云利建侯取象于雷之震驚百里其來遠矣周禮云公地五百里侯三百里漢班固以下爭爲異說皆搖周禮臆繫而不知周禮非古也獨孟子道古其言正而信爲新軍伐齊也不教民不教以仁義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義者也南陽齊地山南曰陽泰山之南地也不識

也宗廟之典藉謂朝聘祭享皆典藉所載藏之宗廟也儉節也止也徒空也徒取不戰而取也戰國時有慎到者與淳于髡田駢接子環淵鄒衍鄒爽軍皆齊稷門士或謂慎子卽慎到然慎子自稱名滑楚不名到也或又謂滑楚卽莊子所謂墨翟滑滑釐者然姓禽又非慎也慎滑楚慎到禽滑釐蓋三人慎到方爲齊客魯何得又使之爲將以伐齊乎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三十九

孟子

七國之亂以小人逢君爲富強也由此不變雖予之天下豈能保乎必向道志仁之主居仁由義之臣更化善治與仁興讓然後民安而天下安未有紛紛功利相爭相奪能保有天下者也嬴秦由此道有天下二世遂滅漢興文景恭儉仁厚卒乃無而有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今之事君者卽前章所云今之大夫也如商鞅白起

公孫衍張儀輩皆是賊害也與良友不害于物曰良
害苗蟲曰蟊今謂今諸侯古謂三王八臣以安民為
良害民奚良之有以賊為良則民無噍類矣不向道
行不義也不志仁其心忍也桀者磔也凶殘之稱君
為桀已又以富強之策進是以桀過巢所謂建君之
惡也如此則世道豈有安寧之期孟子時戰國之禍
方熾迄秦與六國俱滅而後道更俗變非孟子億中
也理固然也

鄉與鄰同約結也與國相好之國也由從也今之道
富強之道也無變今俗不更化也爭奪不已必至危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一

孟子

亡故不能一朝居言必不能保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貉道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養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
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
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堯舜開文明之治垂憲萬世其道惟中者經世之
極不但取民一端而取民有制不輕以病國不重以

剝民亦即用中之道也白圭身為商賈忍茲末薄亦
食省約致富欲以其術試于國而二十稅一是戒墮
而廢養也必若此須止營繕停祭祀絕交際罷糜祿
一切衣冠文物皆廢然後可則是舉中國為夷狄矣
豈堯舜治天下之道暴征不可二十取一又豈可乎
此章宜與制民之產治其田疇等章參看財亦國家
所需也雖有賢君不能并耕而治先儒云夷狄以無
法勝中國以法勝夷狄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不
可從夷狄之無法也此學問大關係實地今世俗崇
尚佛教亦由未講于此章之義耳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二

孟子

白圭本功利輩節前章小人之逢君者欲二十取一
非有意愛民也謂行己之術可使賦大省如漢桑弘
羊孔瑾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欺世主耳蠶書之與
象強不向道不志仁同故以白圭蠱民賊之後見道
有中庸白圭之輕稅陳仲子之矯廉皆害道者也
貉北方遠夷燒土為器曰陶黍稷屬也暑熱曰黍秋
熟曰稷北方地寒無五穀唯黍生也幣帛養飧諸侯
聘享之費詳見聘禮無人倫謂無宗廟祭祀之類無
君子無百官有司之類大貉小貉言貉為大而學貉
者為小也小大猶言甚與不甚

白圭冬丹魏人或云周人史記貨殖傳云白圭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親時變故人棄我
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產
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苟其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子強不能
有所守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故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
逆行謂之澤澤水澤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一 孟子書下

過矣
聖賢處人已利害之際無私心策士之計利已害人
而已白圭治水以鄰國為壑設使鄰國又然則水患
何時已而反誇成功之易以為愈于禹禹功在開導
而白圭務壅塞禹在利人而白圭惟便己故曰仁人
所惡也其言之謬又何待辨乎
禹功千古無兩水患國家代有而權宜救救惟有隄
防白圭治水不過如前章所云曲防而已凡水障於
此必決于彼自然之勢以鄰國為壑曲防之通弊
能防人亦能防防多而水無所往則失道通行僭受

其後世治水皆然不獨一白圭而白圭不愛其
策反誇其過禹悖謬甚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
之故天地平成無偏利之私功成不自滿假豈如白
圭自私自利反沾沾自喜孟子所以惡之非必以禹
功責之也水之道一語即是治水不易之理神禹所
為大智也水有必由之道順其道而不以人力爭則
其害自消江淮河漢由地中行者道也如般人世有
河患雖王都不憚屢徙蓋爭利不如遠害君子不以
養人者害人道然也後世治水力制奔流廣營高岸
護惜城郭宮室實乃狂水之道竭民財力以填無底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一 孟子書下

之谷但可謂之治水而終非水之道也利未得而害
益深智者不為凡天下事未有違其道而可圖成者
禹之治水治之以不治故曰水之道也猶言水之理
云爾順則為理逆則背理故逆行謂之澤水澤水解
見滕文公下篇
管子云五害水一旱一風霧雹霜一厲一蟲一水害
最大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
行地高即注社曲則擣毀柱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
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
行水妄行則傷人春三月天氣乾燥水糾列之時也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
起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作土功令甲士作隄大
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已作之後常按行隄
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
之怒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
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
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濁水入
之不能為敗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明也與亮陰之亮同君子有固執之守必先有通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達之見然後所執者通理而無蔽若暗昧寒淺之識
主以一定不移之志其所謂一定不移者未必是而
信果妄作害事多矣故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君子
惡果敢而窒者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
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
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
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
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
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

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
人是國之害可得乎

天下事非一人耳目心思所能辦聖如周公吐握下
士秦誓責一个臣孔子錄其辭繫之典讓後明天下
不可以一人理也故君為天下任相相為天下任羣
有司羣有司不可無才而相不可有其才惟無他技
而後能好人之有技若見已為多技則人之有技者
疑而不敢進矣故為相之道莫大於好善所謂強知
多能非可有而不有正其不必自有者也所以為真
強知多聞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十五

四十五

為政為執政也強幹材也知慮心計也多聞識該博
也好善心虛而向道也尊賢使能聽言納諫皆在其
中矣人不好善由心不虛心不虛由見已有才智學
識也斷斷無他技所以寔能容之四海千里乎優于
天下而言訑訑猶施施舒行自得貌又訑與馳通放
縱貌訑訑者不好善之顏色也子既已知之者不好
善之聲音也不好善之人自謂天下道理皆已盡知
何須人告故有善者亦不以告而止于千里之外避
不肯進也讒毀善也諂媚也諛從也莊子云好言人
之惡以為讒希意尊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

談皆小人窺測其聲音顏色而迎合之術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逆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取之固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三仕去就之等道遇有甚不甚耳皆主就言不可就而後去非不欲仕也就三去三委曲不執即時中意君子為道而仕言行即道行也不可必得其次禮貌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六 下 禮貌衰

食士貧不能自養也飢餓不能出門戶欲去不可得也大者猶云上之也又不能猶云次之也先從其言然後能行其道故從言為次也我土地君自謂本國也免死而已不得已而受也

孟子曰奔發於吠訟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孟子說解 卷十一 四十七 下 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人生窮通得喪屈伸消息各有自然之數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人固當順天然貧賤憂戚王汝于成隱憂放聖多難興邦不可謂造物無心遭逢適然而遂不勉也蓋天道迥寒而後陽和萬物彫落而後發生人苟情欲未盡則精神不固摧折不甚則所慮不深徐幹云槌鐘擊磬以發其聲也焚邑燒薰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槌擊之意也邵雍云當煨燻時分

勁挺到磨磨處發光輝人之成器大段由困舜以下
諸聖賢皆走而況恒人乎聖賢雖清明在躬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猶人也脣音如舜處父母兄弟之愛呼
天號泣未必無竦動之心未免有忍受之性不順于
父母亦是其所不能飢餓勞苦患難迫切其筋骨肌
膚豈同木石向之耐不耐者今不得不耐耐即益矣
向所不能容者今不敢不容容即益矣平常無事心
不覺動今試之皆動動不遂不得不忍若天使之忍
也平時不能忍而今動則堅忍能堅忍自能不動是
天若增益之使能也蓋心不對境校勘則包藏而不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六

于出叱然後醒悟而曉喻矣不但脩己為然凡國家
所以治安亦然必內有巨室舉動惟恐得罪多強
寇防禦惟恐少疏將營一德慮大臣之骨體將舉一
事防敵國之乘釁兢兢業業如此是長治久安之機矣
由此推之天下之事孰生也而不由于憂患孰死也
而不由于安樂乎
動心忍性此際有辨處困則同由道術中忍則為聖
學由世態中忍則為凡情二者相懸不可不察心動
則天真露情忍則習氣消動則心常覺忍則性常定
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亂然後可以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九

恒人得于天者未必有聖賢之資而天所畀於恒人者亦未必有大任之寄故所增者能改能偷能作而已然當其有過困衡微發時皆有動忍之力困者鬱抑不舒衡者思索不遂困衡微發處是過偷作處是改困衡在己憤己之有過故曰作聲色在人始知己之有過故曰偷

拂士拂逆之士直諫骨鯁之臣也拂如吁弗之弗忠言逆耳曰拂舊作弼亦通法家師保大臣之家人士所效法者也敵國相敵之國齊晉秦楚之類外患意外之患侵陵背叛之類然後者事過始覺知者見未

孟子說解

卷十二

五十

字書下

萌恒情至彼而後見也重生于愛患一透始信困無負于人也憂患未必卽生而做戒深于危迫生之道也安樂未必死而急情成于佚豫死之徒也皆論恒情在聖賢憂患生而安樂亦不死

發興也舜耕于歷山三十徵庸傳說商王武丁相也版以夾土也築杵也膠鬲當商紂時鬲魚鹽文舉以為臣士獄官也夷吾管仲名囚于士官齊桓公舉以為相孫叔敖姓薦一作遠楚莊王子遠之孫賈之子名艾獵字孫叔敖其官號也楚莊王舉以令尹百里奚事見前市城市百里奚行乞于市

云發傳說以下云舉君臣之分也降大任以大事委任也空乏窮無資財也行拂亂不利往也所為心所謀為也動心使心不得寧也忍性使性不得遂也會增同增益所不能謂德行增長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困不通也衡橫同不順也作奮起也徵形也色聲叱呵也偷曉也法家法度之家元老巨室也拂弗通與上文拂亂之拂同拂士忠鯁吁弗不阿諛之士也生死猶老子言生之徒死之徒也

孟子說解

卷十二

三十一

字書下

某護說賢而隱代骨靡藥以供食求者得之以見于武丁與語而龍之遂稱傳說作說命相武丁中興莊周云傳說得之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天文傳說一星在尾後一名天策書註云文王舉膠鬲按書傳多稱武王伐紂紂使膠鬲視師問何日至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會天雨武王晝夜行乘請休武王曰吾已許膠鬲甲子日不至紂必殺之吾救賢者之死也按此則膠鬲仕商孟子言公孫丑文王難王以箕子膠鬲為紂輔紂是未嘗事文王也紂死而鬲亡去鬲販武王舉之耳○春秋

尹蕪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能量
今日分財用程土物議遠通具骸糧度有司節三旬
而成不愆于業社注云蕪艾獵卽孫叔敖也○世傳
叔敖少貧遇枝首蛇殺而埋之不使後人見見則不
祥其母云汝有陰德勿憂令尹虞丘子薦于楚莊王
曰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孫叔敖秀羸面多能其性
無欲君舉而授政國可使治民可使附莊王以爲令
尹○韓非子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
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嘗三去令尹而不
憂三爲令尹而不喜虞丘子家干法執而戮之虞丘
孟子說解 卷十二 五十三

子喜見于王曰奉法不軌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
也○楚伐鄭與晉師遇于邲晉士會曰爲教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
矣若之何敵之楚遂以霸○孫叔敖將死戒其子云
王亟封我我不受我死王則封汝楚越之間有寢丘
此地不利而名惡楚人鬼而越人穰可長有之唯此
耳知不利之爲利者有道者之所以異于俗也

春秋傳云晉郟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山澤林鹽國
之寶也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
鹽筴始于管子齊近東海有宿沙衛之地可以煮鹽

桓公問管子何以爲國對曰唯官山海可曰何謂官
山海對曰海王註之國謹正鹽筴則百倍歸于上○
凡鹽之類二引池而成者曰穎鹽周官所謂鹽也
煮海煮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皆食品
他鹽種非一如戎鹽治諸瘡黑鹽治腹腫胡鹽治目
痛之類未可食也有樹生者出外國齒氣蒸薄鹽疑
樹顛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孟子說解 卷十二 五十三
此言君子教人之心不但有受教之益者乃爲教誨
雖其人不率置之不誨而心本欲激勵使之改非遂
斷然棄之也君子教人之無已如此朱註謂必已者
改悔而後爲君子之教則是教亦窮矣何以稱多術
○事之巧者曰術屑者煩碎迫切之意不屑教教不
率而止不教也舊解屑潔也意似而非正釋或云輕
也釋似而意不合教枝也有計較意誨每也有蒸熟
意

孟子說解卷十二終

郝敬解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其性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七篇屢言性而未明指所為性非秘之也性即人身中於穆之命無可指括惟心虛靈涵萬理即是性體人能舉心所有如孩提之愛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知皆擴而充之滿其本然之量使良心無少虧如此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一

盡心章句

則知性善成纒之本然矣蓋性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與人言性茫無可措而良心在人四端萬善即是天命之性故惟能盡其心者能知之既知其性而天豈外是乎蓋天人同體性命非二無聲無臭時行物生而不已者即是不觀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而皆中者也同一大虛但落形氣則謂之性在沖漠則謂之天今既豁然見所性之體即洞然會本來之天中庸云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也學者不必遠譚天亦不必妄擬性要在能盡此心欲盡此心在存存不亡以保其善端之萌防其且盡之咥衛護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二

盡心章句

其寂然之本培植未發之中而養其性也如是則靜寧一之字穆然見帝降之初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者也非所以事天乎可知存心之為要矣君子能存心養性以事天則貞明之神知常不變泰定之宇靜而能安心與天合性與命通可以會一息于千古可以凝萬年于一念視古今猶旦暮生歿呼吸與化俱往與化俱來惟脩身以俟之豈以人世死壽形骸遷徙而動吾心變吾性哉則造化不在天而在我所以立命也學至立命至矣要其理皆具于性其功始于心故存心為至要矣

七篇之要在存心心存則理無不得靈性至命皆在其中此章言人能存心斯能盡心以盡性而立命盡其心者知其性二語約前篇四端良心性善而言知天約前篇天爵良貴天之所以與我者而言總見盡性立命不外于存心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智根于心心統性命者也

先儒謂孟子之學出于子思此章之言便是中庸之義盡心即中庸盡性之盡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許多層級。盡性此理中人以下未解故七篇屢言性善而歸于盡其才亦屢言存心而未以與性合此章仰心明性變盡性言盡心見心性非二天人本一以醒下學也然不曰心盡而曰盡其心者何也敬上下通凡聖而為言也蓋言盡心則兼下學言心盡則全體矣心盡便是至誠如是而後知性則天下之知其性者寡矣學者但能用其心即是盡心無所用其心放而不知求即是不能盡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大小者不能奪即是能盡其心下文存其心正所以

能然而識之矣天者性所從出人物之性皆是天命離人物無處別有天故知性處即是知天天人本無二贊天人者惟一心盡則俱盡知則俱知故盡心要矣然心何如乃盡惟隨時隨處已發未發神明常主顯微無間以存其心存與操異操者強持不動存者有事勿忘欲盡其心而無欺須存其心而不亡存心即是養性存則不操而自在養則不助而自長大公順理先後不違非所以事天乎自然為天生成為性存之而不舍養之而不害即所以奉事而不悖也人生有殊壽皆天也脩短去來天道何私惟能存心養性與天為一則視殊壽為晝夜平等不二存養純篤亦不見何者為心何者為性渾然全體備其身而已脩身以外悉付自然所謂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唯聖人乎宇宙在乎造化生身是曰立命中庸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盡性參贊此也要非有外于心也○人心體萬物而為量所以虧欠不盡由斧斤牛羊反覆之桔遂無萌蘖之存故欲盡心者存養為要如愛敬良心也盡其愛以孝親盡其敬以事長是盡其心也能盡此心則知仁義即是人性矣知仁義即人

性則知仁即天道之元也。義即天道之利也。能存此
愛敬之心不失，即養此仁義之性不害，而奉承天道
生成之德不違矣。則至生死不二，心性兩忘，渾然一
身與上下同流，功贊化育而命由我立矣。立命猶言
與天地參，此盡性之極功，皆由心起，故心為本也。
此章之義緊關在存其心心性一也。性為理，周徧萬
有心為宅，涵受大虛，性之惺惺不昧，即心心之生生
不死，即性性無不在。言性則泛而無據，心有常主，即
性之田地，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存心與盡心稍別，存以主宰，言盡以致用，言惟存乃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

朱子分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或分盡心知
性為生知，安行存心養性為學知，利行殀壽不二，脩
身立命為困知，勉行皆非立言之意，本意重在心天
命人性總會于心耳。
朱子云：人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
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即解大學格物致知之意，必待
理無不知，然後能盡心，則心無盡之日矣。本謂隨處
盡心，便能知性，非必待全體方知。朱註例解。
心性為學問之本，生死為性命之關，身者性命之疑
聚，天之心也。故大學誠意正心以脩身為本，此盡心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

知性存心養性以脩身為極，見道體落實，天不外人
也。言心性，二氏猶可混同，言脩身，則二氏茫無憑据。
二氏惟以生死動心，故以其身為大患，果報毀形出
家，其何身之能脩？脩身兩字，聖教典刑，中庸矩矱，君
子素位而行，正己無求，則無入而不自得，堯舜湯武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而已也。學不
到全體不足語脩身，身脩則心性渾全，學到忘機轉
入盡已形已，琢還返于朴，此之謂也。立命者，天即我
我即天，天人渾化，何有殀壽？
世儒謂天有氣數之天，有大虛之天，天豈容有二大

虛中屈伸往來無非是氣數人心上經綸變化無非
是大虛人事有善惡滅否卽天命有吉凶禍福如農
有勤惰卽歲有豐歉人卽是天性卽是命前篇論古
列聖窮達歸之天命卽是聖人盡性知天立命之事
一部周易吉凶禍福之數卽是窮理盡性之實非有
二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此承上章立命而言人世生死歿壽莫逃自然之數
但我立于造物之先守正循理一切脩短順逆聽其

孟子說解

卷三

七

盡性

自至固不敢曰命由我造違道以希之縱未必死而
微倖決不為亦不敢曰無如命何縱情以任之雖死
非所避而行險必不敢如是而死者乃為天命之死
正也不如是而行險以死寧由已作非正命也此立
命之說也

云莫非命也似不正亦命然此際有辨故補云順受
其正順受似全不用人事然人事盡方是正命又補
云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申言順受其正桎
梏死申言立巖牆之下春生秋成是正命不待秋而
折殺非正命人少壯老死是正命恣情戕賊非正命

餘可推

順反逆正反邪盡道受命順也逆天拒命不順也順
則無不正逆則失其正循理而行則吉此正命也卽
偶不吉亦正命也大抵命出于天者無不正而順與
不順在人盡道則順而正悖道則逆而不正巖牆下
自是不當立不立則盡道矣順而正必無死理如是
猶死是命也正也桎梏死卽立巖牆下守理懷刑焉
得有此死雖均命此實非正也今人不盡道動諉諸
命然必人事盡命乃見伯夷餓死比干剖心舜禹益
周孔有窮有達方是正命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孟子說解

卷三

八

盡性

不得曰有命說者謂進禮退義卽不須言命正惟進
禮退義乃可言命耳無禮義而言命者皆非正也故
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有不幸顧
謂聖人不言命豈不誤乎

正猶自然也天道有屈伸人事有得喪命也盡其所
當為以聽其莫之為順受其正也巖牆牆之將傾者
立其下偷行險也桎梏刑械也在足曰桎在頸曰梏
或曰桎在手小人為惡犯刑是自求禍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

也

承上章不願受正命者以管外喪其心也心性我固有之我求盡之生死利害在外者無容心焉求在我自忘其在外求在外必喪其在我兩者提衡認成競一為己之心恒人識見不定內外交喪若真見在我者有益在外者無益自不用其心于無益而專心于有益豈有不存之心不盡之性故立命者惟勿以在外者分其在內者而已矣

內外有益無益括前篇欲惡生死養大卷小天爵人爵而言人當自求其良心也誠否是非人信不及但

孟子說解

卷三

九

孟子

言有益無益庶奔競之念自灰猶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意求之有道謂有名節分義防限不可妄求也得之有命謂富貴在天雖得匪人力也在我者根于性在外者權由人在我者欲之斯至在外者於我何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承上章求在我而言君子求諸己人惟己身參焉三才脩己則人與百姓皆安故為仁由己克己為仁已即我也恒人執我為我故自私自利惟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我我雖血肉一段知氣妙與虛合大虛無盡我亦無盡內而心志外而耳目手足細至毫髮無感不通無觸不覺舉天下古今人倫庶物皆靈悉所

貫徹非本有而若是乎故曰皆備於我即此是仁即此是樂人皆有我我固有者我自保合無少虧欠友取諸身皆備之物一一實體謂之誠如此則天全性得從心不踰矩取之違其源何樂如之此皆備之真境仁也誰能備此乎恒情以物為物格于外而不入我自為我矧于內而不通舉其所本有者自欺自蔽

孟子說解

卷三

十

孟子

強恕之方恕者如心也已未能誠勉強推勘于人已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形骸破而障蔽除萬物一體之仁庶幾近之矣

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痛痒相關故為仁不仁如手足麻木痠痺不屬強恕就麻木處著針使知痛痒則人我仍相關故曰近仁

天地生一物之理即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中具萬物我自具者我自隔別則我被物瞞其實未嘗少也是謂自欺誠則無欺坦然四通八達即是仁仁生理也樂生機也生則惡可已物我咸亨非快活無愧怍之

謂誠能樂便是一貫夫子忠恕之道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本忠行恕仁之熟也不誠則不忠反忠求恕資
恕達忠謂之強恕所謂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夫子教
子貢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朱子謂強恕
不言忠而忠在內然忠甚不易君子三自反有仁有
禮尚云不忠言忠可兼恕言恕且未盡忠

天地聖人誠而已誠即忠也誠存為忠誠通為恕于
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心即是忠如心即如忠有是
心即有是事如其心直達此天地聖人之能事也天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之忠恕也本忠行恕不待勉強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一

忠恕

物我無礙仁之至也凡行不能如心直達皆謂之不
恕不恕則不忠不忠即欺欺即不誠強恕者未能誠
而勉強推行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事親從兄一切
用心較量舉此加彼使真意流通大學所謂毋自欺
如惡惡其好好色則誠立而物我一體仁斯近矣
○忠恕即忠信非但欲惡比擬凡心知其不可而勉
強推行皆謂行恕假如用財吝試反諸心吝恐致怨
勉強施予亦恕也作事忌試反諸心愈恐廢事勉強
奮作亦恕也勿為其所不為勿欲其所不欲皆是
忠恕有二名無二體或單言忠以該恕如四教惟舉

忠孔子云行之以忠曾子云為人謀不忠是也或曰
言恕以行忠如夫子告子貢其恕乎大學藏身不恕
孟子云強恕而行是也大學言誠意即忠恕也孟子
言善推其所為即忠恕也在天地聖人自然忠以行
恕順而勿所謂性之也在學者強恕盡忠逆而難所
謂反之也先儒謂無忠做恕不出此語欠融會人心
誰無忠只為不能強恕所以忠不行

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即萬物皆備反身
而誠之樂人心能思目能視耳能聽手足能行持飢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二

忠恕

渴能飲食過親能孝遇長能弟色色現成萬應如意
所以為樂今人終日馳逐拋却家珍是謂自欺所以
長戚惟仁者安土樂天正己無求則無入不得二氏
以身為大患惡業以無一物為淨樂以推心為拔聚
計較無明妄想所以害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道不可須臾離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為子臣
弟友能行出子臣弟友之道者幾人久習為子臣弟
友能精察孝弟忠信之理者幾人非強制不得已則

踵襲為虛文昏迷放任終身不悟者何可勝數
若在收放心即事窮理因物察則乃見道若因循不
猛省終身為下愚耳

此章之言欲人見道于隱微也中庸云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君子之道費而隱闇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即
行者習察之意先儒疑孟子學于子思以此孔子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
道鮮矣即此意知者虛靈之神道之體也虛靈用事
即無往非道無行不著無習不察呈露曰著詳審曰
察二者皆知也於行處著習處察知即行也習猶言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三

孟子說解

矣習久于行也不著姑待習既習又不察則將終身
矣不察猶不著也非已著而不察耳終身又久于
習輾轉沈迷何時覺悟來即衆庶庶民衆而聖哲寡
也道者率性而已知者性之虛靈知則逐處皆道矣
若則行即道察則習即道若更問何物為道便是民
不可使知之道本無物物無非道民不知道如魚不
知海鳥不知空常使其身如魚鳥心如海空即近道
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自此至宋句踐章皆為當世游士發恥者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惟禽獸無恥人能以無恥為恥則自知名
誼之為重有過必改見善必遷自無可恥矣與下章
不恥不若人相反惟不知恥則無所不至有恥則何
處不勉陸子詳云知所貴然後知所恥天之所以與
我者莊賤陷溺而不知可恥孰甚苟不知所貴則恥
或移于物欲得喪之間而恥所不當恥矣凡世教之
衰由于恥尚失所觀孟子七蟠之說人所當恥者可
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
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四

孟子說解

孔子論士惟行已有恥羞惡之心人品世教攸關故
曰大矣有恥則勿為其所不為勿欲其所不欲光明
洞達人之生也直無穿窬之心此也小人貪昧隱忍
鼠竊狗偷窺瞰竊盜如鬼如蜮反以正直為踴涼名
義為迂闊有羞惡之心棄而不用人以為無恥者彼
以為逢世巧術不恥人所恥甘為人所不為禽獸而
已何若人之有哉

四端惟羞惡猛動直達更無回互慙動于心則汗浹
于額頰發于面此無為穿窬之真心也不用恥者深
自揜覆巧為枝梧如面赤則推酒汗下則稱熱此類

非本無恥有而不用耳久積熟并般顏此類亦不復爾則真禽獸矣

莊子云子貢南遊于楚及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甕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一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也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

孟子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蓋而不為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稱古賢王以諷世主勢利驕人者稱古賢士以譏遊士遊勢附利者若重士士亦自重此明良相成之道今世主挾其富貴以奔走士士矍悅之廉恥喪名節廉恥喪無恥所由來也責成在士世雖無古賢王士奈何不為古賢士自貴而後人貴七國諸侯好士者容有七國遊士舉道忘人勢者絕無士所以賤也孟

子不見諸侯仕而不受祿正為此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當常辨人不知亦當當曰何如斯可以當當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當當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現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遊士挾權術以騎世主朝秦暮楚自謂優遊其實貪圖繁戀隨人喜怒妾婦之道勞且賤矣孟子因句踐好遊發素位自得之論所謂天遊者也當當自得貌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

孟子

章內言己言身言志皆自意德義道皆得意皆所謂當當者也得于心為德宜于事為義達于行為道止于至為善一也所尊在此何知身外之榮名所樂在此何須入世之寵利處窮處達為己為民何用不裁何試不效而吾何歎乎哉豈以人不知為悲喜今人不足語此惟古人德義有諳已尊樂卷諸心得志不得志窮達隨時皆能有所處立而無待于人所以能當當也今之士已無所得一切仰入其能當當乎○器與遊遊之遊翔翔之翔通皆開通意非可強為必我實有可尊則人不得而誦之我實有可樂則人

不得而戚之故曰斯可反是欲驚驚不可得趙註云
自得無欲惟能自得乃可無欲正貼本文解

通章并舉人知不知意畧重不知一邊若孔子用行
舍藏方成器器所以謂古之人也達不離道謂舉措
合理卽不離窮不失之之義也義嚴以處窮道寬以
大行得已猶言從吾所好得已之天爵良貴也民不
失望凡所經濟答蒼生之仰望也心所期向日志卽
所尊所樂也德義澤民士之本志隱居求志今果得
行此志也不言窮達言得志不得志者苟身出道隱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七

澤不加民雖祿以天下志猶未得也脩身以見于世
非事表暴也所謂珠藏澤媚玉韞山輝猶易乾九二
見龍在田之見不得志則龍德而隱善世不伐德博
而化天下文明故曰見于世也善卽大學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之善德義根于性純粹以精無物欲之難
易云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于事業之本也至善成
性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得志與民由則為兼不
得志行已則為獨時有舒卷而善則一恆卷之顏子
與過門之禹稷善一也
宋姓句踐名蓋說文聲也氣出頭上从品从頁頁首

也象聲之形聲無形象其氣从口出也本音教與啟
警通詩云逖徒驚驚又云讒口驚驚皆聲也莊子云
警乎大哉放也一音咻詩云聽我鶯鶯左傳晏子之
居湫隘鶯鶯周禮司市禁其鬪鶯鶯上篇衆楚人咻之
咻與鶯通亦聲也莊子云非不啻然大也朽與鶯通
虛也虛腹曰朽腹天文玄朽作玄鶯三宿虛在中也
或曰玄鶯之鶯亦音教與陝通限曲處也尚書序仲
丁居鶯地在陳畱浚儀之間秦謂之教倉教卽鶯也
山凹曰鶯唐人詩云積雪在鶯間故史記注云玄鶯
者在玄之鶯大抵皆空曠之意古人文字取音義相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八

彷彿如詩鷓鴣之鷓音急讀作噩叶旣取我子讀作則
古噩鶯嗽咻之類聲相近通用非如後世四韻之拘
泥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象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士生逢聖明親炙德教雲合風動大幸也然殊無難
事惟聖遠教堙邪世惡俗孤立無侶全仗自己風力
振作以繼往聖開來學方是象傑興者鼓舞變動非
徒景仰之象傑作用卽文王復生蛟龍騰起不似堰
堯叫跳籬壁之間耳孟子處戰國便是真象傑隱然

自命與上章驚下章飲然意相承

自古聖人之生必有輔翼堯舜有四岳九官十二牧文武有四友十亂孔子有三千七十七士凡此待而興者未嘗非家僕設不與聖同生未必不能興但與于聖世易與于濁世難與于聖世景從響應未顯家僕生于濁世砥柱中流家僕始見孔子流離於春秋之季車跡所過風行雷動嘗自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千古家僕一人孟子生戰國自云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未得為孔子徒自擬為聞知此也或以人性皆善解非立言本意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九

孟子說解

古聖作人多矣伯夷柳下惠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獨舉文王何也文王之文上接堯舜下起周孔子每稱述文王刪詩首二南詩可以興二南文王所以興起斯文也當商紂昏亂能脩身教家聲色不大使六州野人遊女無不回心向道故孔子謂人而不為二南翁正牆面而立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與民莫如文王也士君子寧為中林之野人江漢之遊女乎寧以文王自處乎誠奮然以興起斯文自任即今日之文王矣固循不猛以待聖作歲月終

游斯文將喪天下事未有不誤于等待者家僕由人作人皆可以為堯舜何等待之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此承上章驚為家僕類記之為小人充詘于富貴者而發非極則語舜禹有天下不與何有于卿相陳仲子揮千乘之國孟子小之何有于家所以遠過人在自視欲然自視則于韓魏之家弗屑視矣欲培同莊子云培井之蛙與坎通欲然猶坎實也易象坎中滿又坎保通樂也詩云坎坎鼓我論語云侃侃如也自視欲然謂尊德樂義在我有至足至樂者安用韓魏之家不屑受之意與矯情好名者殊涵養謙趣過人遠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二十

孟子說解

附付通子也韓魏晉卿大家與趙氏同篡晉所謂不義之富貴也自視欲然即於我如浮雲之意舊解欲然不自滿也據說文欲欲得也音若貪言雖得富貴自視不足文義大順

韓之先姬注其苗裔事晉食邑于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是為獻子從封姓韓氏事晉景公與公孫杵臼程嬰共存趙氏孤獻子卒宣子嗣與趙魏分

祁氏羊舌氏十邑。四傳為康子。與趙魏共滅知伯。康子之孫韓虔與趙魏並稱諸侯。後五世昭侯用申不害。國強後遂稱王。五傳韓王安。虜于秦。國亡。○魏見梁惠王上篇。○韓地今山西潞安府襄垣縣古韓州。有古韓城。陝西西安府亦有韓城縣。則秦地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道者，天理人心之公。有道之君，保民如傷，本無勞民殺民之心。至不得已而勞之殺之，豈有他哉？其心亦欲佚之生之也。蓋使之有道，勞猶是佚教之有素，殺猶是生民豈得而怨之殺者，指君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

猶是生民豈得而怨之殺者，指君也。

民心同然謂之道。王道本乎人情。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民情欲使人主佚，民道也。然佚有不得不勞者，不勞終于不佚，以佚勞民，勞即是佚。道民情欲生人主，好生道也。然亦有不得不殺者，不殺無以安生。為生用殺，殺亦是生。道無可佚，民何道以辭勞？道無可生，民何道以辭死？上非無道，下何能怨？今世主使民如禽獸，殺人如草菅，上失其道，民乃有辭，烏得無怨？至于民怨而國不可為矣。

佚道使如築城，無軍之類，調度有方，休息有時，簡閱

拊循，惟恐有傷，皆佚道也。生道殺如刑罪，討叛之類，教養于平日，欽恤于臨時，許其悔罪，自新無屠城坑卒之慘，言生道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雖虞如也；王者之民，雖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王霸于有心無心，見公私于民，知不知見大小，小則可知，大則不識，不知皞皞以下言王，民不識不知之象，過化存神，天地同流，正民所以不識不知也。霸者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

經營撈攘，祇是幫補，補即小小補，尺寸寸民，見為雖矣。王者政教經過處，風移俗易，不知其所自來，心思存主處，潛孚嘿運，不測其所自起，天覆地載，萬物並育，王者盡天覆地載之民，而民不遺舉，一世更翻陶鑄，非籍者，東塗西抹，小小補鑿，其破綻而已者也。○道德即顯見微性善理微于才情上，見王道功微于民情上，見此章首尾以霸民補小形容，至民廣大神化正走微處，殺利遷善，皆就民情顯處形其皞皞王者無私怨天討有罪，與眾共棄，非王者殺之何怨之有，王者無私恩，田里樹畜，惠而不費，非分人以財

何功之有王者不家喻戶說設為庠序學校民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若王者提耳而誨誰知其為之者凡此則實教誨東漸西被南暨北訖皆是君子所造也然求其經歷之跡化而無有蓋過有所以過者是即君子所存也玄脩清穆無思無為而化馳遊不疾自遠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惟其存神所以過化與天地春氣一虛而萬物生秋氣一翁而萬物斂同也天地無心生物王者無心成治聖人之于天道上下同流術者胸中淨是私意感通之源室而徒倚法制束縛所及有幾逐處小補彌縫之跡顯然安孟子說解 卷三 三三 孟子初上

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皆善教得民心 善政即仁言善教即仁聲王者治天下不過政教二者皆善則皆不可無就中較之聲教之感深于政令政令雖不可廢而聲教移風易俗尤急定為經制使民力本以厚生向善以復性此善政也以此布之禁令著之訓誥即仁言也至于庠序學校之設鼓舞羣黎愷悌作人之譽風動下國此善教也即仁聲也善政行則法制定而章程立雖有放佚者不敢不遵故曰畏則力本守分勤生樂業民可使足國可使富孟子說解 卷三 三四 孟子初上

此類所謂仁言也

此章因前論王霸類記之仁言善政多霸者之事仁聲善教則王者之事也霸者專以仁愛之言媚悅民使之驩娛其感人淺王者以德行仁不務多言而同仁之風鼓舞一世聲仰風也存神過化如萬竅鳴籟虛谷傳響莫知所以然而非口耳煦煦相濡以沫者此故曰入人深善政如管商之法刑名之類禁令曰政德禮曰教善政中有仁言善教中有仁聲民畏令行禁止也民愛親上死長也善政富國所謂闢土地充府庫以民賊為良臣民誰輸心善教則摩民以孟子說解 卷三 二五 仁漸民以禮上好仁而下好義公私一體財賦不足言矣此章但言不如而不分王霸者誠偽公私存乎君心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政與財豈可獨廢而仁與善同以王者之心行之則王以霸者之心行之則霸人主自擇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章明人性本善仁義固有仁莫切于愛親愛親人

之良心不慮不學而皆能知愛自孩提然矣義莫切于敬兄敬兄人之良心不慮不學而皆能知敬自孩提然矣孩提知天下何有不知之人孩提能天下何有不能之人達之天下皆同信乎其為良知良能也仁義豈外鑠我哉

首以知能并舉孩提以下獨舉知知兼能也知而不能知亦偽耳中庸言知行合一達德首知聖人生而知之即安而行之後儒將知行截作先後破裂矣近代講良知本此然拋却孝弟單提良知亦非立言之意孟子本据孝弟為良知若舍事親從兄則良知混入禪寂云本來無物真空無相見性成佛皆蹈襲良字意以愛敬為識情眷屬為魔障至于無父母兄弟不孝不弟豈得為良聖學本天理人情實處立句言性便言才情言良知便言孝弟所以下學而上達萬世由之而無弊也 本意非教人不學不慮也舉不學不慮見人心同然所以為良不傷害曰良凡待學思而後知能不學思而遂不知能者皆人力也赤子何學何思而能知愛親能知敬兄故曰良知良能人心所同然故為仁義之實天命之性率性之道通諸天下古今為達德達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六

道此也性善之旨此最明切

赤子不學不慮卽是大人何思何慮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博學慎思亦惟復此心以求至不思不勉者耳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乍見孺子入井怵惕呼號之食弗受卽不學不慮之心也約交譽惡聲爲宮室妻妾施子卽以思慮害良知也苟能以保赤子之心仁民愛物以恥呼號之心辨無禮義之萬鍾卽是以學思廓充良知故曰不思則罔下學則殆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三者兼資本無一物而全體萬物語上不遺下語精不遺粗故孟子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七

孟子

以孝弟爲仁義之實此不學不慮爲戕賊禍仁義者指示本體耳非教人廢學思也

親親爲仁敬長爲義人皆知之所以爲仁義人不知故曰無他以親親敬長之心通諸天下所以爲仁義設非根于人性焉能通諸天下惟其爲天下公心所以爲天下公理達之天下卽應上文不學不慮孩提知能而言或作擴充解此章重在本體

孩小兒笑也通作咳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老子云聖人皆孩之莊子云未至乎孩而始誰提提抱也兒始識孩笑可提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迹與衆人同而神明默識獨異天地混沌然後文明翕聚然後發生中懷虛白者其外貌常樸故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有聖人之惛惛而後有聖人之神明俗學英爽外浮菁華的然叩其中枯槁無生意殆與聖人相逕庭矣深山四語形容聖人易簡澹泊之象山深則靜木石居鹿豕遊猶莊生野鹿操杖之意知故不設與物大同外貌無異深山野人所以異

孟子說解

卷三

二十八

孟子

者惟幾希之存耳他無以異也言幾希爲下文江河沛然種子外爲貞固內守虛豁孔子自謂無知鄙夫問而兩端焉亦此意蓋洞虛無物之中萬物皆備聞見一觸天靈勃發卽孔子耳腹從心之境步云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七篇中三言幾希皆指方寸虛靈孔子云心之精神謂之聖管子云凡物之精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惟此聖人所以異于凡民者亦惟此若

決江河是聖人幾希全體妙用與凡民異所謂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者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自玄德升聞以後人易識耳木石鹿豕形容寂然退藏之狀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曰上章良知幾希類記之人性至善良心為嚴師學問之功不失其初心而已外見之行事所不可為

者本有不為之心仰無為焉內萌之念慮所不可欲者本有不欲之心仰無欲焉外無緣染內無欺蔽由

孟子說解

卷七

二十九

孟子說解

是則所行莫非善事所存莫非善念希望希賢之要不過此語意與夫子告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似

為主事言欲主心言凡人于不善之事皆有不為之

心仰為皆有不欲之心初知其不可為少間轉念冒昧為之本心不欲少間轉念隱忍欲之苟且因循遂

見諸行事流為塵莽所由來也苟真見事不可為即斷然勿為心所不欲仰截然勿欲如此則知幾明決

已克禮復外無一毫遷就苟安之事內無一毫曖昧包藏之私易簡直捷正聖之功豈復有加于此

朱註專主義說未融所不為仰無穿窬之心義之端也所不欲仰無害人之心仁之端也能不為不欲仁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仁主心故言欲義主事故言為

為不為欲不欲皆自已私瞞昧姑息牽引不斷無

者精明果決直心而動更無遷掩回護善仰遷惡即去此大學誠意毋自欺之功主忠信行恕皆不外此足了一生學問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說解

卷七

三十

孟子說解

此章即生于憂患之意人心鍛煉久而後神明煥若優游任放養成下愚不移經一翻鑊爐增一翻長進

故君子以疾疾為福如人身血氣壯則恣意飛生常病則節蓄自保恒前皆然惟上智安不忘危聰明府

智得于性成也

人謂衆人德慧者悟道深也術智者謀事審也疾疾

無倚者也孽非也猶天作孽不得于君孤立子也執而不放曰操有所圖謀曰慮操心危故專一

而不敢肆慮患深故慎而不敢忽收斂疑聚久故

事理通達所以智慧也

說文云疾熱病也从疒从火一作疹應疹皮外小起也外感內熱則蒸為癰發于肌表疹盡熱除俞人遺逢拂鬱內憤不平如莊生云人心熱如焦火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即此意醫書云一水不能勝五火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在人為五志之火故莊生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生有甚愛兩陷而無所逃避昏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即疾疾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意

孤者幼而無父之稱于文从子瓜聲子不得于父呱呱而泣也又孤顧也顧望無所見也孽通作孽賈誼傳庶人孽妾妻隸生子曰孽孽之言孽也木斬而復生曰孽書云若顛木之有由孽通作柀過一作樹一作柀凡文字有罪廢沒為彼得幸于君而生子曰孽如木斬而復生也文從孽孽也戰國策云有鷹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矢下之曰此孽也謂傷弓之鳥隱痛在身節疾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臣品大約有四事君人者所事惟君安社稷臣者所重惟社稷天民所任在天下至于大人德盛化神無所不可此其差等也事是君謂事不擇君但得是君而事獲上治民不至道佚則君既見容矣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是為悅此道之主于就者也安社稷臣以社稷不安為憂惟願邦國無事宗社生靈齊慶所謂樂則行之者也不然雖君能容終非其所悅此道之主于去者也天民全體天道之民未離畎畝曰民必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可行道于天下而後行匹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此道之主于任者也惟大人員神不測意無倫主素位而行正已無求過之則化物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以之窮居所謂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天下文明者也以之大行君正社稷安天下平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也社稷重于君天下大于國正己物正者甯然忘其天下焉所以為尤大蓋天民可大不可小大人變化不測任止久心孔子是也天民伊尹是也危危邦不夷夷非其君不定也事君人者柳下和三黜不去汙君不辭以容為悅者也

悅猶告子以我為悅以長為悅之悅意之所主也舊
解謂苟容以悅君子安社稷為悅難通苟容取悅何
足比數本不專為三子與孔子發而道有相似古今
人品去就之義大抵不越此

專君人未嘗不欲社稷安而所重特在君安社稷臣
社稷重君為輕君有大過反覆諫不聽則易位則去
如殷三仁周二老生死去就係國家興亡皆安社稷
臣也二臣皆已仕者天民未仕稱民即伊尹云天民
之先覺者也正已而物正所謂望而不可知之神就
平常行處見不必拘定為臣即孔子無言無隱之意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十三

孟子

物正節于正已處見孔子一生惟正已而人自化賢
者亦步亦趨不肯者亦不得售其邪枉便是物正隨
分應量非必盡天下皆化為賢者始謂之物正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非於人二樂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此與下章一意言吾道有真樂不在勢分之榮家庭
無事入孝出弟天性之真樂也故為最身心無累俯
仰優游學問之真樂也故次之物我兼成師友淵源

大道之真樂也又次之三者人皆可勉非限于天人
當自脩非求在外若夫王天下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君子雖有大行之願然待而後樂則長戚矣豈所稱
素位自得者與

天生聖賢為斯世斯民聖賢以斯世斯民自任故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聖人所以仁
天下之具故樂莫大于王天下沈約云聖人遠情忘
已常以兼濟為念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
黃屋玉璽為尊貴也舜不帝不得為大孝武王周公
不為君相不得為達孝孔子不得位懸世不見知豈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十四

孟子

其所甚樂哉此章為聖人不得王天下者言位不可
得則所性存焉耳非以王天下為不足樂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粹然見於面盎反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承上章言四德本於性乃所以入孝出弟俯仰無
愧人已兼成而為性分真樂王天下不與存者也首
以國形天下見王天下雖足樂而真樂本性生吾全

吾性之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待親見堯舜湯武之
事于性無加窮約終身于性無損蓋成德之良分授
已定本不出外得豈外物可增損分即仁義禮智人
皆有分但衆人所性措于欲君子所性根於心性為
生理生理涵諸心如草木之根著土則發生根傷則
生不茂土中無瓦礫蠹賊則根不傷人心無物欲則
稌則天理不傷天理融徹自然克周發越辟面盡昔
四體坦蕩從心所欲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辟
益不言而喻正是性分之樂而王天下無論矣樂本
性體仲尼顏子至處惟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四體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孟子下

不言而喻便是生惡可已

四德根心生色仰易所謂黃中通理美在其中而暢
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此獨以暢于四肢言者王天
下不與存也施于用便是事業事業亦是性窮居亦
有業學道至四體盡化為四德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仁義根心則辟面盡昔孝弟樂生則足蹈手舞此
德潤身誠中形外之符可實證不可聲言笑貌取也
君子仁禮存心自無傲狠不平之氣人能孝弟則其
心和順輯柔爾顏詩人所以友君子也堯舜溫恭文
王豈弟孔子溫良有道之士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後

德以嚴毅為正色以溫柔為邪媚失其旨矣

地廣民衆則教化遠及而事半功倍故君子欲之中
天下而立王畿据五服中也君子樂之即王天下之
樂也所性不存性中有真樂也無加損甚言不相干
也分定性所受之分段一成不變也時然清和貌盡
然溫厚貌施猶行也喻猶曉也不言而喻無所安排
動中天則所謂默而成之也

盡與甄通敦重意易艮卦艮其背上九爻辭云敦
即盡背意君子養定安止故氣象敦重人體惟其
重五官皆薄巧之屬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孟子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
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蔭下以桑匹夫
蠶之則老者是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豕無失其時老
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縷七十非肉不飽不燮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章仰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意孝弟者民之

同心上能富而教則老者安之非私恩小惠也昔文王治岐必先餼寡故二老歸周文王以王問其所招來無異術二老亦非可以術致者惟文王善養老故來歸文王養老非解衣推食煦煦之惠不過制田里教樹畜民有常業導之親上事長自能老其老而高年皆得所矣故養老在養民王道平平惠而不費與驩虞異也與下章意相通民得養則從善輕秦漢而下講求三老五更之名饋食執爵之禮上庠下庠東序西序之制但如是之謂養則天下之老凍餒者多矣說見雜叢上篇意重民有養不侮為養老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孟子

二老歸周非徒為就養也一則慕周政清明高文王事殷之節一則擇主效用鈞渭水以覘周然使文王無善政二老何所聞而來乎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承上章言君能行仁政使民富足然後禮義之心生飢寒切身欲為仁不可得矣民莫不欲富不富者上無以使之勸農薄稅所以使之富也用莫不願足不

足者上無以使之時食禮用所以使之足也夫不足則爭有餘則讓爭則暴亂起讓則禮義興如水火之急與救粟同人求水火不必以時雖在昏暮不必以禮雖叩門戶求無弗與者何也以水火家家有足之至也設救粟亦如水火至足民亦必如水火相通豈不成仁讓之風哉所以聖人治天下制產薄斂時食禮用使民救粟如水火自無貪戾爭奪為不仁者矣故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富則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韓非有云飢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而愛過客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三

孟子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易治也熟也田多耕則熟周禮地有一易再易與此易同田界畫曰疇縱橫耕亦曰疇薄謂什一也食以時如朝饔夕飧舊沒新升之類用以禮謂冠昏葬祭之類言有節也財用兼公私言既富而又能儉用所以常足而其富不匱叩擊也至是有餘也救豆也粟稷也仁醇厚也所謂恆心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

其潤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叔世聖遠大道陵夷習尚頽靡有志者脫去凡遊以遊高明乃可任重道遠而付託斯文孔子所以思狂簡之士也蓋道體無形領會存乎見見者神接也目寓神傳象得意顯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莫捷于見識莫顯于觀易曰物大而後可觀觀者觀其大也故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盥而不薦尚未事也有孚顒若其象顯也孔子居高視下所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也學者觀海遊聖門觀瀾觀孟子說解 卷三 三九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九

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三

三九

孟子說解

近所謂豪傑之士斐然成章乃可上達此章之意蓋在高明廣大故以山海日月爲喻推孔子爲上首天縱將聖巍然獨立于孤峯絕巖之上地體崇而瞻望遠四宇寧庸舉國與天下無一不在流覽之下是聖人之大觀也天下不能造聖人之位故不及觀聖人之觀聖人之觀大故觀聖人者見其大顏子所爲仰瞻也如海爲百谷王觀海則天下之水小矣天下幾入會歸海是終未嘗見海也遊於聖人之門乃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精義妙道非言可述然得其門者或寡矣是終未嘗遊聖門也士知歛啓寡昧井蛙醜雞豈足語大方欲觀其大有術焉物莫大于水欲見水大而但觀其潤下流濕涓涓一勺不足也必觀長波浩蕩連瀾千里始信洋洋天載地者水也至明莫如日月然仰觀不過一掬何以見大日月有明與燈燭異燈燭所照無幾日月之明凡可受光處無不照無非日月之明所以爲大也夫道流行兩間森羅萬象無物不有無遠弗届孔子登東山泰山小魯小天下之實際皆在此見此者謂之大觀學此者謂之志士士有大志必有材如流水一物耳必滔騰澎湃隨處充溢乃能流行若夫升斗之潤不滿一坎澗可立

待耳其何以行之哉君子有志于道必其識量廣大
器宇高明超軼凡品具體聖賢乃謂成章如是者乃
能通達若夫樸遯猥瑣區區凡民而語于山海日月
之觀夏蟲語冰矣烏能達士所以貴弘遠也孔子思
狂狷正以此

莊周秋水逍遙遊卽此章之意孔子登東山小魯登
泰山小天下卽大鵬之遊海若之觀也觀于海水日
月卽河伯之觀東海斥鴳之見大鵬也流水不盈科
志道不成章卽朝菌蟪蛄之卒井蠹夏蟲之知也故
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井蛙不可語于海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

拘于墟也夏蟲不可語于冰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
于道東于教也不成章便是曲士猶言未成材大木
曰章史記貨殖傳云木千章漢時掌材者曰章曹椽
故梓材曰椽章木成章然後可大用大匠取裁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正謂此或作下學成功解不
應與斐然成章異此推尊孔子故用孔子語卽孔子
所思也

或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何也道
自堯舜肇統三王繼序其來遠矣然皆弘化興理因
時立極于斯道全體大用未折衷教學宗領未有指

歸自夫子洙泗闡教六經垂訓抽羲皇以來未呈之
緒下迄唐虞三代經世之典斟酌損益以爲萬代法
程仁義禮樂宗師宰我謂賢于堯舜遠此也誕生東
魯爲天下人生民以來未有故能以宇宙爲堂室
穹霄爲戶牖如登東山而觀魯千里在其掌上登泰
山而觀天下四海九州羅目前四顧寥廓天衢曠朗
無復陔障畛域之限是天下之大觀聖人之境界也
小魯者七十子歸其延攬也小天下者中國有聖人
四裔皆在包荒也非魯與天下小也孔子地位峻絕
所見大故小也何謂觀於海者難爲水小魯小天下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

者自孔子觀也觀於海者由天下觀孔子也孔子猶
海觀孔子猶觀海水莫不放海故江淮河漢朝宗焉
聖莫盛于孔子故羣聖集其大成矣何謂遊于聖人
之門者難爲言遊亦觀也聖人卽孔子遊聖人之門
觸目禮樂文章富有日新非言語讚歎所及雖有雕
龍炙輶之口譬聾鳴蟬噪紛噴無當孟子願學以知
言自任山海日月卽其難言之言也一說聖人築臺
聖也言謂百家之言也六經者聖人之言經正而羣
言誦其義一也何謂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術者事之
巧也道無形何以觀何以大蓋無形者形萬形觀其

無形難見惟觀宇宙間形色象貌升降飛揚感通
散就非道之流行發越而大者森然觀也中庸云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優優天地萬物三千三百皆是也
如觀水者汜沿細流無以見大江海之間有長波曰
淵浩蕩滔天乃見水大觀道亦何以異是乎何謂日
月有明容光必照此亦觀日月之術也不言術蒙上
之文也日月有明燈燭亦有明燈燭所照能幾日月
高明下濟舉山河大地凡有形可容受光輝者無弗
照也仰觀日月僅一撈而觀其所照大明可觀矣夫
道無物不遺莫見莫顯無行不與亦何以異是乎此
孔子所以小魯小天下之實際觀于此即是觀海遊
于此即是遊聖門故曰術也何謂流水之為物不盈
科不行水惟流乃行物對道言水無情曰物水流行
故道是必源泉活潑流動充滿溢坎而出然後可行
此不盈科不行者與盈科而後進者意殊波主漸言
此主進言也志士進取如流水盈溢沛然莫禦若盃
杓之潤曾不滿坎消矣竭矣焉能行如士無材識萎
然疲瘁自畫自棄不憤不悱安望進取此章本為無
志不成章者而言非惡欲速之謂也何謂君子之志
道也不成章不達全章至此始提出道是君子孔子

卷三

四十三

之大大以道也學者觀孔子觀其道也學道先立志
所謂其志嚶嚶然者也志大由于所見大彼曾觀泰
山滄海日月故其手采言論英偉特出如喬木挺直
干霄拂雲乃可勝隆棟之任待師匠之求是謂成章
章者材也不成章者叢篠棘棘也焉能上達達通也
拘瓊則不通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高明者
見顯知微事理通達成章猶俗云成片段也知其一
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觀其全皆不成章不達也曾點
漆雕開直見到底故達
此章以孔子登東山小魯二句樹表故觀於海以下
孟子說解 卷三 四十四
望此二句說猶結在志道兩字不成章不達言士志
小而識卑不足當大任也分明孔子思狂簡之意與
精求在陳章參者皆激厲下學朱子以成章當下學
漸進之功云所積者厚文章外見則是篤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越善信美迨近聖神自背其說矣或謂一
級成章又達一級與上文言山海日月高明意背此
章意主高明姑勿論等級
容光必照言普照也非無際不入之謂幽岩蔀屋之
下自絕于日月儘有不及照處此特形容其高明光
大耳

不盈科不行祗為少流動充滿之勢不成章不達
為無高明廣大之材成章者學而未至特其才高不
成章者非全未學祗為材卑如曾皙言志春風鼓瑟
渾身是禮樂文章居然有天地聖人氣象方謂之成
章如此者能見道不如此者縱學只是材藝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十五
朱子云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據章內小嘗小
天下大則有矣本則未及又以觀水四句作有本解
與立言之旨及大道顯微無間淵即是冰照即是明
物即是道故觀淵知水觀照知明水與淵非二照與
明非二物與道非二孔子謂無行不與中庸謂之費

而隱莫顯乎微此聖人所為大也知微之顯人未
故命之曰術朱子以本為天命之性大為率性之道
性道教逐字釋名而義理渾成離却教何處別有道
離却道何處別有性離却性何處別有天命總之一
道耳故承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今言
道又言本道是何物本又是何物道便是本更無物
可以為道本

此章微旨有觀水有術四句聖人所以大學者所志
查此日月有明二句申觀水二句更精切李白詩云
床前看月光渾如地上霜杜甫詩云野日荒荒白在

野而白與在地如霜者孰非日月之明故善觀日月
者觀其普照之光不善觀者觀其一掬之明猶觀天
者不觀其時行物生而觀其無聲無臭觀聖人者不
觀其經綸變化而觀其無言有隱觀道者不觀其萬
象森羅而觀其冲漠無朕是謂無術無術不可以觀
無是術而語觀是佛氏之觀空老氏之觀妙非吾孟
氏所謂淵照之觀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十六
孔子云下學而上達為其有上達之資而施下學之
教也教在君子可必而材具在學者難齊故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未有教人不

取其上顧取其下者其曰過猶不及曰兼人故退皆
接引微權其實子路優于冉有子張過于子夏嘗觀
夫子與子張語頓異十九篇首子張二十篇終子張
子張聖門所謂堂堂未仁因夫子謂師也辟而疑之
耳其實聖人望子張甚厚孟子若無堂堂之氣何以
能浩然獨立邪世不亂閑先聖之道哉病堂堂而勉
為驚下驚下不可為也則為偶俗全身如鄉原鄉原
豈可為乎孔子所以卒于不偶振衣泰山之巔浮滄
海揚日月而行終不自以為過也學者雖未可徑語
上達奈何苟安下學此章之義不可不熟思也或曰

孔子思狂狷而道竟屬曾子何也曰曾子狷者也下學而上達者也子張狂者也可以上達而少下學者也然論語篇終以帝王中道詳語子張其語子張以行以達隱然盈科成章思狂狷惡鄉原之意焉知子張晚年無所得乎

孔子之大與二氏異二氏空虛寂滅荒唐無稽故以四大為假六親為冤聖道不外仁義孝弟道德九經庸言庸行即神化性命天地鬼神之奧早近即高遠也大道易簡小道艱深天地之道易簡聖人之道中庸讀論語二十篇透徹則孔子之大自見七篇仁義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甲七

論語

之言即孔子之適派故下章繼以楊墨執中無權執中能權然後見孔子之大或解難為言猶云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佛老之言大而無用半邪半詭其餘刑名術數九流百家章句辭賦皆六經皮膚大道旁蹊如江海有瀾蛟龍罔象皆在洶蕩中如日月有明窮岩幽谷皆在照臨下孔子之襟度六籍之包羅如此學者六籍淹貫即是遊聖人之門諸子百家自不足觀此可以實證未可口舌爭也顏喟會唯亦抵為難言耳

東山魯城東高山泰山在齊地于五嶽為最尊詳見

論語淵長波連屬也流覽曰觀遊亦觀也容光凡可容受光明之處光無形物無所不容也科坎也章材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雞鳴而起言其勤也孳孳勤懇不息之意兩為字就隱微趨向處言為善如此其急是惟日不足坐以待旦君子之純者也非舜之徒而何為利如此其急是夜氣不存平旦無幾希小人之尤者也非蹠之徒而孟子說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甲八

論語

何舜蹠人品相去天壤分處只在孳孳利與善二者之開一念初分毫釐之差遂致千里揚朱泣岐路即此意也兩舉雞鳴而起教人日新又新一善一利教人知幾自擇先善後利先舜後蹠聖變為狂係乎一念至微不至危不可不審也雞鳴物也子時一陽生則感而鳴人睡初醒陽明用事念慮方新百為始兆為利為善于茲彼分所謂利與善之間也分際曰間如兩路歧端一往中國一往蠻夷舉足左右便分千里中間更無兼兩并行之處

卽易所謂幾也。幾者動之微。古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謂雞鳴孳孳也。顏子知幾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若是所謂舜之徒也。大抵人心日用。有子時六時。有雞鳴。良心動處。卽是平日夜氣一陽未復。所當察識擴充也。

禮內則云。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箒。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詩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又云。女曰。雞鳴。士曰。昧旦。雞鳴而起。古人之常度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四十九

孟子卷之十三

此因上章推尊孔子而明仁義中正之道。所謂楊墨之道。不熄。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仁義是也。立仁義之極者。存乎中。妙中之用者。存乎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不能權。則不能執。中不能執。中則不可爲仁義。如楊墨是也。楊朱之學。惟取孤潔。取猶貴也。爲我。則不復濟人。一身之外。皆爲塵累。惟保護自己性命。世務秋毫。不關心。故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此。楊子之言。執爲我之一。不顧其他者也。墨翟之學。

惟主徇世。愛人而不暇。自愛于人。苟可效力。捐軀忘

身。摩頂放踵。亦爲之。此墨子之志。執兼愛之一。而不顧其他者也。儒者學聖人之道。聞執中之訓。鑒二家之偏。得無就爲我兼愛之間。而守之爲執中乎。子亦莫須執中也。不揚不墨。似乎近道。而道之所謂執中者。有權以通其變也。若徒立干爲我兼愛之間。而不權其當。亦猶楊墨之執一者耳。蓋道體屢遷。不可爲典要。有時乎爲人。卽合愛。非同有時乎爲己。卽自爲。非私。能權則萬應曲當。執一則變化不行。楊但舉一爲我。墨但舉一兼愛。其究無君父害政害事。不仁不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一

孟子卷之十三

義。由此起也。所廢不旣多乎。執一指楊墨也。道不離世。世惟有人。與我學。惟有脩己治人兩端耳。禹稷過門。不入。何異墨。顏子陋巷。不出。何異楊。惟其有權。所以適中。如楊子。雖生逢唐虞。亦陋巷。如墨子。雖身遭亂世。亦於外。所以爲執一。今儒者學聖人。仁義中正。脩己治人之道。不達聖人之權。依仁不執。析義不精。一涉有意偏主。成固狗象。泥迹去中。逾遠。詎楊墨爲執一。而不知己之執中。亦猶楊墨耳。孔子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無權而徒然乎。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權也。

聖道莫大于仁義宜曰義愛曰仁仁義有二名無兩體仁之化裁即義義之真懇即仁故惻隱羞惡不為不欲不忍人忍有濟終一心也發皆中節愛敬不惑便是中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婦舉此加節節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此孔子由海日月大中至正之道聖人非有見于我與人而為之非有見于仁義中正而執之因物付物公平無私精別不實是名曰權聖人能權所以允執厥中言天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至動而不可亂而道無不舉矣孟子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言為我者歸楊言為人者歸墨故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為人自為此小人之肺肝也凡功利富強之策縱橫押闔之謀由此生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楊之言也而處士橫議素隱行怪如彼下於陵草誰非為我者其究使天下利已忘其非楊之徒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之志也而遊士奔競殉世誰非兼愛者其究殺妻烹子以取功名莫非墨之徒也楊朱墨翟初心亦欲為仁義其偏執流禍不覺至此所以賊道故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于是儒者起而酌之曰為我可也何至一毛不拔但求諸已而已利天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一

孟子章句上

下可也何至摩頂放踵但汎愛衆而已莫須以此為執中乎夫執中自堯舜相傳久矣豈曰非道然中無體何以執泥形迹典要無輕重低昂之權則中亦是一執中亦是執一而已學聖道而誤焉猶之夫歸楊歸墨者耳楊墨之害道也正以執一而猶楊墨之執一者奚取為聖人之徒哉故夫君子惡楊墨非謂為我兼愛不可也為其執一也道有萬方原非一隅執一為我則公人之百端廢執一兼愛則脩己之百端廢至于無父無君人將相食世道交喪矣君子所惡于楊墨以此今欲距楊墨正人心明先聖之道奈何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二

孟子章句上

言曰逐物為賤存我為貴此雖聖賢不廢但為我而
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則所謂執一者矣兼愛即是博
施濟衆之意其言曰亂起于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
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身不愛人身故賊人
身以利其身使天下人皆兼相愛亂何由生此雖聖
賢不廢但至摩頂放踵以利人則所謂執一者矣二
者皆偏戾之極其始亦欲脩己濟人而意見一偏謬
遂千里馴致賊仁害義無父無君莫知所終皆執一
之為害也故儒者欲合二家之偏兼脩折衷自以為
不執一而不知不一之內又自有一此際妙用有權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三

孟子說解

千變萬化仁義并用與時偕行非可鹵莽任意摸擬
揣合之也惟義精仁熟者能巽以行權聖道所以高
明而中庸廣大而精微也知此乃能可與楊墨辯而
稱聖人之徒

子莫魯賢人無所考詳其文義因上楊墨稱子而此
指儒者為子也莫猶勿也執中教學常法適道共由
之路但私意未融見解未化可立而未可權如由求
賜商諸子皆是子莫執中者也權則如孔子絕四無
可無不可乃謂允執不如是則小人儒礪硯士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也中非泥定楊墨之間無

物無中下學規矩中道而立顏子卓爾猶未忘執也
○按一毛利天下不為與摩頂放踵為之楊墨二子
未必真有此事特形容其一偏之甚以引起下文子
莫執中也不偏謂中權所以用中大舜執其兩端所
以權也故能允執其中無權而執中即是執一舉一
廢百者偏之蔽也大學云好而不知惡惡而不知美
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皆偏見遮蔽孔子言六蔽孟
子因談知蔽蔽處皆廢處不啻百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四

孟子說解

中道內自有人已自不廢為我與愛人苟極而論之
雖聖賢為已亦或有一毛不拔時節為天下亦或有
摩頂放踵時節但不執一而變化隨時乃謂之中蓋
有權以通變故執中不窒于一而無一不得中苟無
權則中便是一執中便是執一執一者無往不執一
也非拘定執楊墨中間而脩己治人其大者耳子莫
亦為我但不至一毛不拔亦兼愛但不至摩頂放踵
為我時亦欲為人兼愛時亦欲自愛以此為執中人
情誰不然故曰近之道不遠人近情便是近道但人
己輕重之間時宜化裁有權苟未可與權而偏主自
用苟于一隅而不通于萬方視之誠行雖有間而其
過不及則均也故曰猶執一也然則俗儒之與楊墨

其間不能以寸欲執中必義精仁熟可與權然後二
家之似不足以惑之故與楊墨辯不待不精邪說害
道所爭只在毫末開此執中之說當亟講也解者但
謂執楊墨中間粗淺甚矣

執中為近之此句甚輕遷就逃楊墨者而言耳執中
無權一句緊關後儒以無過不及為中無過不及之
間亦非所以求中也過是過何物不及是不及何物
過不及是無可得況中何可得既知過則無過即中
既知不及則無不及即中到無不及處又牽無過以
防其前到無過時又引無不及以斷其後上下左右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五

孟子說解

復然世上無此等拘攣之學中之為名猶諺云其間
就裡隨處皆在無名之名無象象之象也子思以人
心喜怒哀樂未發名以發皆中節為左驗許慎訓中
為和亦有見離和更無處顯中孟子精于言中故以
孔子權字當之即于思言和之意楊墨執一故舉一
而廢百聖道能權所以參天兩地成變化而行鬼神
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聖人所以權為有稱平而用其中于民者仁
義而已矣

堯舜授中是極則語孔子添一庸字而中之用廣子

思添一和字而中之體見孟子添一權字而中之變
通要之庸已舍和與權權亦自孔子發先後開釋非
二理也子思作中庸極明微顯費隱知行合一誠明
不二乃所以為中也後儒分知行先後體用內外本
末上下精粗一一破析以為窮理格物守章句文字
不通一貫之旨皆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者也

凡物之執生于有形有形不執惟權為然權秤錘也
聖人借以喻道道不離形器也造衡者先權權立于
物先而輕重不主銖兩斤鈞石自毫釐以至重不可
舉因物各致其平即中之中節而為和者也在人即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六

孟子說解

一不學不慮之良平常易簡之理百姓日用不知故曰
庸庸與和不可見而權之稱物者可觀象而得其意
矣故惟孟子善言中
天下古今道術統于聖人佛老雖異不離心性楊墨
雖異不離仁義但其作用偏故其謬千里楊非不義
而偏于為我墨非不仁而偏于兼愛儒非不執中而
偏于執中今之佛氏說為空假中三觀遺執又偏于
不執惟聖學執而無執不執而固執為權權者稱物
之平秉物之則稱物非執秉物非空物則非假故聖
學由立行權本誠致虛佛老以空為真以假為權不

知權也以空假為中不知中也。不仁義無君父舉一廢百為道之賊又甚于楊墨也。

執一之一猶詩言一方禮言一端與一貫之一殊一貫之一化兩之神參伍之宗萬有之命也。執一之一意見先主舉一反三固我之根也。言一執之至也。指楊墨連俗儒在內楊墨偏僻乖戾不肯絲毫轉動。故曰執一儒者言仁義差勝而執滯不通則執中猶道遂同于楊墨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七

孟子說解

楊子即楊朱墨子即墨翟詳見滕文公下篇不捨曰取卽執意取為我猶言貴于為我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楊朱之言也。設言損已小而利人大亦不為則甚于此者可知矣。厚磨通頂首也。放至也。踵足跟也。猶諺云粉骨碎身之意。子泛指俗儒莫勿也。戒辭亦疑辭如文莫吾猶人之莫言或者怨楊墨之偏而執其中乎。中者大虛之名。在人心為未發虛靈活潑。不可以有方求者也。稱物曰權。用中之則也。屢遷不執卽今之秤錘說詳論諸子罕篇。執一謂執持一偏指楊墨也。賊害也。百者一之對也。道無常主曰百執一者窒而不通故廢百也。舉一猶執一也。廢棄也。

列子云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

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子曰去子

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

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曰有所若一節待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

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

中之一物也。奈何輕之餘。詳滕文公下篇。○莊子云

不備于後世。子靡于萬物。不暉于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八

孟子說解

其風而悅之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汎愛兼利而非關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殺。使人愛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跋。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為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為墨。其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為墨者必自苦以辨無跋脛無毛相進而已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餘詳滕文公下篇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豈惟口腹有肌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
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此為養小害大者而言口能知味貧則貪食而失味
心能知理窮則貪利而喪心其事一其害一飢渴害
口腹急不暇擇精粗嗜慾害心志迫不暇顧廉恥要

之飢渴害口腹小而嗜慾害心志大苟處貧賤飢渴
之秋能不朵頤喪心其為人也志不在養小識量操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五十九

持過人遠矣

飢渴即貧賤禮云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即飢渴之
害也惟聖賢能忘之甘者貪婪之狀害之徵也恆人
養小役志于口體而徵逐于富貴如乞墻之為昏迷
沈湎其甘如飴禮義之心行乞人皆有萬鍾則不顧
禮義為宮室妻妾而失其本心即是以飢渴之害害
心志非二事也甘食甘飲養養亡厭即是害心飢渴
甚則不擇味嗜慾深則不顧理一事而有內外身心
大小之辨耳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人苟能不
役志于口腹如餓死而不食嗟來不以無禮之萬鍾

失呼號不受之本心則是餓其體膚而能忍性欲
甚于生死而能無喪可謂賢矣貧賤不能移大丈夫
當如此豈飲食之人可比而同乎

甘之一字曲盡世味見利忘身為一指而失肩背驅
而納諸苦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俗謂之甘心不惟
口有甘耳甘即是害未得飲食之正謂非甘而亦以
為甘也飢渴之害謂口不知味也人心之害謂心不
知恥也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不以口腹害心
志也或作兩事解誤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說解 卷十三 本

柳下惠與伯夷一般心思皆不可一世惠和非忘物
直是不屑故孟子識其不恭外和內嚴以至乘馳騁
至堅甚于堅者設少變其守可得三公亦不為矣介
界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猶節也不易介猶言
不改節易介者不論大小見可欲則心動何必三公
不易介者視三公亦一芥也此章之意重不易介三
公姑就恆情所敢動心者言柳下惠不卑小官故云
大抵強梁者易缺滿忍著難磨人知北方之強而不
知南方之強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

此章即深造自得之意。人心萬理，從出道義之門，私欲錮蔽，則昏而不靈，窒而不達。學問以疏其壅，蕩其滯，使真機活潑，淵泉時出，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如為井者及泉，所以貴井也。苟有志進脩而學無本源，逐物徇象，支離穿鑿，探討雖勤，而性地未徹，資之不深，取之未逢源，如掘井雖勞，而不及泉，何以待汲後世。馬融鄭玄輩章句之學，是也。

未及泉猶為棄井，甚言不可及泉，非謂及泉遂止也。義理無盡，學問無盡，未至須求至已，至自無息，聖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十一

孟子章句上

人亦惟不厭不倦耳。未及泉固不可已，既及泉則源源而來，雖欲已，得乎？

有為猶言善作也。八尺曰軻，泉水源也。棄井廢棄無用之井，雖深無水，是為棄物。

易以井命卦，井通也。象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言靜深而不竭也。傳曰：井養而不窮。又曰：井德之地也。居其所而不遷。又曰：井以辨義，即大學靜安慮得之意。

故養心養德莫如井。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父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性之純是德性，用事耳目口鼻，化為神明，清靈澄澈。

渣滓銷融，所謂不識不知，由仁義行也。身之猶知有形骸，躬行實踐，耳謀目哲，氣充載以行，所謂形色天性，聖人踐形者也。以下借上曰：假家語孔子教季孫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以五霸上取帝王之事，非其有也。故曰：假，假人之物，未有不歸。其主者歸，主則知假知假，則求真，而不敢常為欺罔之事。五霸不歸之假也，積偽成真，習貫如自然，不思此物原非我有，而居之不疑，機變詐淪入骨髓，冒以為身安，以為性末無反正之期，所以為五霸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十二

孟子章句上

仁義人所固有，豈以五霸而獨無有之，而不用，拋却家珍，借堯舜湯武為名，如葵丘五盟，居然有典，謀訓誥之遺，而實非齊桓本有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小白殺子糾，重耳殺子圍，皆以骨肉相殘，弑君篡國，根本先撥矣。其他詐謀詭計，如尊王室，存亡國之類，有虛文而無實意，至于重耳猾賊尤甚，他可知矣。所以為假。

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所不道者，稱堯舜湯武而終五霸，集古今世運衰亂之極至也。春秋臣弑君，子弑父，由五霸也。七國連衡，合從五霸，接諸侯之本。

謀也戰國距唐虞三代盛世遠矣五霸視堯舜湯武
天壤懸隔而篇中每以王與霸并言者罪霸之無王
辨假之亂真也惡至于假而陰謀隱惡盜賊姦宄所
由生故夫子以譎目晉文譎即假也莽操懿溫由斯
作俑故人心之害莫甚于假大學之道託始誠意以
此世儒因孟子以五霸與堯舜湯武并舉遂以皇帝
王霸配天時聖經謂春秋為獎霸與孟子之意大相
戾矣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剗氏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國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
也
聖賢論事有操理之極者有原情之至者如論交際
受餽籍陳仲子非廉去齊三宿之類皆人情之至者
也如論臯陶執法湯武誅桀紂伊尹放太甲貴戚易
君位之類皆事理之極者也原情者曲以行仁据理
者直以明義世治非仁不決世亂非義不裁七篇之
旨仁義而已志者事功之本非可以倉卒辦必積誠
動天地精忠貫日月天下信之中外倚之而後得為
伊尹之志古今惟一伊尹耳放主之事亦惟一伊尹

能行之耳人臣不希伊尹之志而遽希伊尹之事鮮
不說矣

唐虞以來無革命之事而伊尹相湯始行于桀亦無
放嗣君之事而伊尹託孤始行于太甲故曰伊尹聖
之任者視天下猶一介也不見有物我之嫌苟可安
天下以身當之不疑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伐夏之爭毅然
責成于湯師保之法抗然獨行于已蓋其世運純古
質直易學而忠貞一德格于上下前王之顧託甚重
新造之家邦未集冲入顛覆不順而遂巡引嫌阿衡
孟子說解 卷三 三

謂何所以恥其君不為堯舜而自任堅也伊尹之任
即伊尹之志有伊尹自任之志則伐夏不為逆放嗣
子不為篡教而不順則大業懋容得不放能改則天
下安容得不復若其不改神器無主易位未為不可
也舉天下之大括囊而負之涉歷長途行李抵家置
諸安處然後擔弛而志畢苟無伊尹之志則前此無
莘野之樂無三聘之出亦無伐夏之功功成全身而
退可矣嗣君之賢不賢誰肯自執其咎乎故欲為仁
人必先為志士志定則嫌疑盡忘志不定則荏苒浮
湛初或勉強中道改轍矣如後世亂臣賊子始非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此與告彭更傳食意同君子居是邦是士之未仕者用之用其言也從之從學也君子所言皆仁義道德尊主庇民之事君用其言則安富尊榮不然其君不用非君子之言不足用也子弟從學則習為孝弟忠信士風以培名教以振君子雖身不受職上有益于君下有裨于民其受君之養豈謂素餐後世學校養士亦用此意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五

故伊尹得行其志成王猜忌使公不敢安其位其殺管蔡如拉朽召公不憚有以也考之金縢大誥無逸諸篇譎張不率甚于太甲設使周公行伊尹之事其禍大矣卒以勤施廸篤明保冲子揚文武之功與伊尹并烈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後儒因伊尹放君誣周公居攝其謂周公不居攝者併疑伊尹不放太甲無識同也伊尹語今孔書太甲篇有之狎習見也不順不循理也祠桐宮湯墓地也伊尹之志忠君愛國以天下為已任者也逆取曰篡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十六 古者士出于農無不受田之家無不耕之士伊尹耕莘亦士也詩云彼介攸止烝我髦士髦士即農夫也周襄井地法壞流民失業士始有無田者非古也而孔子云吾不如老農焉用稼故孟子謂有大人之事所以先四民而異于小人非謂有可耕之田不耕如游士之託于諸侯者比也其所謂食君餽之粟養賢之禮亦非寄食侯門如四豪之食客比也詩魏風伐檀之篇素空也餐食也居是國謂所居之國君用之用其言也安富以釋言國安則常保其富矣尊榮以位言常居尊則榮顯也子弟即所居國人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十六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此與告彭更傳食意同君子居是邦是士之未仕者用之用其言也從之從學也君子所言皆仁義道德尊主庇民之事君用其言則安富尊榮不然其君不用非君子之言不足用也子弟從學則習為孝弟忠信士風以培名教以振君子雖身不受職上有益于君下有裨于民其受君之養豈謂素餐後世學校養士亦用此意也

子弟從學也孝弟以行言忠信以心言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承上章士不素餐類記之王子塾亦疑士不耕而

食故問士何事志行曰事存曰志士現在雖不

見所事而其作用已高尚于向往之志尚志伊何仁

義是也天下莫尚于仁義士立志若曰仁者以一夫

不獲為恥殺一無辜即是不仁義者以一介不為

節取非其有即是不義他日我得志所居無改于仁

殺一無辜吾不為也所行無改于義取非其有吾不

為也仁義帝王所以正育天下也今世殺無辜取非

其有者多矣士志若此雖未離韋布之賤而帝臣王

佐設施已備可謂之無事乎孔子云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今日所求之志即是他日所達之道

故士之志即是士之事也

大人之事如伊尹之任是也小人之事則并其而食

矣與前二章意相承孟子自道也七國富強成風殺

無罪取非有皆當世遊士逢君之惡民賊而為良臣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七

者孟子思以仁義濟世不得志故曰尚志易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即此意

此居仁由義與前篇弗居弗由意別此居由言富貴

不淫有道不變塞也宅曰居以心言路曰由以事言

苟家貧廷壞則不得謂之居與路矣大人之事歸重

仁義二字居由不待為大人時已然矣

齊王子名塾尚上同高尚不同俗也不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居故士高尚其志以仁育義正天下

自任也大人謂為卿相有天下之責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算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七

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因下章舜孝類記之陳仲子能讓齊國而避兄離

母不食君祿以小讓害大倫也虞舜棄天下而急父

難明國法以大讓全大義也陳仲子未有讓齊之事

推其矯潔設不義與之齊國其必不受信信其為廉

也讓齊非小以大倫律之則小衰世大道不明人皆

好名如陳仲子人輕信不察而孟子責其忘親戚君

臣上下彼復何辭故德貴中庸士行首人倫而信

所以折其不情也道不遠人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六七

也

匡章稱仲子誠廉士信之也孟子云仲子惡能廉不信也此云人皆信信其廉也雖能廉亦一節耳天下大經五一廉不可包舉况廉且未信而其他不足信愈明也大廉本乎人情夷齊讓國為兄弟泰伯讓天下為父子故足信也仲子蔑視其君避兄離母不食不居而以為廉即信仲子者稱其廉耳可併稱其孝弟乎無孝弟忠信而語廉潔是以不足信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三

李九

操也不可為也其不義與之而不受也亦簞食豆羹之義也不可信也蓋仲子身為不義有大于不讓國者其為弟也無兄其為子也無母是無親戚也紀人逃世居於陵以君祿為不義是無君臣上下也在此雖與之國不能治而徒以讓國為義所不受者大而不所不得辭者尤大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讓國何足道乎今仲子所辭言不過母食兄室正是簞食豆羹之類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是以不足信也而入往往以廉歸之何與

仲子即陳仲子詳上篇舍猶讓也簞食豆羹言小也人莫大焉言罪之大者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誓與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訟欣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說解

卷十三

李

此章設問亦設答無其事而有其理凡事理各有至極人各盡其所當為勿包藏勿詭隨理明見定則天下無難處之事方舜之為天子也臯陶實為士師當是時假如瞽瞍犯殺人之罪將如之何究而論之臯陶本法官也惟行已之法不當問舜禁不禁舜人子也惟盡已之情不當問臯陶執不執苟事勢窮迫仁人孝子惟有棄天下以全親蹈窮海以脫罪如是則臯陶之執盡其為執而不撓舜之不禁終于不禁而法行子情盡國法伸君不驕臣不諂罪人伏死者償推此以裁天下事無所不用其極則盤錯立解矣乃所謂蕩蕩平平無黨無偏而萬事各得其理矣殺人殺無罪之人罪莫重于殺人法所不貸也以天子之父犯不貸之法使為士師者而他人或可說法

以伸情使為子者而他人抑或屈情以從法度舜以大孝之子又身為天子不難于誦法而難于使法不誦臯陶以明允為士師不難于行法而難于使法必行欲法不誦則惟有存吾親以忘天下欲法必行則惟有執吾法而驅罪人于海外禮地官訓人職云父母之讐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此也蓋權其事理之極至云爾而說者願謂孟子于桃應之間宜若孔子于兩兒之問日不答可也或謂舜宜曲法臯陶宜棄士師或謂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臯陶執瞽瞍而亡舜所亡益多或謂天子之親有罪則議何至于死此皆泥文生解對疑人說委本意惟設變求經因經行權權不違經也常人遇變局改則事理迷惑惟精義者求其當使無餘欠以應天下事自平滿周匝各符其所孔子云殺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一定不易者也其變而適之所損益可知者也六經但言所因而不定所損益所因者百世共守所損益者難于先設是故可與立者未可與權權無定權定即經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不踰雖小出入亦德也故在舜惟知不以天下易親者子之經苟不至棄天下而竊父以逃則子宥有

未盡之情在臯陶惟知不以尊貴而廢法者士師之經苟不至使天子奉法則士師容有未盡之法各權其理之極至如此而就中損益舜欲全親亦終不待挾貴以蔑法臯陶雖愛君亦終不待舍有罪而不討瞽瞍亦終不得怙勢殺人而無所忌憚此權不離乎經者也知經而後可與權也忠臣孝子欲委曲盡情豈能越禮義法度之外哉如前數者之說合下便欲遷就苟且不講于經將令模稜者何所止極雖世路人情甚便而道理虧蔽處多矣人各懷私自便十室之邑不可理也是以聖賢制事合下透徹骨髓眾人論事枝梧皮膚耳此章形容舜孝之至立萬世人子之極結局在終身祈然樂而忘天下二語臯陶執法邊畧輕臯陶嘗佐舜誅四凶瞽瞍有聖子而不知焚廩浚井且甘心凶何如之故以殺人擬之而舜且不難棄天下以全親即視天下猶敝屣責為天子無以解憂之意設為必無之事恆人難竭之情以形舜之孝為絕德而無以加也執之而已言外甚寬綽為士師但見罪人不見天子之父故執之而其他不知也他如為子有無窮之情

聽為子者自盡辭若竭而意甚裕

此章之論如一棋兩人皆國手對局平者不差輸

贏自莫逃末著得全勝如猛火逼出精金來

篇內告梁王雪恥告滕文公事齊楚築滕薛之類皆

由此取裁皆經常不易之理學者達此然後可與議

天下事不然事理無歸者孟浪鶻突與世浮沈而已

○桃應孟子弟子士獄官執之執法也有所受謂法

者天下公共天子受之天不得私也敝壞也蹠疑同

一作躐草履也竊私取也負背任也遵循也海濱窮

僻無入之地也訢與欣同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七十三

孟子章句上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

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垓田入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章即天爵人爵之意借富貴形容道德認齊三子

以脩己愛民之道也居移氣三句含脩己意夫非盡

人子一句含愛民意孟子曰以下申言下寧之廣居

一句包脩己治人全重一居字人主居高則能臨下

居重則能馭輕北辰居其所不動則衆星拱之人心

居安則齊取達源故曰仁人之安宅居惡在仁是也

為人君止於仁止即居也仁即廣居也君道莫如居

仁居何以能移氣天地之間氣而已人身氣之聚耳

氣機升降飛揚不息而皆神之所運神凝則氣調氣

調則百體得養辟益生色神居其所則氣機自寧大

學定靜安慮止於至善意誠而心廣體胖居移氣養

移體之謂也解者但著王子居處奉養者失之論道

德故足歎論富貴則句句世味矣富貴移人氣體世

俗所知也道德潤身生色人不知也實以養實膏梁

文繡以養口體也虛以養虛仁義忠信以養性也世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七十四

孟子章句上

俗見彼而不見此也

居以存心言移者變化之意心為氣主氣為體充志

得所則氣自浩然即居便養氣得養則四體不言而

喻形色改觀居為養主故大哉專指居因王子居富

貴養小體而推及養心也大哉句粘上二句畧斷仁

者心存天下故曰大即下廣居之意勸王子居仁也

夫非盡人子一句即下王子若彼意言外見庶民子

有無居無食者其為人之子同諷王子推恩也自范

之齊道路目擊民艱見王子而感歎猶孔子適衛歎

庶矣之意貴者夏屋而賤者露處富者梁肉而貧者

精粹故曰盡人子也初歎含養孟子曰以下再歎有餘慨王子宮室四句輕遞下揭起廣居一句為全章骨子包學問政事言貴能下賤富不忘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推恩保四海則氣配道義而體備萬物方是廣居末引魯君為居移氣之徵氣發為聲聲生于氣居似人君則聲亦似人君儻廣居似聖賢則聲氣亦與聖賢同矣

范齊邑也望見遇諸途也居處也移變易也氣象也養即所居者之養體肌膚也非盡人之子言王子雖貴亦人子也特其居異耳王子若彼謂氣體不同

孟子說解

卷十

七十五

也居使之然謂富貴也天下之廣居謂仁也根心生意所以尤異于人堙澤之門宋城門也呼喚也守者守門者也非吾君明知非宋君也曾君宋君所居相似故聲亦相似皆居之移人也二國語音本異所謂聲相似者呼喚疾徐高下出自人主者與羣隸殊如今仕路官話南北相似非必吳歛楚些皆以居移也○此章見國君當善養世子與上章參看上章議論遠世情而其理直此章議論近世情而其旨隱上章以警駁為父而有舜憂思怨慕烝又格姦所以致允若也此章以宣王為父而有潛王安樂不戒儲養不

端所以底滅亡也大抵開造之君起于艱難多憂世之主長于富貴多不肖故舜以匹夫為天子說天下猶敝屣而天下歸之以成大孝齊魯之君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居身死他邦以墮先業聖狂榮辱相去天壤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嗣君生長深宮膏粱文繡聲色靡麗極耳目心志之娛怠惰媮安一遇風波則震撼失措故明君教養世子使之居則思勞安則思危即大哉居之意居者人所以安身立命也居高莫如人主周公無逸之訓曰君子所其無逸所即居也無逸即居廣居也齊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

孟子說解

卷十

七十六

召致四方遊惰滑稽浮靡之士以為賓客潛王為世子熏染其習氣必有異于庶人子者矣舜之為人子也無異深山野人耕稼陶漁飢餓勞苦動心堅忍故能澹智溫恭聰明四達躋天地于平成齊王子何以異於人哉其遭孟子於路車馬服飾揚揚自適不問有下直之禮延訪之勤莊周所謂鴟梟據腐鼠嚇鷄鶩者也孟子喟然發歎逆知宣王無令子而繼體有危亡之禍矣此歎當在齊取燕諸侯謀齊燕人叛齊孟子將去之日其後燕昭王以秦楚之師伐燕潛王走衛衛君辟宮舍之潛王不遜衛人侵之去適邠魯

有騎色郵... 淳齒教之曰昌博之間方數百里雨血天以告也地
 圻至泉地以告也人有當闕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
 皆告而王不戒遂殺潘王于莒以若所云平日昏頑
 驕恣非其居使之乎向使能居廣居虛已樂善富貴
 不盈何至天災人禍并至而尚不省追思孟子之言
 真善察矣宋引魯君微何也齊魯一轍也孔子之不
 行于魯孟子之不行于齊同也齊潘王死于莒與魯
 桓公死于齊魯昭公死于晉同也桓公宋出也春秋
 初年魯宋同盟末年昭公出亡宋元公將納之而卒

孟子說解 卷三 七

于曲棘昭公往來齊晉道由宋故魯君之宋蓋指桓
 昭也有國家而不得安其居身死于他邦所以謂之
 居相似也○或疑史稱齊潘王之死于莒也太子法
 章狀貌奇偉變姓名為莒大史殷家備殷女奇其貌
 當貴私之後法章復國為襄王殷女為君王后孟子
 所歎齊王子即法章也嘗考孟子未嘗事潘王自不
 及見法章此王子為潘王無疑

孟子曰食似而弗愛豕愛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也
 列國之君愛士者容有之小不過飲食之餽大則幣

而之將而已皆非有尊賢敬士之誠是謂不敬之愛
 非真愛也無實之恭敬虛禮也君子豈肯為虛禮所
 拘執乎

首言豕交獸畜之論不恭敬之失非謂即豕交獸畜
 君子也恭敬者以下推恭敬之虛實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幣交視愛弗敬者加文矣但未知其心故
 察其虛實非以無實當豕交獸畜也無實比之不敬
 者已有幣交矣君子所就三終于免死故食為極薄
 其次加愛次加禮文次加實心今人飼豕為將殺而
 用之也故弗愛飼犬馬愛矣然叱呵鞭策之弗敬也

孟子說解 卷三 七

愛士則敬矣然敬亦有虛實恭敬之心實也幣帛之
 將虛也有有恭敬而無幣帛者亦有有幣帛而無恭
 敬者故君子不信也

獸犬馬之類畜養也幣玉帛之類將奉行也未將謂
 先有恭敬之心而後以幣帛將之也拘猶留也羈縻
 之意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耳目口鼻之屬成像曰形形見曰色即形之色
 也言色可見者以顯其不可見者天性天所命之性
 天性無形不可見而形體之可見莫非天性也今人

分耳目口鼻為形分仁義禮智為天性不思除却耳目口鼻何處更得仁義禮智率性而來踐形而往卽形色皆天性之實地但惟聖人能之而衆人不能耳聖人純乎天性而百體從心衆人局于形骸必克已復禮養性以脩身乃庶幾耳

性無形難言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現成曰故素履曰踐其意同踐者率循不違卽率性之道也世儒言性索之杳冥言形謂為耳目口鼻于聲色臭味人欲也然人外無天欲外無理形外無性惟衆人恣形縱欲馳騁放逸鑿其故不踐其形

孟子說解

卷三

七十九

性善論上

踐者信步安行子云踐迹入於室四肢百體皆神明之用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過乎物皆謂之踐耳司聽隨所當聽而踐以聽目司視隨所當視而踐以視餘皆然各順其軌不爽其則周旋中禮從心不踰軌形色而非天性乎聰明四達盡人盡物贊參位育皆盡性之能事豈求之杳冥而為天性則佛老之性非聖人所謂性也
天性不外形色大道不遠人情聖教下學而上達中庸所以為至德也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天性洋溢言動成爻象衆人天性形體同而良心格于

嗜慾以小害大心不能思而耳目之官奪于物交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神明失主百體紛騰無如形何焉乎踐形雖不踐而性善自若也聖人踐形卽是率性衆人不能踐以形自累非性之罪人當務克已以養性可矣

此理氣合一之論孟子以才情言性卽此意後儒分理氣為二幾見天下人不盡理而形途空虛者道一而已原無氣質理義兩項之別今以運動周流者屬氣以肌體髮膚屬質所謂仁義禮智繼善成性安頓何處肌體髮膚運動周流率而由之卽是天命之

孟子說解

卷三

全

性善論上

性除却時行物生別無命除却形色運動別無性達此謂性不雜乎氣質可謂性不離乎氣質亦可不達乎此謂氣質是性非也謂氣質不是性亦非也告子云生之謂性與形色天性何別畢竟非是及孟子自言依然卽此可會通矣禪家踏襲以為密義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替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古者喪期之內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預外事非徒衰麻哭踊之謂居喪也故國君五月居廬三年不言禮也後世以為不便自宰我已欲短為莽年齊王短喪亦欲為莽也故公孫丑以為猶勝于已而不為者孟子所以有終兄徐徐之喻也王子母死即此時事王子母蓋庶也死厭于所尊不得終喪故王子使傅代請于王求居喪數月公孫丑因謂王子數月尚不可得莽年不亦可乎不思王子數月不得者禮之所禁無如之何若親喪三年上下同也誰其禁之而王自欲短之所以不可耳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一

無心易上

終戾也徐徐輕緩也其傳王子師傅請請于王也請數月之喪即今乞假之類終之不得禮所禁也即儀禮公子為其母喪之禮愈於已勝於不居喪者謂夫謂向者終兄之喻也莫之禁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儀禮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繅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按禮貴臣貴妾總麻大夫無總況諸侯乎故曰君之所不服也王子不得終喪以此朱注謂終於嫡母不敢終喪未確按禮降服有四等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以厭

臣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于親之降也謂以尊降為辨分也以出降為情殺也○若夫降之旁尊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但以其父之所降已亦降之則似迂矣故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此天理人情固然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裁非聖人得已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孟子說解

卷十一

十一

無心易上

君子教人言語為多時雨化如教類子克復教曾子一貫之類心授神與若時雨之潤物受益而不知故曰化之凡善教者啓憤發憤莫非時雨不獨語上為然雖成德達材答問未有非時強聒者此施教第一義也成德謂其人德性醇厚薰養以成之達材謂其人材識通敏開導以達之答問者隨其所問解疑解惑不必皆受業也私淑艾者聖澤百世不斬懿訓昭垂後學私取其善道以自艾治不必皆親受也私淑雖存乎學者所以艾之亦賴君子之教清潤曰淑艾草曰艾艾與乂同治也斬艾自新之意所謂自怨

自艾也五教意指孔子私淑孟子自謂

五教有等時雨之化默識心傳上也次成德如仁義

之類隨其性之近者曲成之德成而上故優于材材

如從政治賦為宰之類于事能濟不必有德答問不

但答門人之問如答萍實商羊之類皆教也私淑艾

兼上四者皆有

洪範又時勝若言之德作又言即教也詩云或肅或

艾艾即艾也又如字讀藥草名艾又則善君子之教

遠而善也漢淵曰淑攻艾曰艾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三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

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數知率君子引而不發

雖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公孫丑素聞孟子仁義性善堯舜可為之說故歎其

高高斯美美克實也美故樂從高則苦難欲孟子別

開方便遷就學者使從而不知道有定體君子安能

別為一教如大匠引繩削墨更不能于繩墨外別立

一法如教射者持滿審固更不能舍發率外別立一

法君子教思無已苟可開導豈其靳惜顧道有可傳

有不可傳可傳者君子引其端不可傳者君子不能

發其所未發者已躍然于引伸內矣蓋事事物物

各有至當恰好之理即事即物而在卓然不可易但

學者工夫生疎氣質偏駁物欲牽累于所謂至當恰

好者齟齬不能從非教者之咎也苟其人天資明決

學問精熟便是能者于躍如之理自允執厥中妙合

天則而從之不違若其不能君子將若何唯有守繩

墨發率深造以俟其自得而已

道雖無形而有定體教雖多術而有成法不可易也

丑言高美所難在高故承之以登天曰使彼企及疑

道是君子可主者欲改變其法以從學者不知道體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十四

固然教惟因之不能易也如射者無教得引弓之法

更無舍矢命中之法要之命中亦只在引弓內矣中

道而立宛似張侯設正景象曰中道以解登天之疑

立字根改變二字來立者立于彼立故不可改從者

往所立人能從道道不能從人所以為立

君子之教以仁義為繩墨性善為教率此其不可變

者也若夫啓迪開導惟有言語一途而言語所傳不

離糟粕其菁華終非言語所及然已即默焉于其心

之內君子欲盡發不能非能發故隱也道體知堯歎

者豈能遷就之中即是道中處即立處性善堯舜之

理不外孝弟言行可知可能非高非卑非近非遠即微是顯即外是內周匝平滿古今賢智豈不肖共由是曰中道而立道本無立隨中在中本無象立以象中中立非有非無教者授中學者擇中兩端允執是名中立能者從之從中立也回也擇中其從之也師過商不及是不能也語參一貫語賜無言旨不殊而曾子曰唯子貢無述有能有不能也從者不違也與言不違退足以發顏子能者也中道而立即卓爾也雖欲從之從所立也從無所從乃為能者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事也顏子有心欲從所以不及聖人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全五

孟子說解

人性皆善有物有則率性而動莫不各有至當恰好之理所謂中即和也不鑿其故以利為本則自能用中擇善如大舜顏子是也其本不外性善而其功不越仁義學者但虛心寡欲循循下學日用倫物衣冠言動間皆是卓然可從之路先儒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所以為道與所以為教皆不外此引而不發今禪家機鋒襲用此意而徒以無心影響為頓悟半語投機輒許見性後此迷復罔終而既已

接傷印可稱為得法矣如五霸假仁義但同盟即亂賊亦是諸侯佛法亂真似此故君子深道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苟不中道而立雖能者之從亦是談空說妙恍惚無據者耳聖道可與立然後可與權顏子若非立卓爾而欲從末由亦何異談空說妙者乎高言其體段有企望意美言其藏蓄有歆羨意高即堯舜可為美即善信克實皆丑所嘗聞于孟子者繩以為直墨以畫度毅張弓引滿也率律同法也張弓正體引滿向的用巧之法也引而不發謂如善射者引弓而未發矢發即破的故曰躍如躍踴也隱現

孟子說解 卷十三

全六

孟子說解

出沒之狀中道道理自然之極立謂卓然不易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是也能者妙悟上達者也從不違也從之從中道所謂允執中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身人者也殉者從死之名猶俗云生死相依之意身殉道道殉身周旋不舍也有道之世身出道即殉身而出出必以道不為苟出也無道之世道窮身即殉道而隱處必以道不為苟處也道與身不可相離若有道而競榮寵無道而甘屈辱是身與道相捐謂之以道殉人

而已如身何如道何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左新禮而不答

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政勞而問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滕更以國君之弟從大賢遊而貴介自負其識趣可

知孟子尚不絕之于門牆外有教無類也時或問而

不答所以折其驕貴之氣使自悟不脣之教非真絕

之也

滕更滕君之弟若在所禮言其貴宜見禮也挾謂其

心自視與諸弟子異非陵其師也賢謂已賢于諸弟

孟子說解

子長謂在諸弟子中年長勲勞謂有功于國周禮王

功曰勲事功曰勞故謂故舊之家心有挾則其中不

虛而善不入故皆不答滕更有二挾貴挾故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人之神氣任其昏頹則無不廢之事無一可用之情

激勵太過又急遽而難久所以君子有養氣之學無

忘無助仕止久速時中而已

聖賢學問惟有天理人情于天理上不可已民義物

則是也于人情上不可薄愛親敬長是也學問上不

卷十三

六十七

孟子說解

可學存心養性是也以優游涵泳之功行不可已

事蓋不可薄之情深造自得則堯舜可為性善之

不外此矣進處即是不已不薄處矜其偏而至干

等襲取是進銳也不恆無實是退速也雨集溝盈涸

可立待掘苗助長趨視即槁矣劉向云川以透迤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泳

故能象佛氏之學於事無所不已於情無所不薄以

頓悟為聖果以階級為權乘與聖道及俗儒崇信所

由誤也自此以下三章意相承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

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說解

君子於天下之物生養擗節所以愛之也愛之而

以為不忍傷一物則仁也仁施於物有所必窮而

迂濶鄙吝君子弗為也其於天下之民推心施恩

以仁之也仁之而皆以為一本同胞則親矣親

于民有所難徧或溺于姑息小惠君子弗屑也故

施于親不以待親者而泛及民則仁之所及者公而

非私仁施于民不以待民者泛及物則愛之所用者

無而非吝不然沾沾煦煦可以治天下乎

章仁義并運經世大法因上章不可已

章仁義并運經世大法因上章不可已

卷十三

六十八

孟子說解

則其可已可薄者也較重上四句弗仁弗親邊見愛之公而仁之普非沾沾煦煦之謂也愛則思仁仁則思親君子豈忍處其薄顧天下未有情勝而恩不竭者故愛有難兼仁有當裁用情大過反昵為靡虐非至世之大猷也仁育義正理一而分殊陽舒陰慘春生秋殺天地聖人不能違也親吾親遂欲使天下皆吾親仁吾民遂欲使草木鳥獸皆知民天地聖人亦不能矣

愛物惟不暴殄而卒不免于刀鋸鼎鑊之用是猶未盡仁也然食以時用以禮不仁容何傷仁民則所欲孟子說解 卷十三 九十九

與聚所惡勿施而卒不能以人之老為吾老以人之幼為吾幼是猶未全親也然以佚道使之以生道殺之雖不親容何傷二氏所以異于聖人而不可施用惟其混同不分愛而遂仁仁而遂親也如墨翟以鄰子為兄子梁武帝以麴為犧牲亂常廢禮故不可用天地有生而無殺不可以造物聖人有仁而無義不可以宰世君子內仁外義不可以為學佛氏戒殺放生不可以為政豈如聖人親親仁民愛物萬世由之而無敵也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意

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知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認小功之祭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為親賢而發知者知人為先仁者親賢為急知務知人即知智之務也仁務親賢即知仁之務也不然舍大而務小是謂不知務故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憂孔子告樊遲仁智皆主人言即此意也賢不始于知則愛無別故必先知而後能愛誠能知其賢而親之不必過用其心與臣下爭能而百工釐庶績熙堯舜所以大哉君哉而為知務者此也孟子說解 卷十三 九十九

知務者知主術也此因上章類記之智不務察仁不務惠亦弗仁弗親之意也畧重仁邊智以妙仁之用離智則仁可欺而為愚離仁則智過察而為刻故仁莫大于得人智莫先于知人也章內曰無不曰徧皆仁之容也曰當務曰急曰先皆智之別也語意聯絡智言當務為急仁言急親賢為務親賢即是急務知即明于用仁也仁者用而緩急得宜守約施博愛周天下皆知之精其理也待人以仁天下而愛無不徧事無不集智亦無不知矣故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之者而惠何憂乎雖楚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色孔壬禹所以謂唯帝其難之也說者分智急
務務仁急親賢兩項失之

不能三年之喪四語形容智不務親賢無以廣仁惟
驛嫗小補從井救人沾沾煦煦仁亦愚耳豈如為天
下得人者無為而治仁覆天下也哉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服之輕者三年包舉矣今不能行三年喪而祭
三月五月是猶不為天下得人而務分人以財教人
以善也放飯流歎飲食狼戾如此雖有乾肉何暇以
手斷決是猶不哲不惠而欲無畏孔壬也顛倒錯亂
孟子說解 卷十三 九十一

是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喪之大者總麻三月小功五月喪之小者
放飯大飯流歎長啜飲食入口多而欲速貪饗之狀
也決齧通以齒決斷物也乾肉難斷齒決則失容以
手掌之而食禮也放飯流歎失禮之甚問不齒決訪
其細也

三年之喪說見論語總麻小功服之輕者儀禮總麻
三月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總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按小功重于總
先總後小功亦倒見之喻小功布功細于大功也上

曰衰下曰裳牡麻細于直麻無實者也經首要經也
小功以下之經麻皆澡治卽葛謂三月既葬以葛帶
易麻帶終五月之期也總絲通布縷細如絲也麻謂
以澡治之牡麻為首要經故曰總麻三月而除五服
之輕者也十五升朝服之布也升八十縷凡千二百
縷也抽其半用六百縷也事洗浴也洗浴其縷而縷
布成以為衰裳不復洗浴也凡洗浴其縷者縷在外
也洗浴其布者縷在內也小功布十一升大功布九
升布縷俱不洗浴○少儀曰侍食於君子毋放飯勿
流歎小飯而亟之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孟子說解 卷十三 終先 九十一

郝敬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自此以下四章皆言好戰之罪因前章言仁親愛而類記之所不愛即前弗仁弗親之意仁者雖以萬物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一

盡心章句下

為一體而愛有差等諸侯寶土地未嘗不愛而以視民則所愛尤在民土地其所不愛也以民視子弟則所愛尤在子弟民其所不愛也非不愛民與土地也親疎貴賤分殊聖道所以異于二氏也

六國之王以土地之故殺人皆不仁者也梁王更以土地之故殺其子弟殆有甚焉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如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老幼是也仁者推恩有序以其愛親者愛人不仁者倒行逆施以忍于他人者忍于親公孫丑何謂之問問不仁者耳蓋推恩由親及疎良心自內出也不仁因疏遠親物累自外至

也

糜粥也以生從死曰殉驅子弟以殉殉前戰敗死者前為土地驅民戰死後又驅子弟再戰死是以後死者殉前死者也前以民殉土地後以子弟殉民要之驅子弟亦為土地非為民也但子弟後民死故謂殉民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以土地及民與子弟也

史魏世家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使田忌孫臏將兵救趙敗魏于桂林三十年又伐趙趙又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

盡心章句下

與師使龐涓將太子申為上將外黃人徐子止太子曰勝齊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不勝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欲還御者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遂與齊師戰于馬陵敗績齊虜太子申殺龐涓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孔子云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甚者自大夫出春秋之作為天下無道也若有義戰是天下有道以上伐下春秋不作矣彼善於此者遷就之辭于兩罪中權其稍輕者春秋書戰凡

二十有三書伐凡二百一十有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問包茅不入昭王不返楚莊王伐陸渾之戎以陸渾逼周犯王室也此類較無故侵伐者為猶善然皆非有王命討罪自上伐下皆諸侯自相攻伐耳敵國謂名分相敵之國非讐敵也征之言正也以上伐下為正以諸侯伐諸侯即有罪當正而非天子行天子事亦不正也何以正人故曰敵國不相征所以春秋不義人之戰也大抵春秋紀亂之書不但無義戰亦無義人無義事後世說春秋妄起凡例崇樊桓文如召陵城濮之戰皆以為義認也經術之訛莫如說春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

秋千古知春秋者惟孟子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章為杜嗜殺者之口非直說書耳觀前後二章可見血流漂杵不知當殺幾百萬衆決非聖王好生之心據理斷之決不可信

經解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即此章之意古書竹簡篆文煩難自不能多孔子所刪四代書不過百篇而漢伏生所傳僅二十有八篇為真古文孔

安國書傳後出多二十五篇大抵後人補葺其離帝典為二割臯謨為益稷蔡仲之命稱周公殺管叔此犖犖不然之大者矣秦漢間有張霸作偽武成及他書數十篇流傳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安知孔書非以霸易霸也計孟子所見武成非古按其誣何止血流漂杵一語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稱至德奈何伐商動援文考謂其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是誣文王也孔子謂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是武王在日古公季歷尚未王也而武成皆稱大王王季然則武王克商匆匆旬日間即追王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

先祖不已急乎又述其祭告所過山川之神自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又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時師尚未至商郊紂尚在天下尚有王而武王輒自稱王誇有道曾孫豈聖人語按其全文先後無次何獨血流一語書不可盡信何但武成一篇耳而孟子獨舉此者惡其傷好生之心與于不仁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兵者殺人之事古聖人聰明睿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欲殺無道孔子曰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殺勝殘去殺聖人之本願是以靈公問陳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七國好戰殺人而武成為強戰口實孟子所

以欲并武成廢之也。或曰：紂前徒倒戈自殺耳，非武王殺之，曰：即非武王殺之，聖人亦不忍也。昔晉桓玄征殷仲堪，請釋惠遠，問何以見，願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惠遠讀書，頗識聖人意，經生不如也。

○書牧誓云：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羗髮微盧，濮人咸在。又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惟子侯。又云：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惟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史云：武王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衣，王衣自焚死。武王入至紂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呂之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或云：武伐紂，巴師勇銳，歌舞以陵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稱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或云：紂陳其辛，左億右億，或之不應，還其刃，顧以向紂，紂走，還殺，廟身，闕而死。左右與紂屍棄之，王門外觀者進蹴之，其腹爛，其腎踐其肺，肝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投之，未已也。按諸經傳語，一大抵極言紂惡耳。子貢云：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君子惡居下流，天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

下之惡皆歸焉，即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前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辭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深得此意，孟子論詩，譏高叟論書，紕武成，學者窮經，而以固執之見，附會穿鑿，其害與離經叛道等。昔人問陶弘景註易與註本草，孰先陶云：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有不得其死者。唐子西謂弘景知本草，不知易，註本草誤禍小，註經誤禍大，窮經不明，誤天下蒼生，如漢新莽變法，晉王何清談，宋王安石新法，莫不授經，據古而禍延生靈。或曰：信不如無，何獨一武成耳，是以明經難也。

易云：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武成血流漂杵之訛，不足信，而其言列爵惟五分，土維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此亦武成語也，而可以不信乎？故孔書雖廣，亦有不可廢者，四十五篇雖真，亦而非今哉？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辭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明乎此者，可與言六經矣。

武成周逸書篇名，武王既誅紂，紀成功之辭，策竹簡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六

並與冊通一作箋簡扎牒畢四名一物單扎爲簡
簡爲冊古無紙用木曰版用竹曰策二三言不多也
杵春杵也血流杵言殺人多而血流漂杵也古武成
已亡今孔書有武成篇辭云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
野開有陳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
皆後人綴葦語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
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七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章重國君好仁二語引湯武以見無敵在仁而不
在陳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以仁罪不仁以正
征不正本不爲好戰而與自可以不戰而服未有殺
人之事而以之自炫耀者故必有湯武之德然後行
征伐之事

有人曰述時臣自負之言也魯前篇云我能爲若約
與國戰必克之類陳行伍之法也戰交兵國故也大
罪謂是不仁而爲之強戰民賊者也卽強民者不容
于堯舜之世之意好仁謂平日脩德行仁也無敵無

人與爲敵所謂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者也既無敵
則戰陣自可無用矣南面三句逸書之辭湯伐桀之
事見梁惠王下篇革車兵車用皮革鞣束使固也三
百兩三百乘也一車兩輪故曰兩虎賁村官之稱所
謂千夫長百夫長者也王曰武王言也戒商人無鴛
畏本安寧爾也非敵百姓爲取殘賊也崩低垂也自
上而下曰崩角額角稽首以首叩地此亦逸書之辭
今孔書泰誓文小共征之爲言以下申明好仁無敵
以仁易暴正也已者民各指其國君之不仁者也
按古兵車一乘法用百人三百乘則當用三萬人虎
賁謂宿衛將帥之臣泰誓武王自言予有臣三千卽
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之類每長各千百人則士卒
之多可知而本紀但云甲士四萬五千人東伐紂蓋
言周士耳又云諸侯會者八百牧誓云友邦冢君及
庸蜀羌鬻微盧人皆在則皆以其衆行不止四萬五
千可知本紀又云紂聞武王來發兵七十萬迎敵夫
以三州之地垂亡之衆爲卒何能具七十萬大
抵紂亡以暴不以安武王之王以仁不以衆論者但
辨仁不仁其多寡不足較也孟子前章謂書難盡信
信則長好戰之風此章以書決成敗不信則不見仁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八

者之勇故讀書在觀理而已

周書立政篇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禮夏官有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其屬有虎士八百人賁舊作奔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為賁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借藝言道也灑掃應對進退者下學之規矩精義入神周旋中禮者上達之巧巧由規矩入學者由規矩習熟馴至于巧工師亦有目巧不用規矩者不過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九

妙合規矩耳非能有加于規矩之外也巧不可頓授工師雖巧但能以規矩授不能以巧授道可言傳者雖精只是規矩邊事不言之秘非言所及在學者誠體承任而已

梓匠輪輿解見滕文公下篇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菽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上衣鼓琴二女果下若固有之

候貧候富境有先後聖心惟一在貧賤不冀將來之榮在富貴不覺往日之困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此亦自孟子看出聖心不自知也

飯食也糗乾糧也茹猶食也草蔬菜之屬也若將終身不解貧也袵單衣也昏禮畢袵玄古禮衣皆單書云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鼓琴舜彈五絃琴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二女堯二女舜妃也果與裸同通作灌進酒也周禮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天子大祭祀賓客王正裸后妃亞裸詩云厭作裸將酌祭獻尸曰裸獻賓客亦曰裸禮記投壺云奉觴賜灌卽果也舊解女侍曰果是以果為裸程之裸誤也若固有之不驚其寵也卽有天下不與之意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十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強戰之徒殺人父兄孤人子弟天道人事無往不復讐仇相報祗自屠戮耳方其殺人親之時豈料自殺已親一往一來不過假手豈如忍忿室欲休兵息戰各保其父兄親戚之為仁術也哉

孟子曰古之為閭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閭也將以為暴戰國時一切取民之法違古制多矣然皆作法為恭或因暴變法其不變古法而為今之害者莫如關征

一事為貪且狡也。本以防盜而盜反在官本為盜設而設乃為盜方其禦暴也。寇自外來及其為暴也盜自內出。自外來者可禦自內出者誰防未嘗變法而法壞本以衛民而殃民。今之事君者誰為此謀所謂逢君之惡者矣。

關門關也禦盜防寇盜也為暴征商旅也古者四郊四境皆設關以幾出入備非常後世因以征權商旅故周禮地官有司關之職掌國貨之節司貨賄之出入者凡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故周禮非古也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上

之征猶幾凡四方賓客敬關則為之告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此則古之遺意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道者天理人心之公脩已治人之本得之則推準動化無往不利失之則悔吝憂虞跬步不通身與道違則其道不可行於妻子令與道違雖妻子不從其令妻子卑順尚不行而況家國天下乎徐幹中論云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

不可得而欺也如此則不喜怒而德行行于閭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大人正己物自正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凶年多饑孽家富則凶年不能殺邪世多小人德充則邪世不能亂苟德不周則根本淺而風力輕小遇坎珂枝梧不給輒生退阻況舉世昏惑而欲以孑然一身撐持宇宙非盛德之至焉能左右逢源守先王之道不亂如吾孟氏者哉

周徧也周于利者其利孔多如五穀不登則有廢居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上

之資所以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資深不窮才足以有為而守有所不為故邪世不能亂亂非必全無德世衰道微賢者亦不能自持如楊雄事王莽荀或從曹操非亂與小有德而不能周也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矚然泥而不滓乃可謂盛德之至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章極盡好名之隱讓千乘未容易非謂如此者皆好名夷齊是好名者此言人而好名雖夷齊之事亦能為之必是真夷齊處千乘之國如此處簞食豆羹

三者治國之要首在用賢有仁賢則教化興經制立無仁賢雖儉案備猶無人耳無禮義則綱紀陵遲風俗頹敗何以爲國無政事則民瘼情而俗奢侈生財無道取用無制國之貧窮可立待矣

此章首仁賢卽智者急先務在親賢之意不曰無仁賢者仁賢不限于地信任存乎君有賢不信猶無賢也賢者以仁存心故曰仁賢如殷三仁之類用賢則國運振庶事張空虛者否菴之狀無禮義無政事皆空虛之狀入其朝尊卑無等貴賤無章國體安在觀其政恆產不制穀祿不平國計安在管子云禮義廉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古

孟子

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周禮財用掌之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制邦國之用皆政事也是以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所謂財用足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田氏竊齊韓趙魏分晉皆以不仁得國故曰有之七

王思踵此術併天下無是理矣蓋霸者之事偏勝獨強損人利己故可竊國王者怙冒無外九州非一家四海非一人偏霸之術未可望其必效也嬴秦氏偶得之而不能一朝居不可言得必如三代有道之長而後謂之得天下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菜盛成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天立君爲民君立社稷亦爲民故天下莫重于民君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古

孟子

道莫重于得民世主驕奢淫佚視民如草芥其稍知自損者惟念社稷重而視民蔑如矣不知至賤者至貴者之基得乎田野之民可以爲天子若得乎天子不過爲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爲大夫耳故曰民爲貴是天子所自出也至于君不能脩德行道使社稷傾危則改而置君是君且輕于社稷而況于民乎其祀社稷亦爲民祈福也若備物以享而社稷不能爲民禦災飢饉則雖社稷且爲民改置而況于君乎故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

此章總見民貴人君所共保社稷惟民得民爲天子

如湯以七十星造商文王以百里興周非民心不至
此詩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此也得乎丘民一段中
民為貴諸侯危社稷以下二段亦申民為貴諸侯危
社稷危民也社稷旱乾水溢病民也所以皆變置變
置社稷由諸侯變置諸侯由天子無天子由貴戚之
卿國人變置其君則亂矣其以危社稷則同也

丘民田野之民田畝曰丘危社稷謂君無道國將傾
也社土神稷穀神土地生百穀養民立國之本也故
國家稱社稷變置改建也別立賢君以主社稷也性
純曰犧黍飯也在器曰盛旱乾水溢歲凶病民也變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十六

置社稷毀其壇壝作更新也
百物之精皆為鬼神土穀養民之大者其神尤靈土
神曰社穀神曰稷春祈秋報則祭祀祭者人道也天
地山川社稷非人而人以祀之必擇人嘗有功德于
其事者配之以接其神靈故配天以伏羲神農黃帝
少昊顓頊嘗為天子功德配天也春秋傳共工氏之
子曰句龍嘗為后土烈山氏之子曰柱嘗為稷夏以
來祀之周棄亦為稷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
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皆祀以為稷共工氏之裔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祀以為社孔安國云湯革命創制欲變置以後
世無及句龍者而止程正叔云句龍與棄皆以有功
祀水旱故變置朱子謂一時之灾豈可忘萬世之功
所謂變置者改其壇場耳按朱說是也先輩嘗云句
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
之上而息即此類然亦委巷之禮耳孟子但借此推
社稷之為民非必以水旱遷社稷為完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十七

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章言士以行誼為重能極盡乎此之謂聖聖人所
以師表百世惟廉恥忠厚人心所同聖人先得人心
同然耳其師百世風天下機括在此苟非出于民秉
雖奇行瑣節好異之士密或稱述欲頑懦鄙薄之夫
聞風興起不能矣愚不肖所可知能者即是聖人故
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士能立廉恥篤恩誼聖人之徒
矣
古人多矣獨推二子何也士行已惟清處眾惟和清
則節概立和則情誼通兩者脩已治人之要廉頑立

惟敦薄寬鄙皆著二子風上說風大然後萬物鼓舞
莊周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力伯夷之
風如非君不仕非友不交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之類
皆清也柳下惠之風如不羞汗君不卑小官與鄉人
處三黜不去之類皆和也其清曠然不滓其和重然
無間各詣其極故與人言伯夷之事皆有起色與人
言柳下惠之事皆有遜心清風如秋而物皆斂和風
如春而物皆暢故足以激發頑懦開豁薄鄙賢不肖
之相觀如水火之相薄未有感之不動者良心在人
千古一日故世不無頑懦薄鄙之夫而患無二子之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十六

德意

高風士能制行如二子以之化民成俗易矣故君子
深有望于士之能風者
奮乎百世之下以上申明所以為聖人由百世師之
意二子自來未有稱為聖者自孟子發之以其為士
類師表也二子行未免少偏于不足中揚誦故語甚
鄭重行造其極曰聖二子聖與孔子少別聖之時者
風不足以盡之風者天時之一氣耳責夷之清以敦
寬則不能責惠之和以廉立亦不能矣故曰奮也奮
有意聖之時者無意元氣渾渾即不須言奮奮則陰
與不恭孟子嘗謂君子不由此為激勵世風特加崇

獎商多義士伯夷以廉著魯多君子柳下惠以和稱
較之五百年之聖稍不及要之伯夷不能使其君不
為紂柳下惠不能使其弟不為跖故曰齊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與孟子當亂
世慨然以仁義自任願學孔子七篇之言為萬世師
其廉頑立懦敦薄寬鄙何但夷惠之為烈耳愚亦曰
孟子百世之師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于親炙之
者乎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十九

德意

下惠無可去之邦故甘心三黜伯夷遇文王之主而
亦不仕所以清而不和伯夷有叔齊之弟故友于篤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與人無兩體仁即人之生理人即仁之空形非人
則仁為虛理非仁則人為頑厥一片惻怛慈愛凝成
一副筋骨血肉聯合無間解道所出也筋骨血肉今
此惻怛慈愛惻怛慈愛運此筋骨血肉率性而動所
知所能無非是道此易簡直捷之論
仁也者人也是一句便是合而言之非以人釋仁也人
渾是一片生意耳目口鼻即聰明睿智人能弘道道
待其人而行世不知仁而樂氣言理又不知人而離

性言形皆未為知道也此章卽形色天性前篇以才情言性亦此意仁統萬善乾始生生成繼之本道之原也洩露全在人參贊位育上下同流皆人分上事故曰道不遠人

形外言性人外言仁分道器內外顯微從來久矣孔子謂形上為道形下為器下學而上達道器聯絡有上下而無彼此所以救破裂之弊一貫之旨也子思云莫顯乎微合外內之道蓋云云形色天性皆本孔子之意孔子亦云仁者人也亦合而言之與下學言不得不分與上達言不得不合要之道無分合無上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

下合而言之亦是方便接引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孔子用行舍藏隨時處中無意必固我孟子分疏出覺聖人渾身是道君子隨處見道此語已具前篇重拈出贊歎有深味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脩德宜免困餒孔子陳蔡之厄絕糧七日何至此極蓋遭逢世亂上無明主下無良臣天地閉而賢人隱易所謂否上下不交君子道消之日也焉得不

困若生逢泰世豈以脩德行道之君子而遭飢餓者況聖如孔子乎信士不遇難也不曰孔子曰君子曰子路問君子有窮解釋而言顏淵曰不容何害不容然後見君子向使孔子納交苟合必無此厄所謂君子固窮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者也

貉稽曰擔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聲田上厥慍亦不隕厥厥問文王也

士患不為聖賢無患不理於口能為孔子雖羣小慍之何傷以慍之者羣小耳能為文王雖犬戎慍之何傷以慍之者犬戎耳士貴自脩豈求理于人言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

貉稽人姓名猶調也士憎士不同俗為衆所憎也

情慍憂意慍怒意此仁人不遇之詩孔子所以窮也肆遂也大雅諫之篇言大王避狄遷國內不弛防未殄絕其慍怒外脩鄰好不隕絕其聘問此大王之事文王所以興也引以徵士憎多口無傷之義

貉稽是孟子門人故孟子舉士引二聖勉之理舊作狸訓頰猶漢書其畫無狸之狸憎舊作增訓益文義欠順下文兩引詩言慍卽憎意也柏舟之詩原不為

孔子作編之詩亦不指文王事是乃孔子文王之所遭也憂心悄悄不殞厥問二語見彌謗之道謗之爲名也拒而愈來訟而愈多語云救寒莫如重裘療暑莫如清冰止謗莫如脩身有悄悄之憂自能解愠于羣小有不殞之愠益脩不殞之問所以無傷若任其多口豈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道乎

柏舟之詩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過小人在側也綿之詩言文王之興由大王也孟子以柏舟爲孔子以編爲文王不隕厥問謂大王不絕聘問事大之禮而孟子引之謂不墜聲問脩德之徵猶于貢

卷十四

三

孟子卷十四

引切磋論貧富于夏引素絢論禮所謂不以辭以意逆志也韓嬰作詩外傳本此子云告往知來始可言詩孟子譏高叟戒成丘蒙皆此意如朱子解詩則此章亦未免郢書燕說之誚矣餘詳萬章篇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人主雖不肖責人必以善惟賢君自新新民曉之而人喻若世主身爲狂愚欲人昭明其道無由矣爾使不同賢者使人條教章程本明德中來源濟表正措當理勸懲合宜民曉然知從違之準遵道進路數

化所以維新今之使人者表邪而源濁徒以法令糾度違理拂情是罔民也民驚擾惶惑莫適所從終于昏亂何以昭昭先覺而後能覺人凡設教者皆然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奚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楚蠡韓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此若分二章非也論人心通塞之機係乎用不用用卽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用卽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也人心何日不用顧用于禮義則我爲主

卷十四

三

孟子卷十四

孟子曰我用于欲則物爲主而我未嘗用其心爲我用義理常明而成道路心不爲我用物欲鋼蔽而成茅塞孟子所以舉山徑通塞譬高子自用其心高子未領蓋人心亦有不用而靜常用而昏者如告子勿求不動亦是一種學故援古樂器爲徵附合用不用之說掩飾茅塞之陋意謂用則通不用則塞誠若是則禹之聲不亦尚文王之聲乎孟子問何以言之對曰禹樂存者皆撻擊之而剗矣用而然也文王之樂不然爲不用也儻亦路與茅塞之分邪孟子曰追蠡不足以明用不用何以辨禹樂之爲優禹樂追

蠡由于歷年久如城門軌深由于日久車馬多非一車兩馬所能致文王之樂互千餘年亦如禹之蠡矣猶山徑蹊間人行久自成路若乍用乍輟雖城門通衢不成軌況山徑乎故追蠡但可驗久近未可定優劣也

義理之心常用則著察不用則錮蔽如鐘磬用久則蠹城門軌車多則深山徑用則路成不用則茅塞其理同也高子意不主論樂因孟子言用不用而引伸其說為遁辭非謂禹樂真優于文也或遂以此為高子茅塞之徵誤矣禹之聲謂禹之樂也聲謂鐘也凡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五

作樂鐘以聲之禹聲尚文亦自有說禹樂大夏夏大也物至夏而始大南方離明萬物相見故大唐虞以來功莫大于禹故禹稱夏后樂以夏名夏樂九用最廣皆以鐘奏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奏九夏大禮多用之文王之樂則周頌清廟以下諸篇而維清為象舞之歌象舞文樂也二南之詩亦祗作于房中大雅文王則兩君相見之樂蓋文王未為天子以西伯終而再攝讓有天下平成之蹟高于百王文不無少遜焉論至德無間則同風首二南南風亦夏也故高子并舉禹文而優禹非全孟浪但意在解釋山徑用不

用之譏不在樂也

山徑之蹊間譬人心枯亡後幾希之存耳若心體潔淨平坦原無纖駁通塞係乎俄頃學問之功不可須臾離也為間茅塞學者通患不獨高子趙氏謂高子去學他術無稽

以追蠡何以言之二以不同以追二字連讀謂禹鐘以槌擊而刻也追槌通擊也蠡刻通一作離破也荀子云刻盤孟文从蠡蠡齧欲絕也古器破裂之狀由于用者多槌擊致然也

是美其謂追蠡不足定樂優劣古樂皆善而蠡不孟子說解 卷古 三五

蠡因世遠近未可遂以不蠡者為劣猶人心皆善學有作較未可遂以茅塞者為性殊也斥追蠡言樂之謬正以明用心猶用器功深力久金石可穿何聖凡優劣之有城門二語即山徑成路之意

城門之軌不必另補城中之軌孟子但言城門軌深譬禹鐘所以刻非一朝之故文王鐘又亦自如禹非以城中之軌例文王也

高子孟子弟子山徑山中細路人行曰蹊間即徑間介然微分貌良心幾希之喻朱註讀作甲條然之頃也亦通用即行也成路成大路也為間為路之頃不

用不行也茅塞茅草生而蔽塞喻人心昏迷也律金也尚上通猶勝也是奚足言追蠡不足定樂優劣也車跡曰軌輪輾地成跡也城門道狹僅容一車故跡同日父車馬多故跡深非僅一車兩馬能致深也禹先文王十餘年鐘存者用父成蠡米可指此謂優于文也大抵器用久則刻不獨樂耳人心日新又新孰不可作聖優劣不足論此言外之旨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六

孟子卷十四

蠡字有四音一音黎瓢杓也東方朔云蠡測海是也一音螺蚌屬文子云聖人師蛛蚕而結網法蠡蚌而閉戶是也一音裸疥病也春秋傳云爲其不疾癘蠡是也一音禮澤名也今南唐府滙澤名彭蠡文从衆从虫虫蝕物欲斷也與離絕之離通爾雅路旅途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庫六達謂圖七達謂劇駘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遠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周禮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八尺曰軌九軌則七丈二尺車可散行故城中軌無定跡而後城門惟容一車車出入皆由門中故軌同跡而深古士車兩馬大夫以上四馬也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七

孟子卷十四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人虎卒爲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仁人視民饑由已饑如同室之閭纓冠拯救豈辭再三此惟得時行道者然耳邦無道卷而懷之則鄰鄰閉戶之日也士貴知幾審時涵養定則舉動合宜不至南莽貽笑于士林此章兩復字一卒字當玩復有頻數無厭之意卒有變態倏忽之意是時孟子道不行將去而又徇衆請粟友覆無定故爲馮婦之喻武人輕率生平搏虎一旦收斂學爲善士無涵養學問之功焉能持久則之野舊念復萌也見搏虎不勝抗儀衆人趨迎故能節還衆雖喜之爲士者笑之趣衆忽忽不定所以可笑也卒爲善士則之野二語緊緊卒促同猶卒然問曰之卒卒與則字應既爲善宜無往不善則之野何爲乎見可欲心動氣浮志淺不能自持行止狼狽忽如飄風士所以笑也舊註笑其不

知止米親切良士瞿瞿進禮退義如金如玉豈若狂夫輕率馳騁手搏虎事極粗暴以喻士之競進者大抵温恭多纒密狂躁多纒疏故以為比註疏謂齊王威虐如虎非立言之意

穀不熟曰饑發發粟也棠齊邑復又也言既不用又為民請粟是頻復也復猶數也事君數斯辱不可則止舊註謂前請今復請無稽焉婦人姓名武夫而婦人名所以鄙之搏擊也卒猶忽也為善士學謹飭也之野適郊外也逐尾其後也櫻當其前也負背也嶠山角也猶丘隅之隅望見焉婦適遇其至也超迎象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八

孟子章句下

逐虎者迎焉婦也攘臂奮手欲搏之狀士善士輩也笑之笑其為善不終也舊解卒為善士後改行為善也或讀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字連下牽強難從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在天為命屬大虛在人為性性屬形體在天為美理在人為氣質義理無欲由氣質有欲此天人之分也其實天人性命一耳今人縱欲則託之性無欲之

體即寓于形氣未可以人滅天也今人違理則託命形色之性各具天理未可以天廢人也耳目口性中原有命立命則不任性仁義禮智命即在性復性則不言命耳目口鼻即仁義禮智之發竅仁義禮智即耳目口鼻之元神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質皆天理也非性自性命自命非耳目口鼻之性與仁義禮智之命有二也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九

孟子章句下

謂吾有此性必求自遂邪人有父子君臣賓主賢聖則有仁義禮智天道而未必父子皆能仁君臣皆能義賓主皆盡禮先智先覺未必皆如賢者全體天道未必皆如聖人氣有清濁質有厚薄不可謂非命然而繼善成性同此秉彝仁義禮智非由外鍊善反之皆為聖賢敢謂天命已定而不求自盡邪張子厚云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為君子者當如此今人于軀殼上求圓滿道理上任虧欠不思性命一人自離為兩視耳目口鼻太粗視仁義禮智天道太高故前半言形氣即性是命後半言禮義即命是

性前五者不可謂非人性而性不能為主處即天也後五者不可謂非天命而命不能為主處在人也天人性命一而二二而一也

聲色臭味之欲不由安排自然而然豈得不謂之性如以為性必求得之將恣情縱欲無所不至故君子安命以盡性然仁義禮智天道之于父子君臣賓主賢聖本相屬而亦云命何也如舜為子遇瞽瞍為父文王為君遇紂為君孔孟為賓遇魯衛齊梁之君為主智如晏嬰不知孔子聖如堯湯而遭水旱孔子而老于行天道未定感格不通可謂非命若但委諸命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

孟子說解

而怠于自脩亦何以為人倫之至稱盡性之極乎智屬賢者以精義窮理明物察倫莫如賢者也是非之心惟賢者最明天道即仁義禮智在天為元亨利貞惟聖人聰明慮智上達天德故天道屬聖人易乾卦文言備論此理然而德有性反過有通塞皆命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善即性善之善七篇之旨原于善然未明釋其所謂

善也善乃天下公理好善天下公心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懿德即善也善無名以善之幾名欲即幾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動有正有邪皆為欲動于邪者不可欲動于正者可欲良心有感斯通生惡可已孩提愛親敬長乍見入井孺子怵惕皆無欲而好所謂欲仁不貪不學不慮之良純乎天者也是曰可欲此言乎在己者也至于人有慈祥者人欲之殘忍者人惡之樂正子性地慈和孟子嘗稱其為人也好善惟其可欲而人欲之世俗稱為善者曰好人即可欲之意也欲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

孟子說解

者心之生意樂則生天地之大德人身之元氣不越仁義之實人所自有如愛親敬長之類能不自欺其可欲若大學誠意自慊則可欲之善實有諸己乃謂之信信涵諸心而未擴克一善有諸己亦謂信衆善充積乃為美如立愛惟親而仁克實至于欲立俱立欲達俱達立敬惟長而義克實至于爾汝不受一介不取則衆善合萃方謂之美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作用彪炳通宇宙為一身此大人無我形骸不足以限之之謂大然猶未免于推移之力而未化也至于四體不言而喻大業無為而成上下同流

無復截補彌縫之跡此則至善無欲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聖人猶或可知如反之之聖有跡可尋小成之聖有階可升惟天下至聖功侔造化運同鬼神常情意思所不能窺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此之謂神然其本亦不離乎可欲之善而已矣此章功始于善信即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誠謂之教也善為本體信為工夫孔子思見聖始于善人易云繼之者善禮云止於至善善者天道人心之本能信者思誠為善之實心馴至美大聖神亦惟至誠至善故七篇以性善為根本化與神亦惟止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一

於至善至誠能化至誠如神耳先儒謂孟子之學得于子思此也夫子十五志學亦是可欲七十徒欲便是不可知在學者共學適道是可欲有諸已至能權便是神化化就境上覓不得痕跡神就心上測不着妙用要之存處不離過處化處即是神處

可知之聖湯武是也不可知之聖堯舜是也故曰智譬則巧其中非力然聖各有不可知如伯夷柳下惠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亦是不可知中庸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神不可致思況衆人焉能知之

樂正子好善是善人從於子教之齊是未信所以為二之中也

欲者人心悅樂之本體善即性之成繼于天者醇懿曰善欣和曰欲即善人有恆入德之初幾也人同此善故為六德之首有諸已非至此始有而至此始加學問之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含曰美發揚曰大

大者暢達亨通之意美猶括囊大則揮霍縱橫無非是矣即聖人知命顏子卓爾田地大以前人力多大以後非力所及聖通也無不通之謂聖聖聲也聞聲即徹也聖非遠于大所爭有心無心之間神非異于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二

聖即聖之神妙處過化存神非甚懸殊也得百里之地而若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伯夷伊尹與孔子同則皆謂之神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此章論學術反正之漸大畧如此非必墨無歸儒楊無歸墨者墨翟之教泛濫勤苦于身心無涉久之不安而思逃必矯而入于為我楊朱之教孤潔自守統虛好逸久之于世故人情難通然後改而歸儒儒者學聖人之道仁義并用公已公人歸儒者與于共學

之列也斯受之者唯何甚之意喜其新不追其往急
成人之美也今之與楊墨辯者謂當世小儒也豚放
可求不可追追則其往愈亟恆情追捕而得則謹閉
之數其罪招之招猶盡言以招人過之招列子云孔
子勁招國門之關招與翹鼓通謂鞭扑也舊訓作胃
未似

楊朱之學靜虛節齋與性命稍近所以賢于墨而近
于儒儒者文弱之名學子之稱孔子謂儒有君子有
小人魯哀公以儒服戲孔子孔子不居大道無名不
可以儒目也儒與楊墨分曹自後世始戰國處士橫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四

孟子說解

議儒名者強半非盡聖人之徒也今之與楊墨辯者
蓋淺學之士非能言距楊墨者也竊聞聖人仁義之
道而設籬棘于胷中與于莫同若真聖人之徒以道
為公苟有來學何必咎往入莛又招追往督責之也
拘儒專責已往聖賢惟喜方新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凡為我無君者皆楊之徒
也為人無父者皆墨之徒也孟子憂天下賊仁義忘
君父與楊墨辨實非楊朱墨翟二子親為亂賊也而
無君父由為我為人始不得不距楊墨故曰予不得
已也拘儒不達謂孟子專與楊墨辯孟子與二子生

不同時其距之也非不與其進也為開先聖之道立
仁義之防明君臣父子之倫開邪慝自新之路也聖
賢之心公而恕俗儒以道為私以吹洗為能其心隘
而刻此章即仲尼不為已甚之意後儒謂孟子壁立
萬仞筆為峻刻以效之豈知孟子者乎

小豕曰豚並說文欄也方言園也古文从竹从草往
往通用並與筮通蓋也所以禦暑雨豕園有屋如筮
或云莛香草猪喜食未聞種香草養猪也

孟子曰有布緩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五

孟子說解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公家之布粟取于公田
絲毫無所預于民自井田廢徹法壞下達戰國構兵
繁費歷數當時取于民者有此三項已煩矣勢不能
盡蠲則當調其緩急況此外如關征市廛澤梁一切
橫斂不可勝數民何以堪之

古中國之衣惟絲麻葛褐後世始有木綿此云布縷
緝麻為縷以織布也帶殼曰粟脫粟曰米用一緩二
欲民從容辦納也用二用三一時併征也
布縷出自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成于夏征在夏粟
米出自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成于秋征在秋力役

出自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農隙乃役，征在冬力。役有二：軍賦冬更番工賦，冬興作軍賦為徭役，工賦有雇役。

周禮小司徒三年變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一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以歲上下豐年，公均用三日，中年均用二日，無年一日。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必及身。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六

寶之為言保也。土地世守之業，人民立國之本，政事脩德布惠，乃所以保民保國者也。欲保土地，先保人民；欲保人民，先保政事。政事脩則人民悅，而土地固。人主安富尊榮，是以為寶，舍此不務而縱耳目之欲，貴珠玉之玩盤樂，怠傲民怨，國危憂辱死亡至矣。實與非實辨諸此。

珠蚌種生于澤，禹貢淮夷璣珠璣，即蚌也。南海交州人以採珠為業，沒水求之大者至一丈八九分，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有至圓者置地終日不停，不圓者為璣珠，有稱夜光者或曰鮫鮫之目，所謂明月。

之珠也。魏惠王謂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二十乘。○王詳論語。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小有才私智也。大道，仁義忠信居身之珍也。言有物行有常，居安宅行正路，自獲元吉。小人私智自用，蓄必違身，白起商鞅之徒，皆是不獨一盆成括耳。

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才無多寡，聞道即大，不聞道即小。君子聞道而有才，以其才為世用；小人不聞道亦無才，雖欲妄作不能，惟有才又不由道，機械變詐，適足災身耳。

孟子之膝館於上宮，有業履，句於牖，西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寫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世至叔季，有志為聖賢者，千萬人不得一，但有向道之志，即是空谷足音，見似人者而喜矣，亦豈無儼道，濫竽輩然，真金須向沙裏淘，汲汲接引，故歸斯受之。

如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君子有教如之何其拒人也。或人雖諒孟子之心終不悔其失言是終未釋竊履之疑也。蓋君子容納寬放徒衆猥積容有不善之事于君子無傷然從君子遊者不可不自檢省所以記之篇中

上宮公館也。趙註云樓也。業事也。所攻治曰業。業履治履貿易為生業也。牖隱也。弗得亡失也。若是乎疑辭也。從者孟子之從行者也。廖廋同匿也。來來學也。言此來從我者為學道非習為不善也。設科猶言設教。教條曰科。往者昔日也。來者今日也。追追咎其不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二十六

孟子說解

善也不拒即受也。苟猶不欲為苟去之苟專為此。事曰苟以猶為也是心來學之心也。至即來也。苟以是心至謂行事未必善也。斯受之謂行雖不善亦不逆億之也。即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之意。○為竊履來一語甚含蓄。解人言以警從者也。君子之門無竊履之輩。遊君子之門者豈可為竊履之輩。猶言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云爾。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道不外仁義仁義不外惻隱羞惡惻隱即不忍之心羞惡即不為之心人皆有之者也。但乍萌旋枯有所觸而不忍者旋有所蔽而忍之有所激而不為者旋有所蔽而為之若能廓克其不忍不為之念以通于所忍所為者皆不忍不為而仁義在是矣。所謂不忍不為之心何處最真今人語以傷生害命之事誰則欲之此不忍之真心也。語以穿踰盜賊之事誰則為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三十九

孟子說解

之此不為之真心也人能勿虛此心克之真無欲害人真無為穿踰以達于所忍所為事事皆然而仁義不可勝用矣。無欲害人之心一念肫肫當體全真惟穿踰之心細微流注有事非穿踰而心類穿踰者常多羞惡之真情苟有纖毫隱忍如甘受人爾汝呼斥之類即穿踰也。機變之巧術苟有纖毫包藏不化如以言語探取人之類亦穿踰也是必胸中無一毫貪圖然後滿其羞惡無一毫機詐然後顯其直方則義精而仁亦孰矣。

惻隱之心禽獸亦有人所以異於禽獸惟其有羞惡

也無羞惡何所不至故無欲害人之心直而易達
穿窬之心細微難窮蓋仁為統體義為萬殊仁為宅
而義為路由路所以歸宅精于義乃熟于仁仁生氣
也諸有為皆屬生氣義盡而仁始全故推義類而極
言之仁在其中矣

爾汝相呼爾汝無禮驕貴者常爾汝人洪忍者常受
人爾汝故曰受人施者常畏人畏而受之非實心也
其中有不愛之實焉即羞惡之真心也能克之則無
所希冀仰藉非義一介不取千駟弗顧人何能爾汝
我我何為陽受之俯仰浩然無適非義矣爾汝亦有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

無字下

實受者如父兄呼子弟君主呼臣僕先師呼門人皆
實受也此謂不當爾汝而爾汝者

穿窬之類不可勝數而爾汝與詘取人皆當時小
人妾婦之輩利口機心揣摩飛鉗希世取寵者也二
端極盡小人情狀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君
子有時亦然所惡在詘人人我親面有懷不吐而扶
智用數以採取之詐也君子心體光明平易語默自
合天則不妄發而非窺伺也發必中而非迎合也鹵
莽者失時宜機穢者虧直體均非義也能無可無不
可乃精義入神而直為律矣

未可言不心時未可言但言突出無端使人驚疑其
人或問或對因以釣取其意是謂以言詘可以言不
言謂隱匿已情誘致他情皆遊說之術不在教誨啓
迪之列

克義始于無穿窬即所謂奔駟幾希之間也先儒云
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
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
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而
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此幾所以為至微也
○有所不忍不為良心也其所忍所為私欲蔽之也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

無字下

達通也無欲害人不欲傷害人即不忍之心也穿窬
壁踰踰牆皆為盜之事無穿窬即不為之心也無欲
害人之心雖害人者亦有之無穿窬之心雖穿窬亦
有之而皆不能克耳爾汝輕賤之稱無受者羞惡之
實心也受之者貪昧隱忍非其實也實猶真也克此
真心不趨利不附勢不詘不其氣常伸非必人不
爾汝我而我受之真心達諸行事常伸而無愧歉
故曰無往不為義矣詘吮通舌取物曰詘時未可言
故為無心誤發之類此以言採取人者也時可以言
故為有心掩護之類此以不言採取人者也凡若此

皆機械發詐之事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章以中庸道不遠人所求乎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參看其旨自明總之身為本不下帶亦身也言即言其所守也不能脩身而貴人即是能言不能行也

大道經世不離人倫日用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親親長而天下平七篇所以諄諄于孝弟仁義也處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十二

孟子說解

士橫議百家言唯而道術壞世亂因之矣聞道存乎言閑道存乎守如莊周列禦寇之言遠而荒宥不可施用如告子楊朱之言非不近而不可致遠如墨翟言兼愛縱橫刑名家言功利皆無本致用舍已求人務約而務博忽近而圖遠者也故言以中庸為至道以脩身為本言即言乎其道也故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重近與約一邊故曰脩其身而天下平平天下尚有工夫在而其實不越脩身安人安百姓即是脩己盡人盡物即是盡性所以近而遠約而博也欲平天下不務脩身即縱橫功利與荒蕩邪說

一偏之誠行也舍己田而芸人田倒行逆施天下之至愚也不可以為道焉可以為言故孟子知言距詖行放淫辭入孝出弟所以為守先聖之道也

指意所指也約簡也博廣也存曰守發曰施不下帶不越目前也玉藻云侍于君視帶以及袷袷衣領也視上于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好凡視尊者不得過帶言不遠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即其身正而天下歸親長而天下平之意六經之指帝王之道皆不越此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十三

孟子說解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性者謂全體天命率而由之者也反之謂收斂攝持勿使叛去也即反求諸身之反性反不同行法俟命則一所以異于五霸之假也動容以下皆言聖人存誠之事中禮由于盛德則動容非假也哭死不為生則哀非假也不回非為干祿則經德非假也言語不為正行則信非假也皆所謂行法以俟命無所為而為善者也誠者天之道湯武與堯舜同也此章為貶霸黜假正人心明道術非為品第性反耳畧重反之一邊道貴真脩人性皆善堯舜皆可為而

善反存乎思誠堯舜性者卽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湯武反之卽誠之者人之道也動容以下至俛命皆至誠無所爲而爲行法俛命卽至誠無爲堯舜湯武同也動容盛德之至一段該下哭死三段下三段又歷舉兩贊盛德之至動容周旋則哭死經德言語皆在門家與不同必信皆中禮之類非爲生非干祿非正行皆盛德之至禮者動容之法哀者哭死之法不曰者經德之法必信者言語之法行歸于法卽反于性非爲生非干祿非正行卽是俛命卽盛德之至也一說動容一段屬性者哭死至末屬反之亦可朱子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十四

以動容四段爲性者君子行法一句爲反之未安凡天理自然曰法法則也詩云有物有則反之是法性亦卽是法反之處仁遷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行法性者由仁義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亦是行法湯武遭亂固是命堯舜揖讓亦是命堯舜無子是命湯武家天下亦是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卽是行法以俛命禮義卽法禮義未盡不可言命在天曰命在人曰法法卽命之類著命卽法之真宰無見于人者縱欲以壞法無見于天者恃行以諉命君子盡性不謂命安命不謂性在人者一毫不可

諉在天者一毫不敢干所以天人合一爲誠之至也○孟子言性以利爲本此以反言性湯武反而盡性猶禹鑿而順水逆以致順也故仁以克爲復易以逆爲來坤道至順而臣弑君子弑父者順也有順而成逆者有逆而反順者故曰言非一端而已也佛言逆流道言還丹皆踏襲反字意自然曰性克復曰反性言者指道也卽法也反言之指性也復其性也動容謂舉動容貌周旋圓轉也中禮不踰矩也盛德之至自然而中非有意求合也至猶合也非爲生者哀死之心誠也經常也不易之名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十五

不回無邪曲也如爲人君臣父子止於仁敬孝慈之類以是獲福祿而聖人實非爲求祿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由衷曰信正質也猶射不失其正之正非爲質諸行而信于言也君子行法俛命通結上四者而言凡聖人之事無非脩其在我以俛其在天理當然曰法命卽性所從出也俛命所謂殀壽不二也行法卽中禮哀死之類俛命卽盛德之至非爲生者之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聲仁去聲 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為也般蓋樂治飲酒驅騁補上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此章破遊說之見小人識卑觀世主驕奢震耀以為
不可及枚舉其事皆奢僭犯禮違制以先王道義律
之所稱巍巍妄自尊大者乃其窮奢極欲天道所惡
于滿而必槩者也故其危如累卵天下惟有制者安
無制者危古帝王宮室有度飲食有節出王有時宴
遊有戒動合典則乃可長世若彼荒淫敗度皆憂辱
死亡之機也在我者廣居安宅皆居易坦蕩之道也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吾何以畏之

七王皆以諸侯僭天子故孟子引古制律之王章侯
度皆制也得志弗為即是制士循理守義素富貴行
乎富貴豈以得志而恣睢如堂高至數仞食前至方
丈侍妾至數百田車至千乘奢侈敗度以此為巍巍
滿則必覆高則疾債與舜禹之巍巍有天下而不與
者絕殊故不為也

大人謂六國侯王堂宮殿之前堂八尺曰仞椽椽也
題頭也古椽頭飾王曰璇題弗為不為此奢侈也食
前方丈謂饌列于前者方一丈言多也侍傍列也般

樂盤旋遊樂一曰般大也古之制先王禮法也當世
諸侯所為皆僭踰之事有王者起申明侯度罪不可
貴彼當自畏吾何以畏之

周禮明堂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度堂以筵度室以几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
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史稱堯階三尺傳云天子之宮
前清廟左涼室右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
而不高大高則近陽廣則多陰故室適形而止此宮
室之制也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
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

謂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梁鴈宜麥魚宜菰又豕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皆有俎書云惟辟三食白虎通云王者四食以
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則
徹膳食有樂者樂食天下之大平也禮器云天子一
食禮器云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禮器云天子一食無數禮器云天子一食而後此飲
食之制也昏禮云天子后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春
秋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以姪婦從白
虎通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重國廣繼嗣也法地

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矣九而無子百無益也或曰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此侍妾之制也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禮四方之賓客詩序先王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以棠棣燕兄弟以湛露燕諸侯以伐木燕朋友故舊禮云諸侯宴禮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以明貴賤也公當饗卿當燕饗體薦燕折俎設賓主明君臣序禮樂凡飲酒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終日百拜不至醉防酒禍也訓恭儉樂惠此飲酒之制也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六

教治兵遂以獮上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皆于農隙以講武事白虎通云田者為田除害也禮天子諸侯歲三田夏不田書云恆于遊畋是謂淫風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春秋傳云不軌不物謂之亂政禮云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焚林而狩不竭澤而漁獮祭魚然後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是也未嘗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此田獵之制也

張衡西都賦云三階重軒鏤檻文栴王褒甘泉賦云

編瑋瑁之文棍註棍連簷也即今椽頭縹簷板上有滴水瓦仰覆厚盈尺宮殿則飾以金璧曰瑋班固西都賦云裁金璧以飾瑋倍于常制故曰數尺甚言其壯麗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曾子嘗羊裘而曾子不忍食羊裘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裘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裘曰膾炙所同也羊裘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四九

此章舊析為二非也大道不越人情故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便是心寡便是存欲寡心存者多欲多心存者寡非欲外別有心也中節即欲皆心無節即心皆欲所謂善養心者非必滅情絕欲之謂養也如口之於味欲也會子不忍於其父所嗜而不食所以存其仁孝之心也必若公孫丑之問舉一切飲食人所同嗜者盡絕之曰吾父皆嗜此而吾皆不忍食不幾于滅性乎哉但不食其所獨嗜而亦不禁其所同嗜猶名獨則諱而姓同不諱也寡欲之道無異此可欲之謂善善養不離欲欲者人心之生氣生氣不

可盡洩造化發生必收斂禮云欲不可縱貪利曰欲
 求仁亦曰欲如明月在天清泉汚泥本同一照耳目
 口鼻聲色臭味聖凡同也聖人未嘗教人塞耳目口
 鼻絕聲色臭味以為養心也耳目口鼻心之戶牖焉
 心之累者此也效心之靈者亦此也絕此無處有心
 除此無處見心所以養心惟在調停節制此而已聲
 色臭味聖人與人同而聖人謂無欲惟其不染也衆
 人汨沒謂之多欲多欲則神明失主而喪心無欲則
 聞聲見色莫非妙用今不能如聖人無欲但不至如
 衆人多欲多欲即理轉為欲寡欲即欲轉為理善惡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一

同出于大虛而消長相乘省事清心天理分數自多
 恣情縱慾天理分數自減非有異術也他如操存以
 收其放察識以克其端不過為防欲計耳不如寡欲
 為易簡直捷但去人欲別無天理易所謂无妄也
 養者日益也寡者日損也以寡為養者以損為益也
 造化以刑成德以貞起元人心亦然寡欲即是克已
 神明中主則百體受制而不妄動斷緣省事則世味
 淡而神清大抵人只是一心心只是一點欲養身養
 氣養性慾歸之養心欲多心放欲寡心存莊生云嗜
 欲深者天機淺聖人神明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不殊

但發而中節不過乎物耳非頑然斷滅如土木也
 良心莫切于仁親嗜欲莫先于飲食曾子不忍食羊
 棗所以存其不忍忘親之心也公孫丑謂曾子所嗜
 不獨羊棗如膾炙人所同嗜曾亦必嗜之何不併
 膾炙亦不食乎果若此也絕粒辟穀乃為孝子橋木
 死交乃為養心豈中庸之教故曰人莫不欲食鮮能
 知味若曾子可謂知味矣故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
 則兼所養考其善者于已取之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口膾豈遠為尺寸之膾即此意也飲食男女人之大
 欲言食亦以該色也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二

欲即是意聖人毋意即是無欲意可毋也而不能無
 也欲可寡也而不能絕也欲仁得仁即欲無欲欲與
 無欲非一非二禪家以為頓門其實理無頓滅聖人
 言生生不言無生言寡欲不言斷欲禪家所欲欲反
 熾道家忘情情愈蕩寡欲養心此下學而上達顯微
 一貫之功道不離世天不離人理不離欲性不離才
 情中庸至德函三為一萬物皆備聖學所以經世宰
 物萬世宙之而無敵也學道由此更無待擬議造作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在此佛老之學所以空談而
 無實用也

道書云心不靜第一靜可期妄念之生莫如喜忘念
生即須各種種常然久之自靜即寡欲法

喜食曰嗜羊棗果名形如柿上林賦所謂楊棗是也
又名輿棗又名羊犬棗俗名丁香柿似楸而甘禮腥
肉細切為膾片切為軒火炙熟肉曰炙同謂人同嗜
也獨曾嘗曰嗜也諱避尊者名也禮親死既葬卒哭
乃諱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違事父母則諱三父
母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
門大功小功不諱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二

五十二

白虎通云姓者人所以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
生也人所享于天氣以生者也人含五常而生聲古
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國語云司商命民姓五音
相雜故成百姓書云錫土姓詩云振旅公姓又云振
振公族左傳衆仲云天子建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氏亦如之故姓非天子不可賜氏非諸侯不
可命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
氏之所聚也三代以前姓與氏為二婦人稱姓男子
稱氏貴者有氏賤者但有名無氏故諸侯相祖則云

墜命亡氏無氏為賤也姓或呼為氏氏不可以為姓

氏不同而姓同者百世不通婚姻氏同而姓不同者
通婚姻可也至三代以後姓氏族混為一氏亦謂姓
姓氏亦謂族大傳云繫之以姓又云庶姓別于上庶
姓即氏也左傳羽父為無駭諸族隱公命為展氏則
是氏即族也按氏之言也他與扯通詩云析薪
他矣離析之意故分之則為氏合之則為族別姓為
氏即氏族族同氏氏或有不同族者姓本始生如
夏姓姬殷姓子之類夏殷則其氏也氏或以號或以
諡或以國或以字以爵以官以居以志如堯舜禹湯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三

五十三

其號也文武昭宣景成桓戴之類其諡也齊魯吳晉
之類其國邑也王孫公孫之類其爵也司徒司馬中
行之類其官也伯有孟孫叔子子服之類其字也巫
氏匡氏陶氏之類其事也東里西門南宮北郭之類
其居也五鹿壽牛白馬之類其志也
說文名自命也从夕从口夕冥也冥不相見而口自
名也白虎通曰人有名所以吐情自紀事人者也禮
子生三月父名之天道一時而物變人生三月而始
有知故名○古人諱名如秦始皇名政改正月為征
月又為端月正言為端言漢高帝名邦漢史改邦為

國呂后名雉封禪書改雉為野雞文帝名恆改恆山為常山景帝名啓史記改微子啓為微子開武帝名徹改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名詢荀卿改孫卿光武名秀秀才改茂才明帝名莊老莊改老嚴嚴莊改嚴嚴為帝名隆隆慮侯改林慮侯安帝名慶慶氏改賀氏吳大子名和禾興改嘉興晉文帝名昭昭穆改韶穆昭君改明君三國志愍帝諱業建業改建康簡文帝后名阿春春秋改陽秋富春改富陽梁武帝名阿練子孫呼練為絹隋煬帝名廣廣陵改江都唐祖名虎虎賁虎林虎丘之類皆稱武唐太宗名世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四

民唐史世改代民改人民部改戶部高宗名治治改理代宗名豫豫章改鐘陵著積改著樂宋英宗名署又改著樂為山藥藥著為簽書唐德宗名适括州改處州穆宗名恆恆山改平山石晉高祖名敬瑭拆敬氏為文氏苟氏漢孝元皇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淮南王安父名長淮南子書凡長改脩司馬遷父名淡史記張孟談趙談改稱同唐李翱祖父名楚金今皆改茲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毗陵改晉陵錢王名鏐石樞改金櫻劉氏改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鏐鏐為鏐稱贊曾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

人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柳公綽以祖諱不敢拜禮部尚書李涵為大子少傅呂滑劾涵不避父名劉溫叟以父諱嶽不聽絲竹之音桓玄以王忱呼温酒流涕嗚咽劉道隆誤索鳳毛謝超宗徒跣還內

古人諱名皆此類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謂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五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嚶嚶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若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以廉潔衆皆悅之自以

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似而非者惡莠西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東亂朱也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大道不越日用人倫居仁由義孝弟忠信而已矣實
體之則為中行其次識趣高明有不羣之志者謂之
狂操持耿介有不辱之守者謂之狷雖于道未渾合
而風裁獨持天真透露世味不足以礙其遠度塵氛
不足以點其清操是世教所倚重孔子所思也狂者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六

議論過高行有不逮而不自掩護者疾惡甚嚴不
屑不潔而終不肯周旋常與世落落正乃天真不格
與俗遠而與道翕近者也蓋士惟有高朋直方之氣
乃能振頹懦而立廉節若猥瑣浮湛每人而悅是士
林之稂莠君子所惡也有世教之責者惟申明仁義
中正之道使天下曉然知道不外廉恥忠信民有恆
性自然興起狂士之識量狷士之節操爭勉為之矣
道德一而風俗同小人何所用其闖媚之術唐虞之
治孔子之教不過此故上篇終楊墨下篇終鄉原皆
歸重孔子所以致願學之意而示道德之宗也

進取如希聖希天尚友古人之類不忘其初所謂不
失其赤子之心即忠信立人之本也猶善人不踐迹
亦不入於室之意純任天真所以為狂氣質未化故
止于狂若鄉原薰染世味不狂不狷喪厥初矣
聖人行處即中道狂者得其氣鬼狷者得其筋骨鄉
原得其皮膚氣鬼筋骨不如皮膚亂真中道如無瑕
之玉狂狷玉之有瑕者鄉原石之無瑕者玉有瑕不
如石無瑕者亂真故世多惡狂狷而喜鄉原惟聖人
不然

狂之言廣也大也狷猶同急也與捐獨通捐棄也獨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十七

潔也有所不為謂非義不為也故思其次單指狂以
答萬章思狂士之問何如斯可謂狂問魯士何人是
狂何以謂之狂問狂之實行也志謂之嚶嚶者志大
故言大也古之人堯舜以來列聖皆是也薄時流而
慕古人即進取也重言者動則稱也夷平也謂其言
甚高而取其所言就所行者平等考校常不捨其言
此狂者之短亦便是狂者忠信處所謂不忘其初與
鄉原自是者異也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又云狂者不
可得三千七十士中如琴張數子不多得也不屑者
賤惡之辭不潔謂非道義也潔者下屑不潔是真廉

潔鄉原所譏踴涼者也。又其次中道也。微者堅貞有餘而誇達不及狂故又次也。

過門不入四句皆孟子引孔子語申明思狂猥以誠之近道也。惡鄉原以偽之害德也。近道者遠而致思害德者過門而不顧見君子過門不入則憾小人過門不入則憾。有過門反形在陳不憾反形思歸未註以為萬章引問未然。

何以是嚶嚶也一段模倣鄉原聲口透出一生情狀不必鄉原真有此語也。何以是嚶嚶四句見其志與狂相反行何為踴踴涼涼四句見其守與猥相反不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九

狂不猥惟聞然媚世而已。聖人不狂不猥則為中行。凡夫不狂不猥必為鄉原故鄉原與中道疑似而聖凡相去天壤。

善斯可矣一味與人親暱不管邪正全在人尚上周旋更不反照自己聞猶聞寺之闍幽腐之意無復丈夫光明森爽之氣不敢出一獨斷之言不敢行一違眾之事是曰闍然。

鄉原謂向人意推原也。鄉與向通原之言緣也。婉轉作附之各此為正訓。孟子論鄉原情狀本此萬章作鄉里之鄉別是一解。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人莫聚于

鄉進之則國矣。大國三鄉國與天下皆鄉之集也。鄉人悅則國與天下人無不悅。人至鄉國天下皆悅。何以為德之賊。萬章所以更端問也。

按經傳凡言原者多做效意。易曰原始及終推原也。比之象曰原筮依前復筮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未有原勿以復進也。周禮原蠶重蠶也。漢有原廟做舊廟也。朱註作歷字訓謹厚未協鄉里謹厚之人為害不至此。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五九

鄉原局面直逼聖人。聖人生今從今惟有孔子善與人同。惟有大舜小可未能到被鄉原襲取作一媚世之術。所以挾詐彌天。罪惡亦彌天。非之無舉。以下正媚世情狀。狂者行不掩言。猥者孤潔無侶。未免破綻。鄉原忠信廉潔無舉無刺。合同一世殊絕完美。然一動聖人之思。一致聖人之惡。一近道。一為賊學者所以不患。有古人之疾。患有俗人之好。寧嘉落不合。勿為操獲。儂俗士所以貴高明而脫凡近也。孔子登泰山小天下。惟成章之士能達。以此。

堯舜之道中而已。孔子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卽是不得中道而與之也。中則自無舉無刺。自諸世宜衆自忠信廉潔鄉原摹倣都似聖人所以憂其亂德也。

士君子三忠信行廉潔狂者不掩言不忘初是忠信
還者行不潔是廉潔似忠信似廉潔是鄉原底本
無善可稱以其忠信廉潔媚君子也同流合汙以其
忠信廉潔媚衆人也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為是欺
已也沈溺錮蔽久假不歸習貫成性故不可與入於
堯舜之道道卽中中甚精微豈容多差同此忠信廉
潔所爭只在誠僞幾希間鄉原儘有學問事業祇因
一點媚心學成一副似樣儘教忠信都成詐儘教廉
潔都成貪若向念頭上撥轉一粒種眞普及成眞緣
平日所居所行儘自完備堯舜之道中和鄉原行徑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卒

而卽其流者以同則人併我謂流合世而卽其汙者
以合則人併我謂汙乃內爲似忠信之心外爲似廉
潔之行若爲同而不流合而不汙者然其深情厚貌
機巧齷齪如此似忠信與狂者言行不顧相反似廉
潔與貪者踴躍涼涼相反二反不同似忠信但不大
言高行似廉潔所謂能讓千乘之國而變色于簞食
爲是根似忠信廉潔來不可與入道根自以爲是來
不可與入道但誤自己衆皆悅之併誤天下衆皆悅
之則衆皆效之矣世道淪胥君子所以惡而惡其爲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卒

能無陰君子不能無小人理數自然聖人未如之何
惟有明常道者所好惡而已矣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五霸假之也孔子所思中
道仰堯舜狂狷仰湯武鄉原仰五霸其則詩書祖堯
舜而宗湯武脩春秋以黜五霸惡鄉原也孟子述唐
虞三代之德卑齊桓晉文以五霸為三王罪人惡鄉
原學孔子也故下章以聞知自任終七篇之義

凡禍生于亂亂生于似惡似非空惡之所以弭亂也
惡莠則莠之惡佞則遠之惡利口則防之惡鄭聲則
教之惡紫則去之惡鄉原則正之見背曰反見面曰
孟子說解 卷十四 李三

正鄉原背道反面乃正惡莠以下孟子語

佞人有口才無理說成有理所以亂義而實非義利
口慣熟似開心見誠者故亂信其實無信也

大道亘古今不易曰經經者常也其在人心為是非
千古若大路禮義廉恥光明正直人心所共是也卑
汙苟賤險變詐人心所共非也故曰斯民也三代
所以直道而行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經之謂也叔世人情好枉
疾直喜同伐異日積月習常道乃背高明者始于時

而卑暗者悅于衆徂詐者為忠信而貪汙者為廉潔
正道乃天民漸染而不興皆邪惡之害心也詩云式

遏寇虐勿俾正反又云式遏寇虐無俾作惡此之謂
也詩君子在上敦典庸禮勞來匡直庠序學校申之
以孝弟之義堯舜是也君子在下則進禮退義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如

孔孟之于春秋戰國是也七篇言仁義性善無非距
諛息邪撥亂而反之正也常道既正民有秉彝自知
禮義廉恥當守邪媚可羞是是非非了然明白而同
流合汙者自無所匿其奸大惑解而習尚端民行自
孟子說解 卷十四 李三

興起矣雖有鄉原不得不改步何邪惡之足慮乎

反經在人心上轉移人之生也直直即中中者心之
本體心匿為愚失中所以邪也人心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發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天下之達道即經
也好惡公邪正明即是中和道達而經正矣孔子脩
春秋無毀譽直道而行其贊易也扶陽抑陰陽明為
君子陰暗為小人狂狷中行所以分也皆本堯舜用
中之意六經之義顯孔子之教明即所謂反經而經
正也
或問鄉原與楊墨何以異曰楊墨亦鄉原也邪之害

三才有不託于正者不託于正不能惑人鄉原美尤
 者不狂不狷似中楊氏為我一毛不拔似獯墨氏象
 愛利天下似狂然則孔子何為惡鄉原而不惡楊墨
 曰楊墨當孔子世未甚也孟子時楊墨之言盈天下
 為我為人無父無君顯然背于道之外而鄉原隱然
 附于道之中故防閑名教則距楊墨之功大而洗滌
 人心則惡鄉原之慮深學者必先洗滌其心然後可
 與明仁義仁義明然後可與距楊墨此章宜與楊子
 取為我章例看皆以明道之有中也有中則無定體能者
 從之執不狂不狷求中則為鄉原而賊德德在人心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六十四

為狂狷則見惡于小人為鄉原則得罪于君子然與
 其得罪于君子也寧見惡于小人故鄉原必不可為
 而狂狷必不可棄也若今世視鄉原又下矣鄉原近
 名而今名亦不惜矣鄉原猶假而今假亦不暇矣故
 有執鞭乞墻如穿窬盜跖之為者世方以為圓融長
 厚而善之仕路推轂之不然則世指為浮躁剛惡
 而官無紀綱上下支吾媮安藏拙以諧世取寵豈
 復有明作之氣遠到之志一朝有事望風披靡所謂
 圓融長厚者糜爛如泥不若浮躁剛惡者尚有一割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六十五

也蹻蹻獨行貌涼涼薄意譏獵者也善相得也闇然無氣馱也流俗下流之俗汙世汙濁之世居存心也行履事也自以為是文過也狂者不掩故能逃取鄉原自是所以異也莠草似苗俗名狗尾佞人巧辨似義利口便捷似信鄭聲淫哇亂雅紫色紅艷似朱友對正言轉面曰反是非非曰正經常典也反經背雅面正也經節仁義忘信民秉物則也常道明則人皆知禮義廉恥之為美興起向善而邪媚如劉原者自無所售其奸故無邪慝如此則狂獵可得堯舜中道可入矣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六

徐幹中論云自仲尼沒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人偷之中不完惑世盜名之徒造異說假先王之遺訓緣飾之自謂聖人之真也誘人以偽成之名懼人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憧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故夫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沮亂乎先王之道講張乎戰國之世非人偷大患行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

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而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而世莫之舉也其大抵也苟可收名不必獲實則不去世可以獲實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皇皇常懼當世之不我尊而又恐後世之不我述也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藏之稱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遘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悲夫人之陷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六十七

溺蓋如此乎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紇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五百年一聖人出生與聖人同時共聚一堂謂之見知然世安得皆親見聖人亦有生聖人之後世不同

而道即前聖之道也是為聞知由堯舜至孔子千有餘年列聖相傳皆然由孔子至孟子相去纔百餘年邠與魯又接壤律以見知稍後律以聞知最早見知聞知必居一于此豈其無有見知者而亦無有聞知者乎兩爾字一指見知一指聞知

道在宇宙神而明之在人心在宇宙者流行不息在人心者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待其人而後行帝王所以治天下聖人所以教萬世無窮皆是也顧氣數有聚散大率五百年一聖人出先後懸隔見聞不同而知本無二孔子謂述而不作孟子謂得志若合符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卒八

節此也苟知不同不得為聖人矣故聞知云者直接先聖而名也非但聞于見知也見知云者因與先聖同時而名也非為聞知者作合也知之知其德業文章即知其道也道無可見無可聞凡可見者象也可聞者聲也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者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知即心之精神也不待色而顯不待聲而傳仲尼所學于識大識小者可見可聞者也其不見不聞者即存于所見聞之中故見聞者未必知不見聞者未必不知是故有見而不知者矣乃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不知者矣乃有聞而知之者見而知

之者不見亦知聞而知之者不聞亦知是謂真知本不泥見聞亦不越見聞也

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舜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亦幾希純此為聖不昧此為知聖人生而知之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而人皆可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孟子以見聞言知不離見聞所以為中庸之德仁義孝弟之道二帝三王莫之能易者也其有所授之者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非有秘義傳之前人而遺之後人者也佛老蹈襲為拈花

孟子說解

卷十四

卒九

微笑夜深秘語授偈傳衣以大道為伎倆斯文為牛耳南宗北教水火相攻具曰予聖堯乎堯舜何嘗作此俑乎是故自孟子而上道在列聖自孟子而下道在六經六經在即孔孟在也堯舜諸聖在也凡有耳目共聞共見豈必人人師承而後謂之見知聞知也哉
自義聖作易斯文肇啓時猶洪荒也當堯之世天下猶未平乃舉舜而敷治故道以堯舜平治天下為首易言象虛也書言事實也離事則無道安人安百姓乃為盡道故道莫備于堯舜允執厥中堯授舜也孔

子祖述之故書管唐虞猶易首乾坤唐虞冠四代猶
乾坤生六子乾坤合德唐虞同典故道必稱堯舜所
謂知之皆知堯舜之道也其舉禹湯而不及武王何
也應乎天而順乎人革命自湯始也湯之征伐猶有
揖讓之意焉其用人猶有傳賢之意焉故孟子謂湯
執中立賢無方帝降而王善學堯舜者莫如湯孔子
謂武未盡美謂文王為至德君舉文王而臣不及周
公者父子不拜齒也文王演易周公繫辭孔子獨為
文王作文言附諸乾坤之後自謂文王沒文在然
則繼文王本孔子之志也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說者謂聞知資見知為接引無見知則無聞知非也
謂湯聞諸禹臯陶猶可若伊尹見知非由見湯始知
禹臯陶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湯於伊尹學焉後臣伊
尹先覺不待見湯之後文王亦非聞道于伊尹萊朱
孔子亦非聞道于太公望散宜生大抵謂堯舜至孔
子千五百餘年間列聖一脈相承異世神交不以見
不見殊焉耳
道莫要于知知莫親于見不見而聞所謂耳順生知
神明默識如是者莫盛于孔子故聞知以孔子終而
孟子自謂私淑得于間也後世幾人見先聖故曰待

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況今百年比鄰以見非遠以聞甚近其于堯舜孔
子之道雖未嘗見豈亦未嘗聞乎蓋生與聖人同世
則見生不與聖人同世則聞二者不偏主地近時近
謂之見可也未得及門謂之聞亦可也故曰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

然而無有乎二語商量上度之當孔子之徒三千身
通六藝者七十人識大識小孰匪見知今百年未久
鄒魯非遙謂我與七十子同堂面於亦可豈得謂今
日無見知者乎其或以于未得為孔子徒而于私淑

孟子說解

卷十

十一

諸人五百年後聞風尚得與於斯文況且暮咫尺豈
得謂今亦無有聞知者乎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無乎爾有乎爾難直言之也直言無見知則前日之
七十子難乎其為無也直言有聞知則請人之私淑
難乎其顯任也無有乎爾即姑舍是之意則亦無有
乎爾即乃所願之意隱然欲超七十子而上接孔子
故朦朧其辭如此
孟子姑舍游夏顏閔而願學孔子是無資于見知也
亦猶孔子于文王非資于太公散宜生也故子貢謂
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而何嘗師即孟

子謂庶民君子存此幾希予私淑諸人者也解者誤以諸人爲子思門人夫孟子姑舍顏閔而甘爲子思門人泯然無稱者之徒乎可謂不知孟子道在人心幾希有餘師孔子學堯舜孟子學孔子正同解者謂無見知則無聞知非也

德莫妙于明常明曰知知者元始不昧之靈于聖相傳之秘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德者錄矣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孟子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聖人言德必首知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默成不言即神明也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七十一

聖人不予知外言行亦不予行外言知子思作中庸憂道不明不行語其弊也故合而言之蓋行有迹而易毀知無象而不滅行可見不可聞知可聞不可見可見者近在旦夕可聞者千古如新孟子所以重聞知也先聖後聖千里千歲若合符節非知不及此論語終三知孟子終此章以知爲傳心之要後世論學者云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知行始分爲二矣是以有知而不能行者不行之明不可以爲知其神明之知反詆爲空虛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也

五百歲甚言其遠大畧天地貞元之數至百而極至五而合非拘拘然也據邵子經世書唐堯元年甲辰凡百四十年歲次甲子禹攝之又四百五十三年歲次己未成湯有天下又六百三十九年歲次癸亥文王爲西伯後五百八十七年孔子生又七十四年歲在壬戌孔子卒後一百四十三年歲次乙酉孟子至梁孟子生年未詳據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凡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立魯平公見孟子藏倉沮之梁惠王見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七十二

之而稱叟則孟子生于穆公末年共公之初年也故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堯舜禹湯皋陶伊尹俱詳論語夏書有禹貢虞書有皋陶謨伊尹爲湯右相萊朱卽仲虺爲湯左相大公望詳離婁篇散宜姓生名皆文王臣至于今孟子自謂其時也鄉古邦國孟子居邾去魯甚近春秋傳云魯擊柝聞于邾然而無有乎爾無見知也則亦無有乎爾又無聞知也孔書有禹謨伊訓仲虺之誥○散宜復姓舊註云宜生名誤也堯娶散宜氏女見帝王紀○尚書大傳註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臣尚有弟諫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又曰散宜生閔天南宮。迺三子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賢。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淮南子云。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珍怪。得雞斯之馬。玄玉。大貝。文皮。獻于紂。乃免。說苑。武王師伐紂。大風折旆。大雨水。下而龜。燔散宜生三諫。武王三違之。而竟以滅商。

孟子說解卷十四終

孟子說解

卷十四

七十四

特萬曆己未孟夏京山郝氏家刻

孟子說解十四卷

浙江江啓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孟子遺事及讀孟子三十一條。所論孟子生卒。以為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為定。孟子生卒大畧。當以閻若璩所訂為正。考去齊章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為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之滕。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即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蓋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

〔明〕王肯堂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義府

二十卷》提要

論語義府卷之一

學而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同邑王綱振校
學而時習之章

問學字如何訓曰集註學之爲言效也云一字不可易有非之者云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前人行處行奈何效先覺所爲耶此蓋躡禪門所謂無師智及威音那畔者而失之彼宗不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乎况述而不作好古敏以求之原是吾先師自言而可容破除也然則所學何事所覺何理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學者學爲君子而已覺者知其所日用而已何謂習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由習而遠亦由習而近如因地而倒者必因地而起此學之道也何謂時習曰龍舒居士謂學君子聖人者不可驟爾而至故必以時而漸習之若學寬大則於褊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傲慢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然則所謂時習者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

亦悅乎。問說者謂悅是心體得否。曰悅與慍對。悅是心體。則慍亦是心體乎。然則此章言悅樂不慍。何也。曰當是為從事於學者。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以此助發之耳。○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呼使所習之。有說則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為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悅。非習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悅樂也。慈湖訓語下同○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悅。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為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又安有悅。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日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

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習非力。用智習有時而竭。用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陸象山言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吾謂此自象山之所謂學者。有異爾。在孔門則自堯舜以來。學之說未嘗不明。學之門路未嘗不正。故學之所以為學。聖人未嘗察察言之。而於學之方。則隨弟子分量所及。而時告語之。恐其傳而不習也。故此語以時習之。欲其學之不已。以至於熟。則中心纔有自得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爾豈是無頭柄說話乎。但世儒習於俗學。而以郢書燕說。錯會聖人之言。則不止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縱使習之之熟。恐其所悅所樂。皆歸於為人而非為己。此則不可以不早辨爾。聖賢之學。固不外乎德性而已。不為乎德性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知為乎德性而學。則晝夜孜孜者。只是。一个身心要理。會自是無一時一事。可以放捨得下。古人無事非學。故無時弗習。故謝上蔡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此數語。點得極醒人。令人當下便有省入處。橫渠云。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所以貴于時習也。細問○古人理會心性。

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水西會語○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于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迪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習雖始自孟子表揚然究其所由來亦自韋編三絕於義文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

論語集注卷之一

四

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近溪聖人純于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下○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俟習熟而後悅至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箇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問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

論語集注卷之一

五

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咬定八荒之命脈。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脈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治。有打

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卽此是悅。此个境界。非實用功力。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海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胡爲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

者。朱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遍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慈湖○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悅雖深。亦曷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足以

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忻宣暢。雖官商相宜。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朱子○同門爲朋。出自爾雅。同志爲朋。出自易大傳。自古無以同類爲朋者。不然。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豈皆朋乎。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孔子道高德博。三千之徒。不遠千里而來。而鄉人反輕之。乃曰。此吾東家丘。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目易玩。不當言近者可知也。與人與衆。原自樂體。如我一人爲善。固

樂不如一家為善尤樂。一家為善固樂，又不如一方為善尤樂。若說己之善及人，人來信從我，然後樂，則私而不公矣。大舜一生學問，只是舍己從人，然則人之善及我，與我去信從人，又何嘗不樂耶？正剛

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其學為人故也。若聖人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為己而已，初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後為君子。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朱子或問○人不知而愠，雖賢者容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謂之愠已。子思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易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能至是乎？慈湖

○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念？以字論，則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剛○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

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愠焉？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與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近漢子○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然則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耳。至反求諸己以求為可

論語表解卷之一

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譬之身軀，脈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間或癢痺而痛痒不知，決不愠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

三節語意相承，工夫却在首節。三不亦字，宜玩耍見，皆有鼓舞人心，而激發其優游不倦之志意。○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忻合和暢，原無間隔。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體，始有間斷不樂。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忻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忻合和

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功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人雖不知而不愠所謂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避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既

避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九節○悅在學先樂在朋來先成德在不知不愠先人之所有事若心肯意肯則自然學學自然時習吾心所嗜好肯大同於人必興起感召朋友自然來歸吾之德成於身則人已一視同異不形毀譽難動人不相孚益反已不暇奚暇怪人故非切緊不足以爲學非成物不足以明學非務實勝不足以盡學切緊所以立志成物所以通志務實勝所以辨志一志立而百氣從做來做去隨順隨逆隨久隨暫隨人隨我總將其志用調停庶不因境遷境

變改擔閣志如根學如枝葉故爲學先須立志此是與緊第一義六谷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而爲仁之功莫先於孝弟故以有子論孝弟者繼之孝弟之人必無犯上作亂之事由其良心不失故也君子只務培養此心不戕賊其根本則本立而道自生矣今觀孝弟一立而犯上作亂俱便消融渾然一團和氣豈非爲仁之本歟仁民愛物非不在爲仁之中但添出來作孝弟枝葉則似乎畫蛇添足○首章言學次章即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之言可見學仁工夫就從孝弟做起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慮而知爲吾之良知不學而能爲吾之良能愛親敬長便是良知良能從此愛親敬長之心栽培起一毫不喪失由是達之天下無一物不愛無一物不濟充滿此心之量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根本信有在矣可見聖賢學問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外此皆非聖學也○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個真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爲仁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充養得這個

真念徹天徹地至於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只是孝弟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至矣哉一念非天一念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道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矣江漢○夫仁於親謂之孝仁於兄謂之弟孝弟即仁也所以為仁之本者猶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故以為本忠也順也孝弟也皆仁之事也若分心與事為體用則在內者謂之仁在外者不謂之仁可

論語義疏

卷之一

十一

乎陸氏之疑有子雖不知有子固知仁矣二谷越○

問孝弟為仁之本孝弟之道亦多矣如何方是為仁的本處曰賢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己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君之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近○爾雅釋荷曰其本薹其根藕本與根原是二物朱註先說愛之理以此章重愛也不知愛

從心而出上節二好字皆就心說事有萬端本惟一致凡事專用力於根本豈有一事即有一本耶豈有事時有本無事時即無本可務耶道在本先仁在孝弟先若說仁道自此生則仁反為枝葉矣正○有子立言之意但要人從根本上着力不必逐仁與孝弟之名義作許多見解也論語

巧言令色鮮矣仁

丘明之恥恥不直也故鮮仁非但言心馳於外○夫仁之在人雖堯舜不能加焉雖桀紂不能損焉故言鮮則可言絕無則不可程子之意恐人於巧令之中

論語義疏

卷之一

十三

求少有之仁故決其詞耳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巧言令色世之所悅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樂城○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况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為事觀為從兄為萬善為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為昏迷為機巧

詐妄慈湖訓語

吾日三省吾身章

吾日三省吾身。乃是當下便照。隨照便化。着不得改勉二字。曰身者。與物接也。曰三似寡。曰日則遠矣。先正以為曾子晚年進德於他事已當其心。而獨於三事自覺有不足者。故日省之。恐未然。且道人之一身。除却與人交接及師友傳習之外。更有何事。若事父母。處妻子。根本之地。道省便不是矣。正不必為之周旋。○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省。則不覺其陷乎此也。故君子不

論語義疏卷之一

十四

以過為諱。而以不能改過為耻。人心即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慈湖訓語○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作底事了。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朱子語類下同○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纔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循是起。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病却最重。往往是纔有這一個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

論語義疏卷之一

十五

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君子不從形骸起念。故處已為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之明所能逆觀。而理當如是以為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盡。即為不忠。蓋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可為。為已。為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為人謀。不若自為謀之盡。則為不忠。此猶是籠說。紹湖編○以實之謂信。不但言當以實事。事當以實也。須知與朋友交。字內便有許多來往。有許多事在。所謂以實者。循此事物。不違其實。是則是。非則非。可則可。否則否。其實然處。一毫姑且不得。此之謂以實。○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何哉。蓋朋友塗之人耳。而人不能廢。誼不可解者。心相孚也。故利瑪竇謂朋友是第二個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交矣。○面而不心。非信也。必表裏如一。斯信矣。言而無物。非信也。必行顧其言。斯信矣。○傳習廣說。靜存動察。心會而躬行之。皆習也。如顏子之亦足以發。語之不惰。而後可謂不負其師傳。曾子未逮。故省之。○曾子之意。專慮不忠不信不習。此孔子學如不及之心。文王望道未見之學也。若曰無則加勉。便非聖賢心法矣。正○三省者。人心雖靈。而苦

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筆乘○說者將三省作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事。殊未然。聖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語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功夫，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爲人謀，與朋友交，習師學，更有何事。除却此三省交接，更有何人。是一日之間，自朝至暮。

論語義疏卷之一

十六

無時而不修省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功夫。忠是誰，信是誰，習是誰，習。故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三省吾身，總歸一本。故曰：不是無主腦的學問。論語○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大意。○時勾當其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錄語

道千乘之國章

或問：敬事而信，數言者，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夫子止言道千乘者，蓋當時之君，皆苟且偷安，無志于帝王之略，故夫子特就近小立名目，以引而誘之，衛有薄

儀者，告衛君以王術。衛君曰：予所有者千乘也。奚王爲？薄儀曰：烏獲舉千鈞，况一斤乎？以此觀之，世主皆衛君，而薄儀固不識。夫子引誘意矣。此說如何？曰：非也。故事數言，正爲千乘之國發也。千乘之國，土地不甚廣，人民不甚衆，德意易以宣，膏澤易以下，所謂朝發于廟堂，而夕遍于閭巷，斯民可以卽受其惠者也。若天下之大，則有絜矩之道焉，不可以此例之矣。何謂敬？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一介也。而有六合之慮，一息也。而懷萬年之憂，敢不敬乎？然非一心在事，乃心常存而事不苟也。何謂信？曰：吾不欺于心，不欺

論語義疏卷之一

十七

于號令，使民之視吾若著龜，而不敢疑，則空言可以爲賞罰矣。六合之內，皆吾華，袞袞矣。故晉文公之伯也，而伐原，商君之行法也，而徙木，莫不以信爲首務。而況王道乎？何以節用？曰：自吾身始，節而制之，將使一國如吾身焉。何以愛人？曰：國依於民，必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而後可以爲君。故保民如保赤子，雖藥之勞，之饑之寒之歸于愛而已。何謂使民以時？曰：四時農隙也。至冬乃役也。一勞不再勞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也。皆時也。夫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接于上，上下相關，而後可以爲治。不然

以虛文相把持耳。其不渙而散者。僥倖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敬事爲先。蓋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而民不聽。無信故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爲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汚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奸。私竊橫歛。而莫之禁。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與。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與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

論語義府卷之一

十九

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汲古問。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寢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子。敬生信。治國之道。敬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歛於民矣。民爲邦本。厚歛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身。語○聖門宗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視民之有財。若吾家之蓄積也。烏得而不節。視民之有技。若吾家之秀也。烏得而不愛。視民之有力。若吾家之早作而暮息也。烏得而不時。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卽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於爲政。得無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東廓

論語義府卷之一

十九

弟子入則孝章

此夫子示弟子為學大段規模。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全在幾個虛字上討精神。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如是盡之矣。今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而又以其餘力學文。是弟子之身。無一時無一事而不範圍于天則中也。放心安得而不收。德性安得而不純哉。入孝出弟。不失其孩提愛敬一念而已。謹則不懈不肆之謂。信則妄言綺語兩古惡口皆無矣。汎愛者不分別也。親者愛而疏者不愛。善人愛而惡人不愛。同己者愛而異己者不愛。皆起于分別。非所謂萬物一體者也。親近仁人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有潤然人情。習于放逸。敬之憚之。則必疎之遠之。故以親仁為難。於是數者隨其所行而有餘力。則以學文焉。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每日必有不出入酬應之時。即餘力。即學文之時矣。則以學文者以此而學文也。行則求之于行。學文則求之于文。所求者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有味乎以之一字也。謂以文行本末而分先後者謬也。此見古人設教。只是要不失人本心。孩提所發知竅。只是愛親敬長。此混沌之中。

論語義疏卷之一

二十二

論語義疏卷之一

二十五

最初一念就是本心。今教弟子入必孝父母。出必敬長上。便是接續他最初一念。要他不失本心。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跬步便是行。這裏不防閑他任意。思從俗恣肆去。那本心因而亦失。故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如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亦是要他接續正念。不失初心。然人心本來與物同體。此是惻隱之心。人心本來知敬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都是愛親敬長之心。發生來的。使徒要他孝親而不汎愛。徒教他敬長而不親仁。便是不能擴充。故必要他汎愛眾人。又必要他親近仁者。以漸充長他良知良能。亦便是接續他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已。然又須有以養之。方有生意暢達。使他餘力學文。習禮。奏樂。學射。學御。歌詩。學書。學數。使之優游閒習。寄托心思。鼓舞精神。宣其志氣。調其情性。動盪其血脉。使不流於粗梗邪僻之歸。以培其元氣。全其初心。不然。拘迫蕭索。意思不樂。持循亦不久矣。如此。則所行自熟。本心不離。自弟子之於大人。歸於一貫。註此章者。分為本末。然不知都是培植根本功夫。自德行對學文看。德為本。文為末。自心對文行看。心是本。文行是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夫子它日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修身也。大學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則豈非學府之城壘，而枕林之籬垣歟？輕浮之人，身心放逸，雖得之，必失之。所學安能堅固而不威？無論已。○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混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只是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者。然類下同。○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五

起來。○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而威重非取於色莊，必以忠信為主。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偽，是為忠信。是即吾之主。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為吾之主，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偃偃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

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自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五

之所言，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追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偽。

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爲人乎哉。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爲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爲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爲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爲主。則念慮云爲。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

論語義府卷之一

集

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主與客對客是外人去來不常。主則常在而不去矣。忠信卽主。非以忠信爲所主也。主必有輔。輔之者友。不如已者。非燕僻之朋。凡同行而志趣不如。同學而識見不如。皆是也。或謂無友不如已。彼如勝我。我又不如此矣。彼將求勝已者處。則我不得而友之矣。奈何。曰。凡人之有志乎學而未至乎聖者。此之所有。彼之所無。取其長而略其短。未有不交相益者也。安見有不如已而不可友者。惟夫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悅與不若已者處。人非必不若已也。而已日退。故戒之。○朱子語類亦有前

項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已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

論語義府卷之一

集

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

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之義也。○又有雖能親勝已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則憚心爲之祟也。憚改。非必畏難。卽易改者。亦畏人談及。如小兒護痛然。是學者大病。故終言之。○此心無內外。無人已。必表裏夾持。而後有日進之益。程子所謂

自修之道當如是也。今人多因游氏學以成之一句，誤將主忠信以下三句作承上學字說，又以忠信貫到底，皆非語意。而湛甘泉又以重字爲內重而見外之輕之重，通章以立重爲本，立重之功在忠信，而外人損內則已過，毋友勿憚，去其害忠信者，而忠信自復矣。此皆朱子所謂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者也。今皆不取。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追遠，自是爲人子孫者之至情。然居上者而盡禮盡誠，則下亦化之而民德歸厚。蘇氏曰：忽略於喪

論語義府卷之十

天

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論語 ○慎終如所謂

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故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三日乃死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紹開 ○集註云：終者人之所忽，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

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終。車 ○歸如人久出而乍還，民生本厚，但溺于習尚，故相率而陷於澆薄。苟上之人有以風之，未有不可還之於厚道者也。原

子禽問於子貢章

天下未有無故而與之者。子禽之問，雖舉兩端，而實意夫子之求之也。故子貢直以求字反之。聖人之心，無所謂溫良恭儉讓，亦非溫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其德容可象，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易直子諒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而謂之儉，就其不欲上人而謂之讓。

論語義府卷之十

子九

是五者雖殊，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意。與人巽順，浹洽不相違忤，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靈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曾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孤掌難鳴，亦一時消融以遊于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此其間如鍼之於石，孰尸感應之權，桴之于鼓，孰分授受之迹，則夫子之求真異乎它人之求矣。蓋深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

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父在觀其志章

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修。所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非祇為觀人發也。然曰觀行。則父子所為不能盡同。不幸而處人子之難。則每有幹蠱蓋愆之義。雖云幹父之蠱。而於其間從容婉曲。不遽變改。寧冒形迹之嫌。而不辭。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行也。為人子而忍死其親。急於表異。聖人惡之矣。或曰。父有不善。可踵而行之。且待三年之久。歟。曰。父沒觀其行。固已言之。孝子所行。無踵諺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一

襲非之理也。然必有三年無改之心。善繼善述。而後可以為孝。意在言表。為人子者。其諦思焉。論語述 ○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也。

朱子大 ○問註云。父沒。然後其行為可見。故於此可以觀其人之善惡。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謂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也。然否。曰。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論於善惡也。善惡自有定理。善必可為。惡必不可為。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一

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惡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曰考。則父非在也。蠱而幹之。乃為有子。有子考乃无咎。若曰所為雖善。亦不得為孝。則無乃以承考之惡為孝歟。曰。尹氏謂如其道。終身無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否。曰。既云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又云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則無乃以不忍而踵惡歟。蓋惟泥於善惡之說。故其言自背馳耳。曰。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是否。曰。此不惟泥於善惡之說。而又泥于三年之說者也。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

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三年學不至穀，非謂三年之後可至於穀也。如云五十而慕，非謂五十之後不慕也。聖人謂三年無改，而後儒謂三年之後改，猶之三月不違者然。聖人謂其三月不違，而後儒謂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則亦失其意矣。然惟其泥于善惡，而又泥于三年之說，故云當改而可以未改，曰當改證其三年之後改也，曰可以未改證其三年之內姑未改也。乃求其理而不得，而曲為之說者也。曰然則何如？曰此輩專為孝言，父沒自專時也，得自專故可觀其行焉。若改父之道，是為忘親。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

論語義府

卷之十一

曰父之道謂何？曰道行也。謂平生之所常行者也。曰常行之事無改何難？曰談何容易。夫人各不同焉。如一事而有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臧獲之所用，即父之於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專時，則便要順適已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哀慕誠切，故一出言如親在。一舉足如親在，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覺痛心。如有傷於父言，故不能改焉。豈不為孝？子云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莊子之父，獻子也。獻子賢大夫

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無改為難，則三年無改可易言哉。古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此孝子之行。三年無改之說也。聖人說改為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為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為害不小。故特為明之耳。問辨○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即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已也。乘

禮之用章

論語義府

卷之十一

周末文勝而實意微矣。病之者至以禮為亂首而欲廢之。故言和以救文勝之弊。而又言徒和之弊以隱夫矯枉過正者。○朱子嘗問學者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如何得他和，荅者皆不契。曰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安不如此，便不安。纔不安，便是不和也。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以至嚴處，即是至和處。其說精矣。然以思意論之，和原不與嚴相對。

以心安及從容不迫訓和字亦覺欠切夫和之訓彼此調適而已故禮者何也彼此相交接之儀文也而和也者即交接中藹然直意相浹洽而不相隔閡者也三千三百其介然有辨也乃所以為無辨也其秩然有等也乃所以為平等也如許多朝廷之禮乃君臣相與交接者必一德一心都俞吁咈若唐虞之世乃謂之和不然縱堂陛森嚴不貴也如許多家庭之禮乃父子兄弟相與交接者必慈孝友恭蒸蒸無間乃謂之和不然縱定省溫清不貴也○問註云和者從容不迫之意然歟曰從容不迫言不急遽耳豈以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四

禮之用但不急遽即為貴歟夫和謂情意之流通也高下散殊天地之禮也周流同化天地之和也觀此而禮和之說可知矣曰禮之為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為貴然歟曰多一體字其理未瑩夫用猶行也觀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可知蓋曰禮之行也因嚴然必以和為貴和斯美云爾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瀆嚴非禮之用歟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斯森然者為美父子兄弟之愛洽斯不瀆者為美不然亦垂睽而已矣何足貴哉故和以成禮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情偕非謂嚴為體和為用用

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問辨○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即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冀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碍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為道亦老聃之所病也微獨有子而已筆

論語義府卷之一

三十五

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朱子語○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先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是在己曰兼有之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下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

者在我矣。○此四句體察於日用常行，易其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恭不合禮，非不及即過，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狎，以非禮之恭，習以為常，下之事上，甘於自屈，而不以為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以自大而反為恥。古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色，斯近信矣。即是信了。編○宗訓主如主顏，讎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人，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宋子語○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差便是着宗他。如陳了翁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又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因字不必看得太重，朱子謂如因徐辟之因，其說最是。如商鞅因景監，却因得不是了。朱子又謂因之為依，如先主之依劉表，愚謂此不是。因却是宗了。大凡因在先，宗在後。如孔子主伯玉，其初何因以相知，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體察於身，亦為警切。編○有信而不近義者，義以成信，易其心而後語也。有恭而不近禮者，禮以致恭，安其身而後動也。有因而失其所親者，親以擇因，定其交而後求也。○

思言之可復，故以義為約，信之衡，思恥辱之遠，故以禮為致，恭之節，思得仁，賢為宗主，故擇交於邂逅之時。一有苟且後悔無及，故君子貴於慎始而慮終也。論語○謹始慮終之說，若有味者，然思之矣。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則非也。○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蒙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二

君子之學，始於立志，以安飽為事者，其無志可知。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精神汲汲，皇皇於所有事，而不敢少漏洩於言，故曰：敏於事而慎於言，事所包者廣，不與言對，或謂為學之道，盡於言行，非也。事雖廣，然所求者唯此一事而已。更無二事，自疑既斷，千聖一心，何必就而正之。曰：智海無涯，自以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自謂一疵不存，而不知不存者之尚存也。自謂萬理明盡，而不知明盡者之未盡也。非遇擇法眼，是正之，其能自覺乎哉。○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

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以不求安飽為事。則偽矣。即不偽亦只能甘清苦之士耳。於道何交涉哉。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開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夫惟真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出口。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

論語義疏卷之一

三九

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聖門論學。要緊在理欲之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居養食色。此豈易制之欲。多少英雄豪傑。陷溺不得出頭。只為牽制于此。而世每易言之。若非朴實頭立箇天壽不貳的志氣。下箇斬釘截鐵的工夫。帶水拖泥。合下來久不清楚矣。孔子却老實。動頭就要判之。以此。如曰。士而懷居。不足為士。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又曰。富貴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稱顏子以簞瓢陋巷。而稱子路以衣敝緼袍。至其自言飯蔬食飲水曲肱之樂。何等超邁灑落。此其志氣所以常伸。身主所以常健。做得發憤忘食。不厭不倦的工夫也。後之學者。只為無志。合下在這裏。斷不清切耳。敏事慎言求友。自是好學之事。假令安飽之心。少為掛帶。則雖有慎敏就正之心。其能以一志嚮往而別無二三之牽掣者乎。此可謂好學必先斷之於此。論語大意○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心裏常有一個合當着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

論語義疏卷之一

三九

道要在此。着緊都不濟事。朱子語錄下同○其所着緊者在此。故下文云。敏於事。即其所以為之之事也。敏是着緊做。○答人書曰。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着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爾謹於言。亦不專為恥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此須反覆看其意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正。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

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貧而無諂章

人之為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為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為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真不為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所好所樂非境非道焉飛魚躍雲淡風輕活潑潑淨灑灑處貧富而無貧富者也豈唯無貧富且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一而

論語義疏卷之一

四十

非吾心也無一而非吾心何為而不樂好禮亦樂也而貧富殊文者貧無事富有事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忘善無他為富所移換耳好禮者此心躋躋處即天則也豈唯無驕故貧而樂莫如孔子富而好禮周公其選矣○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直卿

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朱子語錄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論語義疏卷之一

四十一

不知人之可患不必說到無助有損即此不知處便是失却眼了也○人之知己只欲其知吾是不欲其知吾非只欲知吾正不欲知吾邪則知人處亦然凡稍具隻眼者小人到而前雖善覆藏吾亦如見其肺肝惟彼之學問高吾一尺吾便不能測矣身在堂下豈能辨人邪正故不知人乃是自家學問有虧自家良知未致病切已身所以當患若不反躬自責而徒欲辨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人所訶也○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猶以為患而常堯猶以為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

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爲自知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上親切。不虛則能自知。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論語義府卷之二

爲政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同邑湯宗尹校

爲政以德章

爲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于五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蓋後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輒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科條。始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卽危。亂矣。法令不出於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世之法。惟使利之從。增之削之。惟已意所欲。非有皋陶之胷中。何足定天下之刑。刑失其中。則賊民之良。性多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後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

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人
槩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為不善
見人則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
君無德其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也則宜賞罰不
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
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靈財兵
多則置雖周公不能為也人君無德而欲為政無一
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
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首獨有
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之

論語義府卷之二

二

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
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
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
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凡後世
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世何為不及此而為
是紛紛志湖訓○大哉德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
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
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

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
有此德性患上之人無以感之苟有以感之則民之
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德
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艱臣克艱而
政即又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夫子又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曰正其名不
同其實一也○集註此處政字只言正人之不正至
下道之以政方說法制禁令極有道理可見為政以
德不用法制禁令只是以身正人如作則建極之意

論語義府卷之二

三

今作文者反兼法制說誤矣○宇宙雖廣民物雖
繁總是一心所推便如北極相似原無出入豈有動
移以心率物便是以德為政也我無思而天下之為
思者皆在吾精神聯屬之中我無為而天下之有為
者皆在吾寂然不動之內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凡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
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
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矣樞紐不動之處則在
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
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

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止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躡向之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海○按星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爲太乙座第三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爲天樞夫北辰居所天象最尊是於北極五

星爲第一而星家反以爲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爲帝座而以第二星爲帝座是異乎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北極五星初一日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宮帝星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爲據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蓋北極之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斗爲七政之樞棧陰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建四時而均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卽北極之天樞耳然不知北斗

天樞去北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十度於孔子居所之義何指哉或問辰之義愚謂中庸孟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云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併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爲含星之長故三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

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爲十二辰日月星至亥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云撫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爲辰哉

詩三百章

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

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朱子全集○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

論語義府卷之二

不

夫以物役思者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禮記○凡人有所思則著於物著於物卽邪矣而曰思無邪則思而未嘗思也自有思而之無思不復遂於物自無思而之有思物來而能名也則思馬而馬應矣古德有聞倡樓淫詞而悟道者大哉思無邪之效乎何處着懲創哉○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

如桑中墜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其道闡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弗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爾朱子

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

論語義府卷之二

七

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義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之言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旣思邪矣讀詩者卽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以蔽三百篇之義也蓋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

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蓋主淫慢之說而於二國風之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之為淫奔為男女私相贈答及考申公詩說與毛詩小序俱有不然班固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魯最為近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然則詩說小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衛風之木瓜三章申說以為朋友相贈鄭風之將仲子三章小序以為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三章申說小序俱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籟兮二章申說以為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相率獻諫以救其國故作此詩蹇裳二章小序以為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風雨三章小序以為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三章申說小序並以為刺學校之廢弛揚之水二章申說以為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註槩口之為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晉侯矣子蘧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籟兮以餞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以見志義有取爾也而肯取於淫慢之辭耶或曰若然則鄭衛諸篇皆可謂之思無邪者否曰未盡然也詩經秦火篇章豈無脫誤余觀鄭衛及王齊陳諸國風之中朱子所指為淫詞者僅三十篇除小序詩說左傳確然可據者餘若桑中溱洧等篇詞旨輕媒不可諷詠又若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申公並不著其說故宋王魯齋氏謂今詩豈盡聖人所定容或所刪之詩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而漢儒取以補亡耳陽明王子亦謂鄭衛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搜採以足三百篇之數者俱不為無見大抵漢儒尊經詳於訓詁而不免或失之附會朱子釋經過於主

張而反或有晦於經旨魯齋陽明二先生知求聖人之大旨而又未嘗參討經傳之說均之有所未盡愚故詳為論述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道之以政章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欲人知所重爾論語○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導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導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定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十一

之機也朱子全集○申韓學術專重政刑劈頭就與吾儒不同不知為治須要養百姓耻心若廉耻一喪則風俗大壞而不可為矣道之以德不可一毫虛假須提出肺肝與百姓相處禮即先王治天下之道今載在周禮者皆是一則免而無耻一則耻而且格王伯真偽之辨懸絕如此疏○德者吾心之所固有人心之所同然其源不窮其流不息疏之滄之因其脉絡而引之猶導水之導而後禮可施也然亦不是二時二事○政與禮何別曰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準則也○道理本無形影惟聖人為之制度

品節分明畫出一箇天理來與人看使人人可以遵守得故惟禮可以一民○格說文木長號又式也正也木長故有式義式故有正義學殖○道德齊禮非廢政刑乃政刑從德禮而出若曰相為終始不可偏廢却是無政刑之德禮淪於空虛非德禮之政刑同於亂世也九西○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

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十一

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駘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孔叢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此夫子自叙其終身造詣以示人也先君云程子謂夫子立法以勉進後人蓋以生知安行聖人或無假

於漸修耳。不知有聖人之資，便自有聖人合用工夫。支王望道而未之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果何事乎？夫乾坤千萬年，只一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乾坤且然，況聖人乎？○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

論語義府卷之二

十二

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為，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成就之叙也。困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為立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已，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已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已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虛實眾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惑者。有幾？孔子既明乎已，又明乎物，物已一貫，利害一貫，本末一貫，虛實一貫，眾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而生也。一則虛貫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辨。雖詢謀不廢，而明

論語義府卷之二

十二

德內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物而動日用百爲猶有謂吾之所爲不知其爲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昏則雖謂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明

論語義府卷之二

十四

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莫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於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辨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蘧伯玉使者寡過之

言而歎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卽謂之過微有不一卽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粗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粗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粗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語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

論語義府卷之二

十五

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志順逆也志斯神矣殆至七十始超然自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卽矩惟矩卽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中的不

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卽其近似以自名也。龍溪集下河○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於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志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於知命之上，一層深於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別，未知天命，世間逆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於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六

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躡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孔子自叙十五而志學，是卽所謂不踰矩之學。猶造衡，卽是權始。矩者，良知之天則也。自志學，馴至於從心，只是志到熟處，非有二也。權不離經，自始學以至用權，只是經到化處，非有二也。孔子之學，自理觀之，謂之頓可也。自事觀之，謂漸亦可也。此終身經歷之

次第，學道之榜樣也。○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曰：朱子云：學卽大學之道，則矩卽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卽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與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與弟，卽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卽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七

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卽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知足之蹈之，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以後，俱絕響矣。近集○學何學也。矩也。矩何矩也。天命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各有天然之則，所謂矩也。學者學此也。立者立此也。不惑者不惑此也。知者知此也。耳順者順此也。不踰者不踰此也。一志直入矩，便是頓悟。自志學至不踰，便是漸修。此聖學之要也。孟子自善信至聖神，功亦如此。明儒○爲學之道，執漸者未化，執頓者未圓，頓不離漸，故無階級，內仍設梯航，漸不離頓，故

有進修中實無階級。今日進德之序。聖人未必然。又曰聖人固無積累之漸。因其近似以自名。皆非也。正刪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朱○聖人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誰人十五歲時踏定脚跟到底歸結。明陽○夫子當十五之年便志於學。便是要爲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是其精神。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其實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其楷法。一念專注。惺惺不散。孳孳不息。

論語義序

卷之二

十八

從少至老更無厭倦之時。所以爲聖人之學也。論語述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卽便是至誠無息。亦卽是孔門求仁。卽是集義有事。不志卽是靜。卽是敬。卽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近○學是學爲孔子。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考問已心。果是肯如孔子之志。

學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原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害也。蓋此念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箇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上

始志學時。氣力薄弱。不無起倒。積之以十又五年。然後脊梁硬掙。腰蹠剛勁。脚跟踏定實地。一切順逆境界。推排不倒。搖撼不動矣。如此始可言志立。如作室者之有基焉。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直至是心所欲。此志亦不失者。若三十

論語義序

卷之二

十九

而立。便語無所事。志誤矣。剛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於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撻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淆訛疑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又下十年工夫。然後能不惑。不惑矣。又下十年工夫。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論語○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于胸中。而

無所事守矣或問○不惑不疑也易言不疑其所行則行亦可言不惑也原旨

天命深微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韓退之解○問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於命待從心不踰矩時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纔窮理便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更無次第何其疾也今乃於知命之後垂二十年始為至命又何遲也蓋至命乃學問之極功無以復加者也伊川見夫子知命之後猶有耳順從心之說故畱至命以訓從心然不知耳順從心乃言其

論語義疏卷之十

十一

愈久而愈熟非知命之上別有增加如窮理盡性以至命之云也曰伊川又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然否曰天是箇甚命又是箇甚知命即是知天不言知命所樂謂何且知命云者不徒知其理而已實有順焉安焉之妙不須言知命是不須言順不須言安也而何以樂天乎問辨錄
或問耳順與從心曰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於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入微之功水滸○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

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胡齊○遵嚴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查滓無有前塵

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志順逆龍溪會語
矩天則也人多欲故踰矩聖人無欲故不踰矩不言無欲而言所欲聖人所欲即天則也其義精矣尤西
○衆人溺于欲賢人遺欲今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人欲即天理矣疏○益也聞諸陽明先師曰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其揭上帝降衷之蘊羣聖執中之脉乎良知良能虛明真純若耳提面命嘘吸一體無智愚賢不肖舉具是矩患在踰之耳故立者以言其定也不惑者以言其純也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則與天為一而帝則在我矣帝之則其神乎明目不

論語義疏卷之十

十一

則與天為一而帝則在我矣帝之則其神乎明目不

睹其形。傾耳不聞其聲。而範圍曲成。千變萬化。克周不窮其用。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卽所謂良知。卽所謂至善。加焉則過。損焉則不及。不及與過。雖異科。其踰矩均也。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正文王不踰矩。學脉不識者。非無識也。不知者。非無知也。不識不知。一於天則。一毫聲色。不以逆其間。

孟懿子問孝章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

論語義府

卷之二

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遠。禮孟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三家皆魯桓公庶子。以仲叔季爲氏。孫者。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故庶子自爲長少。而庶長稱孟。孟氏乃魯莊公庶兄慶父之後。春秋定公六年。仲孫何忌如晉。左傳云。孟

懿子往。是知懿子名何忌也。懿子之父。偕子名。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祭法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無違一言。意至含蓄。孟懿子不能再問。而發之。樊遲生事葬祭。一於禮而不苟。乃所謂無違也。胡氏謂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三家之僭。所謂不得爲而爲之者也。然既不知禮。則其

論語義府

卷之二

餘所得爲者。又皆因陋循俗。而不知有所謂禮者。蓋多矣。如滕文公欲行喪禮。而其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可見當時冠婚喪祭之不如禮者多也。使懿子能因夫子之言。而發寤焉。必首去其僭。而其餘之不如禮者。亦不能以終日安矣。且若事上臨民。禋躬應物。凡有違於禮法。而貽其親以不禮之名者。皆不孝之類也。人子知此。直須非禮不動。富哉言乎。○生事葬祭之以禮。何以爲無違也。無違者。心之正也。禮者。心之理。而見於事者也。心正則無不正。無不正則事之葬之祭之。無不出於正。居家理而一國

理矣。二家之僭竊而違禮滅天，以自失其本心之正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者，違心也。大而至於弑父與君，違心之所從來者漸矣。論語

孟武伯問孝章

按春秋懿子以哀公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云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帥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癸。」武伯曰：「然則彘也。」是知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二十四

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此一句最當深體。○孝之道大矣，然取數也多。惟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學者最宜體會。如曾子臨終猶故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也。是故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卽此一念真切之心，便是純然天理。充之何所不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問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

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自警

子游問孝章

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人子無不知養其親者，然恐以親狎而流於不敬，不敬其親，罪之大者也。子游事親，或亦有不足於敬處。故夫子危言以警之。○或問父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二十五

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朱 ○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紹聞 ○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養而不知敬乎。」

按註疏之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養犬馬，伺其饑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朱註蓋

用後一說然謂以親例犬馬於心殊有所不安考
東廣微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薄
惟禽之似又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
馬之養已無所施黃華表云用伸犬馬之願獲遂
烏鳥之情前人看犬馬多在人子身上玩經文至
於犬馬與今之孝者相對是謂能養與皆能有養
相照似當從註疏前說為妥論語○六珍下珍三
品曰雞豕犬是以犬為重上珍三品曰羊牛馬是
以馬為重故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又大祭則血馬
沉璧用牲之大者莫若犬馬然今之備物以行孝

論語義疏卷之二

二十七

者至於犬馬皆能備之養親之禮無復可加矣至
於二字所包者廣不加之以敬而心尊其親則何
以別於世俗之孝乎若以養犬馬比養親恐不然
意

子夏問孝章

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蓋念
念在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
後蓄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充乎
中而成像乎外孟子所謂樂則生則惡可已惡可
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此豈聲音笑貌

之所能為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
親也嚴恪且不可況暴戾乎吾儕為人子於和敬二
者每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猛省
而力行之

吾與回言終日章

顏子之如愚超然聰明知解之外所謂見月人指得
魚忘筌不為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者
也通書聖蘊章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

論語義疏卷之二

二十七

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周
子之言意味深長潛而玩之則此章之旨躍然矣嗚
呼聖人之道言不能顯默不能藏有時終日言而未
嘗說一字有時終日無言而熾然常說以此告顏子
則不違以此告子貢則駭矣況餘人乎○退非夫子
退乃顏子退也正對進見說進見師生講論之時便
是公退出便是私不必拘定燕居獨處解開○問亦
足以發是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
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
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

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朱子語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辟面益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辟面益背。此之謂也。○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顏子所聞入耳着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按已上俱朱子語。以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而發是發明夫子之言。此是正訓。然顏子藏修之時。有何行事可以攷驗。至於饑餐渴飲。夜卧早起。又一切與常人同。所發明者在何處。耶。故語錄有辟面益背。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之語。讀註者要須識此古德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故堯率悅。悟後其師遠望見。迎而謂之曰。且喜大事了畢。蓋開口不在舌頭上。此可以想見顏子之發矣。曰審爾則

受教之時。已見其眉宇而知之。何待既退而省耶。曰

受教之時。神凝氣斂。兀然穆然。如水注水。但見其不遠而已。至於退而始自發舒。其辟面益背者。始可見耳。然亦不必拘拘也。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亦待省而後知歟。曰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羅近溪謂發字正與無問辨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亦可以輔朱子之說。○此事原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不由言語傳遞得。不由聰明窺測得。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故夫子終日言。而觸處洞然。若粗若精。若內若外。並無纖毫間隔。夫是之謂無遠。聰明盡點。知見俱融。惟默默契合。故如愚。發是生發之發。如春苗得雨。而新新秀發。乃發聖人之蘊。不是發聖人之言也。此是聖門的派。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疏○按觀有如此時。雨化之者。則以發為生發之發。為是然。先君不取此說。

視其所以章

聖人看人。劈頭便與人不同。人皆泛視其形迹。而吾

獨視其所作爲。凡人行事必有作用處。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小人作用。於此視之。而人品可定矣。人皆漫觀其行事。而吾獨觀其所從來。人皆察其所隱微。而吾就隱微中復察其所安樂。所安乃修飾之所不及。防檢之所不到處也。如此驗人。骨髓精神。一一勘破。不特厚貌深文者無以自匿其情。卽有闇然齟齬者亦不得而藏其用矣。人焉得而度之。疏○所以在事。所由在心。若所安。只在所由中見。非所由之外。又有箇所安也。所由未善。正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之也。紹開○所安。是他平日存上習熟處。他本心愛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二十

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方安。朱子○所安。是人身心安頓之窩座。乃從無始以來熏習熟了。發爲現行者。察是於思慮矜持之外。察而得之。夫人固有真心爲善。而功未深。習未盡。未能安身立命於是者。則能保於思慮矜持之所及。而不能保於思慮矜持之所不及。故觀其所由。又必察其所安。而後人不得而度也。○觀人之法。察其所安。至矣。人惟一念之微。安於爲善。而表裏純明。終始如一。

然後無有闕露而不周之處。彼其修飾於形迹。勉強於一時者。幾微之際。忽不覺其形見而不可掩。豈能逃於君子之觀察耶。雖然安之一言。良不易及。學者務於已求之觀人。其第二義也。論語○聖人修己功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觀人也。卽用此法。既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虛知見。虛意氣。固是當不得數。或作或輟。有爲而爲。壯齒青年。決難合一。大率世間飾小行。矜小廉。善事美名。亦恒有之。只到觀其所由。便有多少夾雜。更復察其所安。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二十一

三十一

真令腎腸俱露。毫髮無遁情矣。然以予觀之。世間人雖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吹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乎世之善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修尚可不。一循孔子的矩矱。而欲挾半假半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羅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與新對。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爲求諸外。乃以德性所固有。釋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豈性與知性。可分新舊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

聞亦在外乎。夫子所以言此者，為世之學者做一節工夫，未得透徹，覺無滋味，便厭了。又做一件，此一件又未得透徹，覺無滋味，又厭了。又換一件，終其身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念頭萬起萬滅，終不得成片。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到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又冷了。縱燒上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而今教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去，不到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也。工夫只在溫故上。溫者冷，熱得中之謂。如炊飯者，火太猛則飯焦，太緩則難熟。古人謂調心如調絃，緊則絃斷，慢則無聲。緊即是過熱，即孟子所謂助長。慢即是過冷，即孟子所謂忘。皆不得謂之溫矣。綿綿密密，勿助勿忘，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聖賢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賓客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若一處放寬便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去，忽然一日如大寐之得覺，大醉之得醒，向時黑漆漆地，霍然霧散，渙然水釋，從來義文周孔一切聖人難明之旨，不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

論語義府

卷之二

三十二

四

這便是知新。這便是物格而知至，可以為師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之心也。周子通書云：易為天下善，曰師。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蓋聖賢之存心，每如此。

君子不器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上達，故不器。○器者，一物而適於用之名也。以物言，舟不可以為車，車不可以為舟，是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人之資性有所長而不學，與夫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隨其量之大小，而皆可以為器。惟君子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來，方其物格而不知至之時，固已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而又安可謂之器耶。○偏則器不備，則不器。止則器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十貢問君子章

問君子不言而躬行可也，何為必欲言於既行之後乎。曰：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則言之功居多。故六經皆言也，聖人之心由是而傳矣。惟從躬行心

得之所流故足以垂世而立教由是觀之凡吾所當
言者皆吾所當為也故曰先行其言凡吾所當為者
皆吾所當言也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默
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急遽以自言也○君子主於行
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
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
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
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為主而行有
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
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論語義府卷之二

君子周而不比章

人無一日而不與人相處而所以處之者以親厚為
道然其公私之間不可不察也故以君子小人別焉
○同一親厚也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同者周與比也
無所不親厚而親厚之者周也公也有所親厚而親
厚之者比也私也○只是這箇人君子親之則為周
小人親之則為比以普愛眾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誤
矣○君子以萬物為一體不從軀殼上起念故周小
人只從軀殼上起念逆之者憎順之者愛故比○君
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

乎其中孰為反我者孰為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
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者也
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為血氣所使有順
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其
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
坐血氣紛擾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為一
家中國為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
何所取捨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親親而仁
民仁固殺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殺
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之愛銖分錙別

論語義府卷之二

而天下不以為私固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
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
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為害如此血氣之能
奪本真如此論語

學而不思章

體是理於吾身謂之學精是理於吾心謂之思學而
不思則有冥行故為罔罔不可以言學思而不學則
墮玄想故為殆殆不可以言思故學與思只是一事
當從其所不足者而致力焉若近世浪譚無學無思
荒唐縱恣其又異乎聖人之所謂殆與罔者矣論語

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望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陽明○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

不要明覺精察也知而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便是罔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知行雖是兩箇字却只是說一箇功夫這一箇功夫須着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有聞見而無智慧如人在三光之下而自家無眼不見一物終冥然無得而已有智慧而無聞見如明眼人在大暗中舉足便是坑塹豈不是危意

攻乎異端章

今人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

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為異端象山○或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陽明○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羅念庵○夫道一而已矣無聖凡無古今豈有異哉譬如捏目生花一月看成兩月只有一月是實餘二非真也吾人日用亦如此只有一事是實餘二亦非真也若捨此一事別有馳求認影為形盡是鬼家活計於此盤桓得久工夫用得深則埋沒愈深出頭愈難譬如治金治木未雕琢時雖不成器金木猶未壞若雕琢差了便壞此金木矣端是端倪之端乃細微難辨處一毫有差千里懸隔千里有差當如何哉專治而欲精之豈不為害

由誨女知之章

人心自有本然之明但任其昏塞者既不足言而從事於學者則又溺於聞見而本然之明反為之蔽故聖人直指知之本體掃去塵翳超然直截而言之蓋天下之理無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固非必無所不知而始謂之知也惟是於所知者即以爲知所不知者即以爲不知則此心不昧乃自然之明覺知固

卽此而在。無俟他求。故曰是知也。非必盡知天下之
 理以爲知也。曰如此則無自欺之蔽。是否。曰非也。知
 以明暗言。欺以誠僞言。彼明知其不知而昧其心以
 爲知者。謂之自欺。是不誠。非不明也。惟夫本自不知
 而其心實以爲知。是則暗而不明耳。何爲自欺。問辨
 ○天下事如何盡知得。只一念明處不蔽。便是學。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不欺蔽其獨知。獨知不
 受欺蔽。炯然常存。自著自察。便是無極真精。萬古靈
 明不息之體矣。此是吾之天性。吾之明命。乃是吾之
 真知。故曰是知也。學覺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只看兩箇爲字。直信此心。更無揜飾。何等光明軒朗
 而覺悟警策。不安於所已知之意。亦卽存乎其中。故
 曰是知也。學者亦恒有揜飾矯強之病。反身體認。乃
 見聖訓之深切。豈特爲子路告而已哉。論語 ○聖訓
 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爲不知。何以曰知。曰
 學者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外。復求之也。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卽平常實直
 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
 數。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哉。卽此是知。慈湖 ○以
 不知爲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固不足

道。固有曾中自以爲有見。自以爲知道。如斯而已。不
 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
 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僞。以此知爲知。殆不
 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認僞爲真。不執
 昏爲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所以爲知也。其進
 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爲知。是無時而知也。○孔
 門高第。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
 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箇途徑
 都差。惟曉得要作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
 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
 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回
 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
 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
 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
 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
 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
 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
 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事。此理能
 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卽能
 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

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擴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漢近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此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

論語義府卷之二

甲子

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兜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為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鄙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

學者惑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略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巴鼻勾當埋沒了多少聰明豪傑一毫無補於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為知學可哀也已能○理有可知者亦有即知是病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譬如握手作拳則名為拳不名為手將知求知則名為妄不名為知故手不作拳固居然手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之知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而又有謂知之一字

論語義府卷之二

甲子

衆禍之門者通此二說始得夫子論知之說海濤

子張學于祿章

禮有以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為不孝子張之學于祿豈亦有不得已之情乎聖人未嘗不欲學者致用於國家亦未嘗阻人為祿仕特求之有道只在謹言慎行修身中來聞見則欲其多猶易之益也尤悔則欲其寡猶易之損也玩味二闕字與二慎字自修工夫何等潛密疑不信也寡尤則求之於人亦無不信矣殆不安也寡悔則求之吾心亦無不安矣祿在其中不是說祿有可得之理只是抹殺子張于祿之心

夫子嘗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耕者何嘗有一毫求餒之心。然却有餒的時節。是餒在耕之中。學者之於祿。亦如耕者之於餒。並不曾一毫思念及他。然却有得祿的道理。這便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修德而祿自至。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疑殆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

論語義府卷之十

四十一

我者而已。其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朱子曰。多聞多見。正是合用功處。聖人好古敏以求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江西諸人說此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按陽明之說。正是祖此。曾不思知之資。聞見猶元氣之資。飲食。人固有傷飲食而病者矣。彼自有病耳。非飲食之咎也。若彊壯之人。則穀氣卽元氣。充膚澤毛。靡不由此。而又何病焉。故夫以聞見爲病者。懲噎而廢食者也。○慎言其餘者。謂雖言所當言。然使發之不當其可。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之類。是亦不免於招尤也。慎行其餘。做此紹○問尤悔如何分。曰。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

論語義府卷之十

四十一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

對說朱子語錄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本。而人心自服者，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舉錯之當否，民心之從違關焉。知人安民，只是一事。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然而取人以身，修身以道。故曰：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擯斥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曰：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直與服同一機，絨枉與不服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為公為民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為不公為民心之所不服。一開其端，其類咸應。嗚呼！

論語義府

卷之二

四十五

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胡○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紹開○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哀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權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胡致

黃氏日抄云：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舉枉者而置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又晉庾純自劾表云：以枉錯直，居下犯上，意亦相證。考字義，錯與措同。為置為舉，為投為安着。為施布，無釋為捨者。然則日抄之說，甚似有理。並存之。論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

論語義府

卷之二

四十五

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韓苑洛自謂已接人常帶笑容。一日想臨之以莊則敬之語，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端坐。一府中人皆肅然。有知縣是其門生，見而問曰：何為近日入院覺不寒而慄？可見聖人說話，人只是不行，行之句句有効。願○孝慈則忠，須要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得民忠於我處。蓋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的道理，便是民事君的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如父母矣。此民之所以忠也。不待使之，此心自然之感也。孝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缺於

閨門。而能慈者也是孝又慈之本也。紹開○只是一箇心。以事父母則為孝。以保赤子則為慈。以事君上則為忠。上之與下。我之與物。此掣則彼動。血脉不斷。故也。○舉善則未至于善。而志氣疆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者安於不能者。亦無不勸。○康子之意。是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朱子語錄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四十六

昭公為季氏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隕。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隕。遂立宋為君。是為定公。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非常禮也。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隕。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不過將以市已扶立之恩。而魯之羣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以獎公室。使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為。魯衰自是不振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意者其在是歟。秋七

月葬昭公於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北孔子之為司寇也。始溝而合諸墓。○書云。而曰孝乎者。重孝也。友於兄弟。亦孝中事。惟孝友於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弟。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也。政是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爾。然孝友為之本也。朱子語錄○正人而昵於私。與情者難。正人而斷於公。與義者易。家難而天下易也。何以不曰政。○孝經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言閨門之內。嚴父嚴兄。則如事君事長。畜

論語義府卷之二

四十七

妻子臣妾。則如治百姓徒役。此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施於有政。今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開○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為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慈湖○子曰。苟有用

我者。暮月而可。三月無君。皇皇汲汲。夫孔子豈不欲為政哉。然止則止。速則速。進必以道。又若毫髮無所濡情。論者祇知其為自守之義。而未知孔子之徹見性分。大行窮居。遇不遇。兩於我無加損也。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因憶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寂然無所榮美。廷臣咸薦。亦祇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而已。帝後試之。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卒以天下授舜。而舜問弗克勝。舜亦未嘗改弦易轍。別為道以治天下。是以處為洙泗。出為唐虞。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嗚呼。微哉。見

論語義府卷之二

人而無信章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與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與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軌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牛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拾○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為信。實則不偽。不偽則直。無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

四六

論語義府卷之二

四十九

間。所以相處。羣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人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奪之。則偽爾。人惟不知自有良心。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為巧。不復知耻。見詐偽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爾。尚可齒以為人哉。慈湖訓語○人之所以感通天下處。全是這點真心。而心之所以發露處。又全在言語上。言而信。大可以動天地。細可以孚豚魚。苟不信。則動相携貳。即說得天花亂墜。人亦不從。便一步不可行矣。車有輪。有輻。有轅。有衡。而獨舉輓軌者。輓軌是車與牛馬相接處。猶信是我與人相接處。無輓軌。即車上色色具備。終不能行。人而無信。雖才美完備。亦何益哉。故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之不可苟也。如是夫。取

子張問十世章

此章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其禮而損益之耳。因字不重。重損益二字。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變之無常。此子張以十世為難。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生於變。變生於窮。窮生於常。則無常。

而未始不有常也。世之變者，莫如秦之代周，漢之代秦，而極於我。皇明之代元，然一切名物制度，不能不仍其故，而就其中損益之，無不可知其故者。況三代乎？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即為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類廢而不振者，便為新主所增修之處。試思今日之有餘何在，則後日之所損可知；而損之不已，以至於頽廢而不振，則復為後世所益之端，又可知。已試思今日之不足何在，則後世之所益可知；而益之不已，以至於極重而不返，則復為後世所損之端，又可知。已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

論語義府卷之二

五十一

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者也。漢激秦之無尺土封，則不得不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七國之亂，則不得不分裂以弱其勢，而權歸於外臣。王莽篡而什節死，義之臣少，則不得不重節義而任官闈，官者重而節義之士與之為仇，則黨禍興而十常侍之難作，不得不假外兵以除之，而漢祚移矣。此以意卜度推之，真是百世如見，而況聖人窮靈極數，坐照千萬世，無前後際者乎？○子張問十世可知，猶以為遠，夫子告以百世可知，蓋萬年之事，皆起於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

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者，夏之所有餘者也；其所益者，夏之所不足者也。故即夏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也。周禮亦然，則自周而後，世數相生，其變有常。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已極，秦之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慘刻已極，漢之興必有谿達踈漏之政，遞遞相因，皆可預見。人顧不察耳。故聖人酌一事必懷千萬年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萬世之流弊，誠慎之矣。慮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

論語義府卷之二

五十一

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之心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勉○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絕去諂媚之情，可與明道見義不為為無勇，養成剛勇之氣，可與立德。

論語義府卷之二終

論語義府卷之三

八佾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餘姚邵穎達校

孔子調季氏章

註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左傳隱公問羽數而衆仲對之之說也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此杜預何休說也每佾八人則服虔之說也唐孔氏謂舞勢宜方蓋取何杜之說然以愚論之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音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每列遞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廟制室外爲官官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恐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含後說之義蓋指其於不忍爲者而忍爲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自見矣張南軒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觀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此與朱子本註及謝氏之說俱同所以徹季氏而動其心之所不安也○凡人僭名犯分其心必有一段

惕然不自安處以大夫僭天子之舞而忍爲之則本心昧矣不曰可誅而曰不可忍全要發季氏一點良心爾意○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爾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堤之損益然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東萊

三家者以雍徹章

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註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祖類○於八

偷提出忍字以其心之所不能安者惕之也於雍徹提出奚取字以其義之所不當爲者敬之也近

楊用修云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臯臯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

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寬矣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禮祭統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

論語義疏卷之三

四

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上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減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祀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牲騂剛白牲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

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人而不仁章

仁人心也而心之敬為禮心之和為樂皆仁之妙用也人而能仁則心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便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如其不仁則心以矣心以而和與敬俱以矣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如猿狙衣周公之衣其於禮樂判然二物不相干涉亦且如之何哉以見人之不可失其本心而徒煩縟於儀文之末也○此章原為借竊

論語集注卷之三

五

者發而其語亦含蓄不露當時強家侈肆自以為綢繆繁盛於禮樂而不知禮樂皆從心生斷非不仁者之所能用祇以崇姦導慾速及厥躬可歎也論語○集註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朱子獨收游為正註者以心字於仁為切也然此章為當時借禮樂者發則程說為長曰無序則禮不可犯上曰不和則樂不可逆倫言外隱然有諷正之意疏

林放問禮之本章

夫子歎人而不仁如禮何而記者繼以林放問禮之本然則禮之本可知已問儉即是禮之本否曰儉與

奢對奢既不是本儉安得是本耶問禮起初只是儉如何曰此初也非本也問本與初如何分別曰本如

木之根初如木萌蘖之初萌蘖之初而根莖枝葉皆具矣未嘗先有根後有枝葉也安得以初為本乎然則以為近本可矣曰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答之以二語明明即是本如何又說近本問如此則本在何處曰本是句囫圇說話今却零碎看了障住眼睛你看古人制字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一是何物木得之而為木人得之而為人以至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萬物得之而為萬物皆此一也從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六

儉入奢是從根到枝葉是一在木上如何不是末從奢入儉是從枝葉到根是一在木下如何不是本○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大其問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焉虛明湛一即太乙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慈湖○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

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為孝為弟為謹為信為忠為恕為敬為恭為剛健為中正為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為大本。孔子又曰。禮本於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太乙。所謂太乙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

夷狄之有君章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泄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

論語義府卷之三

七

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吁。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歟。

軒南

季氏旅於泰山章

尚書註祭山曰旅。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泰山。豈亦徧祀羣神以徼福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只緣他屬我。故其精神相感。不然。雖祭無益也。季氏之僭。已歷數世。苟直斥之。

勢誠有所甚難。夫子欲冉有救之。必有所以救之道。冉有直以為不能。則不復知所以救之者矣。故夫子嘆曰。女既不能救。則季氏之祭行矣。彼旅泰山者。吾無責也。曾謂泰山之神。反林放之不若乎。蓋人而不仁。如禮何。此林放所以問禮之本也。林放尚知問禮之本。泰山肯享非禮之祭哉。不直斥其僭。而但言其無益。所以警而止之者。至矣。

君子無所爭章

夫千言君子無所爭。是言其無我無人。於世間萬事一切不較矣。其有人已相形處。必也其射乎。射是人

論語義府卷之三

八

已相形處。而以揖讓行。則不泯人己。而常無人己。不除勝負之事。而常超乎勝負之外。故曰其爭也君子。君子即無所爭之君子也。猶言其爭也無所爭云爾。讓者爭之反。重讓字。連揖字。亦是讓處。其爭也君子。猶夫子之求異乎他人之求也。非至於射而後有爭也。疏。○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射之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也。惟務自反。安知有爭。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似有爭而實無爭。微婉之詞也。論語。○孔邢註疏。以揖讓而升。下為句。朱子以揖讓而升為句。總之以揖讓二

字貫下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有三
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
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
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
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
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
袒決遂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
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
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

論語義疏卷之三

九

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
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
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
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
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
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始射
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復位下仰射畢而飲是三節事或謂
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是
巧笑倩兮章
詩意本謂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子夏未達謂是反

以素爲飾也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
此之精約而不費辭卽詩之辭繞着一後字而詩意
了然矣子夏卽繪事之後於素而悟夫禮之於人猶
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爲之先者矣忠
信是也忠信卽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
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朝
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
皆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起
予者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
子夏以爲言是有以故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

論語義疏卷之三

十

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紹聞編下同○周末文勝是將
許多繁文縟禮汨沒了忠信本意故孔子則欲從先
進老子則謂禮者忠信之薄夫老子者孔子適周嘗
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如此必有謂也不觀
夫子之言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
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
禮何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
不仁不讓不儉不戚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

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若不同。而實互相發也。

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為文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為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稔聞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為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為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發夫子之所未知。謂能發夫

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為詩所拘。則庶乎善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蔽。慈湖下同○汲古問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為絢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為起予也。先生曰。碩人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為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素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質素為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尚文無質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

論語義府卷之三

十一

論語義府卷之三

十一

旨而為大言。如此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夫笑與眄即素也。巧與美即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即出於笑與眄。則全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即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為後。而非悟禮之為後也。此正夫子受用處。然當其答問時。念不到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詩正在機上用。涵泳諷誦之餘。能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故發憤排非。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之謂也。故唯舉一隅以三隅反者。而後可與言詩。後來子游譏其灑掃應對為末而無本。却又以此見解闢之曰。君子之道。豈有本末。豈

有先後哉。如草木焉。大者大。小者小。榮者榮。枯者枯。區分類別。而一春之普徧者。未嘗不同也。君子之道。亦若是矣。豈可以先後分別誣之乎。夫有始有卒者。常人虛妄分別。君子無是也。夫唯於無始無卒。實悟實證者。乃可言有始有卒。必也聖人而後可乎。

夏禮吾能言之章

夫子欲取先王之法。定百王之制。故欲言夏商之禮。又周之禮。本監二代而為之者。周衰。日入於靡。故思先王之舊。而欲言之。亦從先進意也。言者。發揮其精

論語集注

卷之三

意。又有當時之所駭聞而不信者。故欲取徵於文獻耳。不曰足。則吾能言之。而曰吾能徵之者。蓋文獻之所存者。粗迹。而夫子之所言者。精義。取其粗迹。以徵吾之精義。惟夫子能之。狗耳目者。不能也。始曰吾能。是能闢先王之遺意。於經制既湮之後。繼曰能徵。是能定斯民之耳目。於聖人不作之時。○按左傳。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故不足徵。殷微子封於宋。先王之禮樂猶存。其後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氏編詩。而又亡其七篇。僅存五篇。雖勝於夏之無存。而

總歸於不足徵矣。孔子當時固以從周為義。然情二代之文獻不足。欲考古人制作之意。而無由。此其所為興慨也。論語○愚按。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此句。慨歎之意無窮。蓋足則吾能徵之。而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之迹。不墜於地。當與我周之禮並傳。以詔後世。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美哉。而今不可得矣。豈不深可惜。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而刪詩正樂。叙禮時語。使其得時得位。制禮作樂。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不專歎二國之無徵也。嗚呼。典籍淪亡。賢人凋喪。夫子所以覽觀於世道

論語集注

卷之三

者。其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二代遺典。於是影滅。無復遺響。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決矣。世道至此。豈細故哉。紹聞○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考。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乎。本於太乙。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生而為萬物。行而為萬務。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

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滌。

禘自既灌章

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故祭必受福。在灌以前不在薦時。世衰禮失。而齋戒以交於神明之意。亾。其所謂祭者。既灌而往之虛文而已。孔子所爲不欲觀也。○禘禘之禮略同。禘則合羣廟之主。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是也。鄭玄註二禮乃云。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五

禮無差降。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禘同爲殷祭。故云無差降耳。而杜佑通典則以鄭說爲長。謂禘禘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賈公彥亦謂禘十二獻。禘惟九獻。此皆溺於禘大禘小之說故也。周以后稷爲始祖。而禘魯。季本謂姜嫄履武生稷。稷本無父。不宜推及於魯。此不通之論也。玄鳥之祥。歐蘇已辨其誣。安可謂稷爲無父。而周不宜禘魯哉。魯之禘則非魯與稷矣。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註云魯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六

配之也。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及於莊公者。爲慶父也。又禧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荀瑩辭荀偃士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愈甚矣。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說者謂魯宜禘也。然不知王制所謂諸侯之禘。乃時享耳。豈魯之大禘乎。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嗚呼。曾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勳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自後魯有墨翟之學。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柶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

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呂氏春秋以為桓王使史角往，非是。類考○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晨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卒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

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

十一

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瑾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羊，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為逆，故不欲觀。然既灌之後，何昭穆之可序乎？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怠，故無足觀。此亦臆度之耳。而孔子之意固未發也。

或問禘之說章

朱子謂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入於近親，會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若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自非極天下之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按由此觀之，則知先王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橫衝直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此豈可以意見窺測得？故曰不知也。不知最親切。今人全為知字誤了。

一生即如禘禮須有先王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之心，方知得禘之說。若只在文字上盤桓，儀節上考索，而曰予既已知之矣，則既灌而往，何以不足觀也？註中不王不禘云，乃是餘意語錄中殊不主此說。蓋無甚意味。○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

十一

其靈爽未散。或嘗違事而記其聲容。則自然有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靈爽之存否不可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哀思無自而起。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而於治天下何難哉。真西○古人制祭禮。只是一箇孝字。便能塞天塞地。橫乎四海。貫乎民物。故祭義云。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指諸天下無所不行。此禘之說也。非推治國之心。以治明之謂也。魯之行禘。順乎孝乎。知其說者。二句。只言禘禮之大。不重在爲治上。玩知

論語義疏卷之三
字示字皆以易見言也。疏

祭如在章

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者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此如在之旨也。祭法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此不與祭如不祭之旨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

以與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於以明死卽生。人卽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有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爾。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實在。非

論語義疏卷之三
意之也。慈湖

王孫賈問章

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窔。邢昺氏云。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月令云。孟夏之月。其祀竈。又云。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自漢

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爲竈神路史云蘇伯死爲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宋史云彭介夜聞厨宇有聲窺之見一人具王者服曰我竈君也爲公理家事耳又茅君內傳及雜五行書述竈神事甚繁蓋入心微福而撰奇如此媚竈之說所從來久遠矣○鄭玄月令註曰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焉竈

論語義府

卷之三

二十一

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與東面設主於竈墜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孔穎達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與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卽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尸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今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皆

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祭法七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興此所以報之也王孫賈乃云媚竈媚之爲言豈先王制祭之義哉○何謂天也非蒼蒼之天也人之心卽天也何也

論語義府

卷之三

二十一

人者天地之心也何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媚於與竈有媚之心卽害心害心卽逆理逆理卽逆天也何以無所禱也得罪於父母者可因諸父諸母而釋之自心自逆而自得罪焉又孰從禱之哉論語

周監於二代章

問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何曰禮至周始備監於二代則既備而又善故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曰周尚文其卽謂是歟曰文安可尚周安得尚文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自古記之矣不然乎曰不然也尚者有心以崇尚之者也質與文猶可尚也忠

本於心。則何以尚。使忠可尚而能也。則其誰不願忠者。乃又變而為質。又變而為文乎。然則何如。曰。夏接唐虞之世。民心之淳實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忠也。而遂謂之尚忠。乃夏人不知也。知有忠。則不可以為忠也。至殷則民心又不同矣。然繁文縟禮未生。其風之朴略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質也。而遂以為尚質。乃殷人不知也。知其質。則不可以為質也。至周則人心又不同矣。又不同。則禮有不得不備者矣。是故有交際焉。則有禮以節之。懼其或瀆也。有儀物焉。則有禮以制之。懼其或繁也。人心有偽。則防之以禮。使不得為偽也。人心有離。則聯之以禮。使不得為離也。諸若此者。委到周至。無所不致其詳。皆所以綱維世道焉耳。人但見其禮之備也。而遂以為尚文。而不知時之所至。蓋有不得已者也。曰。三代異尚。非聖人言歟。曰。非也。後人之言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是而觀。不止商質。夏未嘗不質。即虞亦未嘗不質也。不止周文。即商亦未嘗不文也。皆時之變為之。而何以尚為也。曰。其得失大較何如。曰。子云。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

論語義疏

卷之三

三

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則其理可識矣。曰。此真孔子言歟。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之。為下不倍之義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之說。乃漢儒因孔子贊周郁郁之文。而牽合附會以為斯言也。洪荒之世。其民朴野。黃帝堯舜立極。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不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唐虞之視結繩。已為文。夏商之視唐虞。則唐虞為質。而夏商為文。聖人欲返朴野而不可得。而烏有忠之敝。愚質之敝。野之說哉。書曰。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舊。武王有周而欲循商之舊。則成湯有商而欲循禹之舊。可知也。而烏有救忠以質。救質以文之說哉。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備。非以繁文縟節導天下也。因天下日趨於文。猶水之就下。不可挽也。而文之弊將滋盛。而不可救。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蓋酌文之中。以救質之滴。故其度數品節之詳。若曰至此可以已矣。不可復過矣。而天下後世見其度數品節之詳。遂曰尚文。不亦謬哉。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曰。監則

論語義疏

卷之三

三

經 161-441

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贊周爲郁郁之文。猶贊堯爲煥乎之文耳。而遂謂周之尚文耶。文之弊。流於秦世。其害極矣。漢興。董仲舒得其意。而滯其原。請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不知孔子之從周。卽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繁文縟節也。司馬遷因衍爲循環之說。夫世道可以言循環。而王道不可以言循環也。世道治極而亂。縱橫變恠。則質敝於文之極也。亂極將治。天造草昧。則文返於質之始也。無一代開闢不是如此。武王周公方返虞夏之質。而不可得。而謂虞夏

論語義疏

卷之三

求周之文而未至耶。善治天下者。使之無失其質。則天下可常保其治。而武周監二代之意。孔子從周之旨。庶不失矣。近語○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美哉周文。其盛備信莫有以加矣。然以予攷之。從古如斯。經制之文。斷然後代。備於前代。蓋非前代之智不足。或風氣之未開。或時局人情之未壞。所謂不先天以開人。雖聖人亦不能預爲之所也。周文何以郁郁。夏監於虞矣。殷又監於夏矣。代相爲監。而周適承其備焉。此周文之所以郁郁也。而後

世因以爲周用文治者。過也。謂孔子寤寐欲行周公之道。祇欲修其經制之隆者。又過也。由周而下。代亦相爲監焉。其攬權馭下之制。防奸革弊之工。又有爲周公智慮所未及者。雖不必比隆唐虞。能使四海永杜亂萌。而國家常保中治。則雖以堯舜復興。有未可遽易者。故予每謂後之治不古若者。豈經制之備不古若哉。所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所缺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見羅

子入太廟章

祭禮之大者也。徒以儀物而已乎。如不以儀物也。則

論語義疏

卷之三

一簋一盞。一登一降。而精意一不毋。小得爲禮矣。故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則禮之失也。夫子始仕而助祭於廟。其於廟中之事。則既未嘗身親之。目擊之。而輒欲以其苟且之心。操髣髴之見。而自謂曰知。則其失禮甚矣。故入太廟。每事問。乃所以爲禮也。○問子入太廟。每事問。尹氏以爲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否曰。非也。若以雖知亦問爲謹之至。則必今日入太廟。每事問。明日入太廟。又每事問。豈不迂闊可笑歟。若有一日之不問。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爲謹矣。而可乎。然則何

如曰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有不知者乎曰禮之所可知者理而已若夫器數陳設登降周旋乃是人所制者非問何由得知蓋孔子始仕之時初入太廟而每事問耳或人之意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何乃不知而問而尹氏之意則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雖知而亦問然不知聖人實不知而問尹氏之見亦與或人等皆不足以知聖人也曰註云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何如曰亦非聖人語意然則何如曰不知而問乃所以為禮也猶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謂即此便是也況每事詳察惟恐差錯

論語義疏卷之三

二十七

則敬謹亦在其中但專以雖知亦問為敬謹則非也問辨錄 ○聖人之心只有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的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明○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氏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夫太廟為周公廟禘文王於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主藏於世室以世室僅可藏主其制不廣不可以周公就文王故遷文王主禘於周公廟也文王遷就其廟則周公元妃安得不退避後寢乎昔人有女主退避之說蓋以此也

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桓宮楹皆非禮也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孔子之每事問也豈無意哉

射不主皮章

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

三六

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偽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為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為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為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豕侯凡侯皆以布為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於其中為射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

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爲質止於布畫之故曰畫布爲正允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也鄭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與正不同度矣正爲布而鵠爲皮射不主皮者馬融邢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九

易謂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朱子引樂記貫革之射然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註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

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云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宮卿大夫相與爲射中者嚮雖不中亦取不中者嚮雖中亦不取嚮之取於圍中者勇力之取今之取於澤宮者揖讓之取也澤宮之射非但行禮又主於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類考○夫射有五善不專主皮然不中不可以言射鄉射禮亦云不貫不釋貫猶中也若所謂貫革云者即穿扎之謂非甚強有力者不能及故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衰禮廢射者不知有和容儀節而但逞勇力以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九

主皮爲善孔子所以惜而歎之論語述○鄭氏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穀梁傳曰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古字所該者遠不止武王散軍郊射之時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歎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

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職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一

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欲其視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故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卽禮之存也黃勉齋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去羊則并此一節之禮亦去之

而禮盡矣故聖人愛之蓋不必說到後可復而後愛也而可復之意亦在其中○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以爲羊在夫子則見以爲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也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本無禮也以羊爲禮可以知繁縷矣

事君盡禮章

事君盡禮如遠衆而拜下入門而鞠躬之類彼習於驕僭者安得不以詭目之然而事君之禮必以聖爲法論語○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勉齋曰孔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一

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何謂盡也極也至也無過焉無不及焉聖人人倫之極至也過不及非盡也人以爲諂何也諂者過之時之人不及也君弱臣強慢君無上之習久矣聖人禮義之中正自不及者視之以爲過也諂也又安知自擊拳曲踧奔走承順者視之以爲不及乎論語○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時人不能反以爲諂但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多少渾厚多少含蓄當時之人不是耻已之不能而誣君子爲諂他心裏實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此蓋驕亢慣了另是一

番人心便另是一番眼孔。禮之亾於天下猶可言也。禮之泯於人心不亦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爲自己分疏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意疏

定公問君使臣章

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是時魯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知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問矣。通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之曰惟禮可以已之孔子告定公之意亦猶是也。但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兩言含蓋而不露萬世君臣之龜鑑存焉。愚觀由古而來惟有明良相遇上下志同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三

然後君禮臣忠交成其德否則禮徒加於邪佞而忠不達於昏庸可慨也已。論語○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筆○禮者君所自盡忠者君所感孚非各欲自盡之說君使臣以禮非義則速改之臣事君以忠不忠則勿任之方是告君本旨。刪○使臣之禮事君之忠皆本於吾心之天則特因上下異名爾事君忠矣必將以禮焉事君盡禮是也使臣禮矣而必本於忠忠信重祿是也。近語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皆出於性情性情罕得其正故其形於言者亦罕得聲氣之和樂而或失之淫哀而或失之傷惟關雎之詩爲后妃而作本其未得而言有寤寐反側之憂可謂憂之深矣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也。據今始得而言有琴瑟鐘鼓之樂可謂樂之盛矣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也。此二句主作詩之人說而后妃之德見於言外。作詩亦不可指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十四

定爲何人。細問○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如曰只讀關雎之詩其理自見蓋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而得宜其樂然其樂也惟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而已固不至於淫也求之不得宜其憂然其憂也惟曰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而已固不至於傷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非若人之任情哀樂而遂失其正者也曰求之不得不能無輾轉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故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然否曰宜樂固也然任其所樂能不淫乎宜憂固也然任其所憂能不傷乎蓋不淫

者非宜樂而樂之謂樂。樂而不過，乃不淫也。不傷者非宜憂而憂之謂憂。憂而不過，乃不傷也。夫中節謂之和，不淫不傷當則而止，亦言其中節而已矣。明辯○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達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論語義疏卷之三

十五

按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申公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既得而樂。此其性情之正，可以想見。且所云

參差荇菜者，為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於求賢內輔，絕無閨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於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誠覺未安。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者，則確乎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故以為文王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

論語義疏卷之三

十六

琴瑟鐘鼓之樂，愚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幸國也。子，即太姒也。太姒之配文王，何待宮人寤寐思之。至於輾轉反側而後得耶。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在於文王，則尤不得為性情之正矣。蓋楚莊王夫人樊姬私捐衣食，求美入而進於王，即太姒求淑女之意，而文王為聖君，太姒為聖妃，當時所以表正宮闈，不耽私寵，迥異常情之上。又非楚莊與樊姬所可同日而語也。關雎為詩首篇，所關於風化不淺，而其旨久溼，故不

可以不論論語鄭漁仲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綠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通志○關雎樂而不淫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七

子正樂值師擊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為雅頌之卒章也解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

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亾國之社也亾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為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氏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亾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右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以為問而宰我乃舉三代所植之木為對耳豈為非立社本

論語義疏卷之三

三七

意而宰我妄對乎但孔子所以責宰我者惟在使民戰栗之一語周禮小宗伯立軍社而尚書謂不用命戮於社故朱子以宰我附會其說然何休氏註公羊傳亦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天正之意也休之言益有所受矣類○陳事曰說詳止曰諫罪責曰咎宰我言使民戰栗是說其當嚴也是諫其失嚴也是咎其不嚴也宰我善為說辭故一言而具三義夫子備詰其意故歷指而責之剛○凡經世正君導友要識先後者故成事不說非不說成

事貴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貴其未及遂而諫之。非不咎既往。蓋不欲及既往而後咎之也。皆所謂知所先者也。一落後者不惟人之善惡無可救收。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矣。見羅

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箇人物。只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傲狠奢淫。相繼而作。以不保其終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若曰管仲之功則大矣。管仲之器則小哉。三歸反坫。正是器小之驗。而或者不知也。不儉非器小。不知禮乃所以爲器小也。驕溢之後。一切越分踰禮。不復自知也。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後世儒者謂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日。雖就性上視之。卽以堯舜之度量胸襟。直看得天來大的事業。亦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必如此而後謂之器大。必明於此而後知管仲之所爲器小。器小不在設施上說。只爲他無本領。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固已取其設施矣。但君子作用。先器識而後功。

論語義府卷之三

三十九

論語義府卷之三

四十一

名凡見有不大及心。有物而不虛者。皆爲器小。故以識卑量隘釋之。正剛。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又在道中。虛空之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育天地。此非人之能。乃道之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建掀揭之業於天地間。特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藉令管仲能從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爲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況么麼伯業者乎。海蠹。○按春秋傳曰。廣而儉。凡廣人多不儉。儉人多細狹。故以相對而言。儉人多細狹。此或人所以疑器小之爲儉也。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爲崇禮者所少。此或人所以又疑不儉之爲知禮也。蓋時方文勝。所以不知奢而犯禮之視。夫儉不中禮之罪。爲尤大。時方崇霸。故以爲凡管仲之所爲。則皆禮之所在。而不敢議其非。紹開。○說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按鄭玄註。以坫爲主賓獻酬反爵之。

處維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穎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坫度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束之實于筐饌於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執以待於西坫南而玄於內則士虞禮既夕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豈非反爵之坫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論語義疏卷之三

四十一

不同非專爲反爵設也爾雅云坳謂之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端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坫則因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耳據特性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官室僭侈之事類○蘇子由

云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倚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故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子知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子語魯太師樂章

論語義疏卷之三

四十二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軒南○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通義○羽之爲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縱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皦如

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徽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縟，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儼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在魯故也。書樂○樂其可知也。近時多說元聲之在於天地聲音之通於人心，故有可知，此空

論語義府 卷之三

四十三

虛無據之說，非也。周禮在魯，季札聘魯，而盡聞虞夏商周列國之聲，可見夫子之時，樂雖殘缺失次，而掌故猶存，故以為可知也。原○翕如是樂之作於始者，羣然並奏，無參差也，非謂無一音不備也。如故是土音，至樂終方作者，安得盡作於始耶。純，儼繹，是一時事。官音至濁，羽音至清，至難和諧，故欲其純，即純之中。又欲其明白，如絲竹之音，常易蔽於鐘鼓之音，合則儼儼分明，即儼之中。又欲其連屬不絕，繹字不是前後換拍處，相連屬乃是一時衆音自相貫串也。以成者，蓋云如此，以成若一成，則須有篇章次第咸備。

具奏方是，非但節奏之妙而已。意疏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官名，掌為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儀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紹聞編○何患於喪乎，意天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

論語義府 卷之三

四十四

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朱子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我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饒雙峰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愚觀封人之言，意味深長。超出當時晨門諸子之上。饒氏最得其旨。若註疏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者，必在於得位行道，而或者言天使

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者是以喪位為得義皆未盡讀者詳之論語○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徇於宮所以示耐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之道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宮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

論語義疏卷之三

四五

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木鐸金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為教者與考類

子謂韶盡美章

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故韶武之樂聲容皆盛所謂盡美也而韶之作在四方風動從欲以治之後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者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者焉武則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于山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威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昭著於聲容之間視韶之氣象則不同甚矣所謂韶盡善而武未盡善也聖人聞樂知德不嫌闡發微隱以詔將來他日告顏淵為邦曰樂則韶舞夫子之得邦家必以堯舜為法可見於言意之表矣○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善是美之所以然處朱子語類○德有淺深時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

論語義疏卷之三

四十六

着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自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

論語義疏

卷三

四七

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為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着伐。但恐舜文德感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觀其深矣。若不見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美善雖有精粗內外

之分。然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而善專言德也。且又有時在引。○美善皆當就樂上看。性反禪伐。皆朱子推原之意。天子只是論樂。未嘗評二聖之德業也。正

居上不寬章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

論語義疏

卷三

四八

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朱○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春秋○我為一國之主。則一國人靠着我過活。我為一家之主。則一家人靠着我過活。若我容不得他。過活不得。則人人不自保。而上之為上亦不可保矣。豈不可畏也哉。然所謂寬者。譬之造物。雖寒暑迭運。生殺互施。而生生不息之意常為之主。非廢弛之謂也。夫廢弛而至於長奸。蔑有不害其寬者矣。○子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放

逸之病。至於于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思哀。雖異乎。不知恥者。然亦僞已。導學者為僞。不可。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億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發明人之道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矣。肆矣。慈湖訓語○不寬不敬不哀。固無足觀。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他。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為禮。只是一箇敬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家引

論語義府卷之四

里仁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樵李王蘭芳校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朱子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按觀此。則朱子於仁字。原無二訓。今謂里仁之仁。非他論仁之仁者。謬矣。○習俗之移人。賢者不免。故擇居者以仁里為貴。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大抵市井喧鬧之場。不若山林岑寂之處。富貴繁華之鄰。不若淳龐朴野之侶。然有故里舊居。不可一旦捨而之他者。端已範俗。反薄歸厚。則亦存乎其人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論語○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眾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

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家之仁。不若隣焉皆仁之爲美。其隣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知所擇矣。而猶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成虛見。豈得爲智乎。人皆以能擇爲智。而夫子獨以能處爲智。此仁智合一之學。○一說。里仁句。是借以引下文處仁。是自處於仁。非處里仁也。里有仁厚之俗。猶以爲美。若人擇所利用安身而不處於仁。便是曠安宅而弗居。是自失其所以爲美焉。得爲智。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處約處樂。當境爲難。久約久樂。尤難。不仁之人。或可勉強於一時。而不可持守於長久。必不免於濫與淫之弊。仁者之安仁尚矣。智者之利仁。此心孜孜。全在天理。有無以尚之之意。而後能卓然不爲外物之所搖奪。此地位良不易言。今人莫不惡不仁之名。而未嘗實用力於仁。當境輒有移溺。何仁智之足稱也。語論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辭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

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語錄
○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按不知有仁。謂仁卽我。我卽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屨。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屨。足之適也。忘適。適之適也。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爲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智。此智者之所以利仁也。此處惟智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語論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爲美。爲利。故好之。好德不如好色。未知仁之爲美。爲利。故何思何慮之妙。靜虛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語論
○約與豐對。樂與憂對。憂甚於約。而獨舉約者。逆境難也。樂深於豐。而獨舉樂者。順境易也。約樂皆是境。本於心

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
久處約樂夫子嘗曰小人窮斯濫矣曰斯者窮即濫
也何待久處蓋暫處窮即泛濫為非猶可提醒惟一
向處約或一向處樂而前世味深入骨髓直是無可
救藥此夫子不可之旨也人生世間只有約樂二境
未得本心而長處世緣即本來真性亦隨流轉可乎
不可乎故下特舉仁智二項人以立則也一私不累
之謂仁本來真性原無私欲本自廓然不屬造作不
因修證仁者之人與仁為一純是天理用事對境忘
緣亦無緣可忘隨緣任真亦無真可任如日之視如

論語義疏卷之四

四

耳之聽不借他力豈假安排所謂仁者安仁也這箇
道理人人可能不是絕德特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
染着貧固相羈富亦受累不思甚也智者識得破見
目前順逆境界皆是因緣分定無可脫離無可欣羨
惟有這箇道理得則脫於塵埃之外失則沒於世緣
之中真是有益是謂利仁又精之則見種種貧富窮
達皆是眼前光景過眼即空總來不實惟有這箇道
理乃是性命之源受用無窮真可愛可求又精之則
見約樂在境欣厭在心吾無欣厭之心約樂又從何
起不仁者心隨境轉不論富貴貧賤總當沒溺一生

此心無私則治生產業皆與實理不相違背此件工
夫真有便宜是謂利仁遞遞推之其利無盡人只是
不思耳智者見得分明故可窮可達可生可死而此
志不移仁者脫得見盡則一切都是平常事隨緣受
用皆是坦途此與上章皆論仁智意相發明○
安仁用其字心與仁一也利仁用於字心與仁二也
無適不然不易所守應本文久字長字此集註精密
處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夫子舉仁人之能好惡以見好惡者之必先求仁也

論語義疏卷之四

五

能字宜玩人孰無好然好其所不當好却是不會好
惟仁者能好人也人孰無惡然惡其所不當惡却是
不會惡惟仁者能惡人也○人與人在天地間皆同
胞也故四海之內雖智愚賢否不齊視之皆如骨肉
兄弟一般只宜有好不宜有惡惡從何來哉惡出於
好也一體則愛愛則好生遠好則憎憎即惡起好惡
實異用而同情也所謂好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者蓋
如此其究也私心一起形骸遂分順情則愛逆情則
憎種種分別皆從形骸起而好惡卒歸於物欲矣惟
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與太虛一般海闊從魚躍天

空任鳥飛幾曾着纖毫情見幾曾有纖毫好惡但其
愛人爲人之念從他一箇不忍真心上發出來自有
不容已者故人到面前有能全此萬物一體之心者
從而稱揚之推薦之在上則信而任之此非爲一已
形骸而好也爲九州萬國之人而好之也故曰能好
人如有人失其一體之本心而傷人害物或媚嫉善
類者小則懲戒之大則放流之此非有一毫私意也
懲一人而千萬人懼屏一人而千萬人受福是以愛
人之心而惡人也周子曰愛曰仁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夫以愛人之心而好人又以愛人之心而惡人則

論語義疏卷之四

六

好惡雖殊用愛無二惻隱之心蓋然貫徹惟仁人能
之他人不與也問曰心同太虛有好有惡則情生而
性隱也答曰太虛無象不過萬象流形仁者無情不
碍七情發用如鏡照物妍來妍應媸來媸應各以其
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卽無好惡卽無惡也好
卽無好故曰能好惡卽無惡故曰能惡蓋自仁者太
虛之心而言不但無所好無所惡之人亦無能好能
惡之我及其以無好而爲好以無惡而爲惡則衆人
不能而我獨能之者也人皆以私用情仁者則真愛
流行而好惡公於天下人皆以情滅性仁者則終日

好惡而本體不動分毫謂之曰能正對不能者說

意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若猶有惡不得
謂之志仁學者試反諸心可驗論語○惡與過不同
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
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
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
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象山○孔門之學惟務

論語義疏卷之四

七

求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
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備於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
愛也而未嘗有彼我之分較計之私故可以免於惡
而過則不能無也仁者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見之
更也仰之而日月未嘗有所傷以其無心也今之人
昧於自反不能以無心應物認故爲過陷於惡而不
自知其自恕亦甚矣龍溪○志仁無惡就心上說朱
子分志仁爲心無惡爲事誠有未安苟訓爲誠亦漢
儒舊註然苟字是起頭說話猶言誠能志仁云爾此
處要說得輕不要說得重言一念志仁便無惡所以

見此心之妙，故不用誠字爲訓。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之，正是念頭舉處。苟心之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仁，那惡念自然不入來。譬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到北方矣。今人做工夫，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此便是無頭學問。惡在何處，欲從何處消磨，譬如擒賊，須有主人，方好擒捉，不然難去捉也。夫子只說志仁，工夫便有頭腦，譬如我是極惡的人，忽起一念要做好人，便斬釘截鐵，立志求仁，人心中着不得二意，如喜中着不得怒，怒中着不得喜，故善念一發，從前許多爲惡

論語義疏卷之四
意思都不見了。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矣。意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人生境界，不是富貴，便是貧賤。這關子打不過，立不定。更說甚仁，去了仁，便不成箇君子，是故君子不去仁也。不以終食之間而暫違焉，不但終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雖顛沛必於是，而此心無須臾之間斷也。○富貴貧賤，是仁之兩敵，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兩案。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浮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道，所以

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蓋聖人點出顯然之公案，以勘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說仁，心亦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貧賤失得之際，便墮體黜聰，現出本相，世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是欲體，膝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語意甚切。玉未琢，前猶索辨，金經煅後，更何疑煅而流，猶以冒稱爲君子者，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清，猶恐體之未密，說到無終食，則自朝至暮，念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

論語義疏卷之四
無常變，念念此仁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間斷。故聖人繫象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看來無別巧，只有自強兩字，是仁之命脉，便是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世中，其所遺值，件件有之，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靠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東倒西歪，立站不住，故惟自強乃能不息，果不息，即是仁矣。見○吾

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

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朱子語。○問君子有以非道而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審有兩端。安只一路。○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脚得定。方有用工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

論語義府

十一

子路衣敝緼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至於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養了。或問曾子易簣。子路結縵。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吾答之曰。曾子用功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簣。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疎。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日踐履處。及到臨了。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縵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

利拘。亞於浴沂。此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生死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纔得免錯。顏子之簞瓢陋巷。所以爲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緼袍不耻。聖人以爲何足以減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爲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略了處。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徃徃未能打得過。而躡說存養。則又子路之罪人也。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未有藩籬不固。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取舍之間。

論語義府

十一

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豈以名節爲藩籬。而可外乎紹聞。○世人多有輕富貴。安貧賤者。然未必皆爲仁人。何哉。蓋我能輕富貴。而此欲情猶在。則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味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總屬欲情。我能甘貧賤。而此惡情猶在。雖遁跡深山。避盡繁華。總是厭惡心腸。夫子不曰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欲惡也。剛○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顛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其中。始信忠信。卽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

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顛沛。如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者之動。而後知丈人出入於風波之中。即仁即忠信。語下同○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題。植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道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二

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甚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須得之。龍溪

我未見好仁章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然而未嘗輕印可者何。以只一絲毫粘帶。便與仁不相當也。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如今人好官爵。則至於不近婦女。謝絕苞苴。苦身砥節。以求名譽。惟恐不及。甚至苦肉計。亦甘心爲之。及至爲仁。輒有許多夾帶。世間聲色貨利。皆得

而據其上。如好博奕。則終日竟夜。廢寢忘餐。何曾有一毫昏沉散亂。及至纔要收斂此心。便稱無奈昏沉散亂。何可見只是不好仁也。如惡惡臭。肯容他濺些在身子否。而今人日用起居。舉心動念。全體沒入於欲泥中。不曾憎嫌。可見只是不惡不仁也。以此仔細檢察。真滿世中未見好仁惡不仁者。非虛言也。然其好其惡。乃真心所不容已。雖疎放慣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然亦容有根器之鈍。欲用其力而不能者矣。而我未之見也。蓋人心即仁。仁之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三

萌動處。即好。好之而不使他物得以奪吾之好。即惡。能好能惡之心。即力。能好能惡之心。專一而不他。勇往而無懈。即是力足。故天下決無用力而力不足者。人亦何爲而不用其力哉。○此章語雖三轉。只是反復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爾。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其力於仁者。既曰。蓋有。而又曰。未見。何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未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之。還是人之不用力爾。紹開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爲。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不知道。用思爲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道心無思無爲。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絕思爲。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爲。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泯。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數思。自然無力不足之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爲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曾點詠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逮大杖撻曾子氣絕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況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其力。慈湖。好仁惡不仁。不是兩種人。理欲不容。並立好仁必惡不仁。記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四

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夫子未見之旨也。好仁者無以尚之。其義甚細。如私情盡泯。廓然太公。此仁體也。然有此太公者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故不但當去此私情。又當去此太公之見。既能去此太公之見矣。而去見之心猶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又當去此去見之心。初是去情。次是去見。後是去去。到得去無可去。則加無所加。是謂無尚。若謂天下紛華嗜慾。無以加之。則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非無以尚之之旨也。如此好仁。乃謂無好而好。惡不仁者。其必爲仁矣。既爲仁。則精神向往。皆在仁上。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不仁亦不但紛華嗜慾之屬。凡與仁相反者。皆是不說加乎其心。而曰加乎其身者。不仁非心也。種種邪謬。皆自外來。只因情見牽纏。遂被汨沒。本來心體。原不動搖。此心此性。原無聲臭。如虛空一般。日也晒他。不乾。雨也打他。不濕。故不仁者。只能加身。不能加心也。如此惡不仁。乃是無畏而惡。吾安得而見之哉。然却不是難事。只是人不肯爲爾。人有能一日用力於好仁。卽無以尚之。一日用力於惡不仁。卽不使加身。力自此一日而用。卽自此一日而足。更無少欠。不待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故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五

經 161-461

曰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用力者矣。我未之見也。則深嘆人之不肯用力也。意○據本文口氣。未稍我未之見也。句。乃是應起頭。我未見好仁者二句。大意云。好仁惡不仁的人。我未得見於天下。然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我却未見力不足者。仁之易為若此。豈有難至之理。然則好仁惡不仁之人。或亦有之矣。但我偶未之見爾。此正是夫子誘人求仁。而且示不絕望於天下也。

人之過章

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禮曰。與仁同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六

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東坡○夫子因論人者。以過而棄人。故發此。各於其類。正見過有不同。不可槩論也。世之人。觀過唯知過。觀仁始知仁。而夫子則曰。觀過知仁。因其失而知其得。察其疵而知其美。此是善觀人處。過在事。仁在心。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人固有迹。然而心不然者。故或冒天下之不韙。而適得其惻怛之心。適遭其窮。而出於天理人情之所不免。如周公使管叔監殷之類。斯亦可以知其

仁矣。世之鄉黨自好者。每欲置其身於潔潔淨淨之地。不肯染一毫過咎。苟可自全。卽至親不顧名節所係。雖殺人。不辭其心。何等忍。何等薄。賢者則不然。寧使吾身被天下之惡名。而不使天下有一不得其所。寧使吾身有過舉。而不使吾一團惻隱之心有所戕賊。而不完此仁不仁之辨。亦義利之關也。本文只曰知仁。而尹註兼言不仁。非書意矣。意

朝聞道章

如何叫做聞道。如何朝而聞道。便夕可以死。知聞道者之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以徒死矣。不可

論語義府卷之四

十七

死。非惜之也。正所謂浪死也。虛生也。此聞道之所以為吾人。要緊事也。必竟如何叫做聞道。顏子三十二而蚤歿。孔子慟之。時亦惜之。然愚以為顏子無可惜也。世之耄耋期頤。而學不顏子若者。乃可惜也。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故孔子豈樂聞道者之速於死哉。真有見夫不聞道者之不可以死。而聞道者之無病於死也。死而不亡。其是之謂乎。他日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此等話頭。皆確確實實。有箇證據。有箇歸宿。非影嚮依稀。漫為之語也。故僭嘗舉此兩案。以勘深詣之士。大率到此茫然。少見有下落者。意或

問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先生曰超生死者亦愛涅槃未可以死只爲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纔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能溪會○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人生百年只如倏忽生死如晝夜定知不免孔氏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無生死一念靈明照徹千古生死隨緣不作有無二見可以死者以其放下無復牽帶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也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

論語義疏卷之四

十八

得此及從前種種世情嗜好未了之心等於夢幻空華便須全體放下攝心歸一幹辦末後隨身一著免致臨期措手不迭○此性亘古亘今不動不變本無有生又寧有死蓋緣最初不覺忽起妄心於無生中虛妄受生於無死中虛妄受死生死有無係於一念迷悟間爾譬如夢人徧歷種種城邑其身安眠床第實無此事睡足覺來決不自念我今此身先去今來聞道之人亦然決不自念我今此心先迷今悟迷悟情破況復肯留生死餘惑耶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順迷人情見權

說爲死爾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妄亦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爲朝夕爾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既曰不亡矣又可言死耶頗有合於吾夫子夕死之意海蘊編○死生亦誠大矣朝聞道云云者非可以耳聞也非可以耳聞必有所以聞也然修短果奚辨焉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如晝夜其始如是而來其終如是而往靈氣互融終始不昧外累忘而生死一矣是謂通乎晝夜而知斯其聞之之義乎苟朝未有聞夕烏可以死哉○死壽不貳所以立命若不透此一機徹底蕩滌復還本來

論語義疏卷之四

十九

性命真根大限到來欲求脫然委順未可得也此是末後結果一著觀體承當得過方無滲漏故吾輩見在行持只從一念微處討生死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於此二境一得來便是死生境上一得來樣子此中更無些子可幫補可躲避此外種種知解聞見皆成戲論

士志於道章

或問耻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

聽而自慙焉。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志於仁大段是親切用工。所以無惡志於道。凡人有心向學者。皆是故猶有此累。此累非小。貪富貴而厭貧賤。約必濫而樂必淫。皆耻惡衣惡食之心所為也。蓋有耻惡衣食之心。便有求華美者為之對矣。其流更有甚於求安飽者。聖人云未足與議者。立教之意。辭不甚迫爾。紹開○孔子勸學者。只就毫髮幾微之間。便察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稍求精。衣稍求飾。敝緼之袍。必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來大的罪案。故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蓋

論語義府卷之四
直斷以為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見羅

君子之於天下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以天下為天下而已。不與焉。故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吾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語類○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單提一字。即全該性體。如復

禮之禮。不遠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曰義之與比耶。無適無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虛而靈寂。而照於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遠矣。聖人雖熾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熾然分別。而實無分別。亦無無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理。故曰義之與比。比字最親。然說出便踈。纔說合便離了也。乃謝氏謂聖人有道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所主之心。去義千里。萬里矣。海蘆

論語義府卷之四
君子懷德章

懷者。意念之所注也。懷德有所為也。懷土苟安之心。勝無所為也。懷刑有所不為也。懷惠貪利之心。勝無所不為也。懷德之君子。即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即懷土之小人。猶和同周比。對舉而互言之。非有高下也。○志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入道。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也。念在軌法者。必不沒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暇顧軌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也。一念之趨向稍殊。而君子小人人品迥別。學者可以不蚤辨哉。○問所貴乎

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按若曰非為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以為君子矣。紹開編○君子之心。常在義理。法度亦義理邊事。畏法之心。即順理之心也。小人之心。常在情欲。故苟安務得。惟知一己之私。既不知義理。有時違條礙貫之事。得做也做了。學齋佔傳云先儒釋懷刑為法竊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

是懷耳。○此懷德懷刑君子。懷土懷惠小人。非必定是兩樣。君子小人。第其言亦自有淺深不同。德者天所賦四德。就自然而言。非別註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刑不必是刑罰之刑。凡身有律度。事有典刑。皆謂之刑。然而刑罰之刑。亦在其內。不可全謂君子必不犯法。曾子故手敬足。臨深履薄。却為甚來。懷土二字。最深最佳。幾微隱約處。小人心可自求有之否。率性之聖人。懷土之小人。只為公私一念。便天淵耳。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也。利字所包者廣。懷土懷惠皆利也。若欲道盡小人情態。當體惠字。只為胸中障甚。

純是一片憧憧往來私恩小惠的心。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身營營役役。彼此相嘔沫為利。於是背公死黨。誣上行私之禍成矣。故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嗚呼。習俗日非。聖言彌遠。懷土之心。人多自瞞過。不勘量耳。即有號為君子中人。此心未必全除。而縉紳青衿。責餽遺。感私交者。普天而是。不知於懷惠二字有犯否。吾以是知懷德者鮮矣。王奉常集

放於利而行多怨。
類語
恒言曰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其利害之心。故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是非明矣。夫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私。故放於利而行。未有不叢怨者也。千人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求利而得害。愚者不為也。夫子之警人切矣。○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做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子生

能以禮讓章

國家之敗由於廢禮而禮之廢也起於僭奪以正名分存乎禮以行典禮存乎讓能以禮讓率人而人人化於禮讓其於國家之治何難焉當時亦有襲禮之虛文而無辭讓之實者故曰如禮何傷之也論語語○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蹠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然後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如禮何一句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

論語義疏卷之四

二十四

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朱子語類○朱子以辭讓為禮之實猶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也仁惟事親為切禮惟讓為切見不遜讓則禮為虛也春秋時譚治理者紛紛竟不知從名上整頓故夫子發此以警僭分而思治者為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讓於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而四境大定矣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然則儀節布置總屬虛

文如此禮何蓋禮從辭讓之心而出者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為禮疏

不患無位章

開卷說人不知而不愠已定學問宗旨故全經隨事隨機懇懇教人無非此意無位者人分上事所以立者則已分上事已知者人分上事求為可知者則已分上事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所以經事宰物長民輔世至命盡性者一切不待於外求矣羅見○此說為已之學不曰得位而曰立立者謂居官而有建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

論語義疏卷之四

二十五

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政事而起於一心是則所當深慮而蚤圖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疏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

哉。東坡論○或問曾子既唯孔子一貫之說及門人

有何謂之問乃答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何

不以此答門人先生曰當其唯時皆無間斷所見盡

是道理門人既非曾子所見而曾子縱口所言亦不

知所以答之者門人徃徃便於忠恕上尋一貫不離

於忠恕而忠恕又自有名字有名字則有間斷須當

有迹去論或又問此理畢竟如何先生曰理到熟處

亦不可言傳只管於影上尋故轉覺相遠矣且自去

體認無語○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

意正不必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

譬則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

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

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

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

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為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

孝悌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

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

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

本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

也一而不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

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悌而曰忠恕

蓋曾子從其所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

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

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

可也曰灑掃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

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慈湖○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

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

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已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

紜惡習深固織織藩籬復復限闕一旦語夫子之道

固望而驚畏而遁慊然自以為不敢企及聞曾子之

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為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

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

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

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於

天下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憂憂乎始返而為難善乎

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

曰仁人心也可謂大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之道無

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

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眾人之

日用衆人日用此心苟與人而誠就非此忠苟待人以寬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道坦然甚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爲一貫何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此忠恕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私囿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四體之間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必壯衰老尚不得而一而況自

論語義府卷之四

三十一

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不生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恤睦者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象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

榦枝葉華實而一本也順是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爲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爲愚爲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誠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故曰忠恕孟子指其全體而告之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肖忠恕之心蓋每發見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於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用堯舜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往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若信而中以爲

論語義府卷之四

二十九

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然則奈何曰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故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已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遠道不遠者子思記言之訛歟○已涉唇吻卽落第二頭況云一

貫猶存一也。豈是聲前一路。惟孔子實不於一中蹲坐。而曾子亦不向一處探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陰界。故孔子將千斤擔子付他。他便能荷得一氣直走千里。爾是以古人詩曰。彩雲影裏僊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僊人。莫看僊人手中扇。今之依語生解者。所謂認扇者也。海錄編 ○明眼人撮金成土。掘土成金。拈來使用。豈存勝劣。故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撿起便行。諸弟子貪他一粘粟。失却半年糧耳。所以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莊子云。

論語義府 卷之四

三十一

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恠。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放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慧語錄

君子喻於義章

陸象山白鹿洞書堂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爾。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

論語義府 卷之四

三十一

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意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爾。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

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朱子跋曰：淳熙辛丑春三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須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

論語義府

卷之四

三十一

入德之方矣。象山自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時○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餒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朱子語類○或問喻字之義曰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爾曰對義言之則利不為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或問○

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壓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朱子與人書曰：某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

論語義府

卷之四

三十一

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爾。象○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

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諸日月。麗天貞明之體。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為神明之德。發之而為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直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於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林惕於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於蹴躅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德我。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

論語義府

卷之四

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於為小人。而不樂於為君子。特徃於其習。而不自覺爾。有人於此。毀以為小人。則拂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為。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為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為。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於利。將欲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於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而

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即夫情之所安。而不溺於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於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於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於思為。而所謂喻者。或未免徇於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為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龍溪白鹿洞續講義

論語義府

卷之五

見賢思齊章

吾人無日而不與人為徒。苟有心於修己。則隨其所接。無非益也。故云然。○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全大○見賢而不思齊。雖日與賢人君子居。何益。見不賢而不內自省。但道他長短是非。祇增罪也。聖人教人。只是反己為要。論語○子貢方

人。夫子謂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理雖正，語似謔，若非自治有餘，那得閒工夫去人分上生較量乎？真是見賢則思齊，不暇見不賢則自省不暇，步步反躬自責自治，所謂夫我則不暇，真夫子自道也。子貢一生病痛只在於此，故交友則悅其不若己者，師商孰愈，回賜短長一切皆此見解。此病非小病，大率學不知本之故，所以一向外覓，只在人分上作求討也。思齊自省，真是學者日用交游訣竅，反之已，即是實學。求之外，即是方人。羅

事父母幾諫章

論語義府卷之四

三十一

內則之言，與此相近，故歷引之。若即認彼作此，但解內則而忘論語，則誤矣。幾字，又字，皆當細看。幾諫之事不一。凡事必由微而著，見幾而諫，則其事易挽。是謂幾諫。又乘父母之幾而諫，則因明通蔽，其感易開。是謂幾諫。又下氣柔聲，微微而諫，亦是幾諫。如諫而父母相從，亦云幸矣。不然，不必待其發於言，行於事也。但見其志向有所不從，則又起敬而不違焉。陳善閉邪謂之敬。若謂吾親不能，是慢親矣。前幾諫時，已是敬了。至是復起敬心，故曰又敬。朱子謂不違者，上不違幾諫之意，下不違欲諫之心，最是到此田

地委曲周旋，費盡力氣，何等勞。或撻之流血，總是勞事。然皆人子之分所當為，何敢有怨。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孝子於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慝，以冀親之心感悟，亦是以身諫也。何嘗有纖毫退悔，如此則雖至頑之親，亦可格而人子之職盡矣。疏○或問事父母幾諫曰：在幾上轉移親心，非言諫也。父母有過，不待其形顯，默默從幾上轉移他潛孚默奪，不直指其失，其志自然可轉。若見他志尚堅執不從，便是我誠敬不足，故又起敬起孝以動之，更不敢違逆其志，道他不是如此事。

論語義府卷之四

三十七

親。多少委曲詳盡，可謂勞矣。然人子之分當如是，豈敢有怨。纔怨便見得自己為是，父母為非，相與抵牾，違逆終無轉移之期矣。古人學問在幾上，研故事君親亦只在幾上轉。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正如是。若一在用人行政失處，犯顏極諍，便是犯手事。若苦苦言諫，至於激親之怒，撻之流血，則賊恩傷義，如匡章之責善，終身不得於親，自陷於不孝爾。疏○事父母幾諫一章，朱註謂與內則之言相表裏者是。經翼貢氏謂在幾上轉移親心者非也。或曰：事父母幾諫，事君必顯諫乎？曰：父母親而君尊，其勢不同，庭闈燕

閒可微婉感動。而天威峻隔，非切直不伸，亦情理然也。然古有朝夕納誨，敬心沃心者，有躡足附耳從諫者，轉圜者，又顧其上下之交與所處地位何如。後魏高允好切諫，魏主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必於私室屏諫者，恐彰父之過也。至於君有得失，不能面諫而上表顯見，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真忠臣也。由此觀之，臣子苟有忠孝之誠心，不忍陷君親於有過，則委曲周旋，自當無所不用其至。子

論語義府卷之四

三十八

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者，以此事親亦以此事君，即幾諫顯諫無所不可矣。論語述

父母在章

問人子之生，便懸弧矢，有志四方，豈能如鹿豕之相聚而不離者？即如夫子之周流，其遊何其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蔡命子之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方，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集註解此處寫盡人子父母之情，可三復而玩味。論語述○這章書說盡人子事親之道，乃所以為學也。

論語義府卷之四

三十九

為學之道，各因才質之宜，以盡其分之所當為，因其分之所盡，而求以造乎其極，其要歸於自靖其心而已。故天地造化人而寓形父母，性天性也，而父母性之體，天體也，而父母體之，人不可滅天棄天，所以有學。有學所以有父母，有父母所以一跬步不可忘，有不忘所以不遠於遊，有不遠遊，於是為之備，以養之，為之類，以承之，為之順，以安之，為之道，以諭之，為之守，以護之，為之賢，以華之，為之推，以克之，此不遠之實也。天下有不善事其親，而徒以身附其親者，曾足貴乎？然宏修之士，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又不得自泥其常，其始生有懸弧之祈，其求學有擔簠之往，其行道有環轍之征，其從義有出疆之贊，其敵愾有致身之勇。凡若此遊者，則有道存焉，蓋非無事而空行，乃所以大孝其親者也。遊而無方，是謂好遊，求句踐之遊，司馬子長之遊，皆好遊也。凡出無裨於用，動不明其心，皆好之之謂也。人之才質各有不同，有不遊以行孝，有能遊以成孝，修吾分以求靖吾心，以求靖吾親，以求靖吾天，當其不遊也，必深知其遊之不可而不為，否則悚吾親矣。是故非慵怯，凡近泛然日用之常，而徒以托於其親也，當其遊，必深知其不遊之不

可而爲之。否則小其親矣。是故非馳驚迂誕曠其根本之愛。而徒以蕩於其情也。故曰。人子之盡孝。乃所以爲學也。韜園高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朱子語類○人當中年以後。一年衰一年。數年不見。偶一見之。又覺其顏貌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全然不知不覺。蓋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漸移漸換。日侍其側者。何由得知。若

論語義府卷之四

四十一

用心密察。則一年之間。其盛衰之狀。亦有可得而知者。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張南軒謂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是也。若只說父母之生年。人誰不知。夫子又何說哉。所謂知年者。如父母當四十之年。較之三十九之年。何如。凡年四十。盛衰自有定候。如醫經云。五八而面始焦。是也。吾父母今年四十。強弱何如。強則以喜。弱則以懼。喜者喜其可壽。懼者懼其將衰。及時奉養。自有不能已者。此人子所當知也。所○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

待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韓詩外傳○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子揚

古者言之不出章

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朱子語類○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耻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恬不知耻。何哉。馮厚齋

論語義府卷之四

四十二

○言行相顧。大率難事。未論行濁言清。口堯舜而心桀紂者。即口說顏曾。而行僅同於游賜。猶爲不掩其言。躬之不逮。古人之所爲耻者。耻此也。若曰口堯舜而心桀紂。是言與行兩相違背矣。又烏用耻乎。下章訥言敏行。意亦倣此。羅見○張橫渠云。言有教。君子不爲教。則無言矣。但未能有諸已。而先求諸人。萬無信從之理。故必言行相符。然後言之。而不作。古之人豈不切於立教。而言常不出諸口者。只爲耻躬不逮爾。非爲人耻。將使人信吾言。而吾先不能自踐。可耻孰甚焉。行有一毫不到。即是。不逮。不逮尚耻。況行不

踐言哉。密修持實。在裏頭體驗。方見得此理難盡。豈敢容易開口。頭

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事。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朱子語類○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

論語義府卷之四

四十三

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說○循理乃約之大頭腦。吾惟求諸吾心。而一循乎理。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而求其有失。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約對煩而言。如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明儒○註中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就心說。凡事約則鮮失。就事說。蓋心知檢束。自然寡過。而簡緣省事。亦是要法。君子處末世。省事最妙。故合而言之。頭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胡氏○君子精神收斂在內。故言處不輕。行處却果決。義○學者必先訥言。始有含蓄意味。可與進德。然不能敏行。力務修為。但一木訥之人。亦無足為輕重。故君子欲訥言而敏行。蓋交養之功也。論語○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

論語義府卷之四

四十三

然難出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途。便難下手。今只重欲字。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非兩概。而字宜玩。正

德不孤必有鄰

易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故有德者必不孤。而有鄰。達則與天下之俊。又師師濟濟。共贊於朝。窮則與一方之英才。孜孜汲汲。交修於野。夫然後可謂之有德。若孤立而無與。子子以自好。雖稱為德。亦藐乎其小矣。雖然。君子固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惟德不修之患。

而非孤之患。學者但反已求之。論語○每謂誨人不

倦。正所以明為之不厭。明德在親民。決無有獨成之

理。堯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猶取資於卿佐。曰臣哉

鄰哉。鄰哉。臣哉。都俞吁咈。勢分都忘。渾然師友氣象。

此萬世講學修德之模楷也。必如是而後學識其大

必如是而後德體其全。不然。曲善偏長。自矜自好。以

稱於鄉里曰善人可矣。大人之道。則槩乎未有蒙也。

故曰德不孤。必有鄰。孤立而以稱有德。無鄰而欲以

成德者。我未之前聞也。三千七十。世徒知其不可一

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覩其為孔子者

乎。小乘安樂。絕人。逃世。亦真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見

○此世此人。同在此心之內。惟有為善一念。彼此相

親。捷於影響。故有德不孤立。而必有鄰類也。鄰者。有

相親附之意。有相夾持之義。凡做學問。最怕孤陋。而

無友如家之無鄰。出入守望。孰與維持。古人都汲汲

以求友為念。故夫子說此。謂怕德之不修。不怕修德

而無友。然今之人。知求友者。亦鮮矣。疏

事君數章

臣之諫。友之諍。皆是道理當然。求榮求親之說。似非

子游本旨。剛○數生於放心。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

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事君與朋友而數。雖

出於忠。未離怨也。慈湖○青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

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

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臨川

○事君不特以言數見辱。其或輕身枉道。文繁意薄。

是亦數也。亦足以取辱。交友不特以言數見疏。其或

聚居狎見。忘德思怨。是亦數也。亦足以取疏。原○事

君處友。須有誠意。感通形之諫諍。其不得已也。煩責

則言輕。誠意便有不足。朋友且不能感動。況於君乎。

是故君子信而後諫。言必當幾。不為再三之瀆。然亦

有事勢所遭。萬不得已而為之者。雖取辱與疏。所不

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論語義府卷之四終

論語義府卷之五

公冶長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天雄馬維楨校

子謂公冶長章

可妻以其素行言之。縲紲非其罪。以其一事言之。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汗其行。固無害於可妻也。集註云。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惟如此。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喬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惡也。朱子此數句。不但斷盡公冶長一

論語義府卷之五

乙

節。亦可以兼斷南容一節。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耶。細聞編下同○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冶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疑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馮厚齋之說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紲之中。比事而觀。則記者之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勉齋黃氏曰。觀書

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按既不是擇壻。又不是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然則其義果安在。要思得之。

子謂子賤章

仲尼弟子列傳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

論語義府卷之五

二

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說苑孔子見子

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俸祿雖少當當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甲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云宓子賤為單父宰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晝之所謂楊喬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南軒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按家語

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則孔子卒時子賤纔四十二爾以其年甚少故孔子本其德之所由成者稱之豈徒嘆其賢哉亦欲堅其尊賢取友之心也意

賜也何如章

子貢在聖門其穎悟居顏子之次子賤之才華似不逮子貢可知也然夫子以君子稱子賤而於子貢則但以瑚璉之器名之才美之炫露固不若德度之淵涵子賤所就似不可量而子貢器局已成病於自足夫子所以每欲勵而進之也論語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

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獨

處朱子語類○問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曰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

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又問

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友非拘於一用否曰

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慈湖子

賤成德之時則子貢之年已長其學問亦必有成因

子賤之許而以已為問則方人之見猶在故夫子以

器答之寓抑之意也及問何器則曰瑚璉夫器亦

眾矣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其通

達之材不特可以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

志矣又不舉周之簠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

為今人之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賜豈易得者

哉雖然以子貢之學而猶局於器則聰明多識真不

足貴哉疏

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不知佞為聖人之所

惡也夫子雖不輕許仲弓以仁而深與其不佞即其

不佞則近仁可知若子賤若仲弓皆以德勝者也聖

人蓋並與之其尚德而不尚才也如是論語○佞只

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詭字解之。朱子語類○按左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戰國辯士尊用於時。而張良亦謂以三寸舌為帝者師。佞之貴於後世。又可見矣。紹開編○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悅者眾。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人口可屈。而心不服。所謂屢憎於人也。○以重厚為仁。口才為賢。此時俗之蔽。自聖人論之。則仲弓之仁。未可知。而其不佞。乃所以為賢。而未足以為病。爾。夫子嘗言剛毅木訥近仁矣。仲弓重厚。簡默。非所謂剛毅木訥者乎。而從事於敬恕之學。則又若不止於近仁而已。夫子胡斬於仁之許耶。蓋語仁者之質。則剛毅木訥亦足以近之。語心德之全。則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仁如元氣。一處不周流。便有痛痒不知者。所謂全體不息。謂渾然全體。夫此心之理。而無一息之間斷也。顏子全體而未能不息。聖人許之。特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則於仲弓可知矣。○禦。抵當也。口給。隨口取辦也。取辦於口。而不以心。正是可憎處。屢者言多為人惡。非盡為人惡也。蓋口給之人。雖為流俗所悅。而實屢屢取憎於正人。悅之而不知憎。此蔽於流俗。

者也。前念昧即非仁。後念覺即為仁。將謂雍為非仁。安知其心之不覺。將謂雍為仁。安知其心之不違。故雍之仁。誠不可知。然佞實可憎。毋論雍之不佞也。即有佞將焉用之哉。疏

子使漆雕開仕章

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見漆雕開之才。足以治人。故使之仕。若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都謂開見理不明。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夫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千古聖賢。只了此一事。人生學問。只為此一事。此漆雕開所謂斯也。有纖毫為障為碍。便不能信。須密密懇求。孜孜體勘。除此障得。曾襟之物。看得此理分明。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深信不疑。方得自在受用。在家亦可。出用亦可。總不孤負。夫子嘗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夫均天下國家。豈是細事。然此理未徹。總是夢中作用。今開能不安於未信。則所見者大。而其志誠篤。

矣。夫子安得不說之哉。○千古作聖不成。只疑畏二字。而畏又生於疑。然必千疑萬疑。而後能無疑。疑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得及者。心眼平等。卽堯舜當前。亦只這些子。了無恐怖。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之悅之也。以此○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理之不信。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不信則不可強。

論語義疏卷之五
信。唯知性者能之。○陸象山曰。古人看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子說只說其當下一念。非悅其他日之有成。

道不行章

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子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悝死。非無所取材之驗歟。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

若此。甚可惜也。○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夫子與已則陋矣。取材是取裁於義。蓋道雖不行。而君臣之義不可廢。此是大道理。故欲其裁之。註先說子路勇於義。後說不能適義。自悼其言矣。不可從。○夫子

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朱子
浮海居夷。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惋嘆。想見孔子必有

大不如意之遭。且察見時局人情。有必無可行之會。憤懣無聊。而後發此。小小不平。語意之間。不應便至甚也。嗟嗟。可痛矣。千載之下。儒衣儒冠者。徒誦孔子之書。誰復知孔子傳經之苦。慕孔子之道。誰復念孔子行道之難。苟知其苦難如此。真是萬鍊千磨。僅傳一緒。以遺教於人間矣。尚忍觀其蔽昧敝壞。而不章耶。論語大意

王荆公云。好勇過我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
孟武伯問子路章

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由求輩為邦。豈不是愛。亦自不敢為不仁者。而夫子不許其仁。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爾。○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朱子語類

○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着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為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仁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紹開編

女與回也孰愈章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朱子語類○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此章書全是造就子貢。

回賜之不相及。人誰不知。然回之所以勝賜者。不在聰明之迹。而在沉潛之心。此則子貢容有未知者。故夫子以孰愈為問。欲其自照自察也。問者自外而入。知者自內而出。聞一知十。則明無不照矣。聞一知二。則猶滯於彼此之間。所聞同。而所知異。則子貢所謂何敢望回者。亦不在外而在內矣。此夫子所喜也。本註與許也。言女自以為弗如回。吾深許汝之不如也。蓋不以外所聞者論優劣。而以心所知者論淺深。是不重耳目。而重心思。故夫子許其不如回。意○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象山語錄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故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傳習錄○按陸王之說。抑揚太過。非聖人語氣。故先君深不取之。蓋虛明之中。何所不有。今既自知。而又不難於自屈。則其退步處。即是進步處。故曰吾

與汝弗如也。非許之而何。

宰予晝寢章

古者君子不晝寢。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當晝內寢。故夫子深責之。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頽情則朽。散人之氣志。清明則靈通。汚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凡溺於宴安怠惰。而自淪於汚濁之鄉。皆見棄於聖人者也。聽言觀行。於予改是行不逮言者。惕諸論。○寢亦是人生一件欲事。最能昏人之志。惰人之氣。為害不小。學者欲做工夫。須要從此磨煉一番。夫子亦嘗終夜不寢。何況我輩。成湯周公皆是。

論語表序 卷之五

十一

大聖大賢。猶且坐以待旦。豈好勞哉。法如是也。自日未出。二刻半。至日已入。二刻半。皆為五分。宰予當晝而寢。非定是日中也。但在晝之分。即不應寢。楊慎以古人晝字與晝字相同。疑為繪晝寢室。似與不雕朽等有情。按釋官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謂大寢也。今人亦以堂為正寢。無用朽木糞土。朽木二句。原就施教上說。為妙。若在寢上說。則淺矣。寢之為害人。無知者晝不應寢。儘有益於學者。不然則惰者皆托之。而肆矣。聽言觀行。聖人原不因人而改。特言此以深警宰予爾。

吾未見剛者章

剛。天德也。累之者人欲爾。神龍之氣。非不強。大然人得而養之者。以慾故也。人於嗜欲之累。消得一分。則天德之剛。長得一分。嗜欲消盡。剛德乃完。夫子所以嘆其難見也。或以申根為剛。就氣質上說。夫子言其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了。有志者須勇猛克治。時時檢點。庶不負此一生。○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於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峭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託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煥。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東廓集○剛喻金。慾喻鉛。有慾者不剛。真如金之和鉛而必軟也。孔子只是見得清。勘得到。所以詞簡理切。至今移此判人。無有一不驗者。大○蘓子瞻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爾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

論語表序 卷之五

十二

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爾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

拆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強恕求仁之方。正吾人之所有事也。明。我不欲人加我。我亦欲無加人。乃道理合當如此。但人情常難體。已私常難去。察之稍有不精。而行之稍有不力。將有施之不得其平。而不自覺者。況其理至大。行之終身。而無蓋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子貢能言而不能行。故曰非爾所及。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夫子本意。原不曾分別仁恕。勿泥註可也。且說一無字。便疑爲自然。則向所謂無諂無驕者。豈亦自然耶。疏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三

注疏

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已。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已。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汝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乎遠少讀此書。竊疑子貢所問。是欲人我兩平。非不欲勿施之說。而今考注疏。果有符證。夫不欲勿施。求諸已者也。欲使人

我兩平。則雖聖人其猶病諸。故夫子抑之。教以反求諸已耳。若只以無字勿字爲安。勉不同。勿施則可能無加。便不可及。分析於一字之間。聖言恐不若是之峻刻也。論語

夫子之文章章

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云。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然否。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世儒有云。謂其言性與天道。則非默然矣。而子貢言不可得聞者。非真不得聞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聖人有與言。有不與言也。然否。曰。子罕言命與仁。非言之而人不知爲罕言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吾固語之。而中人以下者。雖聞而不知。爲不以語也。後儒如此。曲說甚多。乃自以爲窮理。遂將聖賢明白之說。入於晦昧不通之境。則亦無貴於窮理也已。曰。楊氏有言。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然乎。曰。永叔文人爾。原不知性。然此言却不甚差失。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也。命與仁之罕言也。則性非所先。顧不然乎。聖人教人有序。夫豈若後世儒者不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四

問人之高下學之淺深開口便說性乎問辨○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與子罕言命與仁者可以互見蓋下學上達存乎其人性命之微輕語無益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未為無見也雖然性與天道不離文章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超於言解之外默識性道之真則所謂不可得而聞者當又無時而不可聞子貢之歎蓋亦悟後語也論語○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即是言了象山○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子貢以為三又以文章為可聞以性天道為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即不可聞不可聞之即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羣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絕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慈湖○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之可見者非有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

不得之異耳龍溪○古之善聞道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神聽以耳以言入也聽以心則言外矣然猶有得也聽以神則言與得俱忘之矣孔門獨稱顏子好學其次穎悟莫如子貢不免有所聞矣聞一知二一因言也二亦不外乎言也夫子嘗病之矣譏之以弗知弗知也故之以無言弗知也示之以上達之功弗知也進之以一貫弗知也及晚年始有所聞及築之志紛華絕矣性道之歎創艾真矣遊心於漠而反觀於獨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矣又何不可得而聞也聞之以無聞而得之以無得也至是而子貢始可與語道矣錢緒

論語表附卷之五 十六

子路有聞章

看此三句只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師不可苟據仕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苟入泛意淵問○晉語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朱子謂如人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未行而惟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已聞者以為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錢緒○子路

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情
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光西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章

或問孔圉之得諡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諡以尊名
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
爲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
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
許也蓋聖人忠厚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
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
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辭爾或按諡法經緯天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七

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
文錫民爵位曰文並無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此處正
不必拘諡法乃諡法所不得爲文而姑舉此以見時
人取諡之意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此是聖人道
大德宏處須要玩是以謂之文與可以爲文口氣不
同刪孔文子之勤學好問也子產之恭敬惠義也
晏平仲之久交而敬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
寗武子之知而愚也卽其事皆可以爲後人法故夫
子不得而沒之臧文仲之不知也季文子之過於思
也子文與文子之未仁微生高之不得爲直也此皆

於道有未盡而不可爲法者故夫子特闢而明之褒
貶抑揚俱以示教學者不以一善而棄不以似是爲
德則聖人之道庶幾可入非但欲評品人物而已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章

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爲人春秋時名卿惟子產
氣象最近道真西山讀書乙記備列子產事迹而斷
以夫子此四言蓋以爲莫能加也西山復詳論之曰
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
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

論語義府卷之五

十八

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
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太
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
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
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
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
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
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
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

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編按真西山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己格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而首以行己之恭。則其視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己。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行己之恭。此一句是為人根本。當時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為。臣止於敬。固不能。然即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為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故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

產之政。不專於寬。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蓋其資性既溫良。愷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為多。所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賈誼所謂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

論語義府

卷之五

這事而未能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倡優后飾。商賈士服。文景於養民之惠。使民之義。且猶未之盡也。然當時議者。亦只欲理會限民名田。及殊服色等事。亦是末着。須如孟子經界學校。纔是究竟也。只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曰。養民惠使民義而已。蓋惠只是輕徭薄賦。義只是都鄙廬井衣服數條而已。其餘廢墜固未能盡修舉也。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纔是聖人手段也。然此處亦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說。便失了聖人寬

容取善之意。記謂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蘓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興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或謂子產莫短於才否。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爾。

晏平仲章

恒情交久則敬。衰平仲久而能敬。所以夫子善之。葉少蘊謂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聞編○晏平仲何以能交而久敬也。能敬於已。斯能敬於人也。惟敬則不狎。不狎則不侮。不狎侮者。人亦不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一

狎侮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是以久要而不忘。故能全其交也。論語○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釁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大意

臧文仲居蔡章

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

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他僭。某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朱子○智者重人事。不重鬼神。其能知幾於未事之先。亦只是此理。常明於心目之間耳。文仲只居蔡。已有不自信而信神之意。

況復山節藻稅以居之。分明有愚意。何如其智。是對當時人說。當時以文仲有小慧。競稱之智。故夫子言何如。謂其為智。然語意渾厚。又不深斥其非者。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疏○古人重卜筮。故文仲為藏龜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二

之室。然其虛飾若此。則惑於鬼神而誚瀆之。安得為知。後世誚瀆鬼神。瓊宮麗宇。幾徧天下。夫子之譏文仲也。蓋亦豫防其流與。論語

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按見得。即是知也。知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知。○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

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朱子語類○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為仁，苟不純乎理，更大不可為仁。焉得仁者謂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遂謂之仁也？若果得理之正，而出諸本心之真，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有在。孔子攝相事，有喜色，箕子不去殷，固各有謂也。而形迹何與焉？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為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何如？曰：觀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問辨錄○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為聖人不知，則子文之忠，文子之

論語義府卷之五

二十五

清祇為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或問○問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第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朱子語類○思之未得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按朱子說再字極分曉。或問既思而得之，何用更思。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彼三思者，亦思而未得而紛紛於利害得失之較量，故不勝其狐疑而猶豫爾。故曰：私意起而反惑矣。○再斯可矣。張橫渠以為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況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大矣哉。橫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

論語義府卷之五

二十四

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橫渠發揮思之一義。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論。有時乎不如此論。要當會聖賢之意。不可執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輟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輟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五

簡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之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絕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壞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扣之以爲老賊。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辨此。湖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章

按傳。晉文公以公子出。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既得國。伐衛。而文公薨矣。子成公鄭出奔楚。使元咺奉公

弟叔武以受盟。武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已。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於死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用昭乞盟於爾大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入。叔武方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奔晉。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六

爲坐。訟不勝。則鍼莊子謂甯命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命職納橐餽焉。晉人使醫衍醜衛侯。甯命皆醫使薄其醜。得不死。魯僖公爲之請。乃釋衛侯。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武子之力也。其後衛侯使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甯武子事見

春秋傳者如此。所謂知與愚者皆有可見。然皆在成公之時。按武子是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當不及事。文公朱註所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者。未知其何所據也。問知何以反不如愚。曰。明知曰。知。昏愚曰。愚。此知愚之大分也。不曰大知若愚者乎。善問直窮到底。子貢之知也。與言終日不遑。顏子之愚也。然子貢之知。去顏子之愚。則遠矣。知此則知夫子知愚之說。曰。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然否。曰。有事可見之謂知。若無事可見。則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二十七

庸人矣。焉得得知。蓋有道之時。事皆可為。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而無所避諱。正君子明目張膽。知無不為之日。於是是則曰是。非則曰非。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曉然辨別。而各得其理。人皆見之。所謂知也。是雖難能。然凡見理之明者亦能之。故曰其知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然否。曰。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乃是以身殉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死天下

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於其間。則何以能保其身。能濟其君。亦止是死事之臣而已。死事之臣。不忘喪元者亦能之。何謂不可及。不可及者。謂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險艱。非有超然獨用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沉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則挺身任之。若不知有利與害。君患而必圖其免。則忘身為之。若不知有是與非。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二十八

若箇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眾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然。非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激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問辨○朱子見文公時。武子不見於經傳。故云無事可見。然武子之智。恐非無事之時也。如文公四年。經書衛使甯俞來聘。湛露彤弓之對。何其明也。諸如此類。皆可言智。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

愚之不可及。竊謂不避艱險，就是愚之不可及。處保身濟君，愚者之效也。不必分兩層。無道有道，亦就一時言之。當時衛國亦無甚有道時。如晉文公構難，元咺入訟，國亂君囚，是無道。平居無事而上下相安，便是有道。人之智愚各有定分。武子乃因時而變。此便是高處智可及，而愚不可及。當合看。聰明可及，有聰明而不用，不可及。蓋不韜光則不能濟變，不沈晦則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則不能捨身。以狗君此愚之所以難也。意疏

子在陳章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二十九

孔子凡三至陳。一沮齊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欲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夫子不復出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狂簡簡字亦作好字看。狂是志意高遠。簡是略於事為。蓋被他見得人了，便不屑屑於事為之末。只把一點來看，便見斐然成章。朱子謂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成不是

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又曰。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成章。依朱子此說，只是就狂簡上說他志行卓然，有立有成，以起下裁之之意。闡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三十

喪而歌，不知聖人既裁之後，却何得復如此。蓋氣質變化之難，而高明之才，亦不易貼實故也。斐然成章，繫帶狂簡，如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真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就其所至言之，亦可謂成章矣。陸象山謂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尚被他檢點。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朱子謂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住。他視之亦無

足以動其心者。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蕤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愚按當時魯國狂簡之士。亦是如此。亦緣春秋時氣數漸薄。生得人來。便有偏故。中行之士。難得。然得此傑然有立之人。如龍如虎。世間一切瑣瑣。直是籠絡束縛他不住。得聖人爲之裁之。其成就豈不大段卓絕。○狂簡之稱。本以其志意過高。不屑細小。初非盡美之稱。然繼之曰斐然成章者。他雖有過高不屑細小之病。其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三十一

志行却真是卓然有立。不是半間不界。可移動搖撼之人。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周旋世故。既叛吾道。又做不就。箇真禪。却是不成章也。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鸝一舉。今知山川之紆曲。再舉。今知天地之圓方。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狂是病。斐然成章。是稱其美。○簡亦是病。夫理無大小。故聖人盛德而克勤小物。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違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如之何其可以簡爲高耶。莊周曰。

匪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又曰。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便有不屑之意。此正所謂狂簡也。○狂是過。簡是不及。狂是爲。簡是不爲。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爲非此道。不爲亦非此道。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此道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湖○何以爲成章也。狂者成于其狂。狷者成乎其狷。成則不易反也。裁者變化之也。狂者化狷。狷者化狂。狂狷相化。而各至於中矣。湖

伯夷叔齊章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三十二

人有所惡。非惡其人也。惡其惡爾。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者矣。又何追念之有耶。伯夷叔齊介直孤高。宜若疾惡無所容。而其量如此。故夫子明之。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夷齊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柳下惠和者之守。結開編○此見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君子至公。不爲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爾。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爾。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問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張子認有此說而直。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三

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直之過。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槩以直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見。然則斯人之中庸。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也。問微生高乞鄰與醯。厥意亦善。且係細事。烏用深誅。口為人之理。始諸立心。立心之本。在於忠信。苟有不實。便欠光明。便為心害。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意豈不善。然事非其實。猶為行詐。況微生之流歟。故幼子示勿誑。防其偽也。曰事皆從實。可謂直乎。曰又自有道如許。豈不

直然非直也。譚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陳司敗問

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謂立心何如。爾學者。更須識得。曰。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然否。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翻不可以觀人也。問辨乞醯與醯。細事。爾乞者不得。固無所損。而與者亦不為大惠。在微生固未必有掠美市恩之念也。但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漏而

論語義府卷之五

三十四

細微處。不知不覺露出。委曲相來。却被孔子覷破。所謂察其所安人焉。度哉。朱子誅斥。雖太過。而說者至以委曲為美事。則有傷於名教多矣。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之為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朱子語類○巧言令色。足恭。皆欲以悅人之事。君子固欲敬人。然為巧為令。為足。則不出乎恭敬之真心。而出乎趨承之妄念矣。君子無物我順逆。固無有怨。今怨其人。既不能消此妄念。又以勢難顯絕。遂匿其怨。而友之。此

二事皆是心裏一樣外面又是一樣大抵只是不誠直而已以巧言令色足恭爲脅有諂笑小人之態以匿怨而友爲包藏機械暗投陷穽伺間而發皆言之太過左丘明耻丘亦耻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耻非竊比意非耻其欺人而失禮乃耻其昧己而喪德也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爲多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聖人何爲深耻乎此人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卽道心而今也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爲詐爲變爲巧爲機爲鬼爲魅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三十五

深誅小人變詐之心爾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口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爲何如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於今不明於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卽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徃徃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虛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

顏淵

顏淵季路侍章

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猶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

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與物共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與後之志在一身者全別子路車裘共敝亦不是容易試體察處朋友間果能有無相共一無計較否可愧也伐善只是我相未除施勞只是愛人不切顏子當初於物我無間處煞用功來夫子之志因物付物隨吾所遇皆可行仁人無盡則我之仁亦無盡有天覆地載氣象○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三十六

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待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

○子

振刷不靠身上精神來懺悔，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自訟也。過雖種種不同，總之皆從心起。故只當內治其心，譬如四馬駕輕車，車若不循正道，只打馬，不打車也。如此工夫，誠為難得。然既相講明，便當從此做去，勿謂古人不能而自恕也。疏意

十室之邑章

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為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偽即已得。聖人之主，本似以不好學不能通達爾。然則聖人之道，杵實無詐偽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偽，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慈○孔門之學，惟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若忠信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龍○此勉人為學也。當時人看得忠信是美德，吾能忠能信，內心不欺，外行不誑，如此足矣，何必用學。世間如此杜撰底，如麻似粟，不知賺了多，少聰明學者。故夫子說道：若求忠信，豈必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哉。即十室之邑，亦有如丘者矣。人須學。若

論語義府

卷之五

不學，看得此理不明，即已無不盡言，無不實。都是形迹上事，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學矣而不能好，便纖毫有疑，則念念存實心，事事行實行，自認做箇無欠虧的人，不知蚤已下差萬別矣。聖人惟能好學，見臻實際，體露真常，不離忠信門頭，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博地凡夫，苟存實心，行實事，原於聖人無二無別。其曰如丘，非虛言也。但不如丘之好學，自障自碍，其自墮落爾。忠信而不好學者，如衣錦佩玉，在黑暗中行，遇着坑塹，必然失命。不忠不信而不好學，如衣

論語義府

卷之五

緼敝帶穢臭，在暗中行，遇坑坎亦必傾陷。玉與敝臭，誠相遠矣。然其逢坑失命一也。夫子嘗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恃忠信而不學，真害豈淺。試思之。疏○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人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性，性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為專門詞華，為名家著述，為功勳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知幾存義之實。遂茫然以聖為絕德，而弗可學，其亦無見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所求乎臣，庸德庸言，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慥慥而後快。慥慥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東○

孔子平生不以賢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觀之一切見成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步步揆將進去今志學一章

論語義府卷之五

四十一

每十年方纔換出一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合下便能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必待六七十則孔子分明學就

論語義府卷之五終

論語義府卷之六

雍也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晉江莊履萬校

雍也可使南面章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爲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直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論語義府卷之六

乙

○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

底人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朱子語類
○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子桑伯子。不知其人何如。想其行或與仲弓相近。或仲弓心下有疑。故特問之。夫子說可也簡。亦是許他。書曰。臨下以簡。凡臨民最宜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纔繁擾。便貽害不淺。仲弓因說簡有不同。非譏伯子為太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特欲以已之所見而就正於夫子爾。居字即所其無逸所字。謂身之動靜出入皆在於是。如居室一般。行則施之於民者。如發號

論語義府 卷之六
施令之類是也。嚴恭寅畏。原是臨民之誠。使勵精

屏昏惰。正衣冠。尊瞻視。所居一於敬矣。然後操其體要。寬其文法。凡有事來。只揀緊要者應將去。所可減省者悉并省之。是謂居敬行簡。可。正說這箇簡為可。未論到治效處。若身之所處。一味簡略。而所行復簡。則科條雖不繁。而意氣先懈了。故疑其太簡。無乃二字。有質疑之意。確之言然。夫子印正之也。兩箇行簡是一樣。而所居不同。體段便別。可見敬最要緊。意○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朱子語類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

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程子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世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是兩三番換食。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淨。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居

論語義府 卷之六
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

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愚按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工夫。此為方有事於修己治人者而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而煩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豈有踈於自治。而臨下真能簡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所言而觀之。亦恐其於居敬之道有所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

歸重於敬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平日檢點身心。便當極其周密。無一毫放過。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謂聞○居與行對。居自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則爲孔子所名。故孔子亦

論語義府卷之六

四

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慈湖○敬簡堂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物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固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飲食起居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敬而行簡者歟。南軒○子曰雍之言然。乾道之變化也。曾子曰唯。坤道之順承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好學處。不是好學之符驗。○問程子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五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二程○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爲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

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語下同○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爲心孰爲怒孰爲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 是爲至道 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

論語義府

卷之六

六

非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不違仁者勤情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顏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與中謂子曰夫子嘗稱顏子好學今也則亡然則曾子子思而下所學果何事耶子曰難言也曾子子思諸賢雖皆用心於內與師賜殊科猶有門戶可守有徑路可循有可用力處顏子則故乎不肩之牖由乎無轍之途庶乎屢空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無所用也然此非有幻冥玄秘之術功

夫只在目前夫子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只是循循博約之訓竭才無可歇手處一毫不肯自欺故能不遠而復有用力處然後有無可用力處非可躐等而致也龍齋會語下同○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閱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

論語義府

卷之六

七

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必有者情念結而爲人矣安能免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己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爲禮未嘗遺怒而怒時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祛過而過處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髓而洙泗之心印非諸賢之所可幾者孔子安得不三致歎於斯人語下同○聖門學有的脉不容參差若不從這條脉路上走饒你用盡苦心總沒

相干。當時許多聰明學者，豈無聰明才辨篤實力行之士？夫子都不說他好學，豈是埋沒諸賢？此處須要用心。看顏子所好，是何學？學是學箇甚底？七情惟怒爲難制，學問要攝情歸性，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強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於天然節，素無分毫走作，無分毫移徙，這便是不遷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正在情識幾微處，纔動卽覺，一覺便化。此是不貳過之學。終日只在本體上操持。先師嘗曰：顏子之心常定，故不遷常一，故不二。這等功夫，任你聰明蓋世，知

見超羣，到這裏總用不着意

子華使於齊章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子不知此道，乃爲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斗，既不深絕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道，雖明知鯀方命圯族，不可用以僉岳，竝薦論之不從，而姑從衆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

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唯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真如天矣。○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其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君子用財不獨吝者，失之也。施不中節，卽推恩亦私意也。不獨貪者，失之也。辭不協宜，卽潔已亦私心也。冉求自多與以爲惠，原思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爾。夫赤不當與，直告之可也。又曰：與之釜，與之庾，不拒之而姑使思其不當與之故，何其婉而厚也。此等氣象，最宜潛味。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既止其辭，而復告以用財之道，鄰里鄉黨亦自擇其貧者施之，非槩與也。當其不可與，則不助其母而不爲薄當。其可與，則施及鄰里鄉黨而不爲濫。豈有定法乎。

論語義府卷之六

九

子謂仲弓章

人雖欲勿用，山川之神必不舍之。此是設辭以見賢

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謂世間且角。謂駢而且角也。牲無角。不可以祭。角始生如。覆如粟。正是可用時。不必言周正也。此節只泛論世類難拘之理。言外有勉仲弓修身邁德之意。不可說出父賤行惡來。亦不是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大意言能修德。不但能蓋父之愆。且能見用於世。而顯親揚名。全要見勉勵意。剛○觀一用字。一舍字。直令人有警惕處。傳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故觀人者。不可拘於世類。為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修者。不可拘於世類。為勸沮。惟知修德而已矣。近語

論語義府 卷之六 十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爾。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為仁之力。止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知肉味也。猶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學不至於殺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時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三年。執定言之。則誤甚矣。曰。顏子雖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然歟。曰。此更不可也。夫夫子稱顏子不違仁也。而

今乃曰不能無違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也。而今乃曰三月之後違也。斯豈惟不得聖人之意。亦豈所以語顏子者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亦可曰舜雖大聖。猶不能慕於五十之後乎。問○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曰。是因學者心有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為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著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是仁。仁即是心處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為怒所遷。為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是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

論語義府 卷之六 十一

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學者但將孔顏論學處細細對過。便自見得。此難以口舌爭也。近○心是何物。仁又是何物。心之無私卽仁也。原是一物。被情塵知見打成兩概。顏子學有本原。只從心裏做工夫。更不向外面求覓。把情塵知覺一齊放下。如昊日當空。魍魎潛消。本念時時現前。欲念自然污染不上。故能久不違仁。其餘諸子豈不求仁。但從知見上揣摩。從塵情上拂拭。亦有時窺見本體。譬如雲中之月。乍開乍蔽。終不能久。故謂之日月至焉。顏子之不違。卽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論語義府卷之六

十一

其餘之至卽我欲斯仁至矣之至。顏子工夫已到實地。若謂其三月之外定然有違。却是鈍置顏子。若謂一向不違。則夫子又何必着此三月字。要知真心無體。仁本湛然。一味純真。原無違合。夫子於顏子。特提出心字。學問從心上得力。如煎礦成金。金必不重爲礦。又如箭旣離弦。必無反回之勢。所以機一發而難邊。體常顯而不迷。心卽是仁。仁卽是心。體相呈朗。照常存。纔有纖芥。一覺便消。惟其朗然常在。所以久而不違。惟其一覺便消。故須着此三月字。明過此卽化矣。此夫子所以惜其未至也。諸子之學。劈頭便與

顏子不同。故客塵暫歇。倏爾到家。情識未離。旋復出舍。先師謂自顏子蚤亡。後世所傳。皆是一種義學。以見解爲宗。偶有一箇迂闊漢子出來。脚踏翻世上。豪傑受用家火。謂離此別有受用處。豈不驚天動地。通○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違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違。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礦旣成金。不重爲礦。悟而復迷。是金復

論語義府卷之六

十三

爲礦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變。而回之仁不變。直美其無違仁時爾。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月至焉。海○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亦曾思之否。若肯作一思。則真有無窮的道理。合作商量。有至妙的機關。合當究辨。試發一問。如何叫做心。又如何叫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之學者相沿說心卽仁也。果然心卽是仁。

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仁又說心。疊床架屋。遺者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有背。同體者不相違。三月不違仁。幾希二物。至者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為二物。則何待聰明。三尺之童子亦不肯信。謂為一物。則當其背違之際。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說。大似破碎支離。葛藤繁縟。果有明眼之士。直截剖判。則此疑團未必不開悟。試思之。試思之。姑母笑其破碎支離。葛藤繁縟。大意

季康子問仲由章

論語義疏卷之六

十四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全大○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至召冉求。然則此問意尤在求也。疏○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幾而應。藝則措注設施。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平何有。引○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豁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論語義疏卷之六

十五

當時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即孔子為魯司寇。亦由季桓子任之。說者乃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門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此臆說不足據也。家語載閔子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告以馭人如馭馬。其說甚長。則閔子嘗臣季氏矣。此不欲往者。必有其故。如孔子未嘗不仕魯。而定公初年。則有故而不出也。若謂視之不啻大瓠。而過矣。刪○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甚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全大○昔楊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之。全

伯牛有疾章

伯牛之癩。集注據淮南子。病者居北牖下。見喪大記。牖字誤當作墉。古者室中北墉而南牖。時伯牛遷於南牖下。故孔子自南牖執其手。不入其室者。避其尊已之禮。非惡其疾也。編○以伯牛之賢。而有不可為之疾。此誠命數所限。故夫子痛惜之。張南軒謂顏

論語義府卷之六

冉之死乃可云命。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論語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墉下此二句出儀禮注疏非經文也朱子又誤改南墉墉字為牖字疎外之極按古人之室門在東南南有墉北有牖南惟無牖故室西南隅為奧與深奧不通明也伯牛有疾居北牖下故孔子得自牖執其手若在南則有墉無牖安得稱自牖耶況君臣之禮毫不可犯子不得加諸父弟子豈得加諸師伯牛太賢斷不為此正

賢哉回也章

十六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程氏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韜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孰知簞食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蒸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

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却走耿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公集問不改其樂鄒氏曰語之不惰退省足以發正是顏子樂處曰博文約禮乃習樂處其字當深玩故嘗語同志曰曾氏之樂不在浴沂風詠顏氏之樂不在簞瓢陋巷程氏之樂不在吟風弄月明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談苑

論語義府卷之六

十七

○此章書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孔子實取顏子之精進爾須玩不改二字顏子當時學孔子之道而既竭吾才曾中定有一段廣大自得活潑不窮之趣乃當簞瓢陋巷之時而亦不改焉。人方皺眉彼獨踴躍攬當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逆境現前毫無牽掛九霄絕翳四境無塵一段光明未嘗昏昧真如空中朗月春樹和風遇險阻而愈明觸叢枝而常活此夫子所以深取之也。下文冉求非不悅子之道云云便見得顏子之樂是進而不止。昔周茂叔見二程教

他參所樂何事。惹得諸儒紛紛擬議。至今爲未了公案。當時周子亦是將自家得効之方。引二程入道。讀書人所以不得見性者。只爲知見多。煩惱多。煩惱之障。輕知見之障重。今欲掃蕩識情。翻空理窟。只得權教他將此一句話。貼在習前朝參暮想。不得在意。根本上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作道理商量。不得作言語理會。不得認他真有樂處。又不得說他無有樂處。參來參去。忽然一日。摸着本來面目。乃知道本虛間。機原活潑。虛空尚無變動。此理豈有升沉。仲尼顏子。亦是箇尋常人。一任他簞瓢陋巷。一任千駟萬

論語義疏卷之六

十八

鍾。豈有分毫干涉。方能剷除諸累。出入自由。今却作道理商量。紛紛猜度。都成戲語。豈不孤負濂溪意。

非不說子之道章

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人。自阻礙。斯道無爲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爲。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

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唯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慈湖○爲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義通○中道而廢。夫子亦因冉子之言。而解力不足之義也。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也。世上人只有志不足者。無力不足者。意疏

論語義疏卷之六

十九

女爲君子儒章

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象山集○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爲小人儒之歸乎。夫子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悟大通

者望之也。類文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
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為己。皆是為
義。若有為利為人之心。何足以為儒。子夏處文學之
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
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箇經。經小人局段。故孔子
進之。使為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
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
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龍溪會語下同○謂之
儒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仿末節細行。以自
律。必信必果。經。經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二十

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
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君子之
儒。立心行事。全以天下為任。文章學問。無一不與天
下相共。故於人無所不容。而未嘗敢自隘其心。此子
夏之所當為也。若小人之儒。其所知所行。全在一己
軀殼上盤桓。一膜之外。即分彼此。任他博物洽聞。謹
言慎行。只成就得一箇我而已。此子夏之所當戒者
也。且子夏篤信謹守。為己之說。猶緩其規模。狹隘。遠
大之圖。甚切也。刪

子游為武城宰章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
何事也。朱子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
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問焉。則凡
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
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子游以行不
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
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
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
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
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
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
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
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大學衍義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二十一

徑。二小事。以見滅明之賢。此是善觀人處。子游為一
邑。天子尚以得人為問。況宰天下者乎。蓋擇人得人
資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勵風俗。非細故也。通○不由
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槩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
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途。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
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占歟。乘○師資朋求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楊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恠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龍丘，龐參之悟意於任棠者，幾人也。講錄

孟之反不伐章

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入門三字。好，是國人屬目時也。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二十五

懷喪師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問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云：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何如曰：故是詭也。本自有功而故揜之，是不情也。詭，故不情。聖人何取焉？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醢，聖人以爲不直，乃今取人之不伐，而遂以取人之不情，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曰：孟之反之不伐也。曰：奔殿入門，人皆屬目，而歸功焉，乃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

之。則何如曰：於理亦得。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爲此言，以自掩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爲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也。問辯錄○人類以有功不誇爲不伐。今夫子乃以能掩其功爲不伐。孟子反蓋加於人一等矣。凡居功最難，有其功，卽喪厥功。必然之理也。然不特已不敢有其功，使人知吾有功，猶未善也。委身報效，而冥然立於無何有之鄉，使澤被萬世，而人不知，則幾矣。孟之反之事，宜三復而深省之。必如是而後爲不伐。必如是而後無愧於君子之心。疏○史記世家：李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論語義疏卷之六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二十五

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性之於孔子，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晉吳伐我，有若與於戎行。今齊伐我，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與齊戰有功。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此可以見聖門之學矣。紹開○劉劭人物志曰：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

不有祝鮀之佞章

好諛悅色習以成風中人而下以利害得失存心鮮不為之變易此聖人所以歎也○此正左丘明與聖人之所耻者當時以此等人為賢巧言令色弄得熟了連平日所怨的人亦以此待之故匿怨而友其人○范氏謂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其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難通文意恐不如此故從伊川之說朱子語類按范氏之說甚得文意恐當從之佞與美不同佞可學而美不可移佞可飾非而美或取忌佞更詳之

誰能出不由戶章

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哀其失而勉之也通義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

當然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紹聞編○夫

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為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為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為乎不省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

論語精義卷之六

二五

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妙不可言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唯母動乎意慈湖訓語○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爾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道只在尋常日用中不待向外尋求亦無纖毫躲避也舉足便有到處不離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這箇便是道當面蹉過故夫子發此歎正

質勝文則野章

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

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大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美。德矣。彬彬之君子成德者也。無待於損益而自然合宜者也。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為學者言也。損之益之以求合宜者也。紹開○當以野字對君子者。史是史官。正是當時弊處。天下之修文者莫如史。其不實而誣人者亦莫如史。當時之人類以質勝者為野人。以文勝者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而決不可為者也。必文質彬彬。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五十六

二者適得其均而無相勝之弊。然後始得為君子。然後二字重看。文質就人身上說。若在經制上則寬了。疏○按史以紀實。固有失實者矣。然豈可以其失職者為準。而遂謂凡史皆不實而誣人者乎。愚謂文勝質則史。乃祝史之史也。夫知文而不知文之實。固郊特牲所謂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人之生也直章

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

幸也非正也。東坡論語解○此直非剛直不溫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曰苟違此道。民叛如歸。人惟觀不直而生者。滿天下。故翫忽以為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湖○吾人為學。只是一箇

直心。直心之謂德。無億度處。無湊泊處。無轉換處。無汚染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此盡此。至此而已。故曰人之生也直。寂然不動者。直之體。坤之內直也。感而遂通者。直之用。乾之動直也。內外動靜一也。故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此千聖之學。脈頰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泥格套。纔有轉換。便屬念想。纔有汚染。便涉情欲。是皆所謂妄也。纔入於妄。應機處變不神。便有歇手處。故曰顏子歿而聖學亡。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為窮理之要。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在故紙堆中。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機何由神。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此古今學術真假之辨。不徒毫釐而已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無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二十七

之辨。不徒毫釐而已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無

思無爲。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於此信得及。悟得徹。直上直下。不起諸妄。方不爲幸生爾。吾黨勉乎哉。論語義府卷之六 人之生也。直是心之本體。人情世事。皆此心之應迹。纔有毀譽利害夾帶其間。始不能直。始有許多委曲計較。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卽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舍。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營生情念。便紆曲了也。情念既生。而欲祛除之。亦紆曲了也。擬趨向他。便紆曲了也。擬不趨向他。亦紆曲了也。紆曲

便是罔矣。罔之易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現影像。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性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海義 此理在天地間。坦坦平平。端端正正。原無委曲相。人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正惟循此理爾。有覺曰生。無知曰死。此靈覺之性。在曰視。在耳曰聽。在口曰嗜。在身曰動。曾有纖毫私曲。循此而行。更不回護。更無邪枉。方不悖本來生理。若人而不直。矯誣詐僞。未有不夭折者。偶爾得生。幸免爾滅。却本來生理。分明是無知的一般行。而忘此直理。便是尸行。食而忘此直理。便是鬼

食。此心已死。此身如何該活。要見世間坦夷易直之人。多享厚福。蓋其人本有生理。故造化以是而厚吾之生也。挾機舞弊者。短折或有奇禍。卽是老於牖下。必坎珂多難。真幸免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惠迪卽順此理者。明訓昭昭如此。人亦何爲而不自愛其生哉。論語義府卷之六

知之者章

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

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息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德。知之者。何以不如好之者也。知而不好。非真知者也。好之者。何以不如樂之者也。好而不樂。非真好者也。故真知不能以不好。真好不能以不樂。知而好。好而樂。其勢自有不能已。故聖學之功。惟知爲大。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靜安慮得也。論語義府卷之六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得直恁鹵莽而已。海義 學問最重知。前輩以致知爲憂。

覺關聖門所謂知。非影響之知。須知真真見得。不覺更無揣摩疑似。方可言知。既是真知。此上更不容好矣。蓋人到真知田地。見得一切皆是現成。本來無礙。何煩開通。本自平坦。何勞剗削。平平淡淡。原無滋味。便要放了手。不去好他了。譬如人在夢中。與歸家見一大河隔斷。到處覓船。覓得船來。又是破底。極力修補。又無楫。舵。桅。蓬。費盡苦心。纔得上船。中流忽然覺了。乃知本無河隔。枉受疲勞。學者亦是如此。只迷而不悟。若知此事。則從前許多辛苦。都是夢中妄為。更何貪戀。夫子恐人以知為極。則事。故言知上還有工。

論語義疏卷之六

三十一

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此好在知後。乃是分明見得。如此復不放捨於無意味中。更加欣慕孜孜汲汲。如有求而不得。即所謂無欲而好也。到此境界。工夫已無滲漏。然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猶隱隱未忘。任是工夫綿密。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為之旨。譬如渡河者。必資舟。然守舟而不捨。永無登岸之期矣。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則能志矣。夫子當時嘆知德者鮮。真是無知之者。又言顏回好學。死後則凶。真是無好之者。若只是尋常之知。尋常之好。孔門諸子如參。如賜。皆是何等人物。而槩誣之哉。

中人以上章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為堯舜。但其氣質昏其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為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為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爾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爾。一日內明忽開。方

論語義疏卷之六

三十一

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巴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慢慢琢磨他起來。○人之根器不同。教法亦原。有此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

立根基一切皆從無生即本體便是工夫只從無處
一了百當其簡易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
以下之人未曾悟得心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
基一切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的工夫隨處對治
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心之本體及其
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
立教道此一路蓋緣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
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脫凡入聖所謂上
根兼修中下者也如中人以上不使從心體上悟入
則上根無從而接中人以下不使從意念上修省則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一

下根無從而接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此聖門教法也
龍溪道無精粗如何有上且理會上字是甚麼道理
識得上字則幾矣夫子嘗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人品
以生知爲上則道理凡屬修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
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其次
也從聞見入者爲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夫子傳道
之心甚切豈不欲盡人而語之上哉但中人以上者
其資稟學力已近乎上已漸見得本來光景漸覺耳
目象數不足以盡心故一與之言上如魚得水悠然
而逝矣中人以下者與之言上不惟不信且將喪其

所守及增其病故不可語上也且謂之曰上本非言
語文字之所能盡亦非見聞知覺之所能及遇中人
以上而語之則吾引其端彼會其意默然相契有多
少活潑在若語中人以下彼便就死言死句上承當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癡人面前真說不得夢也夫子
平日說話除了告曾子以一貫及語子貢以天道之
類其餘多說下學真眼者勿睹指而遺月○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則聖
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
限夫行者行者自是目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聖
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
異爾海錄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一

樊遲問知章

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
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
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
可知真箇是知朱子語類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
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
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
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

並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上。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幽遠。故嚴之。而不瀆爾。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四

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既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以智屬事。則所務所敬。豈不關心。以仁屬心。則所難所獲。豈無其事。斷不可從。○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義者。心之所宜不務已之義。而務民之義者。何因其粗鄙而擴之也。人在天地間原

不該執一己之私見。民以爲宜行者。吾行之。民以爲宜好者。吾好之。務者專用力於此。而不知其有他也。昧者感知於鬼神。須敬而遠之。所務者民義。則精神心術。都在至公至顯處用。而於鬼神又不能感。則杳冥昏昧之事。皆不足以消其心。豈不是智。先難說得寬。如心體難開而易蔽。吾先要開之。習俗難革而易流。吾先要革之。物欲難消而易染。吾先要消之。凡遇難處。不可退縮。當勇往直前。先去做埋頭篤志。不求効驗。如心體難開。我只管實落去做。開他的工夫。並不計他幾時開得。若先有一箇等開的心。則現前便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五

被此心。遮蔽永永。不得開矣。故須是後獲後者。乃置之於後。而不用也。既能先難。則心常精進。而又後獲。則並無一夾雜。豈不是仁。

知者樂水章

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朱子語類。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

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先生問知者樂水。汝以為何如。汲古對云。知之

論語義疏

卷之六

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知道之謂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託象以示學者。欲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汨汨不息。而所為水者。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為動矣。智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虛靜多溺於寂滅。不知日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求。嘗動者如

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曰。雖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唯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膠膠擾擾。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能樂山。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巋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

論語義疏

卷之六

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即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嘗能常明常覺。故唯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不可以言仁。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可知。仁者壽。以其無思無為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育多壽考焉。顏子之夭。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槩論。然壽與夭亦一也。○天地間只有一理。智者見之以為智。仁者見之以為仁。其源頭本無差別。而見處則各

不同。故夫子別而言之。水是常流之物。山是常住之物。兩者正相反。智者所見皆智。故樂水。仁者所見皆仁。故樂山。智者動則雖萬感俱寂。而常有活潑之心。仁者靜則雖變化紛紜。而常有安止之意。智者達天。故樂仁者。具生理故壽。只此一理。而見有不同。則趨向受用種種不同。知其所以不同。則世間種種差別。原由一根本上來。彼此原無相礙。

齊一變章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也。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八

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感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復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本來一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到此時。方與變魯相似。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中間廢壞用著。修齊魯雖不曾修葺。然不曾改易周公法制。仍舊是這管子故聖人變魯。一番修葺。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威公以來。一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雖一時振作。却傷動好管子。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方還得管子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

論語義府卷之六

三十九

○當孔

子之時。以地則魯不如齊之廣。以財則魯不如齊之富。以兵則魯不如齊之強。人咸謂魯不如齊矣。不知人心風俗未壞。則國勢雖弱而猶近於王道。一經霸者壞之。則國勢雖強而王道難復矣。故夫子云。然齊之一變。反功利之習。而復太公之舊政也。魯之一變。則修齊廢墜之中。有正名定分之意在焉。齊一變而僅可至今日之魯。則眼前富不如貧。強不如弱。人誰知之。魯一變而即可至先王之道。則文武周公之盛治。一奮發可復也。舍魯吾何適哉。此夫子意也。疏

觚不觚。觚哉。觚哉。

論語義疏

四十一

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為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於觚也。夫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通義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歸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而可書。以為簡牘。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

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

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與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律法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丹銘

宰我問仁者雖告之章

論語義疏

四十二

宰我以短喪晝寢二事為孔子所斥。故學者輕之。謂為聖門劣等。因而不復辨其事理是非。一切斥之。如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正是宰我善意。乃亦以為信道不篤。憂為仁之陷害。何其辟之甚也。芻蕘可採。況聖賢之答問乎。他日孔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意。正是故設此問。欲以發明仁者之不善也。君子行仁道於天下。當隨地致力。無適不然。入險阻而不辭之夷狄。而不棄。此仁者之心也。故宰我特設此一問。須要玩他。雖字口氣。謂井固非有仁。但

仁者急於行仁。雖或告之曰井有仁云云。井為陷地。仁為至德。以至德而居陷地。違之則失仁。從之則失身。稍有顧絆。便不能捨身從之。仁者輕身而重仁。其或從之也。以當求之德。而假置之。必不可求之地。設為不可從之勢。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亦切問也。但事有實際。理有當然。仁者誠急於行仁。必不至於自陷者。逝如水之流。聞仁所在。必從告而往。陷如穿之入。觀理行仁。必不昏昧自害。可欺以其方。故必逝難罔。以非其道。故不陷。適乎此。則君子雖未嘗求生以害仁。而亦未嘗昧理以輕生。雖嘗殺生以求仁。而亦

論語義府卷之六
四十三
不敢違理以輕命。若謂仁者必輕生。非通論也。或

或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蘓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或問。○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

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東坡論語解
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愛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義通

君子博學於文章

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

論語義府卷之六
四十三
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大夫

讀書為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為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為禮。則不可也。蓋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解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眾多。疑其不可以為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為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謁讓。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

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舍。舍是則謬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禮。若必舍禮而言理，乃不知理。慈湖○不畔二字，全繫於約禮。而博文者，未能保其不畔也。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句法同。曾齊○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

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而學之，其要克已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於文，文不可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明儒○夫子所稱博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爾而非言博學也。不聞夫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於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衛齊○禮者，心之歸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

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為多，一不為少。文即禮，禮即文。我即道，道即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眾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陽明先生云：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此非陽明之言也。孟子嘗言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抵君子所以博學者，其意專欲反到約處。文即古先聖王之遺文，禮即吾心之天則也。遺文至廣，故言博。天則只一箇，更無兩箇。故言約。往聖之遺文，千言萬語，總之教人收心治性而已。學之而不博，或偏主一說，或執一見，皆足害事故

須要博文。然其博也，專欲明吾心體處，處合着本然

天則。言言要洞見本心，倘有不合，則仰而思，夜繼日可也。禮者，嘉之會也。到此田地，乃是眾美之所會聚處，更不容有一毫推移，更不容有一毫走作。能如此做工夫，庶幾可以弗畔矣。畔背而去之也。謂其漸有入道之期，不至皆畔而相反爾。若認博文約禮便做了道，奚啻千里之謬哉。這箇道理，體體雙彰，一當無碍。本自燦然，不關文學。本自不二，何用禮約。日用中頭頭皆是，處處不分。只為學者無迷處，自生迷，不隔處。自生隔，故只得將箇方子引誘他。博又約，禮循序漸

進此是開門之鑰若徒玩鑰而不入門即無實用矣

子見南子章

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學者只要認得過字明白是箇過自是無私心而偶然失禮果是箇無私心而偶然失禮則其初也必無扳援無觀望其行自失其心可知其後也必無緊吝無歉愧其心自直其事可知真如日月之食可與見而無慚其更也可致仰而不愧此其所以可改向人前亦可認而不揜無待於為之辭也若有心焉則是惡矣惡則不可改矣其遮前掩後閉藏消沮不得已而為之支吾解說者勢使然也孔子何等人品何等心胸肯作此等之見至於失處則雖聖人亦容有不能無者矣不能保其無失却可保其無心此孔子於南子之見所以明白認以為過而不敢復為之辭但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而已所否者何正是扳援觀望之謂矢之者何正以自明其無扳援觀望之謂惟直認乃益足以見孔子之無私就矢之乃便足以明孔子之自悔當

論語義府卷六

四十六

論語義府卷六

四十七

空朗且洞然無私纖翳必除反觀自照此孔子之聖所以獨高於萬古也他日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若主癰疽與痔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故孔子終身不曾仕衛終身不曾仕衛想見其徹頭徹尾到底不曾干求孔子豈有一毫利之而見南子以干進哉小君之見大率既仕之禮蓋委質為臣而後有見小君之禮未有過賓遊客見其君可矣又必見小君者也此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是孔子本無私一解了反見有私本是過一飾了反成是惡幾希以淺鮮之心度君子之腹者矣曰過賓遊客既無見小君之禮則孔子之見南子何為也哉曰此亦無考然理有可知南子雖有淫行觀其與靈公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便知其為蘧伯玉也且曰妾聞君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者君子也視之果然夫南子既知伯玉之為君子想見當時孔子望重亦必慕孔子之為聖人彷彿有好德沽名之意故夫子因其求見而見之此於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理雖稍背然以比於互鄉之見原壤之遊不為已甚

不輕絕人彷彿有似之者且身在其國小君求見事
理人情或亦有不容已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也古亦
有之矣故謂夫子之見南子為過夫子固所不辭謂
夫子之見南子有私則始終不曾仕衛千載而下亦
知之矣無怪乎夫子之有以自信也大意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
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之中庸
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
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
論語義府卷之六

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慈湖訓語

如有博施章

或問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
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
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
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
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
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
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
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眾務為聖人之

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或問○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

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

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朱子語類○聖亦仁

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

求也○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

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

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子貢見夫子平

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

問夫子以為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

事而不知求仁於心也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

論語義府卷之六

仁者亦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

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堯

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惟能近取譬

斯可謂仁之方也已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

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

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

近於此蓋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

天理之公矣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

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

向博施濟眾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

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爲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紹開（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斑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夫欲濟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五十一

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史略○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鶴林○仁者心無盡，愛亦無盡，四表之外，八荒之遐，凡有血氣者，孰非吾之所當施。又孰非吾之所當濟者？子貢之問，恰是仁者本懷。夫子贊其功用之大，故曰必也聖乎。非抑之也。堯舜猶病，就心說，世界無窮，民物無窮，卽極施廣濟，安能滿吾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若不思博濟，決非仁聖一體之心。若謂吾能博濟，亦決非仁

聖無窮之心。論語言堯舜猶病者二，總是贊其道之極大。若以告子貢者爲抑之，不須博施濟衆，則彼告子路者亦豈謂不須安百姓耶？下二節正告之，以從入之方也。夫仁者二節，只一意，無有兩層。於民不能施於衆不能濟者，只爲愛己不愛人爾。仁者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而一意愛人。己欲立，便思立人；己欲達，便思達人。己身雖微，萬物之情皆備。己之所欲，必人所同欲。自家萌一念欲立欲達，就從此念施之，以濟人。這便是能近取譬。日逐如此習去，私心漸消，公念漸廣。博施濟衆，實由此進。施濟不必得位，分人以

論語義疏卷之六

五十一

財教人以善皆施也。仆而得起，寒而能通，皆濟也。論仁者之心，豈忍一民之不得其所，但子貢求諸民，便失其施爲之序。夫子教以求諸己，便有從入之方。鶴林○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爲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己而得之。因己之饑，思人之饑，因己之寒，思人之寒。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明倫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

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專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視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已而豁然，還其本心，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乘）何事於仁，非言不止於仁。言博施濟衆，不是從事於仁之方也。蓋內外兩忘之爲仁，而舍內徇外，非仁也。人已無間之爲仁，而舍己徇人，非仁也。堯舜猶病者，見博施濟衆，雖堯舜能事，而亦未嘗以此求仁也。求仁於天下之大，則遠而愈難矣。求仁於吾之心，則近而愈易矣。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者物我一體之心也。欲立欲達在我，而實卽天下人之心。立人達人在人，而其實卽我之心。此何等近而易求也。能近取譬，正是求仁於心也。

論語義府 卷之六

五十二

已觀人，便內不見已。視人猶已，便外不見人。卽此一念之近推之，天地萬物一體之象，亦不過此矣。蓋仁原在心，故求仁者亦求之心，而不必求之遠。一箇是一意。

論語義府 卷之六

五十二

論語義府 卷之六

論語義府卷之七

述而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富陽陸文宰校

述而不作章

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爾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謙之至也夫子自謂之述而朱子則謂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此自後人見其如此與宰我賢於堯舜同意夫子非心實以折衷自任而外託於傳述也夫子之心只一味深信篤好而已見聖人之道無以復加而已誦而傳之以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七

詔後世而已自後人則見其實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功有賢於堯舜者紹開編○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修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使得位而行之即堯舜三王之事業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事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

述而不作全○按信而不好是徒信之以其名爾非

真信也故信之深則未有不好之至吾夫子聰明睿

智義理純全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作其述所

謂若合符節者也曰信而好亦聖人之謙也紹開編

○程子曰堯舜知今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愚按

此夫子之力也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

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轉合

處○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

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

所以為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

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

與此慈湖○此章只重一信字信為入道之門信為

修行第一步信為種種功德之基古先聖王所有制

作為教萬世其精神儼然如在學者只是不信故不

好能信而好則即之若近而測之益遠誦之若淺而

玩之益深有終身佩服而不能盡者此述而不作之

所由出也以孔子之聖豈不能擅作者之事他却信

得古人過心相孚契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

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於周易贊

之非益之以言也發其象數之微而欲人得意忘言

也若禮樂之定則正其舛者詩書之刪則去其蕪者春秋之修則裁其要者只有減並無有增故曰述而不作老彭即老子也曰我則一脈相承無彼此之間曰竊比則私相比附有先後之分只此一言便見孔子之道大便見孔子之心虛世儒欲曲諱之併老子猶龍之語皆以爲內含譏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疏○邵克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俱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三

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乘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宋而識之者默不言也

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默識是都醒然在此非是聽人說後記得也○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也○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易上繫易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厭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即學也有毫髮焉即爲放逸爲意爲我○孔子言

論語義府卷之七

四

吾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群弟子皆疑孔子曾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子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功夫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

穆正天之默處。曰穆穆文王。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為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者。鄭集○默而識之。識我也。我之所以為我者。渾然與物同體。原無我也。無我則善與人同矣。是故視人之善。即我善也。舍己以學之。不盡人之善。不容自己。也不厭非勉也。視己之善。即人之善也。推己以誨之。不盡人而善之。不容自己。也不倦非徇也。惟不倦。可以正學。惟不厭。可以正識。蓋識而曰默。不容以言詮矣。惟觀於學。盡誨而識仁可知也。識仁者。即人即我。即我即人。何有於我。彼已有善也。而挾之不能。公以與人。人有善也。而忽之不能。虛以取人。是皆有我。也有我者。不識真我也。命之曰不仁。耿先○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己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於此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龍溪○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又何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

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充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近○或舉學不厭。教不倦。是夫子一生活計。是學夫子者。萬世法程。曰。是固然。然亦打他格式。做不得。有頭腦在。先須默而識之。不默識而學。鼓舞意氣。意氣有時而衰。不容不厭。不默識而教。撇弄口耳。口耳有時而窮。不容不倦。問如何是默識。曰。不識欲識。默識還問。默識者。又問曰。既已謂之默識矣。且得向人牙後慧討乎。龍溪○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爾。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為默識耶。○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七

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夫子嘗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處又說何有於我。則其言前後相遠。犯兩舌之戒矣。蓋此以默識為先。則學期於罔覺。誨不涉話言。雖吾素謂已能者。今滋不敢自信矣。此夫子予欲無言之本心。返浮歸默之雅意也。

德之不修章

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朱子語類。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

學。下面徒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人有德而不修。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或時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故覺。又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不及。唯憂焉。憂其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顛更。而

論語義府卷之七

八

僞曰。不欲千載之下。此辱不可洗。○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講學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徙。不善之所在而改。○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後儒分四者為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能溪會語○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途。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捨產。輾轉流離。安得不憂。鄭東集○德之不修。由學之不講也。學之所以不講。由見善不遷。不善不改。而徒講之

以口耳。此夫子所為憂也。真志講學者，實是遷善改過，則德修而道凝矣。雖然，知德者鮮。夫子所歎，此學不可不講也。學不知德，則終生遷改，只做得一鄉原德之賊耳。論語子罕○修者，治而去之之謂。允修德，只用減不用增。日用中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學者學此而已。工夫至細，故須講明。然一時講不盡，如人行路，行了一程，要問一程，合此之謂義。背此之謂不善。曰修，曰講，曰徙，曰改，皆非第一義。乃是下學切緊工夫。德必修而後成，乃併其未成之德而亦不修。學必講而後明，乃併其未明之學而亦不講。吾不能使

論語義府 卷之七

九

吾行皆義，乃聞而又不徙。吾不能使吾身無不善，乃有而又不改。故可憂其責任無可諉托。其工夫無可替代。非吾之憂而誰之憂也。故曰是吾憂也。夫子此言，專警學者。但其語意渾然，不露耳。論語子罕○註以此四者為日新之要者，蓋此四者無時可閒，無事可離。日日着到，即日日有進益處。若丟了一日，即虛過了一日。而一日之愆，尤莫贖矣。丟了兩日，即虛過了兩日。而兩日之愆，尤莫贖矣。故聖人憂之。○庚子山東出此題，主司批解元卷云：吾憂句，久為紫陽註脚障礙，不知憂字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總之。

四者是吾切已工夫。吾所當時時兢惕者耳。

子之燕居章

燕居，允隨地獨處，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擬定家居。申申天天，便是居不容也。○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夭好貌，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類語○學者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註中嚴厲，怠惰不要平看。聖人何嘗怠惰。來說未嘗有便是閒話。蓋聖人之容貌，只是箇莊敬。但非勉強。○天天即在申申中，形容不盡，所以

論語義府 卷之七

十

為妙。分容色恐未然。程註說得好。○程子不拘不肆之說，為不能者發也。若夫子之申申天天，即文王之雍雍肅肅，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甚矣吾衰章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故託夢為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強壯，可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詳。孔子不言爾。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復夢見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虛。既與天通，又與古聖神通，故夢隨時而見。慈湖○張

子韶詠此章絕句口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
寃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橫浦傳
孔子要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
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始
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也龍溪
會語○按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
稟學焉此中人所難信然却是實理千聖一心本無
間隔我心融徹則所慕之古人自然於中影現譬猶
萬頃澄潭忽見遠山之影遠山不來澄潭不去而二
者觀面相逢如學藝者夜夢其師授秋駕之訣及明

論語義疏卷之二

十一

而師與之譚秋駕則夢中固已悉之矣此是實事但
學者志不篤神不清耳然則孔子此歎非專爲行道
亦是好學不厭之心其夢而見也不在周公之來而
在吾精神之奮則久不夢見周公也不由於夢寐之
隔而由於血氣之衰蓋吾好古之心或未敢荒而見
聖之殷遂常至於相隔勤思猶在銳氣全消此夫子
所爲致慨而動人及時勉學也若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疏

志於道章

孔子當日啟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錄者

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旨也然而聖言之大旨終
在孔子之本旨非並列而爲四條也敘事先後淺深
云爾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
此道而博厚日月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
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
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
莫由斯道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
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
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
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爲無道非

論語義疏卷之二

十二

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
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矣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
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
紛紛得者千萬無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
我由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存物初無實體之
可得謂之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爾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
此心也所謂忠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者此心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孟子謂之良知良能誠非作爲之所到意態微起

卽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下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習卽孔子之無知也。卽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謂實得，非疑似億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微起意焉，則支離則曲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明，或轉移於事物，雖能旋覺其未覺也，猶爲不仁。仁覺也，覺非思爲，故易曰：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無思無爲爲感。

論語表序 卷之二

十三

而遂通之妙，此古聖之寓教也。草木無思爲而自發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卽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爲之謂一，而非二。依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爲二也。達其旨可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爲未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是謂藝倫。敘慈湖語。○志道如行路，若認程途，分說到交達九達處，亦自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旣謂之道正，就行上。

說是謂專心致志於當行之道。故旣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旣深，則當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比顏子不遺稍用力爾。至於游藝，卽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際也。義通○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

論語表序 卷之二

十四

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陽明傳○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卽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卽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卽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卽是心精。藝之粗處，卽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求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

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德與德之辨也。唐荆川集○志於道猶有二也。據於德則得矣。猶有迹也。依於仁則熟矣。猶有仁也。進乎此則德與仁皆所不知。夫何為哉。唯有游於藝而已。藝即道。即藝本不異而人自異之。唯無纖芥求乎藝之外也。吾必以為知道矣。筆○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均一藝也。不泥其下而追悟乎上便是游。遺乎其下而汨沒於下便是溺。疏意

自行束修章

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佛家所謂同體悲。蓋痛癢相關。

論語義府

十五

不容已也。但自暴自棄者。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無往教之理。爾苟執贄而來。則無不有以教之。是則雖若止於及門。而天下萬世知愚利鈍。無不茹納於一體之中。所謂曲成而不遺者。其氣象隱然於言外矣。○按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其文德著矣。所凡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興素王之業乎。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育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則束修之訓。當以檢束修治為正。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修者。檀弓束修之

問不出境。穀梁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不憤不啟章

機不至於憤。憤不及於三隅。聖人終不啟發。而復教之。非聖人有所秘欲學者之自得也。後之立教者。於聖人引而不發之理。必極論其底裏。而猶恐不盡。在我之施以口耳。在人之受亦口耳。其亦徒矣。○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玄關固閉。誠鎖難開。若不待自肯自求。安能當下解脫。憤悱皆從心。皆有誠意。待他心裏求通未得。正在慙悶間。與之一開。便有豁然之勢。待他心裏欲言。却又滿口吐不出。當斯時而發之。方有益。又立教者只宜引而不發。微舉其端。示之。使學者自反自悟。彼不知反而復告之。是瀆蒙也。後人不知此義。始也不待其憤悱而告。既也。又不待其能反而復。且極議其底裏。而無所不盡焉。使學者類以口耳承當。而不復有自得之學。誰之過歟。疏意

論語義府

十六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之所勉強。為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為此。皆聖人率此自然爾。

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蘇湖○喪側不飽以食音不甘之心爲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爲心也蘇湖○聖人萬物一體癢痾疾痛無不相關無慘舒哀樂以天下之慘舒哀樂爲慘舒哀樂而哀慘之心爲尤勝故內典言佛之所緣緣苦衆生而又讚佛爲大悲者此也

子謂顏淵章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前輩以爲用之則彌滿六合歛之則不盈方寸正不必如此穿鑿如前輩所云乃賢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以我與顏子獨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釋却是聖人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藏如子路再有不能正季氏之妄作而不知止意在於藏者必不能行如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謂

論語義府卷之七

十七

論語義府卷之七

十八

唯我與回有是夫信乎非諸子之所及也蘇湖用舍行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看這兩箇則字如露則行潦則止此尹和朱手見聖人以道卷舒脫然無所係累之意其後孟子得此意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精神亦在這四箇則字上他人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惟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顏子幾於無我故亦能之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亦見得無必無固之意紹開○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定兩字非實透性者未能識未論三千之士卽六藝身通者自曾點漆雕開外大率未能忘情用舍一切隨順所遇而不以窮達爲加損也誰人不是用之則行決無有不用而行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決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其幾微毫髮視用舍未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未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其順卽是加

於舍處必有見其佛者。見其佛卽是損尹氏所謂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非顏子其誰足以同之乎。浴沂風雪。童冠與偕。直以答如或知汝之問。曾點氣岸太高。若稍近狂。其識趣之遠。則斷然非諸賢所及。曾子雖得孔子之傳。想見其家庭授受氣味亦自深也。學者只要在此等處玩味。自然分量寬弘。世味澹泊。透性一關。漸次有基本矣。論語大意○謝氏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爲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纔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

論語義府卷之七

十九

道者。任簡而死。孔性之難。是其效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又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爲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爲行三軍而言。故說簡臨事而懼。無怙心。無惰氣。臨事而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

謀時便是爲可成之道。則謀爲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細問編○吾不與也之與。是承子行三軍則誰與而言。則誰與是承唯我與爾有是夫之與字而言。故朱子謂此與字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

富而可求章

富而可求。數語示學者以義安命。絕妄求之情。可謂婉曲而懇到矣。然要歸在於從吾所好。不真知懿德之可好。欲無外慕。不能也。論語○此是夫子懇切垂訓處。識得此破。便受用不盡。人所以向外來奔趨而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二十

不能樂道者。只爲財利關頭未透。認富是可求之物耳。富不但是衆人所欲。亦是賢人聖人所欲。假使富而可求。夫子謂雖執鞭之賤。吾亦爲之而不辭。然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而有得有不得者。命限之也。故有蚩蚩而享富。有黜黜而長貧。任君知術千般。畢竟不能違命。豈若從吾所好哉。所好是胷中自得處。天機浹洽。滋味純貞。富貴寵榮。皆如影響。委命從之。更有何慕。求者干之以非望。從者任之而不疑。昔人謂家業不是一身所得。專乃數家相共。謂水有分。火有分。盜賊有分。疾病有分。官私有分。敗子有分。此達者之

言人費盡苦心。設盡圈套。立得家業。一場水火。畜聚蕩然。此是眼前實事。人都不信。紅塵擾擾。白首營營。枉受奔波。無纖毫利益。孰若退步自反。尋自家本命。元辰下落。馳求盡歇。獨玩本來。澹薄清修。最有真趣。曰從者。以之為主。而吾隨之也。以此為主。則一切外物皆賓矣。疏

子之所慎齋戰疾

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慶源○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曾氏○君子

論語義疏

卷之七

於事苟嘗不謹哉。然於兩關相接。幾事初分之際。必獨慎之。齋乃所以明而接乎幽。不特鬼神幽而難格。而吾之心思亦甚難靖者也。如之何不慎。戰乃以我而接乎敵。不特吾之民命當重。而敵人之命亦不可縱逸。而悞傷者也。如之何不慎。疾乃以生而接乎死。不特傷生。而處死亦不可忽者也。如之何不慎。又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生死之機。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疏

齋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惟此三者加慎也。孔子無戰之時。安得謂戰而慎。且所慎僅此

三者。不亦淺之乎。言聖人耶。易曰。齋戒神明。言齋也。詩曰。戰戰兢兢。言戰也。易曰。無妄疾。語曰。三疾。孟曰。寡人有疾。皆疾也。聖人之心。不必有齋之時。而其湛然純一者。若無時而不齋。不必有戰之時。而慄慄危懼者。若無時而非戰。不必有疾之時。而時時戒謹。時時省察。若恐其為此心之疾。信乎聖人之心。無一念而非慎也。解

子在齊聞韶章

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

論語義疏

卷之七

而黑。頽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東坡論語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謂絃歌音樂之為道也。子曰。成於樂。記曰。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為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字。遷於道無覺。尚何望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從其說。或疑三月為音字之說。簡初亦疑

之後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
初勇進敏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
何慮無始無終太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默同言之
不可推之無窮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
知肉味聖心變化豈比於橫日之愚蒙縱於道或覺
終日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尚不逮彌月虛明
澄然無始無終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虛明澄然無始
無終如顏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爲孔子雖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謙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
順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贊而或

論語義疏卷之七

二十五

妄議其無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
其不知量也慈湖○此是仲尼好學處乃是萬世學
古的樣子自陳公子完抱樂器歸齊而齊始有韶聞
之者當不止一人矣惟仲尼一聞之即三月不知肉
味焉陳完所傳之韶其聲音在也其節奏在也其人
則已往矣古人之道德不離於聲音節奏而實不滯
於聲音節奏之粗假聲音節奏以發其微而實非聲
音節奏之所能盡夫子沿其糟粕會其真醇其志慮
凝聚而不散其精神專一而不搖若不敢以見聞知
覺之心作聲音節奏之想故衆情俱寂一念澄然其

三月不知肉味乃發憤忘食之真景象也及得之而
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不圖二字最有味此理
本非思量圖度之所能及舊時見解到此俱空有恍
然超出之意以夫子天縱之聖而猶發憤若此我輩
何人乃學古不專悠悠自棄蓋愚中之愚哉疏

夫子爲衛君章

冉有子貢並從夫子於衛而夫子所以處衛君之意
二子莫得而窺及子貢入見托問於夷齊終不敢直
言衛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以夫子居衛一節

論語義疏卷之七

二十四

觀之信然哉疏○衛君以子拒父其爲不順孰不
知之冉有乃有此疑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
轍於義或當立故疑夫子助之而穎悟如子貢亦必
待問於夫子而後知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
君乎故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非是一爭一遜上
較量蓋爭之與遜賢否判然何待問而後知要曉得
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意以二子之行誠
高然至於饑歎苟其心尚有幾微之怨悔則猶以得
國爲重衛君之事尚可原而夫子或援嫡孫當立之
義以爲之矣若其心而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子

乘如敝屣耳。衛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心。其罪蓋不可逭也。夫子何爲但以嫡孫之故而助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處勞中剖斷。非子貢不能。諸家俱看得欠明。唯或問可玩。○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間。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其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二十五

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或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子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爲叔齊爲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二十六

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俛賈賸之人。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媿媿周章固位。仁人君子忍言歟。豈儒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賈賸父子之爭。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史略

飯蔬食飲水章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

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爾且曰亦在其
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
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
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
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大職而言但
言勢位奉養之盛爾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
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
不易吾飯疏食飲水之樂爾○子曰飯疏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子虛明變化動靜一窮達一死生一其樂不可言

論語義疏

二十七

不可思德湖○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厄窮亦
已甚矣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
強以漸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
則孔顏之為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常令二程尋孔顏
樂處非求諸孔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愛之仲
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
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
為樂在瞬息間爾經煅煉乃可辨金臨境界乃
真見學虛意見只好背地誇空頭話只好閒時播
弄小小利害當前心悸冤握手忙脚亂便都假不得

了用不着了此便是煅煉士子之真火候也所以聖
人論學每每深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托大看得輕了多少有
志之士到此透關不過誰能信得命及斷以不求又
誰能守得義住浮雲相視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足
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力最大者
莫如死生亦是閒事富貴貧賤又曾足道苟非其人
大言高視末道死來些小境界現前便渾身放倒了

論語義疏

二十八

也懷居者決不可以為士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
問之還別有大丈夫否廣居正位大道云云者總空
托矣論語大意

加我數年章

聖人五十以學易而後始可無大過是猶未免小過
也而學者小有得遽曰吾無過聖如伯夷伊尹桀下
惠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
仕止久速無毫髮差可否唯諾無一語失俯仰屈伸
無錙銖弗當而後可以謂之無過易之為善正所以
開物成務惟變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晚年所

到。如其本。則自十五志學時。已洞白於胸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搖動矣。蓋未得道者。以得道為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為難。慈湖訓○汲古問易。即已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學易之效。○孔子五十學易。不止是常編三絕。亦不但是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人生動息酬酢。時時是易。無極真精。同

論語義疏卷之七

子夏

一主宰動靜闔闢。同一消息。順天時行。便是學易。學者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窺學覺○前孔子自序曰。五十而知天命。而此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分明是五十之前。方學易而未竟。而期畢志於將來。汲汲皇皇之心。形於言表矣。蓋儒林傳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為之傳。乾鑿度謂孔子筮易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歎天命之終窮。而後息志停軌。五十究易。作十翼。夫易道廣大精深矣。孔子一見伏羲之卦畫。文王之彖象。知其理不可容易。了竟故欲假歲月究心焉。其曰學易可以無大過者。微婉之詞也。學未至

於窮天人之奧。盡性命之理。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與義文千古而一轍。則聖人之心。猶一息不能以自安。夫聖人雖無大過可言。而其知天命以後。必益純粹精融。漸入於耳順從心之境。謂非學易之功不可也。嗟嗟。自孔子贊易。而易道大明於天下。後世矣。數千載之下。其有真知學易之志。窺尼聖之一斑者。幾人哉。論語○愚每謂學問只有守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未五十時。大率自守境界。自吾輩觀孔子。只十五時。世累超然。已自無過。自孔子自觀。入微查考。二十前尚覺有立不住處。四十前尚覺有不免惑處。是即

論語義疏卷之七

三十

所謂過也。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然則此歎。其彷彿不惑之後。未能知命之前乎。豈可執定孔子贊易在於晚年。而便謂未贊易前平生未學易耶。若據加我數年之詞。就將做垂老待盡之日。則孔子雖聖。亦決不預知其年數之所極矣。加年懋學。自是驅勉之辭。有志者所常談。不足泥也。論語大意

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止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

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朱子語類○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按朱子謂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饒氏謂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則講之有時。不常及之也。紹開論○詩書亦不徒誦說而禮獨言執。蓋禮如今之儀注。如冠婚喪祭。以至起居言動。皆有儀則。故以執言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論語義疏卷之七

三十一

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全談詩書於執禮之時。則乃為雅正之音。非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即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慈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常也。常言也。雅。正也。正言也。雅。素也。素言也。夫子所言在此。可見詩書執禮便是常道。便是正道。便是素履之道。近語○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而及其雅言。若謂雅言惟此三者。而易道未可輕語耳。其實詩書禮教。究其精微。與易旨不二。易於天命人事之理無

所不該。子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豈謂門弟子。但可與言詩書執禮。而不可與言易耶。但易書晚就。雅言偶未之及耳。論語述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聖人全體極至。沒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直是恁地。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朱子語類○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更停。聖人為

論語義疏卷之七

三十一

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元晦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也。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李延平語○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

知使可得而知則不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則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尚不能爲一日之久而況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慮融融悠悠是豈爲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尚不能入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丁尚自不知後人豈得而知夫子所得而知者以吾一心

論語義疏

卷之七

三十三

存焉爾吾心所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卽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慈湖訓語下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不矜而實天下皆無及子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食發憤忘食已未之見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至者三月不違仁者舞雩詠歸者能樂以忘樂矣而曾皙擬曾

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學日月至者虛明澄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將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旨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爲之者其事可知則無以爲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徃徃多以孔子爲有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卽道是謂道

論語義疏

卷之七

三十四

心無體無方清明淨一其變化云爲雖萬有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已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子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

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
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陽明傳○先生過嘉禾諸
友會宿於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
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
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
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纔有一毫
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
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
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
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三十五

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於目自
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為些子沙屑所礙
便不快活便入於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
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
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
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於學至
於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於立還有私意纏
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
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
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與天相通

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
志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發憤以抵於忘耳順便是
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
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於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
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
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眾人蔽於私意失其
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
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
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
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
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
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
真血脉路問曰時習而說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
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
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
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
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
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
修之極也遊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遊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三十六

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歛，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故明此在上，則為伊傅；明此在下，則為孔顏。各求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於境也。能發憤二句是聖人體道之心純然無間不可分已。得未得，聖人之心常惕厲，使常發憤。常自得，便常樂。只此一項工夫，到老真無一息間斷。便不知老之將至。正○憤者求通之意。樂者自得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之心。時時憤，時時樂。發憤者發志也。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即是說，說即是學。學即憤，樂即說也。憤樂無二時，無兩心也。若曰未得而憤，既得而樂，是兩截事矣。非聖人之好學也。夫子一生只是好學，故忘食忘憂忘年爾。學者不能忘食忘憂忘年，只是不能發憤故也。明儒○出迷入悟，關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惟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為孔子。今人飾一行作一解，使耿耿在胸中，謬以為如是如是，其何能憤。明○知解自通，神理自塞。常人漫以其通處為通，不以其塞處為塞，故不憤。聖人直以

其塞處為塞，不以其通處為通。故憤憤極而通，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樂且忘死。此可以明夕可之旨。○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樂而後憤也。蓋孔子纔十五歲，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一事，奈何未得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感田地，然尚未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不捨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於知命以往，耳順從心，融悟境，忘了心纖毫不掛，心境蕩然，其樂可知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所云，以是二者儼焉，曰有孳孳，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所以見疑於後學也。游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我非生而知之章
聖人此等語，皆是移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關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詞也。朱○愚按聖人自有聖人之學，雖堯舜亦兢兢業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他也。見得人心危而不可不操持，道心微而不可不密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他也。去精也去一，不是專為以下人言也。聖人雖全是道心主宰，無待於精之一之

而後中可執。然聖人之心。則豈肯自謂如此而不兢業。惟其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為聖人。然其學豈若常人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直是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能已。自不遑暇處好之。篤求之。敏斯得之。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無兩樣說話。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都已見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亦豈不可至。此章夫子蓋因門人謂其生而

論語集注卷之十

三十九

知之不可及。故以是告之。玩味詞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紹開○孔子此言。非是謙詞。自古未有生知的不好學者。其知之愈明。則好之愈切。人之不肯用力者。只為昏昏爾。古聖雖往。其精神常不廢滅。吾好而汲汲求之。企慕既殷。寢食俱廢。忽然有省。則六合之外。千古之遙。炯然在目。人須從此磨煉一番。方有得力處。聖人且然而況吾輩乎。顏

子不語怪力亂神

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性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

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性。但玩而不察耳。象山語錄○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意。曰。怪力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者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譬如伊川先生每遇怪異之事。必多費辭說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辯。立定說於不可知之中。翻以故人之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為妙也。且又如海島上遠處。必有無種之人生於其間。又如世上實有杜詩病心之人。自相感通。故平日雖不識字。亦能背得出。諸若此者。皆不語可矣。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

論語集注卷之十

四十

知化德之盛也。何為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爾。平日語言何曾及此。然平生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問辨錄○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惟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爾。然後世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致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渾鉤伸鍤。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拒而遺賢者。寒泥窟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地豕。民為淫蠹。然後世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

者夏啟奇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恠力亂神也。吾恐後世恠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徂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祲鬼。而在於宗廟也。

三人行章

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

論語義府

卷之七

十一

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孟子○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老子○問三人行。必有我師。何如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心目豁然。善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亦近矣。蓋道無不在。則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為勸為戒。觸處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謂此節說話甚活。如兩人皆善。則皆當從。皆惡。則皆當改。便是一人之

身有善。有不善。亦當從其善。而改其惡。無往非師。故曰。必有我師焉。若說定二人之中。一善一惡。則呆而難通矣。謂○讀此見學者用工當密。今與人相處。都只是容易放過了。行路之間甚暫。三人行。其孰然。必須要擇擇須具眼。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善中之惡。孰為惡中之善。孰為似善而實惡。孰為似惡而實善。一一辨得分明。善者吾從之。不可謂吾所已能。而不勉。不善者吾改之。不可謂吾所本無。而不更。從是舍已。從人之從。有一毫我心未除。不可謂從。有一毫舊習尚在。不可謂改。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也。今

論語義府

卷之七

十一

終日與人相處。而無所勸懲。幸會正人君子。而亦不得纖毫之益。是誰之過歟。意

天生德於予章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魍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蓋微服而過時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紹○天生德於予。天下之人之德無一非天之生。但人不修德。自絕於天。夫子知天事天之學。與天合德。是天生之德在夫子矣。天生之德在夫子。是夫

子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天且不違而沉於人乎此桓
魁所以無如之何見聖人立命之學非是忠難之際
委其命於天也亦非夫子自謂此身爲上天獨鍾之
身也謝顯道惠迪吉從逆凶德不德而禍福分焉天下
之人之德孰非天之所生但人不修德自絕於天夫
子未嘗悖理則天生之德在予矣可以信命而自安
矣命不當死桓魁固無奈我何卽不幸遇害亦命實
爲之非桓魁能害我也此桓魁其如予何之說也此
是聖人立命之學非夫子自謂此身爲上天獨厚之
身也亦非恃天之福而必桓魁之不能違天害已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

四十一

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

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
此天下之至顯聖人鳥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顯
聖人亦鳥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
也謝顯道○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雖如此言亦

論語義疏卷之十

四十二

不能言其無隱之狀不能言其無行不與之物予幼
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以告人自予惟省始悟古聖
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
則反失之矣聖人言止於此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
況詳說其所以然乎君子胸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
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
言之不詳慈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
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
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
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群
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故夫子
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
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群弟
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
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
此爾無垢○孔子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
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手下足無非道場一咳
一吐盡成妙法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
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于聖爲過影釋氏之棒
喝猶屬不親老聃之竅妙皆爲餘食矣乘○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鼓讀者且莫草草匆匆。且如何是孔子行處着衣喫食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着衣喫飲早起夜眠默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釋去。於吾夫子微言有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海錄○黃龍寺晦

論語義疏

四十五

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頓悟其旨。傳燈錄○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龍潭侍天皇。服勤左右。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曰。何處指示。

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揖。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潭低頭良久。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潭當下開悟。復問如何保任。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為

論語義疏

四十六

先朱子謂○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為子為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自學文以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為子為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爾。○忠就心言。信就事言。文者文藝。德者德行。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且忠信一理。但有體用之分爾。岐而二之。可乎。原○當時門弟子見夫子千言萬語。教頗多術。然只四者足以盡之。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謂之教。必是提掇得出來。吐露得明白。分明有舉示處。師可得而授。弟子可得而學者也。如

文如行如忠如信。皆有形質可舉示者。故夫子以此為教。若性與天道。則我不可得而發。彼亦不可得而聞者也。此是漢註舊意。又理只是一件。人之根器不齊。宜從知識處入。則教以文。宜從踐履處入。則教以行。宜從盡已處入。則教以忠。宜從孚物處入。則教以信。殆猶造化之甄陶乎萬類而隨物賦形者矣。又聖人一言。本末兼舉。而聞者不同。得其華。則見謂教文。得其事。則見謂教行。得其盡已盡物。則見謂教忠。教信。如草木同受一雨之滋。而勾者得之而申。萌者得之而發。秀者得之而實。各各不同也。須要看得大始。

論語精義卷之七

覺聖人之教自別。疏。○愚嘗謂士農工商。人各有不廢業而後為學。非予所嘗聞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不曾廢耕。傳說終始典學。不曾廢築。士獨無業乎。易有之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非易之言也。蓋孔子之言也。然則孔之所以設教者。亦可知矣。大率經世之學。必用文行交修。求仁之宗。必要心事合一。此門人所以會其旨意。析其科條。以文行忠信四者為聖人之所以教也。會其旨意。則知文行忠信之總為求仁。析其科條。則知求仁之功之必備此四者。昔賢謂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理亦近之。此却在何處做。此身所處。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此身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是皆所謂行之者也。忠信則所以進德者也。即所以修之者也。修辭而必立其誠。則所以修業者。其主腦亦不外是矣。何也。蓋修文亦不是閒事。正所以講求其修之者也。講求其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也。此其所以為一貫也。然却自其已之盡也。實實落落有箇忠。自其通於物也。實實落落有箇信。自應事接物而言也。實實落落有箇行。自考古修辭而言也。實實落落有箇文。門人

論語精義卷之七

雖隨見隨資而問。孔子雖隨事隨機而答。析其科條。總不外此四者。此其所以又自有此欸分。當宋之末。沉溺於訓詁辭章。其看物理俱在外邊。以此體文之教。則文之一字。誠不免為枝葉。後來學者緣此矯枉過直。懲噎之故。乃至併廢飲食。謂讀書考古一切為學之蟲賊也。是使工者廢築。農者廢耕。士者廢業。當官者廢職事。必一切盡棄職業。專求本心。而後可以謂之學矣。然則古之所謂進德者。果在修業外乎。但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本末先後之序不可紊亂。在學者要知所分別爾。若曰德業不

交修而可以名學。文行忠信不一致而可以成德業者。吾未之聞也。論語

大章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者大偏者全。論語 ○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

論語 義府 卷之七

四十五

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克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論語 ○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做脚。他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且不可。況善人。況君子。又況聖人乎。作易也。以乾坤為上經之首。以咸恒為下經之首。而係之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只立而易方。吾未見人道之可以有成者矣。善人地分去聖雖遠。然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聖人等級。雖云履行

已到極處。亦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譬之錦綺布帛。精粗不同。而皆可以語成器。朴世用者。有本有末也。只一不成章。即錦綺布帛。總為虛擲之矣。末季

士習民風。大率瀟薄。亾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古之弊。可謂今不然乎。此有恒之所以信難其人。而聖人者。吾知其果不可復見於天下也。論語 ○自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而有恒。夫子之思。屢下。蓋或有感而言之。人有恒心。庶幾可與入德。彼虛夸而不情者。難矣。亾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明是虛夸之事。是以難乎有恒。而近時談者。以為真常之理。本無本

論語 義府 卷之七

五十一

虛本約而執之。以為有。參之。以為盈。與泰者。則難乎有恒。此習於虛無之談。喜為高論。而不顧而後學。惑之。益以猖狂自恣。喪其恒心。可慨也。論語 ○問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朱子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爾。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爾。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問 ○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覺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占人斷

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以接時難斷了便不可接

類語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常也性有常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亾也虛也約也性非亾虛約所可名也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亾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無而實之以為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為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為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矣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亾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爾乘○友問恒曰識

論語義序卷之十一
真恒而後能有恒夫真恒之體本亾本虛本約而或執之以為有侈之以為盈驕之以為泰故難乎其恒也或識亾矣而有亾者在是亾而為有也識虛矣而有虛者在是虛而為盈也識約矣而有約者在是約而為泰也無亾之亾乃為真亾無虛之虛乃為真虛無約之約乃為真約如此乃能有恒何以明之彼聖如舜不可尚矣舍己從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斯其為真亾真虛真約者歟顏子魯志為舜則善無伐勞無施問寡問不能若無若虛其所以為舜者可想已

孔氏得之而門人日親有以也彼耽虛無之見以為恒足已自是而不能舍己取人是為無恒人而無恒即巫醫且不可作況可為善人乎況可為君子聖人乎可重省矣論語

子鈞而不綱章

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

論語義序卷之十一
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亾則一而已矣南軒論○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鈞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爾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鈞也哉新語
蓋有不知而作章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南軒○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乎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

論語義疏 卷之七 五十三

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陽明○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

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之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水西○此夫子以真知示人。欲人求知於聞見之上也。人不能起知於德性。而求知於見聞。多聞而從。多見而識。靠耳目。竭聰明。推測擬議。豈無所通曉。然明不出目。聰不越耳。卜度成悟。終屬影響。不過知之次也。非上也。學者欲實知其理。慎無重聞見而輕德性也哉。此理原無聲臭。不屬說

論語義疏 卷之七 五十四

聞何待。多聞多見。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及。何用擇識。夫子曰。知之次也。已明說他非第一義矣。疏○愚聞之師曰。此一節是孔子不以生知自任。而以學知自許也。不知而作。生知也。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聖。我不能也。我不過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學而知之者也。故曰知之次也。生知只此良知。學知只此良知。孰為德性之知。孰為見聞之知乎。未之思爾。除却聞見無良知。除却良知無聞見。孟我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難與言。則孔子雖與之言。必無效於將來。此門

人所以惑矣。孔子承之曰：吾與其進而來，見不與其退而為不善也。吾何為已甚也。人能潔已以進，吾與其潔也。安保往日之不善也。十四字自不錯。
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則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念成妄。○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學者忽近求遠，舍易求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譚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五十五

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潔誠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爾。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

仁遠乎哉章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爾。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何以欲仁而仁至也。非至自外也。自至乃心也。仁即心也。何以仁即心也。仁即

心之生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即其生之性也。故欲仁即仁矣。不欲仁則不仁矣。欲也者，良心萌動之幾也。物有蔽之則心死，心死則無生理。無生理則不仁，故其不仁也。心自為之也。其仁也亦心自為之也。故仁在自欲之而已矣。記曰：可欲之謂善。○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又誰。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在一念轉移之間，其機甚近。且如人一向迷溺，並不知反。一日不安於陷溺，而自我求仁，此真心也。真心一動，則物我俱消。蓋一念猛利，即可以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五十六

開百年之蔽網者。此是實理。況仁非外物，此心無私。即仁我欲無私，有何私不退。噫！以無私為欲，則其欲也不落情念。由此心而復，則其至也不涉程途。仁果遠也乎哉。奈之何自棄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即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陳司敗問昭公章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

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軒南○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吳氏○禮坊記：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卒。疏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卽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皆爲同姓諱之也。○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釋開編○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羊，是也。○吳氏曰：謂者

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詰也。○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威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朱子語類○宋史滕元發傳：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綳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

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人之過失，未嘗無解飾，惟孔子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爲幸，更無解飾之意。後之誦話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心術不可不思。烹芹漫語
子與人歌而善，章
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以揜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

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捨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或○今世間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語類○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琴瑟簡編。歌詠舞蹈。皆所以養心。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人。惟歌詠是元氣元神所合。和暢自內而

論語義疏卷之七

五七

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蕩滌消融。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非再歌之謂。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禮記所載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卽古歌法。後世不知所養。故歌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發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收閉爲按歌之節。傳諸海內。學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義皇。只此便是學脈。無待於外求也。中陽會語○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夫相與議論。因其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卽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歎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歎曰。果然是英雄也。卽此歎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己者矣。近溪○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記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疊

論語義疏卷之七

六十一

平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深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詠恒有之。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故當陳蔡之間。絃歌不輟。子夏援琴而歌。曾參與履而歌。興於詩者。其必習於歌可知。子與人歌而善。是其歌之發於性情。而中乎首節者。夫子固神契之矣。必使反之。令歌者聽者各反觀而自得也。一反之間。天機融液。從容而後和之。聖人一段中和之氣。發於其歌。所謂直己而陳德。動已而天地應。四時和者。可以想見人之聽之。又不覺其神怡而心醉矣。噫。卽歌之一事。而善與人同。曲盡其道。有如此。非聖人其

孰能之論語述

文莫吾猶人章

此章見學貴躬行而文其餘事也。人於此道。知足以及之。而言足以達其意。則於道有所發明。文亦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者其實也。未有無其實而徒有是文者。故聖人之言如此。朱子謂於文言可以及人。見其不難繼之意。言不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

論語義疏

六十一

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指意亦曲折矣。紹聞編○實勝則豈患文不逮人哉。實苟不至。則雖文之過人。亦何益矣。○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為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水火不相若乎。惟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然生覺。知大身為非身。悟形色為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無所為。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即躬行無非信果。何可廢也。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

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為之。為無為。執之為無執也。耶。知為而無為。執而無執。故。人。即命曰天。

若聖與仁章

仁字專言。則非聖人之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對聖而言。則聖者仁之熟。大而化之者也。如夫子之安仁是也。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如顏子是也。又如殷之三仁及夷齊。夫子皆以仁許之。此仁聖之別也。當時必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又言抑惟為是而不厭。以是誨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

論語義疏

六十一

已矣。蓋此理原自帝之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住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去處。直是痛痒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

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爲之可能也。爲之而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也。誨人而不倦不可能也。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知心不透。誠心不到。遇難處便自謾苟安。遇得處便不覺自滿。疊疊不已。所以獨稱於文王。且文王天德自然。何待於疊疊。只是人見其做了。又做衆人住處。他却不住。有似勉勉樣。爾人亦有勉時。只是人之勉。不如文王之勉。故曰。疊疊文王。人有厭。而文王不厭也。教人。人有許多不齊。假如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使皆能信從。固必無吝教。若遇一二人蒙不可開頑。不可令。便也易得倦了。且不說

論語義疏

卷之七

六十三

教人。只事父母。處兄弟。遇着瞽瞍與象這樣人。今日起敬起孝。明日起敬起孝。終不感格。在常人便也易得倦了。惟舜不然。只見自家工夫未到。只管尋道理。只管有知所未知。行所未行處。如此盡道去承事他。瞽瞍所以終於底豫。只是舜至誠不倦。而已聖人成己成物之心。隨分而施。隨材而就。亦真是無倦。只是人所以受之者有不同。故其成就亦不同。爾爾○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爲當達其旨。此爲即聖人之學。即無時不習之爲。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即哀樂相生。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一以貫之謂。聖人之學。從默識人。故靈體不息。後人之學。從聞見人。靈體反受其蔽。何從而緝熙。且不厭不倦。非是意氣強作而能。此與於穆之命同一不已。無始無終。無人無我。至誠無息矣。故公西華歎其莫及切。不厭不倦。乃天機不能自己處。非思爲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着人力推撥。縱動。終有間歇時矣。知新○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

論語義疏

卷之七

六十四

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爾。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爲好學也。耶。既稱顏子爲學不厭。而不會說顏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此矣。

子疾病章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

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故告子路者亦至矣。南○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辭。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後有禱哉。或問○問丘之禱久矣。謂何。曰。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其也。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

論語義疏卷之七

六十五

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其之禱久矣。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何如曰。若然。則是聖人自負其聖。以抗於神明也。非聖人之心也。問辨○丘之禱久矣。可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而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自見於言表矣。近語
奢則不孫章
此發明奢不如儉之故。重在名分上。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奢則以下犯上。名分紊矣。故曰奢之害大。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分爾。論語義疏卷之七
六十六
君子坦蕩蕩章
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人。何也。君子弘於天。而小人役於物也。然則困窮拂鬱。不足累君子之曾襟。而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吾儕不學為君子。豈其長戚戚乎。論語○君子之胸中如坦途也。故曰坦蕩。小人之胸中如苦海也。故曰戚戚。原○君子是蕩蕩者。而又曰坦。言其無適不蕩蕩也。小人是戚戚者。而又曰長。言其無時不戚戚也。語去了常

戚之心。便是坦然之境。欲盡則理還也。語

子温而厲章

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温。然温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周旋中禮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南○温與厲。威與不猛。恭與安。不是兩樣。相濟温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温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也。○温而厲處。便是威。威而不猛處。便是温。温與威處。便是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問○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

論語義府卷之七

六十七

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未于語類○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念。安如勿助長。正須子細體認取。上恭語錄

論語義府卷之七

論語義府卷之八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豐城雷師堯校

泰伯篇

泰伯至德章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為固遜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

論語義府卷之八

乙

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狗。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

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蘓氏以爲讓國。盛德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太伯爲此。所以使名實俱。區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太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

論語義府卷之六

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或問○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道明○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與。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

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違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是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南軒○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百姓

論語義府卷之六

有過。在予一人。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之聖賢。道德在己。則必以天下自任。如此太王之有剪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滋至。必將昇之有爲者也。太王必有以仰知天命於幾微之際矣。故曰。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又曰。秉德迪知天威。天命之所在。非聖賢誠與天合。明與天通。不能有以見其幾微也。當太王之時。

天命已在周。太王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於是父子兄弟之間，各行其心之所安。太王王季所任者，古今之通義。泰伯仲雍所守者，天地之常經。各成其志而不相害也。太王成泰伯之志，則不強其留。王季成父兄之志，則不必堅守叔齊之義，而固於讓。此泰伯仲雍所以得安然而去，上以承父之志，下以遂已之志，而不以離親遠遜為嫌者也。一家賢聖，平素志同道合，合心必默相喻，故事必交相成，豈若他人之有遺言而去，乃必於斷髮文身，從夷狄之俗，以論語義疏卷之八

自絕始足以安王季之心而定其位哉。其必不然矣。古事久遠，史家所記未必皆真。正在所不必辯也。亦所不足疑也。或又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剪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剪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睥睨商鼎，欲取而代之爾，而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己，則一夫不獲，實為己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者，有不容辭爾。商

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太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覲訟獄者，將盡歸焉，不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矣。使泰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皆泰伯身為之矣。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泯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焉。非甚盛德，其孰有此。此夫子所以替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則惟有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

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曾泰伯自為之，而實泰伯一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為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為淵永矣。紹開編下同○五百年而聖人生，消息計非小。商家尚全盛之時，而代之人已出。太王泰伯皆知天者也。王季順天受位而不辭，此其間微乎微矣。惟可與智者道也。
恭而無禮章
恭也慎也，勇也直也。皆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當恭而恭，不能已於恭，而名之曰恭。當慎而慎，不能已於慎，而名之曰慎。當勇而勇，不能已於勇，而名之曰勇。當

直而直不能已於直而名之曰直此吾心之天則也
吾心之天則總而名之曰禮無禮則無天則矣非生
心之所不能已者矣所為恭偽為恭者也病於夏畦
者有之何其勞所為慎偽為慎者也畏首畏尾者有
之何其憊所為勇偽為勇者也犯上作亂者有之是
謂亂所為直偽為直者也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
○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
下歸厚上行下效也全大○自上言之則仁厚之道王
道也自下言之則仁厚之俗美俗也而其機則在上
而不在下也

論語集注卷之六

六

張子合二節為一章人道知所先後者以禮節之也
恭慎勇直不可過而仁厚之道雖過不過焉不可過
者當以禮節之雖過不過者乃所以為禮也凡六句
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
也弊即效之不善者也

曾子有疾章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放手足之時
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
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
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

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
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是少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
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朱
語類○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
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
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
慮外而應接事物千變萬化割眼中便走失了割眼
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
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
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曾子曰戰戰兢兢云云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七

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
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之故手足也蓋
以為知免矣而易箠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
之箠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
以自省與西山語○人之一身可以為父子可以為
君臣可以為夫婦長幼朋友身可以修百行心可以
通三才至尊至貴者也父母生你出來把這一箇至
尊至貴的身體交與你豈是教你飲酒食肉豈是教
你縱色淫身是要你盡這箇道理勾當造化底許多

事你了許多事。臨死將這箇身體還造化還他方。謂之不愧於天地。不愧於父母。若一有不盡滅絕其真性。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便是把他身體都毀傷了。何以復命於天地。父母哉。曾子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只是爲這一箇念頭。臨死方纔了當。不是但爲手足之無傷而言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放手。放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然。口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

論語表序

九

手足無所指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之理了然矣。故放手放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恒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筆曾子聞學之蚤。合下知本。故合下便以修身爲本。戰兢臨履。日省此身。毫髮無有缺漏。故到終來。浩然有以自慊。泰然得以全歸。其平生功夫。密緻蓋不待言。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觀之。則真亦不易到此境界也。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般。氣象古云。生死岸頭。不是臨時處。置彼臨死而安排者。烏能及此乎。論語大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或問曾子之言。其爲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謂君子於是持養既久而熟。晬面盎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邊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朱子語類下同

論語表序

九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不然。則身且不能治。雖庸心於器數之末。亦何益。○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

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其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爲主。曰涵養

論語義府卷之八

十一

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正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動正出之間卽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卽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卽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動容貌何爲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爲便能使人信。出辭氣何爲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正顏色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於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是心有慈有愛有

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有博厚有神聖有文武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人心皆有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唯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爲則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而無隱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論語義府卷之八

十一

知其道者衆也。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卽道。徃徃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旣明知此矣。何不明明告人曰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徃徃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純實之士與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徑告。彼亦徑領不復疑貳。故孟子憫思秘之未剖。一舉而告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

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復有疑者往往而是也

謝語

問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何如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君子之道只在修身修身之事最要緊切不可放些空罅也問語○正顏色獨曰近信者人之真情每於色見之然而人之正其顏色亦多以色為之如曰色喜曰有吝色曰有難色曰色不平曰色有冤曰色不在曰色欲得之皆真情之形也正顏色如所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然而不由中出則是

論語義疏卷之八

十三

色莊而已細聞編下同○正容以示之使人之意也消正

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蓋君子所存者正所履者正而其見於顏色者自無往而不正也○曰近信○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所謂哀與不可犯之實必有所在非徒曰有是色而已也此近信之說也○遵豆本文分明說事則非君子所貴之道可知矣道雖無所不在及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等句皆非本文之意

以能問於不能章

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既能且

多有無論則有也以虛實論則實也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己而不自滿一直說下或以有無貼能不能以虛實貼多寡以下二句為推原上二句緣故非是○唐太宗嘗問此章之說於給事中孔穎達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亾之道也致堂胡氏曰穎達所對亦足以箴太宗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

論語義疏卷之八

十三

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以能問於不能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已私而後有此已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眾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略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米炭矣孔子温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

謂豪者之容謂○修行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
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
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須要重
添決烈。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
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却矜勝之心。心同太虛。則
無我也。無我則與道相應矣。王接雲語錄○不能有無
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
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
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
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殆庶也。明儒經翼○薛子緒言云

論語義府卷之八

十四

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
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
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乘○此犯字下得極妙。十
分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
是已。亦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
無間。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
無有校之者矣。○從事於斯。是着力否。若是着力。却
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
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着力。却
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餘。何嘗

以已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簡
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贊歎其所爲如此。
非謂其着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
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朱子全集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
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
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不足
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
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

論語義府卷之八

十五

矣。苟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
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爲之
本。論語指南○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爾。夫託孤寄命。
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
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
輔幼君。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
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文集○無可
無不可者。聖人也有。可有不可者。君子也。一於可一

於不可者曲士也。今也六尺之孤則可以託百里之命則可以寄。而至於臨大節則不可奪。是有可者以堪大任。而又有不可者以成大節。此其所以為君子乘筆。○三句一直說下。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平時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為難。此非才節所能辦也。惟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全不重才節上。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此心無限量。無始終。只為有我便短小。了凡民擾擾皆為我役也。謂之曰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

論語義府

十六

心胸堅忍志操些小能解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閣了。依舊與凡民一般。如何謂之士。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蓋士是聖賢路上人。不是農工商賈路上人。若弘毅則便是擔了擔子上。聖賢路去。做得聖賢不然則反不如農工商賈之各執一業而猶有所事。事也可不猛省。○曾子傳聖人之道。實以弘毅故能卓然有立。主張得聖道住。而此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者。為其擔子重。而其道路遠也。下因開說所謂重且遠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任仁只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

論語義府

十七

身體而力行之。譬如負箇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擔子。元未會上肩。只是嘗試兩頭。尚未曾攤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辦得遠程。仁以為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身體而力行之。只是克去己私。皆歸於禮。無一毫私欲。全是天理之流行。方得仁者人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為人在肩上。此豈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者所能辦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歇脚法。直到死方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此身在一日。則此擔子無舍置別頓放處。故曰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一息尚存。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也。便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已高。到臨了一簣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為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聖人

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毅
兵法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私欲便是敵人有無限好
事被私欲來便二三了須殺得他纔是果致得果纔
是毅紹開編○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
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弘
毅○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
減輕既不可以任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
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
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
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

論語義序

卷之十

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
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
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
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
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
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
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
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
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文選○道遠是足任重之意
死而後已是足仁以爲已任之意曰註云非弘不能

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何如曰如此則破碎破碎
則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弘而不毅可以任
重乎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蓋曰士必弘毅乃
可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開辯○如
何叫做弘如何叫做毅弘毅兩字在已身上因何事
得名在學問上向何處安著明得則弘毅兩字就爲
我有不明得則弘毅兩字畢竟是曾子獨有孔門雖
以求仁爲宗每每只是懸空說箇仁不知仁在天地
間向何處安立在我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
有分識不得則仁以爲已任畢竟只是曾子有分且

論語義序

卷之十

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
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
仁闔域尚未逾如何叫做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
得遠而後能致遠不然還托空言須讓曾子獨步論語
意大
興於詩章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
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
乃與教者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
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瓊篪樂之一物以

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缺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論語義疏卷之八
○興於詩。須見有着力處。禮記○汲古問子曰。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禮記○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爲學者治身之序。又以爲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正心之所發。正心卽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善心興。起

由此心而行。自有倫理。卽禮。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有所據。依而立。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於全成。則和樂融暢。何思何爲。夫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成於樂之旨。於是益明。謂樂爲道也。禮記○感發興起處。是詩。執守處。是禮。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樂。只是一統事。陽明○古人之樂。其聲則采於詩。其節則比於禮。後世鐘律廢。而樂失其傳。於是禮素而詩虛。○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仲尼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立而已。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禮記○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

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偕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度數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卽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為吾心耶。故卽經而心是已。荆川○古人一入小學。便教以禮樂。教以絃誦詩禮樂三者一時俱習。非是興於詩後方去學禮。立於禮後方去學樂也。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造。故自其始之興。則於詩焉得之。其中之立。則於禮焉得之。其終之成。則於樂焉得之也。原○元晦以鄭衛等為淫詩。遂謂詩有邪。而詩固無邪也。詩有味此而意在彼者。有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二十三

所陳小而所指大者。其喜之若慰。其怨之若慕。謂其言微婉而難明。則可。今謂其言易知。非也。惟其意不盡於言。故學詩者常超然感發其志。意於語言文字之外。如大寐之忽醒。如仆者之忽起。夫是之謂興於詩。若好善惡惡。乃春秋勸懲之旨。非詩教也。正

民可使由之章

民但可使由之爾。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晦菴文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視人由己。豈不欲人人知之。只是使不得。要從默識中天聰明開發。這是功夫到這裏。方有此應。自己固着不得力。師友如何使之知。唐虞之治。洙泗之教。皆如此。○聖人以道治天下。無不欲人人入於善。但條章約束。則能使民由。至於知此道。則良知各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無下手處。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此是勉人自力。初○民決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具足聖人法。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二十三

經 161-568

凡夫不知，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道凡夫不知與聖人不會，是同耶？是別耶？更爲分說。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是不會的，碧梧棲老鳳凰枝，紅稻啄殘鸚鵡粒，是不會的。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是不不會的。於此具眼，不妨揀辨得出。

好勇疾貧章

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

論語義府卷之八

二十四

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所而不爲患也。○好勇疾貧而爲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爾。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奸，遇惡之爲，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能爲己甚。論語○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亂何自而致乎？饒邵伯溫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察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旣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

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古聖人言才藝者，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緒，餘爾使驕且吝，則不虛不靈。既喪周公之大，僅存周公之餘，又何足觀。○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晦菴文○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

論語義府卷之八

二十五

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歛，未必驕。今既驕且吝，舉二者之弊而盡蹈之，觀其內，有損於己，觀其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一物，故用且字。枝葉本根之論，非也。刪

三年學章

古人之學，三年視離經辨志，謂之小成。故曰三年學，夫學以致道，非爲祿也。而世之人，固有爲干祿而學者矣。夫惟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則是謀道不謀食，憂

道不憂貧非君子不能故曰不易得也○至字不改亦可君子為學義是學境利非學境其界限最易訛亂學本可以得祿此心稍末忘則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默潛滋即儼然規矩之中而忽已奔入利祿之境或心下見得不真即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全在利鄉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心到其鄉或念頭默默打此經過亦是至也疏○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慶源輔氏

篤信好學章

此章夫子言士當如是也人第一要信道篤聖門如

宰我冉求皆尚未能也如宰我問井有人焉其從之也集註謂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及觀其晝寢而夫子責以何誅問短喪而夫子謂其不仁則其不篤信而不能好學亦可見矣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說者謂使求悅夫子之道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以是而觀冉求之不信不好亦可見矣人貴篤信而篤信者又不可以不好學如子夏素名篤信聖人者然觀其所成就終不離文學言語之間而晚年以哭子喪明見責於曾子而自諉於離羣索居之久有過而不

論語義疏卷之八

二十七

自知則其好學進道之實何如哉又如子路最勇其信得到處生死不移真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缺晚而死於孔悝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好學工夫其可少哉看來好學最難聖人只以許顏子然顏子氣象深純去聖人只隔一間篤信守死俱何足以言顏子唯是曾子最剛大弘毅直是守得定直是義理見得透許大學力纔能擔荷得聖人之道起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臨終放手足一簣之不安而必易之可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近於聖人之事而守不足以言之然即曾子平生學力實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標準也集註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必如許行陳相然後為非其正如子路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之為非義亦是所信或非其正也須兼看纔備亦有一般人平日信道到臨利害禍福死生之際都變了平日守得到這裏守不住便是不曾篤信須是守死不易纔能不失其所信所學之正而可以善其道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辦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

事朱子謂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其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由朱子此言觀之。東漢人雖未知其所信之道。果聖人之道。所好之學。果聖人之學。而自其所守之堅言之。則真可謂有得於聖人之所謂守死者矣。以此等人得聖人爲之依歸。以其篤信守死之力量而加之。以好顏曾之學。豈不善道哉。亦可惜也。聖人之言

論語義府卷之六

二十八

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爲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爲用處。少一件不得。然非聖人思量了後如此說。只是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朱子謂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紹開編。○善道道字。從篤信來。卽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爲虛生在死之人矣。○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

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卽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危邦不入。觀一入字。則知是未仕而在外者。若仕者。則君子見危授命。豈有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爾。危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度其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若不見幾早去。則亂必危。亾不可去矣。遜之初六。遜尾厲。遜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死而不足以善道。亦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爲哉。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處常處變。無乎不可守。常固必能行其道。遇變則守。吾欲善之道。死生以之。而所信所學。今皆有所着落矣。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見以身言。然身出則道行。身藏則道歛。其實合箇道字在內。出處盡道。這等人煞是難。須天民以上纔足以

論語義府卷之八

二十九

經 161-571

語此夫子稱君子哉。蘧伯玉，伯玉似未是天民，然其出處一節亦合於聖人矣。○夫所信所好而學之，專守之力者，煞有事在。乃吾人日用事物當然之實理，而千古聖賢所謂不可不聞之道也。道苟在我，則可行能行，當守能守，有可行之道而邦有道，必富且貴焉。以行之也，有能守之節而邦無道，寧貧且賤焉。以守之也，若邦有道而貧賤，則是無可行之道；邦無道而富貴，則是無能守之節。如此則碌碌庸人，爾惡足以爲士哉，豈非可耻之甚也。此兩句是因上文天下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蓋天下有

論語義府卷之八

三十

道當見而乃貧賤，是必德卑材薄而無可見。天下無道當隱而乃富貴，是必貪位慕祿而不能隱。上耻是耻，其無可見下耻是耻，其不能隱。○有道之朝，必用有道之士而乃貧賤，則其無可行之道可知。故可耻不然，則武王之伯夷、光武之子陵，邦有道而高尚不仕，其貧且賤焉，乃所以爲賢。而又何耻哉。○邦無道穀之可耻，原憲知之。邦有道穀之可耻，原憲未必知也。故夫子告之，欲使充其狷介而進於有爲也。邦無道富貴之可耻，夫人知之。邦有道貧賤之可耻，夫人或安之而不察。故夫子並舉而言之，欲人知道得於

身之爲貴，務篤信好學以求之也。○不入不居，則隱則見，是無死地矣。何以曰守死善道者能之。蓋亦謂有此等人，便能辦此等事也。若不是守死善道的人，貧賤便能移，富貴便能淫，何以能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哉。蔡氏却說得支離。○世治而貧賤，非耻無可行之道也。耻有道而不能行也。世亂而富貴，非耻無能守之節也。耻不能以身殉道也。皆爲道耻也。疏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爾范氏爲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

論語義府卷之八

三十一

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又當如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或問○君行臣職，則凌下侵上，權則僭，豈直爲謀之不善，不可以爲訓矣。

師摯之始章

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嘗語魯大師樂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擘如也。以成，大師必摯也。摯能從夫子之教，故作樂之美如此。未幾而摯適齊，此章云師摯之始，蓋夫子於其適齊之後而追歎之之語也。論語言魯樂者四章，此章其最後與。經問○魯

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
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
朝夕。執事有恪。常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
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
章亂節。故謂之亂。按照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
既成。撮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
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那詩之終。蓋
變章亂節之亂也。然則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
窕淑女鍾鼓樂之者。卽關雎之亂非耶。通○或云三
百篇皆有卒章。卒章皆謂之亂。其曰關雎舉首章以
論詩。禮記卷之八

例其餘也

狂而不直章

古之狂也直。非直者必狂。狂自無不直也。故狂者吾
知其直也。而又有不直者。吾不知之矣。侗與恠。恠亦
然。○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
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
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恠恠者。無
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

也都曾用許多詭詐。有是病而無是德。真棄才矣。雖
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
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潛室本○世道日下。則民僞
日滋。民僞日滋。則本真日喪。孔子曾有言曰。古者民
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也。狂而不直。云云。是亦有感
於此。大率狂而直。侗而恠。恠恠而信者。氣質之常。末
季之世。則皆不復然矣。與後章狂而蕩。矜而忿。戾。愚
而詐。皆所謂與常質相反也。只實在則雖疾可醫。標
本相乖。表裏殊證。總之。只是一箇僞而已矣。雖欲救
之。其將能乎。此孔子之所以嘆也。論語大意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
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
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
奈得他何。只快時起來。行得三两步。懶時又坐恁地。
如何做得事。朱子○爲學之道。常如湯之檢身。若
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言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
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
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
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

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新安陳氏○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巍巍乎章

以一匹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履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路史○此不言堯而言舜禹。以皆起自匹夫天下。

論語義府卷之八

三十四

非素所有。而一旦被之身。不與焉。為尤難也。妙在不與二字。見其巍巍處在此。說者以訛傳訛。極形容二聖憂勤不暇。安得以為樂。聖人憂勤時自有。然非所以頌巍巍也。必若此。孔子當云。兢兢乎舜禹之有天也。而不樂焉。是意也。王摩詰詩。乃能言之。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意。如此乃可言不與。乃見巍巍矣。嗚呼。曾謂讀朱註。不如誦唐詩乎。王季常集○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

論語義府卷之八

三五

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惘然。此心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象山語錄○生斯世也。則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遭。值人人有之。不但眾人。雖聖人亦未。有能超然處於世界乾坤之外者也。不能處於世界乾坤之外。則不能免於榮枯利鈍升沉夷險之遭。值聖人與途之人一而已矣。而聖人履此以成其聖。眾人同此以成其愚。此無他。則與不與之所由分矣。舜禹亦何巍巍。同此七尺之軀。爾特其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也。若固有之。勤於邦。儉於家。地平天成。而不有其功。胼手胝足。而不知其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猶然一耕稼陶魚之心。思日孜孜之心也。且二君者。並皆起於羈旅之中。舉而加諸上位。超然諸累。不以屑心。此其所以能巍巍也。大率貧富貴賤有二界。而所以處之者無兩心。墮穢於貧賤者。必充詘於富貴。然則二君者。豈必有天下而後見其巍巍。蓋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不足。以累其心。久矣。自古聖人多矣。洙泗以來。舉撮者必歸舜。蓋惟舜

所履為最衛生世中榮枯利鈍夷險升沈之遭值者也。噫。後之欲觀舜禹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論語大意

大哉堯之為君章

問大哉堯之為君章曰。魏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盛也。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成功者。煥乎。其有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贊之辭。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曰。朱子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爾。尹氏云。所可名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何如。曰。安

論語義疏

卷之六

得如此說。帝典曰。放勳。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功業若此。其盛也。何以曰所可見者。此爾。巍然煥然而已乎。譬之天然。其德不可名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功也。可亦曰所可見者。此爾。行焉。生焉而已乎。曰。堯之德何如。曰。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其德也。曰。若是則何謂無能名。曰。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凡此者。皆禹皋陶之言也。曰。民無能名者。謂凡民爾。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問辨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

每句形容其大。曰。則天。魏巍。曰。蕩蕩。無能名。曰。巍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何其大也。本不容分斷。亦無二義。

朱子深視無名一句。而淺視成功文章。遂分二段。若以上二義贊堯之大。而下二句又為別出。故其註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爾。夫曰。蕩蕩。曰。不可名。非言其隱也。言其廣運。而不可以一德名爾。必欲相蒙。須改語云。淵淵乎。民無得而見焉。則可用此註爾。自有此註。出題者遂分割而出。而俗子為講章時制者。益加抑揚之辭。若以成功文章為不足道者。不思帝堯之成功文章。是何等大。而可以已意軒輊耶。則

論語義疏

卷之七

註為之作備也。王奉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爾。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爾。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為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海菴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惟大為難許。人夫子平生惟以大名已之學。稱巍巍乎。惟天為大。而獨許堯

則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如何叫做大。若說法象之大。則大者信惟天矣。堯何人。斯耿焉。七尺由天觀之。何異馬體毫末。則堯之大者。決不以其形。以是而知天之大者。亦不以其象。學又如何能大。先儒以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有大小之分。此決不然。聖人決不以國之所以名學者。名其書。後有駁之者。以農圃醫卜謂之小學。士子師儒之學謂之大學。其言稍異。其舛亦同。蓋聖人之學。直以天爲法。故其名學之旨。直以天爲宗。惟天爲大。惟學爲大。惟堯爲大。惟孔爲大。天者學之體。學者天之用。堯與孔子其體天

論語義疏卷之八

三十九

而盡學者乎。故愚以謂古今有四大。而孔居其一焉。後之欲明學者。必學孔。欲知孔者。必明大。大不可名。請觀於天。知天則知孔。知孔則知學。知學則天與堯孔一以貫之矣。嗟乎。誰能識大。成功文章。世以仰堯矣。然則孔何功乎。刪述六經。世以頌孔矣。然則堯何述乎。然則堯孔之所以爲大者。豈獨不以其形。卽文章功業之有無多少。亦非所以論於此矣。大哉大哉。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孔子之學。論語大意

舜有臣五人章

舜有臣五人。非獨舜之臣也。唐虞交會。一代同美。乃

共有此五人爲盛爾。亂臣十人。非真有十人之全也。尚有文母其實乃九人爾。正所以見才之難也。語通古來得人之盛。唐虞尚矣。成周次之。蓋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然不過五臣十亂之數。而十亂之中。又有不全。此孔子所以歎才之難也。其欲在上位者。愛惜而培養之。隱然在於言外。而三分一節。則又不過因十亂之取殷。而及文王之事殷。祗無他意。或謂總是表周之盛。有何意味。且與歎才難

論語義疏卷之八

三十九

之旨。蓋矣。斯此也。指今時而言。謂唐虞交會之際。止得五人。而周有十人。是於周爲盛矣。然十人之中。止得九人。信乎才之難也。說者皆謂人才不論多寡。故謂舜之五人。盛於周之十人。然本文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分明論多寡矣。其謬顯然。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何以見其爲至德。曰。太王實始剪商。肇基王跡。於是乎傳位季歷。以及文王。人心繫屬已久。天下卽可取矣。乃不取。文王爲西伯。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天下之人歸心焉。天下益可取矣。乃猶不取。非惟不取也。而固以

服事殷止於敬者自如也。非至德而能如是乎。曰孟子云取之而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何如曰人心歸向如此。豈謂取之而不悅。乃文王只是自守臣節。不論事勢何如。畢竟只是不取。此所以爲至德也。文爲至德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曰孟子何爲如此。言曰孟子爲伐燕之事。乃設論若此。蓋借言也。若明說取之悅而文王不取。則燕不必伐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解云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文王爲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爲征伐之。是爲率

論語義府卷之八

四十一

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爾。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尚爲天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上宇。版車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入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且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爲十州也。又何如分乎。儒家拘泥強說乃如此。孔子稱泰伯文王爲至德所以教萬世之爲臣也。又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所以教

萬世之爲君也

禹吾無間然章

當禹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正當可議之際。而夫子以爲無間然。乃其心相孚契處。中間三句。不是說豐儉得宜。要模寫禹一點克艱之心。若說儉而得宜。飲食不豐足矣。而今必欲非。衣服不華足矣。而今必欲惡。宮室不崇足矣。而今必欲卑。分明過自貶損。非儉而得中之謂。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內極其情。外備其物也。力溝洫而曰盡者。無所不竭也。委其身爲天地神人之役。而有不敢一毫自愛者。

論語義府卷之八

四十一

此其心事。豈易識哉。豈曰豐之得宜而已哉。以享祀豐潔爲致孝鬼神。甚不得致字之意。○豐儉適宜。豈足以言無間之妙。其無間者。乃非處致孝處。惡處致美處。卑處盡力處。血脉耳斯須。不仁不孝。便是漏逗矣。○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官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知其爲薄者。正是視人之溺由已。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至於溝洫所以爲民。黻冕所以臨民。鬼神所以福民者。則竭心力而從事焉。此其人欲淨盡天理周流。可以想見。又何間然之

有○禹盡力乎溝洫澹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由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佐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困學紀聞

論語義府卷之九

子罕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天雄馬維藩校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爾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爾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朱子語類○夫子之常教人者義也而利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人事也而天之命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仁之方也而仁之體則罕言焉蓋知喻義則利在其中知盡人事則天命在其中知求仁之方則仁之體在其中近語○爲學上說利便有正助之病事功上說利禍不可勝言矣故罕言恐起人計功謀利之心聖門大戒也○世之學者卑之言利欲高之談性命聖人並罕言之窮深極玄而忽畧於庸言庸行其病不淺

於利欲之人，然後知聖人爲慮之遠也。罕言仁者，聖人未嘗直指仁體，但各因問與言爲仁之方，使其實體而自得之爾。論語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人言佛老極談性命，然柱下纔開口，只道得箇道可道，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道也。伽文自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中間，未嘗說一字，是伽文竟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第二門頭說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記，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最親者，則莫若子欲無言一語，學者試

觀此語，果言仁乎，言命乎。海鏡編

達巷黨人章

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執以成名，則吾將執御矣。朱子語類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

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南軒 ○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似知孔子以博學爲大哉，却不知大哉無所成名，彷彿民無能名氣象，又有類於大哉，有似知孔子者，故孔子雖有笑其不相知，而亦詫其畧相似，當之不可，斥之非是，因而謾應之。戲答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然則黨人之在當世，雖智未足以知聖人，比於東家之丘武叔之輩，其識見亦稍高矣。大意 ○達巷黨人知慕孔子之大，而惜其無所成名，不知不成乎名者，乃孔子之所以爲大也。孔子執御云云，亦聊以解嘲之意，其實以一善成名

者等之乎射御之事，致遠恐泥，君子不爲，所以教門弟子而悟黨人者，婉且切矣。論語

麻冕禮也章

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紹聞 ○好禮者往往過於執，從衆者往往過於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聖人則都無一從一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卽天道，其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慈湖 ○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

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此所以違衆而拜下也。義

子絕四章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母意。曰。事之生。未有不本於意者也。意必生於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違則有惡。人之常情也。喜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奚自至。或曰。母意於惡。既聞矣。敢聞聖人亦母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以理應之耳。或曰。母固母。必何謂也。曰。聖人出處語默。惟

論語義府 卷之九

四

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母。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當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溫公。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母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母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

論語義府 卷之九

五

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或以母意為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母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母意為母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善可為。是謂義襲。非慊於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以母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龍溪。○吾輩依倣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爾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佳。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海蘊。○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絕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意即智矣。以智而為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

爾筆

子畏於匡章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蘊。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而無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法。亦詠歎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矣。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遠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爾。志於道者。各孔顏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乘○

論語義疏卷之九

六

匡人之難。夫子不曰道在茲。而曰文在茲。正與述而不作。意同。蓋夫子不任斯道而任斯文。不比作者而比述者。為下不倍之義也。元晦氏之訓曰。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道而曰文。謙詞也。其訓述作章。亦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意以凡稱聖者必能作。凡能作者必與於道統。而夫子僅以述文自任。為謙謙之詞爾。愚以為道非居下位者之所敢任。文非不任道者之所敢作也。蓋作君作師。道乃統焉。是以謂之命世。凡議禮制度考文。皆任道者之事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寧敢自有其道。聖人在下位而任作

者之道。不為倍君乎。夫子不敢以臣倍君。則亦胡敢以師自命。何者。上古君師道合。天子為天下君。即為天下師。若創起一宗。而不本於尊王之道。是以師匹君。而嫌於行考文之事。其流將以師道蔽君道。亦聖人之所不處也。然則何以有春秋之作。曰春秋因魯史之文。而削其妨於大義者。亦述而不作也。言作孟史之權辭也。史不闕文。夫子傷之。若易史中一字。亦嫌於侵史官之職矣。侵史即謂侵君。何以訓後。曰若是則夫子之於斯文。曾一史官之不若。何以言與於文王之文也。曰斯文之明晦。實關世道之治隆。王者

論語義疏卷之九

七

之迹熄。而詩亡。文且漸湮矣。夫子得其要而存之。刪詩書。定禮樂。以扶王教之衰。其事亦非細也。然而夷考其文。莫重於贊周易。修春秋二事。而贊易為尤重。蓋春秋魯史之文。而周易文王之文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正指贊周易一事。也。易始於羲皇之作八卦。為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演之。而為辭。夫子翼之。而為傳。易道乃大明於天下。幾皇作而不述者也。文王述而兼作者也。夫子述而不作者也。夫子不贊羲易。亦不贊連山歸藏之易。而贊周易。所謂憲章文武也。韋編三絕。文王之文在茲矣。尚未筆之於書。而有

待於歸魯之日。則匡難如何可死。故知天之未喪斯文。而後死者之得與也。曰自古未有匹夫述聖王之文者。而自夫子始。然則亦疑於作矣。曰述亦非始於夫子也。有先得其同然者。老彭是已。故夫子竊比焉。且述者。臣道也。非師道也。卽以述而造端。亦臣子之所安也。曰杏壇講道。此又何所述歟。曰亦述也。周禮天官九兩中。有師儒得民之條。使民得相師相友。以成其德。夫子儒而師者也。德盛而民宗之。是以有講習之地。爾非倍於周制也。曰既德盛而民宗。則師道立矣。何以不謂匹君曰。師道有分。有合。天子爲天下

師。師道之合也。師儒爲一鄉一邑之師。師道之分也。夫子亦分師之道者爾。其事則臣子之事。而其德則君師之德也。禮有先聖先師之祭。孔子足以當之。是故後王念其功在斯文。而尊爲帝王師。則可儒者以此張皇師道。而抗之帝王之上。則不可。自生民未有。與萬世爲土之說出。而近世論學之士。乃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仲尼也。堯舜之事業。卑卑爾。吾欲志仲尼之志。學仲尼之學。不階一命。而明明德於天下。是儼然以天下萬世之師道自任。而卑帝王爲不足法矣。卑帝王卽卑時王也。而可乎。然終不

敢外於從周之教。則陽爲尊君而隱然有超世立極之心。揆以春秋誅意之法。此皆無王之端。不可長也。管子語門○後死對既沒而言。謂文王既沒。我今日亦後文王而沒也。依註言。必不使我得與此文。是言後生非後死矣。大意言文王既沒而文在茲矣。天若將喪斯文。則我必當死。是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非匡人能害我也。倘天未喪斯文。則必不死。匡人雖欲害我。亦無奈我何矣。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所動心焉。此事天立命之學也。非於天以爲重也。剛正

論語義府卷之七
太宰問於子貢章

君子於天下。多能固亦是件事。但這裏當不得一箇才。聖賢之才。其根本只在德上。故發出來便能瀰漫充塞於天地間。若夫多能。只是箇才中的流派。夫子在當時。才全德備。無人窺矚得他。只見其於禮樂射御釣弋獵狝之事。便謂聖在此處。故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蓋卽一隙之光。而謂睹日月之全。卽一物之微。而謂識化工之大。不知多能者固聖中之一事。而其所以聖者不在是也。故子貢曰。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明道者

務多。知道者葉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為礙也。然此非太宰所知也。彼以夫子多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群。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

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乘○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即不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為聖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知我乎。言太宰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或以為知我。或以為不知我。皆非語意。正以不試證少賤。以藝證鄙事。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鄙夫之問。有何深遠。其答之宜易易矣。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不過叩其兩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胸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門弟子不解。謂夫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輕示。故疑其有隱。夫子所以曉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一

問於我。常情以為甚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扣之以一二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尚無以為答。群弟子之問。蓋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爾。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為有知。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之知。實無知也。如以為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爾。不過事物爾。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

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卽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不能自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卽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三

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慈湖訓○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以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知卽知。○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夫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

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明○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非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其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三

不足以辨味。而先漓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淆以宮羽。其不至於喪失而眩瞶者幾希矣。龍溪會○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於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於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恒其其

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為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端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為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脉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爾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叩小應大叩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子喞不斷鐘不自鳴故隨叩而清韻常生聖人若有知其能叩兩端而竭耶海蘇編

鳳鳥不至章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四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五

得生其時相與都兪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吾已矣夫之謂何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則吾亦已而已矣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是否曰此又泥於鳳圖之說故以文章言然而非也孔子意不在鳳圖也謂不能行道也問辨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歎吾已矣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論語○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路

子見齊衰者章

遇可哀而哀遇當敬而敬遇可矜而矜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論語○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與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

理為正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問辨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談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嘆章

顏子當下以本體為工夫故於所求者看得見已得敬撮得着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及得夫子之教綿綿密密一念萬年固無絲毫間斷亦不起精進之心故曰欲罷不能尋思路絕名

論語義序卷之九

十七

言道斷故曰既竭吾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則所見益親切矣然猶是兩箇在未能與之為一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未達一間也○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幾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非有非無卓然如立於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

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亾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龍顏子初然仰鑽瞻忽是欲頓超徑悟夫子教他從時時處處實事上磨勘出本心來便有實地可居顏子遂知無可罷處竭其精神心思以從事所以本心呈露觀體自見如有所立卓爾者不復高

堅恍惚矣雖欲從之無所由以置力亦不事瞻仰與鑽矣深造自得如此學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

論語義序卷之九

十七

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

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別○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八

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存箇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傳習錄○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功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龍溪○觸體裏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人七顛八倒，至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漸消煞他才力，果然苦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鍼劄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

論語義府卷之九

十九

經 161-587

地壁立萬仞的。警爾現前，乃通身汗下。曰：將謂別有元來如是。遂休去歇去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証人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空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鷲地盡絕矣。今時學人有文滅質，博溺心，措措然用力不休者，豈非錯認黃葉者乎。問顏子沒而聖學亾，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

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傳○顏子沒而聖學亾，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

猶有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子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亾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龍溪○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亾，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敬之肩，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勝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一

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之見，豈不是真，比於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於卓爾從之，末由見而未嘗見也。

子疾病章

古者孝子不治喪，大夫委家臣，士委親友，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故使門人爲臣，本爲尊聖人，而不知無臣而爲有臣之涉於欺也。又不知死於二三子之手

之爲安妥也。且縱不得家臣治喪以行大葬之禮，便至死於道路而不葬乎？深言不必如此。

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爾。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南○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食者三日。義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五十一

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於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於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爾。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收，行歟，命也。道之將廢歟。

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臨川集

子欲居九夷章

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礙了中國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九夷之陋於君子何與焉？故曰何陋之有？薛敬軒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五十二

吾自衛反魯章

季札觀樂，以小雅爲周衰，以大雅爲文王。蓋以正變爲小大也。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洪氏○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爾故正樂只言雅頌。陳氏○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則風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夫子不必一一論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古詩本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存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人謂孔子

刪詩其實宋管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者正之而已。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陳戒。或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天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王順渠謂夫子論治則放鄭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言樂爲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是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四

詩聲自是聲。今詩傳而聲不傳矣。孔子曰。鄭聲淫。謂其聲淫爾。非謂其詩皆淫奔之辭也。周子通書中論樂三章最盡。其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凡今之曲調未有不然者也。蓋鄭聲徧天下矣。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聲者。亦不專行於其地。當時諸國皆有鄭聲。但是其音調而不必是其辭。則皆其聲也。天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入心。壞風教。莫甚於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聲者。夫子之本志。歸魯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爲之。非爾。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先王所謂立樂之方也。

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區別而得其所矣。觀雅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有其義。而無其辭。至孔子序之。於六月則列而次之。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者。一二篇。至孔子列於周魯。之後者六篇。豈非樂正而雅頌始各得其所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矣。而已。亦可謂有志於學孔子矣。季札觀樂於周。幽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幽。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此特以雅頌爲言。蓋樂之正者。本雅頌之音而已。傳不云乎。雅頌之音理而民正。樂○孔子所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固以補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五

其殘缺。正其失次。而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如三家以雍徹之。非有所忌而不敢肆。乃所以爲正樂之功也。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文公與之宴。爲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貶戾。又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白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誦。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由是觀之。詩樂之儻久矣。聖人歸魯而正樂。豈得已耶。論語○白衛反魯。何以樂正也。正其聲音之缺繆也。八音歌舞節奏。唱和之序也。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則學於

論語雅三頌。詩之篇章也。舉雅頌。則國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章也。或作之朝廷焉。或作之宗廟焉。或作之闈門焉。或作之間巷焉。是其所也。論語

出則事公卿章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論語○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氏

○按出則事公卿。以春秋列國言之。公則其君也。卿則其執政之大夫也。有事之道。出則公卿。入則父兄。所事必思盡其道。聖人猶以自款也。人當何如哉。紹聞編○觀衛武公。猶以飲酒有過。而作戒。孟子以下同。造死為大事。曾子以慎終為難。則不為酒困。豈可忽。而喪事之勉。又豈可易視之哉。○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曾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臆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嗚呼。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荊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湖○問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云。事愈卑。而意愈切。蓋謙已誨人之意也。然否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密。稍有過則處便覺得。覺得便言。乃心口自相為語。人不得而知也。曰。豈以聖人亦為酒困乎。曰。他

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酣頓頓然後爲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故曰。心口自相爲語。人不得而知也。若以聖人故爲此言。以誨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問辨錄 ○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似乎人人皆可爲。何故聖人有不能求之。不得其說。則曰聖人謙已。誨人聖人固是謙。恐亦有精義。孟子說徐行後長。豈人之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衆人亦未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九

嘗箇箇傲慢也。有徐行後長的。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衆人却不爲。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天子事父兄公卿。決不至失禮。惟是當下一念至誠爲難。如允恭克讓。安安。根於欽明文思。中來溫恭。根於文明。中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經德只爲干祿。言信只爲正行。這機心包藏在。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見精微。

子在川上章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着物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問辨錄 ○問逝者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明陽 ○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卽此便是真種子。便是川流之意。知新錄 ○川逝乎。道

論語義府卷之九

二十九

逝乎。川與道俱乎。川逝道乎。道逝川乎。其遞相爲逝而莫知其主乎。逝者如斯夫。見川乎。抑見道乎。其見川卽見道乎。所指爲逝者。指川乎。抑指道乎。其指川以興道乎。抑見者在川而所指者乃專在於道乎。夫子他日常有言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率道理皆是眼前錯過。而世之學者務欲於僻地搜尋。故孔子之所嘆者。雖在於川。而所感者不在於川也。所感者雖若在於道。而所以感者又不專在道也。蓋感人之見川不見道也。孰爲川。川其逝之最著者也。身一川也。目之

視耳之聽。心之思。舍晝夜乎。有停機乎。不寧維是爪
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脈之握。舍晝夜乎。有停機乎。蓋
與川俱逝。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然則逝
者。獨川乎。必見川乃見逝乎。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
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其言最可味。與孔意有相發者。又曰。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則其理益精。其詞益巧。其機
括益大。洩露矣。知雲之不能爲雨也。雨之不能爲雲
也。則所謂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
不得而與也。知爲雲者。卽爲雨者。爲雨者。卽爲雲者。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

則所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也。
知隆施主張雲與雨俱不得而與。則下之不能爲目
也。目之不能爲心也。尤窳百骸之不能徧相爲隆施
主張也。均也。如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者。雲與雨
俱也。則爲耳者之卽所以爲目也。爲目者之卽所以
爲心也。爲耳目心知者之卽所以爲九窳百骸也。其
同一隆施。同一主張。同一居無事而爲其所推行者。
亦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於穆者不已。故時行物生。如是其逝而不舍。晝夜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物之

並育也。道之並行也。如是其不害不悖。逝而不舍。晝
夜也。然則吾人之所體認。其將何從。吾人之所歸宿。
其將何據。有所以爲天者。亦有所以爲人者。有天地
之所以爲大者。亦有人之所以爲大者。知時行物生
之非所以爲天。則知心知耳目九窳百骸之非所以
爲人。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非天地之所以爲大。則
知知覺運動變化云爲之並行並用不害不悖者。之
非人之所以爲大也。知人之有所以爲人者。而其故
可求。知人之有所以爲大者。而其端可識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一

聖人因有感而歎好德之不如好色。然好色動於血
氣。好德出於秉彝。好色足以傷生而敗德。好德可以
修身而立命。安危禍福之辨。蓋亦存乎其人焉。
○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
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
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
之。不使稂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
之表矣。
義

譬如爲山章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所謂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此夫子之新意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故君子貴自強不息。始而自強不息。則方覆一簣。孰能禦其進。終而自強不息。則未成一簣。尤易為力。孰能使之止哉。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懈。心生。即天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語錄 ○吾止吾往。不是說止之由我。人莫我

尼進之由我。人莫我助。正是激發人心。見一簣而止。這便是自家因循怠惰。縱有前功也。其休棄了。人不能強之。而使我進。一簣而進。便是自家勇往直前。縱功未多也。直要做到盡處。人亦不能挽之。而使我退。如此方為機由自決。欲人自定其志意。若說人莫我尼。人莫我助。似無甚味。此合下四章。俱是望人進而莫止之意。語之而不惰章

心解力行。人謂重在力行上。不知心解正。是箇機關。撥動處。惟其心解。所以力行也。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紹開編 ○有力行而未心解者矣。心解而力行。則行之沛然。何有於惰。○此欲罷不能。既竭吾材時也。○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惰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口 ○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只就心裏說。力行即在心解中。不可說在事上。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迅。意氣殷勤。如苗本具生息之機。時雨一施。沾着便發。暢茂條達。自有不容已者。今人看不惰。通作平日力行工夫。全不像語之口氣。意

子謂顏淵章

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爾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論語通釋 ○御史大夫李肅敏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曰。惜他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以止字為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

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同。路即非家。家即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迷即是路。悟即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岸而後為到岸。即中流是到岸也。會麼。

苗而不秀章

苗而秀秀而實。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學之不至於成。誰之咎哉。編○學者只是於理義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橫渠

後生可畏章

論語義府卷之九
有至於四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軒南
○憲問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皆以有聞於人。少正卯以偽為魯之聞人。亦何畏以君子言之。待其有聞於人。而為可畏。則凡隱德。緇養之士。皆不足畏可也。某之意。謂其自有所聞。爾朝聞道夕死可矣。以聞道可貴如此。苟四五十而已。無所聞。則其學問可知。故言其不足畏。不知此說如何。答曰。此理頗長。當作聞道之聞。無垢

法語之言章

師友規勸。只有法語與巽言兩端。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無法可施。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嘗觀世之君子。傲然自聖。欲規勸而無從。其與之言。而能改。能繹者。求什一於千百。而不可得焉。然後知古之聖賢。聞過而喜。聞善則拜。真超於尋常萬萬也。論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五

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朱○說不繹。從不改。何以謂末如之何也。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也。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也。何以甚也。不說不從。猶可望也。說不繹。從不改。不可望也。不說不從。不知者也。猶之過也。說不繹。從不改。知而不為者也。猶之故也。聖人之刑政也。刑故而有過。論語

三軍可奪帥章

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紹聞編○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

意謂不知德義則是失其所主。志不可奪之謂哉。
○其妻一婦人爾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知此況以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李密云。勇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豈可奪乎。○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奔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奪其軍之類。

衣敝緼袍章

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一

乏者得我而爲之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詭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至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論語集注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據承。何用不滅之語。而友之。○人之所以不能進道。只爲嗜欲深。而天機淺。子路不伎不求。此進道之基。故曰何用不滅。然猶未至於忘。謂之知道則未也。故曰何足以滅。欲其務學以進。

於忘也。與告子貢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意同。○誦之。誦是詩也。知其意味之無窮。而恒誦不輟也。非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也。但心有所着。則好境皆成。魔境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遣斥之。如方行而奪其杖。使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爾。論語集注○小人之在治世。或被化而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一

強於爲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爲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論語集注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強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胡氏○松栢至春

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栢之操然後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朱子謂謝氏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揮此章之意

知者不惑章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右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八

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明道

○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胡氏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珠○知者不惑凡有惑便是知不足也仁者不憂凡有憂便是仁不足也勇者不懼凡有懼便是勇不足也於此三者密自省驗深加涵養以求至於不惑不憂不懼之地而後可焉論語

可與共學章

夫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為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總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為富却亦為貴也總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動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為聖人之志所以為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

論語義府卷之九

三十九

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為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踣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

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不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問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於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卽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問。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

論語義府卷之九

四十六

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必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於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躡。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於終。而後有權。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於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能溪與林益軒○學所以謀道。可共學而未可適道。則所學者爲何事。耶。蓋道者率性之謂。纔着安排。便非性

體。故學雖向道而趨。終是有作有爲之方。非究竟達天之路。卽極力修持。只可謂之用功。不可謂之率性。既能適道。天真易合。保任尤難。一毫有間全體皆非。故未可立。能立則時時處處無非道矣。然統同之性。易達而差別之智難明。周流六虛。隨方合節。權豈易能。抑頭○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之義。謂何曰。難言也。夫權稱錘也。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稱錘之所以爲用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卽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人。卽

論語義府卷之九

四十七

宋人亦未識得。蓋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爲言。且開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權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常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綱大法。正當的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

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為專立其大，孰為獨盡其細，孰為之闕，孰為之補。若曰：經可日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錘濟之也。而可乎？又云：能權乃知道。然乎曰：倒言矣。得道之深，乃能權也。又能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然乎曰：權者，聖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為害誠？且正是如何？權是如何？人臣而不知權，則何以酌緩急？稱

論語義府卷之九

四十一

輕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押闔者流，不可謂權也。曰：考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曰：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

所謂權爾。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無衡之錘，無所取中。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向流於變詐為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權二字，非惟原無分曉，縱使其不流於變詐，亦自不是權也。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問辨錄

論語義府卷之九

四十二

唐棣之華章

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節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象也○唐棣，今白核也。其華先反而後合，故云偏其反。而秦晨風山有苞棣，取其後合也。兄弟之情，常始合而終離。今欲其後合，故取唐棣為興。疏○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睿者靈明之透露也。思則一點靈明自透露出來，雖千萬里之外，一注想即到。千百世之上下，一念及即徹。初無障隔壅蔽。故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二句。只反詩辭而一點醒焉。

論語義府卷之九

四四

論語義府九卷終

論語義府卷之十

鄉黨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金谿黃朝選校

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觀其變色。屏氣勃如。矍如。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湖慈○論語一書。多出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像。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溪龍○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則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由志學而進於立。進於不惑。進於知命。耳順從心。則聖

論語義府卷之十

乙

人之所能自知者也。時而恂恂。時而便便。時而闇闇。時而侃侃。時而色勃。時而足躩。時而蹢躅。時而愉愉。則聖人之不能自知者也。三千七十。雖日遊於聖人之門。其能知聖人之深者。顏曾而外。不多有矣。觀夫子既沒之後。有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則其見蓋可知矣。然則所謂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者。則門人之所不能名聖人者也。然其尊信聖人之意也。則甚深矣。體察聖人之言動也。其事亦殊悉矣。故鄉黨一篇。大率事使之交承。服食起居之節度。或質。或文。或多。或寡。隨時處中。在聖人身上。固有可據之迹。隨事

觀法在學者分上亦謂有可考之端則門人之所能名聖人者也。故謂鄉黨一篇為不足以知聖人固不可謂鄉黨一篇足以盡知聖人亦未可謂孔子之聖不在於動容辭氣之間固不可謂動容辭氣之間即足以盡孔子亦未可三千三百何以稱優優則道之貫乎經曲不為虛器盛德之至何以稱其動容周旋中禮則聲律身度任天之便從所欲而不踰愚故曰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故敢僭為鄉黨一篇自門人知之則可孔子知之則不可自門人名之則可孔子自

論語義府卷之十

二

名之則不可。知孔子之到此不容於自知而本可識知門人之記此亦彷彿乎聖人氣象言之似而願學者當知所從事矣。論語大意○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踏如也至私覲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絝緞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論語大意

孔子於鄉黨章

恂恂如也二句總狀其容貌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

內見之惟謹於便便內見之○宗廟朝廷言最難於便便而言之便便者又易失之於不謹便便而謹所以為聖人

朝與下大夫言章

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二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下是五大夫也○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

論語義府卷之十

三

義亦如此。朱子語類下同○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又曰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閭閻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閭閻是和悅而諍此意思甚好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按閭閻所以異於侃侃者在和悅二字而未嘗不諍則與剛直之意亦同但帶和悅來便覺差婉爾故曰聽其言也

厲君子之常也。○註疏。孔曰。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正義曰。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家語子貢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漢紀。萬石君童僕侃侃如也。漢書作訢訢。虞翻上孫權書曰。仰觀巍巍衆民之誼。俯聽鐘鼓侃然之樂。按此則侃侃爲和樂。孔註甚明。但說文侃剛直也。後漢書亦云侃然正色。闇闇是和悅而諍。故朱註從之余。觀後章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想當時諸賢氣

象閔子似爲中正。而求賜似近和樂。則從註疏之解爲長。姑存之以俟。論語語

君在闕踏如也。與與如也。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論語○踧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禮記○踧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君召使擯章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

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朱子語類○蔡氏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大○夫子時爲次擯。故所與立者。末擯在其左上。擯在其右。揖左人。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使之以次傳於賓。而不敢內背君也。揖右人。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使之傳於主。而不敢外背賓也。舊說傳命而出。傳命而入。出入字不必用。蓋此特賓主同在門外立。傳命者不可謂之出入。○手有左右。則手爲之動。而衣前後易以不齊。夫子手動而身不動。故衣自襜整。○趨進。主延賓而入。從其後而趨入。以有

事也。凡人疾趨則手容不能恭。故以翼如爲難。張是臂不貼身而開張如翼。拱是手不向下而高拱如翼。○色勃足躓。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論語通釋

入公門章
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通○諸侯有三門。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之處。蓋應門也。曲禮云。龜筮几杖席

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畫方衰凶器不入公門。蓋公門尊嚴不輕入也。又考工記云：應門二徹參箇。註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徹，轍也。二徹之內八尺參箇，三丈四尺也。此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禮則有降殺其門，或狹於此。然聘禮乃侯國之禮，而疏引二徹三箇為證，豈門制或有同歟？高大如此，而如不容敬之至也。○爾雅云：棖謂之棖，註云：門兩旁木。蓋門有二扉，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棖，門之中有一短木，謂之闕，又名樞。左右扉各有中，左扉之中在闕東，棖西；右扉之中在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六

闕西，棖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出入。故玉藻云：闕門，左扉立於其中，謂右扉之中也。又云：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闕與闕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又燕禮與大射禮俱云：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

論語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闕東，況敢中門而立乎？○爾雅云：棖，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為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棖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南軒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爾。○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玄註云：依如今綈素屏風，斧謂之繡是也。依一作宸，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宸，門屏之間，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公西赤東帶立於朝，史記謂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是也。孔子過君之虛位者，蓋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屏之間，而卿大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七

論語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闕東，況敢中門而立乎？○爾雅云：棖，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為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棖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南軒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爾。○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玄註云：依如今綈素屏風，斧謂之繡是也。依一作宸，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宸，門屏之間，謂之宁。即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公西赤東帶立於朝，史記謂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是也。孔子過君之虛位者，蓋國有朝會，則君立於門屏之間，而卿大

夫士之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西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也○問攝齊升堂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贊而已笏則指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或曰攝齊重凡升堂必攝齊齊衣下縫也縫平聲謂裳下緝也○自下升高鼻息出入之氣易麤而喘今屏氣一似不息其恭而安可見矣○出降一等階之級也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故升堂

論語義府卷之十

攝齊必使去地尺出降一等初下堂時也沒階下盡階也復其位廷中之位也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翼如是形容之敬蹶踏是立容之敬○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蹶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胡氏

執圭章

此章言出使者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如此○執圭節是

在所往聘之國而將見其君時如此○周禮太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又天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又考工記註云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瑗寸半一云圭博三寸

論語義府卷之十

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蓋璧內有孔孔外爲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禮記云諸侯以圭爲瑞朱子所謂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授之以圭爲瑞節者也聘禮云使者載檀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啟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

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爲使。或爲上介。不可知已。晁以道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然鄉黨一篇皆弟子隨所見而記之。豈可據魯史之闕文而謂孔子無執圭聘問之事哉。○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朱子語類下同○上

論語義府卷之十

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言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卽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按古人之揖。雖與今人之揖不同。亦必稍俯其手。今乃云上如揖。則反高其手矣。似不若舊註爲長。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朱子語類○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擯。但言色勃。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足蹠蹠如有循。謂行步促狹。而足不甚舉。如緣物然。欲離地而不可得也。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

防顛什。○大凡重不能勝。則其身必屈曲。與人揖讓。則其手必微高。以物授人。則其手必微卑。戰陣之際。則其色必勃然而變。循物而行。則其足必蹠蹠然。不敢放步。此一段通是假借形容說。乃執圭而行之敬也。補○按聘禮云。賓謁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又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

論語義府卷之十

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註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若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上公用璧。琮。而子男則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使卿大夫。頻聘之享禮亦如之。夫魯本

侯爵。而孔子爲使以聘鄰國。其享禮當束帛而加以六寸之璧爾。○聘與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意。比聘時稍淡洽。故其容漸紆。朱子語類○按聘禮云。擯者出。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公事畢而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蓋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爲君聘則不執羔。故哀公八年。公會晉侯於瓦。左傳云。范獻子執羔。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十一

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是從君以覲。○國君之禮也。若因聘而覲。則惟束錦而已。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註云。外交。謂私覲也。蓋爲君之介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爲聘則得私覲。非外交矣。○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

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說也。禮記○方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非敬則無以謹聘問之禮。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非和則無以通聘問之情。享禮則獻君之圭璧幣帛於鄰國之君也。私覲則以己之私禮而獻於鄰國之君也。私覲亦及其卿大夫。不言者。君爲重也。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則無之。但以其土之所宜家之所有爲贄也。原

君子不以緝緌飾章

緝齊服。緌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南軒○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以爲正服。可知。陳用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十一

○邢昺氏曰。緝。玄色。緌。淺絳色。孔氏註。一入曰緌。按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緌。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緌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緌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緌。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緌緌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緌。未知何據。又云。緌者。三年練服。則似讀緌爲緌。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練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練

爲飾喪服也。又云：紕爲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紕，帛深青，揚赤色，是紕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領袖緣飾。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縹，再入曰現，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緋，六入曰玄，玄卽紕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紕縹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紕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縹矣。○今按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紕之文，鄭註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紕，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

論語義府卷之十

十四

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紕矣。若更以此紕入黑汁，則爲紕，所謂五入爲緋是也。紕，縹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緋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紕蓋四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卽紕似謬。○齊夢龍云：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昉於隋帝巡遊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

謂紕青拖紫，則漢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革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美也。夫謂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當時褻服或有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張子語錄云：褻服近身衣，以紅紫爲之，不宜非以間色賤之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爲之者。朱註褻服私居之服，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余觀褻服解近身衣者爲長，若私居服用紅紫，自無此理，恐不獨聖人爲然也。○按鄒風君子偕

論語義府卷之十

十五

老章，瑤兮瑤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繼袞也。註云：蒙，覆也。縹，緇之縹，緇，緇之緇，感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蒙緇，而爲之繼袞，所以自歛飾也。夫展衣者，禮衣也。禮衣蒙於緇衣之上，則緇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緇衣也。緇乃麤葛，而縹緇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緇，緇緇在外也。詩蒙縹緇，縹緇在內也。說文云：衿，玄服也。若以緇緇染爲玄服，卽當爲表，不宜別有禮衣以蒙之矣。○朱子謂衣以褻，褻欲其相稱，以單衣加褻上，而見其美，曰褻以全衣蒙之曰襲。古者衣褻不欲其文之著，故褻以單衣，故曰襲之褻也。見美服之

襲也充美。不文飾不禘是也。舊註以羔裘爲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遺。注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祛。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禘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

論語義府 卷之十

十六

又爲祭服矣。○素衣麤裘。邢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服麤裘。但君之麤裘以麤爲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豸裘。其禘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禘。若聘禮。君臣同用麤裘。但主君用素衣爲禘。使臣則用絃。爲禘。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禘。而行聘獨不可以同禘乎。玉藻註云。絃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麤色矣。孔子素衣麤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麤作麤。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麤裘。按韻書麤與麤俱訓

鹿子。豈義固可相通歟。○黃衣狐裘。邢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論語義府 卷之十

十七

農以休息之事。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禘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爲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祀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蜡以息老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卽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是臘

與蜡同月也。然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玄註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註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自秦以建丑之月爲臘而後世因之遂謂衰曰臘昧先王息民之禮矣。○著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於裘上以覆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覆之以緇衣麀裘色白覆之以素衣狐裘色黃覆之以黃衣。○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視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以見精白承休之意。大蜡息民尚

論語義府卷之十

十八

土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禮曰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裘裘邢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也。按許慎說文入聲系部有結字註引論語云結衣長短右袂又五音篇海結與襲義不同結堅結也襲私服也然結襲同音皆思列切豈慎爲音同而誤書耶。夫慎在東漢與馬融鄭玄輩不啻相先後而融玄註論語皆作襲裘不知慎何以獨作結衣也。○曰襲裘便無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爲者故可長則長不取其侈取其溫也可短則短不惟稱惟其便也。○狐貉之厚以居邢氏曰此在家接賓客之裘也按

幽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毛萇傳引狐貉之厚以居爲證鄭玄註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幽人取狐狸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說文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後大死則首丘。裘長袂短長短之間有權存焉出以輕裘爲便故厚者以居輕重之間有制存焉。○許氏云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瑀瑀珩璜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論語義府卷之十

十九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玕而緇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遣大觶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觶解小結大觶解大結狀如錐銳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彊遣刀鞞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鹽鐵論云子思銀佩今按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而

爵禫去喪則無所不佩詩云雜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瑇瑁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蠟蛛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然古制佩綬長短無所考見漢制貴者綬長三尺二寸卑者綬長三尺佩之綬曰綬所以貫玉也蓋與紳相比矣豈古制亦若此歟○非帷裳必殺之王肅云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

論語義府

卷之十

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濶猶今之褻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以人身之腰爲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篇語齊倍要用玉藻篇語二句互相足謂要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

三分之三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之心非爲省費而已○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按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釋者皆以吉爲朔也孔安國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吉月者謂月之朔日也吉月必朝則孔子雖致仕一年有十二朝也或以吉月爲正月則一年一朝無乃太簡乎○孔氏以朝服爲皮弁服者士冠禮云

論語義府

卷之十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鄭註云此臣與君視朔之服也故孔氏以皮弁爲吉月之朝服然鄭註又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素衣麕裘爲視朔之服是冠與衣之色俱白矣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註云皮弁之衣用緇布而裳則積素以象皮弁耳此又與素衣麕裘裳不合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象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常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云常弁皮弁侯伯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皆三采孤璆飾四二命之卿璆飾三再命之大夫璆飾二玉

皆一采。此皮弁之制也。記云：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朔視朝。朝服以日視朝。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祭儀云：君皮弁素積以巡牲。又云：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又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然則皮弁之服。豈但施於視朔而已哉。蓋皮弁乃天子至士通用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周禮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常弁。但不如皮弁之用為多也。孔子於吉月必朝服而朝者。蓋致仕不忘其君。而孔邢俱以朝服為皮弁服。其或以魯君不視朔乃服視

論語義府卷之十

王

朔之服以存禮也乎。若夫因君視疾加朝服。拖紳者。乃玄端常朝之服。因鄉人儺而朝服立。阼階者。乃祭服爾。蓋大夫祭以朝服冠。以皮弁服祭服以存室神也。○古人衣服不苟。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古矣。通釋

齊必有明衣章

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齊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不飲酒茹葷。潔其氣以潔其心。

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身心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論語○齊必沐浴取其潔也。若仍服褻服。則不潔矣。故浴竟必著明衣。以布為之。從約也。○齊寢不以衾。致嚴也。謂之寢衣。其制當與衣相類。但長半以覆足。可寢而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大抵如今之禪衣類也。孔融以為今之被。非是。○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不飲酒。不茹葷。則又恐精神昏散而戒之。亦變食之一節爾。○或曰：齊必有明衣布。

論語義府卷之十

王

井所脫寢衣一節。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從之。通釋

食不厭精章

食雖不求其精。而精則不厭。為其能養人也。膾雖不求其細。而細則不厭。為其不能害人也。○春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烝飯可食。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闕津九章云：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糜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風土記云：精折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為麩。麩

與槩同。說文云：糲米一斛春九斗為槩。釋名云：糲一斛春八斗精米也。則精槩異矣。○集註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此出少儀鄭玄註云：聶之為言腓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先腓而大齧切之。然後報切之。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橫切也。詩云：包鱣膾鯉。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肺有肺。無膾言不得兼用也。○饑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爾雅魚謂之餲。肉謂之敗。郭璞云：餲內爛也。敗臭壞也。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亾公羊傳云：梁亾魚爛而亾也。何休云：梁

論語義府卷之十

二五

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云：敗毀也。集韻云：敗破也。故兵陣外破者曰敗。肉謂之壞者。腐自外入也。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特餲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失饪雖以生熟言。要亦生而不熟。爾果殺未成熟。則氣未足而性不純。故能傷人。○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之所深嗜。而特不厭之。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餲。饑渴者之所不擇。而必不食之。無口腹之害也。○割不正不食。林氏以為割乃宰割之割。如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以

禮者歟亦通。○說文醬醢也。內則濡雞醢醬。實藜藿魚卵醬。實藜。濡醢醢醬。實藜。魚膾芥醬。麩腥醢醬。濡

為膾宜也。實藜者宜藜。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蓋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其宜。慮有傷人。非惡其不備也。○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惟字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矣。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量。以盡賓主之情。但不及亂耳。聖人嘗言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亦止曰不及亂

論語義府卷之十

二五

而已。嗚呼。人可以為易而忽之哉。○無量不及亂。所以為難。若有量不亂。何難之有。○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醱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酒經云：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饒。甜醪。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沽酒。集註以沽為買。然鄭玄註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謂善惡。是酒之善者。

為功惡者為沽也。或曰：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禮記云：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鄭玄註云：脯，析乾肉也。東方朔云：乾肉為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脯腊之事，註云：薄折曰脯。夫脯為薄折之乾肉，則朱子釋東修以為脯者非也。○內則云：櫝，棗薑桂。又云：屑，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惟薑不徹，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矣。東坡外集曰：王介甫多思而喜擊，時出一

論語義府

卷之十

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惟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朱子誦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沽

酒市脯不食，衛生之嚴也。不徹薑食，養生之周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祭肉謂之胾。左傳云：宰孔賜齊侯胾。史記云：天子賜楚成王胾，是也。胾亦謂之福。說文云：胾，祭福肉也。穀梁云：胾，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進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胾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胾也。祭於公，君廟之胾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胾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胾可知。胾，肉生曰胾，熟曰臠。孟子曰：膾炙不至，謂熟胾也。○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二十七

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食，謂正合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語由人先發，言由己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此皆聖心之純一而不他而養生亦在其中矣。○集韻云：疏，麤也。故朱子以疏食為麤飯。韓子云：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晏子春秋云：晏子相齊，食脫粟飯。是也。又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疏古字通用。何孟春云：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不但無肉爾。東觀漢記

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蓋如此。爾雅云。肉謂之羹。郭璞云。肉臠也。邢昺云。肉臠者。儀禮所謂臠臠臠是也。廣雅云。羹謂之滄。詩云。毛包載羹。左傳云。穎谷封人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戰國策云。羊羔不備。是古人以肉為羹也。羹食自諸侯至庶人無等。今云菜羹者。以菜為羹。如內則所謂芼羹。晉史所謂尊羹也。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藜藿不糝。蓋藜羹以水汁糝之。不糝者。未成羹也。史記云。堯有天下。案糲

論語義府卷十

二十八

之食。藜藿之羹是也。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燧。用師祭禱。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庖。先釐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耆。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食之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滑醯若餽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古人每

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三餘。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是其證也。餘冬。夫子於食之。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撤。而其有害於生者。則不食其所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不亂不多。是皆得飲食之正。莫非養身也。則亦莫非養德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子知味矣。知味則道在矣。至於祭肉。不出三日。見重神惠之意。寢食不語。見慎言語之意。蔬食菜羹祭必齊。如見敬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道之所在矣。近

論語義府卷之

二十九

席不正不坐。聖人心安於正。席不正。則心不安。故雖小不處。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也。席不正而坐。便是苟且。便是不敬。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書純。西夾南嚮。敷重節席。玄紛。純說文云。筵。竹席也。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玉府云。掌王之衽席。又司几筵。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玄註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孔穎達疏云席無異物爲記但織之者自有首尾可爲記識爾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羣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坐不中席又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三十一

常禮則天子席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庶子曰席也

鄉人飲酒章

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至處其他常事固所不書也篇首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此亦居鄉之事也紹開
○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

十杖於朝曲禮云必賜几杖周禮云共其杖函是也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爲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矣○讎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月令云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難天子諸侯得爲之月令又云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註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畢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三十一

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也此難惟天子得爲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難勿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謂之大難者下及民庶皆得難也所謂鄉人讎者蓋在此月爾○鄉人非士大夫也讎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孔子以爲鄉人爲我讎我主人也可不敬乎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按讎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故聖人不廢既不廢則不可不盡其誠敬矣

故朝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主道也。使神依已意亦輕。

問人於他邦章

夫子因通問他邦友人而遣使。使者行則從其後。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雖睽隔如覲面。馬聖心之誠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凡賜食必嘗以拜。故夫子拜而受之。而不嘗者。以康子所饋者藥也。藥不中病。則入口成鏃。錮可憐焉。不知而飲之。乎然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飲而不告。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三十一

則又涉於欺矣。故明告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蓋謹疾也。謹疾意不重。只是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以見與人交之誠意。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爾。傾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廐焚章

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早。三早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早有趣馬。繫有馭夫。廐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爲邦國之廐。良馬三閑。六百四十八馬。掌圉牧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

論語義府

卷之十

三十一

按家語雜記皆載此事。而家語乃云。國廐。故許氏據之以爲邦國之廐。夫既爲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邢氏以爲孔子家廐者。因其退朝而知之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爾。○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而不問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門人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章

君賜食一節。聖人承君之賜之禮也。君祭先飯。侍君之食之禮也。加朝服。拖紳。承君之顧之禮也。不俟駕而行。奉君之召之禮也。聖人真可謂事君盡禮矣。
○食熟物也。夫子以君所賜。必正席而先嘗之。如對君然。但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然夫子先嘗之於已。又頒之於人。而獨不以薦者。恐出之餒餘也。其有時而賜之。腥則非餒餘必矣。故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賜之生畜。則養之仁。君惠也。○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爲禮焉。敬之至也。先嘗之。是不

論語義疏卷之十

三十四

敢虛其賜。正席以嘗之。又是不敢慢其賜。不薦及頒賜俱輕。只重在如對君上。○於先嘗見逮下之仁。於薦之見奉先之孝。於畜之見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所賜雖殊。所處亦異。聖人之時中也。○侍食於君。君若只自祭。已便先飯。先飯者。一是以膳夫之職。自任若爲君嘗食。一是以臣子之禮。自處。不敢當客位。若君命之祭。則亦祭矣。
雖有盛饌。不得而先之者也。故侍食於君。君祭則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是猶不敢以黍稷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已先食。恐無此禮。
○疾君

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禮君子寢。垣東首。疾若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示敬也。拖引也。吐卧切。亦作拖。漢龔勝傳。加朝服。拖紳。又牽車。字作拖。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時。當然耶。
○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焉。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論語義疏卷之十

三十五

朋友死章

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當爲不可辭。義所當通。不必拜。
○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曰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君子不以存。亾二其心。故死無所歸。則殯。非不

得不殯也。不以貨財加於禮。故非祭肉不拜。非視他人之祖考同於已親也。正刪

寢不尸章

寢不尸一章。門人記之以為聖人容貌之變也。者只是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其常。不惟此心之本體少。泪而凡所處必至於失已。失人狎眾。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近寢而尸過於縱也。聖人未嘗縱何尸之有。居而容過於拘也。聖人未嘗拘何容之有。蓋聖人只是恭而安德。盛仁熟自不尸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紹開編下

論語義府卷之十

三十一

同。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而在私居燕閒之時。○周禮天官小宰云。聽閭里以版圖。註云。版戶籍圖。地圖也。又司會云。凡在書契版圖者。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云。版戶籍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也。又司書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疏云。版圖。即司會版圖也。又秋官司民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註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

版今戶籍也。夫圖與籍不同。朱子註論語從孔氏之說。以版為圖籍。然版可以言籍。而不可以兼圖也。類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有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隳。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供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徐幹中論○主敬客故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夷然當之。則比於慢矣。○尤西川曰。聖人之情。安於儉質。饌

論語義府卷之十

三十七

之。則比於慢矣。○尤西川曰。聖人之情。安於儉質。饌

威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示之不安也。以饜威為禮。禮果在物乎。經○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大○迅雷風烈。錯舉成文。猶言吉日兮辰良也。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

升車必正立章

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按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

論語義府卷之十

三十八

二云。取二綏者。二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為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註云。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又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此所謂綏。即孔子升車所執之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綏。謂大麾旌旗之屬。詩云。靡

履綏之箋云。綏。安也。所謂綏之。斯來。亦取安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出戰。交綏。註云。未致爭而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考○正立執綏。一

直說。重正立上。蓋人之升車也。孰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孰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之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爾。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曲

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衛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舊猶規也。謂輪轉之度。蓋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四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包邪謂前視不過衡軛。與曲禮異矣。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設居輪之中。輪有三十幅。周圍軛之外。裹以革。內置鐵轆。而軸橫其中。謂之轂。孔穎達云。轉頭不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是也不疾言。不親指者。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作車中內顧。○內顧疾言。親指。重在失容上。惑人意。稍輕。正立。是身容正

論語義府卷之十

三十九

也不內顧。是目容端也。不疾言。是口容靜也。不指。是手容恭也。噫。在車且如此。況在清廟明堂之中乎。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去之疾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子路因夫子之歎。起而拱立。原非有心。而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爲色舉翔集之證。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先進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餘姚孫世華校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當與公冶長諸章合看。可以見聖門諸子之造詣也。

先進於禮樂章

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

乙

按禮奢喪易。皆文之過而然也。文至此。乃文之敝。已不足爲文矣。釋○夫子之意。只說先進之於禮樂。文不勝質。有郊外野人的氣象。後進之於禮樂。文極華美。有賢士大夫的氣象。如用之。則寧爲野人。不爲君子。有多少意思。以上節爲時人之論。恐未必然。不但於本文無據。且意思淺了。正○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之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曰。孔子如何以先進爲野人。曰。聖人之言。虛靈洞達。意常在於言外。學者當求其意。

不可滯其辭也。然則何如？曰：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蓋曰：世之尚文久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視先進禮樂，朴而不文，殊覺粗拙，不其野乎？以視後進禮樂，文物煥然，殊覺都美，不亦君子乎？雖然，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寧野可也。卽此便是傷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渾涵活潑，令人躍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謂爲時人之言？曰：聖人詞有抑揚，而意常微婉。朱子於此宛轉不來，以爲聖人不宜如此言也。故直以爲時人之言，而孔子斷之爾。然不知時人都要那等，我却要這等，畢竟是朱文公氣象，非孔子氣象也。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曰：子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如何？今又從先進。伊川有云：救文之弊，則從先進。此不必從周之說。何如？曰：從先進卽是從周。夫周至孔子，七百有餘歲矣。文武成康，非先進乎？固不必前代夏殷，乃爲先進也。孔子之從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而其從先進者，是文武成康之先進，非夏殷之先進也。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夫非從先進而何？夫又非從周而何？問辨錄 ○先進禮樂，野人也。存之於野人也。禮樂失而有求野之思也。後進禮樂，君子也。壞之於君子也。禮樂失而有傷時之慨也。傷時之君子

壞之也。何謂時之君子也？時之士大夫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常彬彬矣。自國都而化之郊野，猶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禮樂壞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壞之，而野人質朴而未變，猶夫昔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猶幸其存之於野人也。論語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若用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絕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也。此之謂也。二程 ○周禮自是當時所用，但時俗從後進。夫子則從先進爾。如冠婚喪祭，今人但知從俗而無能以禮爲之折衷者，則又不止文勝之敝而已。問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舍夏商而從周，從周而從先進，孔子所以思文武之意深矣。其曰杞宋不足徵者，何哉？夏殷又先進也。知殷之質，則可以見周之文。曰：郁郁乎文哉，不可以復文矣。

從我於陳蔡章

吾夫子周流四方，晨夕相與周旋者，羣弟子也。當在陳蔡之間，有諸子相從而不離，義重聚樂，此其雖厄而不困者也。而其後皆不及門，聖人不能無感矣。四科品列，蓋記從行諸子，俱爲一時名彥。萃於聖門，德行如顏閔，二冉之徒尚矣。言語如子賜，政事如由求

文學如游夏皆有適用之才惜乎夫子不得邦家而諸子或終於潛隱或厄於下位可深慨也論語○家語孔子嘗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論語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是論情也聖人重道不重情門者受教之地當時與難諸賢成德達材儘有可傳道者而今皆不在門則裁成無地矣故夫子思之編論語者識得此意遂記十哲而并目其所長以見夫子追思之意可見編論語者之識見校註論語者不啻高數倍矣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四

正○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問○按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爾要者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是不以德行為本論語○蓋孔

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詩書曰道在是已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掘田以植苗稼黍稷皆遂其性也山堂○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註釋不明所以然解

回也非助我章

舊嘗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五

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朱子○愚按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通顏子於聖人所爭處只爭毫釐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相轉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紹興○聖人本意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所不說故為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曾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

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曾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也○非助是實話凡論道理有問難便發一番精神豈不是助顏子言無不悅便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沛然而已何處發夫子精神此悅即時習之悅夫子言之顏淵悅之而已○說者相悅以解無纖毫疑礙助者以意識相長也夫子原無憾辭重無所不三字語上亦悅語下亦悅正言亦悅反言亦悅譬猶時雨及物隨所沾潤靡不欣欣向榮此夫子所以深喜之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六

孝哉閔子騫章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按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之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無間言況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七

友不友非孝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孝哉閔子騫非夫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有是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句相應友字替故刪之○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故其孝為尤難夫子所以獨稱之也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怛母聞之何等感化昆弟聞之何等敬悅所以孝之由誠而形而人無間言也○閔子騫嘗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游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

南容三復白圭章

此當合公冶長章者三復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本文只

是謹言。范氏謂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此意於學者又有發。○公冶長篇夫子稱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集註謂以其謹於言行。即本之此章。至此章又引前篇之語以足其意。○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家語

顏路請子之車章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槨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槨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南軒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槨。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爾。朱子語錄下同
○脫駮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駮可脫時。又如何。○愚按。脫駮事不可信。聖人哀樂中節。

今日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駮。尤非聖人氣象。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此蘇氏說。范氏云。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長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予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昔日待伯魚如此。今日待顏淵亦如此。送死大事也。觀伯魚死有棺無槨。言不徒行以為之槨。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為槨。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強副其意為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紹聞編

天喪予章

顏子德行幾入聖域。而用行舍藏。與孔子同調。故進則將與興。唐虞三代之業。退則將與成。繼往開來之功。顏子死。則孔子孤。此所以有喪予之痛也。使顏子而壽。其所翊贊於聖道者。不知當如何景象。嗟夫。衰周氣運。固不及此。豈非天哉。論語
○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胡雲
○聖人以道為存亡。

道無傳即天喪子不可言若也正

子哭之慟章

宜慟而慟是哀之發而中節也然而不自知其慟則渾然未發之中也故曰毀不滅性

門人厚葬章

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南○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

論語表麻卷之十一

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通○此與請

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柳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止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氏○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引○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門人之厚葬曰豈惟止之哉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蓋傷之甚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

誰欺欺天乎曾子臨終舉扶而易簣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大聖大賢其處死生之際乃如此此問辨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名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名所不知者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

論語表麻卷之十一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

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知之矣呂○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游定夫曰能全其所以生乃能知生如此而生則如此而死故知生則知死若徒以氣之聚散為所以死生而所知在此則粗矣○汲古問夫子答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

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幾於釋氏輪迴之說。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強一。蓋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鬼。合而言之。一也。鬼氣輕清。其死也復於天。體鬼則降而復於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鬼氣歸於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鬼復於地而已。人心廣大虛明。變化萬狀。不出於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誣語於庸人之前。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鬼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鬼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

論語義疏卷之十二

十一

之精神終不泯滅。遂制爲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本心之孝。而又使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有燔燎膾蕭。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無加以鬱鬯。此以報鬼。鬼也。又教民相愛。以通祖考之鬼也。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生死無二。豈不甚明。人自以爲二爾。故曰反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聖言自信。毋以異說滋惑。汲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與天地鬼神之心。通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無少異。惟智者由之。則清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反。如釋氏自云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網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慈湖○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嘗何也。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爾。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以其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論語義疏卷之十二

十二

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煮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近下集○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卽今，今卽古，而萬世斯一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吾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先生曰：「原反處

論語義府卷十一

十四

是其說。語錄○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傳習錄○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

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卽是生死境上一得來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卽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焉却常有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龍溪○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脈路，若不從一

論語義府卷十一

十五

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資飾。雖然，勲業格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定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同

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難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鄭應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能聽能說。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砍。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讀中峰語錄。有曰。學者。未有不言爲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爲生死。倒是茫然。或者強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耶。其所知。寔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轉。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十六

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勝劣。要知妙喜所示。卽子路所疑。而中峰所明。實吾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海子疏○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書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朱○閔子侍側章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一

十七

閔子侍側章。閔子所謂和悅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朱子語錄○三子氣象。大同小異。大抵皆剛正人也。故朱子曰。在三子者。皆有懷必吐。有疑必問。無復遮護含藏之意。但閔子剛氣含蓄得密。求賜則稍露。由則全露爾。辨○閔閔侃侃。只消涵養。行行底太發露。收斂更難。故曰。不得其死。所以裁抑。

子路聖人亦只是論理如此不是先知口義○閭閻侃侃就是聖人亦只如此但聖人則時中不偏於一而觀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可見若行行則聖人無之然畢竟與柔暗者不同故聖人樂之而又裁抑之也○閭閻是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侃侃是和氣不足剛氣少露若行行則全是剛氣發露全無含蓄之意惟剛足以進道非柔懦謹愿者可比故夫子樂之下文然字亦妙說由也似有不得其死模樣正與氣象相應原○孔悝被劫于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八

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死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南軒○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新安陳氏

魯人爲長府章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南軒○改作勞民傷財古人所重況長府止爲藏貨財之所有舊貫尚可仍不害於藏則已矣何必改作哉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而發於閔子者氣象雍容且以其素無輕發而發之於理之所當也人自無不感動蓋凡有德之言類如此改作之事經傳不載必因閔子而止也夫子稱之門人記之其有謂歟紹開○論天下之事不貴於激切而貴於能感人激切者成名感人者成事閔子一言而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九

作長府之事不見於經傳未必非斯言力也○貨財出於民而藏於國魯自周公以來有舊章矣今改作之則不但廢先公藏財之法兼恐改先公取財之制所關甚大故閔子言之不徒以勞民傷財之故也正○貫作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之貫者亦好是串習之意詩射則貫兮亦是習意但要改讀作慣按貫說文錢貝也又以繆穿錢曰貫又條貫謂規繩也今以錢貝之規繩訓之甚妥非徒事焉已也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於長府故閔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禮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而發言必中之語。蓋亦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於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路

由之瑟章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游於聖人之門者。皆涵暢乎中和。變化乎情性。子路爲人。較是剛勇勝。而發於聲者。如其志。以此一事言之。則其不足於中和。誠非所宜有於夫子之門矣。以子路平日學問造詣之實而言。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十一

之則其所守之正大。所見之高明。實已登夫子之堂。而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所未至者。特精微之奧。有未窺爾。然則瑟之不和。特一事之失。未可遽忽之也。紹聞○由之瑟。不足於中和。其剛彊猛厲。由心生者。不能掩也。夫子病之。而曰奚爲於丘之門。所以傲由使進於中和也。傅稱子路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既入孔門。漸漬磨礪。化暴爲良。論語所載。剛明磊落氣象。百世之下。令人企慕而不可及。特其氣質之偏。消融未盡。不能造於精微純粹之域爾。夫子因門人之不敬于路。而釋之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抑揚之間。無非至教。微乎微乎。論語集注○門

人輩都氣輕。一聞夫子之言。便不敬于路。此雖信聖人之過。却在聞見上用功。故如此。堂是明顯處。室是深遠處。凡居處。上堂人多。入室有箇數。問○室與室。從丘之門。門字生來。○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于路。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子曰。由知改過矣。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十一

子貢問師與商章

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質之偏。而失其性情之正。紹聞○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非賢師於商也。子貢不達。故子曰。過猶不及。君子之道。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類。則過愈於不及。過而無害也。如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反傷惠。過死亦反傷勇。此則過猶不及。不可過也。夫性情之則。中焉止矣。過與不及。皆失其正。猶雨暘寒暑。以時則中。得中則和。何可過也。○集註謂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

荀難於何處見。子游嘗言吾友張也為難能也。此集註之所本也。荀難語出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苟難者不當於禮義而苟為人之所難。如申徒狄負石赴河之類。○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未見得孰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賢不賢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商。由商而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十三

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然。故難定其孰賢爾。○過只說過不必添中字。若說出中字。子貢便曉得了。○眾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為切。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情退縮而不及之。爾使子夏無畏情之心。則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張不於心外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慈湖訓詁

季氏富於周公章

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任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十三

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爾。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嘆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

向從其惡朱子語類○聚斂非如後世之頭會其斂只是田賦之事也按左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所謂富於周公者此其徵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問孔子之言

論語義府卷之七

十四

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歟論語○周公謂魯也本國之大夫而富過於開國之先君其僭上踰制罪不容誅矣不重攘君剝民其周公宜富之說亦非正論范氏謂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言最好蓋管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略施之曹操嚴元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朱子

柴也愚章

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

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爾輔氏○愚魯辟彥皆不免於性質之偏非藉學問之功無由開發琢磨以造道而成德曾子之魯鈍視顏子之明睿何啻千里而卒唯一貫之傳與顏子並稱於後世其所得於學者大矣論語○參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才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論語義府卷之七

二十五

朱子語類○曾子其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愚師辟並論亦何足諱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變其氣質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引○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處何以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紹開

回也其庶乎章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美質而

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語類○空為賸之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頗復爾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以下文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問○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受命問○子貢之高識苟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爾且貧富有命彼乃爾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上○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恠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校計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品則從此分矣引○按虛齋之言足以警世史記以子貢入貨殖傳此雖史遷之繆然亦可見財貨在君子為不必庸心矣紹開

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二十六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二十七

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爾龜山○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者道之體也愚魯辟彥皆滯於氣質故未能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渾化心中不留一物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違時也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屢空聖人則為全體之空仁之至也龍溪會○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開懷伎倆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為道日損若只在知識間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功。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下，試將念頭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六

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為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齊心坐忘，不為意見所牾，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

不能靜，以真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為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為異學，真所謂認賊為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曾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為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真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孔子空空，中無一物，即天載之空。顏子屢空，猶有空未盡處，使空得盡，即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九

孔子矣。故賢希聖，聖希天。後儒以顏子惟能安貧近道，失其旨矣。信此，則原憲亦甚安貧，何以為未聞道。此處先輩言之已詳矣。惟賜不受命一節，則未之及也。命，即於穆不已之命。貨殖喻言多聞多見，賜不默悟於穆之命，而專在多學而識，以億為中。猶商賈專廣殖，以應四方，正與顏子屢空之學相反。後儒謂子貢不安貧富之命，而真以殖貨為務，失其旨矣。○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為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

甲之存石存瓦是乎非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微其覆而親見其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石瓦玉。意見狹狹。皆爲妄想。筆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善人天資粹美不必循途守轍。而多膠合於道。然不能入於聖人之室。蓋入室良不易言。以子路之賢。陶鎔於聖門久矣。學已升堂而未入室。況徒負美質者乎。必有美質。又加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則美大聖神之域。可以馴致。是以君子學之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一

爲貴也。論語 ○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

迹。然亦未造闢與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爲得也。梁山語錄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室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歎惜之意。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噴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于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室。卽善人雖能不踐迹。而善人亦不入室也。今竊共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箇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則他又更何說哉。其每誦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盛。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後參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到。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再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來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卽爲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箇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卽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

關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而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坊云近溪

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與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解○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三三

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在前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也無善則無迹尚於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何迹也老聃非迹乎釋迦非迹乎然而老之與釋何迹也今之三教弟子皆踐彼迹者也可不謂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乎至善之初生來便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矣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甫

論篤是與章

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正○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語○君子色莊可混於言論之時而不能逃於行事之實取人者固所宜察自修者良不容偽也論語○人物志云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

子路問聞斯行之章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三三

見義不為無勇也故欲聞斯行之然可以告冉求而不可以告子路子路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父兄在至冉求以此問則正夫子之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曰聞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惟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然聖人造化諸弟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之光明由之翳在兼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之而二子之真心固無恙也是即所以與之光明也

子畏於匡章

季子然問仲由章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存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顏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讐而殺身。則亂民也。全一程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子在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將為一矣。氏○朋友同過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木鍾○回何敢死。敢字只是不敢之敢。南齊雲曰。將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可以證此引。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四

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真是。是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朱子語類○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爾。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南○康子但問可使從政。故夫子以三子之材答之。此問可謂大臣。故以二子未知大臣之道。抑之及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應機中窾。非聖人不能也。紹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遠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馮厚○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六

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
霍便散了。其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象山語錄○爲仕者必先由學。仕不由學。已是無本。何以
建功立業。漆雕開必欲信道方仕。已見大意矣。若遽
然治民事神。恐只在事迹上勞攘。不惟不能益己。且
以病民。故夫子惡子路之佞。初問○佞不是諂。佞是口
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
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
來答孔子。故惡其佞。朱子語類下同○子路非謂不學而可
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三七

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
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
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
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
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爾。故
夫子以爲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
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
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
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
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易妄作。而

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子羔學未充。而遽使
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
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有貴於
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
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
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
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此
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南軒○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
所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
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卽仕以爲學乎。輔氏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三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居則曰不吾知也。含有二意。意以莫吾知。故莫之用
也。亦以有所知。必有所用也。若說有可用之具。而無
知我之人。則是怨人之詞。而非自負之志。失夫子設
言之旨矣。原○夫子此時。道不行而歸魯。已無用世
之志。故曰毋吾以也。以用也。與下則何以哉。以字正
相應。若曰勿以吾長而難言。甚覺費力。以字中原無
難言之意。分明在本文外攙入。今亦不敢說定。姑闕
之。刪○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
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子路

所言皆所優為。然夫子謂其言不讓者。指其言非指其事也。子行三軍則誰與。此問亦有負初問編。○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魯衛。大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此者。以見其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寓軍令。蓋欲營伯業。恐鄰國知之。將害其事。太史公謂西伯陰行善。正此意也。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此伯者之事。孔門所以羞而不道也。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皆言其時勢之難為也。由也為之子路。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真能使民有勇且知方。人當思其作為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為強。以寡敵眾。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蓋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子左

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仲尼燕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閒居曰。愷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樂者。不過顏淵之問為邦。是為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也為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與書。○周禮天宗伯文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解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見之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不巡符。則六服盡朝。故曰殷。見通義。謂集註改殷為眾。避宋諱也。臨文不誦。固失之矣。且又改見為瀕。以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四十

孔有殷瀕之文耳。然周禮殷瀕曰視。非同也。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整齊端正。故謂之端。不必言玄也。正○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土人以為沂水三月水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公乎。沂爾。殊不知沂之說。本於韓李。蓋彼但以浴為裸浴。而不知為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川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皙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

乎。况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試古人之書也。義通○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特某因問吾於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問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象山語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爲之志。曾皙獨無。子路率爾而對。有華再承師問而對。及皙再承師問。方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皙於是。不容而已。乃徐而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適然。暫語。非中懷本說。悠然澹然。無所止倚。卽文王之不識。不知卽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慈湖○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沒要緊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四十一

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傳習錄○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於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於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主。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大小。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於有。見之大者。超於無。斯固點之所以爲狂。而異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於吮墨伸紙。而在於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有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四十二

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為神奇浴沂風詠為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為臭腐浴沂風詠為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備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為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為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龍溪

論諸義府卷之十一

四十五

哲則歎而與之是豈有遠於恒情也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托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堯舜之氣象大小則有間矣無用之用其用始神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然也○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會點却似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

子問他。却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歎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即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廣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為。尚未毅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為。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使夫子之歎。徒托諸空言。可慨也已。○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為。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何

論諸義府卷之十一

四十四

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何

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徃爾，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治者，率秦漢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筆○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開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白○爲國以禮只是一箇讓字。蓋天下國家之事，非強智勇力之所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四十五

能爲而冲然退然，若有所不爲者，乃所以爲天下也。讓則爲禮，而不讓則非禮。禮讓所以爲國，而不以禮讓非所以爲國。此所以哂由也。解醒○不讓便不能以禮爲國，縱有才能無所用矣。所謂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是也。下二節皆是夫子之言，以見求赤之能讓，蓋赤優於大而乃願爲之小，則其言之讓也可知矣。知赤之長於大而願於小者爲讓，則求之俟君子者同此讓也。知求赤之同於讓，則由之見哂非以不讓之故哉。不重在許其才，重在讓上，以此見聖人於及門諸賢，一切揚眉瞬目，出詞吐氣處，無非勘驗。

授記處亦無非調治成就處，不惟曾中所挾持願望而已。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四十六

之十一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餘姚孫 懋校

顏淵問仁章

亘古亘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來田地。強名為仁。本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間處伸問。好肉剝瘡。聖人向無答處顯答。虛空着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廉纖。況復佇思。崖州萬里矣。鄙人事非得已。權於第二義中。潑些惡水。明眼人見一任唾罵。此仁悟得不欠分毫。迷時亦不欠分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分。直指他曰。你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論語義府卷之十二

故夫子直以其所能克已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洪簡重。寬洪則能恕。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所能敬恕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人也。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所能認言指示之。曰此便是仁而已。所謂隨機應物。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也。海蘊編 ○克已之已。與為仁由已之已。同。即所謂我也。已者何。則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即是仁。仁即是禮。以其為天然之則。故曰禮已禮非一非二。迷之則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已如析金為瓶盤釵釧。

論語義府卷之十二

禮如鎔瓶盤釵釧為金。故釋冰即是水。不別求水。鎔瓶盤釵釧即是金。不別求金。克已即是禮。不別求禮。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已工夫。但拂非禮。豈絕視聽言動。可見已與禮非一非二也。○問已私難克。奈何。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人須有為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如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四肢。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的真已。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

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傳習錄 ○或問天理人欲，知之不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己知

論語義府卷之三

三

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己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又曰：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做方可。○或問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曰：聖賢只是爲己，重工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一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邦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己如

盜賊克者，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他不可窩藏他，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如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矣。○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爲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己作砮，即不能歸天下爲一己，今既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

論語義府卷之三

四

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海同編下 ○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爲仁由己乎？蓋儒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便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爲禮者而復之，是棄水覓水，舍瓶盤釵釧而覓金烏乎？可哉！故曰爲仁由己，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大哉克己復禮之訓，平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知其解者，大道在

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為證。是謂克為勝。而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顏子粹然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書所載。多以克為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為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義也。大哉。已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已。本無過。本與天地為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

論語集注

卷之五

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簡之道。曰。能克己復禮則為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復何所為。是已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有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口不過禮而已矣。無他事也。慈湖訓○孔子所與顏子終日之言。惜乎其不記。顏子聰睿。靜止。聞即領會。無疑可問。故如愚

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啟發之狀。與未與言之前不同。此顏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者道心之發。見於文為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為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己私。則為仁由己。又非己私。況已啟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蓋用非思。非為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顏子自知此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旨。即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己復禮之言為證。是謂克為勝。恐非孔子本旨。○仁者與物同體。孔子告顏子為仁之功。曰。克己復禮。克己而後能忘己。忘己則與物為體。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矣。非以效言也。克己者。修己也。視聽言動。已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之也。非禮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妄復則無妄。是之謂復禮。而仁在其中矣。其告仲弓為仁之功。曰。主敬行恕。出門使民。乃其感應之迹。恕所以行其敬也。反求諸己。在家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則不怨於家。在邦則不怨於邦。正己而不求於人也。若求於家無怨於我而以效言。則非孔門不怨不尤之學矣。龍溪下同○克己猶云修己。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己。傳以己為身之私。既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天下歸仁。是為仁之功。非以效言也。為仁由己。反己之學也。○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喪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己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己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不遽從何。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已字也。如何作得

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止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箇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也。恭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則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乎仁。而直指體仁學脈。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箇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眾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幸大家早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

無疆也已近○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
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
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
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
人正是躐等象山○視聽言動所謂已也非禮勿視
聽言動即是克已之功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指一
念妄動而言顏子視聽無非禮纔動即覺纔覺即化
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禮也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也四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領他正所謂只知貪程不覺錯路海委
仲弓問仁章
或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
效言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出門使民兩
句綴着已所不欲兩句已所不欲兩句又便綴着箇
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朱子○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中立曰對境
不動難晁氏○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已而不願此
其心豈窮索而獲哉若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
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
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
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
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
於惡而已忘情者情不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
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所自有也反
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
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弗應應斯怨怨
斯棄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
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理○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曰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

考也然否曰爲仁在己於人之怨與不怨無相干涉人情不一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怨如有怨者君子固自反矣反之而猶有怨焉則將何以爲功而使之無怨乎且心有所役憧憧於人己之間非所以爲仁也況鄉人皆好未可也不如善者好之皆惡未可也不如惡者惡之若惡者不惡焉得爲賢縱能使邦家無怨亦只鄉愿而已奚所取焉曰然則何如曰莫我知也不怨不尤此聖人爲己之實學也君子敬以持己則德立恕以待物則道弘德直道弘仁卽斯在是皆盡其在我者也至於人有不合則不必怨尤在邦亦無怨於邦之人在家亦無怨於家之人惟知自盡而已不可有爲人之心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也如此則志定而功純心安而理得纔是爲仁之道一牽於外便非仁矣以邦家無怨爲自考亦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意同皆非也辨○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惟知自反無怨於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於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能

司馬牛問仁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一

仁者其言也訥只一語便有下落蓋非仁者不能訥言則訥言之爲仁可知矣司馬牛不知而少之故又曉之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仁者之心時時在這裏看到自然易而知險簡而知阻初無形碍而舉之莫能勝不涉程途而行之莫能至真箇是爲之難雖欲輕易其言庸可得乎夫子雖爲司馬牛而發其實放言之易乃學者通病昔劉器之問學於司馬溫公溫公教以立誠自不妄語始初頗易之已察之則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非妄者乃信公言不我欺也禪家亦云三十年不開口說話佛也奈何不得若謂告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二

司馬牛者與顏冉異旨而小視之豈知言者哉○註言心常存故事不苟則存心二字至要緊的乃夫子一時遺落而須後人補出乃明恐無此理蓋爲卽是心裏經營爲難卽是心常慎重故爲之難者乃心不輕也非事不苟也若以事不苟訓爲之難何啻千里

司馬牛問君子章

君子不憂不懼蓋亦因司馬牛之病而藥之至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則君子之道信不出於此矣故他日又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不憂不懼司

馬牛將謂是愧然。頑然不必憂懼。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語類○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不在內省不疚之後。是君子所為無一有愧於心。自然如此。蓋內省不疚則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居常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近語

司馬牛憂章

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願子車亦與之同惡。

論語集注

十五

此牛所以憂也。或問○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語錄○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敬是持已。恭是接物。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程子○按死生有命二句。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死生不指桓魋。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敬而無失。以存心處事。言與人恭

論語集注

十四

而有禮以待人接物言。一事有不是當便是心不行。便是敬有間斷。程子說恭而有禮句。切中世俗之病人能受持此二語亦足以為修己之君子矣。豈亦子夏所聞於夫子乎。語類○安命而不修己亦何益。○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即立命格天之道也。○四海皆兄弟。不是教牛駘踈為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而為我之兄弟矣。況其親者乎。使駘而能遷善。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格天也。君子固無患乎無兄弟也。使其怙終不悛。則是吾立命有虧也。事天未至也。亦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為不得已之詞。亦非意圓語滯。讀者詳之。正○四海皆兄弟之言。子夏所以寬牛之憂者。似為失之於太廣。然意當時向魋欲害宋公作亂。其謀已成。無可挽回之術。只有避難而去。一着故稱四海皆兄弟以語之。敬而無失兩言。則所以為禔身與物自全之道也。其後向魋叛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衛奔齊。牛又攻其邑。而適吳。不說於吳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不往。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然則牛於師友之訓。庶幾其能奉以周旋者矣。論語

子張問明章

此章與由誨汝知之章意同。蓋子路欲以無所不知為知。不知心之分曉處。乃是知也。子張務外。意欲以無所不見為明。不知心之不蔽處。乃是明也。蓋世人。有能明見千里之外。而不能不惑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之情者。由其心之有所蔽也。若義精理明。此心無蔽。目前之情。惑他不得。則雖不能盡見天下之事。而全體之明。可以無所不見者。已在我矣。然則明不在外。而在於內。遠不在遠。而在於近矣。求明者。不必求之聰明耳目。而當求之於吾心。可也。○若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五

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忽然間觸動他。○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

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東坡論語解○高伯宗有辨說論。其

略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營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壁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恕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為誤泄。而卒諱之。候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若是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六

而然。其中必有故也。○按人心本明。但習染之後。緣境生情。動生障礙。有祗席之近。而無所見者矣。今人固有資性聰穎。善料人情。而不可欺以偽者。然亦推測所知。而非明膚所照。至於久焉。漬之而不入。卒然觸之而不動。則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固未足與於斯也。不行焉。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明與遠一意。明則不蔽於近。蔽於近則不明矣。時說俱謂明不足以盡之。而又進一層以言其遠。非也。○明即遠。遠即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苟

徇淺近日用遂遂不知廣大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於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內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澄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即明湖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

論語精義卷之十一

十一

之諸膚受之想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為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以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為所謫所想而奪我定志也邪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太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耶眾為躍然近湧

子貢問政章

傳稱子貢嘗相魯衛不言其仕於大夫之家夫子於其問政而以兵食信三者語之蓋亦經國之規模也

先足食繼足兵此是施為次第民信之者施信於民而民信之無形之兵食也存於兵食之先而行乎兵食之中者也此三者輕重緩急子貢之穎悟豈難知之特設為必不得已而去之問趨出夫子去兵去食而信不可去一段公案以垂訓將來蓋自古聖帝明王必以信為大寶一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所以能固結天下之人心可安可危可生可死而不可貳後世務求富強誠信不立人心已携一旦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則失其本末故也善乎西門豹有云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其亦聖人之意也哉論語

論語精義卷之十一

十一

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

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賦○袁先生云若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則兵食在先民信在後非夫子重信之旨矣且足食是足民間之食非期倉廩實也足兵亦重民知方而衛上非但武備修也蒙引云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之矣二字可見然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觀此則註亦無害○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十九

有事者言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者可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際而亦終不忍以饑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義結之於素耳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仗信守城則

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罄竭是食不足也不令民出粟兵又缺食而散亡是兵又不足也必當去其一詳○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爲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以張巡守睢陽之事觀之可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食盡至殺愛妾以食終無二心則所謂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者於斯驗矣紹開○問民無信不立是民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二十一

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語類○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故齊桓不肯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垂虞人之期雖伯者莫不以爲首務而況王道乎○兵食信蓋是經國常規不但堯舜禹湯有之即管晏桓文伯者之所以

治其國道亦必具此也。子貢既是箇通達國體之人，又與聞性與天道之奧，因而作疑曰：如此則帝道王猷儒者作用與伯功何以別乎？故特設爲必不得已之間。知夫子之必先去兵也，又曰：必不得已而去，知夫子之必歸重於信也。恰好討出夫子命脉，一不得已，寧可去兵，再不得已，寧可去食，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天命人心之去留與死生存亡之判決一語歸宿超然在功利之外矣。確然非富國強兵計功謀利之可得而比矣。後來伊川先生亦達此意，有問婦婦無子而家貧者，或可去否？伊川曰：只爲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十一

後人怕餓死其實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只此一語斷絕了，多少解脫戶門，扶正了，多少大倫綱紀。此宋儒議論所以法度森嚴於世道爲有裨益也。大意

棘子成章

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

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

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或曰世之趨於文也如江河之流而不可挽也，故棘子成有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之論其意甚善，然其辭不能無病，故子貢深惜。說有質不可無文，文猶質也，有文不可無質，質猶文也。若盡去其文，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文如何可盡去得？此要會子貢語意，只在文不可盡去一邊，觀惜乎夫子之說二句，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其存質去文之說之太甚耳。則本末輕重，子貢已有分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十一

曉不可執一猶字病之，卽子成亦有維世意，不要說他壞了。理○棘子成之言，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黃栢去熟，附于救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並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嘗焉。松志○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孔子言歟？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其異者，而晦翁但見言出子貢，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可不察也。曰：楊子云與其史也，寧野，其說何如？曰：此言是，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

而論之者然則師愈歎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奢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過乎儉爲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大過無寧有小過也即此可知寧野之說亦較量之說也若以正論則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未可即以子貢之言爲非也辨問錄○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以質比鞣則文爲毛矣其重質之意已見於言外乃詆其失本末輕重之等何耶正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哀公問於有若章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彘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馮厚○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反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

十一

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愚按范氏末二語深得有子告哀公之意夫徹法行則征歛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爲言然後有子爲之深言君民一體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歛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爲足乎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猶言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也紹開○或問洪氏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或問○按此乃楊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二十四

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也○哀公又嘗問於孔子。孔子曰：薄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或問又云：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歛之意。若云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所安也。按此說甚確，而今人乃謂百姓足則可以惟吾之所取而有餘，是又加賦見解矣。且惡在其為一體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不知在何處尋討。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已之言，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

功主忠信，徙義是有實地而加之日新者。此德自日見其崇，辨惑如撤蔽須先知其所為蔽處，任愛惡之情，欲干造化生死之權，而所為生死者又倏忽之間，反覆不常，可謂蔽之甚矣。詭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鍼也。○主忠信是劉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崇德譬如造塔，主忠信是定基地，徙義是逐層累高，不可以本立日新平看。○善本固有而曰遷，義本非外而曰徙，只是舍舊圖新，改絃易轍之意。學者惟聞義而徙，徙之又徙，始能脫凡近以游高明，其不能徙義非懈怠則自足，總無真修志氣，不可不猛省也。○義者宜也，宜之為宜，無方無所，萬變不窮，徙者與之為萬變，與之為無方也。○恒情懷居，故於從義者一徙字，徙般移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亦是人之常情，思之真是顛倒中之顛倒，不言辨者，知惑即辨，不必言也。註以愛之欲其生，二句作惑，既欲其生，二句作惑之甚，似多了一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按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

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按昭公在齊居於鄆。云乾侯誤。下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強。桓文之伯。失德處皆在此。則語匡時之切務。誠無出夫子此二語者矣。晏子論陳氏之亂。曰。惟禮可以已之。視夫子之言。孰得其要哉。夫君失其柄。其來有漸。收之有道。若網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紀不振。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彼受弑兄者之立而遂相之。愛荼之少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間。而夫子告之。

論語義府

卷之十一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史路。○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君。臣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亦可也。馮厚。○若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政事在其中矣。不可說政由此而立。此雖夫子因景公所不足者而言之。然亦古今為政之大綱也。胸剛四。○凡春秋纂弑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

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求其詳。果如其言。即不過發讀。者一長嘆而已。於世道竟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為哉。田知

片言可以折獄章

片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朱子語。○子路無宿諾。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按折之字。義分判其執曲。執直而兩開之也。忠信是本。明決是用。明則能見情偽。決則能斷是非。而又本之忠信。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記者因夫子之言。又記其素行。云子路無宿諾。此子路忠信之事。所以見信於人者也。尹氏引小邾射事。尤為切證。子路之言曰。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真可畏哉。紹聞。○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刑人。皆非爻卦感德。適能是而已。馮厚。○宰我無宿問。同。田知

聽訟吾猶人章

記者以此承上章以見由之道爲未弘也輔○何以聽訟吾猶人也聽在訟後也何以使無訟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未也故爲政者在立德以爲化本矣論語○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之始訟便無由而生

子張問政章

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去做○自心言則欲其始終如一自事言則欲其表裏如一心與事相始終有倦則過生於意之不及矣事與心相表裏不忠則爲

論語義疏

卷之三

五九

虛文矣無倦以忠者非他誠心愛民而已紹開○居

之是以所行者存之心行之是以所居者措之事無倦者始終如一重在終一邊以忠者表裏如一重在裏一邊總是一箇誠誠者無妄即忠也誠者不息即無倦也此是政之常道不止爲子張少誠實解○人恒勵精於初政而懈志於宦成故貴居之無倦人多鋪張於政事而不足於實心故貴行之以忠持此兩言便是循良龜鏡無多術也論語○凡人初政未有不善只要有常又須有真實之心始得若無實心不過粉飾未有不倦者且勢行不去不容不倦故二者

亦相因不倦者必出於忠不忠斯倦矣忠是爲國爲民之實心理○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和靖○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語類

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

論語義疏

卷之三

三十

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輔○問君子成人之美註云誘掖獎勵以成其事是否曰奚翅如此人有善而未遂者必爲遂之即其人已往其事有益於天下國家而未能終者必爲終之即其所爲未必善而吾苟可以爲之力者亦必有善處成就之惟恐人之不爲君子惟恐天下之事之無濟此君子之心也若小人則不然不止誘人爲非黨人爲惡而已即人之所爲本善亦必於不善處成就之即其善事已成亦必敗之即其人已往而

其事有益於天下國家既有成效者亦必隳之濟人之愚以爲同壞人之善以爲快此小人之心也嗟夫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也用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也噫可不審察而慎用之哉論語○余觀學者孰不以君子自處顧所以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竊恐其有所未盡思之思之論語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已不能正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烏能正人哉氏○禮記哀公問云敢問何謂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問患盜使民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外此更無別法也

季康子患盜章

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爲足納莒僕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爲盜藪賊武

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蒙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後章

康子纔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來換他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爲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子以清泠之水沃之有人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爲政者意向所在民風靡景從欲善而民善猶所謂宰相使人爲君子孰敢不爲君子編○本文欲善民善用而字集註用則字曰則便有等待日而全無間隔此毫釐之辨正

子張問士章

達由中出聞自外人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僞判焉○質直立心之忠實也好義爲人之公正也察言觀色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人心實自謙而不敢以先人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審人情之向背而不以先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而所行自無窒礙。蓋言既能處已又能處人則無往而不宜也。辨○人貴質直然有質直而不好義者體察於日用常行之間事事有箇當然之則區處無不合宜此等人豈易得求之孔門蓋亦有數後代人物如汲黯可謂質直然好義則未敢許也。同○非有精義之學徒義之勇不能好義孟子真其人也○質直好義是在已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夫在已之是非慮常在而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已而不盡人自謂已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下人不在

論語義府

卷之十一

外邊聲音笑貌乃深入思慮上故曰慮以下人○人之相與文則見疑質則見信曲則見疑直則見信以主忠信釋之殊不的確義在內不在外好乃由心而出以所行合宜釋之是告子義外之旨矣。辨○右司寇雨亭陳公謂余曰昔在諫垣時曾與相國趙文肅論學文肅曰人之生也直直心為真學惟質直足矣吾時難之曰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達也質直已乎未也文肅聆已俛而思者久之憫然曰惟是直已爾別添些子吾不能也其言如何余曰文肅生平與世酬物者大都如是

茲其言亦如是信質直哉雖然孔子所云好義豈是依倚道義緣飾名行耶所謂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抑豈伺人眉睫揣人意指務為脂膏以取媚於世耶必不然矣余近有味乎太宰楊公之言也太宰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已之鑑也道合內外通人已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骯髒自樹肆口淺中而

論語義府

卷之十一

自托於質直恐難乎其達矣。取子釋○凡致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今云善其顏色則只據見於面者言之恐未然行違不是不能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所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況家邦乎行違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為仁則違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時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家邦必聞也。辨○居之不疑此色取人者也色取人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

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己處識取自不容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耽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己之真機一自循省于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切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夫子告樊遲問仁曰先難後獲而此論崇德亦云遲蓋緩於自修而急於計功者故屢藥之論語述○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

論語義府

卷之三

三十五

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朱子語類下同○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

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

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輔○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慊於心

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呂榮○常情觀人則明自

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

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

補○已之惡下一攻字極妙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

膠固盤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不是下一攻字工

夫掃蕩廓清如何能去得惡如何能復得我之心體

知道自己之惡必要攻他又如何有工夫去攻人之

惡只這要攻人之惡之心却又反增了己心之惡近

論語義府

卷之三

三十六

○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

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耶或○學者只要心

歸一路先事後得其得則心一於求道而不雜攻已

惡而不攻人惡則心一於去垢而不分一朝之忿亦

就心上說人心惟怒為難制忿不及懲則蕩情滅性

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身是亦親之

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不然遲雖粗鄙何至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耶訓○此以懲忿為辨惑蓋人心原

自無惑惑者有以蔽之爾遲之蔽在忿故夫子教之

如此○凡關於性分者皆吾所當為事只是人不一

其心方。所以德日頽廢。先其事者。汲汲進修。一心只在盡性上。更不知此外有何功效。是心體純一處。卽德之高大處。是之謂崇。今人開口便說人不是。已有過惡。却置之不問。都不知覺。或知覺。又護短。且姑息去。應如何得修。攻其惡。如攻討賊。寇一般。知風發覺。必根株逮捕。殲除殆盡。而無暇攻及他人之惡。已之惡。如何得匿於胸中。是之謂修。一。朝之忿。全是血氣用事。不論是非利害。將身子都忘却了。直至於累及其親。此是人心大障蔽處。是謂之惑。知其惑。不待辨而自辨矣。德字。慝字。惑字。皆從心。一心去做事。則論語義府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德日起。一心去惡。則慝日消。耐心去慝。則惑日解。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邊討求。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其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

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朱子同。○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辯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否。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流行。○入渾全一箇惻怛之心。使自能愛人。就此中却有分別。使自能知人。夫子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樊遲於愛人二

論語義府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二字。夫子只道他疑知之妨於愛。却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一發。不明白了。所以退問子夏。說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邊。認夫子舉直二句。解所謂知人者。故於此只舉舉直二句。並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嘆其言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說舉臯陶舉伊尹。分明是舉直錯諸枉。兩說不仁者遠。分明是使枉者直。樊遲於此時。因不仁者遠仁字。纔悟鄉見於夫子。問仁問知。夫子所以有此答。

故不須問若說樊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疑二者之相悖則舉直錯枉二句正說知之不妨於愛聞之宜即了了何以猶未達而問子夏說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云云耶解○楊龜山先生嘗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才有疑如夫子答樊遲問仁知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証而仁知合一之旨始明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更不復疑矣學何由而進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十九

子貢問友章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二程全書○或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朱子語類○愚按忠告意亦要如此認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則其告之者必忠矣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則其道之者斯善矣忠

告了又須善道之始得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紹開編○愚謂聖人此言待朋友之道而盡矣人之所以自待則亦以是反觀而已有過而不吾告告而不忠非吾所望於友也曉人不當如是耶亦以善道而願之矣如是而猶不見省則我其何如人哉常以此省惕虛受於人則善可進而友道其交盡矣聖人於子貢固竭兩端而告之也五峰胡氏嘗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五峰此言學者宜三復○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四十一

君子以文會友章

問不可則止不可的人恐不宜與之友曰此亦不是損友如程子與司馬溫公論學多有不信處亦是不可也若云不可友的人則忠告善道不施之於彼矣又何待不聽而後止乎講○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湖

二語一串下言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輔仁也○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惘然油然而生不容己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

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游藝所以博趣，稽訓所以畜德。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以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水西○友問孔門教旨歸於求仁。曾氏子獨秉其傳。以仁為己任者。乃其言曰以友輔仁。何居。曰難言哉。今獨夫夜行空谷中。即素負豪勇。未免惴惴心動。藉令五尺之童從而後。則氣條振而中寧。磨一爐於寒灰。不崇朝滅矣。傳以東薪。則燭天燎原。不可禦也。學者觀此。而輔仁之旨。可默識耶。耿子○學者誤裂仁文解。以文為論說。以仁為德誼。故岐知行之功。從事於言藝。聖門辭而闕之。曰君子之會友。所據以為言者。雖只見之於文。而其意乃實欲發明心學。輔其力行之仁耳。故仁與文一物。言與行一功。文闢仁之英華。仁踐文之精蘊。故口不落空。故曰心聲。舉動不忘德。故曰神會。能心聲而無彼此之判。能神會而無合離之慮。因頌錄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吳興朱長明校

子路問政章

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朱子語類○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難。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按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貴於先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紹聞○子路氣質是最剛勇任事的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一味任才氣做去。不免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略了。故直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問勇者既喜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為。只是簡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是為可久可大的事業。是蕩蕩平平的王道。○勇者自能持久。但恐其奮發太過。視先勞為不足。而厭倦之心生爾。故夫子因其請益而教之。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衆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槩言。不專指有司。蘓氏謂惟庸人與姦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十一

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識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爲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不可也。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

其爲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賢才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紹聞○赦小過。舉賢才。俱承先有司來。爲政之道。以一人兼衆職。雖難以衆人理衆職。則易。故人分其職。已統其綱。則不勞而舉。是先有司要矣。然人之才。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如以小過棄天下之才。則有司之賢。有不獲自盡者矣。故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卽微瑕小隱。非闕於名節之大者。皆赦之不問。則不以一青棄人。而才者皆獲展布。是以善用有司者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十一

也。然人之賢才無盡。苟不擇之於其始。而欲任之於其終。將有以匪人而誤事者矣。故必擇德而用。量才而官。則選之至精。而任之各當。是尤所以善用其有司者也。解醒○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推賢讓能之風。一人倡之。而百人和之。故俊乂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人盡我知。恩自我出耶。嗚呼大矣。○竊窺

孔門之旨。只是不自用而取諸人而已。通義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之不正甚矣。大凡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事不成。以事言。禮樂言。興以理言。事不成。則事上無理了。說甚禮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用刑罰安得不顛倒。錯亂。此處本言事失其理而不和。則賞刑無一中節。然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也。夫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

論語義府卷之三

四

則民莫知趨避之路。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只觀衛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其何以臨民。雖有宗廟朝廷。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雖有刑政。專任私意。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衛事雖不可詳考。以後世觀之。蓋無一不驗也。紹聞編○禮樂刑政。所以為國而臨民也。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無此則禮樂無安頓處。既無禮樂。又安有刑政。蓋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君臣父子之分。固序與和之大者也。禮樂行於人倫。施於政事。而儀章數度。乃其文

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禮樂之行於人倫者。熄矣。縱欲興舉其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也。凡事既無禮樂。則顛倒悖戾。何所不至。刑罰不中。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有必然者。○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

衛國之人。以蒯賁得罪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賁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

論語義府卷之三

五

故夫子因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乎。蓋以為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反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故疑夫子為迂。而不知事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成之事。禮自順。此興樂由樂。此作刑者。禁其不然者也。罰者。威其不從者也。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有之效也。蓋名實相

須未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有壞之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如南宋之於金人只一句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此名一正言順而事可成加以勉勵安向而不克却皆苟了稱臣議和號為屈已息兵以揜其怯懦偷安忘親事讐之實而百事皆廢凡所以內修政事以為自強禦敵之本外觀敵勢以制其攘却進取之宜者一切皆出於苟大綱一差事失其序而不和安有禮樂之可言逐李綱罷張浚殺岳飛至於陳東歐陽澈一大學生而不免以言見戮刑罰之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豈不然哉○苟字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大

對正字○子路以正名為迂蓋視正名為輕而不知名實相須其不可苟也有如是故夫子極其利害之實而言之○意在正名而曰言無所苟此意最難理會須從名之二句說去名之必可言而名一不正則明知不可言而不免苟且以言之是欲言之不苟其工夫全在正名上言之必可行而言無所苟則推之政事無一不可極重而已矣三字正○或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

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則輒豈不感動底豫則輒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天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七

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贖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傳習○子路問為政奚先夫子以正名答之當時使夫子而執衛國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郢朱晦翁之所謂避父及近世陽明先生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衛國處分然終以已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止是也原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子由古史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玩自吾一身一家。以至班朝治軍。蒞官行法之類。一一有禮。非禮不動。則孰敢不敬。義合人心。人心服義。如前章云。舉措得義。則人心服。此自舉措言之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則孰敢不服。後世有只是一事兩事上合義。便欲仗此以服人。如漢高帝為義帝發喪之類。又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論語集注卷之十三
義。又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信義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信義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為之於一時也。敬服用情。此三者各以類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為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為主。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為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紹開○好禮好義好信。本吾心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矣。豈與致力於一畝

之末而不能周者。比哉。敬服用情。不是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的。故禮義信欲其好。○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本鐘○樊遲之意。果誠欲學稼圃。直可問之老農老圃。何為而問孔子。孔子之答。亦祇合教之問於老農老圃。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胡為而云乎。並耕而治。饗餐而食。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許行言之矣。強本力穡。食土簋。噉土飗。糲飯藜羹。勞苦以蒞天下之治。墨氏倡之矣。學稼學圃。正所謂並耕而治。許墨之說。說於其時。所祖神農神禹之言者是也。蓋是以學術問。故夫子以學術關。所謂小人哉。樊須也。正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勞力者治於人。事也。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好禮則莫敢不敬矣。好義則莫敢不服矣。好信則莫敢不用情矣。恭已而理。無為而治。不動聲色。而可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焉用稼乎。遐想周末。處士橫議。方術多岐。人矜私智。家煽私宗。蓋不知其幾千百種。微夫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何自而傳乎。大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按朱子詩傳序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又曰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

論詩義府卷之十三

十一

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正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傳序舉全經之義理而言故兼舉天道人事論語爲授之以政而言故專指人情物理詩之所載如小夫賤隸間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所不曾聞見者

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則人情物理之所本而該者可見矣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遂成風俗觀於閭巷之間而君子所以修德於身施於事業者其得失不可揜也則風俗盛衰政治得失之可以考而見者可見矣此所以授之以政而必達也詩之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故謂必能專對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也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東萊呂公謂大凡爲人須識綱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十一

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以此知使於四方而能專對夫子謂有得於學詩也豈無謂哉凡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紹聞○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二程○問詩

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也。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爾。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函養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通釋○記經解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西山真氏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成德。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溫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又曰。古之學者學一

論語義府卷之三

十三

經則得一經之用。其曰為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細問編○愚按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者。可勝歎哉。○誦詩貴有得於心。貴有悟門。達者。心通事變。不滯於章句。不膠於應迹也。專對者。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而能專其應對也。此皆從心有所得。及悟來。註未徹。姑存之。正刪

其身正章

為一家之主。而令不行。禁不止。則一家不可復理。而況國乎。況天下乎。然行止。初不在禁令上。全靠自家一箇身子。做標準。爾如為家主。禁家人賭博。豈不是好事。然自家搭了三朋四友。着棋擲骰子。賭勝未免為之。則家人賭博。打殺亦不改矣。此乃實事。非迂談也。鎮江郡守王公事聖賢。謂余曰。做秀才書房。滿壁貼了課程。決然是不用工的。做官衙門前。滿壁貼了告示。決然是不會做官的。其言甚有理。併書之以為徒令者之警。○淮南子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

論語義府卷之三

十三

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魯衛之政兄弟也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迹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困學紀聞○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

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東坡論語解○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通義

子謂衛公子荆章

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衛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樽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四

公子荆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稱之且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歟○重有節不重循序人心惟無欲乃能知足公子荆隨分常足胸中泰然此是入道之本夫子取之意甚遠欲速盡美止得其影響而已剛○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

子適衛革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謂蕃其生制其產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爲養民之效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嘆夫子所以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以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五

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導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爲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齋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感衰民德之澆淳蓋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爲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

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相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嘆。今人一膜之外。痛癢不相關。庶不庶有何交涉。而猶終日說性說心。自謂誦法孔子難矣哉。

苟有用我章

問聖人過化存神。何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日及健旺之理。卽虛扁亦須以漸也。可者興衰而起。廢棄故而鼎新。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便是爲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十六

東周乎。所謂至於道也。○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昔在經筵時。曾說苟有用我者一章。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二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非他人可及。故嘗言後世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謂二年而化。臣弘尚竊遲

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早。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第。○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

之所成者。卽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克之而已矣。○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篇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天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事。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羔豚弗飾買。男女別於途。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葉少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十七

善人爲邦百年章

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語。思之真一字一淚。或謂自知其道不得大行於當時。而思見小康之治。殆非也。○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透。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懦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爲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爲有此氣象爾。故曰

庶乎其近之矣。編○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能勝殘。所以去殺。今註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謂民化於善。則二事是一意矣。不若饒說精。刪○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儻。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耶。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十八

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跡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史路○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至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歟。講錄

如有王者章

此王者泛指當時之宜王者而言。不必說定聖人受命而興來華周之天下也。正○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或○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南○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其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則大化浹洽。至治薰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也。原○此仁字。與醫書痿痺不仁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十九

之仁字同。元氣周流。旁皇浹洽。自朝廷及於海隅。由卿大夫逮於黎庶。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益如。更無不徹。此方是仁。非聖人久道化成。何以有此。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解
苟正其身章
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饒氏○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則正人者。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身而曰從政。其所正者。廣前章言正身而曰令。其所正者。下人而已矣。

冉子退朝章

按史記季桓子屬其嗣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康子以公之魚之言不召孔子而召冉求哀公十三年欲用田賦季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孔子曰若季孫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至是季氏惟與冉有謀議私室雖有國政如用田賦之類孔子不得與聞矣故因冉子退朝致詰而深警之論語○此非責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不議於公朝而議於私室不聞於同列而聞於陪臣故曰

論語義疏卷之三

二十

事以政為事季氏之罪不可道矣○高中玄以此章首尾無季氏字不可以朝為季氏之私朝而污蔑之言夫子大意只言此其日行之常事也若有政則吾必聞今不聞則是常事爾果若高意則孔子所言無大關係矣且冉有為季氏之陪臣無朝於公朝之禮而大夫之室亦曰朝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是也從註為長正○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樂山語錄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孔子對定公一言興喪之問可謂婉切而著明誠知為君之難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即興隆可以立致若但唯其言而莫予違君驕臣諂忠言不聞即喪亡便已無日一念敬肆之間而邦國之興亡頓異此千古大鑒為君者能不惕諸論語○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有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意思雖含蓄得寬而語氣實接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問也引○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故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不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其言而莫予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

論語義疏卷之三

二十

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然聖人意思雖含蓄得寬而語氣實接得緊蓋欲以實定公一言興喪之問也引○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故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不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其言而莫予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

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議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亾。嗚呼，可不戒哉！黃西○聖人說話，無不仔細磨礱，合縫風水不漏。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非人君之所宜以自待。然使善而莫之違，則何不可者？正以不必皆善，而一唯莫之違者，是悅則邦未有不由之，以喪爾。故又分兩脫說。語類○二幾字正相應，或謂上幾為介乎彼此之意，下幾字為庶幾之幾，非是。

葉公問政章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韓非說苑尚書大傳並載○

范升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後漢書○德著於近而行於遠，故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明感動之妙不自外來也。義口○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問○非有意於其悅且來也，行吾之所當行，而近者被其澤，遠者聞其風，則其效自如此。乃所謂政也。通釋○問政而告之，以此有引而不發之意，人當思其作為如何。紹聞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南軒○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焉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通釋○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孰不犯此二着，纔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略，中間不勝其牴牾，而無

窮事業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月就要到。必敝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疑有

吾黨有直躬章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五

不若無信也。此即葉公所云也。紹聞編 ○葉公之直於陵仲子之廉。皆矜一夫之小行。傷人道之大倫。聖賢折以大道。其所以為世教民行計者深矣。有隱非直也。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則乃天理人情之至。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之條。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而又令凡告言人父者不得指其子為證。告言人兄者不得指其弟為證。告言人夫者不得指其妻妾為證。皆是意也。然聖人之言。意自渾圓。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蓋發乎至情。而不肯於理者也。舜竊負而逃。愛親之心。勝初何暇計。

其直不直。此情之至也。而即理之盡也。後之言者。執順理之直。則違相隱之恩。致相隱之恩。則違無枉之直。霍光之陰妻邪謀。固不得托有隱以自文。而李離石奢全其親而不忍廢君之法。則寧以身死之。君子所以哀其志。周公之兄弟。石蜡之父。子則又以不隱而不害其直者。要之惟視夫大倫大義之所在。此聖人之權衡。所以常適其平。而其言為萬世法也。○或問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何以直在其中。曰聖人之道。至虛靈至活潑。直觀本體。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所不知為知。而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知不以無所不言為直。而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直。乃徑指其精蘊所在。而形鬼不足言也。後人不得聖人微旨。往往於其虛靈處為之填實。於其活潑處為之滯塞。乃自以為學聖人也。豈不遠哉。問辨 ○父子相隱。註兼情理說。畢竟重理。直本天理之正。證父攘羊。天理安在哉。註不求直三字。最得夫子口氣。夫子言直在其中。不是就以隱為直也。無心於直。而直即在曲之中。虛靈活潑。不滯方隅。正

論語義疏卷之五

十五

樊遲問仁章

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

類是也。纒恭則心自不放。朱子語類下同○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通釋○愚按居處執事與人三件，誠有

論語精義 卷之五

二十六

次序。但居處不必專指幽獨，如對妻子處朋友羣居燕閒之時，身之所在皆為居處。恭對敬言，雖主容而見於外，其實自其敬之見於容止動作坐起衣冠體度之端，莊者謂之恭，恭亦心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須合內外，纒合居處之則，故須著一恭字，而後盡也。雖臨廣廷對大衆，衣冠不正，瞻視不尊，亦是居處之不恭。故不必專以幽獨為居處也。居處恭，持身之事，自身而事，而人言之序也。言雖有序，亦非是居處時未接乎事。執事時未涉乎人，不問有人無人，有事無事，居處自是要恭，有事在手，不問何事，身在何地，執

事自是要敬。與人不問對面背後，人是何人，與人自是要忠。紹開○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即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矣。執事不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靜，與人不忠，則變而為詐偽不直，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室此三門，則道心自無恙矣。湖○象山陸子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其適當其職

論語精義 卷之五

二十七

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按人有問於上蔡曰：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此是敬否。上蔡曰：不如執事上尋，便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自謂這方是執事敬，得上蔡之意。象山可謂善學矣。吾人所當法也。○此章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當居處則言恭，而恭非容也。乃此心之儼恪也。下二句皆然。註分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於中。大錯。程註最精，於文不切。胡註分先後，乃憶度之詞。正○余語傳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為司

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傳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意。筆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問行已有耻，為使不辱，亦何足以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

論語義疏

卷之三

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或○行已有耻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也。下有言其才之有為。紹開編○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然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前，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

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此蓋因子貢

有專對之長，而欲克其所未至。○孝弟豈不是第一

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

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

良心也。朱子○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

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

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

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亦有此

意。紹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故

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小人。大人不見信果，只見義。

論語義疏

卷之三

○子貢人品甚高，不是每問愈下，渠見當世之從政

者，以士自命，而世亦以士歸之，心竊不滿焉。故先問

士，夫子說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所重者

可知矣。其次復以孝弟稱，又次復以信果者，則知士

非行誼果不足，列於君子之林也。於是始問今之從

政者，夫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貢之疑釋然矣。

問○此章書只重行已有耻一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乃子貢所長，不重也不曰行已有義及其敬等，而

曰有耻，最有情意。耻者不為不欲之真心，賜也達，其

材足以有爲，而夫子欲其不爲，故教以有耻。先有耻而後不辱，則華國之猷，皆從慎重處出來。并下二節亦自行已邊事。論士之品則愈下。論子貢身上則愈難，何其造就之妙也。正刪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踴涼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與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爾。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則直許其上下千古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十一

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近漢子集○世間好資質的人，只有四等。第一等是中行，次便是狂，又次便是狷。再次則謹厚之士矣。吾夫子恐斯道之無傳，一心要得箇中行之人，付托這箇學脈。然這箇中行，一時難得，謹厚之士，又却振卓不起。故嘆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者，行常不掩，不似今人言行不相顧，只是他應用施爲，未免疎漏耳。卽他動則曰古之人，亦不是懸空妄想，只恁地說大話。他老實於此道，亦已見得了，其志意

襟懷，真是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此樣人品，造就裁成下來，於斯道便亦擔當得起。夫子所以思之也。至如狷者，雖是規模窄隘，然却有所不爲，視那世間不潔的事，斬斬截截，真是不使加乎其身的心腸，使油養擴充一步，便可靠他撐持得佳。夫子所以亦思之也。自此學不明，中行難得，或有狂狷之士，又多不合於世，其聲望足以取信於人者，要不過謹厚之人而已。這樣人，只是委靡不振，自家將就安頓身則可。如要他興箇志念，進於聖賢，則便躲閃退避矣。斯道終是靠他不得。聖門之所不取也。吾黨須是奮然向往。

論語義府卷之十一

三十一

毅然豎立，母陰陰地落此等窠臼也。天臺講義○狂者有氣，氣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鵬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鶴鷺之標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原旨○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爲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矣。但狷者氣量大，矯世獨行，更不忌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量小，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平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

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學問不明之過也。荆川○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通傳
○按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志屬狂者，節屬狷者。裁抑其過，激勵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蓋狂狷皆有過不及處，不可專為激勵狷者，裁抑狂者。紹聞
○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正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南人有言章

王王

巫不恒，其心不誠，醫不恒，其業不精，無以交鬼神而寄死生矣。至於不恒其德，則皆無所得也。其何以自容哉？聖人善南人之論，申易辭之戒，其思有恒之意亦切至矣。○不恒其德者，其道為足以取羞，如人送與之相似，故曰或承之羞。人之不可以無恒如此，不占，謂不能反身以自考，非占卜之占也。紹聞○恒者，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聖賢教人雖一曲，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

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巫，恒上着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術，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汙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王王

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為乎？荆川集

君子和而不同章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臣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醴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此章諸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

論語義疏卷之五

王十四

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會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

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丘據而發。則切中其病爾。○人心惟天。理最同。君子之相與。其存心行事。俱一般在天理上。故藹然相和。無所乖忤。若稍涉意見。或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已出於天理之外矣。君子知有天理云爾。自理之外。豈肯苟同乎。私意見原是天理中所無。故不肯與之同也。若小人。則惟阿比相徇。勢利相逐。羣然爲同而已矣。全然不由於天理。安得有藹然之和。○和而不同。不惟有益於天下國家。其爲吾身心之助多矣。同而不和。不惟有害於身心。

論語義疏卷之五

王十五

其爲天下國家之禍大矣。○和與同相似而相反。故言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同不是和。非和外又有箇不同。同外又有箇不和也。

鄉人皆好之章

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

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真西○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好惡無異詞則賢否宜可決矣

論語義疏卷之五

三十五

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故未可馮厚○

人品之辨每於其類上下之吾之善類於善人未有不與之相乎者吾之善不類於不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忤者故合鄉人之善者與鄉人之不善者而人品以辨合善者之好與不善者之惡而藻鑑自精原旨○鄉人皆好孔子未可鄉人皆惡孔子亦未可而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兩言便爲萬世觀人底公案昔人謂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水炭薰蕕亦豈能快心於異趣之口乎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是察其人之行事亦併察其好之惡

之者賢否之類趣何如爾歐陽公朋黨論謂臯夔稷契元愷諸賢共爲一大朋更相稱譽溷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諸人亦共爲一大朋互相比周諸賢必惡四凶好元愷諸人者必惡元愷好四凶以迹觀之則元愷諸賢豈能盡人皆好卒於賢否不致混淆百揆終叙而天下稱理者則大舜能別其賢否之類而不徇於偏聽之明也歐公之論卽孔門之旨也大意○此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爾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而後爲賢也如明道先生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亦何嘗惡之耶蔡覺

論語義疏卷之五

三十七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常人易事者必易說難說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罅縫處去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以非道則不說也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其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

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使人則求備焉說不以道不
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
是難事君子小人之心不同如此天理人欲之間而
已矣此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愚謂不但有位者士君子居家撫子弟蓄臣妾僕隸
尤易任情抑易事難說者乎亦難事易說者乎省察
於性情之間懲忿窒慾兢兢焉惟不為君子而蹈於
小人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紹聞○易事難說只是
忘已難事易悅只是有已忘已則邪巧側媚不足以
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三十九

棄有已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
無可庸者蓋一念之公私分而相反若冰炭矣問疑○
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
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蓋其視天下
國家事皆吾分內事若必欲人兼為之事反不達矣
吾亦與有過焉故因材而用之如舜用五臣五臣各
一其職舜未嘗責其兼為而五臣亦不以已之所不
及為者為耻此皆是至公處恕字不足以盡之理○
陸贄有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
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使宋璟無翕受敷
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為棄人矣涉火

君子泰而不驕章

周比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已言驕泰皆有充然
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泰
也非驕也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驕也
非泰也人固有以君子之泰而疑其為驕亦有以小
人之驕而疑其為泰者故夫子辨之

剛毅木訥近仁

論語義疏卷之十三

三十九

剛則必能無欲毅者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訥者無
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曾古甫○問剛與毅如
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彊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
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朱子語○近仁之說
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
於求仁為近爾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
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
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
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剛足勝私毅足持久木
則情實寡開訥則機緘少洩未必中和然以較之柔

儒狡佞則此猶爲近仁也。世情所取者大率多愛善柔所矜者多取便佞。而孔子之所取爲仁者反在此而不在彼也。大率仁之爲物未嘗不發爲聰明而小近發露則傷於薄未嘗不發爲敏捷而小涉利巧則傷於浮與盎然渾然氣象之淺深厚薄迥不相爲侔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仁。有志於仁者須味須味大。○仁道至大離心緣絕能所怯弱之人不能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畢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愈情緣稍輕。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四十一

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美質焉耳矣。
○此事許聰明伶俐漢擔荷若使聰明伶俐則無擔荷分聰明伶俐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大慧語錄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爾。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憇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通○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

親之意。朱子語類○愚按切切憇怡怡分看則切憇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已是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絞之病爾。至憇憇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者已稍有婉轉之意至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憇憇以盡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恩意處恐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恩意之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又恐其混於所施也。故又別言之曰朋友切切憇憇兄弟怡怡朋友主義故切切憇憇之朋友則宜若兄弟亦然則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恩故怡怡施之兄弟則宜若朋友如是則恐有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之言蓋非泛論也。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吁罔極之恩萬世之下未始不可得而恭承其嘉惠也在勉學之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四十一

萬世之下未始不可得而恭承其嘉惠也在勉學之

何如爾。可不勉哉。編○賊恩之禍。善柔之損。皆說得粗。以此三者而混施於朋友。則不廢怡怡而切偲。固在。何至有善柔之損。混施於兄弟。則不廢切偲而怡怡。固在。何至有賊恩之禍。但朋友重義。故以切偲爲主。兄弟重恩。故以怡怡爲主耳。正

善人教民七年章

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卽伍兩軍師之制。故教民於平時。便可卽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卽戎固未可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鬪。直棄之而已。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四十一

矣。春秋之時。不教而棄其民者衆。故夫子傷焉。論語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南○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有勇而知方。故可以卽戎。言卽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卽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爲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故作內政以寓軍令。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以爲未可。乃出定襄王。

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左氏爲之

卒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是豈真知所謂教者哉。編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如何却限七

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

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

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朱子語類○

集註有初本。有定本。初本只言教之孝弟忠信。定本

又增務農講武。朱子以爲必如是而始箇也。從務農

說來。是知本領者。上不曰八。下不曰六。而必曰七年

者。韋愈以卽戎爲朝會之事。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孔

論語義府卷之十三

四十二

子尊周。故曰七年。意雖是。而事未然。周禮教士七年

謂之小成。教民雖未及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期

也。正

以不教民戰章

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卽戎也。是雖君臣長

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王遵嚴集下同○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循習以爲固然。而不知爲上之棄我也。

金壇王肯堂曰 門人同邑譚爾言校

憲問耻章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一句却不會說着。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耻也者。豈非爲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耻。朱子語類○原憲之性狷介。他說人當無求於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這箇有耻便是道。分明求道於迹而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偏。

而不見道之全體。夫子因他平日逆知其意。故答他。說道穀不是耻。不啻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耻也。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爲耻。在我者便有一箇求諸己不求諸人。觀變通融的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而歸於中道矣。義口○行已有耻。是狷者事而狷者有所不爲。是其耻而過焉者也。憲問耻。夫子恐其終於不爲。故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語之有道無道。皆要有爲。方是學者事。君子耻無建明於世。不獨有道之時。無道之時。正宜經綸康濟。此夫子激勵裁抑原憲處。義口○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

嘗辭九百之粟則於邦有道殺之可耻未必不知也
但性稍介其間耻者意欲有所不為而夫子則進之
以有為言邦有道則乘時布德儘有當建之功邦無
道則見危授命儘有匡濟之略而但知食祿不能有
為是可耻也正副

克伐怨欲章

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
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
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欲發他承當不得不能
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二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問曰非與孔
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程子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非仁曰非工夫不真欠頭腦
耳未達曰使原憲只不行於外而心中猶有潛伏在
即非孔門求仁之學矣孔門求仁是在吾人一點生
身命脉生機不息處下手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
做包藏本心遮飾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要除欲
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
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
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

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
他不在遷與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他有頭腦
處他亦從非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
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
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工夫
做不得顏子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
愈難而仁則不知也宛波○存天理去人欲說者以
為求仁之大方克伐怨欲不行豈不是去欲之法如
何尚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
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箇難字曰可以為難矣仁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三

則吾不知也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自其喫力處亦
叫做難如何叫做着力原憲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
欲一切剛制回既倒之瀾障而東之使不得行難矣
難矣故曰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
涓不息流為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解者亦遊
虛空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迥然理可槩見子夏之
交戰而至癩病亦坐此也難矣難矣故曰自其喫力
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即是其得力處
原憲之所為可許也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即是其
受病處原憲之所為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欲不行

者之爲喫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用力之方矣。大○原憲不行。不是留根。正要一力掃除。所以不得爲仁者。不知主本耳。人以道心爲主。道心時時現前。人心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不離人心。而證道心。此虞廷所謂一也。乃聖門求仁真脈路。而憲却只管在人心上盤桓。自家走了難路。聖人之學。易簡不做難事。故曰。可以爲難矣。非許之。乃教之也。刪○可以爲難。不是許之之辭。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冥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塞之。而後不留。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蓋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引○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爲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除糞之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幾誤一生。今之學此者。亦不少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更欲教誰不行。耶。海○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

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乘

士而懷居章

懷土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一事。故集註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只是一意。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或謂懷土者。又下於懷居。其說過矣。紹○繫於情。昵之私者。人之常也。斷於禮義之正者。士之常也。猶五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情害義。繫於此而不能去。去之而不能忘。則猶衆人。也。何以爲士。此爲領總於畜養之恩。當遜而繫者。發也。○懷居。便不足以爲士。不必謂推此以往。則趨利背義。將無所不爲者。而後不得爲士也。○士志於道。志於天下國家。懷居焉可乎。齊姜謂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嗟乎。女子之見。猶及此。況號爲士者哉。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特爾。軒○行以特身。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氏○危只好言。

高不好言峻危不是作意峻絕總是道理所當爲者。人不爲而我獨爲之則謂之危耳。君子循理自然上達而孤高非立已於峻而凌人拔俗也。孫只好言順不好言卑。孫不是遷就徇俗亂世人心雖蔽亦必有通明處不務開明其心而徒申吾之直不惟無益於彼而吾亦爲失言矣。若自卑以求售其說君子不爲也。剛○君子以道義律躬其言其行一本正直不爲詭隨理當如是也。然若唐虞之際禹臯稷契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略無嫌忌言行一轍而孔子當春秋之時雖行不可以少貶而言不可以不孫如與陽貨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却又是相時之宜其在後世有道之時常少無道之時常多危行言孫信是君子所以居身之珍也否則行或卑污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鮮矣。論語

有德者必有言章
聖人未嘗不貴言。貴有德之言耳。聖人未嘗不貴勇。貴仁者之勇耳。有德之言斷非便佞口給者可到仁者之勇自與剛強悻戾者殊科。故君子務實而不務華尚理而不尚氣也。論語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

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問○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家○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已事所謂有德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儒謂勇孰勇於顏子是也。紹聞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問南宮适崇德緇力有何奇特而夫子贊之且又如何不答既不當答而不答却又如何贊之曰今人讀書全不玩古人語脉如此章匆匆便以崇德緇力蓋過去了。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你看他說昇鼻不言其簋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其有大功德於民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注射處夫自古以詐人取天下者多倚他人爲爪牙且或以長世而昇鼻自負絕世之技力不倚他人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雖糞多力勤尚不免水旱之憂以謀一身且不足豈膺籙受符之具哉而乃

至於有天下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而
所可安排者惟有反身修德而已此已是將禍福一
筆掃除不是以無德凶有德玉示勸戒也然此意却
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夫子於此欲言其是則是不
了語未可遽以為是欲為我足數語則其旨已自躍
如不應又添贅語惟有不答而已然恐不解者橫起
疑心故又因其出而贊之說破尚德二字夫子之漣
心切矣○當是時戰國殺機已動一箇箇摩拳擦掌
欲取周而代之如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孰
非欲為羿與奡者南容此語蓋特為此而發以明天

命之不可以有心圖度所以做覺之者深矣近代即
夏商周禹稷乃其創業之祖故特稱之見其得天下
以無心耳夫子之不答蓋亦有難於答者乎舊說謂
以禹稷比夫子害理難從○屋廬子不答任人不能
答也孟子不答彭更不足答也當南宮适問而夫子
不答一時門人斷不以不能答疑夫子而或以不足
答疑南宮适者容有之矣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夫子
之與人也其周矣乎止齊文莊
君子而不仁者章
此論仁最精微處君子雖極操存涵養而一念必懈

幾微不謹便恐或流於不仁小人良心已喪私欲纏
縛縱有隙光暫見無可稱為仁之理然則小人固難
與言仁而君子亦常有存亡得失之慮故曰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論語○君子小人雖是兼說
然玩其語意似為小人之假仁者發君子而不仁者
有之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是偶然之一失小人
則未有偶然而得者喪心病狂之人縱要假仁以欺
世誰信之乎解理○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間稍有不
存便是不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
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

小人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
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
事而盡是私心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仁指心
言非全體之仁也君子或一念一事不在於仁亦只
是一念一事之不仁不是全體都不仁小人則喪失
其所以為心求其一事之仁不可得也
愛之能勿勞乎
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
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
則可見矣論語○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

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逆於耳者利於行。豈非忠之大者乎。馮厚齊○愛不可已。忠不可已。然忠愛之中。有不容已者。勞與誨是也。君子須所見者大。所趨者正。能大而正。則思所以成就。其子與致其君者。皆聖賢之學。帝王之道。欲不勞不誨。其可得乎。父道也。臣道也。勞與誨不出於仁義。不出於此心。理○言愛言忠。不特君臣父子為然。天以貧賤憂戚勞吾人。天之仁愛也。以災異譴告忠吾君。天之善誨也。愛人以德。師道亦有之。忠告善道。友誼亦有之。即夫子所言愛之與忠。亦初未必拘拘於君臣

父子之間也。原旨

為命章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神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已也。故世叔討論。而神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愧。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紹開○四子者。不止各有所長。能濟國事。其人品心術之美。皆可具見。何以故。曰。如人之長。而護己之短。有官之大患也。而在同官共事之人。為尤甚。以故國家有事。無敢自謂能謀。而遂以謀之者。即謀矣。或從而討論焉。遂

論語義府卷之十四

十一

逢謀者之怒。曰。何以討論我也。即討論矣。或從而修飾焉。遂逢討論者之怒。曰。何以修飾我也。即修飾矣。或從而潤色焉。遂逢修飾者之怒。曰。何以謂我不文也。於是怨讟叢興。戈矛四起。自亂不暇。又何以善國事乎。不寧惟是有善謀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謀也。有善討論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討論也。有善修飾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修飾也。有善潤色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潤色也。於是拂亂所為。而不使之成。傾陷其人。而不使之安。雖至傾覆人之國家。有所不顧。若是。則賢者亦不能以自存矣。又何以善

國事乎。今觀四子者，各據所見，既不嫌於見己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為形己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已，非夫有體國之誠意者，孰能若是。非夫有忘己之公心者，孰能若是。故益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問辨錄 ○國家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如鄭之為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各效其長，此無猜疑，彼無嫌忌，期以增國之重，而不知其他，譬之人身，耳目口鼻，各司其事，而共成其能，此善徵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鄭大夫有焉。疑問

或問子產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十二

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紹聞 ○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胡氏 ○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富國，無大可稱，宜

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吳氏 ○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眾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論語拾遺 ○吾之所愛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臨川集 ○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十三

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一人而已。東坡論語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死，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三國志 ○子產政尚嚴猛，而其心則主於寬，孔子以為惠人，乃闡其幽，非舉其重也，註以彼哉為外之，蓋此為內，則彼為外矣。

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註謂猶言此人係漢儒舊說。愚按此三節皆重心術。子產政嚴而心主於愛。則許之爲惠。子西楚之名卿。而不入聖人之門。則彼之不華。僭王。阻用孔子。不與焉。蓋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綱維世道。只有此一理。心不在此。則曰彼。見不到此。則曰彼。分明與孔子二路也。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此處未嘗說桓公。還是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有以服其心。而無怨言。若桓公奪之以與管仲。則當兼怨桓公。不當專怨仲矣。荀卿言與之書社。非伯氏正刪。

貧而無怨章

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爾。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南軒○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拾○貧富原無二境。以

貧而無諂。對富而無驕。則無難易。若無怨。則幾乎樂矣。所以難也。王

孟公綽章

問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註云。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否。曰。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謂其易也。豈以小家勢輕者。及多諸侯之事而難乎。滕薛國小政繁。謂其難也。豈以大國反政簡而易乎。然則何如。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公綽蓋蕭靜寡欲而短於才者。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他還爲之而優。若使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不可矣。趙魏老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爲。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卽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故惟聖人爲能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然又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問辨

子路問成人章

問古人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

獨問一箇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對不成而言也。夫
子見賢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如無
目。有耳如無耳。有四肢如無四肢矣。真是緊要緊
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
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箇人。又曰某則全
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箇人成矣。近
子集。○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
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人道大矣。
與天地並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
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非聖人定論於此。其不以一節之士。右於四子之長
文以禮樂也者。幾希。問辨○他日夫子曰。柴也愚。參
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大率非中和之稟。依歸仁聖。陶
鎔於禮樂之區。已而各化其質。各成其品。蔚然爲洙
泗名賢。則昭然學之力也。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
莊子之勇。再求之藝。則又其才之美者也。只爲不學
之故。終其身只以氣質用事。公綽僅免於過。武仲要
君求也。聚斂而下。莊子者則又不足道也。此所謂自
表其才之美者也。故因子路之間。感人也。若曰。世間
美質非少。只學之。則進於中和。而稱爲成人。不學之
則倚其偏長。而終於氣質。以謂必兼四子之長。而後
爲才全德備者。過矣。大意○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
曰。君子尚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
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幾箇一
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語
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況止如下莊之勇者乎。禮樂
是生身之原。不是文具。張子韶詠此白。四者相資體
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
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
通。海峽○四子皆當時之人。皆夫子所不滿者。臧武

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大夫。冉求之聚斂。下莊子雖不見於語傳。諒其才亦未必踰於三子。須玩若字口氣。謂如今之人。臧武仲等。人品未必殊絕。但能各就其所長。而文之以禮樂。亦可為成人矣。重文之禮樂一句。因于路者得成人太難。故就其所可及者而引之。非必欲兼四子之長也。下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其事愈近實。而成人愈可能。其誘掖之意深矣。正刪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人與人相酬酢。言笑取如何絕得。但貪躁者常覺其多。而廉靜者常覺其少。爾於是。有以不言不笑不取

論語精義卷之十四

十八

為高者。文子當時賢大夫。故時人以此稱之。不知三者當然。而然自有箇恰好處。豈必言笑者皆躁。而取者皆貪耶。夫子以其不可訓也。故問之公明賈。而賈之所答。正是當然而然恰好處。此非深於學問。涵養純熟者。未易到也。文子之廉靜。得之天資。而學問涵養之功。未聞焉。若不疑其詞。則世人將易視此道。以似為真。其關係豈小哉。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若只作評品人物理會。孤負夫子矣。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

臧紇。臧紇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

孫愛之。孟莊子之御騶豐。點謂公鉏。苟立。請讐臧

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

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

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

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

廢。二勳。不避邑。乃立臧為臧。臧紇致防而奔齊。○臧

武仲之請後。不在於得罪奔邾之時。而在於自邾如

防之日。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武仲之防也。請而不

得立。則將據防以叛。防亦非魯之防也。計魯之君臣

必不與之校。是要其君以必從也。故曰要君。原

晉文公諱而不正章

權以濟事。曰。諱。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於夷。孔子曰

正而不諱。陽之時。師傳蓋云爾。以此推之。晉文公諱

而不正。蓋辰嬴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

論語精義卷之十四

十九

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爲桓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辰嬴，不害其友。國縱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爲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東坡論語

○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二十一

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丘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爲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很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於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被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爲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圍。

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母乃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薦賈之誦，急於立功以雪耻，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二十一

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陵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親魏犇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踈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誘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東坡集 ○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

蔡丘踐土。然蔡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先生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揚子。○二公譎正之分。其行事皆然。不可以伐楚。一事槩桓公。亦不可以伐衛。一事槩文公也。正刪

管仲不死二章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陲。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公伐齊。納糾。納者何。入辭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於齊。曷為以

論語義疏

二十一

論語義疏

二十三

國民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公伐齊。納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於齊。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先入。又殺於魯。故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按桓公與子糾孰兄孰弟。三傳原無明文。據公穀之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為兄。荀子云。桓公殺兄而爭國。韓非子云。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史記襄公立。誅殺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以諸家證之。子糾為兄明甚。惟漢薄昭遺淮南厲王書曰。周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證以春秋書桓公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止言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故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胡康侯朱子俱宗之。因以寬管仲不死之罪。過矣。夫以委質之義。律仲。則糾雖弟也。惡可以不死。以

當時之功論仲則桓雖也而可以相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仲之功不獨在齊國而在天下。不獨在天下而在後世。蓋入春秋以來無兩也。呂氏春秋云。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欲共佐之。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然則管仲鮑叔固素有安齊之志者。而各居奇貨。以觀變而俟時。檻車之囚。堂阜之脫。非畏死而偷生可知已。故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蓋非特與仲之功。而亦諒仲之心矣。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子以為殷有三仁焉。而晏嬰不死。崔杼之難。季札不正。光僚之逆。春秋並無貶詞。聖人以至公與物酌天道。人事為權衡。而無一毫適莫於其間。蓋如此。論語○說死。孔子曰。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下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十四

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管子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按管仲之不死。過在一身。功在天下。子路子貢以為非仁。乃見其一身之過。夫子稱之。乃見其天下之功。蓋澤被天下。則雖以吾身冒天下不韙之名。而不恤。此仁者之心也。夫子平日不輕許人以仁。而至於二子。以管仲為非仁。則又不許其立。教維世之心切矣。若只作評品管仲理會。又成孤負了也。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仲之功過。自不相揜。議者因夫子之言。而并原仲之不當死。遂因薄昭之言。傳會桓公為兄。而子糾之爭為篡。則過矣。○子路責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不論其當死與否。但舉其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有益於天下。若此。即不死于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之非仁。在不死而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其一匡之績。若曰。其相也有益於天下。後世若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倘同於匹夫匹婦之諒。即死亦不足稱也。然則管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以仲責仲。則其不死于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十四

糾非人臣之道也。而況於相桓。以仲之相業觀仲。則當時所倚賴於仲者甚重。而安可自輕其生。蓋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而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疑。○召忽許大氣節。而夫子以匹夫匹婦之諒斷之。只緣於行義上結果。管仲許大功業。而夫子以器小斷之。只緣於事功上立脚。子路而失之。卽似召忽。子貢而失之。卽似管仲。學之不可不講也。山洪覺。○管仲者。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義也。何也。子糾以戰而死。仲赴其難。與之同死。可也。桓公既立。而魯殺子糾。曰魯殺之也。仲死不及糾難。

可以無死而志存澤物之仁。故夫子以其澤物之功而知其仁。論語。○管仲何以亦謂之仁。曰。子糾非一國之主。乃一人之事。召忽不忍於一人。管仲不忍於天下。故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但不知仁體而以事功起脚。故謂之器小。山洪覺。○匹夫匹婦之諒。不是說召忽之死。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也。非以召忽之死爲未當。是說管仲之不死亦不爲苟生也。近語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

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爲其能升

僕也。孔子於既諡之後。聞有此事。故稱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爾。○同升諸公。極難。此心若非見得國事如家有技。若已安能如此。卽此順理處。便有古大臣推讓之風。夫子曰。可以爲文。深與其不愧所諡也。滅文。仲一般諡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便謂其稿位。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

史記衛靈公與雍梁同載。孔子適陳。雍梁。閔人也。韓詩外傳。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飲酒湛樂。不聽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孔子所謂無道者。此類

是也。然靈公雖無道。而明於任人。各當所長。是以不至喪位。家語孔子稱靈公之賢於哀公。亦言其能任渠牟。林國慶足諸賢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此大抵因魯論之言。而推廣之者也。論語。○此見聖人至公至明處。曰。不有祝鮀之佞。難免於世。非祝鮀其人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非王孫賈其人歟。是聖人有惡於二子。曰。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聖人有取於二子也。蓋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用。故以人品言。雖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以

才智言。雖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能若是。可見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隨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雖以二子猶能存無道之國。況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而況有道之君乎。後世用人者。鮮有識量。謂其有過舉也。雖戡定之才。從而棄之。既不能以成事。謂其鮮過舉也。雖艱難之任。從而付之。又每至於憤事。且又用拂所能。譬之大匠能治木。乃使解牛庖丁能解牛。乃使治木。又多責備其德行未純。置之不用。而使學者為之。其將能乎。此天下之事所以不治也。問辨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二八

○衛靈無道。得仲叔圍祝鮀。二子王孫賈而孔子以為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揚惜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問辨

濶公傳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此如人之負擔者。必自度其力之強弱。而量其所負。

之重輕。然後舉可勝。而行可至。若先不自揣量。而誇大其言。曰我欲舉百鈞。我欲舉千鈞。則無必舉之志。而舉之必不能勝矣。引○耻躬之不逮。則言不出。不計其能與不能。則誇大矣。故觀言可以知行。

陳成子弑簡公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顛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與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強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爾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二九

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

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必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或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子嘗曰。好謀而成。若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是迂也。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遂使輕事之人不

論語集注卷之四

二十

審彼已。不量勝負。不度事幾。而徒然以爲義卒之事。敗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爲義也。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夫春秋之時。周天子雖在。如晝燭然。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乎。曰。胡氏謂仲尼此舉先發後聞何如。曰。此論更舛。將魯君先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者。既不可矣。將孔子自爲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其何以發。況請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問辨錄

○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

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爲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謂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存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論語拾遺

論語集注卷之四

二十一

○孔子非不知哀公之不能討。亦非不知三子之不欲討。而必以告者。欲明大義於三家也。縱無益於齊。而君臣之大防。猶可以默奪強臣之鬼。公乃使之告夫三子。則非其志矣。程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胡氏先發後聞之語。皆不識事勢者。削之可也。正刪○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事不可爲矣。

子路問事君章

子路多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如使門人爲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

然季氏伐顛更。夫子責其不能正救，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圈外者以此。但在二者則又以勿欺為本爾。○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復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戒也。○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勿欺而犯，所謂忠以用其直也。蓋臣之事君，遇所當言而

論語集注卷之四
務以緘默自全，固非事君之道。遇所當言而但以激發為事，亦非愛君之忠。故必勿欺而犯，本之以忠愛之心，使吾之精白可孚於君，則其犯也亦信而後諫，而不至於徒犯人主之怒矣。原旨

君子上達章

君子循天理，亦尋常事耳。而不知其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亦尋常事耳。而不知其日究乎汗下。以終身成就，上達下達之殊。如霄壤懸絕，不可比數。而其初只在循理循欲兩端。人苟有不甘於汗下之志，其惡可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也。論語○吾性本自高

明不可限量。能自得之，則一切人欲之私，漸次冰消。霧釋日進一日，直超脫於萬象之表。所謂脫凡近而游高明者也。若人欲之私，種種色色，亦無窮盡。小人纔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群引類，叢生沓來。漸次皆落坑塹，終其身沒頭沒腦，埋陷而不能起矣。初○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

論語集注卷之四
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上達下達之君子，小人亦不以公私言。道形而上者也。藝形而下者也。全德之君子，其所達者在道。一技之小人，其所達者在藝。則大受小知之別也。如曰流於污下，則不得謂之達矣。原旨○註以進字究字釋達字，終不的確。達者通也。君子通上一截，於性命精微處，日漸悟得高明。小人通下一截，於世故人情，日漸看得透徹。正

古之學者為己章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已之志。天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象出語錄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用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用心要求之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饒○爲己爲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韓○古學今學。要之學處己自不同。古人師友間相資。六藝中調養。無非求身心性情之益。皆只是切切實實成己的事。今人身心性情中。不去討分曉。而師友相資。六藝相習。皆是虛浮外面做工夫。故皆言學者。自莘莘於講究處。言也。而所以學。則已判然矣。卽如六經乃聖賢明體適用。有用之實學。而今人以明經取科舉而已。古之學者是真心要爲聖爲賢。今之學者假借聖賢之餘緒。而獵取聲譽。其原頭只在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子貢

誠僞之分。所趨不勝迥別矣。初○古之學者爲己。已一也。曰克己。又曰爲己。一取一舍。不相違耶。余觀釋典初說苦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卽克己之已也。後我卽爲己之已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爲己。海子註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曰夫子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特指其用心處以對。夫是之謂知言。夫是之謂專對。刪○蘧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惰行。至見信於南子。其切磋之功熟矣。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爲人。而寡過也。外雖美。其中必僞。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往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美則大。大則化。又奚不可升之有。東廊先生集○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而不復能見其所未至矣。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而用其力。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三十五

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註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編○身過易遣。心過難除。伯玉有欲寡其過之心。其於身過。知可免矣。只是他點檢功夫。愈精愈密。直體驗得心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而愈不足。此其所以為賢也。充使者之言。必如聖人之無過。而後可以慰伯玉之心。此其所以為善於言也。義

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即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緘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為然。夫身之五臟係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皆為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有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

而寂。則思慮墮。體黜。聰者也。謂之不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寂。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語平同○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始有用力處。○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是心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馮厚○按行而未言。無害於行。言其所不行。則可耻矣。故君子耻其言。而其行則常過之也。過非太

過之過謂過於所言爾注疏此章勉人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此解似勝宜從之。

君子道者三章

第九篇三句以知為先此以仁為先聖人元無進學成德之別自後人觀之則見得有此意爾人見理不明故多惑理不足以勝私故多憂氣不足以配道義故多懼做好人不成做好事不成只坐此三者如當一事臨頭是非之心不勝其利害之心安得不惑為私慮纏擾不能灑脫安得無憂正氣不素養多少好事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三十一

事擔當不去發揮不行只其罷了故見義不為夫子謂之無勇而孟子論浩然之氣以為道義無是以配則較矣故人於此道若欲做到徹底則欠箇勇字不得自責以勉人此一句不可等閒看有聖人猶憂況學者乎之意夫子自道也言夫子之所以稱君子者乃其所以自道也

子貢方人章

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朱子語類○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吳康齋○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自家工夫就使

較勘甚明於我何益譬如總算手收入戶百萬稅糧盡在伊腹中依舊是條窮漢無勺合受用鄭東○問夫我則不暇註云自貶以深抑之然否曰固是抑子貢亦非自貶夫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日有孜孜者固如此也誠何暇於方人問辨錄○聖門之學專重為己若比方人物而馳心於外便是大病今日窮理之事是以方人為當為之務矣二句總是抑之非先褒而後抑也正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三十一

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在己知不知在人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己者當自勉也故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失於務外學者之通患聖人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焉

不逆詐章

來書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學徹平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答云不逆

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此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頗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自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慮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

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切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神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陽明先生集○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感夫不逆不億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爾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華○先覺先字要玩使我之知覺稍後於詐與不信之人便爲其所欺使於先覺上稍加一些意思便是逆億原

微生畝謂孔子章
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固者拘拘執定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變通者也夫謂無道則隱者亦大槩言之非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言也如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而亦隱焉則任世界之平沉而已矣豈所謂萬物一體者哉此等人心腸冷器局小豈不可疾疾固亦泛言之或謂指貳非也○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爲心故疾固○悅人而不知有己曰佞守己而不知有人曰固雖曰自謂亦警之深矣故曰微生之言倨而疑夫子之言恭而決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大抵驥馬自然調良蓋在馬中便是稟德之最純者也如蘇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此又

論語精義

四十一

以凡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子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則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矣然則有才無德何以爲君子

以德報怨章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之不許何哉曰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

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仲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

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者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

論語精義

四十二

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爲也問○以

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
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昌
朝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
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
確鷹犬。申公亦披誣搆。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
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
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
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
來移去。都得語類。○愚觀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
之言。自是稱物平施。萬世不易之道。然嘗味老氏之

旨。亦未必謂人有怨於我。而故以德報之也。大抵只
以爲德。從自心微處圖之。不與物競。多少寬泰和平。
而彼有宿怨者。亦將默然有感化之理。故繼之曰。圖
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即孔子所稱不念舊惡。厚
德載物之說也。古之大聖大賢。決不着一毫怨於
胥次學者。其善觀之論語。○高新鄭公問辨錄曰。以
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依註所云。乃泛然之理。非以
爲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
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於無德無怨者。則又何以怨

之哉。又何謂之直也。今舉世皆是其說。師宗之。余獨
謂不然。新鄭公驚於修隙者也。故云爾。是烏知君子
之心哉。客有說公子無忌者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
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
人。願公子忘之也。夫有德於人而忘之。則雖人負我
亦不怨。而豈更有他怨哉。彼策士尚知此。而況君子
乎。故君子之心。有德而無怨。無怨。故有怨於我者。與
無德無怨等爾。又何必提出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
無私。處夫無德無怨者。而必怨之報哉。或曰。君父之
怨。亦將不報乎。曰。警與怨不同。思之自見。不待辨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四

敬庵先生之言。與朱子之未嘗有怨。皆得聖人之旨。
學者宜詳玩之。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
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
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會子一以貫之。皆是
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
要在不思量處得。朱子語類。○此聖人自述爲己之學。如
此。蓋人之修德。便要求福於天爲學。便要求知於人。
既而天果福之。人果知之。則已矣。若不得於天。不合

於人。則有以拂其初心。而怨尤生焉。聖人灼見夫爲學。修德是自家的事。與天之禍福。人之榮辱。不相干涉。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孳孳汲汲。只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做自家的事而已。原無一毫求福求知之心。故雖不得於天。不合於人。惟知有學而已。而又何所怨尤乎。此其學所以純亦不已。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夫有爲人之心。則便務爲形迹。務爲形迹。便有所表著。而人便知之。既是純乎自修。不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哉。蓋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然則知我者其天而已乎。人則孰知之。

論語集注卷十四

甲七

曰。反已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已者。不得於天。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得於天。不合於人。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合於人。還是與天與人有計較處。聖人却不如此。只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較計於天人之間也。何爲反已。曰。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萬物皆囿於天。雖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知我者其天乎。亦但言人不知

而已。與天爲一。聖人不如此說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爲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爲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寔際。至今誰人知得。○孔子之道。誠非衆人之所能知。亦非衆賢所能知。往往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之之歎。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殆下學耳。安觀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

論語集注卷十四

甲七

感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觀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莞爾之笑。前言之戲。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千羽。以言取人。失之宰豕。見南子從佛胎。不脫驟於門人。而脫驟於舊館。故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子路以爲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毀。而微生畝以爲柄。栖晨門荷蕢。荷蓀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孔子猶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孔子之欲故告門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為隱。而況於門外之人乎。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所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猶有愆陽伏陰。日月薄蝕。而星隕。則知孔子之過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聖人之全。其不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人皆以哀樂相生為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為不可見不可聞。此固衆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為固然。初無可疑。此非誥訓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子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爲有心。磬者固無與乎文章之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

說。孔子豈有隱而不言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子以為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矣。知磬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自知矣。慈湖訓語○子貢穎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嘆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直是險峻。奔趨無門。如吹毛劍。擬者喪身。子貢當時若見孔子這般說。便請曰。夫子豈欺我哉。定知孔子不孤負他。奈何子貢一向多聞。未具正眼。不免孤負孔子去也。曰。何為其莫知子。所謂不會鈎意。錯認定盤星。於是孔子不得已。不免更向他打些葛藤。然大非孔子莫知本意也。海菴編○孔子曰。不怨天。不怨人。者能容天也。人能容天。則無人而不自得矣。象山語錄○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陽明傳習錄○知我者其天乎。

此語大須着眼。蓋當時談道術。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着衣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即是上達也。所謂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而必其知。此其知。豈在情量解會間耶。若曰日月無得踰。如天不可升。所謂情量解會之知而已矣。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果在下學內。且信已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却甚分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海蓋編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興廢之說云。吳氏曰。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

子羔仕衛。○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朱子語類

賢者辟世章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

論語義府卷之四

五十一

衛靈公顧盩。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天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通釋○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吳氏○辟世。辟地。辟言。辟色。皆欲行其道。而不肯貶道。以徇人者也。以所遇之時。之人言。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者也。近語

作者七人矣

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

多怎生好。宋楊繪言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六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李氏訓作爲起。謂起而隱去者七人。蓋以上文賢者。辟世云云。推之也。考韓李筆解。俱以作爲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皆有理。並存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晨門之言。爲譏爲稱。固不可知。然於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

論語義疏卷之四

五十五

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爲矣。慈父孝子。猶皇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若以爲無益。束手而待斃。則不得爲慈孝矣。故不知春秋之周。不可復爲文武成康之周。是無天也。知春秋之周。不可復爲文武成康之周。而漠然付之於春秋之周。是無人也。不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爲。是不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故知其不可而爲之。

子擊磬於衛章

此荷蕢過門事。與佛肸召同時。○齊人歸女。

紹闡編

下同

樂。孔子去魯適衛。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圍之。既解。還衛。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擊磬與佛肸召俱在此時。○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畫尹士譏之。孟子道其去就之意。而尹士服。曰。士誠小人也。朱子以爲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以爲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可與此章參看。聖人惟不能果於忘世。故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猶欲有爲於事勢不可爲之時。此其所以

論語義疏卷之四

五十五

爲難也。若如荷蕢。則末之難矣。○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此聖人之作用也。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此聖人之心也。惟聖人有此心。有此作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己之進退。則易。○人情。就不好易而惡難。人人趨其易。則孰肯爲其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賴焉。故夫子之徑徑。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蕢之果哉。乃自私自利之念。○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那箇人最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他。

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
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
又問。磬聲乎。是指磬聲言否。曰。大約是如此。朱子語類○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
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
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
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
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之於列子。
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樂書○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夫子之學也。今聞人譏已。不知止
而以爲果哉。未難。則是舍之而不肯藏矣。豈理也哉。
荷蕢先說有心哉。既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是欲
其已此心也。不知君子隱居求志。身雖可退。而此心
不可一日不存於天下。顏子窮居陋巷。此心不減。禹
稷過門不入。此心不加。避世而與用世之心相合。所
以爲難。今果欲已此心。何難之有。剛

書高宗諒陰章

蔡覺軒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陰。作闇。謂廬也。即倚
廬之廬。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杜預
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

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
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史譏景
帝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
闇之節也。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前章告樊遲。以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而此云上好
禮則民易使。記曰。禮之爲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
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上之人無不欲民
之敬。欲民之易使。而躬自好禮爲難。未有上好禮而
民不我敬。民不易使者。有位君子。其三復於斯言。論語

論語義府卷之十四

五十四

○好字最可玩。世人所以惡此禮者。爲其拘也。厭
此禮者。爲其煩也。卽無論使民苟不好此禮。雖此身
其可保乎。蓋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
郭。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危之所在。奚而不好
也。夫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
猶恐其夷。未有厭樓櫓之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人
果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則雖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
禮三千。猶恐其簡矣。況敢厭之惡之。而不好之哉。講
○民易使。非使民趨事赴工也。古之使民。不過使之
爲善。然以法令驅之者。則無所感發。而使之爲善也。

難以禮義率之者。則有所持循。而使之爲善也易。以奔走服役爲使。則聖人亦不消說了。正刪○按禮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曰易使。

于路問君子章

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于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

論語義疏

卷之十四

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爾。或問○已不成單

單一身。敬非離人遺物。終日兀坐。人身在世上。便有許多人相交接。相周旋。到處不離。此身在家。有一家之人。在國。有一國之人。在天下。有天下之人。人多則姓多。便是百姓。此人皆與已相隨者。隨已所居之位。皆有其人之衆寡。一步無人。不得修己以敬。便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堯舜兢兢業業。匹夫匹婦澹然若勝予之意。則敬之一字。足以盡之。聖言含蓄。故于路未喻。而夫子乃盡發安人安百姓以示之。蓋人惟以慢易忽略之心。蔑視天下之人與百姓。而略不關心。

加意咨嗟不足恤。怨詈不足畏。此人與百姓所以不安。桀紂之民不聊生者。惟其一人肆於民上。不敬而已。君子修己以敬。則不敢慢一人。不敢輕一物。書曰。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淵淵以此爲心。則凡可以爲之所者。無所不盡。人與百姓豈有不安。以天下百姓而欲人人皆安。自是難事。

堯舜之心。不過能敬而不慢其百姓而已。未能使百姓無一人不安也。故曰猶病。理○敬者心之主。道德之聚也。夔夔齋慄。是修己以敬。瞽瞍允若。象豢蒸又。是修己以安人。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修己以安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善無彞。桀紂以下惡無彞。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道。或○我這裏只是一箇敬。然對着人。修己則人安。對着天下。修己則天下安。我這裏只處處是敬。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朱子語類○按何謂上下一於恭敬。人人有箇本心。只因昏放。不見大家在箇恣肆場中。上不知畏天。畏民。下不知畏理。畏法。上下作得業多了。以致感召天災。連年水旱。疾疫饑荒。死亡猶不知省懼。如何得

論語義疏

卷之十四

天地位萬物育。有和氣而無沍氣。當此時。有一箇修己之君子在上。自然下觀而化。喚醒得他本心。皆知畏理畏法。不敢恣肆。便是上下一於恭敬也。紹聞○安人安百姓。不是感化。亦不是推己及人。若說感化。是說效驗。猶有所待於外矣。若說推己及人。便分人已為二。而修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矣。蓋安人亦是修己以敬。安百姓亦是修己以敬。都是修己實功。非於此敬之外有所加也。

原壤夷俟章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

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朱子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聖人動容周旋中禮。此亦可見。愚觀孔子之責原壤。語若近狎。而意實至嚴。蓋深斥其放蕩於禮法。為名教之罪人。徒偷生於天地之間而已矣。後世猖狂之流。縱脫無行。如原壤者不少。抑不聞孔子之訓乎。論語○是為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正剛

闕黨童子將命章

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琀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豈卽斯人也。與○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序。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慢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南軒○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

與人道。故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惟謙受益。惟虛可以受人。夫子使之將命。全是消磨其客氣。變化其氣質。若幼時圭角盡露。便無進益。客氣日甚一日。違道不啻千里。所以灑掃應對為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微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也。初○世之童子。如闕黨者多矣。不習少長之儀。不知謙讓之道。躐等凌節。終身之傲僻階焉。聖人之教闕黨。教萬世者也。論語

論語義府卷之十四終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衛靈公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同邑鄧士望校

衛靈公問陳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後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就謂其不可謂哉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馬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問○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

軒○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聖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彌聖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且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拾遺○王道思以為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也即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為問始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問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當時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於是軍旅俎豆判為二事而雍容為文儒之習悍鷙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俎豆軍旅亦非二道但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為帝王仁義之師不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為列國吞噬之習○問困窮二說孰是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言亦在其中矣問○君子不依阿苟合故其窮多於小人不人不安命守義故其處窮異於君子○濫只是溢於本分之外不是放濫為非○子路是賢者要看得好

於本分之外不是放濫為非○子路是賢者要看得好

正剛○問衣敝緼袍一童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如何
在陳耐不得至於慍見潛室陳氏曰子路於世間名
利關。大界限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人
關室所以聖人欲進其所未至本集○按義理與利
欲之重輕子路非不分明但存養未至於義理未有
所得如顏子之樂則未免有時而動故夫子既語以
君子固窮又警以知德者鮮其做發之至矣紹開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章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
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

論語義疏卷之五

三

曰然往往孔子未然而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顏子仰
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
幾乎象山語○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
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
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
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
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
得之蓋子貢反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孔子
自顏子而下急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

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殖貨者然即其不無千慮一
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子謂子貢曰賜也女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李嘉謨曰多學之為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
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
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
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麤麤亦精故曰
通于一萬事徹理解○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為道一
尚無有也然一雖非所以為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
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為

論語義疏卷之五

四

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即一一即道也斯庶幾孔
子之一貫者矣○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
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
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
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視
敷楮連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學字
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榻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
或眾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
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言
乎書之藝拂且恃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于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疇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于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于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

論語義疏卷之五

五

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皋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學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

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賜神通，忽然開口叫箇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箇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揆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猶尊孔子以願

論語義疏卷之五

六

學也。曰：若夫天地間無箇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光嶽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近集○先多學而識，然後以求一貫，即後世先窮致事物之理，而後一旦豁然通貫之意，非聖學正孫也。知道一貫之道，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箇一所貫通。若不知道這箇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亦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

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註謂告曾子一貫以行言。告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行原拆不開。亦無一箇知的一貫。又有箇行的一貫。

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甚難。註所謂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韓退之曰。此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既知得這裏而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此聖學入微脉路。須玩味自得之。蓋虛談未可為知德。由也聞善必行。告過則喜。亦勇矣。而獨箴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克自訟。故中庸服膺勿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七

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始為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儔。明儒○夫子藥于路。往往在知上。故曰由誨女知。曰女聞六言六蔽。都從知處救他。故知德者鮮。亦是教他求知于心。蓋知為真知。便德有實德。與窮通得喪全無相干。開

無為而治章

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如此則皆可以無為而治。而孔子所以獨稱舜者。蓋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句。非正說無為

乃益以見其無為爾。紹開○問恭己之為聖人敬德

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曰。其為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問○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八

尤不淺。虞帝之初。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者。於是任其所自為。權柄網維。一切委置之不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邪。夫天地以生物為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

賈治佛老治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
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路一舜
之治天下其為夥矣然謂之無為而治者為而未嘗
為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
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
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囚者君道也為
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囚則靜矣囚冬為寒囚夏為暑
君矣為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相有知有為皆
善談無為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乘

子張問行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九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
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
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
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朱子語類○篤是篤敬是
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淺薄為對敬與怠忽
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慷慨之意如獨行不愧影夜卧
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者自深薄
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見矣
紹興○問參前倚衡工夫薛氏曰先明忠信篤敬體

段自知參前倚衡功夫曰云何曰忠信篤敬乃吾心
之體至真至一者也從真處而言謂之忠信從一處
而行謂之篤敬此體存則常見常見即參前倚衡矣
曰理無形聲如何參倚曰美牆堯舜之參倚也苟不
知此而求之於前於衡何處下手明儒經○夫子既
告他言行要信敬又恐他只在言行上着脚沒有本
領須要時時處處有見於此體方是不言而信不動
而敬功夫沒間斷夫然後行不然敬信不可以襲取
也○今之訓詁於參倚處只解得看見意不知前字
衡字內俱有意在所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倚衡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者切近於在輿處也子張務外好為高遠全不知已
身上切近功夫故教他所言所行須有根據步步着
實到處皆切近於身舉目可見方是忠信篤敬的足
色然後可行不然不切於身不在目前信口說過便
罷隨事答應便了終不免於虛偽而已不足謂之忠
信篤敬也初問○原旨云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常
自在之之意若把一箇忠信篤敬常看有在眼前便如
司馬溫公常念一中字便是執着了聖門之學不如
是故論參前倚衡此是誠意慎獨之學只這一念純
誠疑結更無跡散滲漏直與天地鬼神相通何所往

而不利也。學者不實向身心體驗，徒於知見摸索，則勿忘勿助之云，猶屬影響，其何當焉。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篤敬也是物，不屬思慮，純實渾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皜皜，舜謂之精一，子思謂之誠則形，形則著，皆不過忠敬而已矣。忠信不妄語而已，不為欺而已，無他奇也。篤敬亦猶是也，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無他奇也。中庸而已矣。動乎意而支離，則失其忠信，失其篤敬矣。失其皜皜精一者矣。楚州

直哉史魚章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為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必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喬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書曰：甯喜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史魚與伯玉同時，皆衛之賢大夫，夫子至衛，嘗與之交，此蓋追論之語也。言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為難，而魚能行之於靈公之時，死而猶以尸諫，其直著矣。若伯玉，則君子哉，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驕人，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徇人，其間不可有義存焉，多少有力有為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

無道可卷而懷之為難。然即其無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緝聞○蓬伯玉出處。近於聖人之道。固稱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回。自是社稷之臣。當時二千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伯玉進退。可以自全者。故夫子並舉而稱之。以為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論語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論語義疏

五

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與者與人也。知人為難。故唯知者能之。非謂知者知語默也。○失人與失言之病。學者恒多有之。不可不自省。不可不致知。上用工夫。○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自有妙處。初問○知者胸中自有蘊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下同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證用藥。

志士仁人章

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或曰。既死矣。

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有一箇是。二程○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朱子語○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時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太史公曰。歿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又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緝聞○問志士仁人章。

論語義疏

五

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陽明傳○仁為生理。好生而惡死者。人之情也。置生死兩途。而使之自擇。則必之乎生。不之乎死矣。求生者何以反害仁。善體之。善體之。悟此。則知論語之必以求仁為宗也。孟

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民胞物與。殘疾疲瘵。關情休戚。獨忍棄其生而不恤。而反以為仁也。不識如何叫做成仁。却又如何求生。反為害仁。須思其故。

子貢問為仁章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也。○子貢得聖人為之師。得諸賢為之友。而夫子教之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賢與仁。無處無之。所貴於好賢樂善。能自得師。以交成其德。否則離索之患興。而非僻之心滋矣。為仁大方。莫切於是。學者審諸論語述。○以

分而言。友為親密。可以切磋。以理而言。益友豈無嚴憚。賢大夫豈無切磋。紹開編下同○為仁者。存養克治之功。固由於已。規警開發之益。不能不資於人。如金玉非良工利器。無以成敦彝。薦清廟故事。賢友仁。亦治

已之良工利器也。○工欲善其事。喻為仁。器喻所事。所友。利喻賢者仁者。○王介甫嘗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惡禮。欲其儼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

顏淵問為邦章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人。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

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人。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

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問。○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會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朱子語類○按堯命羲和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七

而願從焉。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出。則時措從宜之本。又在夫子。故使夫子之得邦家者。首行夏時以立政。而禮則從周。樂則用韶。皆是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其語顏子。顏子便曉得夏時是如何。韶舞是如何。蓋為當時數者俱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措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夏時政事之首。故首言之。次應及禮。而樂在後。乃其自然之序。今不及禮者。周禮當時見行。不待說也。間有當損益處。顏子自知。亦不必細說。只舉殷賂周冕。以二事見文質之中。示損益之則。程子所謂發此以為之兆。是也。朱子語類○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孔子因顏淵為邦之問。而各舉其一事言之。行夏之時。王政以時為大也。釐工熙載。統之乎時矣。乘殷之輅。器尚其實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之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物采文章可知矣。樂則韶舞。慕有虞氏之至德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必無為而治。躋斯世於唐虞太和之域乎。放鄭聲。遠佞人。張子所謂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虞夏君臣以此更相戒飭者得之。論語語○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六

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
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
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了。便於
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
已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
略。故就他不足處。替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爲政在
身。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
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
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轍。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
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五

便把做大事看了。陽明傳 ○諸弟子俱問爲政。而
顏淵獨問爲邦。其志甚大。非謙詞也。有天德。然後可
以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爲邦。但告以四代
之禮樂。夏時重人。殷轍質而得中。周冕華不爲靡。韶
舞盡善盡美。皆邦政之可因者。使無三王之德。而但
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
而但用九韶之舞。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讀者詳之。
○鄭聲淫。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
相陵奪。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

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爲甚。雅與鄭聲
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後人泥於淫字。遂以爲男女
淫亂之辭。亦既可笑。而考亭於鄭風詠他事者。亦皆
力改舊序。而強解爲淫奔之詩。以合鄭聲淫之說。殊
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媒之辭。出自里巷者。
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之朝廷。邦國者。而安得謂鄭
風皆出於此也。遠佞人。佞人殆何也。巧言孔壬。堯舜
猶畏之。况於他乎。蓋佞人包藏禍心。好詭百出。以是
爲非。以白爲黑。密於窺伺。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
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五

巧潛其去。僂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飴。雖至於
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豈不可惡之甚。然斯人也。
惟大聖大賢。乃能識而遠之。後世若唐太宗之英明。
亦既識。宇文士及之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
說。况他君乎。則佞人之難遠。可知爲人君者。誠不可
不深察而痛絕之也。問辨 ○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
矣。感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二程 ○白雲許
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

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在頃刻間。吳氏程曰。蘇氏云云。此雖言地之遠近。而時之遠近。意在其中。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言人之慮不及遠。以爲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置不十全。只目前便不安了。况能久安乎。此正以時之遠近言。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于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祿。而子亦殆矣。○東坡千里几席之云。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小註錯看了。存疑。○天下之變。雖不可以先圖。而人之弭變。亦不可以不預。苟徒守一隅之見。而不顧萬全之策。徒濟一時之便。而不思久大之規。則必有意外之虞。不測之憂。動于旦夕之間。介于耳目之近。而有不及備者矣。○遠慮者。此心無一息一處之不到也。一息不到。則有一息之憂。一處不到。則有一處之憂。所以君子存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也。○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言乎。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矣。

臧文仲其竊位者章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不知則已。知之便當薦之。與並立於朝。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立。此何心哉。正自以德不稱位。恐惠見用。而形己之短爾。非竊位而何。當時列國卿大夫。俱是公族世家。占定。故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當時以爲希闕之事。而夫子亦稱之曰。可以爲文矣。蓋非知人。而又能忘己。以爲國者不能也。文仲自有所長。又能知惠之賢。却乃爲私心所蔽。故夫子以爲竊位。○古者爵以命德。位以立賢。賢如柳下惠。則魯卿之位。乃其位也。文仲知其賢。而不與之立。竊其位矣。春秋傳。非其有而取之曰竊。竊人之位。與竊人之財同。故夫子以竊位正文仲之罪。○問臧文仲。賢大夫也。何乃竊位而蔽賢。曰。魯之爲大夫也。獨文仲也。與哉。柳下惠之弗與立也。獨文仲也。與哉。惟其賢。故責備焉。彼斗筭之人。何足筭也。惡乎責。問辨。躬自厚而薄責章。

躬自厚者自處於厚也。責已厚之意在其中矣。陳新安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効耳。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修之道當如是。非為遠怨也。然必能遠怨而後見自修之至。故夫子告仲弓敬恕之實功，而必於邦家無怨驗之。近語
○東萊呂成公少褊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懣為之冰釋。學不可不如此。○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

不曰如之何章

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若無商量的人，鹵莽決易，率意妄行，雖善商量如聖人，與之處，亦何用。○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則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萬遍過方，爛紛紛，其可觀。鬼神或告人。方魂靈忽自悟，噫，非常困衡於心者，烏能味其言哉。

羣居終日章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

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或問
○按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勵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紹開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慧微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拾遺
○羣居正講德謀道之會，曰終日，時非暫也。自彼至此，曰及，不惟不能行義，而且不言，不惟不能專言義，而且不能帶過言之。小慧，不是一隙之明，乃是私智偏見，不惟言而且行之，不惟行而且好之，與行險僥倖無干。任已小明，全迷大德，其害最大難矣哉。不必說將患害。正剛
○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來，亦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墮情識，故名小慧。情識

之視良知真不翅碧空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擇焉海益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以為質質字對下行之出之成之說事之可否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處質為學以為威重為質之質凡物無質不立君子之於事義以為質却須要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始得蓋義主於斷制知有義而直情徑行又不可故行之須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正所謂孫以出之也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十五

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裏又只是一箇真實心爾行與出亦無甚分別禮有節文次第故曰行孫只是一箇退孫之意故曰出開○此言學者之序義以為質則已私不存洞然無我全體為義而行之有重輕進退之節是為禮至於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出而孫順是謂成孔子又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者即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為主本也誠信無說之可言無義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

心語○君子義以為質質質質也亦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遜是小禮也足恭也小信也即作得周備亦祇是一箇硬硬小人豈曰君子哉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海益○處難處之時禮行遜出甚有委曲然以義為質信以成之蓋利害毀譽不入其心則本然自有妙用雖至於舍生取義非期於立名安身存位非期於為利故未嘗違心以從人亦未嘗咈人以從己毫釐善利之間更須體察精一歐陽南野

○義只是心之所宜君子以禮省事其事常求謙于心便是集義之學實是本質是體質枝葉可變而本根不變一切動用皆從此而生本文說禮以行之是禮在吾心體中而吾特由此以行耳註謂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有退遜成之必以誠實工夫皆倒了孔子所言乃由仁義行朱子所言乃行仁義也由仁義行與行仁義非特安勉之分乃誠偽是非之辨君子哉是贊其養之盛德之成非泛論道也正○即論語一書苟不明得宗旨只就條貫眼目上摸索則如此章之所謂義禮孫信者亦何處討下落乎象山亦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蓋亦有見於此義之外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十五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又去尋個禮禮之外又去討個孫信不勝其紛紛矣。至見以為處事之法而不知其為精義之功。何其謬之甚乎。精義之功。即是求仁之功。亦是隨時換了字面。又不可於求仁之外。別求所以為精義之功也。曰。如此則何故到這裏又要說箇義善哉。孟子之言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只是一箇仁。存着為體者便叫做仁。行着為用者便叫做義。此所以仁外無義也。大率義以為質。却是就其用說。禮非他也。即義之自然之節文也。義雖當。而條貫一有不詳。義不精矣。孫非他也。義之自然之和氣也。義雖當。而心氣少不和平。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三十一

義不精矣。信非他也。即義之貫徹之誠意也。義雖當而誠意少。有間隔。義不精矣。恰好四者俱到。渾然一仁。而修身為本之學。悟此真可謂知之至矣。論語大意

君子病無能焉

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思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疑問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勉人及時進修也。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言。君子疾諸。非疾其無

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者。不容已矣。○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聲聞過情。又君子之所患。是君子亦未能忘于名也。大抵好之則出于有心。人以名我。實至故耳。我何容心哉。若乃無意于名。又欲掩閉抑絕。使之不著。又却與好者相去無幾耳。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冊看書。但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者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間稍有餘地。則亦汨沒矣。語錄○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明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為實不稱名者發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足。以副。可惡孰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噉名客精

論語集注卷之十五

三十一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勉人及時進修也。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言。君子疾諸。非疾其無

口耳。伯夷傳亦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亦何足據也。海錄編

君子求諸己章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南○愚按君子求諸己。不止謂自反而不責人。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蓋只知盡其在我。故不求於人。小人求諸人。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又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患所以立。求為可知。是求諸己。在小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三十九

人則患無位。患不見知。故必求諸人。遠則窮通得喪。近則是非毀譽。君子以為在己。故求諸己者無不至也。小人以為在人。故求諸人者亦無不至也。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每如此。又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紹開編○求諸己。故君子有以自立。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故常至喪己。○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

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明編○無不反求諸己。最註得是。此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說書者以為己為人。看非註意矣。刪

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求諸己。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蓋矜者。君子持己之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爭。羣者。君子處眾之常。正己而不求於人。故不黨。以私意為異。則爭矣。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三十九

以私意為合。則黨矣。紹開○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不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張南軒○持己處眾之說。未是。矜是莊嚴。然循理修持。無心于立異。故不爭。羣是和同。然順理周旋。無心于徇物。故不黨。若矜只是持己。無人在內。則所謂爭者。果何所指耶。豈自家爭耶。刪○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群而不黨。黨者。小人之

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楊子
危言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何謂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主於取人也。一言之是，不足以蓋其終身之非也。何謂不以人廢言也？主於取言也。終身之非，不可棄其一言之是也。是故玉石不得以相混也。瑕瑜不可以相揜也。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論語不以人廢言，或說君子之言亦有出於小人之口者，恐天下無是理。此只是芻蕘必詢下民，必問之意，非此之謂也。聽言信行者，失人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一

因人廢言者，失言。君子舉人，不以其言，則所舉必得其人。廢人不併其言，則嘉言必無攸伏，且用人也不以言舉，則其言之不廢，可知。用言也不以人廢，則其人之在所不舉，亦可知。原此專在聽言一邊說。見君子虛心為天下夫人之言，儘有中倫中理處，而未必其人之何如，亦有其人之不善，而其言儘有關於理教者，是不可輕舉輕廢也。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斯謂虛心為天下。疏人之不善，固不可以其言之善而取之，而人之不善，亦自無妨於其言之善也。蓋公去取於一人之身者，如此，由此言之，亦可見言

之不可觀人也已。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欲令人如吾心，則難；而欲吾如人，心則甚易。欲人人如其心，則難；而欲自如吾心，則甚易。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痒癢疾痛通而藩籬畛域撤，又何往而不可行哉？自位分而言，則所及有限，而所推亦有限。自心而言，則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也。在我施之而已，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自窮居陋巷，以至於中天下而立，皆可。以終身行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二

蔡虛齋謂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國，則行於天下。陳紫峰謂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其言甚佳。在聖人，則以已及物，仁也在學者，則推已及物，恕也。皆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編。○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逸論其實，不止勿施。凡已所欲者，須要施之於人。如已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已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方是恕。蓋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

義不明。范忠宣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饒人的意思。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陳氏

吾之於人也章

或問毀譽之說曰。吾既略言之矣。請復詳之。蓋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三十三

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爾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如何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

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恣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佛老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或問○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若毀則必無也。○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爾。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三十四

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帝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爾。○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句全在所以。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爾。○緊要在所以上。民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究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按直道之在人心無古今之異故禹湯文武與之行則行者此民也桀紂幽厲不能使之終廢者此民也故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聖人言此者以見直道可行於今斯民未始不可以為三代爾紹開觀春秋之作則知聖人之心微矣聖人之心何心乎愚夫愚婦之心也孔子嘗自言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而行則聖人之所是愚夫愚婦之所是也聖人之所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三五

非愚夫愚婦之所非也奚容必焉是春秋者有是非無毀譽之書也善說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大哉懼乎其得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乎四書心法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胡雲史缺文不忍盡書也為尊諱為親諱為賢諱故有缺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馬借乘之非一借而一反也曰乘之若彼自有而終乘之也族次○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

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葉少○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于世者乎

東坡論語解

巧言亂德章

論語義府卷之一五

三六

巧言以人言小不忍以已言○所謂亂德如惡鄉原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能亂德而聖人之所深戒也蒙引○巧言亂德稽之於古如高帝拔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而蒯通乃說之以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寬之又如曹氏令女不

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
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誰
為哉。此皆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其能不
為所奪乎。○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因項羽王之
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
匹夫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
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
仁也。韓信跨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問小不忍。如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
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
項羽是也。朱子語類○呂本中云。忍之一字。眾妙之門。諺
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
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韓魏公語錄云。欲成大
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
忍。不可不謹。王荊公亦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須之不
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日格類鈔○
其言一巧。心便外馳。即是曰。是非曰。非已非心。得之
真矣。似有德而實非德。故亂如謂聽之使人喪其守。
乃是亂人之德也。不但亂人之心術。併已之心術亦

亂。故巧言當戒。且亂字與喪字不同。不能容忍。裁決
是婦人之仁。不能容忍。少待。是匹夫之勇。須略重容
忍。一邊方與書有忍有濟之意。合正○巧言變亂。是
非。是非處便是幾。小不忍則亂大謀。小大處便是幾。
皆是欲人審幾也。

眾惡之必察焉章

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
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
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
子匡章是已。故眾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眾而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察於獨理。斯無蔽矣。南軒○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
私意。方能察之。時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我
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前漢書顏師古注曰。此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
其質。非道所化。○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
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
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論語拾遺○弘有二義。人之
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二
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

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足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全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惡不同過止害功夫惡害心術惡字從亞從心是第二箇心過則本心做去忽又墮却知得遂改時依舊本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不遠復即是原生真物只怕迷而不復煩復亦是意興使然能敦則自不煩行景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五十九

論○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然則過而能改不謂之過吾儕勉諸論語述

吾嘗終日不食章

以孔子天縱之聖而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其所思者何事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二聖人之精神磨礪若此此其所以為聖人者與日夜以思覺太勞苦則放寬一着從平鋪實地處遜志為之故曰無益不如學也思之力專學之功裕古之聖賢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惟思與學而已矣到得耳順從心境界則無思而無乎不思無學而無乎不學嗟乎豈易言哉論語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四十一

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而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天地無思無為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為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

動靜言不可以虛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慈○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憑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

論語義疏 卷之十五

甲一

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皆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成，較之干巧，則精麤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近溪○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

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見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海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朱子○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都當不到那裏。○愚按此章語雖三轉，只是一意，謀以事言，憂

論語義疏 卷之十五

甲二

以心言，首尾以道與食對言。中間言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言非所求而至也。農之天時，士之人爵，其理一也。故以相譬而言。士有仁義道德之實，則君自求之。若君子之心，則憂不得乎道而已。豈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哉。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紹開○此章專為謀食立論，謀食中必尋箇事理當然之極，有恒產者食從產出，有官服者食從祿有，有工商之役者食從力得，獨孤困萬二千五百人，俱菴羅樹大比丘八千眾，名淨乞食，彼謂諸法等，食

等祇成自修。宜自食其力。何為可取食於人。曾願歲輸六萬粟居孔子。又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人即以為賢聖家法。此自國君有士盛典。非孔孟之心。這也是王綱解紐。列國有此舉動。孔孟又算計無功不享報。凡食之道。必食功乃正法。貧而謀生。須有有功及人。因領○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曾謀到食上去。食非人所可謀也。耕也。餒在其中矣。而有不謀者。學也。祿在其中矣。故君子之心。只憂道之不得而已。貧非所憂也。憂自心之思慮。言謀自心之計較。言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有思慮方有計較。註恐悖本旨。四十三

知及之章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案山○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見不到。故爾。

今人於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見之審也。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魄。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無所○聖門講學。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而有一私意焉。隔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也。然則仁者。謂已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間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顏子之問。以克己復禮。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訥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無非即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貫通。渾然天成。即孝弟忠信。即無聲無臭之妙。即戒謹恐懼。即不識不知之則。即人倫日用。即惟精惟一之極。未達者循循慎謹。業業恭愿。不失為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妄行為

業業恭愿。不失為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妄行為

小人之無忌憚。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為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為能靜。知者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惟能壽。為其念慮閒靜。氣凝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而不仁。非儒者也。湖同○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覺者。蓋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後曰仁。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為。照用無方。純明無間也。三月之外。不無微違。不違即復。孔子發憤忘食。為

論語義府 卷之十五

四十五

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一體。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簡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發育萬物非空言。唯舊習未易釋。後因承象山陸先生扇訟。是非之荅。而又覺簡澄然清明。安得有過動乎。意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為二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又觀而又動。愈觀愈動。掩書夜寢。心愈寤。終不寐。度至下夜。忽

有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容者。掃迹絕影。流汗霑濡。泰然且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不改過。是為無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得到此。便謂知及此也。非空空知得而已。如能行孝。便是知及孝也。及字要看得重。仁守之。即是知之不昧也。得此知常常如此。便是仁守之。迨良知貫徹於一身。無處不到。無時或息。便是仁也。如人有可羞惡處。便臉紅了。此是羞惡之心貫徹於臉。知羞惡之心貫徹於臉。此便是生機。所謂仁也。知得痛癢。便是知。不知痛癢。便麻木不仁。仁則便知

論語義府 卷之十五

四十六

痛癢。仁即知。知即仁也。及之之字。即萬物一體之心。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莊以蒞之。謂知及所在。齋明盛服。無一毫褻慢。是也。非是莊飾。乃知及仁守之心。極其精密。無一毫滲漏也。幾微曲折。莫非本心之條理。運用天機之周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明○只知及之。亦未易承當。這知一及。便是已見道了。非是尋常見聞知識推測影響。便可謂之及。只知及之。仁不能守。却是造不深。蓄不固。居不安。故知及後。不得托大張皇。更要涵濡醞釀。豁光歛華。氤氳混沌。含不息之真久之。方能緝熙。非於知及之外。另有

仁守功夫。只靈明處不息便是。至於仁能守了。若無莊禮却是涵養尚欠充實。氣習尚未脫化淨盡。不可以言盛德之至。所以流行處尚欠赫喧。未能動容周旋中禮。故仁守後亦不得托大張皇。更須瞬有存息。有養。洗心退藏於密。齋戒神明其德。到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便是德盛禮恭。聲為律而身為度矣。非於仁守之外另有莊禮工夫。只明體不息處。充實光輝大而化便是。軒受 ○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不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俱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則常常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四七

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疎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龍 ○凡學之難。難於智也。智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人已也。則曰禮。皆智也。一知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下寧之耳。兼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論人品。只在一知字上。及如手去摸洞。必指頭親到洞底。方謂之及。若有些不到。只差一尺也未可知。差一丈也未可知。曰知及之。是見得到。悟得徹。信得過。學問已是當了。從此保任去。

不使一毫私意間斷。便是仁守。非于知及之外別有一段仁守工夫也。曰湛。分明是臨民。若為一身。則知及仁守。已是千足萬足。終日逍遙。有何不可。惟為物立則。故須莊與禮耳。莊是此心之嚴肅處。禮是此心之節文處。非仁守之外。別有莊禮工夫也。只於明體不息處。充實光輝。德盛禮恭。便是也。正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爾。紹開編 ○材。德足以任重。任重。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者。履感

論語義疏卷之十五

四八

則滿而涉險。則變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受字。君子言才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不害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嗚呼。真天地之心哉。○君子而不

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受則為無忌憚之中庸。湖○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未可觀乎。問辨錄

民之於仁也章

此為凡民全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紹開編下同○不仁則失其心。名雖為人。而實無異於禽獸。則將何所不至哉。人將相食。不仁故也。以此言之。水火不若仁之切矣。又言為仁之無害。不若水火之有時而殺人。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四九

以見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民之於仁。何以甚於水火也。仁即心之生理。與心一者。與生俱生者也。水火於人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身死矣。與生俱生者。不可一息無也。無則心死矣。一息甚於一日。心死甚於身死也。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論語○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

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朱錄○無水火害人之身。而亦有以水火害其身者。仁有之乎。從井救人。仁之謬也。非仁也。○二程類語云。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

當仁不讓於師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一

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應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或問○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胡雲峰

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固而未必正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此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諒也。紹開○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馮厚齋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朱子○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一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他，則失其義矣。前○宋史劉摯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義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蒙引

有教無類

何謂有教無類也？類也者，剛柔愚知二者也。其初性一而已。教之而後類亡，類亡而後性諸一。是故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為病而設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者也。一則無類也。論語○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為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類是族類，言教之所施不分族類，隨他各項之人，但知求教，即有以教之，非謂類之惡。問辨

道不同不相為謀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何如？曰：如謀國者必與為國之人謀，不然非惟無濟必且敗也。如謀為善者必與善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二

人謀，不然非惟無助必且墮也。夫謂相為謀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肯定為我謀，即令悉心以謀之，然非為國之人何以謀國？非為善之人何以謀善？其理不知其機不順，從何發慮？何處圖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謂善惡邪正之類而已乎？曰亦不然，如農不與工謀，工不與賈謀，皆是。問辨○不同不止如善惡邪正，即均為善，而此中有所不侔，亦難相為謀者，宜廣看。正

辭達而已矣

此為學者喜於工言辭者設。然曰達而已矣，則非其

中誠有之流于既溢之餘發于持滿之後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釋通○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于至。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羅念○譚苑醍醐以斯言也。恐人之溺于修辭而忘躬行。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是大不然。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論語義府卷之十五五十四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透。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達哉。故達之一字。修辭之法盡于此矣。不可以復加矣。

師冕見章

古者樂師皆用簪。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而夫子與之為主賓。相揖而入。則其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素心。有不能自己者。階吾之階也。席吾之席也。在坐之人。吾所知。而或相者之所未知也。故不因彼之有

相而遂已。而必歷親告之。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如此。此即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時子張在旁。知聖人一言一動。皆出于此心。天理之流行。故問曰。夫子之與師言。無亦道之所在歟。而夫子荅之曰。是道之所在。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按周禮。眡瞭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瞽必有相。古道如此。聖人言之。又見有所本也。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十四

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怨問某在斯。某在斯。雖是恐師不知席中人。故一一言之。然亦是使之就席不錯之意。古者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一席可以坐四人。孔子相師及席之際。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兩次言。則是兩人在此坐。孔子一人自不必言。如師亦自合坐第四位矣。師既無目。相之道。非惟使之無失。然亦恐於我失其次。彼此欲當。子張以孔子不敢輒易。而每事致言為問。乃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道當如此耳。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說得氣象亦得。無所語○凡讀論語。

當涵泳其言。然後有味。如師冕見及階。孔子則曰階也。及席。則曰席也。至皆坐。則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衆人見替。則慢易之心生。今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替者。尚詳委如此。聖人氣象可知。予每涵泳此言。見聖人如三春。○朱震謁謝上蔡。謝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少選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此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五

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卽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龍○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張疑相替。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者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替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卽闍闡之愚夫。未有不

微言。以及柱下天竺之書。可以一言蔽之。曰。某在斯而已。○吾又因是而知聖人之微言。迷人之指南。悟者之贅疣也。藉令遇眼明者。而猶喋喋然指示之。曰。此路也。人豈有不笑之者乎。吾獨歎夫世之矇者。能由旁人之聲以識。而世之學者。遂執聖人之言。便是道。可不悲哉。則所謂認指爲月。說鶴是乳者也。豈此道離諸字性。本無言說者乎。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五六

論語義府卷之十五

季氏將伐顛史章

玩夫子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至于偏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求。使不至于逢君。亦所以安季氏。○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蓋二猶以為不足也。夫子折以大義。三言盡其曲折。因冉有謂二臣不欲。則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不得不任其責。因冉有謂不取必為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子孫愛。則又直原其本情。極其利害之實。而明責之。

紹聞

○季氏將伐顛史。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僭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斷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繼因冉求辭已之過。則以相道責之。見季氏之危且顛。曰虎兕出柙。見季氏之惡恣肆。而無忌。繼又因深疾冉求文過之非。而曉季氏以利害之故。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故說有國有家者。患不均。不安。蓋均無貧。三句不必粘皮帶骨。大意說不均不安的。彼此相陵。不奪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令善為計。安季氏所以安魯。是極大體統所在。關係不小。○春秋傳曰。顛史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云。伏羲之後。在秦山南武陽縣之東北。○定公十八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顛史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二

○東坡論。○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征伐大權。其可將乎。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書。猶曰季氏以彼為有罪而伐之耳。○季氏將伐顛史。由求同

見而請問焉。夫子未荅，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為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並目之為具臣也。西門○主祭東蒙，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况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引○為東蒙主，舉祖宗之舊制言也。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定典言也。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言也。近○東蒙主蒙有二，禹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三

貢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東蒙在沂州費縣，魯頌曰：亦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謂顯史也。○詩疏云：顯史，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輔○是蔑先王之教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撤社稷之衛也。○冉有歸咎于季氏，而孔子明其咎之不可辭，二節一直說

下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不必以上應二臣不欲，下應夫子欲之看。○陳力一節，皆周任之言。○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不得其職，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陳力，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路可走。如瞽者之有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何以相為。扶持喻陳力。疑○危未至于顛者也，顛則踏矣，須扶起之。○承上言二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又焉得而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四

辭其責哉。而乃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在山，龜玉在外，無與于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有典守者矣。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非典守之過，而誰哉。顯史之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二子方為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却不得也。○固而近費，冉求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勉齋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史，以益費，是孔

子弱三家以強公。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季氏大病痛。只在一欲字。欲則攘奪其君。謀取於外。無所不至。更不識利害所關。夫子洞見季氏心事。從患寡患貧處。說到不均不安。必至於傾而後已。又說憂在蕭牆。今他寒心破膽。不敢為謀。此是夫子誅少正卯的正段。○君子疾夫貪利之。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氣讀下。言君子疾夫貪利之人。舍其貪名。而駕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是其有欲者。未足疾。而為之辭者。則深可疾也。夫季氏之伐顯。史貪其利也。而乃曰為子孫憂。不言貪利。飾言除

論語義疏

卷之十六

五

害。是君子之所疾也。○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大夫。暗指魯君季氏也。患寡與貧。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知不均不和之為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家者云云。以見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均不和實所宜憂也。○若有千乘之國。臣有百乘之家。此分也。分之所在。各足其足。何貧富多寡之可言乎。夫惟不安其分。始有貧富多寡之形於胸中。而不欲寡與貧之在己。使人人欲滿其願。若不闕人。將焉取之。殊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則不均矣。不均則不和矣。不和則不安矣。不

安則患將有在所虞之外者。惟均則無貧。謂君以千乘為富。臣以百乘為富。不見其孰為貧也。惟和則無寡。謂君以千乘為多。臣以百乘為多。不見其孰為寡也。如是則上下相安。家國可常保也。矣其傾。○離心則雖眾亦寡。故和無寡。○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所謂和無寡也。○初以寡對不均。負對不安。下却言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也。而後無貧。而和而無寡者。皆於均乎得之。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始之所以無貧。終之所以無傾者。皆於安乎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之只是均字重。均則無貧。無寡而和。和則相安。若不相安。則季孫之憂將有在所虞之外者。如哀公後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事若行。則公室私家俱覆之道也。○季氏之欲取顯。史患寡與貧耳。然不知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不安而相疑忌不已。則將有傾覆之患。至是則雖其所有尚不可保。然則患果在貧寡乎。○國家之所以患貧者。由不均也。夫苟分封有定。而攘奪之害不生。則財用足。而無所事富矣。千乘之人。足以供千乘之出。百乘之人。足以供

論語義疏

卷之十六

六

百乘之出寧患於貧乎。國家之所以患寡者，由不和也。夫苟上下一心而猜嫌之情不作，則防禦寡而無所事衆矣。有國之民足以供一國之役，有家之民足以供一家之役，寧患於寡乎。既均而和，則安已安，則諸侯得以常保其國，大夫得以常保其家，寧患於傾乎。

論語表府卷之十六

七

○夫如是指均無貧三句說，惟其只在均安而和上着脚，故不勤兵于遠。○既來之則安之，來之固難而安之又難，來之而不安之來者，復攜矣。春秋霸國諸侯類皆責人之攜貳，而不思吾所以來之與安之道，未盡也。如鄭嘗貳晉，晉楚輒更互伐鄭，是已紹聞編。○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指顓臾不服，豈顓臾嘗有是而季氏之所得以爲辭者歟。然而反之於內，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又何暇及遠乎。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家臣屢叛不能守，謂公室不勝私家，私家又不勝陪臣，由是言之，顓臾縱有不服，猶未可勤兵革，而爾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爲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時事情灼然如此，季氏不知無怪也。曾謂冉有而乃見不及此乎。○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謂之遠人，

只是對本國而言，不必如介葛盧邠黎來之類，而後謂之遠人也。○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氏之身，季氏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其後畔費者出于公山，墮費者出于孔子，則季孫之憂果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他童皆單辭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爲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矣，惜乎莫之省聽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章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政，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殍

八

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一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出於天子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合符契。可不戒哉。真西 ○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侯國制度。一準王朝。天子巡守。則協而同之。諸侯述職。則奏而試之。變易者有誅也。其有弗庭。則天子命方伯率諸侯討之。上下之情孚。而君臣之分定。豈不盛哉。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希不失者。失其柄

也。○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樂上整頓。德變 ○劉向云。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出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史記世家曰。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醜之。古釋 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吳氏 ○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作俑。則今日我之僭上。實以啓他日人之僭我。十世五世三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也。近語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常道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勢之變也。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變極未有不及於常者矣。禮樂征伐。政不在大夫。則不在諸侯。陪臣可

知庶人不議則諸侯大夫陪臣之各安其分可知春秋之世天子失其權於諸侯諸侯失其權於大夫大夫失其權於陪臣蓋世之變極矣夫子欲以移於陪臣者返之大夫移於大夫者返之諸侯移於諸侯者返之天子則天下之政出於一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大夫出而言禮樂征伐不成其為禮樂征伐也陪臣但云執國命而已問○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編○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十一

卿七穆之專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而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原○庶人不議之議是公議之議非竊議之議公議不在朝廷則在草野此必然之理也問

祿之去公室章

此與前章想只是一時之言以前章通論天下之事此章專論魯事故分爲二章方三家專魯本欲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乃兆於此則所謂五世希不

失者其理勢固莫能易也紹○此章皆論已然事註謂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誤矣王○左傳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龍中軍季孫

稱右帥叔孫氏則毀中軍於施氏成諸滅氏季孫不

自以叔孫爲中軍孫孫不

毀置之計又取其各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

弟以父兄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於公國人盡勸三家三此所謂祿去公室者也蘇子

由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十二

有其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又曰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故當然哉○昭公之亂

樂祁曰魯君之出政在季氏者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已有此論史墨對趙簡子亦言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於是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伊尼命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隳成則曰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孔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圍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

論語集注卷之十六

十五

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汗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僭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家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陪隸

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歛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臣爾故前年已再圍郈弗克今乃帥師隳郈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郈公山弗擾恐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為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

論語集注卷之十六

十四

益者三友章

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此一益也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此二益也多聞者非博物洽聞以為多也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著察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啓而事理有所發故可以進於明此三益也○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此三等入不必一一與直諒多聞相反而巧言令色全無實意亦無智識其視直諒多聞之士肯

馳其矣。友此則日益。友彼則日損。董陶漸染。將不覺與之俱化。可不慎乎。論語述。○子告子張曰。多聞闕疑。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而其論益者三友。多聞居其一。多聞之不廢於聖門也如此。今之學者。類喜談玄虛而黜聞見。所取之友。既寡直諒。又鮮多聞。求其獲相資之益也難矣。○與益友處。如春夏之日。以漸加長。而不覺與損友處。如火之於骨。亦以漸銷。滅而不覺。此損益之說也。○尹氏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可不謹哉。看來益者三項人。於人主尤難合。損者三項人。於

人主尤易親便辟。則其擎拳曲跽。趨走使令。足以適主之意。善柔則其候伺顏色。先意迎合。足以投主之欲。便佞則其口才辯給。應對如流。足以傾主之聽。此唐德宗於盧杞。所以不覺其姦邪也。敢而折廷諍。如汲黯。可謂直矣。而反以直見忤。忠誠悟主如劉向。可謂諒矣。而反以諒見疎。論事井井如蒼龜藥石。足以上裨主德。下濟生民。如陸贄。可謂多聞矣。而反以多聞見忌。故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損益之際。豈不大哉。謂開

益者三樂章

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遺。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賦。○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容以豪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

皆至理所寓也。引。○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中皆有節在。樂節云者。心一於進。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賦。○君子心乎為善也。則視人之善。如其在己也。故樂道之。願慕之。至也。樂人之道之。喜其得聞於己也。謂開。○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於今者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而暇佚遊乎。纔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

惰慢不收拾而浸與善言為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為樂也。宴樂以宴為樂也。○惡聞善必狎小人。狎小人必惡聞善。以人君證之。驕樂如秦皇漢武之所為。宴樂如漢成帝微行宴飲。與侍中張放等禁中飲滿舉白。談笑大噱。是也。○樂節禮樂。即文之以禮樂之謂。志在陶鎔於禮樂。而養其中和之德也。樂道人之善。見人

論語集注 卷之十六

七

之善。喜談而樂道之。不啻若自己出。其光明無我之度也。樂多賢友。直諒多聞之士。不厭其多。以長善救失。而輔吾之仁也。樂驕樂。是處盈居。豈恣情縱慾之事。樂佚遊。是逸豫馳騁。田獵博奕之事。樂宴樂。是沉酣聲色。朝夕荒宴之事。三者亦不必一一與上相反。而其所好樂。如水炭之不相入。卒之為益為損。天壤不同。聖人之垂戒遠矣。論語便辟便佞皆便也。便于人則人損。驕樂宴樂皆樂也。樂于己則己損。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憂患。而敗于安樂者。原○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

已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讀書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有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它在。或不樂聽。則亦未當言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士人之常。而况侍於君子乎。未見顏色而言。則是有目者之所共知。而吾無所睹。非瞽而何。○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

論語集注 卷之十六

六

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若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奉。此自是大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

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朱子語類○夫侍於君子正吾人蕭恭收斂不敢妄發之時而一不檢點則有三者之失况其它哉故語默之間不可不慎也○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南○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近○涑水迂書云言不可不慎也亦知夫鐘鼓乎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匄鏗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就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君子有三戒章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朱子語類○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之戒正為血氣而言○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於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為君子也解○此章是言血氣害事不小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吾人作用處若不提醒天命之性心體靈

明處便被血氣纏倒此三節是自少至老之事人無學問之力則一生為血氣陷害可不悲哉所以道不可須臾離有戒懼謹獨之學若本領上得力不必戒而自無不戒初○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何謂也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為主不為境遷不為物引嬰兒而有

論詩義序

大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何謂也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為競常懷欲上人之心皆鬪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何謂也夫得非徒殖貨懷賢之謂凡一生幹當可更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涸鼓舞已倦得少為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息自恕如金之

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二

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證藥物。或爲先事之防。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澁○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闔不專是喫齋。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皆闔也。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

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卽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其幼年多病。常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澹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已之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于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卽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昭臨。不自戒嚴。神且陰誣。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母忽也已。近漢子集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二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

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朱子語類○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凡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大人重德。若有位之大人。亦自無敢慢。推而至於匹夫匹婦。若或勝予。是君子毋不敬之心也。論語○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智。其謫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潛夫論云。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心常有所敬畏而不敢肆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詩稱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及所謂敬天之威。無敢戲豫。敬天之怒。無敢馳驅者。皆畏天命之謂也。天命至遠而至邇。出王游衍。所不能違。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與畏聖人之言。皆畏天命之心爲之也。大人天命之所存。聖言天命之所發。敬事其人。佩服其訓。然後能奉天命以周旋。三畏一畏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是以大人則狎之。聖言則侮之。恣睢傲慢。靡所不至矣。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十三

別嚴哉嚴哉。論語○畏天命是中庸尊德性功夫。註言戒謹恐懼亦不錯。但大人聖言照下節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細玩下節亦未必有相承之意。朱子語類○荀子曰。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此見雖處小人亦不可玩忽。西山真公云。○小人之狎大人。非侮慢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編間○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卽天命。而訓人以此卽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修吉悖凶。人于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昇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常人難知。卽豪傑才智之士亦無理會。知且不能。况望其恭敬捧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于悟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識。故夫子當面發嘆。于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非不知天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十四

命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辯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况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為諸賢諱耶？近溪子集

生而知之章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意在勉人以學。人雖不皆生知而學則可知，至於困而學雖口已晚，然亦顧其學何如。爾學之至者及其知之則一，不然其成猶不衣善人君子之後，惟不學而民斯為下。然則人豈可不強勉於學哉？紹間 ○或問氣質四等之

論語集注

卷之十

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

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憊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天之生生知也不數，而其為學知困學也常多。不以在天者自限，而以在人者自強及其成功一矣。夫子之意全在此處。講 ○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等之人，然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知者又次之，皆可與上者同歸也。問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其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象山語 ○性者，心之生理也。學之為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提不失其養，無所

論語集注

卷之十

誘於外以動其欲，固神方知藏往知來而不窮。是謂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汙，而洗濯澡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瞽迷未遠，而清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謂困知之學。其用功有難易，而其知不二，其致之之道同，其於盡性一也。歐陽 ○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耶？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

覺悟者。此三箇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箇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箇箇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卽如大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卽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着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十七

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縱去學問。亦如尋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通充長也已。子集○與姜明岳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今人尚未知困在。安能學也。記云。學然後知困。故惟學然後能知困。不學不能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方自以爲通達也。豈知困乎。故困於心。衡於慮。而能作者。多自動心忍性中來。豈易得也。自樂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朱

語類○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道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日人自道心

論語義疏卷之十六

二十八

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入耳。故曰。聽德惟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

理所由擴人欲所由過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輔○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陳氏○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前之六思存心治

論語精義卷之十六
身之要也。後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見而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聽則聰。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顏子之視聽言動。悉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其與學者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蓋欲之易誘。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汗已也。情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不趨。難而害已也。疑而未通。

必問於人。彼不思而恥。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以此操心而心存。檢身而身治。思之功大矣。單○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虵。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閱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菽蒿莫辨。心惑其視也。英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因學○學者多言九思。只是思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亂。亂色所蔽。而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皆然。凝精斂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汨亂于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方發之際。者。苟知聖人致思之意。則功夫自不得不然。亦不待補偏救弊而後足。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臨事而思。則恐無及者。是皆未嘗實用力於身心。徒為則度影響之見。難與語學矣。論語○孔子曰。君子有

論語精義卷之十六
三十

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矣可不思明聽未能不蔽於物矣可不思聰色患不溫惡得而無思貌患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焉得而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罔不必思而思則贅不可罔亦不可贅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見善如不及章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箇真切為己之心勇往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真切為己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個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愚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箇如此做去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且字處纔說且便是自壞也

○隱居以求其志謂隱居則進德修業以求其所志如伊尹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是志於為堯舜顏

子居陋巷而好學見其進未見其止是志於為仲尼隱居所求求此者也行義以達其道義謂君臣之道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將以達其道也道即所求之志修身見於世未足謂之達澤加於民兼善天下其斯以為達乎道與義須有分別○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道

○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公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云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好惡誠切當時多有其人如蘧伯玉柳下惠之徒皆能之不必指定顏曾冉閔亦不必專論及門之士隱居二句最要看得細隱字即潛龍的潛字身退

而名未晦不可言隱名晦而技能光采未盡收歛不可言隱居有安止之意與行字對能隱居矣而求志甚難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身可隱而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天下國家間隔矣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同此志也須精究之以擴其兼善之懷詳索之以滿其一體之量只守其所達之道殊未盡不是泛然出仕乃是行義而仕然行義而建立功名廣施德澤皆不難獨達其道為難道者率性之謂措置不合乎天真設施不本諸性命則雖天下國家可均皆非達道也此所以難得耳論語精義卷之十六這一章書是孔

子舉出兩樣人品以警及門之士言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濟世為大也世人志在事功者或甲甲合汗乃特身高潔者率多擇地而蹈要圖乾淨未免輕世遺物只求了得自己一箇身子不知聖賢學問貴能經世宰物以天下為己任使斯道大行無一物不得其所方是有體有用真儒試看孔門冉有季路從仕季氏之門若德行顏淵閔子騫諸賢都不肯出仕孔子此言專為向上一等人說蓋進之以大學術大功業耳孔子說道人之為學定於所見根於所志學有等級則品有大小蓋有念在一身者有念在天下

者顧人自處何如不可不知也今夫為善雖是好事然亦有名色稱好而道理事勢終有隔礙者不善雖不當為然亦有名色不佳而道理事勢合當如是者有一等高潔的人遇着一件善事便汲汲要做生怕失了這箇好名頭如行路的惟恐走不及一般遇着一件不善的事便漂漂躲避生怕沾染在自己身上如探熱湯的惟恐傷着手一般這一項人揀擇善惡善惡上太分明比着那同流合污的雖高出萬倍畢竟只結果得一箇自身不肯為世道擔當蓋孤高耿介之士每每能之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古語

相合殊不為難也等而上之還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未遇之時砥礪激昂尋求所志天生我這等一箇人鼎立三才將來在天地間幹出些甚麼好事可以匡扶宇宙普濟生靈常立這樣一箇志氣及到効用任行其義的時節又能見可而進以道狗身委曲周旋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為上為國為下為民以吾君不堯舜為己恥以匹夫不被澤為己辜施之有序行之不迫俾海內回心易慮一變至道精神流通無有隔礙阻滯蓋以大涵養為大設施不求一善成名不在一身自潔聖賢豪傑此其人矣我但聞

古有此語。而今實未見其人也。今之有志學道者。多務潔身爲高。視此大小公私。相去何如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吾不能無慨然於斯矣。嗟乎。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市之徒。決性命之精。以饜富貴。往往互相訾議。均於世道無關焉。茫茫紅塵。冉冉白首。管營利窟。汨汨名波。今天下溺矣。誰與易之。逮德下衰。即求潔身之士亦寡矣。無伊呂之事功。詆顏曾之志行。誠所謂變腐鼠而嚇鳳凰者也。故世有常人有異人。有高人。有大人。鷲鶴巢林。不過一枝。鵬翼扶搖。乃至萬里。奇偉特達之士。可與齷齪拘局者度德。絜量哉。故

觀乎衆人。則見賢人。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佛於可往。南子可見。其遑遑行義者。既如彼。騰肉不至。則行。飛鴈仰視。則去。其汲汲見幾者。又如此。是乃孔子家法也。若借行義而行私。以達仕爲達道。顛冥富貴之域。汨沒權勢之途。無怪乎高亢之流。盛耳掩袂。而不願同群也。以吾之不可。而學聖人之可。斯爲尚志不離道之士矣。太學講章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

陳氏也。新安。○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人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馮厚○按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爾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只指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第十二篇子張問崇德辨惑章末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胡氏謂詳文意當在此章末句之上。愚謂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清風高節之異乎人爾。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百世之下。猶爲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

陳亢問於伯魚章

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

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聖賢之學止有此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調養此心者氣質未能變化則心體不能渾融須要調養得力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教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辭氣和平而能言便德性堅定品節詳明而能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不在心體上做工夫只勸詩禮之糟粕而已者

論語表疏卷之十六
便能言能立耶○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開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兼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涵養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異固固非而以為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伯魚問詩聞禮觀於此章其言藹如其氣象真不忝為聖人之子吁其得

論語表疏卷之十六
得於薰陶者深矣
邦君之妻章
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

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直比于繼體之君矣。義通○閨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滕奪嫡。閨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記邦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政也。近語○禮大傳曰。名者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名。只觀邦君之妻稱之內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理陽。所以告之郊廟。頒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疑○按春秋首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祔。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則知春秋

論語義府卷之十六
王九
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妻。則君不可以寵。故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况異邦乎。觀僖公夫人其妾母。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可干哉。紹開編

府卷之十六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陽貨篇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宜與吳正色校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龜勉於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荅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智。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看孔子處陽貨之事。何等委曲。其荅陽貨之言。何等從容。使陽貨欲見而即見之。有餽而不往拜之。使拜而不暇。其亡。遇諸塗。而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一有節度。其荅之也。立談數

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于亢遂而不至于屈真可以為處惡人之法○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爾○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亦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其推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詔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愚按季平子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二

逐昭公迫於桓子世濟其惡無禮於其君益甚想得當時公論不平已久一旦為其家臣所囚人心必快之而貨亦自以為張公室自古姦雄稱亂未始不借人之所共憤者以為名此貨所以欲夫子之助已也貨豈足以知夫子之萬一其為懷寶好從事之語蓋他平日也聞得夫子是箇大有蘊蓄之人不肯輕就故謂懷其寶而迷其邦又見夫子平日也甚有意於當世故又謂其好從事而亟失時意譏夫子不會隨時以就功名不是不仁定是不智若猶欲從事則今也其時不可再失也故繼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夫子隨問而答許魯齋謂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何如曰必露精神陽虎在季平子時已用事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陽虎欲以璠璵斂因仲梁懷弗肯而逐之至八年從祀先公陽虎將享季桓子於蒲圃而殺之以孟氏之救而得免陽虎奔齊又奔晉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則其時夫子見用於魯矣吾將仕矣之答乃陽虎在魯之時魯之用夫子則陽虎作亂出奔之後也○古來奸雄行事未有不假託名義者陽貨當時奔齊曰吾將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貨之作亂自以為不失時從事而救邦之迷亂也故以懷寶失時譏夫子○問陽貨欲見孔子不過欲其助已為亂耳然否曰那里便要孔子助已為亂亦其偶起一念欲見之耳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然否曰避者本心也遇諸塗何所避亦不得已而見之非謂不終絕也遇者偶然使其不遇固終絕也後儒但於惡人必苛索其未形之惡而過示其誅但於聖人必曲求其未然之情而附會其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三

說雖是好善惡惡之心然亦皆出於有意也予所以每爲此說者夫豈有他直以天下自有大公至正之理而君子當以蕩蕩平平爲心苟有偏則雖善而不得其正由是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欲天下之平也難矣且惡人亦既惡矣即過示其誅不能加也聖人亦既聖矣即附會其說亦不能加也而吾心則有物矣心可容有物乎有物之心可以議道乎可以平治國家乎問辨錄

性相近章

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

論語義府卷之七

一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習相遠而已東坡論語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孫卿之失

則遠矣古史○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

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臨川集○或問

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

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

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即

善也其言豈無所自無語錄○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

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

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編開○天下

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以盡同此

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

論語義府卷之七

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

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

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

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

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

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

可以推人之性矣黃氏日抄○竊嘗攷古聖賢論性有二

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

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

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

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十一

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非正爲言性而發。爲教人知所修爲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莊渠遺書○儒者學孟而憚於異孔。故以此性兼氣質而言。性只一箇。何曾有兩箇。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于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于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正剛○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

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七

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力。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陽明傳習錄下同○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

體上才過當此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與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人今却以不善委為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不冤哉近溪子集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論語義序卷之十七
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爾或問○聞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語類○按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此程子之言於夫子所以為異而同也編○恕問上智與下愚不移如中庸云雖愚必明則是可移也往往多不得其說意以謂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不曰愚而曰下愚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舅曰此說有理語錄○天之生才中人為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方諸易道上智為吉下愚為凶中人為悔吝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為中人而設吾人今日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則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慮無其志耳先師云下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士乎龍溪○問上智下愚不移謂何曰相近者常理也蓋大段如斯者也惟上智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滲漏曲當其實故歷千古而人心皆合非若他人論性或不得其理而徒得其一端便自有遺說也曰伊川云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是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否曰伊川之意謂下愚者非不可移乃不肯移也蓋曰移之則移云爾而乃以微

性善之說不知他必不肯移者何故上智却必不肯移而之惡者又何故夫非上智下愚不移而何問辨錄

子之武城章

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弦歌而謂之學道者古之教有四詩書禮樂繞教便兼此四者謂○律呂之學世儒紛紛攷究不過器數之末即信都芳萬寶常等得心應手聞音而知治亂擊甌而協宮商亦與大道無涉孔門一弦歌便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要知如何弦歌便是道又如何便是愛人易使○子之武城一章只要理會箇道字上世以道教

民故里有謠邑有歌末世以法把持天下於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子游武城直是以道化民直令四野之間和氣充滿故弦歌不輟也君子學道則視物我一體而欲人之同歸於道小人學道則知道當為而使之為善也易易學道之不可以已也如此何論天下何論一邑哉子游之意隱然以愛人自居而謂武城之民之易使也講學道不必填禮樂字解編○道不外於禮樂即吾心之中與和也外邊禮樂制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心之中和而達之吾人則借此以調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中正和樂

之心消其乖戾麤鄙之心純是天理自能以民胞物與為一體豈不愛人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尊卑上下自不敢亂豈不易使初○學道字畢竟是甚麼此心之天理是也人人皆有箇天理在君子學盡天理自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愛人小人學盡天理自然曉上下名分而易使武城之弦歌全由于游學道以愛人其民皆習於其道家詩書而戶禮樂有此弦歌之聲或者見弦歌二字認殺子游以禮樂為教將道字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字該得大自來聖人由身心達之

天下皆是此物要之皆是此心之天理疑○君子小入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畝畝間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氏○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君子學道則明於長人之道故愛人小人學道則明於事上之義故易使編○夫子自實其戲正見子游說得是處所以嘉其篤信也亦是勉二三子之意講○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問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皆微啓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夫子豈

有隱乎。曰：開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西聘○孔子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於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則孔子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悖於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弊弛廢之餘，一旦欲振

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之術，已不可得矣。歸太僕集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定公五年，弗擾與陽貨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召孔子當是時也。至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叛，則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無赴費人召之理矣。○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爾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子程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

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東坡論語○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問墮三

都事，費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遣，則費邱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欲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朱子語類○夫子能墮費邱而不能墮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的事。問如夫子之得邦家者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羈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按春秋定公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十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有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考傳叔孫武叔憾公若藐使為郈宰殺之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赤與叔孫圍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其明年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十四

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由春秋經傳觀之傳言侯犯之叛叛叔孫非叛魯也故經書圍郈主叔孫州仇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非襲魯也襲季氏也故經書墮費主季孫斯惟成無得罪於孟孫故經書圍成主公想孟孫不甚欲而季孫叔孫挾公以圖之也當陽虎囚季桓子之後陪臣各據私邑而衛命故三家謀欲隨之非為公室墮也侯犯與公山不狃欲叛則叛欲襲則襲公歛處父欲不墮則不

墮此陪臣執國命之時三家亦不得而專制矣然則公山氏之召孔子而子欲往何也公山之叛季氏也必以鋤強家張公室為名抑非特為名而已公山不狃與叔孫輒奔齊復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道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十五

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魯夫公山之惓惓不忘於宗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安知不欲乘機邁會挈國命而歸之公室乎故史記亦謂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此孔子之所感而欲往也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言公山必非徒然為此舉也果有鋤強家張公室之意謀於聖人而行之則不狃必須首先服罪致其私邑三家平日所以強私室而弱公家者亦將有所忌憚而不敢為自是振舉王綱講明侯度政柄漸還

於天子而諸侯而大夫而陪臣各安其分各奉其職不復蹈東周衰亂之跡矣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運用施爲必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者而惜乎公山終非其人也是以子欲往而卒不往也然則傳稱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而費人之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者何與曰左氏之言恐非事實也仲由但爲季氏宰安得擅一國之柄而墮三都公山之以費叛嘗召子欲往矣而費人之及公側孔子又命二子伐之何左氏與魯論絕不相蒙也蓋左氏意在尊孔子而紀載或失實諸儒因謂孔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十六

子一爲司寇遽墮三都見其作用神妙而不知聖人當不爲此輕舉卽費人之襲公何其危公之圍成弗克何其懦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不然矣然則墮郈墮費書於春秋者何與曰孔子據事直書以見三家旣弱公室而陪臣亦爲患三家垂戒萬世非以爲謀出自己足爲相魯之功也學者詳考於聖人施爲運用則左氏之言自知其妄矣論語○按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集註用之邢氏又云其使魯爲東周乎此句便說錯故集註削去蓋聖人但言與周道於東方爾纔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

用之在人可爲東周在聖人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借則不能成至其所以轉回時運固自有道矣緝聞○夫子欲往之意不徒與一僭亂之陪臣亦不徒與大夫及諸侯直欲與東周耳註言與周道於東方本不錯但說書者俱謂夫子欲與周道于魯則不會其尊周之本意矣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十七

子作春秋托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於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於檜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於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新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孔子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

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叛。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荅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甚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也。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過化存神。故必欲挽東周為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

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父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顛。更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觀其問行問達之意。則必有求之天下而不求之吾心者。故夫子就行之天下處。妙之入心來耳。○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今

問仁。其意向頗近裏着已也。夫子若劈頭告以近裏之事。如克復之類。子張便未信。故以於天下三字。從子張喜好處打動他。當時子張不覺便喜歡。遂問之。夫子告以五者皆身心之學。又一一數出。効來仍就子張喜好處根處引之也。夫子造就子張之妙。真化工哉。問。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

○問。若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類下語。○任是堪倚靠。愚按。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為本也。寬是不迫急。苛細使人難事之意。信如子路無宿諾。敏是無怠忽。

不及事朱子說敬處最可玩味。寬以量言，惠以事言。寬是居上之大體，惠是隨事及人之恩惠。五者非仁也。行五者於天下則仁矣。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欲。其以是自存養變化，蓋行是五者則亦足以存其心。養其性變化氣質，增益其所不能，道理徹處便是仁也。○恭寬信敏惠都是爲仁之工夫。仁人心也。恭者心不放，寬者心不隘，信者心不欺，敏者心不急，惠者心不私。五者能行，心便無外，能行於天下，心便無間，心存即是仁矣。不侮得衆等，正是行於天下處，非以効言也。子張一生病痛在務外，其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二十一

問仁也。雖有近裡着己之意，夫子恐其終不下老實用功，故告之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此一能字，煞甚喫緊。及數五者之目，曰恭、寬、信、敏、惠，那一件不根諸心。又曰恭則不侮云云，那一件不是驗己之心。若曰必至是而後可以爲恭、寬、信、敏、惠云爾，通是教他下老實用功之語，能行五者於天下句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兩截。天下是世間之詞，吾人豈嘗獨坐一室，動輒就與天下相應接，却只是一心相感通，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云云。○行五者而曰於天下，何也？五者非恭、寬、信、敏、惠乎？恭便是與天下人相接。

而恭寬便是能容天下人，方爲寬信便是與天下人相與而信。所謂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敏便是辨天下事，惠便是惠及天下人，是五者皆吾身所以與天下相酬酢相周旋者，豈在一身子然空行此五者而與天下不相干乎？蓋吾身在天下，便與天下相離不得。聖人論仁未嘗離天下，視聽言動所視者天下之色，所聽者天下之聲音，對天下之人言動者應天下之人而動也。出門如見大賓，門內外常有人，但其人或非大賓耳，使民尤甚明也。他如認言也，居處恭云云，皆未嘗離天下而爲言也。凡人幽獨之時，少與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二十一

人之時多，卽家中亦有妻子僮僕，卽行於妻子僮僕，便要恭寬信敏惠。所謂天下者，猶今人云世上之詞。今不思其所以爲恭、寬、信、敏、惠者何如，而但曰心云云。心之一字，是大圈套，何處着他不得，誰非心者。要當尋思着落處耳。且如恭，還有獨坐之恭，至於寬信敏惠，必於與人見之。故曰恭則不侮，是以敬感人而人敬之，所謂臨之以莊則敬是也。寬則得衆，是我能容人，人來附我，所謂平易近民，民必親之是也。信則民任是我與人皆真心實意，而非用智籠絡以欺天下，故人能信我之心，以我爲可倚仗，可托賴也。敏

則有功如敏於事之敏厲情勤辦不懈怠不耽閣不停滯完了一件便有一功積累而功多矣惠則使人惠是未使人之先方使之際既使之後皆有恩惠及人故人樂為使也人能恭能寬能信能敏能惠而為天下所斯人也非仁人而何故曰為仁矣註云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蓋仁是吾心之理心存理得仁也是通套語非曰能恭則心以恭而存也再曰能寬則心以寬而存能惠則心以惠而存於理順乎夫宋氏之旨矣

佛胎召子欲往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二十二

此夫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佛胎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夫子於佛胎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個要去朱子語類○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佳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

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去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賀孫因舉公山佛胎之召皆欲往而終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為其人終不可與有為如南軒云守身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往者愛物之仁終不往者知人之智這處煞說得分明白然但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二十二

聖人欲往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補○天下之物雖至堅者未有磨而不磷雖至白者未有涅而不緇照舊說皆須增入一至字究竟論理終自不通愚謂夫子說話自極圓融其所云若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守己之堅白者。於理誠然。在我亦嘗有是言也。然天下有必不可固執者。有必不可自潔者。顧自處何如耳。吾不曰堅乎。人誰得而磨之。而又焉磷也。吾不曰白乎。人誰得而涅之。而又焉緇也。其不曰堅白處。全自此心之神明變通處。運用因人成就。與世推移。不拘執定一堅白之學。而人自不能摧損汚染之者。此是聖人神化之妙。可自信於己者。故下繫承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可資於食。若老於藤蔓而不食。則是置於無用之地。為虛生矣。吾道有資于天下。而亦置于無用

之地。亦虛生也。吾豈為哉。註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也。恐未必然。理解○此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言推之。則夫子雖從佛胎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也。彼何足以免之。又何足以拘之哉。通義○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

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胎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隳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龍溪○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為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即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

耳。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播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抑天文圖。華○註以匏為瓠。非也。按詩。匏有苦葉。山陰陸氏謂長而瘦上曰瓠。短頭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然則繫而不食。以苦故耳。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度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明甚。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

飲食哉刪○夫子未嘗至晉。佛胎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六言者，只是羨慕這六箇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蔽者，各隨其意見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故須學以去蔽。然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增長得蔽，去他不得。○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况直勇剛，豈可不學乎？本解之○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

論語表序卷之十七

二十七

慕其名，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智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註

○蔽也者，偏之為害也。學也者，所以覺其理去其蔽，變其偏，使會其全，合其中正，有以有之於己也。是故

不學則不覺，不覺則不明，不明於仁之理，則蔽於仁之偏，而其愚也可固矣。不明於知之理，則蔽於知之偏，而其蕩也無所歸約矣。不明於信之理，則蔽於信之偏，而其賊也反害其身矣。不明於直之理，則陷於直之偏，而其絞也訐而不舒矣。不明於勇之理，則陷於勇之偏，而其亂也適以犯難矣。不明於剛之理，則陷於剛之偏，而其狂也躁妄矣。論語○六言六蔽，氣質之偏也。好學者，變化氣質也。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嘗不好，但若不學以明理，而惟任氣質以用事，則仁蔽於愚，知蔽於蕩，信直蔽於賊絞，勇剛蔽於亂狂，并本有之美德而亡之矣。非仁智信直勇剛之蔽也，氣質用事之蔽也。若知道我此心之理，原是天命流行，純粹至善，一毫氣質用事也，容不得時時好學以明之，則本體昭著，隨施當可，當仁而仁，當知而知，當信直而信直，當勇剛而勇剛，無復有蔽矣。故好學非他，明理也。明理者，明心體也。明心體，致知也。註○仁知信直勇剛，俱是德性之固有，然所以渾融其德性而出之，不偏者，全在學問，乃所以尊德

論語表序卷之十七

二十七

知也。註○仁知信直勇剛，俱是德性之固有，然所以渾融其德性而出之，不偏者，全在學問，乃所以尊德

性也好學。則此心之中。純是天理中正。而不以一己之偏見與之。自然順應合理。不學。則其始也。求義理於氣質。而不求義理於吾心。其終也。任其氣質之所近。而不揆諸天理之所當。必至于非所愛而愛。非所知而知。非所信而信。非所直而直。非所勇而勇。非所剛而剛。是非淆亂。而美德亡矣。解○人之體本自光明。本無障蔽。一向為習氣汨沒。便多昏暗。非學不能復之。故漢儒云。學者心之白日。苟能好學。以復其光明之本體。則仁智信直勇剛。皆自我而出。天性流行。隨處中節。又何有蔽而為愚之類者哉。既不能好學。以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徒好此美德。是不從根源上做工夫。而在支流一偏上用事。所以有一好便生一蔽。緣他心體尚未光明。凡此仁智信直等。皆非其所有。不知好猶可。惟其好。則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不能不蔽而為愚之類也。問集註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當冠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問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

論語精義卷之十七

三十一

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心常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朱子○不可陷不可罔。便是知實有此理。無所為而為。便是信。順此理而達之。便是直發之勇。決處便是勇。此理不撓不屈。處便是剛。皆不從外得者。此之謂好學。子路知學。未必知好。未免滯於口耳之私。論語精義卷之十七

論語精義卷之十七

三十一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詩可以興。不但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美者令人願慕。直是其歌詠舞蹈之間，自有使人興起處。蓋聲之感人易入，如此如今之歌曲，亦能使人興。但古詩之中，聲不傳於後世，無以如古人之興於仁義中正爾。可以觀。蓋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夫興於善，則本立，見得失則理明，學之大端舉矣。下又舉可以羣，可以怨，事父事君皆興之，存以養其性情之效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觀之，存以盡夫物理之效也。不言之則不備，故悉言之，以見詩之爲道。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三十一

其大如此，而不如是，則不足以爲學也。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怨有羣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也。和而不流，故可以羣。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問何以言之，則曰：怨。蓋以怨爲君子之所不當有也。然後孟子極言其理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由孟子之言觀之，怨發於愛。

親。蓋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莫可告愬，而寄至痛於微言，以冀其親，萬一悔悟焉。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怨何可非，而亦何嘗失之怒耶。詩之道，於人倫無不備，而父子君臣，尤其重者。夫人興於善，而和於性情，未有於人倫不厚者。也有考見得失之明，則達於事理，未有於人倫施之，或悖其宜者也。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要之事父事君六經之道同歸，而獨以詩言之，蓋詩本人情，尤切日用。人入門便是事父，出門便是事君，此是人大節。却是得詩之發，爲多蓋興莫先於忠孝之良心，而得失之所當考見者，亦莫大于父子君臣之際也。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鳥獸草木亦物理之所當知者。故事雖至末，而心亦不容有外焉。若後之訓詁家，區區於草木蟲魚之名狀，則可謂溺心於細而昧於義理之要矣。若匡衡號爲善說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爲伍。事父事君之大義，且猶懵然如此，則其所以學夫詩者，亦徒章句文義而已。其賢於區區草木蟲魚者，固能幾何哉。此可以爲戒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三十一

○蔡氏曰：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詩中尚有指實可以尋類而未可以觀，則篇篇多有之。在

學者之自得不可指定謂某章可以興其章可以觀也。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有所得矣。必讀涉帖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社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又安可謂篇篇多有之也？下同○三百之詩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義亦遂以湮，愚嘗

論詩義序卷之十一

三十一

謂後世之詩無興亦以世之學者不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尚有不能，又况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哉？○此章只是學詩之法，不是學詩之益。詩可以興，真能感發志意於語言文字之外，如什者之忽起，方謂之興，不然吾之學未及也。真能考見得失，方是觀，真能養得溫柔厚之氣而和而不流，方是羣，真能用意忠厚而無纖芥忿嫉，方可怨，事頑嚚之親而惟知母氏之聖善，事暴逆之主而惟覺天王之聖明，然後適可事父，遠可事君。末句註中緒餘二字最重，言多識，特其緒餘耳。識之

不加不識不加損明其非本原也。正

子謂伯魚章

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諸侯長也。又曰：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二程語○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纔出門便不知，便錯了。○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常

論詩義序卷之十一

三十二

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便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近思錄○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或○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箭南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

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山堂攷○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正如易之首乾坤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桑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采芣。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三五

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矣。○周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於舞。大武。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學詩○按為猶學也。古人學詩。不如今人。但誦其辭。解說其義。便了。蓋弦歌之皆學也。○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却周南召南。白首窮經。必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言詩為益多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可以事

父。遠之可以事君。授之以政。必達。使於四方。則能專對。而不辱其君命。蓋學詩之為益如此。後之學者。只為科舉之累。故競以增聞見之知。角技能之巧。而竟無補於身心之實也。女為周南召南。豈徒誦哉。言有物而行有常。蓋實在以此體於身心。刑于閨闈。而家邦之道。從此達矣。置之而可塞乎天地。溥之而可橫乎四海。造端發軔。便不曾着了絲毫障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真發蹤處。便觸了牆壁。一步不可行也。汝墳。江沱。兔置。中林。四遐之極。無不從而化者。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三五

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甚微。其機甚速。只合下便自閨門之風。教謹其始也。必如此。乃不為徒讀。不然。真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論語○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人。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免於蔽。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學者第

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象山語錄

禮云禮云章

禮記孔子謂子張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木

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前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箎。竽。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宋朱廣之云。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而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風淳俗泰。則鐘鼓輟響。○樂書云。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器不徒設。必有

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鍾鼓。然非鍾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耶。○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來。而咏嘆淫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語

色厲而內荏章

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在位之大人也。王氏○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編

○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通義○荏與厲。俱是不好字。而緣他內荏。所以做出色厲。亦以色厲。蓋其內荏也。而不知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於敗露者。原

論語義疏卷之十一

三木

鄉原德之賊也

問鄉原德之賊也。註云。鄉者鄙俗之稱。否曰。只是一鄉。稱愿人而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與入。堯舜之。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

文帝也只學得箇鄉愿。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愿，則鄉愿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問辨○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欺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九

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龍溪

道聽塗說章

道聽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纔這裏聽得到前頭就

說了。○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所謂為己有也。道聽而塗說，雖聞善言，不為己有。荀子所謂入耳出口，口耳之間，纔四寸耳，非德之棄而何？棄字意，見得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乃徒以資口說而已，非棄之而何。紹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識者契也。畜者養也。德者心之得也。善言入乎耳，契乎心，以養心之德也。皆得之於內也。道聽塗說，自外得之，自外言之，而不為己有，故曰德之棄也。論語○蔡子不違如愚，聞言都化了，若只在口耳上出入，安能實有此理哉。義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九

上章似德而亂德，故曰德之賊。下章可以畜德而不有，故曰德之棄。賊之云者，若加之以傷殘棄之云者，若委之於草莽。

鄙夫可與事君也章

東坡解云：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患失，故孔子深惡之。○上神宗皇帝書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云云，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

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朱子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軒○此解無所不至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四十一

患失則無不至矣氏○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夫吮癰舐痔此貪夫小人苟賤求媚之事若弑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注之意以為小則為此大則為彼小人為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做編○凡事君有大道義是已故知義方可與事君若鄙夫與之事君適有損耳焉能事君何也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義未得富貴時營營然唯恐其不得既得富貴時又營營然唯恐其或失此其朝夕思惟只是此事自己身富貴之外絕不管君上之安危國家之休戚只此

一念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在下位便利君害民一切損於君者皆為之在上位便萬分蠱惑恣意要寵塞絕言路交結閹宦其或導其君以喪國亡家之事亦所敢為此其損益於君者何如尚可與事君乎哉不可事君謂其有損於君而無益也註中吮癰舐痔是不過喪已之廉恥與事君不切弑父二字與事君不相干弑君字則又非事君之事故恐未透初

古者民有三疾章

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即身之有疾也陳用○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四十一

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徑直則變而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益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南○狂矜愚是病曰肆曰廉曰直猶為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節○范氏謂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民

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如后嚙之所以為教，皋陶之所以取人，皆以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為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事，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今之狂也。蕩觀之，此而可見矣。矜正是狷者之事，其有所不為，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故雖稜角峭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已加人，世自有一種知自守而不能克己者，多至於忿戾，如近時實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甲三

雞張撫居官極清介，天下號曰青萊張。然性僻，與僚友多爭競相失。今之矜也，忿戾於此，亦可見矣。愚是見識暗昧之人，徑行自遂，蓋如可陷可罔之類，雖高柴之不徑不實，亦謂之愚。蓋只信己意，諒而不知變是亦愚也。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却要些詭詐，挾私妄作，要去欺人。朱子謂侯氏說愚之直，詐未盡，以直為直，實不隱。則未見其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佞微巧者歟。○按末世澆薄，機智狡狴之人，而外為騃不曉事之形，以

欺人，人亦從而信其為愚，而不知非真愚也。故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染得紫也。朱子語類○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綬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因釋○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甲三

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寡，而愚闇不達之士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除辭○邪，正原目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亦有正不勝邪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矣。鄭聲一作多盈耳可聽，人遂以為雅不如鄭矣。利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逢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今人每云紫非朱，似朱而有亂於朱，鄭非雅似雅而有亂於雅，此等語殊可笑。紫何嘗似朱，鄭何嘗似雅。

耶只爲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遂至邪以勝正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初紫原別於朱鄭聲原別於雅樂故下一奪字一亂字利口原不如訥言者或者喜其便捷誤用之此等人一用變亂是非未有不覆人國家者夫子說覆邦家特下一者字斬釘截鐵見有斷乎必然之意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南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表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四十四

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耶饒雙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曰便給釋利口曰捷給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者焉胡雲

子欲無言章

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思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問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肯趨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見氣味深長則子欲無言可知指歸矣論語問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麼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五十五

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子朱類語○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子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論語拾遺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

謂吾識其物其物生其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此非格束於形骸沈溺於文義膠執於意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議○夫子喟然而歎曰予欲無言其旨深矣此理妙不容言聖人有不能着語處非秘之也子貢在旁有何述之疑蓋欲發聖人所以無言之蘊故夫子示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論語集注卷之七

四十六

何言哉以明此理昭著充塞活潑潑地悟者達之然終非言語之所能及也是以顏氏之子終日如愚而子貢他日嘆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無言者所以為至言而不可聞者所以為真聞嗚呼微矣論語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竟不言世未有不知天者予欲無言小子何述聖一不言即未有知聖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有言言此文章之所以可得而聞也以無言言此性與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論者其所述者深予欲

無言蓋夫子所以示子貢者深矣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若非末路有開豈不竟為辜負論語述○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這學者機應所知量所謂舌談而心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姑借此語為辨學者之探竿耳可柰子貢又恁麼去也故孔子又權答之然前答莫知後答何述俱引天為證此意亦淵乎遠矣學者須要悉吾夫子不開口處喫緊為人方乃出得五陰身田若向口吻下承當祇是蝦蟆衣下客耳昔文迦四十

論語集注卷之七

四十七

九年說法至末後自謂未嘗轉法輪於時諸上首作子貢之疑者恐亦不少也靈山拈華賴有迦葉破顏微笑豈其聖門翻無針芥相投如迦葉者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海錄編○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見也窺月於千溪萬派見春於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即悖謂即月即春亦差除却此向何處見孔子面目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禮記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有問餘杭政者曰：師以禪名而不談禪，何耶？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肇論云：善言有言，眾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

孺悲欲見孔子章

陽貨不可以不見，而孺悲可以疾辭。義各有攸當也。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之若以施之戚友尊貴，則亢矣。觀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聲色此其所以為聖人歟。論語述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或問此章諸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問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

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爾。然人之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何如爾？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為之諱，而未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揜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

論語集注卷之十七

甲九

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或問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而告之。洪氏之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

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先示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又言父母之至恩，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焉。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悌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悌之真情，使之知所由來，則自不容已也。或問○夫謂三年而免于父母之懷者，責宰予爾。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

謝語義府卷之十七
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或問宰予禮樂崩壞之說何如。曰：此不知禮樂之本末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正禮樂之本。明農○問宰予聖門高第，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第，即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卒甘心為之，而又恐人議已，卒又昧而不言。宰予即明言以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予盡禮於一年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予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予求

教之實喪，其相去蓋遠矣。曰：然則夫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何言也。則何為而不責，但須有宰予不欺之實心。一年之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而不以言也者，求為宰予不可得也。烏乎責。問辨○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為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為報服非正服矣。蓋父慈子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於子，懷之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予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蕭瑤不生於空桑，夫非盡人子與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備矣。讀書○吳草廬服制考詳序曰：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如此則與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隆而有殺。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

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五十二

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矣。獨於兄嫂弟婦而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

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鑽燧改火，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朱子謂土旺季夏，故再取楊用修曰：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櫨色玄，以象水也。○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五十三

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燿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饒雙峯

飽食終日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真以博奕為可為，則失之矣。○此非啓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朱子○張子曰：言有教，勸有法，晝有

為肯有得息有養。時有存。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愚按。觀張子朱子之言。可以知君子用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用矣。○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為。曰難矣哉。所包甚廣。○張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此言誠為警切。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七 五十四

原○終日無所用。心何以為難也。難以立德立身也。有僥焉。如不終日爾也。終日云者。猶緩其詞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何以不可也。一息不用。則人之生理息而心死矣。聖人何取博奕也。甚不用心者之不可也。猶賢云者。不必賢之也。然則用心果可以為聖為賢矣乎。心貴於善。用之不善焉。猶甚於不用也。世有錯用其心而不足與於道者矣。何以為善。用也。用而無用。用之至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紫陽子以為節度。明道以為不用絲毫人力。白沙子以為自然。是之謂善用其心。論語 〇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到博奕便用心。然則終日之間。心從何處來。無他用。與不用耳。人若能回頭轉腦。都如博奕之用心。則虛靈知覺。無處不到。戒慎恐懼。無時不入。聖亦不難矣。此是一箇提醒人心的大機括。○竹窓隨筆云。二客方對奕。有哂於旁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柱而何。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朱子語類○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南○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何也。義以為上。則當為便為。無所畏避。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矣。何勇如之。存○人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靡。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處亦靡。此必初見

論語義疏 卷之十七 五十五

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荅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原

君子亦有惡乎章

仁者愛人。君子只有愛。故子貢以亦有惡為問。君子之惡從愛而生。故夫子所惡皆是傷人害物者。不曰居下訕上。而曰居下流。其人不但在下位。亦是制行卑污者。剛○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南○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或○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五十六

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朱子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范氏以諫為訕。殊為害理。訕之得名。正以其不告於上。而顯言於眾。爾謝氏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也。或○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胡○孔子所惡。惡其悖理者。

論語義疏卷之十七

五十七

子貢所惡。惡其似理而實背於理者。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

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也。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惡之。惟恐其不嚴。怨亦非所恤矣。或○遜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總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或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曰。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本義曰。君子之於小

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愚按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可畜也○不孫全無名分了怨則無所不為矣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道使不至不遜不怨耳非真以為難而委之於無可奈何也

年四十而見惡章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年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故古人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五文一

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馮厚齋

論語義府卷之十七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金壇王肯堂輯

門人同邑莊繼光校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蚤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處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爾或問○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

子之奴。比干之諫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及比干繼之。乃見殺。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在後。疑當以論語爲正。商書微子篇末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二語之間。三子之仁見矣。宋子嘗曰。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又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曾子啓手足。易賁時底心見得。便是曾子之仁。細玩朱子此等語。三仁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二

之仁可得而知矣。今只以尚書微子一篇熟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宛然可見。朱子門人嘗論之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回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不改而言

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爾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殺。爾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溝瀆以効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猶得以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三

吾三人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者。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於紂。則紂益生疑。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遜逃而去。乃合於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生死以之。畢生事紂之分而已。吾謂三公心事之曲折。此論盡之矣。朱子以爲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愛之理即薰

然天地生物之心。皇陶稷契處明聖之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宣通而條達。及於天下。至於萬物咸若。微箕比干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待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愛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訕。所以自處之義。既得其所處之義。則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已。此其於愛之理。雖若存不得遂於君。而未嘗不遂於我。也。故謂之不拂乎愛之理。觀屈原遭讒見放。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沉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中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拂矣。惟不拂乎愛之理。所以全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四

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注曰。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焉。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德者可知矣。集註之語精確。而或問亦明。嚶而有味。其所謂得心之體而無違。得心之用而無失者。即不拂而全之謂也。但集註意尤關爾。爾編○殷有三仁焉。和靖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箕子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隴。是以二子

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界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思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皆端的當為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五

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耳。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爾問○三仁皆同道。皆欲存殷。若云執定死。格子各擇一件去做。是皆出於有意之私。有所為而為矣。且又何補於殷之存亡。蓋三子皆紂之父兄貴戚。當時必皆諫諍。微子為兄。見諫而不聽。則去位逃。出猶以去諫。冀紂悔悟。故箕子曰。王子不出。我乃顛隴。分明欲

其以去諫而救殷之危亡也其謂抱祭器歸周以存宗祀卽此去者非也箕子見其如此猶諫而不已紂怒而囚之是時紂怒猶未甚故未至死因佯狂爲奴以冀紂之悔悟而改故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忍居臣位而坐視其亡而安於囚奴也若以爲不事二君之意乃三子之優爲何必先言之或以爲道在箕子故不歿則是箕子自知有道卽非箕子矣若比干其諫如初益切故紂怒甚而殺之比干則安於死亦以死諫以冀紂之改而存宗社事各有前後所遭各有不同耳死者非人臣之幸若以爲比干安于

論語集注卷之八

六

義之當死而不言則是有意於死而非天理之正何得爲自靖爲仁乎三仁同一存殷之心無所爲而爲天理之正者也故三子易地則皆然洪氏○夫子三仁之稱不忍也無私也知有君國而已也慈愛惻怛誠不忍見宗國之滅亡而肫肫懇懇滿腔皆惻隱之心認得祖宗生我與紂爲子孫時真是一體而分何忍見其如此初

柳下惠爲上師章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

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旣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賦○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七

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新安○是時三家漸已尹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洪氏○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蓑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

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輔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待孔子句絕。○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下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待之以爵祿言。商量其隆殺。便非待賢之誠。又委之於老而不能。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孔子行。○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固子之所願仕焉者也。晏子得政已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子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能俟也。厚○史記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

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愚按史記載晏嬰之言。似道墨者流譏訕儒者之口。未必皆出於嬰。而孔子之道之大。固不足以知之。抑謂孔子魯人。未必肯終為齊用。其沮之有以也。古今公卿以才智自負者。往往多疑忌。鮮能推轂天下之大賢。若孔孟規模。非伊周居相位不能用。嗚呼。道不同不相為謀。所從來遠矣。論語

齊人歸女樂章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丁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之為先併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與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

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愚觀夫子之得邦家其俄頃功化略見於攝行相事之日而惜乎定公與桓子之非其人而不竟其用也然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而孔子則父母之邦亦可去天生聖人為天下萬世計聖人出處進退以天下萬世為心固非形迹所得而拘泥也故曰吾豈匏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一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論語○夫子嘗適齊不用歸用於魯齊人又沮之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夫子同事止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志移於後此齊人之間所以得入女樂之歸君相皆有而主受者桓子也及三日不朝則君臣皆荒惑而簡賢棄禮無復省顧不止於意向之不在矣故夫子遂行也編○論語直書夫子去魯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如孟子所言與史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孔子行三字中有包括孔子非遂行也記

其以是行爾論語春秋之辭也孟子史記則傳也宋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亟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若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大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就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鶴林○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又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上爾○衛靈公以南子自汚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固可季桓子已受命者固不可予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一

聞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夫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論語拾遺

楚狂接輿歌章

接輿人名莊子亦屢見之而高士傳附會之云陸通字接輿楚人也今說者遂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好異而不攷之過也皇甫謚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與其妻共隱列女傳云楚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聘之以治淮南妻曰不如去之大負釜夏載絰器變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楚辭云接輿髡首註云接輿後自髡金履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三

祥氏云莊子載接輿歌鳳句甚多然出於附會詆訾當以論語所載為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干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柱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

也○此與沮溺耦耕荷蓀丈人是一時事楚昭王欲以書禮地封孔子而不果在此時觀接輿之言比之以鳳而箴其衰幸其或止而慮其殆語意慙慙若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不能忘世之心則有不足以相謀者孔子下車猶意其可以告語而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人自不欲聞而辟之蓋自以為是固執而不反也其人其言今亦見於莊周之書豈亦其流也歟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三

事○沮溺耦耕後人溺于富貴者見孔子道他白沙不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肯肯他雖偏過于高後人偏淪于汗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來藉口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遠一則晉如碩鼠何異雲泥之相隔耶文編

長沮桀溺章

問津時說謂是欲挽二人濟世意此鑿說也夫子轍環天下豈能一一知津且一時何由知二人為隱士而欲挽之乎是知津矣四字合當有味桀溺比長沮之言發露殆盡夫子只就桀溺之言反之而長沮亦固以見○桀溺已聞子路長沮問答之言故不問孔

丘而問仲由○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果於辟世而與人絕爾。或問○愚按桀溺意以夫子周流天下。不肯遂隱者。不忍天下之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五

失道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然以道易天下。亦須是人心事勢。尚有一二可回轉者。方措得手。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夫子將誰與易之乎。與易不得。徒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衛。徒爲辟人之勞。而卒無益也。豈若遂飄然辟世之爲高乎。故曰。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颯子路從彼。不若從此。則譏夫子之意在其中矣。然桀溺知滔滔者天下皆是。而不知道苟在我。則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時。知易之難。遂欲辟世。視斯人之徒。皆

若不足與。而不知人之不可絕。而世之不可逃也。故夫子言彼欲辟世。則將不與斯人同羣乎。然鳥獸不可與同羣。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彼言誰以易之。蓋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爾學者於此。要知夫子固亦嘗言天下無道則隱。與賢者辟世矣。今又若以辟世爲非。何也。蓋彼之所謂隱與辟者。與桀溺之所謂辟者。實不同。桀溺視天下無一人之可與。其辟世也。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也。充桀紂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且以斯世無道而易之之難也。而遂不與易之。則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十五

世亦何賴有君子哉。若夫子所謂無道則隱者。蓋謂隱其身而不仕爾。非謂必逃入深山窮谷。而影響惟恐其不幽也。所謂賢者辟世者。對下辟地。辟色。辟言而言。此則以無地可辟。無國可之。不得已而有然爾。非若桀溺必以辟人爲非。辟世爲是。徒以滔滔之俗。而遂疑天下無一人之可與也。細問○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

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補○樂游言天下葉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十六

濟者正欲以起之死而回其生也若曰此其疾已亟矣而其人復不受醫雖投之匕劑何益曾不如庸醫輩望之而却走者之為得則岐黃之術其將為無疾者設耶夫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如此辟人者之此不可則去之彼之謂辟世者知世之無道而絕人逃世之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二句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天下有道二句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二句補○鹽鐵論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若爾大夫如孰合有媒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

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知其不可如何然惡能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諷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知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入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補○予謂孔子與舉世相接故不能人人之必進此道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入焉而學明於上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十七

矣遇其凡民之父子兄弟而得一二入焉而學明於下矣問聘之所及光輝之所見啟發掖引之機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未嘗一日不與人相接固以此明易天下之道也史記之知不足以及此謂往來列國皆以求仕至于七十二君而不遇可鄙也已補

子路從而後章

丈人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爾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聖人

國其所明而曉之。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面，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十八

矣。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或曰：愚按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此理要認得透，蓋道之不行，上於時也。苟有人焉，致敬盡禮，委國而授之，以政則義豈可不從行？蓋義所以達吾道也，及其有不可而不得不去。

則卷吾道而懷之，亦所以行吾我也。蓋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固截然有一定之分，而不可苟者。事君者，事之以此而已矣。使人皆高避而不肯任天下之事，則君臣之義便廢了。使人皆慕祿而不能全進退之節，則君臣之義便壞了。故君子之仕，所以行此義也。纔說箇義字，則可行而行，不可則止，便已素定於入仕之初，所謂量而後入也。若只以不仕爲高，則便無箇義了。若有人始仕以義，雖未保其後之如何，然猶是有前一截之義在。還有箇商量在，若執着不仕，則便無箇義了。○仕則可以徐處乎進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九

退之宜，所謂還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便是無了。○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倫矣。○行義與行道不同，道有時而不行，義則無時而不當行。故雖濁亂之世，而綱常倫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若曰道不行矣，而遂廢君臣之義，則三綱淪，九法斁，乾坤將毀，而人何以自立也。○朱子謂福州本路下有反子二字，謂子路反而夫子言也。極是不然。子路既不見丈人，向誰而述夫子之意耶。○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

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也。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大疑爾。是豈非常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與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多見其不知量也。通○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

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汗。視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因學。

逸民章

余讀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

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縋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爾。○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否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中者也。亦高人也。○孟子稱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逸民者。其天民之不遇者乎。遇則為伊。傳周召之流。所以不同於隱士也。鄭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如伯夷諸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賢志節行。誼磊磊落落。超然埃壘之表。故稱逸民。

述○按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為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封周章於吳。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是為虞仲。索隱云。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而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其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世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按先儒謂夷逸姓

名無考或者以爲虞仲隱於夷故稱虞仲夷逸金氏云夷逸當自是一人但不知姓名故號夷逸耳薛氏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驥則牛也寧服輓以耕于野豈忍被緇入廟而爲犧乎是夷逸非虞仲明矣王弼氏云朱張字子弓卽荀卿所謂仲尼子弓者邢昺氏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荀卿氏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

論語表冊卷之十八

三十一

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跡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中慮可見矣○愚按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言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不可考抑下惠自其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自其三黜而不去袒裼裸裎於其側而與之偕則有似於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則其言行之所

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合於義理當於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爲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槩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得其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所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爲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病之也少連事雖他無所見然以記之所稱而觀之則藹乎篤行純孝與曾閔同風其爲行修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之而今不可考矣虞

論語表冊卷之十八

三十一

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行未必如二子之純故獨言其身中清廢中權取其此二節有中乎道之清權而已其視中倫中慮者固不無少貶矣然其心則皆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縉焉者也故同謂之逸民細問○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卽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詳○書曰思善以動易曰研諸慮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之爲言皆精於思之謂也中慮猶發而中節從容中道之中註謂合人心者恐未精

論語
述
○隱居放言包氏注放言也。不復言世務。今按
集註云放言自廢是用包氏意。○道雖以致用
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汙濁之
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經不可守。
亦有辭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
者。折○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
不口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
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
一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卽有不可不稱天民大人矣。
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一則不降不辱。一則中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西
倫中慮一則中清中權志行雖殊。遺逸則一。聖人曰
我安可若是逸也。我一逸而君臣之義廢矣。天下之
無道莫與易矣。且天之用我與否。未可知也。人之望
我之援。又甚亟也。不可安得先主於中。而凝滯于
外。消息盈虛。惟其時而已。用舍行藏。惟其遇而已。是
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而大異於逸民者。此五字成
文。妙在惟其時。逸民有可有不可。聖人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要認得明。一
着仕止久速。便非夫子語意。解○致堂胡氏曰。無可
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

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
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
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
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
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
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今按
無可無不可。近時說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
柳下少連。則未免有可。此說非也。七子之心。皆有可
有不可。是故非其君之不可仕也。非其友之不可友
也。惡人之不可與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

論語義府卷之十八
二十五
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可也。
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
將浼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若此。然而不念舊惡。
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盍歸乎來也。是得
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冠不
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與之言矣。安得謂伯
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不可者。一以清爲
主。故卒至於無一人可偕。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
至者弗受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可
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時也。

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然而際可公養焉則衛靈公孝公亦可矣惡人固不與之言然而陽貨先焉則亦可見矣互鄉之童子潔已以進焉則亦與其進矣然見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可於衛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所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何其決也此其有夾之清而未嘗偏於清惟其心未嘗存乎夾之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又如汗若可仕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止袒裼裸程可借此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隱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十七

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與人偕而不自失是自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者耶特其所謂不可者一以和為主故可去而不去不屑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即此可見是下惠亦有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溫良恭儉讓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德

言盛禮言恭即此以視夫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不可則各守其一節而墮於一偏矣（一）有可則有不可有不可則有可夫子無可也而安得有不可無不可也而安得有可（二）無可無不可只是無成心如初不要見陽貨後遇諸塗亦見他不妨初不要見南子南子請見亦見他公山佛肸初說欲往後亦不往子華之粟初不欲與見冉子為請亦與之釜庾故楊慈湖謂之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十七

真化工艷生說高祖刻印銷印之類以為無可無不可雖與夫子不可同年而語然其見幾明而轉變速亦足以證聖人圓神不倚之妙矣故曰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旌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太師摯適齊章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

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或曰按諸侯三飯。此起亞終四。或謂昔嘗備禮後去其一。然不可考矣。○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師。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掌律同聲。以教六師之類。太師之職也。掌六律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鼙鼓掌播鼗。鼙瞭。掌凡樂事。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鼙瞭之職也。擊磬。鼙。鼙瞭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論語集注卷之十八

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新安陳潛室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汪氏曰。記此篇在齊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其深有感也夫。

周公為魯公章

昔魯公受封之國。而周訓戒之如此。君子不弛其親。此親謂諸父昆弟之屬。不弛者。尊位重祿。而同其好惡。無遺棄也。觀紂昏棄厥遺王父母。不迪。音詛。無畜羣公子。春秋時諸侯往往猜忌疎薄。其諸公子宜則公之訓。以此為荷言之首也。大臣非其人。則亦

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此中庸之九經所以先尊尊而
以敬大臣次之。朱子推明其理以爲大臣之不當使
其怨乎不以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
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亦安
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
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
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然以尊賢爲先。則
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
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置之大臣
之位。而但使之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三十一

察以防之哉。夫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任則不疑。而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
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朱子之言可謂善
發中庸九經與周公告伯魯之旨者矣。親親之次。便
是敬故。故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任大臣之次。便
當器使群材。故曰無求于一人。夫親者無失其爲
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而禮意所加。寧過于厚。無寧過
于薄。於大臣盡尊賢之道。於小臣盡使能之道。而任
用所及。寧過于恕。毋寧過于苛。此君子之事。忠厚之
至也。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于伯禽始封而特人

此告之爲子孫世守之家法。使此意無盡。魯豈有
也哉。編開

周有八十章

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
感深矣。○一母四乳而入子。乃以伯仲叔季皆二人
之故而臆度之。似不必從。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
于一家者。尤見其盛而稱之耳。○馬融鄭玄皆以周
之八士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朱子集註
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爲成王時人者。近之。
家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
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
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
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
南宮氏也。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賈唐氏云。周八士
皆嘗爲虞官。又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
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乃鴈翼於尹氏八士。註云。
八士。武王賢臣也。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云。子尚捐俗
紛。季隨躡遐軌。丹鉛續錄云。蒙山之季隨。即周八士
中一人也。然季隨隱於蒙山。事別無出。雍大記云。八
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三仁去而殷墟。八

論語義疏卷之十八

三十一

生而周熾記者特記于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爲無意云上章以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叙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之原之意音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全壇王肯堂輯 門人丹陽譚仲賢校

子張篇

見危致命章

人生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人倫惟喪祭最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立身之大節無虧其亦可矣若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及待思而決也○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且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新安陳氏
○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生死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也子張斯言務外之氣習略覺消矣初問○聖人臨祭便敬臨喪便哀一體之心也良知之本體當然也子張多一思字便隔了一層終是學力不純○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

太快矣通○或問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或

執德不弘章

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之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或問○夫總群言該眾理而不目以為博兼百善具眾美而不自以為得智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眾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胸中常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爾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

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朱子語類○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得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裏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才好○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爾○問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問尹氏所謂一出入者其於信道不篤

不能為有已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何以言之。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執德必弘而後可以居天下之萬善。信道必篤而後可以詣斯道之精微。量不弘則失之狹隘。志不篤則失之虛浮。若等之人不足為有亡矣。論語○執與信都要在心。上說如所謂志於道據於德。若說外面執得幾件。信得幾件。連執與信都差了。豈可以有執無信。有信無信言乎。○道德是一件。總屬心體。心體中原無一物不具。執德者何可以不弘。從心體中流出。真切於日。

論語

四

用不可須臾離。信道者何可以不篤。不弘不篤。雖託於道德之林。其實於身心無所體認。非大受之士。真修之士。故不足為世之有無。問○目之為有。則不弘不篤。目之為亡。則又執德信道。介乎二者之間。而不能定其有無之實。非不足為輕重也。正

子夏之門人問交章

或問此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

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語。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問○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齊○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東坡

論語

五

解○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胡雲○知嘉善矣。而未能矜。不能將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學。得無猶有揀擇分裂已乎。一體之內。誰肯分裂。從何處揀擇。明儒○交與之游也。友也有相親相往來。相切磋。意君子尊賢二句。夫子是汎論君子。

處人胸襟度量與物同體有造化生育庶品包羅萬象之意於相交之義不切于張以此論交却認差初○或問于夏門人問交陽明子曰夏是言小予之交于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明論○子夏之論交即聖人所云毋友不如己者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之意于張之論交即聖人所云汎愛衆而親仁與君子厚德載物之說也學者取友輔仁當如子夏之慎所與而大心體物當如子張之無不容道並行而不相悖毋以二賢所見廣狹爲軒輊也論語○交遊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

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上○子張之言分明勝似子夏譏其有過高之弊而責備之過矣剛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

○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通○堯舜之知不徧物孔子不荅農圃之問蓋務其大者遠者以修己治人爲天下萬世計而已彼百家衆技皆有至理非無足觀然而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論語○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爲親切農圃醫卜本屬技藝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推拓

不去通○天下無二道莫非道也小道也者道之末者也如農圃醫卜以至於百家衆技之流皆以一道而成章焉故有可觀也然大可以通小本可以達末末技之小者不可以通乎遠大者也農圃醫以至於技皆古之神聖之所以開物而成務者也而云不爲何也古之神聖立天下之大本而達之于遠者小者也是以君子貴職大而務其本論語○即如仙家煉形老氏長生謂有益於身又如許行論並耕而食謂無損於民皆有道理可觀然却是曲學偏見比之聖人盡性之能事有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處

終是不見得完全所以推行處難通○文子曰大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淮南子似真訓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聖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迫之於天地之情也

日知其所亡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尹氏最為得之范氏以知所亡為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為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為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爾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為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為所能又曰非為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為人之學也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為己為人者蓋以其心而言爾○知其所亡無忘所能

檢核之意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未下語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于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如此則于路只做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東坡集云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人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多是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即使有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日無的是學之不用力處又多是忘了又從新做起是學之不得力處真知所亡便不忘真不忘便日知所亡即夫子所謂溫故知新矣近語○昨日修德今日良知漸細看道理漸精昨日麤而今日精此昨日亦亡而今日始知也因知起能成知絕後來只論能不論知矣不能保任則所已能者終將必失故須月無忘其所能不是採異聞廣新見為知所亡亦不是溫舊業記故事為無忘所能正剛○初問云亡如字不可讀作無字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作處最

多。只爲無操存提省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是檢點細密處。月無忘所能。則是溫故存養之功也。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故曰好學。愚觀初問看得甚好。日知此心亡失處。而操存溫養於朞月之久。此便是原本上功夫。若云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只在聞見上檢校積累。非聖門所謂好學者矣。詞語

博學而篤志章

或問此章之說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

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

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預。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

則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愚按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是四者。正明道所謂鞭辟近裏着已。能如此。便是心在身上了。故曰心不外馳。所學所志所問所思。皆有其事。在人莫大於五達道。人能學之。博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豈不事皆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此說來。則便是實踐而爲仁了。何以云仁在其中。故朱子後改云。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只在心上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十一

說編問。○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爾。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宋子語○大抵聖人說仁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明道謂學者須常思而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其是四者中。

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按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紹開編○朱子曰理不是在前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近存以博學爲非心不外馳之事者始未知古人博學之學也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在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何可廢古人博學不止讀書然讀書亦其一事也今人固亦讀書矣仁在其中否德性不離否○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裡面更不問外而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存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始得○集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

蓋此便是求放心也朱子有讀書法其詳論學者能依其理○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有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會看底說看與自虛靜可見○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事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愚按朱子讀書法猶子夏爲學法也朱子以爲卽此乃操心之要子夏以爲卽此而仁在其中其意一也○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論語○博學是事事學存天理其立志又精專所問所思又切近於身心不務茫蕩高虛之習此俱是勉勉循循實落工夫學者如此用工吾心本體自是完全常在腔子裏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豈非仁在其中乎。仁是心之本體。是天理完全無欠缺也。註中未及力行句。不是。但說學處。則知行盡在其中。聖門無一偏徒知之學。○省察克治之功。所不能自己者。如療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心之事。猶為泛遠。而况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于志之篤不篤者辨之。○游定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為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即是切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十四

百工居肆章

問集註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開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

其義始備也。朱子語類○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按管子曰。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龍。其事易。聖王處士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按學對居肆。則兼指學之地。與學之事而言。子夏以為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則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而學必期於致其道。不致其道。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宋開編○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十五

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為至也。直欲與夫子相從於卓立之地。方是致其道。○今之學。無復先王之法。惟讀誦之存爾。而使之作為文詞。以徇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知道者之少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為兩途。故學則外誘不入。而志可篤。今設學校而誘之。以科舉利祿。是為一途矣。○百工之事。媮惰淫巧。虛糜廩食。只緣造作無定處。是故術業不專。事無成功。須是居之有個處。所不得別務相妨。令心思耳目專一在此。畢力盡能。務成就這件器物。方稱得百工的職業。今人學道。只僅窺藩籬。

未登閫奧。遂半塗而廢。虛度光陰。這叫做學道不得。須是終日修習。只在這個學問上。別無妨工奪志之事。令意向精專。朝夕黽勉。務求到聖賢精微之域。這纔是真實學道。工夫纔是學有成就處。看來成其事。致其道。二意固重。然居肆與學字亦輕不得。須玩兩以字便見。註中兩平說不是。說林 ○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君子則緣講習討論之學。以致其道之精。為省察克治之學。以致其道之一。所重在致其道一邊。不致其道。所學何事。與百工居肆要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十六

成其事相似。只順語氣直講。而所謂二說相須之意。自備。不必曰不學則如何。不致道則又如何也。如此則子夏當曰君子學而必致其道耳。着以字不得。新錄

小人之過也必文

註謂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憚與不憚。二語形容小人心事最切。夫文過將為掩飾之計。而適以增益其過。則文之何為。其笑小人之作偽心勞而日拙也。論語 ○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字去聲。或曰

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按過出無心。文出有意。曰重其過。則見其恥過作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人飾非之罪。而深戒夫人也。若曰再過。則前過過也。後文亦過也。而反輕之矣。論語 ○有恥過而文者。有遂非而文者。恥過而文者。內還有愧心。其罪在文。若遂非而文者。全是欺心。謂已當然。欲他人已從。未有不。成於惡者也。象山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十七

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日流於污下。○寧作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文過之人。要作無瑕石耳。何如不文者。作有瑕玉耶。

君子有三變章

此章先須逐三句理會。後須合三句理會。逐三句理會者。如望之儼然。要見得儼然氣象。是如何。即之也溫。要見得溫之意思。是如何。聽其言也厲。要見得如何是厲。各認得分明。後又須合起來看。見得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其所以然。是如何。又要見得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

潤而栗然。這箇意思是如何。元來只是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於容。貌辭氣者。自然如此。貌自是而莊也。色自是而和也。言自是而確也。但自他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即則視其色。聽則聞其言。爾儼然。在學者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亦此氣象。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溫而厲。想其揚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子答范文叔求春風堂記。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十八

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為實耶。不違仁之影子。此一句最有味。嗚呼。觀乎賢人。則見聖人矣。厲當訓嚴。而云確者。蓋曰嚴則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確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胡敬齋謂揚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得敬齋此言。益明此章之義矣。此章子夏形容聖人氣象最親切。與溫厲諸章足以相發。最宜深味。朱子謂濂溪清和。清和二字最好。孔經甫祭濂溪之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朱子善

其言謂氣象可想矣。朱子贊明道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嗚呼。明道亦近於聖人氣象矣。謝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編開。○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貌原該莊。望之即見。色原該和。近側方知。言原該確。聽之始識。不是儼變為溫。溫變為厲也。接其容聲者。見各中其節。則以為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十九

變在君子實不失其常。○望之儼。即之溫。言之厲。三者皆當然而然。亦時然而然。盛德之符自是如此。學者於此不足。或有偏戾。只是涵養力淺。思之思之。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為諫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已。兩○信。謂上下交孚。已雖自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為諫已也。

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輔○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爲厲誘者乎。饒雙○信於民固難而信於君尤難須是平日正大光明表裏洞達而一念忠愛之心潛孚默感有不信而諭處乃能使上下相信厲誘不生否則不免於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二十

二者之患矣雖然亦顧其所處地位何如。踈遠之臣君門遠於萬里欲孚格無由也。論語○信只是在自家誠意之惻怛吾心中款款懇懇真是着實愛民即便勞民民亦必諒吾心而不稱厲真是着實愛君即便諫君君亦必諒吾心而不稱謗自家信得過人自信得過此是事上使下的大要領若欲交孚於民非朝夕之故况君門遠於萬里遇事輒諫如何待交孚得自來說誠貫金石誠通上下只信得自家。理○士翼或問曰君子信而後諫劉蕡傷於棘何如荅曰是時中官殺君易主如玩嬰孺於掌上所謂官關將變

社稷將傾事不可需矣夫拱手徐趾堂園之矩不可以救溺雖被髮纓冠可也

大德不踰閑章

子夏之言謂大節既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朱子語○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二十五

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其次也若夫拘拘小庶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已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通○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輔○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

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略。荀子載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子夏此言，正與孔子之言相同。都是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已，雖一毫不可放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如何聽他出入得。饒氏原有此說。當從正。○閑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疎，照管了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

論語集注 卷之十九

十五

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木鍾何謂大德。天理之渾然於心者也。何謂小德。天理之粲然於事者也。何謂不踰閑也。不踰矩也。何謂出入也。反覆之謂也。大德敦化，而小德可以川流也。故時措之宜也。論語或問子夏小德出入之。言鄒氏曰：此正子夏悟後語。當其未悟時，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硬硬小家當。故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萬化，皆是先立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明倫○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

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上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為疵，似過求。龍溪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末，其所謂本者，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小學

論語集注 卷之十九

十五

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陸象山嘗謂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而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象山蓋以有始有卒者自處。其教人無先後之序，只如釋子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子游之意，不免近此。殊不知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故子夏以其所守之定本言之，謂君子之道，孰則先而傳焉，孰則

後而倦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
小。其類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本
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壅護。事非一
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遠
者大者。固將由是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
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若
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合下始終兼備。無俟積漸。無
不各極其至者。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
乎。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

論語義疏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謂一以貫之也。編○主備倚則臣備委。凡爲長者
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等皆是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若於事物上
無所見。談玄說妙。有何交涉。明○子游譏子夏之
教務未而忘本。蓋以小學爲末。大學爲本也。以本末
爲二物也。子夏將先後二字來發明他本末之說。其
所見自別。聖人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

把此學分作兩樣。孰以爲先而必傳。孰以爲後而倦
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已
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如所至尚淺。則以小
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若不顧學者之所當先。孰定何
者在所先而強先之。不顧學者之所當後。孰定何者
在所後而強後之。則誣之而已。蓋先後始終。一以貫
之。唯聖人爲然。無大小精麤。一齊並妙。若門人小子。
非聖人之比。則不宜以此法施之。明矣。象山謂子游
子夏之言皆非。再詳。論○子游子夏之學。俱是分本
末爲兩段事。子游之意。以爲教人以末。就當教之以

論語義疏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本。如何專把末教他。子夏之意。以爲本末兼該。是聖
人事。教學者須當先教以末。後教以本。其實皆非也。
本就在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
教人。都是灑掃應對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待學者
之自悟耳。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孰謂末之
外。別有本之可言哉。義○蔡虛齋曰。本末二字。子游
以大學小學言之。是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
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
游。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意耳。此說甚是。蓋
本末二字。俱從木。本者如木之有根也。末者如木之

有枝節也。相爲貫通。先有本而後有末。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是也。明德新民可以分本末。不可分大小。大學小學可以分大小。不可分本末。本先而末後。若分本末。則豈可先大學而後小學乎。○施教亦當有序。學者纔下手。豈能便入道。只索從灑掃應對進退中。打磨過來。是管攝身心。收斂精神。始事從嚴。功夫人門。聖人則由一本以發之。一貫之妙。不論小大本末矣。○于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小大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

論語義疏 卷之十九

二十六

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爾朱子語類○有始有卒。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聞灑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着。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是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去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麤。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爲教人有序也。○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

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因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程子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于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于游之偏也。胡雲○今按

論語義疏 卷之十九

二十七

此章之意。朱注已明。程子五條。則二夫子之微言。乃朱子之所從有得者。第一條乃子夏本意。子夏之意。只是說教人有序。先教以小者。近者。使知所入。而遠者。大者。固將有所俟。而及其可爾。非倦而不教也。子夏之意。只說到此。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此章之理。以足于夏未盡之意。子夏初意。亦未說到此也。其一言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形而上之理。亦卽此便是。何也。蓋理無大小。故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人只爲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陸象山謂孟子言徐行後

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參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入之道更無精麤麤事如灑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兩樣非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也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便是此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如草木之有枝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爲兩段事也灑掃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事若可以本末分而其所以然之理則一而已矣不可得而分也其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三十八

四承之而言明於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此四條皆發明精麤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惟其分殊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惟其理一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厭末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凡程子後四條之意大總如此實與首條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編

謂之曰道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中不可

截然分爲二事孰以爲先而必傳孰以爲後而倦教

先傳後倦只空空說說拘定以末爲先以本爲後非也如學者所造已深卽先識其本而末所必傳所造尚淺則先傳其末而本在後譬如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或暢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自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亦不是槩以高且遠強而語之君子只是一教只談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他焉可二字口氣有始有卒無大小精麤一齊並徹惟聖人爲然豈可責門人小子吾觀子游之言則知聖門之學原自有本觀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卽聖

論語集注卷之十九

三十九

人一貫之道而人自不能盡會耳儒者或謂後世一派義學傳自游夏之徒而不知游夏之學固自有本也○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自升且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開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

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打由○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宜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大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仰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龜山○小學功雖易簡猶是收其放心所以有實用集假如洒掃應對時心無他念便是中從容自在無一毫勉強便是和自然有條理便是禮中心灑然自快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三十

便是樂安於職分當然非有所為而為便是誠意依着良知去洒掃便是致知洒掃得停當潔淨便是格物皆於身心有益這雖是小子末務即是大學工夫故程子言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便可至聖人事學覺○昔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游初悟時語尚是邊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駁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草木註解學者所至有淺深猶草木有大小非也意謂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杪原非兩截本末之辨便自分明矣教小子者第令從洒掃應對上學習涵養

漸使自悟可矣若合下頓悟本末一貫之旨非上智聖人之資不能也吁古之灑掃應對如此麤節先儒以為精義入神今讀書為文豈不精微乃為俗學何邪此固有辨難言哉雖然子夏之由末達本視曾子之立本貫末亦有間矣故曰不如曾子之約也賦子○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惟在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修此則謂之教其應於用也耳自能聰目自能明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則自見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三十

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遇灑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為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惘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時開落唐虞以之為揖讓湯武以之為征誅大之為仕止進退小之為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愛智士之所管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

知謂之鑿。舍彼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爲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龍溪○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約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爲然。百姓日用間。着衣喫飯。行住坐卧。何嘗不舉始該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顯。眞實義塵。盡是本來人也。所以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知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旨。亦思過半矣。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仕而優則學章

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入仕。故學而優則仕。故范石湖曰。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明道先生曰。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其既仕也。以學爲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

爲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學以治心修身。非爲人也。仕則欲行其所學。非可以獨善於已也。此其事之異也。然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其理之同也。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自仕者而言。必盡其仕之事。有餘暇則學。其時也。誠不廢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自學者而言。必盡其學之事。有餘力。則仕其時也。誠不廢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矣。下同○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爲餘功。互相發也。○仕優尚不可以不學。學之於人大矣。則夫

學未優而欲仕。可乎哉。子羔爲費宰。夫子所以謂賊夫人之子也。○象山陸子謂于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嗚呼。後之人。學未優而仕。仕而不復知學者。皆是也。纔一霍便散。至於汨沒漸盡。而後已。可悼哉。○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悅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夫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當時而發。其言

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
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
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
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古之人
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
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前○仕以行其學學以基
乎仕而學其本也君子之學無出處無窮達蓋終身
爲之而不可厭也者而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何也
記曰官先事士先志方其仕也必殫心於當官之務
有餘力則攻學問以培養而磨礱之若其未仕則惟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三十四

潛心力學必養盛而後發不輕仕也世固有仕而廢
學之人亦有當仕之時不以職業爲重而漫言學者
其學未成而急仕則尤古人所深戒焉子夏立言之
意蓋居然可見矣近儒謂仕學只是一事仕之優處
卽學之優處卽仕說雖圓融非語旨也論語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
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
之謂理○學問原不分於出處只要得此意真實
圓滿流通於事事物物之間卽僻處深山一主一

儻分量不爲少廣土衆民志得道行分量不爲增
何者以心量本自圓滿位育參贊斡旋樞紐總不
遠方寸間也木石與居鹿豕與游寂然無以異於
野人而胸次中沛決江河便廓然與天同量神感
神應與萬物常相通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隱居
行義豈必再改塗轍故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
仕言仕之優處卽學之優處卽仕初非有二道
也今世之學者既志存達用以隱處爲不足仕者
又心煩機務以幹理爲妨功是皆不見得真性命
頭面意不圓滿而尚拘於所乘所遇之時局也如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三十五

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子明明是十諸子經世之用
而曾點對以浴沂風雪與童冠共其詠歌子使漆
雕開仕乃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皆取之夫曾
點豈不知遊戲之務於政理無當而漆雕開亦豈
以彼從仕尚爲未足哉吾斯果信已與萬物流通
何必更云出仕童冠偕樂直與上下同流卽位育
道已在我此所以仕不妨功處不希世而性分中
常無有虧缺處也論語○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
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

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于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于事勢以滯其機，垂于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游優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于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于仕，而自有其仕。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近溪

喪主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南軒

○子游之言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爾。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或問○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爾。傳○夫子嘗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蓋喪以哀為主，能致乎哀，則更無別事矣。朱子乃

疑子游之言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免屈子游不足為據。正○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食粥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于衣服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易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然也。論語○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為言至也，止即易之止，其所書之安厥止也。人惟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蓋明于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為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解

子游曾子論子張二章

兩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為仁之質。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疎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論語○子張有務外好高之病，子游與曾子均不與其為

仁顏氏之子終日如愚而夫子獨稱其不違仁然則仁之體段可以默識而為仁者宜知所從事矣

○道者率性而已何難能之有為難能便不是庸言庸行之常矣故曰未仁仁即性也○為難能也口

氣若曰其所為者有非人所易能也然而未仁蓋深病之之辭○難與並為仁矣朱子初說只主在已

難資其輔而與之並為仁一邊說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于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

子游若小異焉今集注却兼兩邊說○朴實向裏者於已有真切之功於人亦有真切之益故可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輔而為仁亦能有以輔人之仁

人未有自致章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

○乎字有感勸人意欲人自反自盡不自盡之處也若只說人能如此則不見得聖人微意○人子事親不能竭力

於生存而自盡於死喪之際已為晚矣然猶有所不及而忽略苟且以遺無窮之憾者此曾子述所聞以感動之與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眾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唯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真實全無計度全不顧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爾

孟莊子之孝章

或問鄧氏此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曰

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

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

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

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語類此亦父臣父政之善者而能不改方得為孝。爾若皆不善則當以善改為孝。存疑

孟氏使陽膚為士章

或問此章之說曰。謝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爾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為說。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學

亦非也。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誅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爾。或問按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至。民日遷善遠罪。自不至犯罪。後世禮義衰微。教養之具皆蕩而不存。故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當是時。深省所以使民至此者。方哀矜之。之不暇。而可以為喜乎。治獄者每患不得其情。得其情則喜矣。不惟不知。自反民散之由。且喜則忘哀矜。而刻覈之意。或溢於法之外矣。哀

矜則不喜。而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虞廷所謂欽恤。意正如此。故陽膚為士師。而曾子以此告之。語類

此仁人之言也。千載而下。讀之。猶能使人不忍之心。惻然而動。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孔子始政。有告不孝者。不以罪。曰。尚未有以教也。則聖人之用心。可知矣。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散則罪多。是民之有罪。固上之驅之也。夫既驅民於罪。則豈惟不得情者。不可枉其是非之實。即得其情。當其罪。非復無辜者矣。然致之自上。罪不在民。猶夫無辜焉。方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可以得情為喜乎。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持是

論語義府卷之十九

學

心也。則所以慎於用獄。以求得其情者。既可想見。而所以自反自盡。務求不失為上之道也者。亦自不容已矣。曰。上之不失其道也。奚若。曰。富之而使之廉恥。生教之而使之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茲無訟之本也。曰。若是而猶有兇頑。不可以化。敢於犯法者。將亦哀矜之乎。曰。何為其不哀矜也。亦不忍之心而已。其罪在彼。法則不可容也。問辨李宏甫曰。無訟。聖人之欲也。而世無無訟之時。孔子而欲使民無之也。將以堯舜之所病者。責諸躬乎。非然也。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類以得情為喜。由其不能視民

如子也。子之訟于父母，有以得情為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聽訟誠祝民如子也。將哀矜之不暇。奚喜為？

紂之為不善章

子貢本意在下兩句，紂為不善，不但身誅國亡，而天下之惡名皆歸之于貢，非欲人監於紂而後知惡之不可為也。要玩下流二字為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自制，眾惡相引而來，浸尋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四十一

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貴謹之於始也。編○君子之自修也，不可使居下流而蒙天下之惡名，而其待人也，母以一墮於下流而甚其詆訾之論。子貢之意，固欲人常自警省，蓋亦有忠厚之道存焉。論語述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浸尋於下流者，有之矣。此章與上章相次，意頗若相承，夫過而

不改，紂之為不善之幾也。欲勿居下流，則亦速改過而已矣。編○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

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

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

君子事不得。饒雙峰○過與惡何所辨？無心有心而已。

初過時出於無心，纔着意要文過，便已成惡了。是心

體上加一層障礙，便至養成此過留滯胸中，不拔去

病根，不謂之惡，而何故惡？字從亞，從心，心上加心，亞

心也。日月至明，到食時不過頃刻障蔽，終不為日月

之累。君子之過出於無心，非頃刻障蔽乎？只為君子

原無心，故有過時不加意掩護，所以人皆見之，惟不

掩護則不難于改，而本體完全，所以民皆仰之。此全

是無心處。初○君子之過亦不同，或進修之功未

能遽底於純，而一念之雜，雖盛德無以自免，蓋有不

自知焉，而或罹於過者，若顏子之過是也。或事變之

來，未必盡如吾意，而兩難之際，雖善道無以自全，蓋

有不得已焉，而冒有其過者，若周公之過是也。

仲尼焉學章

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四十二

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新安陳氏文武之道集註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饒氏謂此皆是道之麤者。集註以此爲道似乎小了道字。蓋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足成全體大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早四

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名物之間哉。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謂周之文王武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爾。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

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爾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朱○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爲道。誠有所未。然問仲尼焉。學而子貢言文武之道者。見夫子得統于文武也。故以文武之道爲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最是學賢者是當事學不賢者。此惟孔子能之。亦惟子貢知之。正如察邇言。問在轡。得其一閏。觸其全體。得其疑似。沛若江河。此是大學問。然講來不要像了多學多識。須摹寫他會博歸。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早五

約得其精實處。方是聖學。刪○謨訓功烈不爲大。禮樂文章不爲小。賢者佩服考求而得其全體。不賢者傳習聞見而得其一端。則有大小矣。四書○大者是形而上者。小者是形而下者。如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大小之說也。賢者是大受之君子。不賢者是小知之小人。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朱○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彊。

大曉宰詔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謂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于仲尼者也。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于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夫子之所為聖。不在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武叔言。貴於仲尼。是他見不明處。故子貢但麤麤說。你道我好。他夫子。夫子裡面却有許多好處在。你却不曾入門。不見得。故敢輕言耳。此正是對武叔說的話。宗廟之美。所以昭誠感。百官之富。所以充治才。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人心萬物皆備。對越格臨之道。情文利成之實。所以昭之也。公卿監牧之布列。教養正育之修明。所以充之也。清無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四十六

不有。學無不全。得其本則誠生神。得其大則才立事。子貢諸徒。性學之功。盡立其美。其富。色。色。淺露。孔子仁熟。聖至。并其美。富。蘊化無方。此道之極也。後學美富。兩不見。終是塗人。可不深省。叔孫武叔毀仲尼章。疑孔子者。不知孔子也。不足怪也。毀孔子者。不自知也可怪矣。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耳。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矣。踰過也。不是躡攀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問不界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隱。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四十二章經曰。

論語義疏卷之十九

四十七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全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上言不可及。下言如之何可及。則下節正發明上節。勿作兩樣看。蓋神化不可名。而舉感應言之。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感應神速。正是化不可處。○人頭頂上。便即是天。非必是高。纔不可升。天原只是一箇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若有形迹。亦或可及。惟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是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前註曰。日月喻其至高。

論語義疏卷之九

聖人

此註曰。化不可為。故曰不可階而升。可見當就神化處言。不以高言也。○聖人之所以為聖者。在至德功業。其緒餘也。但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陳亢竊鄙下愚。雖說聖心。斷然不知。子貢只索在功業上說。賜也。居言語之科。可槩見矣。○說邦家之治。到立立道行。緩來動和。甚難。一則要自己一片純一無偽。一心為本。二則要措置有方。三則要一段精神。可以感通。使奉行者皆有精白承休之意。四則天下之人。皆翕然相信相孚。不至梗化為阻格。故四者最難。子貢又下一斯字。是難中之難。非至聖不足以語此。此

便是造化之妙。春回而百物欣榮。秋至而萬類斂肅。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矣哉。○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緩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僕志便是動而和處。○按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道之所謂道之以德。設為庠序教以人倫之類。精神在四箇斯字上。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而惟聖人一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播植人也。而其遂則天

論語義疏卷之九

聖人

斯立。如敏樹天也。而植之則人。下三句皆以此意看。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教也。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即工。威以征討。而猶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緩之斯來之實也。動之斯和。集註引於變時雍為釋。則亦可以想見其實矣。○立之道之。緩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効。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

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釋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論語義府

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塲。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近溪

○聖如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譬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念。而子貢以爲有待於邦家也。烏哉。知足。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五十一

知聖人乎。然孔子爲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尚來彌。裘之謗。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况能望吾夫子。影像耶。海蓋編

論語義府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堯曰咨爾舜章

柳宗元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間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迥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論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語終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相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孔子所嘗稱述而弟子記之以垂訓萬世。若孔子之得統於帝王亦隱然見於言表矣。天之歷數在爾躬。張南軒謂以其德當天心而知之也。允執厥中。只是此心無所偏倚。而所執者常在。天理之中。人君之心。中與不中。便關四海生民之休戚。四海生民之休戚。便關天命之去留。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舜授受囑付。惟此數言而已。舜亦以命禹。其載虞書危微精一以闡執中之原。勿聽勿庸以嚴執中之戒。卒之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雖比堯加詳。無異旨也。繼夏而王者成湯也。故摘

湯誥數語以明成湯之事。前六句。見其賞善罰罪。一聽乎天而不敢私。後四句。見其承天付託。引咎責躬。而不敢恕。其心猶堯舜之心也。繼商而王者武王也。武王撥亂反正。事非一端。故雜舉以明之。周有大賚。所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者也。善人是富。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錫子之獨厚者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則知十亂之臣。皆天下之仁人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是其悉反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商政綱紀整肅。故四方之政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是其舉動光明。恩澤汪濊。故天下之民歸心。又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無一事不當於天理。無一事不合乎人心。此武王所以無愧於堯舜禹湯者也。末言寬信敏公。總以明帝王之道。初問云。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作偽。便懶散。便有我。非純天之學。所以千聖相傳。只在於此。諒哉諒哉。論語或問歷數之說。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

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曰執中之說如何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名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着則不中矣○天之曆數在躬則天祿始基之矣中者性命之理執謂橋柄在手允者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三

不由比擬不藉安排而實實能執之也實能執中則縱橫曲直無非至理道濟人羣而四海於此乎受慶矣然一念不慎輒累大德使四海有困窮之民則曆數之始基者即於此乎永絕矣蓋善治者不可恃已德之盛而當圖民生之康善保位者不可恃天命之隆而當恤民生之困不然當受命之日而喪邦之禍隨之矣可不戒哉正○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為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線影大有不灑灑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占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

二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為失之即執之識者猶以為失之視乎○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三句是一串意是中也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正指此靈明而言這一點靈明貫智慧徹上下被四表都是這個充滿不容毫髮加減者也故執中乃學問大頭腦四海乃工夫所用之實地痛痒搔摩感觸神應日與萬物流通無間離却四海則人情物理痿痺不貫四海困窮而天祿永終矣後儒明德親民之學不明乃單提允執厥中一句為聖學相傳之心法而遺棄下二句卒致祖聖一體之實學不傳而談聖學者往往樂於超悟以附會二氏知見差若毫釐縲實千里矣明儒○天之曆數在爾躬是道大投艱意昏庸之主以天下為樂此意微矣初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四

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允是真个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三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二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个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

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雖是隨他所開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本句舜亦以命禹。此句記者文法最高。識見最透。乃謂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初

成湯既放桀而告諸侯。述其初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

論語義府卷之二

五

惟帝所命。討罪任諸已。命德聽諸天。蓋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張子曰。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紹開○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南○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

在已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原○簡閱也。

如天點檢數過一般。簡在帝心。總承伐桀用賢說。然伐桀用賢二事不平。朕躬四句亦不平。○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蓋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蔡仲默謂此不但聖人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

論語義府卷之二

六

侯所以奉天修職之不易也。紹開○不是厚于責已。薄于責人。乃是肫肫責已。而未嘗責人也。只重罪在朕躬上。言朕躬有罪。與爾萬方無干。罪固在朕躬矣。即萬方有罪。亦罪歸朕躬。而與萬方無與也。○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君日驕。而臣日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

之矣故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錄講

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是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書者來解此也。書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孔氏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大賚。

論語義府

卷之二十

○所富者皆善人。則一切細民。豈皆無與耶。只宜言周家散財發粟。大賚于四海。而于善人。則厚之似覺穩當。朱子極詆斥詩序。而至此。則宗之何也。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個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不容以泛然錫予施之也。大賚是博濟天下窮民。富善人是加厚天下良民。蓋聖人雖是均沾天下。其間善人自有分別。決然不混與眾人一般。若只及善人。則窮民之無善聖人。又豈能忽然已耶。周有大賚。惟善人。

人之是富。雖有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天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復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註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皆不善人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隳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百姓有過。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之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恁責已何為。權量而下。件件皆是從民之欲。順流與之。更始。故說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說所重民食喪祭。見武王之承天子民無異於湯。所以上承堯舜之統。

論語義府

卷之二十

見武王之承天子民無異於湯。所以上承堯舜之統。

○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同於下矣月令春
秋日夜分皆同度量平權衡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
當平也齊陳氏以公量收私量實是末世公量小而
私量大也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修之
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修是三者政之綱也故
四方之政行焉與滅繼絕還是兩事無後者續之已
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此三句皆有事
證合人心之所欲故天下之民歸心焉○謹權
量是平其在官者使無過取于民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固要通於官民然惟官府與民交涉易得加增取

盈紂之時多想是過制故武王謹之審法度是審其
可否因革之宜修廢官若說是有職而裁革者則紂
時只有冗員安得有裁革者還是有官守而廢墜不
舉者故修之四方之政行焉凡四方之政莫不以
次而舉行也若說效驗便文氣不順○王政謹權
量聖人於羸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小斗用以
指尅聚歛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亦在於始所
謂探賾索隱鈞深致遠者是物也○滅國是帝
王之後其國為人所滅者此須重為起廢故曰興絕
世或本宗無後而自絕者此須搜尋子孫使承其緒

故曰繼○先王有大功德及民孰不欲存其後逸
民有才德足以福國庇民孰不欲顯其身故吾之舉
動一協乎民心而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矣
○所重民食喪祭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寬則得衆一節因上面未足以盡帝王之治道故又
言此非是看上面而總斷其道如此也○帝王之事
何以盡於寬信敏公四字帝王為政雖寬嚴異宜然
大要以寬為主也寬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
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

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大
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說也三代而後如漢祖之
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治而況得
其全者乎○寬是包含徧覆無不周徧有天覆
地載意正帝王大度量處信如四時敏如乾健公如
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四者皆是心體堯舜
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作偽
便懶散便有我非純天之學此所以千聖相傳只在
乎此○曰舜亦以命禹則堯舜禹之授受守此一
中而已中也者合寬信公敏而命之者也湯武之放

伐雖莫非中而寬信公敏則有持見矣暴而易之以寬離而易之以信為天下除殘賊故敏則有功以天下誅暴亂故公則說

子張問從政章

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不使加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者只於天地之所利之民所自有的一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萬世無窮之利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勞民動眾吾但擇其可者此方是佚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十一

道使民之政纔說欲便着貪但吾孜孜所欲所得者俱在此心天理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妨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此是聖王兢兢業業心法不論大廷廣眾匹夫匹婦不論些小節目大綱大紀但只持守此心則一日萬幾泛應曲當心無愧怍自然舒泰其舒泰却從敬而無失來與矜已傲物者大別正衣冠尊瞻視不在外面用功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見於威儀之間要知此五者無一不本諸心故稱良法美意若四惡只肆焉縱恣於其上更不一留心於民不教而殺如不素教之禮義及陷乎罪然後刑之不戒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十二

視成與慢令致期相似但上是不先戒命而一時視事之成故下一暴字下是慢緩號令而刻期取必於民故下一賊字有司不但是失為政之體看今徵運收發的猶之與人也楞腹以待而故為壅塞不即與之錢穀併力以進而故為抑勒不即與之批繳所害不小此方是惡虐暴賊有司等字面想當時俱以惡稱故夫子歷數之以垂戒○惠則費生勞則怨集言欲者易至於貪言泰者易涉於驕言威者易涉於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欲仁不必就政事說但欲貪二字自與從政相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看所字○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惟因因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大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人何怨之有○可字活看三農之隙此時之可勞者也一勞永逸此理之可勞者也○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

朱子語類

○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空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大小而忒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愚按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此正程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文中子曰。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薛文清公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冒而為輕佻浮薄者。○正其衣冠等。不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敢慢處。發見於威儀之間耳。○利民妙在一因字。勞民妙在一擇字。欲須在仁。泰須在敬。皆

從心而運者。正衣冠尊瞻視。所謂臨之以莊也。從知及仁守之後。而根心以出者。不徒飾之于外也。○五美雖類稱。而欲而不貪一言。尤其大根大本也。人有貪欲。即是不仁。如苟欲仁。豈容貪欲一念孜孜。依乎天理。即萬然有覆載民物之量。而仁自我得焉。以此惠民。以此勞民。以此裋躬。以此應物。將無所往而不得其道。至於四惡。亦不待屏而屏矣。故論政必稱仁政。又曰。惟仁者宜在高位。有志於從政者。宜致思焉。○四惡三刑一賞。教者教之善。戒者戒其惡。令則教戒之令也。雖令之猶不可期。其必然者。况慢令乎。以此用刑。刑則不當矣。○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為政者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教而殺。雖殺之當罪。猶虐也。○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愚按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之所以分。蓋二者皆

刻急之病。但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詒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於素。蓋功緒業次。分任之者。各有司存。而提挈綱維。全在於上。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効功矣。費誓魯公之令眾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其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使人何以趨事哉。細開○非其義也。

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氏抄○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斬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

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朱子○以物與人為政者。有之。有司亦有之。有司受命於人。為政者斷之於己。吝曰。有司失為政之體矣。○出納時說。皆以為出於我。而納於彼。納既屬彼。客將屬誰耶。按出者。發其所藏。而散之人。納者。供其所。有而獻之上。事雖不同。而均之為與人也。一有吝心。則主于惜財。而不知用財之道矣。故曰。有司說文。計字與后字相反。言君道寬惠。臣職吝惜。違於君也。不但失為政之體。真有背公行私處。故謂之惡。刪○後漢紀荀悅曰。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

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政。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章
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不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力所為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

已者以其能約于禮也。知約于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子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奸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雖下愚亦即今所居何位。何所飲食。何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小人以為亦有以無道為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為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為唯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一 十七
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強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之聖則聰明睿智不假外求。唯以動意而昏。始失其明。無我則明矣。孔子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水鑑。水鑑無意無我。故無所不照也。命者。如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人不知命。則於得喪之際。不免容心。以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不顧。其枉道失已而為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非汝求之之功。如此而不得。亦命也。益見雖求

無益是不問得不得。其於小人皆枉做也。故人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得喪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入門第一步。聖人為學者言之。若成德之君子則不待言命矣。
○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此不是吉凶氣數之命。聖人所謂君子者是成德已到家矣。豈以吉凶為言乎。况命之吉凶已定。非人所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一 十八
能趨避。今人亦有信吉凶之命而安之者。豈便是君子。則知此章知命者。知天命也。學到知天命方是得理之本原。洞見性靈。識見超卓。自能與物遊。不滯於物。方是德之大成。有天下不與。䟽食。尚。肱。單。瓢。陋巷。皆是樂天知命。故不憂。不知命。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君子知天命在我。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求無愧於天。此君子也。如視天之命與我。若不關便是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以為君子。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

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成也如此。海錄○韓退之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也。公孫文子曰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因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紹開○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先王制禮所以歛血氣也。血氣從所稟來。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要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立。不為血氣所奪。註中耳目無所加二句。看禮甚淺了。非也。弑父與君皆從不知禮來。初○禮即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頹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海錄○學而篇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之為急如此。而其要又在知言。言之是非得失皆心之發。

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主不能知言。紹開○言是心聲。知人是直窺其心之隱微處。初○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而其繫易之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學必知命。洞徹本原。故樂行憂違。無人而不自得。不知命便為形骸所蔽。時遇所遷。不得謂之君子矣。此下學上達。聖門究竟法也。達與不達。則存乎其人焉。禮者所以提躬理性之具。視聽言動莫不由之。故聖門以約禮復禮為事。不知禮則身心無所檢攝。而欲其立於天地之間。難矣。知禮而不知命者有之。未有知命而不由於知禮者也。然

論語義府卷之二十
則知禮知命盡矣。而又終之以知言。何也。聖王不作。道術多岐。夫子生於春秋之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以垂憲萬世。即平日訓戒問答。無非言也。但言之平正精實者。如布帛菽粟。曾無奇巧可見。而異端以學巧言亂德者。方紛然雜出乎其間。學者於言之是非不能知。即人之邪正不能辨。而學術趨向將淆亂。而莫知適從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弟子記於此。篇終以詔萬世學者。要知得聖人之言。必以聖人為依歸。而不為異端曲學所眩。其他審察言詞。鑑別人品。雖亦學者之事。而微意似不在此。讀者詳焉。卷終

論語義府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
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
前舊說偶亦采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注兩歧者
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
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詔一章有境無境請義
豈可以詰儒書哉